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2439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一百十七

南齊書六

列傳

巴陵王昭秀

德嗣不封
自是正論
但厚於齊
明有居逆
合達君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維也。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郡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東晉南遷，事移威絕，近郡名非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龍子，苟申私愛，有乖訓誥。蓋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非古聖明。御寓禮傳，竊謂畿內限斷，宜遵舊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與弟桂陽王昭粲俱見殺。身之不保，矧國邑乎。

明帝諸子

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也。東昏即位，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怨望，因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平。平弟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分部軍衆，乘八柵與手執絳麾，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名得朝野投寶玄者，

東晉書
明帝

此亦可取

帝令燒之曰。寶玄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褻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聞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都陽王寶實。明帝第六子也。封建安王。爲車騎將軍。鎮石頭。雍州刺史張欣泰。起事於新亭。前南譙太守王靈秀。馳往石頭。率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實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實走。寶實逃匿三日。乃詣草市。市尉以聞。帝迎寶實入宮。問之。寶實涕泣。稱困。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不自由。帝笑。復其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都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史記

卷之一百十七

上

裴叔業

裴叔業。開喜人。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上疏曰。咸都沃壤。四塞爲固。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登。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略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獵山源。料度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建武二年。爲徐州刺史。虜主寇河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辟北人不樂。遣行若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豫州刺史。永泰元年。叔業率東海太守孫令終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兖州刺史城百

二十里。僞刺史孟袁拒守。叔業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遣軍主蕭瑣。分攻龍亢。成卽虜馬頭郡也。僞廣陵王平軍至。瑣拒戰不敵。叔業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

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將劉藻引兵至。叔業迎擊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械驢馬。絹布十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大將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數誅大臣。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南兖州刺史。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將上表辭。朝廷

史記

卷之一百十七

三

疑其欲反。叔業兄子植。屬並爲直閣。應禰至。葉母奔叔業。言朝廷必見掩。葉徐世樹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蕭衍。衍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京師。而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春。詔遣豫州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蕭懿。督軍西討。次小岷。會叔業病死。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虜遣楊大眼率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入洛陽。

崔慧景

崔慧景清河人太祖受禪以慧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世祖即位轉司州刺史高宗建武中遷度支尚書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加侍中帝誅殺將相慧景自以年宿位重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授慧景平西將軍率軍征壽陽將發帝長閉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曰此類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嘗與期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遣左右余文典說之曰朝廷任用用草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爵衛亦不知戚戚何時君此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

史籍

卷之十七

四

今據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廣陵王長史蕭寶司馬崔恭祖守廣陵恭祖慧景宗人慧景遣人告之恭祖口雖相許心實不同與寶謀為拒守計及慧景至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嘆息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勸慧景遠襲之慧景遣軍主劉靈運同行突入慧景繼至遂據其城使覺領兵八千趨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失望欲拒之沈休復曰日推護軍威名既重相與唇齒忽中道立兵彼以樂歸之眾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蟻燭為烽火以應覺俾二日慧景率大眾濟江來寶玄向京師以覺為前鋒恭祖

次之慧景為眾軍節度帝以右衛將軍左典盛督水陸眾軍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據竹里為數壘相應寶玄遣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絕佛護曰小人奉命於此創立小皮殿下還朝但自直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所領皆僉楚著戰輒行不火食以數觔穀酒肉為軍糧每見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得食以此饑困元稱欲降佛護不許聖破佛護見殺元稱降慧景至臨沂縣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殺之臺遣中領軍王榮據湖頭築壘上帶藩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欄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慧

史籍

卷之十七

五

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噪臨之臺軍驚散左典盛率兵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軍入樂道恭祖率輕騎突進北掖門官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典盛逃淮渚秋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盤不赴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野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眾心稍安慧景稱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恭祖勸意更向之故稍豫未知所立柳惔恭祖始貳於慧景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費費用功力不從慧景好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豫州刺史蕭懿率

子美未來
人

軍自抹石濟岸，頓越城東，火城中鼓噪，稱虞恭祖勸善景。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敬不許恭祖請自擊義師，又不許而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進戰，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行阻淮，恭祖於東宮掠得女妓，覺過奪之，由是忿恨。恭祖夜詣崇降，衆情離散，慧景將腹心數人潛通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盡，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賊衆潰散，圍城凡十二日。慧景單馬奔塘浦，門人太叔榮之爲戍主，慧景投之，榮之斬其頭，內船盤中，擒送都。恭祖善馬，稍氣力，絕人討王敬則與左典盛軍客袁文贖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終彩，手刺倒敬則，故文贖得斬其首，以死易驢，而見枉奪若失。此祿要當刺殺左典盛，帝以其舅，使謂與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贖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殺之，覺亡命見執，伏誅。覺弟似爲始安內史，藏寶得免，和帝以爲寧朔將軍。假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陞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江夏先帝之子，陞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陞下所由。如此，倘弗恤，其餘幾何哉？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下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幸小民之無識耳。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伏承聖詔，已有褒贈。」

史

卷之一百十七

六

此臣狂陳之罪也。臣不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恩，而曲陞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明，詔得矣。然未審陞下亦是人臣，而不與軍復奉人臣，逆人君，嚴兵勦卒，方指於象魏，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親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於陞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顗，自宗室之親，股肱之重，中領軍臣衍受帷帳之寄，副宰相之尊，同知先臣股肱，江夏王濟王室，天命未遂，王公與匹而不爲陞下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知而不言，乃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殺？陞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難，行權無玷，純節令如今言，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死，猶願陞下獲申先臣何則？中之則天下伏不中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陞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亦何待陞下屈申以爲褒貶？小臣倦倦之愚，爲陞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忌。公聽並觀，中人之寃，幸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七

崔儼談等
其父意亦
不無六朝

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者也陛下無以向隅之
悲而傷滿堂之樂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
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唯以成
敗仰資聖朝耳使侍萬一天聰昭然則沈族燔身人以爲難
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
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假辱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蒙廷變
服詐爲丈夫粗知圖義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
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遂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
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微則
通光顯達惡景之應也

史籍 卷之十百十七 人

張欣泰

張欣泰與世子也興世據雍州還泰見錢三十萬芬梧王自
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
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
步兵校尉欣泰性和雅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者鹿皮
冠納衣錫杖扶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豈敢作
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教欣泰甲仗廉察欣泰伴仗於松
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告世祖世祖大怒遣出數
日意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當處以清貴除正員郎
巴東王子譽殺僚佐上遣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前

史籍 卷之十百十七 九

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戰必見危今日
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衆所以爲用者徒利實逼威耳
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果敗從隨
王子隆泰軍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
典籤密啓之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園下面接松
山負弩射雉恣情閑放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
隨崔慧景救援虜既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
景恐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蹶其
後耳今若告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遣欣泰
至城下具述此意虜果引退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
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
兵不可輕也勝之不足爲武敗則盡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
乃聽虜過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
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不加賞蕭衍起兵以欣
泰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伺事隙欣泰與弟
前始安內史欣時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譚太守王靈秀直
閭將軍鴻還合德主帥奇勳直後劉靈運等密謀會帝遣中
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鄆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
士制局監楊明泰等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座斫元嗣
頭又行明泰破其腹蟲兒手指皆墮居上踰牆出法珍走還

臺王靈秀往石頭迎建安王寶贊率文武唱贊至杜姥宅
欣泰聞事發馳馬入宮與內事必見委因行廢立俄而法珍
反閉門上仗不用欣泰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眾尋散
事覺詔收欣泰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
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死時四十六

文學

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
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朓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或復如此也遂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父靈鞠獻挽詩有云

史書 卷之十七

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甚嗟貧太祖禪讓使靈鞠掌
策兼知國史發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足疾更增
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
餗其強切如此不修威儀唯取歡適世祖即位領東觀祭酒
靈鞠曰人居官顯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
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家江
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僕江妨
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不治家業好飲酒臧
否人物在沈淵座淵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
如我未進時言達於儉靈鞠宋世文章甚盛入齊頗減王儉

此相報復
日正如此

此相報復
日正如此

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大中大夫卒子希
範仕梁拜中書侍郎辭采麗逸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低
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下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為上虞令令彬太守孟顗以令
長裁之積不能平脫憤投匭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
今已投之矣卿以勲門而傲國士乎拂衣去彬除後有才而
與物多忤宋末四貴輔政哀榮等雖敗而沈攸之猶存彬猶
以高帝事無所成謂帝曰比聞謠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
不在日代哭列管擊鳴死戚族公頗聞不服者衣也孝除子
以日代者字也列管肅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藉與高祖書

史書 卷之十七

敗也高帝不答及彬退笑曰彬自作此後於東宮謂高帝曰
殿下居東府以青溪為鴻溝青溪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標
詩云誰謂宋遠跋子望之大忤旨積貶數年作枯魚賦以發
意後為南康郡丞好飲酒放浪形骸仕既不遂著書益顯
等賦以指斥當世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或謂曰卿都不持
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為後建太守卒時有廣陵高爽傳學多
材孫抱為延陵縣真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抱形體肥壯
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曾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
詎央劉備為晉陵縣真經途造之殊不相接候而真代備為

真作此答依
然孫抱面皮

宋

卷之十七

生

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誓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
畏其可論一也隨機新亭獨能抽刀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雖有緩急
順逆獨斷以決成敗當崩天之勢抗不測之禍其可論二也
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輪振藻非爲
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
賢怯不染毫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以羽檄之難必須傑筆羣
賢推能見委則民宜以才賜列其可論三也竊見募城賞格
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李恒鎮襄同在此例職敗後出罪並

亦既得是

釋然而吳邁遠伏族誅之罪。議罰則操筆大殺而操戈無害。論賞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可論四也。且邁遠置辭。可云侵慢。放筆出手。卽就壘粉。民作符檄。抵暴罪狀。使桂陽得志。民且身首輟裂。嬰孩脯膾。其可論五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者。一介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服從戎。皆是白起操旗遺書。必非魯連耶。迅足馳鋒旆之機。逸翰赴屠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餼。遂乃霏之溝澗。如蟬如蝶。擲之度外。如土如灰。結綵帖戰。無辜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側。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丰

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除武昌太守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起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又望賞異意常不滿後作秋胡詩譏刺明帝見殺時會稽孔廣孔逵以才學知名廣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須來來則莫聽去張緒數巾車詣之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逵抗直有才藻謝澣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見孔逵不爲武陵王東曹掾卒又有虞和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危坐達旦官至廷尉

物不成人
如此家書
何以能佳

王智深、吳邪人爲太學博士。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襄實事，上遺左右謂約曰：『二帝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記，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貸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成書，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召見於齋，明登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勅索其書，智深遷竟陵王泰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饑五日不得食，掘草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分共衣食，卒於家。

王摛，剡人也。尚書令王儉，實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之，謂之隸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古

事唯盧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單、白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辭甚華美，舉坐擊賞，摛命左右抽葦，手自擊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摛問無不對，爲林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儋有寵，兩宮婦弟紀法微爲之請，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儋謝之，明日見代，承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曰：『是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爲尚書左丞。』

陸厥字韓卿，開之子也。遷後軍參軍，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氣類相推轂，時周顒善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約制

以或義

韻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宋書謝靈運傳後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闕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音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事，而云斯秘未覩，近於誣矣。』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命篇惜於虛實，擷句差其音律，范又曰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闕與理合，則美詠清吟，辭章調韻，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主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能無，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自云遺恨，且文非絕技，未免遺恨，辭卽合作，尚有譏彈，君子苛求絕技，使遺恨掩其合作，何如恕於譏彈，使合作畧其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噉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離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爲不知，斯曹陸所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夫以有病爲悔，必知無病之美，引其不合爲恨，將誣相合之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事情而

緩於章句。事情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離多。義在於斯。必非不解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東都。無妨於咏史。平子羽獵。不累於惡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替賦彌日。不厭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云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官商之音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音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自古辭人。豈不知官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謂此秘未親者也。夫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

史

卷之一百十七

太

史不得賴祖乖反子野操曲。雖無失調之聲。陳思作賦。有似兩人之手。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坐。誅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人。父慶緒。爲梁州刺史。及父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無。吾何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有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未嘗辭。爲始安王行恭軍。遙光好恭。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非朝望不見也。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省中會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一應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價四十五萬。或者云。寧有減不。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如何。慰祖曰。是與君欺人也。少與江祀劉渢。善及祀。爲侍中。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時渢爲恭軍。謂之曰。卿有老母。何以在此。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年三十五。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帝欲更注遷。問二史。孫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麗。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可寫數本。付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七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冲之以爲疎畧。乃更造新法。奏之。孝武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遷謁者僕射。宋武平關中。得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太祖輔政。使冲之修之。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北人索駿。驍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於樂遊苑校試。駿驍頗差。辭乃焚之。晉杜預造欽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使冲之造之。與月廟不異。文惠太子見冲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二器。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

里不勞人力子瓶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入神之妙當其
 精思雷震不聞也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勉呼之乃悟冲
 之所改何承天時尚未行梁天監初勉之更修之於是始
 行焉位至太府卿史臣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拙而為論畧
 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托辭華曠疎慢閑緩符音之病典正
 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盛運而出也次則縝事比類非
 對不發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
 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頗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珠指事
 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明驚挺提調險急雕藻流麗傾
 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紫紅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史

卷之一百十七

太

種本一

頁政

太祖承宋氏奢縱思振民瘼為政未恭擢山陰令傅瑒為益
 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正己導民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別置
 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垂心治術杖威善斷長史犯法封刃
 行誅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當官在布衣曉達吏事未嘗枉
 法中恩守宰以之肅嚴永明十許年中百姓無鵠鳴犬吠之
 聲都邑富盛士女逸樂歌聲舞節袪服華粧薔花綠水之間
 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間虜難發急征役連歲軍
 國從此康耗矣齊世史治表績無幾位次還并非止郡邑今

取其清察有迹者餘隨以附焉

傅瑒字靈州人泰始六年為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父僧祐在
 縣有稱瑒尤著名遷尚書右丞遺母喪隣居失火延燒其屋
 瑒抱樞不動兩臂已被燎灼隣人競來赴救乃得全太祖以
 山陰獄訟煩瑣除瑒山陰令資針賣糖老姥爭鬪絲米詣瑒
 瑒不游戲縛鬪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
 父爭鵝瑒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鵝得粟罪言
 豆者縣內稱神明無復偷盜瑒父子並著奇績世云傅氏有
 治縣諸昇平中遷益州刺史五年卒子嗣為吳令有能名建
 康令孫康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曰無

史

卷之一百十七

尤

佐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動則政事自理憲綱行則吏
 不能欺政事理則物無疑滯欲不治得乎時山陰令臨惟制
 立明政為天下第一及嗣代為令謂立明日願以舊政寄新
 令尹立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諸所不載作縣令唯日食一升
 飯而莫飲酒
 丘寂之字德立烏程人為州主簿刺史王或出行夜還前驅
 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教或乃於車中為之然後開或
 歎曰不意郡君章近在閣下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康抵罪
 寂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嘖之武康人
 性康直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一見天子足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至本此武
帝貴得長

矣上召問曰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亦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舉言日至上知其無罪復官入縣界吏人候之噴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聲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何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還都水使者卒無以殯殮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乃生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災恤遂不給贈賻

史記

卷之一百一十七

二千

虞愿字士恭餘姚人元嘉末為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蕃國舊人恩遇甚厚除尚書祠部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剝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人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出容色不變少日復召入帝好圓基甚拙其

史記

卷之一百一十七

主

款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圖基依品賄款抗每饒借之帝終不覺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人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賞賜優渥遷中書郎帝寢疾愿侍醫藥帝素好逐夷以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彧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彧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帝食過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及疾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令掌而絕愿出為晉平太守前太守與民交關質其兒婦愿取還之立學堂教授郡出婢地騰可為藥有餉愿地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康太守乃得見愿往觀之清微無隱蔽後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精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奏款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不待詔從省步還家還廷尉齊還宋神主于汝陰廟愿拜辭涕泣建元元年卒有五經論會稽記裴昭明松之之孫也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納微庭實虎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微虎

豹皮各一意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然虎豹雖文而古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今日所不及玃雖美而爲用各不同今宜雅經語一皆詳正於是行司察議加玃虎豹熊羆皮各二元椒中爲長沙郡丞罷刺史王謚曰卿清貧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泰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遷祠部郎永明三年使虜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以此惑衆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中誰比遷射聲校尉建武初爲安北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三

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動嘗謂人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一經足矣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弟顓少有異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求外戚請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諄諄掛冠去伏誅

沈憲武康人補烏程令其著政績太守褚淵歎曰此人方員可施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遷廣陵太守

孔琇之山陰人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陸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震肅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其薄及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行事還琇之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開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孫興仕梁爲儀曹侍郎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誘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與廷議理之竟得白又有毛惠素榮陽人爲少府以清刻取怨勅市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書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三

八萬餘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史臣曰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必世之仁未及宣理春月之治已求成功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於救過利在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減固非由此夫趨奸辯僞誠俟異議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高逸

諸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見之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王僧達書曰聞諸先生出詣貴郡此子威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日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於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惟可整頓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先生還策之日整紆清塵更願助爲聲說僧達答曰諸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借隱鹿門或成市華陰而此索然唯朋松友石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計芝桂借訪荔蘿若已境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中啓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進辭疾上不欲違其

史集卷之一百十七

志

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舊棲所孔稚珪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泰孟明之後以名爲姓僧紹明經術宋舉秀才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嶗山聚徒立學魏範淮南乃渡江高帝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食往往郡之介榆山棲雲精舍不入州城泰始李年嶗山崩淮水竭僧紹謂其弟曰夫立國必依山川山川爲變不以何待建元元年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請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來僧紹曰不食周粟猶食周薇

率得絕人逃世邪釋僧遠有夙德僧紹往定林寺候之高帝欲至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臥廬下以山人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遂入攝山高祖建樓霞寺以居之謂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朕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時見夢寐所謂逕路絕風雲通造以竹根如意筇簹冠勃海封延伯問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兩先亦宋齊之孺仲也永明中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亂能言玄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位與州刺史次兄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使魏時誅劉誕孝武曰

史集卷之一百十七

至

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位青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字孝若衛將軍江祐薦其才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讀書不輟何堪官邪山賓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渴路瘵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遠近取錢阮孝緒聞之曰此足還淳反朴微薄停澆矣仕梁爲國子祭酒

顧歡字景怡吳興人年六七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牛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

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元嘉中。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歎為諱。老子規地作獄。有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歎曰。可取孝經置病人枕邊。病遂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祿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會稽孔稚珪與歎談鍾會。四本歎曰。夫中理惟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歎以佛道二家。學者互相非毀。乃著論曰。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教末以存本。佛教所歸。歸在常住。常

史籍 卷之十七 七 手

住之象。常道孰異。蔣終賦詩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屬鵬適大海。蜩蟬之桑柘。進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越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遺家謂之屍解仙。化焉。又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從張永。後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能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附之得過。後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度名呼之。次第取食而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終。

劉蚪字靈預。涇陽人。豫章王為荊州。遣青禮粹蚪與同郡宗訓。新野庾易蚪等修牋荅。而不痛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宗訓。宗訓之。庾易蚪。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等荅書有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難。餘陰於山澤。託慕情於魚鳥。事非唐虞直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殊酒。假館之。糾退不。聚心出果。非冢間樹下之飾。建武二年。徵圖子博士。不就。冬蚪病卒。其日有白雲徘徊戶內。又有香氣及聲。歷年五十

史籍 卷之十七 七 手

宗訓字敬微。少文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告以爲美。後余痛有惑。但當用天運。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豫章王義俊爲將軍。訓云。何爲謬傷海鳥。傾斤山水。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義俊遣書誨之。訓曰。吾縱宕丘壑。久達人路。今猶疑已白。豈容謀虛實有。限。魚鳥慈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遊人廬山。魚復侯子驎爲江州。厚造贈遺。訓曰。尋山採藥。偶至此。豈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絳羅。淡然已足。豈容濫施。子驎命駕造之。訓不見。後子驎不告而來。奄至住所。訓竟不交言。子驎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欽慕之。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陸畫曰。昔人有圖畫。偶札聊以自方耳。訓送弟表還西。留永業寺與

同志庚易劉此宗人向之等往來請就荊州刺史隨王子隆
遣別駕宗斯致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
二年卒測善畫作阮籍過蘇門圖及永業佛影畫皆為妙作
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向之字敬之好山澤
微辟不就

庚易字幼簡新野人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薦之餉麥
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拾採糜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
月之車得保躬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
長史袁承欽其風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青閣巢許今
觀臺尚建武三年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

史

卷之十七

夫

沈麟士字雲祿武康人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履麟士曰是
卿履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履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
受之或勸之仕答曰魚縣就權天下一焚聖人玄悟所以每
履吉先吾未能景行坐忘何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經
世宗人刺史墨履侍中懷文尤事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
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戴安道
舊蹟也欲一觀之乃停數月永欲以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
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疾病必欲
飾混池以娥眉冠越客於文見走雖不飯有斯東海而死不
忍受此縣則也昇明末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三年徵為著作

郎永元二年太子舍人皆不就麟士以讀書為務恒憑素几
披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遭火燒書數千卷年
過八十耳目猶聰明燈火下細書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
以為養身靜嘿所致以楊王孫皇甫謐澤達生死而終禮矯
俗乃自為終制年八十六卒

徐伯珍東陽人隱九巖山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
壁夜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棲其戶牖論者以為
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白首
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
惠明亦有道術除奉朝請不就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

史

卷之十七

竟

縣眾不知所以尋而賊唐寓之破郡
孔祐山陰人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
瓦石采樵者斂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來投祐祐養之
創愈然後去

孝義

崔懷慎清河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虜懷慎布衣蔬
食如居畏禮邪利仕虜中遣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
模為樂陽太守亦沒虜模子雖居處變常而不廢婚宦大明
中懷慎宗人吳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模邪利並力
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聖驥王

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得。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多有去就。懷慎因入北。至桑乾。邪利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冰雪徒跣。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以弟在南。喪畢。逃歸。而弟亦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給其米。永明中卒。

華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隨別父。謂之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不忍。答。

韓靈敏。剡人也。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無以營喪。兄弟共種放牛。訖朝採薪。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又王氏。永

史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三

與。人八歲得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隨屍一呼。服皆血出。妹娥祇其血。左目開。時人稱爲孝感。

朱謙之。錢塘人。年數歲。母亡。假墓田側。族人朱幼方焚之。謙之志懷報仇。遂不婚娶。永明中。刃殺幼方。自繫詣獄。縣令申靈。貼表上。別駕孔稚珪記。室劉璉。司徒左掾張融。戕刺史豫章王。曰。禮聞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律斷相殺之條。以表法令之制。謙之揮刃報冤。既申私恩。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德風。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

之謙之兄。選之。又後。憚有司以聞。世祖赦之。選之少時。顧歎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江夏王參軍。

樂順。字文德。涇陽人。世居南郡。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公願忽思父。涕泣請還。中路果得凶問。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鬻被至碎。恐母之憂也。吏部郎庾景之嘗往候順。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景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似茅李。偉我非郭林宗。爲郢州治中。卒。弟預亦有孝行。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預悲哭吐血。數升。官驛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

史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三

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甚愧。建武中。爲永世令。卒。官有一老嫗。擔糶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屬門解仲恭亦居南郡。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有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勝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高樹垂下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卽差。

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晝所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仁慈。嘗易衣。恐虱候死。乃取置新衣中。遂終身無虱。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嘗諸王。泌憂念。詣誌公道人。問子琳。稱福。誌公覆香。值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殯墓畢。

乃去。華族入兗州治中亦名泌。世謂泌為江孝。泌以別之。
蕭叔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
明下淚為冰如筋。額下叩頭。血亦成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
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母中唯
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時林陵朱緒。每行
母病積年。思拔糞。緒妻到市買。執為糞。欲奉母。緒曰。病復安
能食。遂盡食之。即利血而死。叔明後為松滋令。母公不勝喪
而卒。詔贈中書郎。

庾道愍鄆陵人。襁褓時。母流漂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綏寧府
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目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

史

卷之一百十七

聖

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姬。負薪外還。道愍心動。
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精相。板宋
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見忤。託以已板為他人物。令
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與人多忤。休祐以諸福辭。帝
求換其板。他日淵侍帝。自稱下官。帝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
意乃解。仕齊為射聲校尉。

王虛之廬江人。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
一人來視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愈。墓上橘樹。一冬
再實。咸以為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闕。其役三世。
宗元卿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原到風俗
本與正

史

卷之一百十七

聖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降里號曰宗曾子。又有匡
斯。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不與俗人交。母病。已。經日。斯
奔還號呼。母即蘇。人以為孝感所致。
鄆縣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其病未愈。
不令之知。小兒疑之。曰。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聲甚。今不
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而死。時建武二年也。
封延伯。勃海人。寓居東海。延伯好學。孝謹。垣崇祖為兗州。請
為長史。不就。崇祖賦其門。不肯相見。為梁郡太守。以疾還東。
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依海曲者。皆往宗之。如遼東之仰祁
原也。

劉濂南陽人。度支郎。兄渢為始安王。遠光諸議。遠光敗。渢靜
坐。幕舍濂奔。及知渢在不肯去。渢曰。吾為人吏。義不逃死。
汝可去。無相守。同盡。濂曰。向若不見兄。亦欲草間苟免。今既
相見。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
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渢不應從遠光事。遂
為兄死。可哀。故錄之。

辛普。明河南人。居會稽。士人高其行。富堇兄皆來聘。後至者
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受。今已足。豈可利
以者。餘贈邪。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幸臣

紀僧真建康人少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初惠開在益州被圍急有道人謂之曰圍尋解貴門後方大興無憂也惠開審謂僧真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適成耳僧真志共言惠開卒乃事太祖以開書題令蒼遠近書除南臺御史太祖將廢立謀之袁粲諸淵皆不答僧真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耶太祖然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曰主上雖在虛而皇基猶固今百口北度未必俱全縱得廣陵天子目公爲逆將何以避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非萬全

史錄

卷之十一

書

策也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兵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斗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曰斗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官軍必勝尋啓石頭平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報蒼書疏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杖九枚有篆文衆莫能識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錫面有九九錫之數也建元初封新陽男還尚書主客郎太祖疾甚令僧真與遺詔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爲泰山太守遺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陰事爲

陵內史卒

劉繼宗

直舍人虞整草敕整醉不能起乃召繼宗使草諸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皆稱旨轉步兵校尉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勸役繼宗啓用勸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謁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繼宗爲國家得此一城鬱林卽位除宣城太守繼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可讀書經國一劉繼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建武二年卒沈約王融輩固無用謂經國一劉繼宗已足可憐可嘆茹法亮武康人爲武帝江州典籤及卽位爲中書通事舍人

史錄

卷之十一

書

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諂爲帝所委信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爲虛位而已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怨怒逃亡避役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法亮文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謂人曰我雖處尊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男巴東王子驎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法亮至江津子驎呼法亮法亮不敢往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子驎怒遣兵破尹昇軍法亮至江陵謀害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上悔誅子

史之史不
信有人

齊而法亮親任如舊大納貨賄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勝公家苑閣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蔡母珍之爲舍人所論薦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有空宅珍之併取之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賜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至湖熟迎母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相從者百數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微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禱蔣王廟願得三公封郡王因自陳

史

卷之一百十七

美

皆我用也卽勅兵入尙書斬錄君兩都伯力耳此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若遲疑不斷錄君稱勅賜死在照中矣珍之不能用少日高宗收珍之送廷尉與奉叔文謙同死文謙父曰吾所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徐龍駒本奄人爲東宮齋帥帝卽位以便佞見龍駒凡諸驕驕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黃門署令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盡數左右侍而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明帝誅之曹道剛彭城人爲直閣將軍廢帝之日蕭謀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廢帝直後徐僧亮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亦殺之道剛性質直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善騎射帝呼入華林園令騎馬大賞狎之道剛謂明帝曰主上尙幼左右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請殺之遂殺護及道剛死張融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惟法亮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歛歔流涕東昏卽位以爲大司農法亮固辭蓋中書權利之職不樂去也旣而代人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玉石俱焚
第一道明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三

呂文顯臨海人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
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後以三
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
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倘遺四戶一年人數百萬舍人茹
法亮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年可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支象失度史官奏宜修所履之禮王儉謂上曰天文乖忤此
禍由四戶乃奏文顯等專擅愆和上雖納之而不能改文顯
為少府卿卒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受幸
新蔡人徐世檣寵信在法珍蟲兒之上為直閣驍騎將軍凡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宋

諸殺戮皆世檣贊成之嘗謂法珍蟲兒曰何時天子無要人
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以白帝帝惡之世檣因有異志左
右徐僧重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得盡十餘形
像為刑新刻射文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衣題云
徐氏皇帝族誅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口稱詔勅中書
舍人王暄之與相谷尚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以
宥賊黨而羣凶不依詔書家無罪者莫不受戮籍其家產
或謂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常復有赦耳及
再赦誅戮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帝呼
潘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

兄其用事者凡三十一人帝與法珍等詣寶慶家帝躬自汲
水助厨人作膳作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輕騎戎服往南刀
勒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又有奄人王寶孫等十人寶孫
年十四號為猓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暄之蟲兒之徒亦下
之控制大臣移易詔勅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
莫不稱息梁武平建鄴皆伏誅東昏左右刀勅之徒皆號為
兇後尚小一時誅滅是其應也

魏廢

宋明帝末年始與魏和好元徽昇明之世魏使歲通齊太祖
建元元年魏主宏太和三年也宏問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宋

丹陽王劉昶為太師冠司豫二州明年詔追衆軍北討宏遣
大將軍郁豆春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之宏又遣南部
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
元度嬰城固守青與二州刺史盧綽之遣子與領兵助之城
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斷
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淪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
臺遣軍主崔靈建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夜至舉火虜望見
謂南軍大至一時奔退承明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與虜戰
於淮陽大破之初虜至蘇淮驅羣江北居民德勝時事皆
驚走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湖州置二軍

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虜壽春推敗朐山不拔復於淮陽被破青徐民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畧以虜旣摧破欲示以威懷遣後軍蔡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庚夏登庸親當禪讓魏晉匡戰貽厥子孫時宜各要豈得一揆是以主上順天應物虜又問齊主有何功德僧朗曰主上少爲宋文皇帝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受顧命二王阻兵一應殄滅蒼梧敗德行權廢立戮力征討四十餘載經給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甲

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聖主功同呂尚故號等營丘且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新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世所共聞何傷於義昇明中殷靈誕北使問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請爲劉昶司馬及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曰靈誕昔是宋使今乃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相忿晉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收奉君誅之殞殮僧朗送喪與靈誕等南歸時世祖踐阼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遣驍騎將軍劉綰使虜明年虜使李彪報聘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甲

世祖於玄武湖講武閱水步軍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四年分魏晉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北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憑輒爲虜所敗南奔僞遼東公攻舞陰戍主殷公慙被之六年虜遣衆與輔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七年遣使那產侯靈紹復通好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二千餘人宏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李彪蔣少游來聘少游有機巧密令觀宮殿楷式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輪之巧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瓊郛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許少游果圖畫而歸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荀兒王等謀反事覺因法秀加以龍頭鐵鎖籠鎖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熟然世祖於石頭造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宏亦欲南侵於淮泗間大積芻粟十一年遣露布言當南寇世祖發揚徐民丁備禁北地人支西聚

數千人於長安西山起義秦州人王慶人應之攻獲偽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稱自保壁望朝廷救援宏遣河南王幹擊義軍幹大敗西進至咸陽攻長洛王繆老生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率數千人助支酉進向長安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開喪退師遣使吊國諱令大將楊大眼數萬人攻西酉等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敬報使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初匈奴女名托跋婁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其實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元氏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遣豫司徐梁四州遣偽荊州刺史薛真度向沙場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虜行殿客二十人鐵騎爲羣前後相接牛車駉馳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出兵奮擊虜衆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鄆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軍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募人出燒攻城車虜力竭不能尅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南豫州刺史以妹新城公主妻

之遣蕭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詵拒戰虜衆圍重柵三重并力攻城城中負柵而立虜遣三萬餘人攻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告急王廣之遣軍主蕭衍開道據賢首山城內見援軍至出攻虜柵因風放火衍等自外擊之剋蕭棄柵引退追擊破之宏別遣尙書盧陽烏攻堵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陷守虜設鉤衝攻城百餘日期殺傷數千人臺遣軍主桓歷生救之陽烏退官軍追擊破之偽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拒戰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武都太守杜瑩瑗等戰死懿遣氏人楊元秀起兵仇池斷虜運道破虜歷城等戍殺偽尙書辛黑未梁州土豪范疑梁季羣設會請元英謀伏兵殺之事實英殺季羣疑竄走英亦引去偽荊州刺史薛真度爲房伯玉所破宏怒督城南陽郡四年自率軍至南陽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單黃繼去城一里遣偽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不尅此城誓不還北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帝象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此是一罪前歲遣薛真度督來此卿遂破傷之此是二罪武帝之亂悉被誅戮初無報効反爲今主盡節還天官理此是三罪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荅曰承欲見攻期在必尅卑微常人得拒大威真可謂獲茲死

所先。紫武帝所採。賜預左右。大馬之恩。寧容無感。但隆昌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退不負心。進不負國。前歲薛真度導誘羣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爾撲掃。反已而言。應畧此責。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遣勇士數人著班衣虎頭帽伏竄下。忽出。宏入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殺之。乃過宏三十六軍。舉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鼓角吹。將沸地。宏留偽威陽王禧圍南陽。自向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宏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新野為何獨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死。贈梁州刺史。汴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藉陽城主。成公期舞陰城主。黃瑤起順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既降虜。以為龍驤將軍。伯玉不愛。明帝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為焉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王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為失計。伯玉竟死虜中。宏既得汴北五郡。復破慧景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陳顯達經畧五郡。圍馬閤。宏復率大眾南攻。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星

芒王肅以疾卒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星

史緯卷一百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八梁書一本紀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卷一百十九梁書二列傳

諸子太子統棟

南康王績會理

廬陵王續

邵陵王綸堅

武陵王紀圓滿

蕭穎胄

王茂

曹景宗

夏侯詳魚弘 夢

蔡道恭

史籍

梁書目錄

楊公則

鄧元起羅研

張弘策綱

鄭紹叔

呂僧珍

柳惔傳

韋叡放

范雲

沈約王斌

江淹

任昉

謝朓諶 覽

張稷

馬仙琕

馮道根

王瑩

康絢

昌義之

卷一百二十梁書三列傳

劉坦

樂藹

劉季連

陳伯之

王志

王泰

王峻

王份錫

張充

蔡搏

宗長沙王懿業 淵明 載

永陽王敷

衡陽王暢

臨川王宏正德

安成王秀推

南平王偉恭 恪

邵陽王恢純

始興王憺朕

吳平侯景昱

徐勉

史籍

梁書目錄

傅昭

蕭瑛

陸杲

陸倕

陸襄

殷鈞

裴邃之 橫

卷一百二十一梁書四列傳

裴子野

顧協

徐摘

袁昂

陳慶之

蕭欽

王僧孺

劉孝綽真 諱

王筠

蕭子恪子 頤 子 雲

江革	何敬容
朱异	賀獎
郭祖深	羊侃
劉之遴	許懋
卷一百二十二梁書五列傳	
王規	褚翔
蕭介	傅岐
張嶷	沈浚
祖皓	柳津
史籍 梁書目錄	
江子一	胡僧祐
蕭子大器	南海王大臨
建平王大球	世子方等
王僧辨	張彪
徐孝義	徐普濟
沈崇孫	荀匠
庾黔妻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庾沙彌	庾子興
劉靈哲	江紆

劉瑒	蕭范縵
司馬筠	崔靈恩
沈峻	皇侃
伏挺	文皮肩吾
鍾嶸	劉峻
謝幾卿	劉勰
劉杳	劉苞
臧嚴	陸雲公
顏協	
卷一百二十三梁書六列傳	
史籍 梁書目錄	
虞何點	阮孝緒
陶弘景	劉歊
庾詵	鄧郁
止陶季直	庾庚車
沈瑒	丘仲子
孫謙	何遠
方沈僧昭	劉衡敬瑜妻
宣城女子	婦扶南
于陀利	中天竺
豫章王綜	侯景

果書一

唐武康姚思廉撰著

清晉江陳九錫刪修

本紀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四傳至皇考順之外，清和而內懷英氣，昔與齊高帝共登金牛山，路側枯骨縱橫，高帝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凜然動色。皇考知高帝有大志，常相追隨。高帝外討皇考，每為軍副，及北討薛索兒，索兒夜遣人提刀

史緯

卷一百十八

一

徑至高帝床，皇考手刃之，為高帝長史。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威風屹然，坐胡牀，南面，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及即位，封臨湘侯。高帝嘗指皇考謂僕章王巖曰：『非此翁無以致今日。』然內相忌，故不居台輔，拜領軍將軍，丹陽尹。臺議曰：『帝龍顏虎顧，映日無景，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兄時，能路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略，為衛將軍王儉祭酒，餼深相器異，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游焉。號曰八

史緯

卷一百十八

二

友。齊武帝不豫，中書王融欲立于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智小而圖大，吾見其敗也。鬱林失德，齊明帝將為廢立計，每與帝謀，明帝將徵隨王，恐其不從，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輩惟利是與，若陷以顯職，無不奔馳而至。」隨王止須折簡召耳。乃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遂召隨王至都，賜死。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遣劉昶攻司州，以帝為冠軍將軍，隸左衛將軍王廣之救襄陽。眾以魏軍盛莫敢前，帝請先進，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城中見援兵至，因出軍攻魏柵。帝自外夾擊，魏軍大敗，棄

於茲曰昔晉惠肅主諸王爭權內難九與外寇三作今六貴
在內人欲肅威雖毗成德理相屠滅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
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蜂目忍人豈肯虛坐積相嫌貳必大誅
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其情徒取亂機江祚怯而
無斷劉璋弱而不才蕭坦之胸懷猜忌徐孝嗣聽人穿鼻若
隙開聲起必中外主崩習者見機不俟終日今猜防未生宜
召諸弟以時聚集至相防疑拔足無路鄂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強盛虎踞以待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為國除
暴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遂不從高祖
乃迎弟偉情至襄陽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三

繼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十一月遂被害信至
高祖召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謀之大集僚佐建牙收兵得
甲士三萬人馬五千匹出桓溪竹木焚艦旬日大辦東昏以
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與蕭穎川裴襄
陽高祖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過與州府書因謂將
佐曰荊州襄陽唇亡齒寒自當相應我若總荆雍之兵雖韓
白重山不能為謀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山
陽至荆當即授首諸君試觀之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
虎責曹與穎川兄弟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戰為
上兵戰次之前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此行止有兩封與

為虎以天虎

穎川兄弟云一一天虎口具及問天虎既無所說穎川不容
妄有所道天虎是穎川心脅必人人生疑謂穎川與天虎共
隱其謀山陽處於眾口必相嫌貳穎川無以自明必從吾計
是曉兩空兩定一州矣山陽聞之果疑不上檄忱請斬天虎
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荊州穎川斬之送首於
高祖且曰時月未利須來年二月進兵高祖答曰今坐甲十
萬資糧自竭衆義興師藉一時銳氣頓兵若久必生悔吝今
太白出西方天時人謀動無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竟陵
太守曹景宗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然後進軍高祖不從
王茂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為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四

人舉使此豈善策高祖曰若大事不捷故自蕭艾同焚使功
業克建贊令天下誰敢不從登祿祿受人處分三年二月高
祖發襄陽諸弟偉總州府事移檄京師至竟陵命王茂與曹
景宗為前軍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過郢城其刺史張冲據
石橋浦與賊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問計高祖曰漢口
湖不一里衝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守魯山為郢城犄角若
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茂景宗濟江與荊州軍會
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陽城梁湘中之兵連舸
繼至糧食既足士足益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
取之耳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江進頓九里張冲山軍迎

耿茂等邀擊大破之。荊州遣將軍鄧元起率數千人會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游遶江中。絕鄧魯二城通信。張冲北。衆推薛元嗣爲主。三月。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遷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東昏遣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鄧州。進據巴口。西臺遣衛尉席闡文、賁蕭穎胃等議曰：「今頓兵兩岸，不取西陽武昌，定江州機會已失。若請救於魏，猶爲上策。」高祖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所經，所以兵賦漢口，連絡數州。今若山軍圍城，又分兵前進，房僧寄必阻沔路，搃吾咽喉，糧運不繼，三軍必至離散。」鄧元起欲以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五

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見機一動，生足矣。脫距王師，故非三千兵所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若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幸無所出。脫賊各以萬人攻一城，兩城不能相救。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救，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鄧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必分兵散衆？自貽其患。大丈夫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孽，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示弱於人，彼未必從。徒貽隳聲，此計之下。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無患不捷。特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進軍武口。高祖命軍主梁天惠據漁湖城。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六

唐修期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進據加湖，去鄧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高祖命王茂潛師襲加湖水涸，不通。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鼓噪攻之。賊大潰。子陽竄走。鄧魯二城相視奪氣。東昏遣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聲援。高祖謂諸將曰：「夫征討先聲，足以奪人。不盡兵威也。今加湖之敗，誰不畏服？陳虎牙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必凶懼。九江可傳檄定也。」命授所獲俘囚，得伯之轡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鄧州俱降。鄧城之困，男女十餘萬人，疾疫死者十七八。高祖並加隱鄧死者命給棺槨。司部悉平。高祖至尋陽，伯之遂降。軍次蕪湖。豫州刺史申胄、葉姑熟走。乃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屯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李居士據新亭，燒南岸人居以開戰場。石頭軍主朱僧勇降。東昏遣將軍王珍國率勳兵十餘萬列陣於航南。閩人王僧子持白虎幡督軍，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潛景宗馳擊之。將士殊死戰，無不一當百。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義兵乘之以濟。朱雀諸軍望之皆潰，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徐元瑜以東府降。石頭白下諸軍皆潰。高祖領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驅營署文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以其衆降。京口軍主左僧慶、廣陵常僧景、瓜步李叔獻、吳

郡太守蔡質並帥衆降十二月兼衛尉張稷北齊州刺史王
珍國斬東昏送首於軍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收發委
潘氏及凶黨王暄之等四十一人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賞
將士宜德皇后臨朝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高祖侍中大
司馬錄尚書驛騎大將軍假黃鉞揚州刺史封建安公高祖
入屯閱武堂大赦天下潘州溫役悉皆蕩除遣豫州刺史李
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二年正月下令檢尚書衆
曹諸評訟失理及淹停不時施行者高祖入鎮殿內下令曰
孤忝荷大任務在澄清思述大帛之美厲鹿裘之義解紱更
張新雕爲機自非可以奉案盛脩級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

史事

卷一百十八

七

之備一皆禁絕率先卿士准的吐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群
才並執九官成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基
月有成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加九錫焚東昏潘奢異服
六十二種於都街進梁公爵爲王二月丙辰齊帝禪位於梁
王即安姑就四月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
神器於梁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策
曰各爾梁王惟昔農軒炎皞之代放助重華之主莫不以大
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獨
汾陽便有自然之志適適其領即動讓王之心故知藏黃屋
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常蓋欲令歸趣有

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春極外
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
附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
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繼軌嗣君喪德昏亂紀度茫茫九域
窮爲仇讐薄天相顧命懸晷刻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
廟傾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舜倫攸敘則端
冕而協鬯照時數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澤無不漸仁無不
被上達蒼昊下及流泉幽顯宅心誼訟斯屬夫長人御物爲
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
一族今仰祚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遣使

史事

卷一百十八

八

持節兼太保中書監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綬
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於是齊豫章王元琳等及梁臺侍
中臣雲等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
之大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乃備法駕仰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封齊帝爲巴陵王禮
樂制度皆用齊典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追尊皇考爲文皇
帝皇妃爲獻皇后追謚妃都氏爲德皇后追封兄懿爲長沙
王諸曰宣武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茂詳等十五人爲公
侯已巳巴陵王薨謚爲齊和帝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行
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

丙寅集位
已巳以君
三曰之
齊封王
帝徵

斯股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居釣致王棄於緝熙被淳風於遐
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
儼若駑朽思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
備照遠智不周物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可分遣內侍周省
四方親或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
私侵漁是務者隨事以聞若蘊奇待價不求聞達依名騰奏
因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詔有罪入贖有司詳為
條格封爵沐公蕭實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詔曰商政甫移
遺風尚絅下不上達由來趨矣升中駟索是用標然可於公
車府訪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其議朝政者投謗木函其申已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九

任者投肺石兩詔斷遠近上慶禮五月益夜入南北掖燒神
虎門總章觀害術尉卿張彊策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
王茂為征南將軍帥眾討之伯之奔魏六月前益州刺史劉
季連據成都反詔中書監王瑱等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
統為皇太子二年春正月詔曰朕雖齊居宣室留心聽斷而
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寬就抑匪惟一方可申教諸州
月一臨訊務在確實以沈約為尚書左僕射范雲為右僕射
四月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并四十
卷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斷諸郡縣獻奉惟諸州許
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以謝脚為司徒三年春二月魏

臨梁州八月魏陷司州各十一日詔曰敕因時設淳薄異
刑以世華輕重殊風上失其道罪罟相尋若悉加正法則刑
不勝用並申弘宥則民不知禁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
命今遐邇知禁同有稍虛可除贖罪之科四年春正月詔曰
大禮郊饗帝至敬饗致誠盡敬實懼不逮而往代多令官
人縱觀韓官廣設輜軒耀路屬車豹尾見議前世非所以昭
格昊天其禁止之辛亥親祠南郊赦天下交州刺史李凱據
州反長史李爰討平之六月立孔子廟冬十月北伐以臨川
王宏都督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悛為副王公以下上園租
以助軍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陳伯之自壽陽率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十

東歸降夏四月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分掌獄事號建康
為南獄廷尉為此獄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五月克魏宿
伯梁城合肥霍丘胸山等城秋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
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六年春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
非為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自今祝史
不得為朕祈禱凡諸災害以朕身當之毋及萬姓夏四月右
衛將軍曹景宗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七年冬十月詔
大舉北伐以平北將軍始興王憺率眾入清軍騎將軍王茂
率眾向宿豫魏懸瓠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降八年春
正月魏鎮東秦軍成景儻斬宿預城主嚴仲寶降夏四月魏

此說山出
如一事於此

楚王城主李國興降九年春三月幸國子學講肄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皆入學尚書令史改用士流六月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太守蔡樽討平之十年三月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郭晰潘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大破魏軍斬賊十餘萬復胸山城冬十二月山車見於臨城縣十一年春正月詔自今遷謫之家及罪應質作其老小者停送三月詔曰胸山大魏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掩骼埋胔仁者川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十二年春二月新作大極殿為十三間以象閏六月斷作太廟十三年秋八月作浮山縣十五年秋八月浮山堰壞十六年春正月詔尤貧之家勿

史纂 卷一百十八 土

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給并優賜產子之家夏四月赦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織官紋錦禁仙人鳥獸之形郊廟牲牲皆代以麋時議以宗廟去牲為不血食上不聽十七年春正月詔曰夫樂生反始有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恒規朕矜此庶民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廣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闕乏自還爰由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黎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縣曠土邑廩游民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可期半歲悉聽還本屬課三年其流寓久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為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三老請

縣占諸村內官地令有所託凡生割盜市塲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民生之具優量分番勿盡沒入其商賈富室不得兼并逼叛之人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制為條格咸使聞知秋八月詔兵賜奴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免為平民十八年夏四月帝於無妄受佛戒赦罪人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親到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明祀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務令周足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詔置孤獨園二月辛丑親祠明堂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六月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秋七月命大匠卿

史纂 卷一百十八 土

裴遜督眾軍北討魏荊州刺史桓叔興降三年夏四月詔公卿百僚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六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封法僧為宋王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西昌侯漢藻元戎啟行豫章王綜董軍繼邁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三月辛巳下巡軍命豫章王綜屯彭城總督眾軍六月豫章王綜奔於魏魏復據彭城七年十一月貴嬪丁氏薨夏侯寶烈壽陽城魏新野太守以郡降大通元年春正月以徐勉為尚書僕射詔曰朕恩利兆民惟日不足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自今以後可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懸

散失官物並從原有事涉軍儲不在此例詔流亡者並聽復業。獨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司州刺史夏侯葵進軍三陽。所至皆剋。三月。與駕幸同泰寺。捨身三日。還宮。夏五月。成景劾魏臨潼竹邑。冬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降。二年夏四月。魏鄧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或。汝南王元悅。並來奔。北青州刺史元世弼。南荊州刺史李志皆降。冬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降。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五月。進剋虎牢。魏主元子猷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月。

史纂

卷一百十人

三

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秋九月。與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釋御服。披法衣。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三請乃許。十月。又設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御太極殿。大赦天下。十一月。魏巴州刺史嚴始欣降。二年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以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入洛。幸德陽堂。祖送元悅。三年夏四月。皇太子統薨。謚曰昭明。立統諸子爲王。以皇子綱爲皇太子。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卿亭侯。冬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十一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於十二月。四年春正月。魏南

兖州刺史劉世明降。二月。命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十二月。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奔。封爲河南王。隨所剋土。使自封建。五年二月。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凡七日。夏六月。魏建義城主賁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降。六年。魏始分爲二國。大同元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二年春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敝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治道不明。政用多僻。州縣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僭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

史纂

卷一百十人

四

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謏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以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隨才擢用。勿有所隱。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事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躬有過。不能自覺。尚書可時施行。勿致淹緩。十二月。魏請通和。許之。三年秋七月。東魏來聘。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舉。聘於東魏。四年秋七月。詔以東治徒李胤之降。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五年春三月。詔凡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仰時上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六年夏四月。詔曰。命世興王。聲稱不朽。二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沒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有侵毀。作兵缺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八月詔曰。經國有體。詢諸卿士。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風夜在公。集思議事。然後奏聞。引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大族勲之聖。猶咨四岳。人非堯舜。何能發言。便是。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有疑事。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七年十一月。停在所役使女丁。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奸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然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戾。通負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先聖之格訓也。凡田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賈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徵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其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十二月。交州民李貴攻刺史蕭瑒。瑒奔越州。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反。內史蕭說委都奔敬躬。進攻廬陵豫章。前追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釋遣中兵曹子郢討擒敬躬。斬之。十年春正月。李貴於交趾僭號。署置百官。三月。與駕幸蘭陵。謁皇考建寧陵。帝覽陵流涕。陵傍有枯泉。至是流水。香潔。詔曰。朕自適桑梓。五十餘載。乃春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欸開。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

附始獲展敬園陵。深增感愴。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宜有以慰其心。可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作還舊鄉詩。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夏四月。與駕至自蘭陵。十一年春三月。詔曰。朕負辰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退食。寧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內外。有不侵於民者。尚書州郡條上。當除省以舒民患。詔復開贖罪科。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交州刺史楊標剋交州李賁。竄入屈獠洞。斬賁。傳首京師。交州平。夏四月。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是夜。同泰寺災。秋七月。詔曰。禽獸知母而不

南王、大行臺承制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
卿、以錢一億萬奉贖、夏四月、與駕還宮、遣司州刺史羊鴉仁
應接侯景、未至、東魏遣兵攻景、景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
六月、以都陽王範、總督漢北諸軍事、秋七月、羊鴉仁入懸瓠
城、八月、王師北伐、以蕭淵明為大都督、以侯景錄行臺尚書
事、冬十一月、魏將慕容紹宗、大敗淵明於寒山、淵明被執、紹
宗圍潼州、陷滿陽、進剋豫殷二州、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鈞
八月、以朱異為中領軍、侯景舉兵反、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
以邵陵王綸、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
泰、進攻歷陽、太守莊欽降之、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

史壽 卷一百十人 七

也、丹陽郡景自橫江濟采石、正德率衆附賊、景立正德為天
子、十一月、景至京師、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緒、推等、邵陵王
綸入援、與賊戰於湖頭、敗績、邵陽王範、遣世子嗣帥衆入援
次於張公洲、十二月、天西北中裂、光出如電、有聲若雷、司州
刺史柳仲禮、前衛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
史羊鴉仁、並帥軍入援、三年春正月、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
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戰死、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
青溪、為賊所破、死之、二月、侯景遣使求和、帝不許、皇太子固
請、乃許之、盟於西華門下、景還東城、米歸於石頭、而不解圍
啟求散遣、諸軍皇太子命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帥衆頓於

南亭、范景老陳帝失復舉兵、向闕三月、羊鴉仁等進軍東府
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
抄掠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屠掠諸石城公大欸
解散、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夏四
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崩於淨居殿、年八
十六、遷梓宮於太極前殿、葬修陵、高祖性淳孝、年六歲、皇太
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戚、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
為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荊州、聞訃星馳、不復寢食、憤風驚浪
不暫停止、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友不復識、每哭輒
吐血、絕而復蘇、服內不食米、日進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

史壽 卷一百十人 八

灑、松草變色、及卽位於鍾山、造大愛敬寺、又於殿內立至敬
殿、月中再設淨暎、每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
事畢、兒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親燈常至戊夜、制撰經義
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奉表賀、皆為解釋、修飾國學、增廣
生員、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等撰五禮一千餘卷、高祖
稱制斷疑、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等遞相講述
皇太子亦於東宮開講、四方儒林、趨學向風、尤長釋典、製諸
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
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六百卷、金冊三十卷、天寶曆、敕下
軍成、章諸文集凡百二十卷、書數占卜、樂律騎射、莫不精妙、

如此解達
以今人上
外中北東
明可定
候景

勤於政務。每至冬月。四夏。凡即把燭看事。廟樂執筆。手為被
裂。糾奸。擿伏。洞盡物情。哀刑獄。常涕泣。可奏。晚年。溺信。佛
道。日止一食。豆羹。糲食而已。或遇事。擁日。移中。便嗽。口以過
身。衣布衣。木屨。卑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陋。房室
貴妃以下。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聲伎。非祭祀。餐
宴。未嘗作樂。性方正。閑居。獨處。恆理衣冠。盛夏。暑月。未嘗褻
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對內豎小臣。如接大賓。雖在紫塵
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常。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
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於閣下。慟哭。初。齊
高帝夢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

史律

卷一百十八

元

之答曰。順子。天監中。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
三。四中役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
年。同泰寺災。帝見捨手迹。愴然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
建鄴之年也。八十三歲。丙寅。四月十四日。災。自浮屠第三層
起火。三者帝昆季之火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翻。之。遇
履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帝曰。兩應見
卯。金來剋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而何。宜前為法事。於
是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太清元年。
帝捨身。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
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沃海中浮鵝。山去餘姚岸千餘

廣正德
事是也

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過百。在
山學道。遣使獻紅帟。帝方捨身。其使適至。云此草。嘗有紅鳥
居其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會中有男子。不知何
許人。割肉以餽饑鳥。血流滿體。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
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帝流涕。既其境內。化之
遂至。喪亡云。南史論曰。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勝
勢。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
之業。雖曰天命。亦惟人謀。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作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右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為國
之道。不可獨任。先王文武。通川。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

史律

卷一百十八

辛

陽而帝。謂心。豆忘情。千戚。溺於釋教。施於典刑。綱紀不立。
悖逆萌生。反噬。皆自子弟。屢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創
業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及後嗣而敗亡者。有之矣。
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廢徐。儉之仁。致陷窮門之酷。可
為深痛至戒者也。
簡文帝。綱。字世謨。高帝第三子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
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立宣城
王大器為皇太子。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
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
刺史。大寶元年。春正月。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楊仲禮。盡

漢景帝之地前江都令祖略起義襲廣陵斬賊南交州刺史
董紹先侯景帥軍攻皓陷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侯景遁
帝幸西州東魏主遜位於齊自奉迄是大饑人相食賊行臺
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
辯率衆攻郢州郢陵王綸棄州至荊城爲西魏所殺侯景
自進位相國漢王加守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景害南
康王會理任約據西陽分兵寇南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
之湘東王繹遣南州刺史徐文盛督軍拒約二年春三月
侯景率衆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進寇巴陵湘東王繹遣將
軍王僧辯討之任約擒之景宵遁僧辯進剋郢州獲賊
帥宋子仙景還京師僧辯軍次淝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
城走八月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偃廂公王僧貴廢帝爲晉
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
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爲帝
詔以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
令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
遂主震方鳴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省
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達於姑孰安陸王大
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年四十九
明年三月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

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武
帝弗之信面試之帝握筆立成辭彩甚美武帝歎曰常以東
阿爲虛今信然矣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之色尊嚴若神方
顯豐下須臾如畫髮長委地手執玉如寶不相分辨眇眇則
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覽不忘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
年十一便親庶務歷試諸政所在稱美居穆貴嬪憂哀毀骨
立所生之席淚盡盡爛在襄陽拜表伐魏尅南陽新野等郡
拓地千餘里及居盛極多所弘宥文簿部領纖毫必察文學
之士皆陵下休雅好賦詩書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所著
書五百篇行於世雖在蒙塵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南康王
會理爲賊所害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屢謂
先此下復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饑塊卒反
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景尚帝女深陽公主有美色景惑
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惡之偉懼見說乃
勸景廢帝又勸景行弑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彭偃王修纂
進歸於帝曰丞相以陛下自憂日久使臣等上壽帝笑曰已
禪帝位何得言陛下壽酒將無盡於此乎於是偶等壽酒有
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
既醉而寢偶進土囊加於腹王修纂坐上遂崩偉撤尸屏爲
棺殯於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

稽垣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而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王偉觀而惡之即使剗去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曰吾以帝子之尊寧假都督之名藉上台之重投笈流涕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侯都自建鄴至宣密詔授帝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時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新除雍州刺史張續密報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共襲江陵帝遣諮議周弘

史書

卷一百十八

章

直至梁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緣人帝怒遣世子方等征舉軍敗先之復遣將軍鮑泉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嗣來降營道至鮑泉攻湘州不尅遣將軍王僧辯代之大寶元年四月尅湘州執河東王譽譽謂守將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中此賊賊死亦無恨僧辯遂斬之岳陽王譽稱藩於魏先是邵陵王綸書至言武帝凶問帝秘之以待湘州之捷至是始命陳瑱報廟問帝哭於正寢二年閏四月侯景襲鄧州執刺史世子方諸五月遣王僧辯胡僧祐帥衆擊景軍破之景宵遁僧辯追景所至皆捷進平鄧州九月簡文帝崩帝大臨三日百官縞素南齊王僧虔等

史書

卷一百十八

章

帝等進帝不許承聖元年三月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竄頻擊頻挫奸場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刃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糾七步圓羽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戴履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泣血臨監作亂豺狼常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修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懷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寔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國陵嗣后升遐龍輅未殯承華掩曜梓宮無所並即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戚動口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光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忝然凝遡飛龍可躋而潛躍不定帝開云叩而闕問未開謳歌再馳是用題言越人固執重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慰功臣之望光武非中興豈謂結宗廟之統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忠爲報主孝寔感神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袂水而游廣城登崑山而去東土羣臣於何仰訴兆庶奚所歸仁况郊祀配天靈籙久曠齋宮率祖簠簋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

贈言法駕。較渴且饑。豈可久稽。東議有曠。彝則舊邦。氣復彼都。已平宮館。雖毀佳氣。猶存阜門。有仇彤廷。四敵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立。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輅而旋正寢。陛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不從。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穆。世祖志也。四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帝遣兼司空蕭秦。奉謁。壁陵。修復社廟。五月。司空南平王恪。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固辭。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等。於江陵。市下令赦境內。齊將潘樂。攻秦郡。王僧辯帥師拒之。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齊人賀不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散騎常侍徐陵。聘魏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華島。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問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繼昌。枝分南嶺。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明讓同於旦與。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

文允武。包羅羣藝。歷試諸職。咸熙庶績。自無妄與暴皇。祚廢徽封。捕修蛇。行災中國。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頌。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水霜。如霆如雷。如龍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膽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朝。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冀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姬。甘露如珠。朝華景。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莫美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苑。西踰白狼。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踴躍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寧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屐以承天。歷數在躬。時與為讓。伏承聖旨。謙冲為而弗宰。或云旋駕金陵。方膺天聰。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廢宗。皆無恆宅。登封岳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祿。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杖屨之誓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遠

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連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說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盟漳水加牢壯節隨勢汗隆瞻闕望鄉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泰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損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現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冬十月湘州刺史王琳來謁執之以子方畧為湘州刺史琳長史陸納舉兵反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袁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不升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立世子元良為皇太子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道貴定零陵進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二年春正月詔王僧辯討陸納大破之湘州平夏五月魏將尉遲迥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迥陷益州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巴人荷昇斬其將公孫晃來降紀眾潰見殺八月詔曰夫爰始居毫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周無改舊邦之頌去魯與孰有威宵分過沛頒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稍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巴峽鼓棹六軍遙征九族揚旆拜謁塗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

蕭僧兵
於魏又一
袁又一一
袁也然
元帝殺
實有以致

帝王之學
與經生不
同其家子
弟空會讀
書耳

時宜勸九月齊遣郭元建頓合肥冬十一月僧辯鎮姑十
二月宿豫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三年
秋九月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僕射王褒為執經初西
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待有闕魏相宇文泰憾焉使柱國
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蕭督帥眾會之停驂內外戒嚴
與駕出行城櫓詔續講徵王僧辯十一月以胡僧祐為都督
城東城北諸軍事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魏軍至櫓下
帝猶賦詩不廢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入援軍
次馬頭胡僧祐等出戰敗績魏軍大攻帝出柅門親臨陣
督戰僧祐中流矢死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城陷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帝見執如蕭答營甚見詰辱他日謂魏僕射長孫食日
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食將帝入城帝日向聊相謂欲言
相辱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食乃面帝於主衣庫十二月
徐世譜任約退屯巴陵辛未帝為魏人所害時年四十七明
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帝天才英
發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讀曲禮武帝使讀之即簡上
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療之遂昏目
好聲色博極羣書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
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縉為布衣交著述辭章行於世
性矯飾多猜忌人有勝已者必加害忌劉之達才學使人楊

原應作楚
在何云遊

之愛書籍既患目疾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不休五人各伺一更雖眠熟大研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加以煩楚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渙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留手常曰我傷於文士資於武夫論者以為實言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距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武陵之平賊者欲因舟楫還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俱未欲動侯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言都楚非便宗懷劉逖以為建鄴王氣已盡於是乃留尋陽守

史纂卷一百十人

老

心帝見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選之何益及魏軍逼關人朱買臣按劔曰惟有斬宗懷黃羅漢以謝天下二人懼退入於人中帝曰曩定吾意二臣何罪及魏燒橋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請扶帝僕射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可信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請守于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授答仁城內大都督以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遂使王褒請降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關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殺兵四方未至

又一土堂
今黃曰生
金之報也

而城見危在幽通求酒飲之賦詩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幾樹杳空復感行人梁王啓遣尚書傅準進土蓂莢之蔡津陽門外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任約後降於齊將軍裴幾弟機謝答仁俱見殺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倖以歸還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帝於技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靈之遇刺之民曰信已至頃之人到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五采分明故老泣曰昔年龍山建康天下大亂今龍復見禍至無日矣江陵有九十年

史纂卷一百十人

手

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相父為荊州刺史乃擊破一洲以應百敬隨而助散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入立後遇元凶之禍洲還沒太清末枝江縣開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為江州刺史魏冠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承制奉迎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樞密中外諸軍事加霸先班劔三十人三月齊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戰敗績死之僧辯出

屯姑孰四月陸法和以鄆州附齊七月僧辯納蕭淵明入建
鄆即位以帝爲皇太子九月丙午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淵明奉帝即位紹泰元年冬十月以淵明爲司徒封建安
公加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齊州刺史杜龕攻信武
將軍陳舊於長安義興太守韋載應之霸先討韋載南豫州
刺史任約應泰二州刺史徐嗣徽乘京師無備舉兵據石頭
反十一月齊安州刺史翟之崇等率衆赴任約霸先平韋載
還京師十二月任約等至采石迎齊後遣任約將軍侯安都
於江陵邀擊敗之約嗣徽奔江西遂入齊翟子崇等降放還
北太平元年春正月齊州刺史杜龕降賜死東揚州刺史張

史事 卷一百一十人

圭

起國臨海太守王懷振於鄆二月遣周文育襲會稽應解
國走若耶村人斬應傳首京師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命
大使應省齊遣大將蕭軌向梁山霸先遣軍主黃敢逆擊大
破之軌退屯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據梁山拒之四月安都
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建安公周
明晃齊軍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屯方丘徐度頓馬牧杜
校頓大桁齊軍進據兒塘與駕山頓故隄門六月齊軍至玄
武湖西北霸先大破齊軍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生擒蕭
軌徐嗣產等皆誅之九月進衛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
將軍揚州牧封義興公十二月封劉叔爲汝陰王蕭沈爲巴

陳位印
故也

陵王奉宋齊後二年春正月詔求孔氏族爲奉聖侯繕廟堂
備祀與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
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討之文育軍
於巴山獲蕭勃僞帥歐陽顒余孝頃棄軍走遣使詣丞相府
乞降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蕭勃於始興領軍將軍徐度
燒齊船三千艘於合肥夏四月齊遣使請和蕭勃直開蘭鼓
襲殺譚世遠鼓爲亡命夏侯明微所殺勃記室李賈藏奉懷
安侯蕭任據廣州九月進陳霸先爲相國領太傅總百揆封
陳公備九錫之禮冬十月進陳公爵爲王辛未詔陳位於陳
依宋齊故事陳王襲祚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

史事 卷一百一十人

圭

追謚敬皇帝梁氏四王共五十六年史臣魏徵曰高祖允文
九武多藝多才屬骨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取獨夫如
拾遺布德施惠悅近來遠干戈載戢凡數十年魏晉已來未
有若斯之盛也然慕名好事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
不食心未遑榮虛則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總黃屋之尊夫
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
祖屏除嗜慾春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明有所
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遠夫精華稍竭惑於聽受險躁之心暮
年愈甚開門揖盜棄好即仇雲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
災及子孫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奮契所未聞也太

宗聽廢過人詞藻麗麗然文繁用其華而不實淫靡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元帝以磐石之宗屬君親之難不能致命率先拯溺救焚乃擁衆遠巡坐觀時變未施葬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瓜汙心膂拘囚道臣不都建業卽安荆楚雖元惡克剪而西鄉責言不弔昊天假手敵人天道人事其可誣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之廢天厯去矣焉得不爲殞讓與

史緯卷一百十八終

史緯

章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

梁書二

列傳

武帝諸子

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誦前五經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思戀不樂高祖知之令五日一朝或數日乃還宮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母丁貴嬪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帶及薨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宣旨曰禮不勝喪比於不

史緯

卷之一百十九

孝有我在那得哀毀如此可強飲食太子奉教乃進數合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阻塞成疾應強加餽粥不使我恒爾懸心太子雖奉勅日止一盞不啻果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明於庶政高祖使省萬機每奏事有謬誤詐妄皆令改正未嘗彈糾平斷刑獄多所全宥士人應死者必降長徒天下稱仁焉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性好讀書有書三萬卷與學士商確名才並集文學之盛齊宋以來未之有也嘗泛舟後池番禺侯執盛稱宜奏女樂太子不答但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在東宮

梁武帝好
服時自以
田果所生
而而者東
宮在北也

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勅賜女妓一部非所好也每聞百姓賦役勤苦憂形於色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疾篤左右欲啓問猶不許堯年三十一詔欽以袞冕諡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驚悼百姓號泣滿路四方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初丁貴嬪薨太子求善墓地將斬草有人因闖人俞三副求賣地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墓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二

蕭子良

蠟鵝及諸物埋長子位鮑遠之魏雅並爲官監遠之與雅有隙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禍帝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止唯誅道士太子終身慚恨故帝不立其嗣遠之後爲簡文所誅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沓故封諸子大都以慰其心統長子歡封豫章王薨子棟嗣簡文見廢棟方與妃張氏錫葬法駕奄至棟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殿祚未幾讓位於景封淮陰王及弟橋樛鎮於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建杜勣於道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懼之初王僧辯將廢恭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

是伍向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三

平賊之責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遣他人帝乃別勅將軍參買臣會簡文已被弑棟等與買臣遇呼上船共飲並沈於水南康王績武帝之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堯年二十五歲日簡續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稅悉寄天府子會理嗣爲南兖州刺史侯景圍京城會理將入援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僚佐曰紹先嘗非天子意請拒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何忍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國之肝腹吾計決矣遂行紹先入廣陵以烏帽麾輿單馬進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起義謀襲侯景約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免會理官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妄動會理曰潮熱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齊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義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敬禮從之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蕭賁以告王偉偉收會理及其弟邵陽侯通理皆遇害弟又理生而簡王薨至三歲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王官人喪畢去耳又理號泣不止諸宮人莫

不怙威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悲不自勝帝曰此見大必爲奇士封安樂侯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生當無愧古人侯景入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還廣陵入齊爲質乞師景遣董紹先據廣陵追獲之防禁甚嚴不得與兄相見乃請還都入辭母曰事既如此豈可令家受弊願語兄善爲計勿以我爲念家國阨危死無所恨前斗亦思立功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隸人元貞忠正可託後事乃以玉柄扇贈之貞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左右謀應景胡又理送都殺之時年二十二元貞悟前言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四

往收葬焉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大同元年爲荊州刺史襲續航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庫盈溢臨終遺參軍謝宜融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問宜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宜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諭曰威子應嗣不悲王薨至內庫見金銀問左右曰可食不答曰不可曰既不可食並乞汝

廬陵王綸武帝第六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攝南徐州事踰歲

如曰驍虐綸怒令吞劍而死道路以目出達喪車奪孝服而著之旬旬號咷鼓帥以聞帝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瘠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綸自陳無罪因剝視而捶之於庭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輜車挽歌爲送塋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還都以聞帝遣禁兵收之將於獄賜死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削爵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啓綸令客戴千高戴瓜李微趙智英刺殺之智通子敞之訴竟帝懸錢百萬購賊遊軍將宋鵬子條姓名以聞敕舍人諸曇粲領齊仗五百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微智英子高踰牆免敞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五

之賊瓜等出新亭笑而食之綸鎖在署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拜郢州刺史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綸大獲離景已度採石綸晝夜兼道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三道攻綸綸大破之明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步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奔還京口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臺城陷綸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元帝書曰伏以先朝

聖德孝治天下。九族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疆。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以幼陵長。遂至交鋒。蕭牆典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雖有書問。雲雨傳流。嗚呼其間。委悉無因。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皆知君父。大敵猶強。天管未雪。余汝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格蒼穹。憑靈宗祖。畫謀夕計。共思匡復。其餘小忿。悉宜寬貸。誠復私憾難平。將奈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適到其情。弘豁以理。今已喪都。城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舉之無道。近遠同疾。幸勉思大。

史書 卷之一百十九

計忍待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公。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失。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有事抽掣。必廢備境。窺伺竊發。後致分兵。是自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乘虛藉蒙。浮江乘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第若苦攻洞庭。兵戈不戢。雍州必引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難。西秦勢為外顧。第若不安家國去矣。吾探聽風。

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自我國家五十許年。德格玄。寄恩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邑熙。得天幸土。忠義奮發。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剗刀於侯景腹中。所須惟主唱耳。第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逆物望。致招羣議。其間禍患。略具所陳。斯理昭然。無勞諸著。吾聞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而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汙流。更止。止由儼憤。懸斷卒食半菽。無因進取。致使賊景假息緩誅。每增號憤。啓處無地。計滿湘穀。粟猶常紅。委今阻兵湘峽。惟事交爭。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企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願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運輸糧儲。應贖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弱兵寡。安能為役。所冀令弟庶得中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給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莫不掩泣。給大修兵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辨率舟師一萬以逼之。給將劉龍虎等降給軍。與子確等走武昌。給長史章質司馬姜律馳往迎之。敗散卒屯於齊昌。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使鐵騎二百襲給。給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給。給以龍祖元帝所任。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城。

史書 卷之一百十九

史

卷之一百十九

人

主李素綸之故史開成納之綸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遣大將楊忠率眾攻綸於汝南綸閉城距守忠攻之不克死者甚眾及李素中流矢卒城陷綸被執不屈遂害之投於江岸經日顏色不變烏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為立祠廟岳陽王督遣使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後元帝議加諡尚書左丞劉劭議忌政交外曰攜從之二子堅確堅性庸驥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大駭袖以白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昔佐董助華白曇期等以堅私室醞釀京宰無所沾及忿恨夜引賊登樓城陷堅遇害確封永安侯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

正當自誤

何俱使確為文勢景見確愛其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鷹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勸景

命

除之綸遣唐法隆導確外奔確曰侯景輕視確不惜死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王願勿以我為念後與景獵鍾山引弓將射景斷賊遂殺之

釋美心入

武陵王紀高祖第八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授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紀總戎將發益鎮湘東王釋使胡智監以書止之曰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被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淡魯衛書信恒通紀遂不赴援高祖崩紀

史

卷之一百十九

九

為狂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每臨陣對敵意氣兩詳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騁不倦諸將服其壯勇綸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奔朱方侯景乞盟確確在外啓召確入城確知景必渝盟欲南奔綸迫之使入確不肯綸曰汝欲反耶時景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推之其事可見我入何益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堅執不從綸大怒謂趙伯超曰卿為我斬之伯超拔刀指確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遂入及景背盟城陷確排闥入啓武帝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皆潰散臣親自格賊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見亦無益

日願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得見殺足下金將何

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獲不成。功也。猛率甲士升舟。第五子圖滿。馳來救父。紀首已落。滿驅亦分紀在蜀十七年。兩。平州越。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治之。內。既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開國。雖謂像佐。日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及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遣有金百。送銀五倍之。錦。周。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初。紀將。僭號。柏殿柱。繞節。生花。

史

卷之七十九

十

如美。藥其草四十有六。雍康可愛。議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死。年四十六。長子圖。照與弟。圖正。付廷尉。絕飲食。於獄。將。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死。得。與。同。

蕭穎胃。字。叔。穎。字。宗。室。武。帝。弟。

蕭穎胃。齊高祖從弟子也。爲秘書郎。高帝謂其父南豐伯赤斧曰。穎胃。輕朱。被身。覺趨。進。轉。美。足。慰。入。意。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胃。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胃。預功。明帝。舉。儉。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胃。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

甚。斬。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勅。穎。胃。移。居。入。入。城。百。姓。驚。恐。欲。南。度。穎。胃。以。賊。勢。尚。遠。未。卽。移。魏。軍。尋。退。和。帝。爲。荆。州。刺。史。以。穎。胃。爲。長。史。行。府。事。東。昏。誅。戮。羣。公。委。任。屬。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胃。共。襲。武。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武。帝。將。起。兵。慮。穎。胃。不。同。遣。穎。胃。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并。漢。荆。襄。書。與。穎。胃。勸。同。起。兵。穎。胃。意。未。決。山。陽。聞。之。不。敢。入。城。穎。胃。夜。呼。衆。軍。席。岡。文。柳。悅。共。議。闢。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今。衆。寡。又。不。敵。若。破。雍。州。之。後。復。不。爲。朝。

史

卷之七十九

十

廷。所。各。不。如。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獨。衆。可。成。今。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新。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國。不。濟。矣。柳。悅。曰。朝。廷。征。俘。爲。惡。日。滋。京。師。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直。藉。以。相。結。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近。之。明。鑒。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山。陽。若。敗。荆。州。必。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渡。慮。之。穎。胃。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聞。文。柳。兵。斬。之。傳。首。於。武。帝。穎。胃。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數。千。兩。爲。龍。埋。土。中。歷。世。相。傳。稱。爲。下。方。黃。

鐵額胃取金龍以充軍實因款日往年江福斤我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武帝遣將軍楊公則剋巴陵進向湘州額胃遣人謂武帝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方可進兵武帝不從額胃乃遣參軍鄧元起率眾向夏口三年和帝為相國額胃為左長史和帝即位額胃為尚書令荆州刺史留衡西朝以弟額達為冠軍將軍率師隨武帝圍郢城陷之帝遣江州使額達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武帝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舉兵侵荆州額胃遣軍拒之兵敗額胃素能飲酒噉白肉時輔和帝處上流自以職居將相不能拒制惠訓憂愧卒州中祕之使似其善者假為教命時武帝圍

史事 卷之十 十九 主

建康和帝密報額胃凶問祕不發喪及建康平惠訓乘潰始發喪和帝詔贈丞相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帝次葬依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額達封作唐侯為豫章內史其不悅將發預華林宴辭氣不平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額達大罵曰我今日容色正是汝老屋所為何復勸我酒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額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或傳其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稻江中討盜實使防之額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治州事遷右衛將軍卒子敏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皆就於野大張

王茂

王茂太原人身長八尺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為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以求為邊職除雍州長史武帝渡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或謂茂反帝弗信謂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盡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腹心勸除之帝曰將舉大事而殺驍將非策也乃令鄭紹叔往候之遇茂臥疾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安臥耶茂即擲枕起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之結為兄弟及發雍部以茂為軍鋒師次

史事 卷之十 十九 主

株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聚號二十萬及戰義軍稍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章欣慶勇力絕人執鐵鞭稍與茂而進大破之茂勳第一建康平以茂為侍中護軍將軍封望華公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臣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而以余妃賜茂潘之亞也事盜燒神虎門茂率兵赴之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尋盜反走自表解職不許江州刺史陳伯之叛以茂為刺史討之伯之奔魏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進車騎將軍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教文雅茂頗快侍宴醉後見於辭色武帝不責也進司空茂性方正雖僕妾莫見其

人不知足
此
亦自難

愴容卒諡曰忠烈

曹景宗

曹景宗新野人客匹馬卒逢蠻數百圍之景宗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知名太尉陳顯達北園馬園景宗為偏將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託跋英四萬人顯達揣其功景宗無怨言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漢自結附義師起景宗領兵為前鋒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重兵屯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定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前薄景宗景宗馳戰居士奔潰景宗盡獲其衆與王茂破王珍國於大航軍士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

史稱

卷之一百十九

南

宗不能禁天監元年授郢州刺史封竟陵侯景宗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部曲殘橫民厭苦之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景宗頓兵不出司州陷御史中丞任昉劾之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魏托跋英圍昌義之於徐州高祖遣景宗援之詔待衆軍俱進景宗欲揣其功違詔先進值暴風軍不得渡乃還高祖聞之曰景宗不進其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衆軍俱進破賊必矣及豫州刺史韋獻至與景宗進屯邵陽洲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每牧人過岸伐芻梲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千餘人徑渡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

面此已詳

之壘成使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恣芻牧焉高祖詔景宗等逆築高壘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獻攻其南景宗攻其北獻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殲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士卒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購大眼至滅水上伏尸相枕昌義之逐英至洛口英匹馬入梁城生擒五萬餘人軍糧器械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僕射沈約賦頌景宗啓末賦詩帝曰卿人才英拔何必在一詩景宗辭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便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賞不

史稱

卷之一百十九

注

已物及朝野嗟竟日詔付左史進爵為公景宗好內妓妾數百皆曳羅綺作歌舞宮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拊弓弦作霹靂聲箭如候鳥呼平澤中逐鹿鹿射之饒食其肉渴飲其血謂如甘露樂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關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色色使人氣盡高祖數寶見功臣共道故朝景宗嘗言武將下官高祖以為笑樂卒諡曰壯景宗齊末在竟陵郡其弟義宗居雍州買人向氏欲以嫁適之裝錢百萬義宗遣人詣景宗景宗題書後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錢竟娶之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哀毀，廬墓三年。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眾異之。為刺史殷琰主簿。琰叛，宋明帝遣將軍劉劭討之。琰將請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主，便歸身朝廷，何可北面異域？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詳請充使，乃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壁，失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賒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解圍退舍，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請反命，呼城中人語之，即日琰出一州以全。齊明帝輔政，雅重之。引

史

卷之十一

末

詳及裴叔業密議，詳不對。帝怪之，叔業以告。詳曰：「不為禍始，不為禍先，出為義陽太守，還西中郎司馬，高祖兵起，齊與魏同歸誠款。天監三年，還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刺史登此山，輒被代，皆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樹延僚屬。六年，還尚書右僕射，卒。子宣字世龍，為驍騎將軍。普通六年，遣豫州刺史裴遠帥軍自南道攻壽陽，城未克，而遠卒，乃使宣代之。遂與魏河間王元琛頻戰，克捷。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宣帥魚弘等，通清流澗，將入淮，魏軍夾肥築城，出宣後，宣破之。進攻黎漿，將軍章放自北道來會，南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

史

卷之十一

七

萬石，詔以宣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兵荒，百姓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民戶充復，卒於鎮，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宣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端對。宗人夏侯澄為衛陽內史，辭曰：「宣侍坐，高祖曰：『澄與卿疏近？』宣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澄與宣已疏，曰：『卿信人不辨族？』從宣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聞者善之。』宣歷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廉為夏侯，妓云：『弟義字季龍，為司州刺史，帥將軍裴之禮，任恩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圓元慶

和於廣陵，入其邪，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道擊破之。裴自武昌來會，慶和請降，裴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心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皆烏合召募，不可節以法，公持軍素嚴，受降納附，漢得其宜，裴乃登城，拔魏城，建官軍旗，慶和東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夜遁，棄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鎮廣陵，裴屯安陽，裴又遣偏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侯。轉豫州刺史，豫州數遭兵寇，人多失業，裴帥軍人於倉陵立獫狁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賑貧人，境內賴之。兄宣先經

此任至是憂又有恩惠百姓歌之在州七年遠近歸附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服習精強為當時之冠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以百數敬愛人士不以勢位自高坐中賓客常滿卒於州贈侍中諡曰桓子諡施險薄行為蕭淵明長史淵明戰沒復為侯景長史景叛蕭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剽掠子女財貨淵明有四妾章于王阮並國色諡至破第納焉魚弘襄陽人歷南譙府貽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民庶盡人生世上如輕塵栖草白駒過隙惟樂而已富貴幾時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散車馬窮一時之絕復為新興永

中書 卷之一百十九

寧二郡太守卒

蔡道恭

蔡道恭南陽人天監初為右將軍司州刺史魏園司州時案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晝夜攻之道恭隨方抗禦魏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填壘道恭於壘內列礮衝關繼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澮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入敵人皆靡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登城者魏軍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

經從弟靈恩及諸將帥曰吾病勢不支汝等當死守無令吾有遺恨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眾赴援景宗頓兵不前至八月城乃陷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任道恭文云道恭死時景宗是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異天水人父仲懷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劉劭討之仲懷力戰死公則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絕而復甦劭命還仲懷首公則徒步負喪歸里義軍起高祖命公則為先驅至新林公則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登樓指揮城中遙見旌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

史 卷之一百十九

則談笑如常東昏夜遣勇士攻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命擊退之公則所領皆湘漢人性怯懦城內輕之每出盤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陷內出者每被剽奪公則命麾下衛送之公卿士庶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連左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戶口充復朝廷議北伐詔公則屯洛口公則受命遺疾謂親人曰昔康頤馬拔以年老不用今國家不棄朽儒任以前驅馬革還葬此吾志也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接戰斬之延北至壽春卒於師贈車騎將軍諡曰烈

鄧元起

鄧元起南郡人永元末為武寧太守鑿斷田孔明附於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拔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散走鄧州刺史張冲表元起為中兵參軍會義兵起蕭穎胄與書招之部曲多勸元起歸冲元起曰朝廷暴虐誅戮宰執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勉我老母在西情豈忍舍若事不成受戮昏朝可也即率眾歸高祖天監初封當陽侯益州刺史初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畧出迎蜀人來投者新故三萬餘人時軍糧匱乏或說

史

卷之十

年

元起曰蜀土政慢民多詐偽若檢巴西籍田因而割之所獲必厚治令李膺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勸之義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率富民上米三萬斛元起破季連於赤水進屯西平季連嬰城自守元起聞之擗其三直而輕焉元起巡視西欄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之眾辟易不敢進季連圍困會高祖使赦其罪季連開城納元起元起送之京師元起得庚黔婁蔣光濟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清潔光濟善謀勸元起為善政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紇孫性輕脫與二人志行不同言於元起曰

蕭穎之
元起與高
祖起義故

史

卷之十

年

中解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治迹稍損微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未至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寇東西晉齊眾勸元起救之元起曰賊寇草竊何事忽忽魏送陷兩晉蕭藻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甚怨之因表其逗留收付州獄自縊故史廣漢羅研訟之帝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乃為讐報乎起藻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為從事別駕庾亮堅執不可大軍至京師亮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亮諸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何以自明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除益州時過江陵迎其母母奉道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不能與汝共禍敗也元起至蜀使蔣光濟董之遇害明然歎曰吾豈即艾而及此乎後果敗羅研字懷微為本州別駕齊荀兒叛臨汝侯明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東縛之使可有二三食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家牀上有百錢布被篋中有數升黍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拔劍於後亦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卒官

張弘策

張弘策，范陽人。文獻皇后之從弟也。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乃食。母所餘居母愛，三年不食鹽菜。弘策與高祖年相輩，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愈加敬異。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徒席星下，語及時事，因問高祖曰：「祥象云何？」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舉人必動，動必凶。」漢北帝今久疾，或有不諱。北人必乘機而作，然亦為真主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英雄當興於梁楚間，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莽？」高祖笑曰：「光武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拜。」

史

卷之十一

七

日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郭提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援之。詔代曹武為雍州刺史，弘策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驗矣。」遂從高祖西行。高祖表弘策為參軍，常參密議。建康平，高祖遣弘策先入清宮，封檢府庫，珍寶委積，弘策秋毫無犯。遷衛尉卿，洮陽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不自安，因運荻束伏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天曉，乃散。官軍捕獲斬之。遂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從後殺之。贈車騎將軍，諡曰忠。子楠有學行，襲封洮陽侯。遷侍中，弟續尚武帝女富陽公主。

主起家秘書郎，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其居職不過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過觀閣內書，籍帝指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三載方遷，太子舍人。

山為吳興太守，遷吏部尚書，與參選何敬容意起不協，敬容居樞輔，賓客輻湊，有請續，續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遷尚書僕射，續讓表曰：「自出守股肱，人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寸矜所滯，近蔽耳目，淺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指敬容也。改湘州刺史，治務公平，放老疾吏役，省關市，戍遷州界，零陵郡有莫徠蠻，依險為居，歷歲不貢，續至，遂向化，益陽縣有

史

卷之十一

七

田二頃，皆與鄰同額，在湘四年，流入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曉好積聚，太清二年，改雍州刺史，河東王譽代為湘州，續素輕少王，資待甚薄，譽留續不遣，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釋鎮江陵，與續有舊，續欲因之以擊譽，兄弟時釋率兵援臺，至江津，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欲待湘東王至，方還州，續貽湘東書曰：「河東已登橋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蘇，共謀不逞，湘東乃沉米而歸，續棄部曲，攜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督據遷未去處之城，西白馬寺，會臺城陷，督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續曰：「僕觀岳陽似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園，

義舉事無不濟。繼以為然。乃要席引等。於西山聚眾。續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各令參軍尹正追之。續以為赴期。大喜。及至橋。續乞為沙門。答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敗。遂殺之。續既貪婪。賫賄填積。及死。湘東王收其書二萬卷。甚珍寶。財物以綜蜜之屬。還其家。弟紹與續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紹對關其六。號為百六公。官吏部尚書。

鄭紹叔

鄭紹叔。開封人。高祖臨司州。為中兵參軍。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道實客紹叔。獨請留。高祖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紹叔曰。委質於公。義無二心。高祖固辭之。乃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高

還及高祖為雍州刺史。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東昏忌高祖。紹叔兄植為殿直。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使為刺客。紹叔密告高祖。高祖乃於紹叔處置酒待植。謂之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帝引植登臨城。皇周親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未易圖也。紹叔送植於南。而別。義師起。為驍騎將軍。從下江州。紹叔監州。謂之曰。前途不提我。任其咎。軍糧不繼。卿當共責。紹叔都督糧運。軍無闕乏。入為衛尉卿。封東興侯。卒。諡曰忠。

呂僧珍

呂僧珍。范人也。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蒙令。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高祖帥師援義陽。長沙王暢時為梁州刺史。環圍之。高祖欲遣使求梁州。問眾莫敢行。僧珍請往。即日單舸上道。獲暢書而反。高祖臨雍州。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高祖招募武猛。從者萬餘人。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僧珍悟其旨。亦陰勇死。士私其格。數百張及師起。取檀溪材竹。裝為樓艦。皆之。以項刻立。辦梁軍。將發。爭格僧珍出。所具什之。軍遂濟。至。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遷李居士。戰。擊大破之。茂移屯。越城。僧珍守白坂。李居士規僧珍。梁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戒將士勿遙射。須賊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李

至。擊其力破之。敵軍越。斬拔。城上矢石俱發。僧珍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奔散。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為營。背淮而陣。僧珍縱火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平。高祖受禪。封平國侯。左衛將軍。僧珍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授南兖州刺史。僧珍本州也。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至。素業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惹肆耳。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僧珍導從。隨到其家。不以為嫌。微為領軍將軍。恩遇隆密。僧珍性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勑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酒後。取一餅食之。高

此買鄰也

祖笑曰便是大有所進。僧珍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爾必不濟。生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而果愈。今已富貴。復發斯病。必不起矣。賜驛騎將軍。諡曰忠敬。初宋季雅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書函曰。錢一千。聞人以此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為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貢呂公。在州有政績。

柳惔

史補 卷之一百十九

宋

柳惔字文通。世隆太子也。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尚書僕射王儉嘗造悅惔。世隆謂為諱已。儉至門。遣人謂世隆曰。賢子見顧。今來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為荊州刺史。巴東王子賢友子賢。昵近小人。後稱疾還都。及難作。獲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起兵。惔與漢中以應。及受命。除散騎常侍。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及元會。帝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臣謹服之。無敢封曲。江侯還。尚書左僕射卒。惔度量寬博。頗長憚其婦。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覆與惔善。而為惔妻所妒。覆每詣惔。必先問夫人。快每欲見妓。因覆請奏樂。其妻隔幔坐。然

史補 卷之一百十九

宋

後妓山。後因留日。為弟惔字文暢。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惔每奏。舊操皆感思。因愛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擊琴容効。其聲以筋扣之。惔驚其清絕。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本。此惔常言。今辭轉失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源流。齊竟陵王將朝。見惔投壺。其桌不絕。停與久之。進見。遂晚。世祖遲之王。以實對。世祖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王瞻博射。嫌其皮。洞乃摘梅帖鳥味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惔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柳惔王融見而嘆賞。書之齋壁。每侍宴。帝必詔惔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惔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葉承漢遠。雕華逐

章叔

韋叡字懷文杜陵人齊末爲上庸太守高祖微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曰吾事就矣他日見君之而今日見君之心天監二年爲豫州刺史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攻魏小岷城未拔巡行圍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進兵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城遂拔進討合肥叡按行山川立肥水堰日夜督率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攻之魏將楊靈鳳帥軍五萬奄至衆懼勸叡請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兵豈能有及且吾求濟師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宋

彼亦微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初肥堰成使王懷靜築城守之魏破懷靜乘勝至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嚴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擊堤叡夾堤而戰魏兵稍却因築堰以固堤起閘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攻其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城遂潰俘斬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賓旅夜算軍書撫循士衆常如不及故人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進次東陵去魏樊城二十里有詔班師叡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殷後魏人服其威名望之不敢逆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督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兼程而進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盛或勸叡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吾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其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潛行水底得達東城於是人百其勇英率衆來戰叡乘素輿執如意麾軍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宋

一日數合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跨惟通道樹柵守之叡裝大艦治水軍值淮水暴長關艦競發以小船載草灌之以齊往焚其柵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前拔其柵倏忽之間橋柵盡壞太守馮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遘水死者十餘萬斬首如之其餘釋甲稽顙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計昌義之見叡且悲且喜不暇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馬仙碑爲魏所敗三關援動詔叡督軍援之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

開大塹起高樓。衆議其示弱。敕曰：不然。爲將不可前恃勇。魏軍退還雍州。刺史初敕起兵。鄴中客陰衛光泣止。敕及敕爲本州。偶光道候。敕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今乞食矣。餽耕牛十頭。敕爲護軍將軍。閒居無事。慕石奮陸賈爲人。畫之於壁。以自玩。卒贈侍中。車騎將軍。諡曰嚴。敕有雅度。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不肯舍。井竈未成。不先食。所居有政績。被服必於儒者。與裴邃爲梁名將。餘人莫及。敕兄纂。早知名。仕齊爲司徒記室。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

史

卷之一百十九

李

麾下止二百餘人。從弟洸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馬被傷不能進。放胃貫三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魏軍退走。放逐北至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衆來援。放與陳度趙伯超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散遣降人。魏諸營壘聞之。一時奔潰。衆軍斬獲甚多。遷北徐州刺史。卒。故弘厚篤實。輕財好施。友愛諸弟。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子繁。字長蘅。拜太子右衛率。大同中。帝不豫。一日暴劇。內外咸云帝崩。繁將率宮甲度臺間。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升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聞之曰：章繁

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不從。出爲衡州刺史。遷散騎常侍。繁至廬陵。聞侯景之亂。簡閹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如是。常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除相驚動。時孝儀置酒。繁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常陽公大心。遣使要繁。繁馳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應在前。但中流任重。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隨發。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繁。繁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繁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繁

史

卷之一百十九

李

散金帛。賞戰士。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楊公洲。之高造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繁推仲禮爲大都督。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繁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柳司州士馬精銳。人稱邊疆。爲侯景所憚。所以推之。若論位次。柳在繁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繁。直以社稷之計。俱不復論。師克在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應挾私情。以沮大計。乃單舸至之高營。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白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定議。

仲禮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仲禮部分諸將，令繁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繁以賊必爭之，謂仲禮曰：「繁才非繁，傷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仲禮曰：「青塘迫近，淮渚今欲立柵，糧儲船艦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以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繁，繁水陸俱進，值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至曉，壘柵未合，景登禪靈寺閣望，繁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繁柵待之，繁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奔繁，還賊軍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見害，年五十四。繁弟助警

史稿 卷之一百十九

臺

構從弟昂子尼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繁首以示城內，太宗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草公，如何先死？」行陣世祖諡曰忠貞，繁長子臧太子洗馬，城陷奔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范雲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為郢州書佐，沈攸之舉兵圍郢城，雲父抗為參軍，咸守雲為攸之所得，攸之令送書入城，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固所願也。」長史柳世隆與雲善，乃免之，為竟陵王子良主簿，時有祿白鳥者，齊高帝問雲：「此是何瑞？」雲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悅，明帝即位，拜散騎常侍，雲漢為

帝所知，帝將盡誅高武子孫，雲因言次曰：「昔豫章王語臣，嘗夢在高山上，內有漢院，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已望見陛下坐御床，備羽儀，不知此是何祥，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豫章此意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臣奴婢，悉付作部買銀輪官雲聽百姓識之，若百口無上，依用送送，郡多豪猾，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問廷上之，後帶帶便前內史皆以兵自衛，雲撫以恩德，罷守侯，高武子孫中稱為神明，坐事免，永元二年為國子博士，初武帝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惟甚，帝卜居東郊，雲亦築室相依，嘗與帝同宿，顧詰之舍，為之妻

史稿 卷之一百十九

臺

方產有鬼，將入反走，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東昏過，弒張稷，使雲衛命至石頭，帝恩待如舊，遂參贊謀，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梁臺，建遷侍中高祖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為言，未之從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復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用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采，奈何數昏亂之，職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情高祖，賜錢百萬，以余氏賜茂，高祖受璋，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高祖升殿，謂雲曰：朕今日所詣，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

封曰願陛下日慎一日遷吏部尚書封胥城侯雲盡誠朝亮
知無不為高祖亦推心任之嘗侍宴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
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結兄弟好我今為天下主汝宜
呼之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遷右
僕射雲與領軍長史王琰善雲宅新成咳亾於官舍屍無所
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人以爲難初帝加
九錫雲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可而况二年文
伯乃下火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即起二年果卒帝即日臨
殯贈衛將軍諡曰文有集三十卷

七緯

卷之一百十九

書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之子也約年十三遭家難潛竄會赦免流寓
孤貧篤志好學所讀輒誦之博通羣籍宋末爲尚書度支郎
齊初爲文惠太子管書記特被親遇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
約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得卿談論欣然忘寢卿欲我
夙興可恒早入高祖勲業既就天人允膺約嘗扣其端高祖
不應他日又進口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
龍附鳳者皆望尺寸之功今兒童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識云
行中水作天子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也高祖曰吾方思
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

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一旦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更有人方同公作賊耶約出
高祖以問范雲雲對與約同高祖曰智者乃爾相符耶卿明
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出
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至不得入徘徊
弄光闕却但云咄咄及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雲笑曰不乖所望高祖謂雲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
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
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
帝業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書

封建呂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
者咸以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
以書陳情於勉曰聖道聿興謬逢嘉運今歲開元禮年云至
懸車之請事由恩奪題日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
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親尚似
全人而筋力不相絲攝常須過日束縛方可僊倪解衣一臥
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口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
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移舊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之豈能支久若復不休將貽聖
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

才力所堪。聞思報効。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賜望郊阜。嘗爲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伊吾人之福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戴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蒿之荒蕪。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伊皇祖之北辰。逢時艱之孔棘。訪安土而遷移。掩閑庭以晏息。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穴隆。緣四代於茲日。蓋百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實擇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復東。迹平生

史

卷之十百十九

宋

之耿介。實有心於徇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舉而長想。應屢狀於牽綬。遂進憲於世網。事酒惜而未合。志情惜其無爽。值銜圖之盛世。還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先佐於此時。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就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放傳嗣於墳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緇霜凌。祥寒享。構樓噪之攸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夾滄海之汀漠。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織宿楚以成門。藉修竹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傍觀。羅窓歟

廟接箭承閣。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翻泊頤頤。遊音下上。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以來往。大鴻小雁。修鵲短鳬。曳參差之弱藻。戲瀉濤之輕軀。碧鱗朱尾。修頤偃額。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曰。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踟躕。幸取給於庭廡。繹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安事千斯之積。不美汶陽之墟。回余眸於良域。隄高館乎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舉。匪夷言以自誇。異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

史

卷之十百十九

宋

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疎枝拂日。墜石堆星。岑峯崢嶸。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豎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踣郊垠。素烟晚帶。白露晨榮。近循一巖。異色遠望百嶺。俱青欲息。心以遺累。必違人而後歸。或結橡於巖根。或開檻於木末。室閭蘿葛。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無希曠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棠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傷余情之類暮。懼憂患其相溢。悲興軫而同歸。惟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遂寧。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

為清論所
舉也

魏代不由
已其地為
州亦云不
可小事何
不盡善約
與焉

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
長太息其何言。老愧心之非一。約左目重瞳子。聰明過人。好
墳籍。聚書至二萬卷。少時孤貧。巧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為宗
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
宮人。帝問識座中客否。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
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取則當世。謝
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
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
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華十餘
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高祖有憾於張稷。稷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史

卒與約言之。約曰。稷獲罪。聖明故以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
史。且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約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
此。是忠臣耶。起歸內殿。約懼。不覺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忽
空頃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覡之巫言如
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己。高祖遣醫徐英
視約疾。還具以狀。聞約嘗侍宴。值豫州。燉栗徑寸半。帝奇之。
問曰。果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謾
前不讓。當羞死。帝以其不遜。欲抵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亦
章。事大怒。數使中使。誡貴約。僅送卒年七十三。有司謚曰文
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改謚為隱。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史

年二十。便有換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典宗。為啓明
帝有勅。許焉。逾二十年。為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
摭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齊建元四年。勅撰國史。永明
二年。勅撰起居注。五年。又勅撰宋書。六年。舉功表上之。曰。臣
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載功。樂商典。伏惟皇基。積峻。
帝烈弘。波樹德。往朝立助。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虞。帝
之美。自非撰亂。秦條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聲言。未記愛助。
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
揚盛旨。是用夕惕。戰懷。忘其寢食者也。竊惟宋氏。南面承歷。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近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
牘。事類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君暴主。前世罕
二。國毀家禍。曠古殘書。又宜式規。舊業。作鑒於後。宋著作郎
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其志唯天文律歷。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等。值病。仍使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
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
於大明之末。其載寶生與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自永光
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缺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集。傳
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

宋史

四庫全書

本朝以取信臣議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歷代興廢
昇明三年桓玄燕縱廢循之徒身為晉賊非開後代典
此紀傳義止前朝不宜濫及宋典劉毅何無忌並列
長民志在典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
近謝遜因以問閣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
躬賜賸暇汗八腊本紀列傳合七十卷籍寫已畢今謹奏呈
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其所撰齊紀二十卷梁高祖紀十四卷
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窮
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川約論詩有平頭上尾

宋史卷之十百十九

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世呼為
永明體其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
王斌者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初為道人
嘗散衣於瓦棺寺聽法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雅僧正慧
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禪哉
似降父府突人斌笑曰既有敘助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撫
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
名之

江淹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為奉朝請宋南兖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奸士淹客焉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其受金淹被繫
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見戮是以義士烈
女伏死而不顧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虛語乃
今知之伏願大王豐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
民布衣寒素愚昧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洗術
之餘讓擊瑟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所以顏色實佩荆卿

宋史卷之十百十九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因陋坐貽謗缺迹墮昭隱身
限幽囹圄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大之是
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道加以涉旬月迨季秋天光沈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掩心泣盡而
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卿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
則隱於廉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大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
雲臺之上大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登丹冊並同青
史寧當爭分寸之示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眾毀銷金積
饒廉骨陳平取疑於盜嫂伯魚被名於不義二子之才猶或

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終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哉夫以尊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對杜門於西秦良知之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賞當鉗口吞舌伏劍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主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泊臨流牧道北車飛狐陽原莫不沒仁沐義照景依醉而下官抱痛圖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陽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印日出之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端據上疏咸勸因此舉

史書

卷之十百十九

聖

事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公抵局衛怨七國於焉傳驚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復見廢處遊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為典令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參軍事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君爾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哀眾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誅紹踞四州終為奔北之虜在德不在暴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命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厭微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千里以抗王師五敗也雖

此亦武前

史書

卷之十百十九

聖

紆狠十萬終為我擒耳帝悅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徵未就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進酒數升鵝炙垂盡文詔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表章皆淹製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掌其任拜中書侍郎少帝初為御史中丞彈劾權貴內外肅然遷秘書監侍中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母自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獨不往加衛尉卿固辭不許淹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天時人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陳事應之何憂之有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授冠軍將軍封醴陵侯淹謂子弟曰吾本寒賤不求富貴今忝竊遂至於此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及卒高祖素服舉哀淹曰遷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為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足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接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那得割截都盡見丘運在側曰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淹自爾文章墳矣宿於治亭又夢一大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今年可見還淹懷中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所著前後集並齊史十志行於世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爲衛將軍王儉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瑯琊王融有僞才，見昉文，常悅然自失。性至孝，遭母憂，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步兵校尉，齊明帝旣廢鬱林王爲驛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淺同氣。先帝大漸，實奉詔言，不忍固辭於纓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專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署

昌邑爭臣之議，四游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調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闕，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尚書端揆，臣知不慙，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戒身累，增一職已騷朝，經便當自同體，固不爲飾讓。至於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頌越爲期，不敢聞命。願曲留降鑒，垂恩聽許，帝惡其指斥甚愠，之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自結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蟲兒，那忽謝我？昉慚而退。高祖薨，府建以昉爲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

陵王西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曰：我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及卽位，遷吏部郎中，出爲義興太守。時產子多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妻子食麥而已。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營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曳杖巡行，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石，浣衣爲飲。百姓立祠堂，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嘗謂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署

卽日舉哀，贈太常，諡曰敬。昉好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坐上賓客恒滿，時人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時，百姓年八十者，遣戶曹掾訪其安否，殷賑與到。澆書曰：哲人云：人儀表長謝元龜，何奇指南誰託其爲人所推？如此時云：任筆沈詩，昉其病之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約用事。過客屬辭，不得流便，都下慕之。轉爲穿鑿，子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街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劉孝標，法然吟之，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笑此者，愚哉！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網羅

互感。嚶鳴相召。是以王陽登則賁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道叶膠漆。志婉婉於瑱。若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
陶陶於永夕。絡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而朱益州。汨奔叙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嬾人倫於豺虎。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觀鴈雁高飛。夫至人龍驤。獲屈從道。汗隆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公叔慨德怨之相掩。觀終始
而為言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驅其倫樂。值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魚貫。鳬鴈羽集。鱗萃分。雁勢之稻梁。沽杯竿之餘。漚街恩。超
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斯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美
其登仙。加以欵願。登額涕唾。流沫。聘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
雄辨。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由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
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駉驥之髦。端軼歸鴻。
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惟合憂離。
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淵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而恐懼。寘懷昭谷風之雅咏。斯則斷金由於秋
陰。劍頭起於徒隸。是以伍員濯冠於宰。莊王燕翼於陳。相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機
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魯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鶴
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若衡重錙。錙。動影。微雖其工之鬼。思。雖。光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仰。句。委。蛇。吮。齧。祇。時。金。音。翠。羽。將。其
意。斯。草。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
實。行。張。雀。之。家。謀。而。後。動。以。毫。寡。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買。鬻。故。桓。譚。譽。之。於。閭。閻。林。回。喻。之。於。井。里。夫

寒暑通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萃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以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迭彼波瀾物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篋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變收德珍義禽獸相若一變也難固易換仇訟所聚二變也名陷譽替貞介所羞三變也古人知三變之為梗難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叔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近世有樂安任助海內是條早縮銀黃以招祥與道文脫派方駕曹王英特偶遇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抵掌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揚斜雄黃出其辱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奏未嘗雲合輻輳擊轡賓朋滿坐踏其闕閤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雘者叠迹莫不締恩仰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越歸體雅浦帳猶懸總門竿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親兩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群嗷嗷然絕其零渴誠心

之也誠畏之也到既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効于東里官尚書外兵部

謝朓

謝朓字敬中莊之子也宋明帝嘗勸朓與謝超宗從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不入時人兩稱之拜侍中齊高帝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長史嘗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晉革命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如天命有歸吾其為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稱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長史朓仍為侍中及齊受禪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解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遺出東掖門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世祖請誅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屢中書令復為義興太守入覲明帝謀嗣位舊臣皆勸義興謝朓問避事請還郡弟綸為吏部尚書謝朓送酒曰可休此勿豫人事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勸與母弟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床帳褥席給以卿祿武帝即位徵朓

謝賜初之
不起終乃
孝美可觀

為侍中光祿大夫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厚肅肅開
自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肅肅肅肅不堪拜謁角巾肩
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乘輿幸肅宅宴
語盡歡肅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與駕復
臨幸賦詩饯別王人迎送相望於道到都救材官起府於舊
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天
監三年元會詔肅乘小輿上殿其年遭母憂詔攝職如故後
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是冬卒年六十六車駕臨哭
益日增孝肅為吳興好聚飲以難卯賦人收難數千通節不
全清議部之子諱不妄交接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惟有清

史
卷之七十九

辛

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位右光祿大夫覽字景濂肅弟淪之
子也尚齊錢唐公主武帝平建業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皆
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剛
雅驕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
謝莊政當如此拜更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為真
道患覽下車肅然卒官贈中書令弟舉字言揚與兄覽預亮
會江淹見之曰所謂取二龍於長途者也為新安太守武帝
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遇臣遠甚唯飲酒不及臣帝悅遷更
部尚書莊論覽並為此職舉長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沙
門講經論微士何豚自虎丘山赴之還尚書右僕射保身固

詔不能有所發明還尚書令卒上曰舉人倫儀表久著公望
恨未授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齊泉石之美殆若自
然捨以為寺邵陵王綸嘗於婁湖園廣宴酒後裂眾寶冠投
之唾壺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
而退

張櫻

張櫻吳郡人幼而性孝母劉氏遭疾櫻年十一侍養衣不解
帶居喪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嗔咽涕淚兄璋善彈
琴櫻母亦能此聞璋為清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承元末
為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

史
卷之七十九

壬

器虐人心思亂北徐州刺史王珍國與櫻謀獻誠於高祖珍
國遂與直問張齊勅兵入自雲龍門害東昏於含德殿櫻召
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櫻曰昔榮有侍德集
還於殿尚封暴虐暴還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四海已歸聖
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乃列名還國子歸士
范雲詣高祖高祖受禪授領軍將軍封江安侯帝宴羣臣櫻
醉後怨恨形於辭色帝時亦醉曰卿兄殺郡守弟殺人君袖
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櫻曰臣實無名稱至
於陛下不得言無功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
其驥曰張公可畏人還尚書左僕射與駕將如櫻宅以盛其

史不言惡
德之故飲
德之人以
能服其飲
宜往

志年一
東作之元
櫻為吳興
何也

狀若之報
幸勿之報

珍國對侯
與之同
狀若之報
幸勿之報

也

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俱具皆酬太官候直帝以稷清貧手詔
不受出為青冀二州刺史會胸山降魏鬱州接邊陸多與魏
人交市胸山叛州人既不自安稷僚吏復侵漁之州人徐道
角等夜襲殺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稷遇殺女
以身蔽刃死珍國廣之子也齊末為輔國將軍武帝兵至
珍國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密遣都督奉明鏡於武帝帝斷
金以報之珍國既與張稷齊殺東昏意望台鼎武帝以為
梁泰二州刺史心常鬱快被徵入都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
梁山便哭帝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尚未死珍
國起拜謝不能答久之遷都官尚書丹陽尹卒諡曰忠貞之
也

馬仙琕

馬仙琕鄒人也齊末為豫州刺史義師起高祖使其故人姚
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仲賓以殉帝又遣其族叔懷
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軍中泣請乃免義師至新
林仙琕於江西口鈔運漕建康城后仙琕舉哀謂其眾曰我
受任寄義不容降今眾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
如父母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可也於是悉遣城
內兵出與壯士數十閉門守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
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公等可見殺我義不降禮送

高祖不能
得人心

好

建康至石頭帝命脫其囚與袁昂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
及至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不忘卿勿以義使斷運為
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悅仙
琕母死高祖知其貧賤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象大
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陶竭力自効耳王師北
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口不言功人問
其故仙琕曰丈夫為人主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何功
可論胸山民殺耶耶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仙琕討之魏徐
州刺史盧和以眾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遷豫州刺
史封舍涯侯仙琕為將善撫士卒行軍飲食與屬養最下者
同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險要處所故戰多克
捷卒諡曰剛

馮道根

馮道根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郡
齊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眾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與鄉里
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
守險則首尾俱急不如置船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
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聽果敗高祖起義師時道根居
母喪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
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攻鄧城克

失色折笑
人者也

加湖道根常為前鋒，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天監二年為南
梁太守，領阜陵戍。道根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後未畢，魏將黨法宗率眾
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開門，披服登城，選精銳二
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分兵於大小岨，連城相持。魏將高
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魏
軍乃退。六年，魏攻鍾離，高祖詔韋叡救之。道根率眾三千為
前驅，至徐州，道根勸叡進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
根能步馬步地，計足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
攻斷魏連橋，魏軍破還豫州。刺史入為右衛將軍。道根每征

史
紀
卷一百一十九

書

王
王父

臣有勲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贈左
衛將軍，諡曰威。

王瑩

王瑩，偃之孫也。仕齊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與瑩交惡，
及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用一吏曰得丈人教，如湯洗雪
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
洗雪懋甚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鮮臠肥。懋問那得
佳味，超宗陽驚曰：「義興始見餽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念言
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廢素久之。永平初，為太子詹事，中
領軍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繇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

史
紀
卷一百一十九

書

孝嗣枝江縣，以為已封從弟亮口，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
為吳興，東身登岸，孝嗣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
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慚。」還尚書左僕射，崔惠景自京口奉江
夏王內向瑩，拒之於湖頭。眾敗，還臺城。武帝踐祚，遷尚書
令，封建城公，進左光祿大夫，丹陽尹，瑩將拜印，工鑄印六錢
而龜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月，暴疾卒。子實為新
安太守，從兄來都求告，實與錢五十萬，不聽於都。散用兄密
於都市貨還都，去都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兄上岸盤頭
令卒與杖，傳頰乞原，乃免。除南康嗣王長史，三日出襖衣衣
冠，傾崎。王惡之，實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振而起。

因啓之實遂廢銅

康絢

康絢其先出自康居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不去後遂以康爲氏祖穆姚萇河南尹朱永初中舉鄉族三千餘家入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父元撫及絢相繼爲華山太守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天監元年除竟陵太守加左驍騎將軍上使諸工圖其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人不其見親如此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淮沱爲激溝

史緯 卷一百一十九

渠

蘇淮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暕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高帝弗納發徐揚人率四戶取一丁以築之以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二十餘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礪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潰崖岸其性惡鐵因裏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沈於堰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巨細畢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蛇蚊晝夜聲相合高祖慰役人淹久還尚書右僕射袁昂慰勞調復是冬寒甚淮涸盡凍土

樂武之界
大矣

史緯 卷一百一十九

老

卒死者十七八高祖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法夾擊絢命諸軍陣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司馬徐方時軍小却復遣尙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攻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距戰高祖遣右衛將軍昌義之赴之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濶四十五丈高二丈濶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常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潰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壅決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決東注縱反問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決不畏野戰魏人信之壅山濬五丈開決北注水雖分流決猶不減害之所及方數百里魏軍竟潰而歸壽陽城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已必戶其事及絢來監作教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稱謂絢與魏交通高祖復遣豹子不復修治至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暕生下獄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夾普通元年卒

自十三年築堰至十一年四月方成兵役二十餘萬死者十之七八至八月始成堰四月方成兵役二十餘萬死者十之七八不遇一枯皆非
問魚龍決乎

昌義之

昌義之烏江人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督衆軍軍於洛口義之以州兵爲前軍攻魏梁城克之五年臨川王敗還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運城內糧儲歸北議者以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高祖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遣修鍾離城救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隨方抗禦魏軍以車載土填壘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營焉有還回者輒以土進之俄而壘滿英與大眼皆戰晝夜苦攻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城上頽落之處

史

卷一百十九

美

義之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每被攻危衆輒馳往救之弩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章兼帥衆二十萬救之魏軍大敗英大軍脫身奔走義之追至洛口斬首俘生不可勝計遷義軍將軍卒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

梁書三

列傳

劉坦

劉坦安衆人義師起爲諮議參軍湘州刺史楊公則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曰湘州人情易擾難信若用武士則民倚不附若遣文人則威界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足兵足食無喻老臣敢效充國竊以自許乃行湘州事坦選能吏分詣十郡發人丁運租米三十萬斛致之義師時東昏遣劉希祖破范僧簡於平郡王僧粲應之自號湘州刺史師於建寧

史

卷一百二十

一

邵陵人遷其內史褚游桂人邵隆弄報復私讐並應僧榮湘都郡縣皆蜂起惟廣湘湘陰劉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聚船焚之遣其家尹法畧距僧榮前鎮軍鍾玄紹要結士庶數百人謀應僧榮坦聞其謀爲爲不知因理訟至夜不閉城門以疑之詰旦玄紹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玄紹首伏即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畧與僧榮相持累月建康平公則還州尋賊始散遷西中郎將軍卒

樂

樂簡清陽人齊豫章王疑爲荆州刺史以爲主簿或謂蔣胥

謝者以是

謝者以是

門如市，疑造規之方，見為閉閣讀書，和帝時為左丞，諫奏曰：勅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於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八座丞郎，宜五日一朝有事，卽坐待下鼓無事，許還外，奏可。天監初，拜御史中丞，長沙王將墜車，府庫忽失，油絡欲推主者，為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所致，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一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進征虜將軍卒，孫子雲，元帝時為光祿卿，魏虬江陵聚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死，遂卒於亂兵之下。

劉季連

劉季連，宋武帝族子也，齊建武中，為蕭遙欣長史，遙欣廣招

史籍 卷一百一十

季連為劉
帝不知兵
甲之數乃
世其取則
宜

賓客，明帝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述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武帝平建業，遣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凌，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郡時，待之甚薄，元起與鼓朱道琰，嘗為季連都錄，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檢校梓潼奉迎，及至，言語不恭，見人士器物輒奪之，曰：舍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季連憤懣，召兵募之，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精強之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願欲委之而去，受制於人乎？遂反，收朱道琰殺之，天監元年，元起至巴西，季連戰敗，元

起聞之，城中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遣季連於外，親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送季連還都，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曰：卿欲慕劉備而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赦為庶人，蜀人聞道恭，其父為季連所殺，道恭殺季連而縛歸，帝壯而赦之。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義師起，東昏以伯之為豫州刺史，屯尋陽，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伯之受命，猶懷兩端，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及其猶，豫進逼之，軍次尋陽，伯

史籍 卷一百一十

之來降，與眾俱下，建康未平，奪降人山伯之輒與耳語，高祖悉其細，覆詰之，曰：聞城中甚念卿，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曰：城中甚念卿，欲誘卿以封賞，須卿降，當生剖卿，若不然，欲遣刺客殺卿，宜速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賊平封豐城公，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與奪夾於主者，以漢書部籍為別，為永興，戴永忠為奉軍，河南人褚紹輕薄無行，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高祖卽位，紹造尚書范雲求進，雲拒之，紹怒，語所知曰：建武以來，草澤庶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餓殍不已，事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甚

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事若無成人
魏何遠臧作河南郡遂投伯之大見親仰高祖微別駕鄧綬
緒說伯之曰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兵仗三倉無米東境亂流
機不可失綬承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以豫章太守鄭伯倫
不能下高祖遣王茂討之伯之表裏受敵大敗亡命出江北
與子虎牙及褚綬入魏魏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曲江
侯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率軍北伐宏命記室丘遲與伯之
書曰竊軍遭逢明主開國承家擁旌萬里何其壯也一旦為
奔亡之虜又何劣耶尋君去魏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
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致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

史錄 卷一百一十

蘇用布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也主上屈
法中恩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受委尚在今功
臣名將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聖朝異域
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而縛西都
故知華夏都邑不有異類難懷舊邦無取難獲北虜昏亂自
相夷戮部落離離會豪橫旋方當繫頸繫郎懸首雲街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棲於焚巢之內不亦惑乎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鸚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崎
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願將軍早慮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
於壽陽擁眾八千歸虎牙為蜀人所殺伯之既死以為西豫

州刺史永新侯卒綬在魏為始平太守行獵墮馬死天道

王志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也宋時為宣城內史郡民張倪與慶
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所至有德政吾
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相攜詣罪所訟地遂為兩田遷東陽
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遵節皆還惟一
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名愛明旦果自
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齊永明中轉吏部尚書義師至
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歎曰冠雖敝可加足乎取
庭中樹葉服之四臥不署高祖覽服無志名心嘉之遷中書

史錄 卷一百一十

五

令丹陽尹志懷止足嘗謂子侄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
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謝病不通賓客遷金紫光祿大
夫卒志著草萊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
書嘗謂志為書聖志世居建康馬糞巷僧虔以東門風寬恕
志尤醇厚兄弟子侄為賓客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

王泰

王泰慈之子也數歲時祖母集諸孫散菓聚於牀羣兒爭取
之泰獨否或問其故答曰不取自當得賜少好學手所抄書
二千許卷天監元年為秘書丞齊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
散亂殆盡泰請校定繕寫武帝從之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

刻得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即泰炬鈞也遷吏部尚書衣冠屬望卒諡曰夷

王峻

王峻字茂遠爲中書侍郎與謝覽同見賞於武帝遷侍中吏部尚書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處物不畏強禦亦由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後身雖不退亦淡然無營遷金紫光祿大夫卒子琮尚始興王女榮昌主不慧爲學生所嘔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本

王份

王份字季文吳之弟也爲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哭之遷大司農吳子蕭奔襲份自拘請罪齊武帝有之蕭屢引吳人至遷份嘗侍坐武帝曰比有北信不份對曰蕭既近忌墳相寧遠愷有臣仕樂爲起部尚書武帝宴問華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遷尚書左僕射平孫餘錫俱有文行時人以爲玉昆金友錫字公叔普通初魏使到善明來聘勅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異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異曰異接賓客乃官職是司二國通和以教親好非以才辨相

尚也善明日王錫張續北問所聞云何不見異具啓聞敕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續朱異善明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偏論經史兼明諸錫續隨方酬對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推挹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賓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知遇高官厚祿本非吾志兼比羸病庶務叢推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乎乃稱疾不拜卒年二十六

張充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也少好馳遊緒嘗告歸至吳達充出轡左臂鷹右牽狗遇緒船至放縱脫繮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三十九矣請至來歲當教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踐行學問該博武帝兵至建鄴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多逃匿充時爲侍中獨居內省城中既害東昏百官集西園下召充不至天監初拜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王侯執經以拜充朝服立受轉尚書僕射卒

蔡搏

蔡搏字景節與宗子也爲吳興太守齊前自體裁以爲常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廢惟有蔡搏乃遷吏部尚書徐勉聘焉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義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七

此處應行
天說近之

聚眾攻城殺太守朱僧勇所過殘破有眾二萬奄襲吳興吏人請避之搏不動率眾出戰即時破斬承伯餘黨悉平遷吏部尚書侍中帝嘗問曰卿門舊有誰堪事者搏曰臣門客約范岫已被升擢此外無人搏奏用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其不取參掌通署推牒於地曰卿殊不了事搏拾牒起曰臣請舉爾所知已蒙陛下許允既知而用之無煩恭軍署各因捧牒直出帝悔之取事為遣帝嘗設大臣辨頻呼搏姓名搏不答食餅如故帝知其負氣乃改喚奏尚書搏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等今何聽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遷中書令卒

史集

卷一百二十

人

宗室

長沙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齊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魏軍入漢中懿拒擊破之遣氏帥楊元秀攻取歷城等六城永明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與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懿不答崔慧景叛奉江夏王寶玄圖害懿詔徵懿懿方食投箸而起率三千人入援慧景遣其子覺來戰懿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眾潰追斬之懿之入援武帝雖遭虞安禍說懿曰平賊之後有不賞之功明君賢主尚或疑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勅兵入宮行伊霍故事

又一條

此萬世一時若其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拒魏一朝放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勸之懿不從授中書令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等持權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助高重任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陰昌故事東昏欲害懿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豈有叛走中書令耶與弟融俱賜死懿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漢為朝廷憂之天監元年封長沙王懿曰宜武懿遇難子業與弟蘇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收嚴秀付獄考掠備至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業嗣封長沙王蘇封西昌侯代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恃功輕蔑蘇怒殺之州人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繁作亂蘇集僚佐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一

九

議討之或陳不可蕩斬之乘平肩輿運行賊壘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遂命除之賊夜遁蘇追擊平之元起在蜀財貨山積金玉為一室名為內城錦綺為一室號曰外府蘇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及還朝輕裝就道還尚書僕射蘇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曰位既尊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重之為南州刺史侯景亂蘇遣世子或率兵入援臺城陷景遣儀同蕭世代之或勸蘇奔江北蘇曰吾國之台銘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致死朝廷安可投異類以保餘生乎因不食而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王神交飲至一斛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所誘必從還

益州刺史江陽人壽荀兒反率衆十萬攻城歃兵糧俱盡乃
通請救俄有數百騎如風而至衆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
救臨汝侯遂大破荀兒廟中侍衛土偶背濕如汗及卒諡曰
靈以與神交也子韶少時成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皆信
所資遇客韶爲信傳酒後爲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
夏韶待之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
信不堪因酒醉徑上韶牀踐蹋者饒重視韶曰卿今日容貌
大遜爾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慚歃弟淵明封貞陽侯爲豫州
刺史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拜
表求行詔以淵明代爲都督趣彭城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十

雪驍恥先率大軍撫定汝等衆軍可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
灌彭城大水一淹孤城自陷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作寒
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
救淵明素無謀畧諸將每語事輒怒曰我自臨機制變勿多
言紹宗至夾堰水淵明遣將救之莫肯出魏兵轉逼人情大
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不對貴孫乃入陳苦
戰伯超擁衆弗救曰與賊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具良馬載
其愛妾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使人召之遂相
與南歸淵明醉不能與軍潰見執北人感其不侵掠謂之義
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淵明送之晉陽渤海王高澄甚禮之謂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佛文常云爲親主并
及先王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應非梁主
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通和好侯及諸
人並即放還使人以淵明書啓武帝武帝乃致書以慰高澄
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舍晝夜西觀平
江陵齊文宣立淵明爲梁主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
明歸令上黨王渙帥衆送之時太尉王僧辨司徒陳霸先左
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梁主水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淵明與
僧辨書求迎渙不從及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辨懼乃啓上
黨王渙求納淵明遣舟艦迎接上黨王渙餽梁朝將士與淵
明刑牲飲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淵明望朱
雀門長慟迄至所止來參問者皆以哭答之及卽位改元天
成大赦境內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辨大司馬建其子章入
齊拜謝齊遇淵明使人供給豐厚一如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裝殺僧辨復奉晉安王是爲敬帝以淵明爲太傅建安王
先報齊云僧辨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
齊遣行臺司馬恭來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先猶
藩將遣使送淵明未行桓彥弼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遣
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自益城濟江卽帝位於郢州年
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諡淵明日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十

所敗入魏齊主齊封為侯許以興復不果齊公莊飲氣而死
承陽王教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
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明帝謂徐孝嗣曰舊聞學士例不解
理官今蕭教惟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
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豈止郡境而已帝稱善早卒追
封承陽王諡曰昭

衡陽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早卒追封諡曰宣子元簡嗣投郢
州刺史卒官及望將發柩有聲眾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
已有前例今開棺無益凶者之生徒增存者之痛遂止
臨川王宏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四年詔宏都督諸軍

史纂 卷一百一十 主

伐魏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也軍
次洛口前軍剋梁城諸將欲乘勝廣入宏畏懦不敢進議旋
師左將軍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議罷僧珍謝諸將
曰王全無經畧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恐大沮喪豈能成功
不如全師而反宏停軍不前魏人遣以巾幘北軍次口不畏
蕭娘與呂姥但提合肥有章虎謂章廠也僧珍欲遣裴遠分
軍取壽陽宏不聽令軍中曰有前行者斬人懷憤怒魏奚康
生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當是懼我王若
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驍韋裴之屬亦是好
將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未可與交鋒張惠紹天下邪號令

嚴明所至獨剋附近多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
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所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
安堵復業降人咸悅九月軍潰其夜暴風雨宏與數騎逃以
諸將求宏不得星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溝水陸捐棄老病強
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欸門求入臨汝侯
登城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恐奸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
開乃親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宏歷還司徒司空揚
州刺史太尉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驛騎航帝心
動乃於朱雀航通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
汝百倍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思

史纂 卷一百一十 主

故宏頓首曰無之於是免官宏縱恣不檢第宅擬帝宮後庭
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侍齊潘妃實歷
直千萬好食鮓魚頭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
盡棄諸道路江氏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兄弟
因權勢橫於都下未幾宏復爲司徒太尉揚州刺史七年薨
自疾至死與駕七出臨視贈大將軍諡曰靖惠宏以介弟之
貴無佗才能恣意聚斂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署甚嚴或
以鐘仗聞帝疑之宏愛無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
與無畏曰當來就懼其惟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仲卿往
與宏及江氏飲半醉謂宏曰我欲履行汝後堂便呼與經往

帝號江氏
世妻帝

年應作十

宏悉上見其賄貨顏色惶懼上謂意是釐仗屋屋檢覓見所積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案紵纈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知非仗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至夜而還情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懸錢立券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奪之失業非一帝乃制懸券不得驟奪豫章王綜以宏貪吝為錢愚論帝知其誠宏勒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復作此令毀之而流布已遠宏疲病之聚飲稍緩宏與帝女承興主通遂謀弑逆許事提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承興使二億衣婦

史

卷一百二十

古

廢喻闕失履官帥疑之以告丁貴嬪貴嬪欲上言懼帝不信乃使官帥圖之帥內與卒八人立於幕下齋散主請問帝辟左右主升階二億趨帝後八人擒之帝驚墜扶起搜篋得刀稱為宏所使帝秘之殺二億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志死帝諸女惟臨安安吉長城三主有文才而安吉最有令稱子正德少而凶惡招鬼亡命破塚屠牛武帝亦嗣未立養以為子及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封西豐侯遷吳郡太守正德心常快快普通三年奔魏稱被廢太子齊蕭寶寅在魏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墓地遂逃歸見

於文德殿武帝泣而諄之復本封正德志不悅公行制按時東府有正德及崇山侯正則潮湧有蓋還南岸有夏侯洪四因為百姓巨蠶聚亡命殺人於道尉趙莫能禦衣服牛馬奢僭相誇號西豐駱馬崇山烏牛童還金帛織成戰襖直七百萬正則徒獵南死洪繫東治死還與承陽王妃王氏亂陳三人既除正德淫虐如故徙臨海郡未至追赦之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异言正德失職特封臨賀郡王南兖州刺史苛刻不堪廣陵沃壤至人相食於是黜廢乃陰養死士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於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僕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侯景反景知正德有奸心其

史

卷一百二十

主

黨徐思玉與正德相知景遣思玉遺正德書曰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義士憤慨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大喜及景至正德潛以勸濟景朝廷不知其謀以正德屯朱雀航景至正德引賊入宜陽門景以正德為天子自為丞相正德以女妻景謂景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不果景降正德為大司馬正德知為所賣懷自悔與都陽王書約攻景賊得書殺之正德妹長樂主通謝朓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帝王劍於手衣以金錦聲云主被燒死呼主為柳夫人生一子黃門郎張準有雄辯正德奪之重雲殿

為爭供王公畢集準於眾中叱罵曰張華雄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問之今武度王解之乃送媒媒還準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聞臨賀郡名皆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安成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衡陽王暢為衛尉東昏日夕逸游眾勸懿廢之懿不聽東昏左右惡懿助高讓之及難作諸弟奔避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王侯自被赴軍天監元年封安成王南徐州刺史京口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來撫慰惠愛大行遷江州刺史將發主者

史

卷一百二十

六

以堅船為濟舫秀曰豈可受財而不愛士命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齊舫遂被至州陶陶潛曾為里司歎曰元亮之德豈可不及後嗣辟為西曹遷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韓慎明庾承先等魏縣人反殺其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蓋荊州求應赴東謂宜待臺報秀曰彼望我為援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遷雍州刺史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哀哭迎送雍州蠻亦祭哭諡曰康秀性仁恕遇愠不形於色左右嘗勸殺所養鶴齊仲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將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登車去竟朝不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飯好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殿帝益賢之遊王門者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碑文欲擇用之上咸稱賞遂四碑並建太子推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大旱人號曰旱母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拒戰頻挫之樓主許儁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南平王偉文帝第八子也初封建安王以病改封性仁惠尤慈窮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相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諡曰元襄子恪嗣為雍州刺史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過一辭數處輪輿方得開轍賓客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並有舊積民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以康陵王代為刺史恪還人見武帝以語之恪大慚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為郢州刺史及亂郡陵王至郢恪郊迎讓位邵陵不受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為尚書令賊平除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舉使歸鎮社稷未至臺薨曰靖節弟恭封衡山侯衡州刺史武會超子侄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圍始興恭獲服而至示以恩信賊伏其勇退三舍以避恭軍吏請追之恭曰賊之起由

可恨

於政苛。今急之則併力。緩之則潰散。明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子子仁斬之。以其賄而虐也。遷湘州刺史。善吏事。所在見稱。而性華侈。廣營第宅。好賓友。醢宴終夕。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厄酒未嘗。安進恭謂王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登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冠。詔恭赴援。除仁威將軍。雍州刺史。太宗與手札曰。彼地士流。旣憐。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貪。憐。追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早白。法律無所施用。願充實。

史籍 卷一百二十 九

邊皮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有聲籍。百姓乞立碑頌德。詔許之。侯景亂。卒於城中。

鄱陽王恢。文帝第十子也。天監元年封。除益州刺史。遷荊州。薨。諡曰忠烈。恢有孝性。鎮蜀時。賈太妃於都不豫。恢一夜。經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信至。太妃已薨。太妃晚年失明。恢獨求醫療。太妃忽見空中有聖僧。遂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在荊州。嘗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家未對。恢曰。漢時王侯。不親民事。中山嗜酒。自可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持節分符。當佐天子。臨民撫事。

王一中

不得同於漢代。坐客咸服。有男女百人封侯者。二十九人。子範嗣。侯景敗於淝陽。退保壽陽。以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景不臣。迹露。範屢言之。朱异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入授。盡城不守。範請兵於魏。遣二子為質。魏人竟不助。範。魏合。肥。範。汴。流。西。上。頓於。挺。陽。帝。陽。王。大。心。要。還。九。江。糧。乏。眾。饑。範。憤。恙。發。背。薨。嗣。據。音。熙。城。中。食。盡。景。遣。任。約。攻。之。嗣。躬。質。甲。冑。出。壘。拒。戰。時。賊。勢。方。盛。或。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死。於。陣。

始興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天監元年封。除荊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屬精為政。廣開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居重任。思開導物情。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之。如。不。用。於。我。何。傷。吾。將。開。懷。延。覽。卿。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君。子。盡。意。有。辭。訟。者。皆。立。於。前。取。決。俄。頃。官。無。留。事。民。無。滯。獄。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帥。將。吏。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避。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以。身。為。百。姓。請。命。俄。而。水。退。鄆。洲。在。南。岸。居民登屋築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之。洲人皆免。分遣從事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業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遷中。

史籍 卷一百二十 九

晉令備性謙厚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拜益州刺史開立學校遣子映受經焉由是人多向方遷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憐聞喪自投於地席蓆哭泣不食數日領財贈送部伍皆取足焉天下稱其節普通三年薨冊曰咨故司徒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稱擇故訓遺兼大鴻臚程璜諡曰忠武子亮嗣亮弟映爲北徐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卒映自徐州入都鍾離人顧恩遠挺又行部伍中映見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矣凡七娶有子十二死公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

史

卷一百二十

辛

貧乏養是以行役朕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令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樓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上梓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湖東王愛重之年九十七時生兒無影將以人人告別履行山林樹木少日而終人以爲如命

吳平侯景高祖叔父崇之子也仕齊爲永寧令政爲諸縣數永嘉太守范述會雅服景時都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承軍令夾高祖踐阼封吳平侯拜雍州刺史魏荊州刺史元嘉

華東寇潯陽驅迫羣蠻羣蠻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衆爲過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可留之以拒魏軍乃開樊城受降命司馬朱思遠擊志於潯陽大破之擒其長史杜璽斬首萬餘級景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屬州內肅清綠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加侍中揚州刺史景越親居揚州涕泣固辭高祖不許轉郢州刺史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親即禁塲成保境不復侵略卒於州諡曰忠弟昱除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高祖以其輕脫不許遷黃門侍郎上表曰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塞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

史

卷一百二十

辛

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聖恩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積黃樞請解今職屏退私門高祖手詔曰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使習吏事不遇章爲平陰令與爲緋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昱之才地豈得比類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更問晉安臨川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每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遷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母兄昱今居藩鎮朕豈厚於昱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論大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謂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於何

成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執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未忍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因此杜門絕朝請普通五年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救追還令受苦陳戒昱既至仰仰盡禮改意蹈道持戒精潔高祖嘉之以爲晉陵太守下車厲名迹除煩苛嚴於奸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治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設祭食於郡庭田舍姬夏氏年百餘歲携曾孫至郡悲泣百姓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前京師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仕齊爲領軍長史卿郡王融一時才僭

史纂卷一百二十

圭

求交於勉勉謂所親曰王元長名高望促難以輕與夫稱使而融及融特人服其機鑒勉與長沙王游高祖廢賞之及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高祖廢作并尚書左丞遷侍中王師北伐軍書填委勉劬勞夙夜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吹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以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與倫有序既開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虞萬求唐事五官勉正色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遷尚書右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違勉上疏曰禮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此文尚有二京遺事

上下始末

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一日闕屋豪家乃或半暑衣衾棺梓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續息灰釘已具忌孤鬼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惜湮沒事實難原親視或與怨讎已多豈若緩其告歛之辰申其與生之望請自今士庶宜依古制三日大歛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除尚書僕射中尉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任盡心奉上知無不爲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下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至

史纂卷一百二十

圭

手有尉遲章尤備因屢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吉禮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兵戎失其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宜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消周室東遷王道衰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雅詩盡廢舊章佚失是以韓宣惠魯知周禮之在叔侯如晉齊卿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舊典日不暇給猶命叔孫作傳竊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紜適有典製武尚武功或尚黃老禮義之言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盛

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蓋帷。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華廙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贗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爲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開茲五館。章榮升以好爵。命彼羣才。搜其泉之汰。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

史書

卷一百一十

禮

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奉議置新。衛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諸京丹陽尹王儉。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儉薨。遺文散逸。後以付國子祭酒何遜。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肅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孝嗣遇禍。又多零落。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國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省置之宜。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肇。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詔云。禮壞樂缺。故國興家。殊宜時修定。以爲永制。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裁。不以稽古。歷年不就。有

名無實。可定其人。便即撰次。尚書僕射沈約等奉議。請五禮名置學士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事以聞。請旨斷決。以舊學士明山賓掌吉禮。中軍參軍嚴植之掌凶禮。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參軍陸澄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瑒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審其事。後以鎮北參軍伏願代之。以五經博士釋昭代嚴植之掌凶禮。復以禮儀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奉別勅。總知其事。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共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

史書

卷一百一十

禮

異條。庶啓踴決之制。有疑事。既多歲時。又稍制有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其載篇首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宜之能擬。豈章帝之足云。事有繁簡。嘉禮儀注。合一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合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合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合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合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籍。各一通。并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禮儀。歷代罕就。皇

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益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
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交因而重之成六十四
也昔文武二王綱紀周室公旦修之以致太平自斯厥後甫
備茲日孔子曰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斯所謂齊功比美者
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
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今春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
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顯
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忝竊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
時皆近臣雖幸存毫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
情輒具載偶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

史錄

卷一百一十

表

以聞詔曰則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
彼八表施諸百代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加中書令勉以疾
求解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夾脚奏轉
劇久關朝覲周陳求解詔許賜假須疾差還省勉既以疾假
還宅前武康令伏挺致書於勉以觀其意勉報之曰伏覽來
書累牘兼翰事苞山虛言兼語熱意致深遠倍增愷歎卿雄
州擢秀弱冠升朝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
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分符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絃歌
桐鄉謠咏堂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耶方當見實良能有加
寵授備茲簪帶真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

之爲累爰悟蒲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飾
素秋御序林野蕭條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
忘寵辱誰帶誠乃歡美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
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
鴻鸞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漸濟世察承朝則
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疾
病急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
然後乃還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歎遠茲虛眩瘠類止
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不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培恭所職擬非倫

史錄

卷一百一十

表

臣良覺辭賞覽復循環其焉如失復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
成誦流連緝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顯北
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
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
懸榻輕若魚網別當以薦城關之歎曷日無懷所遲查蘇書
不盡意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俸祿分贍親族家無蓄積門
人故舊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
才也自致尊顯如其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誠其于嶽曰吾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
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竊

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與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等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於東田間營小園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所爲培

史籍

卷一百二十

天

樓之山聚石移果雜樹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率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章請乃獲百金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高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實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公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

養成宅猶餘其半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生理所須釋氏之教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日財汝曹常前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易鹵然亦可喜以非物競也雖事異震丘聊可髮髯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便更貽嗤笑若有所收穫可分贖內外大小令各得所復應沾之諸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已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勉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人生大事可不慎歟今之所勸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

史籍

卷一百二十

天

立聖舍復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率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亭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言及田事汝亦勿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其若之何若滿庾盈箱汝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僕率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武帝自選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養之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

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渡無與爲匹中大通三年勉疾授特進
右光祿大夫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上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因辭卒年七十即日車駕臨殯贈開
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諡曰簡肅

傳昭

傳昭字茂遠靈州人太原王廷秀每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
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齊明帝以爲中書舍人通事貴
近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常掉扇於板牀明帝聞之
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天監中
爲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有薦魚者昭既不食又不欲拒之乃

史籍

卷一百二十

辛

懸於門側縣令常備采實捐於薄下昭笑而還之入爲散騎
常侍昭爲官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在朝無所請謁不詣門
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博學古今尤善人物子
婦家餽牛肉昭命取而埋之居身行已不茹脂室後進宗其
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也卒諡曰貞

蕭瑒

蕭瑒字彥瑜思開從子也爲齊太學博士王儉爲齊國公瑒
年少未爲儉所識儉宴於樂遊苑瑒若虎皮靴策蹻履杖直
造儉坐儉與語大悅辟爲主簿遷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
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瑒啓曰卽有杖起自後漢爾時

卽官位卑故卽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親主文案與令史不
異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卽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史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問選曩科所以從來彈
舉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
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職事經久
廢自奉敕行余部卽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慚懼兼有
老成凋弊視聽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
優緩之澤帝納之武帝與瑒有舊梁臺建拜御史中丞出爲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贊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
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祇墨亦古

史籍

卷一百二十

辛

武帝父名
題之不可
不諱期不
可諱諱
古非是

文字非諱非家或得之以餉郡陽王範範隸於東宮轉爲吳
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聽事爲
神坐前後二千石皆避居他室以視下牛充祭瑒至登聽事
聞有叱聲瑒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
也因遷之於廟以哺代牛瑒頗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
不以爲嫌遷侍中帝每朝宴接以舊恩帝犯文帝偏辟帝飲
容瑒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如家風何瑒曰其如
禮何帝醉伏於御筵上以策投之瑒取果擲上正中面御史
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又曰豈有說耶瑒
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義栗上悅上每呼瑒爲宗

老瑛常言少壯時有三好青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好書不衰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陸杲

陸杲吳郡人天監中爲御史中丞性婞且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行賕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託杲杲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側上指示杲曰此人足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陸倕

陸倕字佐公慧曉子也少勤學於宅內起茅屋杜絕往來晝

夜讀書如此數歲每讀一編輒成誦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因卷乃賸寫還之畧無遺脫與任昉友善爲咸知已賦以贈助昉因其名以報之有曰吾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曉祖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閣求千里懸得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中飯相顧慨然動色那堪既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應投漆中離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爲太常卿卒

陸襄

陸襄字師卿開之子也痛父兄之酷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

樂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栗漿時當歲除求索無所忽有老

人詣門貨漿欲酬直忽失所在爲郡陽內史郡人鮮于琮服食修煉聚徒殺廣香令王筠署置官屬轉相誑惑有衆萬餘

人將攻郡襄率人吏破之生獲琮郡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

告言襄引入內室解喻之二人從自悔咎爲設酒食同載而

還百姓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閭閻罷仇共車郡中大治遷度

支尚書侯景陷臺城襄逃還海鹽人陸黠舉義襲殺僞錢唐

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迎爲盟

主遣黠及兒子映公帥衆與賊將宋子仙戰於松江黠敗軍

潰寶愛憤卒元帝贈侍中封餘干侯

殷鈞

殷鈞字季和仲堪五世孫也父叔有口辨司徒褚淵甚重之

謂曰諸族自荆州以來無出卿者叔歛容答曰家族衰悴誠

不如昔若此言爲虛故不足論此言爲實彌不堪聞鈞尚承

興公主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加以陰虐鈞形

貌短少爲主所憎每被召入滿懷爲股肱字鈞輒露體以出

主命婢來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武帝帝以厚如蓮華主碎

之主恨鈞益甚爲臨川內史體羸多疾聞鈞臥治百姓化其

德盜皆出境嘗擒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責讓却時稱頌乞

改過鈞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多山獫更暑必動自鈞在任

史籍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奇郡境無復有瘡運國子祭酒卒

裴遠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裴北徙魏主以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參軍遠求還竟自効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過橋每戰輒克密作沒突艦會其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斷進擊大破之克羊石破霍丘平小岷攻合肥遷廣陵太守遠與郡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裴甥王策之降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遠欲立功邊陲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不願開遠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顛延之有二姑之歎吾今為三姑非素願也會魏攻宿預遠拒之魏眾還遷竟陵太守開創屯田公私便之遷北梁秦二州刺史置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遠民吏悅安相率餉絹千餘疋遠曰汝等不應爾吾不忍逆納其絹二疋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人來援命遠督軍討之遠渡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岷遠擊破之進圍其城壽降義州平遷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伐遠以前鋒襲壽陽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以援絕援還遠復整兵令諸將以服色相別遠自為黃袍騎攻壽陽

裴叔業之
子北人曰
裴遠人曰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裴北徙魏主以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參軍遠求還竟自効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過橋每戰輒克密作沒突艦會其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斷進擊大破之克羊石破霍丘平小岷攻合肥遷廣陵太守遠與郡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裴甥王策之降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遠欲立功邊陲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裴北徙魏主以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參軍遠求還竟自効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過橋每戰輒克密作沒突艦會其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斷進擊大破之克羊石破霍丘平小岷攻合肥遷廣陵太守遠與郡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裴甥王策之降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遠欲立功邊陲

史緯卷一百二十終

梁書四

列傳

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聞喜人。為江夏王參軍，父癡疾，年子野涕泣拜時，父於夢中了然見之，醒以告子野，俄而疾瘳，以為至孝所感。及居喪，慕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為兼廷尉正，嘗不在，同僚署其名，從生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直道豈因訟以受服中書光祿，善其行業，會遷國子博士，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沈約撰宋書，既行，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入貢，二國歷代不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額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勅子野為檄，喻魏受詔立成，高祖以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集書光殿觀之，並歎服焉。高祖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又勅為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以日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奏，高祖深嘉之。子野為文，不尚麗靡。」



史籍

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譏評，後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之速。子野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轉鴻臚卿，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其年果卒。武帝為之流涕，時侍中以上乃有謚，特賜謚曰貞。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人。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卿，恐顧卿難衣食，若竟不敢遺之，轉湘東王參軍，會有詔舉士，王表薦協曰：『臣聞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臣府參軍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遠達，傍聞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申其屈滯，協苦執貞，退立志難奪，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若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雖無知人之鑒，懼貽蔽賢之咎，昔孔倫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召拜散騎常侍，還鴻臚卿，及卒，無食以飲，時嗟歎之。協少時將娶，身女未成婚，而協母公免喪後，不復娶至八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無嗣。

徐摘

徐摘字士秀，東海人。為皇太子家令，摘文範，春坊畫學之官，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問之，怒，召摘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悅，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及歷代子史，末論釋。

教摘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嘆異之寵遇日隆領軍朱异謂所親曰徐摛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愛泉石又年老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遂出為新安太守摛為治清靜勸課農桑教民禮義風俗一變還為中庶子侯景陷臺城時太宗居承福省賊兵上殿侍衛弁散摛凝然佇立不動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宗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疾而卒

袁昂

袁昂字千里頤之子也為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三

浪暴起昂轉衣著慙誓同沈溺餘船皆沒惟昂船獨全咸謂精誠所致為吳興太守高祖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發兵拒守訪於武康令傅映曰卿謂時事若何映曰嗣主昏虐御近羣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懷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百姓思治勢無不濟天人之意可知進退之宜無爽願明府更詳慮之無祇悔也昂不從高祖以手書喻之昂亦不答建康平昂舉哀慟哭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撫巡東土勅之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臨以兵威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微備而已及至帝不同也天監二年為吏部尚書帝曰齊明帝用卿為

四十以前
袁昂表之

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為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悅拜左僕射遷尚書令僕射徐勉遇昂宴飲甚歡勉請出內人傳孟昂有難色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數人至齋閣謂勉曰我無少妾此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王大家今令問訊卿勉大驚求止昂在朝嘗譔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言宜立昭明長子為皇太子不聽因告老進司空卒年八十臨終命諸子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衣食粗足以此閑棺無慚卿里行恭吳興屬在昏明之際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四

恩得全門戶急罪私門階榮望絕不謂勿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辭報申吾夙心所以朝廷每與師北伐吾輒啓求行既庸懦無施不蒙聽許今日曠日畢恨泉壤不得上行狀及立銘誌遺疏辭贈謚不許謚曰穆正

陳慶之

陳慶之義興人幼從高祖高祖好棋每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從寐惟慶之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大通元年隸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馳澗相去四十里慶之欲逆戰帝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當以逸待勞慶之曰魏人遠來疲

僖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敗之必矣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與魏人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魏兵欲築壘於軍後付宗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杜飾軍門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豈可無功而返吾聞置其死地乃可求生審欲班師慶之奉密勅有犯者斬仲宗壯而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奔潰降男女三萬餘口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來降高祖立為魏王以慶之為驍勇將軍送元顥還北壘於淇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慶之自鉅縣進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下降魏濟陰王元徽棄率羽林二萬人屯考城四面築水守備嚴固慶之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棄獲租車七千八百兩遂進大梁望旗歸款魏左僕射楊昱率御仗羽林七萬據梁陽拒顥魏將元天穆大軍繼至遣將軍余朱兆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步騎九千援楊昱右僕射余朱世隆騎一萬據武牢時榮陽木拔士眾皆恐慶之喻之曰吾至此以來城郭地實為不少若等殺人父兄畀人子女又復無算我軍纔有七千崩眾三十餘萬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須破其城今日之事義不圖存不可狐疑自貽屠戮鼓眾使登城壯士宋景休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軍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降元天穆余朱兆逃免收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軍虎牢余朱世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奔并州其臨淮王元或安豐王元延明率百餘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元天穆復率眾四萬攻陷大梁分遣王老生據虎牢刁宜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天穆敗走餘皆降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半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於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高祖手詔褒美元子攸單騎出奔宮衛嬖倖如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奸計將背朝廷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外同內異慶之心知之乃謂顥曰今未服尚多宜啓天子請濟師并勸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部送之顥未決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十已自難制今增其眾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滅矣顥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余朱榮跋扈未服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緩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部眾軍皆停界首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功高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六

此東橋也
應從但非
大家傑也
龍為此

慶之不
能亦無
能為

不賞震主身危將軍威振中原聲動河朔今斬顯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能從因求之鎮顯心憚之乃曰至上以河洛之地全相任委忽欲捨此重寄往屯彭城君自取富貴不為國計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余朱榮大都督元天穆榮長史高歡眾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顯所得城邑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眾榮將退劉助善天文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為筏濟自硤石與顯戰於河橋顯大敗走至臨穎被擒洛陽陷元顯入洛凡六十五日而敗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余朱榮來追值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落髮為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受降何必
建侯開文
此

異訪北周形勢听聚土畫地指麾分別異甚奇之慶之聞之輒躍豫州刺史堯雄來援雄子寶樂號敢勇求單騎校戰听躍馬直趨寶樂雄眾散潰遂陷溱城侯景圍歷陽敕召斯還斯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誠恐不濟乃板斯為雲旗將軍代質未至景已渡江斯還不得入欲奔京口為景所擒景見斯殷勤留飲曰我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令斯收集部曲將用之斯不許景使儀同范粲桒禁之斯說桒桒令率所領歸降桒許之遣斯夜縋入啓高祖大喜勅受降太宗遂疑累日不決事洩斯弗知及縋而下景逼斯令射書城中云桒桒且將數千人先入景欲褻甲隨之斯不從遂為景所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粟藥為武帝左右帝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由臣顯歷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蘭欽

蘭欽魏人也步行日二百里勇力過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西魏攻南鄭欽大破之追入斜谷斬獲甚眾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魏相宇文泰致馬二千匹請結和好封曲江公除廣州刺史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其即真蘭欽至嶺厚貨厨人釜刀以壽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極車收估削爵土侯景至歷陽欽子夏禮率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王僧孺

王僧孺東海人年五歲讀孝經問投者此書何所載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既長好學家貧備書以養母寫畢輒能誦之天監初爲南海太守僧孺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在越裝一無所取拜御史中丞僧孺幼時其母以鬻紗爲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齒簿驅迫溝中及拜日引躬清道悲感不自勝出爲南康王長史典簽湯道愍用事僧孺每裁抑之道愍訪訟僧孺坐免官致書於記室友人何炯曰言別之後將隔阻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開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余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璧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暗明科去皎皎而非白汙抱鬱鬱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八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耐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元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十

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但息藩魏甘臥安鄧觸目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蠹象末藝含吐綢繆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之絳綬繁碎臂之水盥洗放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濫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實僂首背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廢遺不與運升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街圖訟詎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消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彫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風逢簡卽卽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克嚴朱之席上入班九練出前十里據操報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魯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若此者也基薄塙高途遙力頓傾軛必然顛仰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有器有驗傾軛又性不能倪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德思得應茲警縣尉之默如離繳之鳥將充危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剝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拔

界北方。次可以論輪左校變為丹緒。充彼春薪。幸聖王留善貨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悲訴。憐其殷棘。加肉朽骨。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皆明君之賜焉。木石咸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痛。自有悲者。蓋士無賢否。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彼鄉原。耻為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呼可悲矣。夫先貴後賤。昔富今貧。不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

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揚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鶴吠犬。倪眉封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為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繁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饑饉。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摘綺殺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其留質。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載書代回。筆淚俱下。久之。起為安西王參軍。入直西

性無佳石
但人不加

名。知撰諸事。卒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侍郎金元超欲託素問訪以砭石。僧孺曰。古人以石為針。不用鐵。許慎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蘭陵蕭文瑒與丘令楷。江洪僧孺等遊竟陵。王子良西邸。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瑒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等共打銅鉢。响滅而詩成。皆可觀覽。

劉孝綽

劉孝綽。本名師綽。繪之子也。七歲能屬文。號曰神童。房齊中書史籍。卷之一百二十一

郎王融。漢書之與同載。以通親友。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黨沈約任昉范雲。聞其名。命駕造焉。除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常用第一。大故以孝綽居此職。昭明太子起樂賢堂。使畫工圖孝綽像焉。初。孝綽與到溉到洽相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言。奮拳擊之。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每喧詬其文。及孝綽為廷尉掾。委入官舍。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史中丞。勅之云。携小妹於華省。養老母於下宅。武帝改妹為妹。免孝綽官。孝綽與諸弟書。論其治不平者十事。辭皆相鄙。洽為皇太子太子。命焚之不視也。

弟笑

不殊何謂

昭明原妙

孝純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帝為籍田詩使勉示孝純時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純為工起黃門侍郎遷秘書監卒孝純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輒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俱被時遇孝純輕之每於會集處不與語反呼謝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辭讓為後進所宗每作一篇好事者咸傳寫流聞絕域兄弟及羣從子侄同時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三妹並有才學少妹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子諒為宣城王記室嘗與湘東王游江濱王歎秋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志

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曰卿謂目眇眇以然余耶

王筠

王筠字元禮志弟子也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嘗為之吾亦何嫌遂欣然就職沈約見其文每嗟嘆之謂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後平生意好殆絕不謂遲暮復得逢君嘗啓高祖曰晚來名家當推王筠獨步謝朓謂之曰好詩圓美流轉如珠丸近見君作方知此言為實遷太子洗馬昭明太子愛文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游宴玄圃太子執筠袖撫孝

梁武此言
雖云尚能
不若此言
不若此言

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使刻還資有芒屬兩舫他物稱是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侯景之亂筠宅為賊所焚寓居蕭子雲宅夜有盜攻之筠墜井卒性好書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與諸兒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流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如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篇為一集凡一百卷行於世子世秘書監好文章善篆隸時人語曰三真六草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志

為天下寶筠叔寂齊建武初徵蘇中興頌兄志曰汝青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須之以靜將恐貽議寂乃止位秘書郎

蕭子恪

蕭子恪字景冲齊豫章王曇子也封南康侯建武中為吳郡太守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將殺之會子恪棄郡奔歸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天監元年為光祿大夫子恪與弟子範等入謝高祖引見文德殿從容謂曰夫天下今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性猜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害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於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又有不疑者如宋明以庸常被免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康城時若行處分誰謂不可我正以江左代謝必相誅戮傷於和氣是以國祚不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又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卿勿言有服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耶齊梁之初亦與我甘苦共嘗後來便欲相害我

與卿兄弟情本一家豈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亦非本意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為卿兄弟報讐卿在建武永元之世若能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鄴豈得不釋戈推奉雖欲不已亦師出無名我自藉義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有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云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故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是魏武之孫陳思之子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勿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文獻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王直帳聞人趙叔祖時為臺齊帥高祖呼之曰我識汝在北第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覽出亦不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華代情同一家但今未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子格為永嘉太守還宗正卿復為吳郡太守卒官贈中書令兄弟十六人並仕梁弟子顯字景陽天監初為太尉錄事遷國子祭酒為吏部尚書其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恨之遷侍中卒詔以侍才傲物謚曰驕子顯自序云余為邵陵王友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近尋平生頗好辭

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羣開花落葉有來斯應輒不能已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搆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著齊書六十卷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封新浦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大同三年為侍中國子祭酒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教云臣昔不能拔貧隨世所貴現舉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述草款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敎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

儘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
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
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兄賞如此為東陽太守百濟
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達子雲雖舟將發於渚次候之望船三
十許步且拜且前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仰求名
迹子雲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非
倘遺不答書好事者每遺賂以要其答拜宗正卿官城失守
東奔晉陵俄死於顯靈寺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姚察曰昔
魏藉兵威而草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驥書志猶顯於朝宋
齊代終戚屬皆職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
規故子恪兄弟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齊高祖之弘量
度越前代矣若不欲抑帝便是大義事又曰置已於

江革 與張江

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喪母以孝聞為豫章王長史魏徐州刺
史元法僧降革隨豫章王鎮彭城彭城失守革素不便馬乃
泛舟而還與祖暉俱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其
才名厚加接待延明使卿作歌器漏刻銘革罵卿曰卿荷國
厚恩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乃令革作文八寺碑文

革辭以因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鑒撫革厲色言曰江
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魏主放革及祖暉還朝高祖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
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手教云世間果
報不可不信豈得抵突如封元延明耶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武陵王在東州驛縱除革長史行會稽郡事王雅相欽重因
此好學還都官尚書贈遺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或曰清
江甚險當實重物以達輕輜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以
填之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兩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
徒僅立子從簡司徒從事中郎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乞代父命以身蔽刃俱見殺

何敬容

何敬容字國禮昌菑子也天監中拜吳郡太守政為天下第一
還吏部尚書侍中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武帝雖衣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紫紫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曰卿衣帶
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青常以膠清制鬚暑天伏床浹衣背
為之焦公庭號刻容止出入為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敬容
久處臺閣詳悉舊事勤於吏職而拙於學問為世所嗤鄙嘗
有客姓古敬容問卿與郭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帝
嘗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說所夢敬容曰陛下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故感斯夢上然之遂有拜陵之議敬容弟費
惠明爲導舍丞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舉
爲領軍敬容以書解之舉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免職止有常用器
物及舊衣而已竟無餘財世以此稱之武帝幸同泰寺講金
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許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加侍中敬
容賓客門生誼譚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開
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
不無其漸其休其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
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謗過以自斥未有嬰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九

髮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鱗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願
籠樊之檻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同
豐貂以步文昌登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
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欲更繩
朝廷朕望萬分竊爲左右不取也昔賈嬰楊惲得罪明時不
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未
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役用耳夫在思過之
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
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者待終之

情復仲尼能改之意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
牧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
異也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二年侯景敗於
渦陽未得審實傳云景死朝廷以爲憂敬容入見東宮簡文
曰淮北更有信侯景尙在敬容曰使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
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賊叛臣終當亂國簡文於玄圖
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每日入聽敬容曰昔晉氏祖尙虛
玄致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甚可憂也侯景難作卒
於園內

朱异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年

朱异錢塘人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偏覽五經兼通雜
藝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薦异有曰在獨無散
逸之想處閑有對賓之容金山萬丈綠陟難登玉海千尋
映不測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悅之曰朱异實異爲中
書通事舍人除太子右衛率遷散騎常侍掌樞密每四方表
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
橫敏贍頃刻便了大同八年加侍中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
或以爲言异曰我寒士也遭逢得有今日諸貴恃枯骨見輕
若下之凌蔑必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則何敬
容內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异文華敏治二人俱見倖异在

內有十餘年未嘗被譴還中領軍侯景請降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昇勸上納之貞陽侯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好昇又以和為允侯景疑懼累啓請絕和致書與昇餉金二百兩昇納其金而不絕魏好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啓景有異志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且數百叛虜亦何能為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抑不以聞太清二年景反以誅昇為名及至城下射啓言昇茂昇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臣歎嚮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將誅之簡文曰今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俟賊平誅之未晚帝乃止後帝登南

史粹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樓望賊謂昇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昇慚憤發病卒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帝悼惜之贈尚書右僕射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散騎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右衛左衛至領軍四職並舉齒傳近代未有也昇及諸子自湖溝列宅至青溪中有臺池園林每暇日與賓客游焉權勢薰灼財賄充積極聲色滋味之娛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贈其部各如此

賀琛

賀琛字國寶山陰人伯祖道養工卜筮遇工歌女人病死爲

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伯父瑒授琛經業瑒亡琛築室郊外講授到溉爲郡聞琛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溉至琛說經不輟溉欣然就席便中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瞻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辟郡功曹史不就普通中爲尚書左丞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琛曰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既知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

史粹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得自嫁自冠則小功之末非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行冠嫁猶應須父爲之生若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禮無所礙禮既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禮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太子又議下殯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琛云若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凡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

稱下殤今不言降服專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基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冠嫁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畧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下殤小功乃明不娶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大小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降服上中二殤皆不嫁冠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也遂從琛議遷御史中丞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免官復為尚書左丞凡郊廟諸儀多所制定每見高祖語常移晷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琛啓事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用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其一曰今北邊藉服戈甲解息政生聚教訓之時而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簡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民不堪命亡實流

移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租課連積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動有十數雖窮幽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焉庸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禁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廉平掣肘頻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前方丈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核如山岳餽饌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宴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占妓之夫無有等秩雖使庶賤微人皆盛列姬姜爭飾羅綺故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費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會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謡之具必用千金之資費等丘山歇止俄頃不德今者所費之多迫恨向日所取之少如復傳異增其博塞欲使人守廉隅更尚清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劾浮華使衆皆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患惟以耻不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易於反掌夫治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曰聖主荷負蒼生以為任弘

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瘴瘴之苦。豈止日仄忘
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
之咎。但斗筭之人。輕薄之士。既得伏奏。帷展便欲競求。進
不說國之大務。不知官之體要。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
毛求疵。孽肌分理。運翠餅之智。徵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
絕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曠官廢職。長弊增
奸。實由於此。誠願貴其公平之效。黜其冒嫉之心。則下安上
溢。無微倖之患矣。其四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
省則民安。費息則財聚。休養數年之中。能使國豐民阜。斯乃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
內外治署。郎肆十條。或省其五。三條或除其一。及國容戎備
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而所事未須皆悉停罷。有
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典造。凡厥財用。凡厥討召
或厥徵求。雖開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無息。則無
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
力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千萬不止矣。小
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息矣。耗其財。則用不可足也。擾其力。
則民不可使也。難以語富強。國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
年。兵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不及此時。大

息工役。使百姓生聚。減省費用。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變。
關河可掃。而國弊民疲。安能振舉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高祖大怒。召主書口授敕。責琛曰。卿云民失安居。牧守之過。
朕無則哲之知。內省責躬。無所逃咎。堯爲聖王。四凶在朝。况
乎朕也。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顯
列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尙書。蘭臺主書。舍
人某人。奸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行黜陟。又云。東境戶口
空虛。良由使命繁多。未知此是何使。爲庸邑宰。桀黠長吏。並
何姓名。廉平掾。卹復是何人。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
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枉直云何。聽理軍實。由何濟辦。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不遣使而事理能使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應有見。宜
陳秘術。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妓樂糜費。漢文雖愛
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
差。亦復不然。其勸力營產。則生計富饒。情遊緩事。則家業食
實。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情營產業。無可施設。亦
何益於天下。若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更相
恐脅。以求貨賂。適足生事。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則性牢
久不牢。殺朝覲會同。乘輿而已。若以爲功德事。則皆國中
所產育。變一瓜爲數十種。變一菜爲數十味。亦無多費。何損
於事。我自公宴外。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官人。亦不食國家之

漢人使節
可矣

治天下以
不為人先
足之為烈

食凡所營造不闢材官皆資雇傭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
方便因其美利營諸功德女妓越隘具言其人又云追恨所
取之少如復傳異增其壯噫夫勇怯不同貪廉異用向使吳
起不用則西河之功廢取其博噬之用故不得不更任又云
宜導之以節儉至治以淳素為先朕絕房室三十餘年居處
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官禁此人所共知受生不飲
酒不好音聲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事少或中
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日常再食或亦一食昔腰腹
十圍今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
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
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又云百司莫不奏
事說競求進若不使百司呈事當需任何古人云當聽生奸
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高乃呼鹿為馬莽
亦終移漢鼎吹毛求疵羣臣分理並復是誰又云治暑邸肆
何者宜除何者宜減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宜停何處興
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各出其學具以奏聞卿云
國弊民疲誠如卿言夫能言必能行之富國強兵之術息民
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行聞重
奏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焉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
不敢復有指斥但謝過而已還宣城王長史侯景襲京師王

陳壽事本
有理由此
大不成人
王兄為
深太

移入臺內留琛守東府賊陷城琛被槍未至死賊舉至關下
求見僕射王克勸開城納賊克讓之涕泣而止賊舉送莊嚴
寺療治之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賊被會稽執琛送都以為
金紫光祿大夫病卒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為後軍參軍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
與視詰問上封事曰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
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不加勸
獎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
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

陳壽

卷之二十一

集

齊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之濟育
功德者將來之勝因豈可墮本動末量週效除也今都下佛
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人資產豐沃所在郡縣
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師尼則畜假女皆不貢民籍天下
戶口幾亡其半白徒未必蔬食養女又服羅綺塗俗壞法皆
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皆使還俗不然恐方來處處
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又言三關以外是處遭
毒疫化之人始但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楊徐之民逼以
眾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虛上名簿各在遠役身歸鄉里又
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

來發人征役及投募將客主帥存恤失理多致逃亡或有身
頑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追討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
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村
社皆空雖肆背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限以嚴程轉相
督促臺使至州州使至郡郡急切同趨下邑令宰庸儒望
風畏伏所在格克以貢上官微欲矯革嚴科立至又言廬陵
年少不宜鎮襄陽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
以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為鎮陵令普通七年改南州
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暕為之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
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關津挾藏亡命祖暕搜檢奸慝不
避強禦劾奏江州刺史邵陵王綸太子詹事周捨祖暕常服
布襦食不過一肉遠近聞風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食
江中嘗有賊祖暕自討之列陣未進令親人先登不特進斬
之遂大破賊長江肅清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祖規宋徐州從事薛安都舉彭城降北
魏附魏授衛將軍父祖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愛備身長
七尺八寸為尚書郎魏帝謂之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
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秦州義莫折念生據州反侃討之射殺念生其衆遂潰為征

史記

卷一百二十一

羊侃

史記

卷一百二十一

羊侃

東大將軍東道行臺太山太守鉅平侯初祖有南鍾之志降
蔡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東朝侃將舉河
濟以成先志從兄兗州刺史羊敦據州拒侃侃率精兵三萬
襲之弗克朝廷遣羊鴉仁帥軍應接魏帝授侃驃騎大將軍
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令僕射于暉率
衆數十萬圍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出且
戰且行至澶口界上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土卒竟
夜悲歌侃謝之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於此別
異各拜辭而去侃至京師授徐州刺史封高昌侯兄然弟悅
給元皆拜刺史中大通四年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啓願得
侃同行高祖召侃問方畧侃陳進取之計高祖曰卿願與太
尉同行否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不願與法僧同行
北人雖謂臣為吳南人皆呼臣為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
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今者要須卿
行乃以為司馬軍罷為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
新造兩刀稍成長丈四尺闊一尺二寸高祖賜侃河南國紫
纁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
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為折樹稍高祖製武
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曰卿魯道風英賢不絕
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侃未嘗造之宦者張僧胤

侯侃曰：我非關人所坐，竟不前之。常折蘭欽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常榮作兄，何敢如此？欽於省中拜謝王。餘曰：卿能屈膝，廉頗足稱美事。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一拜。欽遂再拜。出為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韓山。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親援大至，侃勸乘其遠來擊之，又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而還。侯景陷歷陽，高祖召侃問策。侃曰：景反迹久，見勢必乘突，請以二千人急據豫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鳥合之鳥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還京師，不用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還望園門。景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至新林，追侃都督城內諸軍事。景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斬數人乃定。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不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常璩、津年老且疾，肅儒而無謀。軍旅指攜一決於侃。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恟懼。侃偽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侃以水沃滅之，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不受，以私財賞。發部曲，賊為尖頂木，猛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鑊灌

以油，蠟，擲牆上焚之。賊起土山以臨城。侃為地道，陷其土山，賊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車至壘果倒，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侃曰：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一巨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長子鷟為景所獲，將至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尚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汝故生進退。因引弓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射之。賊感其忠義，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傳士哲謂侃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餘，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寄，任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受浮觥，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人所欽慕如此。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掘火為火城，以斷其路。乃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病卒。年五十四。侃族方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射，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酒橋有數石人長

之天
深也

八尺大十圍佩執以相擊悉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
涼歌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琴人陸太喜者
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跪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舞又有孫荆王能反腰帖地街席上玉簪教舞歌人王娥
兒東宮亦善歌者屈偶之並妙畫歌曲一時無對赴衡州時
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錦繡盛宴賓僚陳列
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填咽魏使陽斐與侃嘗同學有詔令侃
延斐與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
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而好客終日歡醉同
其醉醒皆南還至漣口置酒客張繡才醉於船中失火延燒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七

七十餘艘所鑄金帛不可勝數侃都不計意命酒不輟獨才
慚懼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鯁字子鵬隨侃還
內授太子舍人城陷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以為都
督及景敗鯁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
下海欲向梁山景查寢鯁語舟師海中何處有梁山汝但聽
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知郭元
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鯁拔刀叱舟師使向京口景欲
逐水鯁抽刀所之景走入船中以小刀決船鯁以稍刺殺之
索超世在別船以景命召斬之世祖以鯁為青州刺史封昌
國縣公被郭元建於東關承聖三年從王僧綽征蕭寶於嶺

到底侃子
殺景可也

表聞僧辨敗乃還為侯瑱所害時年二十八

到溉

到溉字茂灌為弟子也湘東王釋為會稽太守以溉為長史
行府事高祖教王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間有違
止每須詢訪入為左民尚書溉以清白自修性率儉不好聲
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
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茶從
夕連日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賭之并輸歷記一部溉未
進高祖謂朱異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對曰臣事君
不敢失禮高祖大笑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七

領城縱觀所請到公石也後因疾失明以金紫光祿大夫執
第養疾溉少有美名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滿如也東門廐
陸兄弟友愛常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後洽為寺蔣山延賢
寺溉家世創立俸賜咸供二寺因蔬食朝夕從僧徒禮誦高
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惟與朱異對之
張緒同志友善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人每歲時相存問
置酒敘生平撫歡而去卒年七十二顏色如恒手屈二指佛
道所云得果也孫湛早聰慧為尚書殿中郎從高祖幸京口
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謂溉曰蓋定是才子賜相二
十足洽清管有才學為御史中丞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

司乃言
之意

舍時慨為左氏尚書治言服親不應有礙制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許憇

許憇字昭哲高陽人除著作郎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以行焉憇建議曰臣按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不應傳外丙至紂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盛惠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葉

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三皇禪奕奕為盛惠伏讀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是盛惠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頓項封太山禪云云帝嘗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皆不禪亭亭少昊黃帝子堯帝嘗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舊書禹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異乎禮說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儀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或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得二十餘王伏義神農女媧大庭栢皇

也
參案應作

中央采陸驥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列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伏義神農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制文告成災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炎帝是一人而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其矣若是聖王不須封禪若是凡王不應封禪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其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葉

廣召儒生皮弁擗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及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捨我亡也晉武欲封禪乃至太康讓宿未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皓有何功德而欲封禪皆王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不出正經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言封禪鄭玄有參禪之風不能推尋正經端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曲禮云天子祭天地又所穀一報穀一禮雖不顯祈地報地天生百物而地養之故地亦

祭禮記作

水在北
於東者以
物生於東

有所報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員丘方澤為郊祭天地之所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與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夏南秋西冬北與迎氣為九郊至大旅於南郊則非常祭周禮云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也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禘亦非常祭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于是也并雪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是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誠敬之道於此而備至于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宋齊舊儀郊祀帝皆用袞冕懸諸用大裘從之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慈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瘏毛註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瘏其物以此而言祭應瘏埋不見有燔柴之說禮云埋少牢以祭時時是五帝又不用柴之証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今移於東請停用柴其牲牢悉坎瘞以待周宣雲漢之說詒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轉天門太守卒

劉之遴

之遴不復
說可無矣

好書者

劉之遴字思貞涇陽人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適遷太常卿武帝在齊為荆府諮議與之遴父虬早相知問帝偶置之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眷顧與之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投匭紱之遴刺髮被法服逃免先是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及之遴遇亂披緇時人笑之湘東王釋嫉其才學之遴至夏口寄送藥殺之不欲人知乃厚其賄贈弟之亨字嘉會武帝之荆州父虬見二子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常以功名著康秀才大通六年出師南郡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本州刺史也軍大魁捷為蘭欽所訟封賞不行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吏所抵官者張僧胤曰外論劉之亨似之帝以為南郡太守上謂朱弁曰之亨兄弟固當直大焉小焉而已在郡有異績荆土懷之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史緯卷一百二十一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二

梁書五

列傳

王規

舊字俱同
古人亦無
趣

王規字威明琅邪人八歲丁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
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除黃門侍郎陳慶之北伐寇洛陽
百餘里慶現曰道家有言非有功難成功難也賜寇游魂為
日已久恒溫得而復矣宋武克無成功今孤軍無援漢入寇
境愧餽不繼吾見其敗也俄而覆沒規以門宗貴盛恒思滅
退除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居鍾山宋熙寧卒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褚翔

褚翔字世舉向之子也為宣城王主簿武帝宴羣臣樂游苑
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遷
義興太守潔已省費百姓安之郡西卒有古樹積年枯死翔
至忽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徵為吏部郎百姓無老少追
迷出境涕泣拜辭遷侍中性至孝母病篤翔請沙門祈福中
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聲至旦疾遂愈及母亡
哀毀卒

蕭介

蕭介字茂鏡思話孫也為都官尚書辭疾致事高祖遣謁者
僕射就拜光祿大夫侯景於潯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至
常黯納之介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潯陽敗績隻馬
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
惡一也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
歸道于則背道于歸桓玄則背桓玄何者很子野心終無馴
狎之性養虎遺患必見機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
豈長之遇位奉台司任居方伯高歡墳土未乾卽肆反噬逃
死關西宇文不容復投身於我前者來歸陛下所以不拒者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十

欲以屬國降胡北討匈奴與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
並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
若國家猶待其更補之需桑榆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
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能建慕聖德為邊境
之良將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且如此觸類何可具陳
臣衰朽老疾不應輒干朝政但子囊將死有城郢之忠史魚
臨亡有尸諫之節臣忝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
少思苦言高祖省表款息卒不能用卒年七十三
言侯景之禍未有如介之痛切者梁武嘆息而不
能用亦如漢成帝劉向亡國之至千載同歸矣
傳岐

傳岐字景平，邠之子也。為始新令，縣人有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移獄於縣。岐令脫械以好言問之，便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放其還家，使過節還獄。曹據固爭曰：「古雖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岐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數十里。遷司農卿。太清元年，貞陽侯淵明伐彭城，兵敗陷魏。三年，淵明遣使還魏，欲通和好，朱异等請許之。岐曰：「高澄既斬，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使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通和好，政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今欲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主

張嶠

張嶠字四山，稷之子也。有孝行，年三十餘，猶喪衣受杖，動至數百，收淚歎然，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刀，為湘東王長史。王為之策，得節，曰：「卿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

可謂烈矣

沈浚

年嶠曰：貴得其所耳。遷吳興太守。侯景圍建業，弟伊率兵赴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東歸。嶠與浚舉義，邵陵王綸奔錢唐，板嶠征東將軍。嶠曰：朝廷危逼，今日何情復受榮號？板而己，賊行臺劉神茂破義興，遣使說嶠，嶠斬其使，擊破之。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嶠，嶠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嶠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嶠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汝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四

祖皓

祖皓，恒之子也。大同中，為廣陵太守。侯景圍臺城，皓在城

被景殺之

時必復為
人守

中及城陷，景將殺之，皓逃歸江西。贛人來，疑說皓曰：「漢王室如燬，正義大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深重，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可待，董先輕而無謀，新冠此州，人情不附，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紀率義勇可得二三百人，欲奉府君勳除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冠授，可立桓文之勳，若天未悔禍，事生理外，萬里之後，猶為梁室忠臣，皓曰：「僕所願也。」幾要勇士耿光等，從後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蕭勳為刺史，結束魏為援，馳傲遠近，將討景，大懼攻之，城陷，皓見執縛而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殉，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疑亦遇害。子法敏史稱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柳津

柳津字元泉，河東人。父處遠，封雲杜侯。津襲爵，為太子詹事。侯景圍城，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城陷，卒初簡文為雍州，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官，津侍從入都，留仲禮守襄陽，馬使軍人悉皆之，遣電威將軍陽泉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侯景，仲禮擊破之，遷司州刺史。武帝思兄，其而使諸王圖之，侯景潛圖反，侯仲禮知之，屢請討景，不許。及景濟江，仲禮以雍州精卒與諸藩赴援，眾推為督，景素聞其名，懼之，仲禮自謂當世英

史稱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六

雄，景攻帝，眾仲禮方食，投箸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眾已敗，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自知，仲禮稍將及景，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騎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自此氣衰，不復言職，任情傲慢。凌蔑將帥，邵陵王綸每日至軍門，累刺，時仲禮弗見也。置酒高會，日作優倡，弄絲百姓，汗辱妃主，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言笑自若，景從朱雀樓與之語，遺金環，自是閉營不戰，眾軍固請皆拒之。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不答。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欽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義之高王，伯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官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必多言？」仲禮竟無一言。湘東王釋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流米於江，而還仲禮及弟敬禮並開營降，時城雖淪陷，援軍甚眾，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憤嘆。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異，成於仲禮，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景留敬禮而遣仲禮，兩上機於後，諸將執其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鄂州巴西並以相付仲禮，至江陵，岳陽王譽來攻，湘東王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襲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賈侯強守義陽。自帥眾如安陸。司馬庫昭如竟陵。孫討孫討。高執魏戊主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馬岫為安陸太守。置卒於安陸。而以譚兵師於漂頭。將侵襄陽。岳陽王登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大敗。沒於魏。魏相宇文泰待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敬禮扶風太守侯景度。江都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與景戰。甚名威名。臺城陷。景遣仲禮經客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景殺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併殺。雖死無恨。仲禮許之。及酒數行。敬禮曰。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發。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臺城。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敬禮之與仲禮。皆忠貞與蓋。此也。

江子一

江子一字元貞。考城人。以家貧。鬻養。因蔬食終身。授王國侍郎。啓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右衛將軍朱异其姑夫也。惟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遷尚書儀曹郎。弟子四尚書。石永性剛烈。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左民郎沈炯嘗奏事。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趨前代炯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命縛之。子四據地不起。高祖乃釋之。及侯景陷歷陽。白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邀之。其副董龜生家在江北。與其黨散走。子一收餘眾步道赴京。

師啓太宗云。賊圖未合。猶可出。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與弟子四及東官殿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而進。賊夾攻之。子四子五相引赴賊。並見害。世祖追諡子一曰義子。四曰毅子。五曰烈。

胡僧祐

胡僧祐南陽人。為世祖參軍。西沮蠻反。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侯景圍王僧辨於巴陵。乃出僧祐於獄。拜武猛將軍。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朱。一門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景遣其將任約。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僧祐不答。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侯景遂遁。西魏寇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百道攻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眾為致死。所向摧珍。賊莫敢前。俄中流矢卒。城遂陷。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益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於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

太宗諸子

太子大器。太宗長子也。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太宗。使人害

太子太子方講老子賊黨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賊欲以衣帶縊之太子曰此不能死指繫帳繩命取絞之時年二十八太子神明端凝在賊中不降意左右以爲言太子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逼而神色怡然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圖大事亦必害我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部伍不整太子所乘船居後左右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同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竄是叛父非避賊也賊以

史籍

卷之十一

九

太子有需度際憚之故先禍承聖元年追諡曰哀

能如伍員出亡可也若其不然先露

南海王大臨簡文第四子也大寶元年封除吳郡太守時張

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戮力如其撓敗以我悅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建年王太球太宗第十七子也年七歲侯景圍京城高祖每

發誓願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大球聞而驚謂母

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

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大寶一年遇害時年十一

世子方等

可慨

世子方等元帝長子也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若論以申其志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堪腹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哉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百憂斯集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夫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人侍方等欣然升舟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授京都賊每來攻方等身常矢石官城陷方等歸荊州

史籍

卷之十一

十

收集士馬甚得人和脩築城柵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

祖甚悅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

泣而退世祖怒疏其穢行榜於大閤方等人見益懼時河東

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請征之世祖拜爲都督

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

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軍

敗遂溺死年二十二諡曰忠壯

王僧辨一作

王僧辨字君才太原人父神念魏潁川太守據郡歸梁封南

城侯僧辨爲竟陵太守世祖承制以爲領軍將軍河東王來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王克陵助我賊不足平也。拂席待之。僧辨入。背桌而坐。曰。龜
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鑲卿重歡。出令。泉下席就。鑲僧辨部分
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侯景次夏首。以僧辨為大都督。詔
之。軍次巴陵。景已陷郢城。將進寇荊州。遣將宋子仙前驅一
萬。造巴陵。景率水步繼進。緣江戍。還望風請降。僧辨悉上江
渚米糧。流公私船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
無人。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王領軍何不早降。
僧辨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不為礙。僧辨百口在人。
掌握。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復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
為不出相見。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詔城內眾帥船艦分入港中。登岸羅軍。芟除草莽。開入道。向
城。造五千免頭肉薄。攻城。城內鼓噪。矢石雨下。賊乃退。復水
步千處。齊攻城。中放火。幾擲。石殺傷甚眾。賊起長柵。繞城
以樓船攻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竹柯。推蝦蟇車。填壘。不
得入。方止。又於艦上。豎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
自焚而退。既戰。賊帥任約為陸法和所擒。景燒營。遁
歸建業。世祖以僧辨為征東將軍。率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
山。遂入羅城。宋子仙困蹙。乞輸郢城而去。僧辨偽許之。給船
百艘。以堅其意。子仙將發。僧辨命杜龔率精勇襲之。擒子仙。
進至湓城。賊將范希榮。挾江州刺史臨城公走。入江州。僧
辨啓皇帝。山同率將領表勸世祖即位。僧辨發江州。直指建
業。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與僧辨會於白茅洲。登壇共
盟。辭色慷慨。皆淚下。雷矜師次南洲。賊帥侯子懿率步騎萬
餘人。於岸挑戰。以船舫千艘。兩邊八十棹。去來趣襲。提過風
電。僧辨麾細船令退。使大艦泊兩岸。賊謂軍退。爭趨之。眾軍
掉大艦。截其歸路。合戰中江。賊敗多赴水死。僧辨督諸軍。沿
流而下。進屯石頭。作連營。以逼賊。賊于橫嶺築五城。拒守。侯
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城北。陳霸先謂僧辨曰。賊欲決死。一
戰。我眾疲寡。宜分其勢。霸先遣強弩二千。攻賊西面。兩賊會
辨結陣。而進。大破之。盧暉客以石頭降。景走。來方。僧辨公

此僧辨所
以不免也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破賊之功而敗下無法軍人由掠京邑剽劫士庶驅逐居民以求賄賂自石頭至於東城號叫之聲振响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辨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討景收賊黨王偉等送於江陵偽行臺趙伯超降僧辨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乃同逆賊命送江陵僧辨和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辨社稷鎮我為復之人之典廢亦復何常賓客皆稱嘆功德僧辨慨然乃曰此聖主威德羣帥用命老夫何力之有焉遂悉平世祖即位進僧辨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公侍中高齊令湘州賊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遣僧辨南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征納據車輪失岸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僧辨不與戰作連城以逼賊賊見僧辨不出稍懈僧辨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並攻之親執旗鼓大戰陷其二城賊退保長沙僧辨築壘圍之親自臨視賊將李賢明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衝直進大呼衝突時帶甲侍衛止百餘人僧辨據胡林不動指揮勇敢與賊交戰遂斬賢明湘州平齊王高洋遣郭元達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襲建鄴世祖詔僧辨鎮姑孰僧辨遣豫州刺史侯瑒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與北軍戰大敗之入鎮建業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僧辨母魏氏卒世祖遣侍中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夫人初僧辨下獄夫人徒行謝罪世祖不

見之時貞惠世子有寵夫人詣世子自陳素無訓教涕泗鳴咽僧辨既出夫人深相責勵及僧辨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朝野咸稱之西魏遣兵及岳陽王督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辨為大都督率眾赴援僧辨命豫州刺史侯瑒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為後軍謂膺曰秦軍驍猛難與爭銳吾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千里饋糧尚有饑乏况賊越數千里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未至而京城陷敵帝即位加僧辨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齊主高洋與僧辨書欲納貞陽侯淵明為梁嗣貞陽亦與僧辨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辨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澄至東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關散騎常侍裴之橫戰沒僧辨乃謀納貞陽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請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許之僧辨使其子顯及弟子世珍質於郭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辨志其為變止受散卒十人而已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渡江僧辨據橫中流不敢就岸已乃會於江寧浦貞陽既立授僧辨大司馬揚州牧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建康僧辨居石頭城正視事軍人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自有兵來僧辨與其子顯連走出閤據南門樓稽首請命顯先縱火焚之僧辨下就執霸先曰我何辜公欲與齊降討我何意乃全無防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及子顯俱

繼死僧辨遣霸先守京口爲顧聘霸先女情好甚密都無防備長子顗屢諫不聽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辨謂齊軍必出江表遣參軍江旡報霸先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辨志乃留旡城中水陸俱進外人但謂江旡徵兵扞齊知謀者唯旡安都周文育而已安都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敗則俱死後至得免研頭耶霸先乃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諫乃天命也顗位侍中江陵陷入齊爲竟陵郡守史臣曰自旡景寇逆世祖委僧辨以將率之任剋平禍亂茂著勲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車

尊治官論理應踐祚僧辨位當將相義存匡弼乃受齊齊帥傍立支庶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張彪

張彪自云襄陽人少亡命在若耶山爲盜臨城公大連牧東揚州以爲中兵參軍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彪入若耶舉義攻子仙不捷走剡縣侯景山陰令趙稜詐去職從彪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後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下深稜復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出告諸將言已殺彪當共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武遂誅稜貞陽侯踐位以

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命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王僧辨兄害陳文帝下震澤呼至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泰反與岐迎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文帝走出彪復守城沈泰曰彪部曲索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盡殺之彪將申進叛彪彪與弟崑崙妻楊氏走西山左右尚數人彪皆發遣唯所養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討彪懸千金購之彪既未覺則來黃蒼驚吠嚙一人中喉死彪拔刀起識之曰何惡衆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荷謂楊氏曰我不忍令汝落伶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氏引頸受刀彪放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云

與訣曰生死從此別矣刎遂殺彪并弟致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楊氏有邑昭達迎之便拜稱文帝教迎爲家主楊氏改帝爲笑請昭達殯彪喪墓畢黃蒼伏塚間號叫不肯離楊氏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我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氏入屋以刀割髮盤面勸絕乃蘇誓死不行文帝歎息

孝行

滕崇恭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寒月患熱思食瓜崇歷訪不能得撫心哀切值一桑門問其故崇恭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崇恭拜謝因以奉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

莫知所在及父母卒，蟻恭感慟，嘔血絕而復蘇，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外冬青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容光顯著，自門而入，蟻恭家人咸禮拜，久之乃滅。徐普濟，長沙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已悶絕，累日方蘇。

沈崇傑，武康人，為都陽王參軍，母卒，崇傑不避雨雪，倚墳哀慟，飛鳥翔集，每夜有猛獸來墓所，聲如歎息，自以喪禮不備，更治服三年，郡縣舉其孝，高祖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除其服，太子洗馬，固辭，改永寧令卒。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王 安復，令法超，卒，匠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載連，四年不出廬戶，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聞，高祖遣中書舍人為除服，推諫章王常侍，不受，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汝純孝，故發明詔，摧汝官職，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王 庾黔婁，字子貞，易之子也，少好學，為編令，治有異績，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河往臨沮界，永元初，除屏陵令，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醫云：「欲知差別，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戚，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

延，以汝誠禱，申至月末，及臘而易亡，黔婁廬於家側，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長史，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分賜僚佐，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爾？」因請書數條，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携喪歸鄉里，遷散騎侍郎卒。

吉粉，字彥霄，馮翊人，天監初，父為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耻為吏訊，自誣服罪，當大辟，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敕廷尉卿察法度，曰：「吉粉幼童，請死贖父，恐有人欺之，卿可移誘，取其款實，法度盛陳陳辭，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汝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審能死不汝幼童如』」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大 為人所教，若有改悔，亦相聽許，粉曰：「囚雖愚蒙，豈不知死可畏，憚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委命泉壤，事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豈有回武法度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汝父無罪，行當釋之矣。」觀汝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父子，同濟奚可以此妙年，自求刀鋸，粉曰：「凡鯁鯁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殞命，但父挂誤文，必正刑書，故思瞑目，冀延父命，法度命脫重械，更著輕者，粉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法度以聞，高祖并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欲舉粉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粉惟不忍見父之死耳，今若舉之，是因父求名也，粉以父陷』」

此誘易
見從粉
無異詞其
意注意

罪辟因成忤疾卒年十七

甄恬無極人年八歲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居母喪廬於墓側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憐表其行狀詔授安南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年十歲母患疴症每發輒危始懷明夜於星下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汝母病即差無自苦遂豁然不復鄉里異之師事南陽劉虬時虬母已卒嘗因外祖亡日廢涕泣懷明即日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廩丘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一

史籍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北

而終懷明水漿七日不入口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累辟不就卒於家庾沙彌穎陰人父佩玉為長沙內史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年五歲母為製采衣沙彌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鍼灸以身先試之母亡水漿七日不入口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高祖嘉之授欲令丁所生母憂喪還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楫號哭俄而風靜補長城令卒

庾子與字孝卿新野人父域有孝性母好鶴唳域營求未獲

聖之更奇

史籍

卷之十一 二十二

辛

一旦雙鶴來下時以為孝感所致卒寧蜀太守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至是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域乃禁其哭泣域守巴西及卒子與奉喪還鄉巴東羅塘有滯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見焉行旅忌之子與至此石沒不見子與撫心長呼其夜不忽退城安流而下既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滯預如幘本不通羅塘水退為庾公發蜀時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輒飛翔悲鳴子與欲為父立寺未自定處夢有僧謂曰將脩勝業須南原可營造及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因立精舍廬墓終喪手足枯槁待人而起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荅曰吾疾患危重理難全濟豈可貪官陳尸公廨遂卒於渚次劉靈哲平原人所生母病靈哲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食此病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植於齋前葉生似菟苴嫡母崔氏與兄子景煥為魏所獲及父中宿疾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受封爵時人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請之魏人送以還南景煥因襲封靈哲位兗州刺史

江紆字含漱考城人年十三父光祿大夫衛惠服疾紆衣不

解帶夜夢一僧云當飲慧眼水而差及覺言之人莫能解因訪草堂寺智者法師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清乃因智者啓捨宅爲寺乞賜名敕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冥中送藥近知卿患夢慧眼水慧眼是五眼之一號今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寺成脩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取水投藥洗眼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經廬墓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短平原人母胡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於墓有雙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一十一

羊

白鶴馴翔廬側服未終而卒

儒林

天監四年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除爲吏懷經負笈雲集京師又選遺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劉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就養焉高祖親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燕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其尊師重道也如是范縝等有名於世爲時儒者沈峻等首膺茲選今綴爲儒林傳云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一十二

羊

范縝字子真舞陰人建武中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義軍至縝聖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舊見之甚悅以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還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召還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縝在齊時常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刑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有貧賤縝曰人之生譬如花然同發俱開隨風而墜自有拂簾飄落於茵席之上自有闢離墻落於糞溷之側落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縝因若神滅論曰或問予云子論神滅何以知其然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在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之與神名殊而實一也問曰名既已殊實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刀之名非利也然刃拾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若形謝神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所以申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道設教此之謂矣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其義云何答曰有天地焉有地焉上下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天不能爲地地不能爲天人變而爲鬼鬼變而爲人吾未之知也問

曰子論神滅有何益耶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俗起
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婦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賤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
主操涉於貪友妄動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見容止豈不以
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在於為
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
幸之樂故捨逢掖棄糟粕棄其親愛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
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
彈於泥水奸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靡極若陶甄
稟於自然森羅均於造化忽焉自悅爾而無求也不禦去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二十二

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醴亂君子保其恬素
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
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用此道也論出朝野
誼譚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瑛讓之曰嗚呼范子
曾不知其祖先神靈所在顧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
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

司馬筠字貞素溫人也拜尚書祠部郎天監七年安成太妃
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
表解職詔不許而太妃薨於京師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
賀循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

三慈母說
得明白體
庶子為天
子請庶者
則慈母又

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
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當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
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禪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祀拾日
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
衣縞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
王命者耳吳太妃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故附廟五世親
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
無傳祀子祭孫止合於經文高祖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
筠議宋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臣按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二十二

記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國君之
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
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
逮三士之息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服况乃施之
皇子宜依禮刑除以反宋代之惑高祖曰禮言慈母凡有三
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
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
慈無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

何服乎但
可從
武自宜

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是明文。其言擇諸母。言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禮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然也。且首生之子。於何所取。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証慈已。後人致謬。實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事

此之由。經言君子雖起於大夫。明大夫以上亦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貴人。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有合禮意。不宜除削。於是筠等請定妻之子。母歿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崔靈恩。武城人。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爲桂州刺史卒。

渾蓋原可相通。自其全體爲渾。自其一偏爲蓋。蓋思雖不見。貴以意通之。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篤學。晝夜自課。雖輒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吏部郎。陸倕薦

之僕射徐勉曰。凡聖賢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講肄羣儒。並北面受業。莫不歎服。謂宜用爲博士。命其端此一學。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後爲武康令。卒。皇歸吳郡。人拜散騎侍郎。兼國子助教。性至孝。嘗日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孝經自可誦。何必擬觀世音經哉。狀挺字士標。安丘人。天監初。除中軍參軍。挺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祖曼容。父廕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

文學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二

美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夫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南面之主。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士。咸皆貴尚其學。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招。徠。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沈。吳。興。丘。遷。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尤。皆。後。來。之。選。也。今綴爲文學傳云。

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爲太子中庶子太宗在藩時雅好文士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賞接及居東宮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克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太子與湘東王書曰吾輩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遲鈍殊常兢學浮疎爭爲剛峻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輪寫志意更尋酒誥之作逼逼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遂則楊馬曹王近則潘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主

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以爲查各言志則吾未之敢許又有效謝康樂裴鴻臚體者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柏裴氏乃良史之才無篇什之美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復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實不宜慕而肩馳膺斷之個好名忌實之類方分殘肉於仁獸學跛履於邯鄲入鮑志與効尤致罪玉振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謔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鑄錄覆瓿文質是以握瑜懷瑾之士瞻楚邦而知異章甫赤舄之人望越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文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播擲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助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多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述一其商榷辨其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紫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侯景陷京都肩吾赴江陵卒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天

卿作而成務天子恭已南面而已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嵩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仕梁爲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優劣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歌詠於以動天地感鬼神其妙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變矣夏歌曰鬱陶予心楚騷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蘇李始著五言之目夫四言取效三百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

文意少
自是四言
之體其
精也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意在深微。則辭晦。若但用賦體則患在致淺。致淺則意盡。非騷雅之林也。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雪。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離闕。漢妾辭官。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戌。或握節推邊。塞客衣單。霜聞淚盡。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宮。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傷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

史補

卷之十一

七

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今之士人。罔不愛好。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養策。衆視終屬平鈍。復有輕蕩之徒。笑蘇李曹劉爲古拙。推臨昭謝朓爲獨步。斯謂子貢賢於仲尼也。噫。觀王公指紳之士。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未紫相奪。諱譏競進。雅俗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其文未遂。噉感而作詩評焉。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年八歲。爲人所苦。至桑乾。家貧好學。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永明中。通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

可也

必往所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天監初。召入西省。典校秘書。事免。高祖招文學之士。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帝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經推長。帝乃悅。加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帝試呼問。峻。食悴冗散。忽請紙筆。題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峻作類苑。帝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竟不見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常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預聞斯論。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璋璋特秀。實海內之絕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

史補

卷之十一

七

天之報施。何其典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養發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固紛紜。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闢其惑。至於禍冠變庸。必以玄天有期。鼎貴爲則。則曰唯人所召。諛譏譏昨。異端俱起。蕭達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生之無心。死之無慮。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薄乎大乎。萬寶以之。化。魂乎。純乎。一成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燭山之力。無以抗。倒。

日之誠弗能感短不可緩之於寸陰長不能急之於箭漏是以放助之代懷山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首尼絕其精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夷叔獎淑媛之言子輿同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銀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於風次此才豈不足而行之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弟瓛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通六經服膺儒行瓛則志烈秋霜心貞現玉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襲因斯以言則古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當年輟奇莫

史

卷之十百二十二

辛

用候草木以共凋與康鹿而同死湮沒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是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倚頓之與賡襄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就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其道審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混人而成化譬天王之見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觀湯武之龍躍謂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唐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命運之而然乎故言非命

者有六蔽焉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囁頰頰形之異也鰥結春秋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美惡定乎造化榮辱徇曰由人是知二五而不知十其蔽一也龍犀口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龍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未達官冥之情不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郡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崙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顏魯之殆庶焉能抗

史

卷之十百二十二

辛

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縉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長若然者主父儼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察明君塞而蕭猶不同器榮豈不接異是鼎池構沉陸武靈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

上卷
於此
慎言之

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覆溥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初神州。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死生爲貴賤焉。貧富爲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桂中庸。任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卜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高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縲。斯則邪止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靈。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子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而望墳。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義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顧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風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書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述陋巷之高。年殘積。未其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

史記

卷之十百二十二

章

即孟子性
命之說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親窮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不待習而能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踵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環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糴蓬。不足憂其慮。不充諸於富貴。不迫迫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中山劉沼。致書以難峻。峻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峻不見後報書。乃爲序曰。劉侯既有此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駒不留。尺波電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畧。更酬其言。若使墨翟之言。無與宣室之談。有微與東平之樹。望威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懸劍空壘。有恨如何。峻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雅才。亂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川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輟軻。此三同也。敬

史記

卷之十百二十二

章

非通有文
者不足為
根

通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斃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為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好事云。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族兄孝慶與峻北歸齊，未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武帝，封餘干男。時沛郡劉顯為國子博士，有沙門訟田，帝大暑日，貞有司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為邵陵王長史，魏使李諧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母乃不可乎。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董

謝幾卿，超宗子也。時號神童，超宗坐事徙越，為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良久，漏出得就岸，濕耳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幾能言。年十二，補國子生。王儉奇之，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天監中，為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多詢訪之。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盡，與三騎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在省署，夜著犢鼻，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料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伐，幾卿求行，擢軍師長史。軍敗，免官，居宅在白陽石井，朝中士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

蓋運來風
至此數世
矣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董

二人意相得，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湘東王釋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簾，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以任命為音。酥鑒鏡照形，以支離代蒼樹，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溪桐，接輿高舉，匿名屠肆，逡巡關市，共人相適，餘風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榮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尤景權同遊，豫欲使一介老圃得蓬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辱，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後為太子率更令，性不容物，有異己者，輒肆意罵之。遷左丞，尚書省曾議集幾卿外還宿醒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於省閣，餽酣飲及醉，小遺下堂，令史為南司所彈，轉左光祿大夫。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而家門篤睦，兄子薛幼孤，幾卿訓養成立，歷清官。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獲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賤物貴身，身名之外，一無可度。此風既倡，其流彌甚，議議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逼人為之而不待也。」

劉驥字彥和，東莞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積十餘年，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驥所定也。天監初，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深愛接之，驥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

平書見夫
子非一
或自佩

字句生造
殊少味
之助六
文字大
皆然
篇序五十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用心也。昔消子琴心。王孫巧心。心之為用美矣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蓋取騷與章言。龍也。大宇宙辭。越黎獻紛披。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其草木之脫。各踰金石之堅。是以若子處世。樹德建官。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晝夜憂。執冊津之禮器。隨尼父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雕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成教。入政因之致用。君臣

亦趣
急取就王
不妨自簡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而已。夫銓叙一篇。為易爾。綸章言為難。雖彼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書。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說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肩古今。準臆分理。惟務折衷。按書文雅之場。環絡藻緒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范范往代。既洗子闕。眇眇來世。億塵彼觀。既成未為。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候其出。負其書於前。狀若貨賈者。約命取讀。大重之。有勅與沙門慧震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啓求出家。燔髮。以自誓。勅許之。改名慧地。俄卒。

牒所始。杏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諸。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聞。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詣闕請留。敕許焉。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杏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厨之職，政以不愧古人耳。遷尚書左丞。卒。杏治身清儉，無所嗜好。性謙退，不論人長短，自居母憂，便持齋蔬食。臨終，遺命飲以法服，裁以露車，還塋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饌，其子遵行之。

劉苞，俊弟子也。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懷繪等頗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伯叔與父相似，既不獲見，故心悲耳。因獻獻，母亦悲憫，為太子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一

美

洗馬卒。

臧嚴，字彥威，晉人也。性孤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為湘東王參軍。王嘗執四部書目，卷中各舉一事試之。嚴並無遺失。遷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守常還，武人自衛嚴，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遷鎮南諮議參軍卒。

陸雲，公字子龍，裴兄子也。為中書黃門郎，善奕棋，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曰：燭燒卿貂，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也。卒年三十七。張翥為湘州，與襄書曰：賢兄子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親，殆無再問。老夫懷抱相得，忘其年義。觀古披文終展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賞心樂事，所寄伊人，自

遷職諸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倍悅，久絕人世。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為遠近，隔情矜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冠有此恤，當何可言。

顏協，琅邪人。父兄遠，齊御史中丞高祖受禪，見遠發憤，不食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一

畢

府而已。卒年四十二。子之儀，之推並知名。

劉綬，字舍度，高唐人。為湘東王中錄事，風流逸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聞譽唯重目前。知見東海鮑佐，好交游，無日不通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鮑，無處不逢鮑。鮑佐，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過易忘，與矜矜露大則凌慢，戾王小則傲蔑，朋類遠忌，離就羣自此啓。若夫屈賈之遷流，桓桓之擯放，蓋恃才之禍也。豈獨一世哉？羣士值文明之運，擯棄之辭，不遺向時之患矣。劉氏辨命，亦一就歟。命也者，聖人所罕言，固執之論，非經意也。孝標原是憤激之談。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三

梁書六

列傳

處士

何點字子哲，偃弟子也。父錄，宋宜都太守，素有風疾，無故殺其妻，坐法死。點兄弟以此無官情，兄求字子有，為宋丹陽郡丞。妻亡，還吳葬舊墓，隱居，及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寄在南洞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許之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既感家禍，欲絕婚宦，雖不入城府而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遊遊人世，不帶不帶，或駕柴車，屢草屨，志心所適，致辭而歸。士大夫慕之，時號為通隱。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徵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謝淪、張融、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遜以東園與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家，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褚淵王儉為宰相，點作齊書有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綝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後寓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楮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鎔，點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石佛寺建講，偶畫符，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藥丸一拘服之，自此遂差。性通

齊初忌相

脫好施與，遠近致道，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經朱雀門，有自後塗點衣者，見而不言，雅有人倫識鑒，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點既老，乃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也。崔惠景園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瞻親黨，惠景好佛，義欲與點交，點不許。至是，迫點點裂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佛，不及他事。惠景平後，東昏欲誅之，王瑩為求計於蕭暢，暢謂如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其講或未可置，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高祖與點有舊，手詔曰：覽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十一

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常遺物色勞甚。山阿最光，誠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殺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除為侍中，點將帝類曰：乃欲臣老乎？辭疾不拜。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往因素志，願中燕言，肯仲虞邁俗，受休漢朝，安道勵志，不辭晉祿，此前代處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日用所須，並出在所。卒年六十八。弟胤，字子季，為齊建安太守，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領國子博士，受詔撰新禮，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韓國子

祭酒遷中書令。開謝朓罷吳興郡不還。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號點為大山。亂為小山。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諭旨。并徵謝朓。果先至。亂所。亂恐。不出。欲示以可起。乃單衣鹿巾。跪受詔書。就席伏讀。因謂果曰。卿詔不遣。傳詔還朝。拜表與我同遊。耶。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亂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果曰。君猶有致身理。不。亂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三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官情。昔荷聖王。賜識。今又棄。族。負其願。請開謝恩。但比膳。卿大惡。此心不遂耳。果以亂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亂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三

亂又不受。乃敕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聞卿神妙。好。事。本欲屈卿。出。開導後生。此懷未遂。載茲憂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中其宿抱。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可以名聞。又曰。比歲學徒寡少。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敦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溪恩。謝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遷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王元簡。漢加禮敬。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亂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環。因。嚴。為。塔。別。為。小。閣。處。其中。躬自啓閉。僅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亂將築室。忽見二

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見。亂因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亂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命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亂別。送至都陽。去郡三里。亂曰。僚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戴豈容復望城邑。此。壞。之。遊。於。今。紀。矣。執。手。涕。零。年。七。十。二。乃。還。吳。作。別。山。詩。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授徒。亂禁教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亂。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開善寺藏法師。與亂遇於秦望。後卒於鍾山。其日。亂在般若寺。見一僧投香爐。并雨。忽失所在。亂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四

之香爐。乃藏公所。用。寺內明珠。在。放光七日。七夜。昭明太子。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獎之。辛年八十六。先是。亂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汝當代之。俄而妻卒。亂疾遂瘳。至是。亂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衣。輪。行。列。拜。林。下。覺。尚。見。之。命。管。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亂。子。撰。亦。不。仕。李。延。壽。曰。點。亂。兄。弟。俱。云。遁。逸。求。其。歸。履。非。曰。山林。察。其。持。身。未。捨。名。譽。觀。子。背。之。赴。惠。景。子。季。之。矯。教。冲。以。迷。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斯。殆。虛。勝。之。風。紅。東。所。向。不。然。何。以。至。於。此。也。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

五冠而見於父。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不躬。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學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致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覓魏師。國京城家貧，無以養。僮妾取鄰人薪以繼火。孝緒知之，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萃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陋，其人甚達。天監中，與吳郡范元琰俱微，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遜，可乎？答曰：周德雖興，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三

五

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精無同山林，爲仁由已。何謂人？世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合藥須得生人，役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之，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藥草。母服之，遂愈。皆嘆其孝感所致。善張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白。非考之龜策，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成，五爻曰：此將爲戚，應感之卦，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又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貞應德心，述并也。都陽王妃孝緒婦也。孝緒與王未嘗相見。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壘垣而避，虞虞

隨所無所，受納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與王侯姻戚所供養。石像偶有損壞，心欲補治，經一夜忽然完復。泉並異之。辛年五十八，門徒謚曰文貞處士。孝緒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訐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孝緒曰：苟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微計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許兄蔡錄遺行，次篇末云。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弘景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身長七尺七寸，神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六

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以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歸。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饌甚盛。車馬填咽，宋齊以來未有也。止句容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洞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宰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

古史
不載
亦作

水每經潤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意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樂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聲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若運明陰陽五行山川地理醫術本草營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合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七

時而方嘗遇神仙桓岡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重出水經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無疾自知逝日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氤滿山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通知梁祚豐茂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上鏡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升天弘景不娶無子時自釋寶誌不知何許人宋太始中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伏臥同於凡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齊武帝惡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著三布帽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薨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實誌與文惠歡飲及亡救筠為碑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八

波有何具
由具字可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三

九

夜之道而知其言約其古遠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
得而精覈請試言之夫形處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
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
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微是以助華曠而
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
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
相反何者氣無不之有也死為休息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用人兼用之示
民疑也考之記籍有無之辨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則諸子
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
離此具而即破其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通變未嘗滅
絕當其離此之日智慮寂滅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
時神識廓然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
則合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則人有兼用之禮尼父
發精魂之辭若廢偏摺之論探執中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議
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
知不獨存依無知以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
神去此而適彼神已去此館何必存神已適彼祭何所用而
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
兆生於樊俗施靈筵設棺槨行饋奠立丘隴欲令孝子有追

神指謂小
項古在人
世不多見
也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三

十

思之地耳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
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顓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
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
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遂常卒難改革一朝肆志
儼不見從今欲翦截煩靡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
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欲首足形還壘有棺而
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與止用幅巾王肅唯
直手足范冉殮畢便葬矣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柳子廉
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且如
是况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彷彿景行以為軌則儼合中庸
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飲以千錢市棺
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一無所施欲訖載以露
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足以容棺不須塋塋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朽木蒸嘗繼嗣言
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姻戚友朋咸願成予
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年三十二歿初時嘗獨坐空室有
老公至門謂歿曰心力勇猛是生精進但不得久滯一方耳
因彈指而去歿既長精心學佛釋寶誌遇歿於興皇寺驚起
曰隱居學道情淨登佛言之者三歿未死之春園人庭中栽
柿歿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族

謚曰貞節。族祖孝標嘗稱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實。歟。婚婦
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獲寒年之織。賴初太中大夫
王敬祖卒。遺命其子崇素以贖。一校藉下一枚。覆上氣絕。
沐浴監陳。裁尸還忠。侯堪中敬祖外甥。許慈。詔以聞。高祖勅
曰。敬祖逢生之格。言賢夫玉。臣石柳遠矣。然子於父命有所
從。亦有所不從。今崇素若奉遺命。一朝見侵。狐鼠殘尸。已甚
父可以許。子不可行之宜。酌取其中。以達父子之志。棺周
於身。上周於柳。去其牲牢。飲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
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故當為安也。

庚說字彥寶。新野人。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
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訖然
然不言。恣其所取。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勒安款。訖矜之。乃
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代之。隣人獲免。謝之。訖曰。吾矜天
下無辜。豈期謝也。高祖少與訖善。徵為黃門侍郎。不赴。晚年
九遊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
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訖為上行先
生。授香而去。後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
卒。年七十八。舉室聞空中唱曰。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詔謚貞節。處士。子曼倩。孫季才。並有學行。姚察曰。世之論者
多云處士純益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君子其

進取也。豈難哉。終於隱居。亦性而已矣。
柳郁建平人。隱居衡山。於峻嶺立小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
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甚敬信之。為
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白日。魏夫人乘雲來降。從
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襪。襪年皆十七八許。色貌。李質
勝瓊瑤。坐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吾所以來。尋當相候。天
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如鶴大。長鳴飛舞。移晷方去。郁謂弟
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山中唯聞香氣。所未嘗有。武帝令。周捨為鄧玄。傳世稱南
嶽先生。乃居其二。西希與中。連摩道釋。各得其一。二

柳郁建平人。隱居衡山。於峻嶺立小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
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甚敬信之。為
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白日。魏夫人乘雲來降。從
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襪。襪年皆十七八許。色貌。李質
勝瓊瑤。坐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吾所以來。尋當相候。天
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如鶴大。長鳴飛舞。移晷方去。郁謂弟
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山中唯聞香氣。所未嘗有。武帝令。周捨為鄧玄。傳世稱南
嶽先生。乃居其二。西希與中。連摩道釋。各得其一。二

陶季直。秣陵人。祖愍。祖宋廣州刺史。嘗以四兩銀刻置於前
令諸孫取之。季直時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有賜當
先。伯父不應度。及諸孫。愍祖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
未病。於市染衣。卒後取歸。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尚
書令劉景引為主簿。景與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
素重季直。欲與之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覆。固辭不赴。
俄而景等伏誅。仕齊為建安太守。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
矣。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卒。高祖曰。梁有天
下。遂不見此人。季直素清苦。屏居十餘載。家徒四壁。子孫無

止足
史
卷之十一
百二十三
主

以飲焉

良吏

高祖即位躬覽庶事命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困將
加恩恤舒其急病元年始計下為布身服浣濯之衣有掖不
過綾絲無珠璣錦繡太官微半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
醢以儉約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召見御前親屬治道
權尚書殿中郎到渡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融為晉安太
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詔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
遷為二千石山陰令丘仲孚以異績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
遠以清公為宜城太守剖符結綬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
良吏也

史傳

卷之十百二十三

五

庾亮字休野為荊州別駕梁州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僞籍
荊州顧名挂士流始與王愷為州將命事注為州從事事不
從愷大怒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惜從事事曰府是尊府
州是華州愷不能折還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彫弊之後東
經日不舉火太守承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及卒停屍無
以飲武帝聞之賜絹百匹殺五百斛子喬復為荊州別駕時
元帝為刺史州人范與話以賤流為州主簿屬元日府州朝
賀喬不肯就列曰喬奉為端石不能與小人為屬行元帝乃

及史州之
期石

傳與話與話羞憤辛子變少聰慧家富於時好賓客舍必別
鼎狀貌豐肥願頗張開人謂變必為方伯及魏克江陵餓死
時有水軍都督稽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沈瑒武康人為齊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從事湖熟縣方山
康陵陰冬月公私行信以為艱難明帝使瑒行治之瑒乃開
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
就作瑒輒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瑒必不枉報汝
明帝使瑒築赤山塘城村官所置數十萬遷建德令教民
一丁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去官
隨陳伯之至江州義師圍郢城瑒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

史傳

卷之十百二十三

五

余子在都瑒曰人情何何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身且不保伯
之遂舉眾降為餘姚令縣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相殘
恣厚自封植百姓患之瑒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
僮自是權右屏跡瑒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瑒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加榜捶瑒康自自守故得行其志遷蕭穎達長史瑒性嗜強
每作穎達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瑒出口我死而
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為盜所殺人以為穎達害之子穎達
之遇穎達率事不窮竟瑒布衣蔬食終其身
丘仲孚為程人齊明帝時為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微則舉

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填溝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漬涸頭兵不進遂敗散還山陰令其有聲稱百姓為之誦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傅瑱父子沈憲劉玄明皆率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過之也高祖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樸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遷長沙內史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孫謙字長遜莒人也齊泰始初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數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治之失其道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至郡布恩惠蠻獠懷之競輸金貨謙一無所納掠得生口皆放還家郡境翕然遷撫軍參軍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因出為南中郎司馬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勸課農桑務盡地利以年老徵為光祿大夫每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謙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淋施遺餘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特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皆異之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力於仁義行已過人兄靈慶嘗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謙即遣其妻彭城劉融疾篤無所歸舉送謙

舍間驛事以待之及死以禮殯葬之卒年九十二從子廉便辟巧官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遂為列卿廣陵高爽客於廉有求不稱意乃為展誡以嘲之曰刺鼻不知嚏踞面不知瞋當商作步教持此得勝人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高祖踐祚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佐事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弊素器物無錦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性剛嚴民吏多以細事受鞭罰為人所訟徵下廷尉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不款除名起為武康令愈厲廉節太守王彬遷屬縣南縣盛供帳至武康遠設糲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遠宣城東郡太守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其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歸家經年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好義周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嘗謂人云卿能得我一妻語則謝卿一雞眾共伺之不能得也為中撫軍司馬卒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方術

沈僧昭依之弟孫也別名僧朗少事天師道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燕於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

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武
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安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德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曉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
王欲已關今恣汝鳴即便喧聒特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
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
知耳俄而邊使至後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
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
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苦
求東歸不許遷廷尉卿太清三年卒侯景之亂百口皆殲焉

列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衛敬瑜妻霸城王氏女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
之女載耳為誓於墓前手植樹數百株相樹忽成連理所住
戶有巢鷦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獨栖乃以縷繫廊
為志後歲此鷦復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
猶獨歸故人思義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深嘉其
節起樓於門題曰貞義之閭

宣城女子與母同寢母為猛虎所攫女號呼搏拏虎毛落行
十數里乃棄之女抱母還

諸夷

諸夷 諸夷扶南干陀利中天竺三國所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西南海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大同五年

佛老謂釋
今佛事
明是法
教其來
子安有
教其來
三教弟子
沈矣

遣使獻方物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釋雲寶隨使
往迎之先是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
髮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鑑形案僧
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薊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
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繚文則與高祖所得
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開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
夜役鬼神造入萬四千塔此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
精舍孫綝毀之塔亦同損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
晉簡文咸安中使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
繼修立之至孝武太元九年金相輪及承露其後離石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大

胡人劉曜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
更蘇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
重輕受諸楚毒兄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當活可作沙門俗
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
地獄語竟如墮高嶺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
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
拜果是有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眾掘之
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
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對簡文
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僧尚伽復為三層即高祖所開

七寶塔乃
小小塔故
之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元

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有昔人所捨金銀諸雜寶物可
九尺許方至石碌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內
有金鏤壺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又有琉璃鏡內得
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洗香色其月高祖到寺禮拜
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
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當鉢中
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
月又於寺設無尋大會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
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
寺基業至四年九月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暨二利各以
金壺次玉壺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
塔分入兩利下及王族妃主百姓所捨金銀銅等珍寶充
積十一年十一月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尔夕二
塔俱放光明勅鄧陵王輪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
會稽鄧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遺先宅寺釋教脫等及舍人孫
照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
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蒲中
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尤處指觀之得金像未有光狀悝載
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令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元

裡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
響經一歲捕魚人張繼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
繼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咸安元年合
人革宗之妹珠波水得佛光詣交州送臺以施像又合爲自
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高悝得像後
有西域僧五人來請悝曰昔於天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
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宵一夜俱夢見像
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五僧至寺見像歎涕泣
像便放光照燭殿宇瓦官寺僧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
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到拜請其
夜像即放光回身西向便許模之像跌有外國書莫有識者
後有三藏都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
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
堂殿并瑞像周回閣道窮極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
繇作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海洲中有毗塞國去扶南八
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
神聖國人善惡及將來事皆知之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頭
王王帝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王能作
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云

嚴武原有
威修模

上作分編
建

千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羅雲脩跋陀
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之後佛法大
興汝若遣使貢獻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
境土不得安甯羅初不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
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王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遣使并書工奉表
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與本書相符
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勢佛
道所興之國也天監初其王曲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聞聖明慈悲群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百官氓庶
受樂無恐臣之所任國土安樂臣自修德如化王法惟願大
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臣民山川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
大王使人坐達多由來忠信再拜發遣大王若有所須悉當
奉獻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
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備敷所
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今奉獻琉璃雜香等物

豫章王綜

豫章王綜高祖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居齊東昏宮在潘余
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官中多疑之綜年十四五登

可

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心驚以問淑媛淑
媛問其形狀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怨望因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綜盡則談說夜則涕泣閉戶藉地被髮席
焚於內齊布沙終日跪行足下生胝口能行三百里善屬文
有勇力手制奔馬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恒於
別室祀齊氏七廟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
聞俗說以生者血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東昏墓
出骨滲骨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驗自此常懷異
志潛陰芮文寵安定梁詒綜曲加禮接布以腹心昔通四年
為南充州刺史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使人入北與之通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同謂為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魏將元法僧以彭城
降高祖令綜都督東鎮彭城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連
兵既久武帝曉玄象知當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擒手敕
綜令拔軍綜疑帝覺之乃與文寵語夜奔魏軍及旦魏軍呼
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衆軍遂退益
陽任煥有驢馬乘之走煥馬為抄所傷墮於橋下不得得上
馬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前煥乃得上遂免
綜長史江革及司馬祖暉並為魏所擒武帝聞之驚駭後事
見魏書蕭綜情事可悲然在梁

侯景

侯景剽方人魏孝昌四年明帝祖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
爾朱榮弑胡氏景以私衆見榮榮奇之委以軍事會巨寇葛
榮率衆十餘萬寇河內榮討之命景爲先驅大破之生擒葛
榮擢定州刺史封濮陽公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之仍爲
歡所川歡敗於沙苑景曰宇文泰恃戰勝必急請以勁騎數
千襲關中取之歡妃婁氏曰景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
於事矣蓋歡乃止爲司徒河南道大行臺景言於歡請兵三
萬濟江轉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使肅制河南擁兵
十萬景有足短弓馬非其長唯以智謀爲歡所任歡部將高
昂彭樂皆雄勇景常輕之言似不突爾勢何所至性殘虐取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三

軍嚴酷然所掠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景
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僞易生大王若屬以書
請異於他者歡每與景書別加微點未嘗告子弟也及歡疾
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反覆我死後必不爲汝用歡死澄作
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遣郎中丁和請降帝於太
清元年正月乙卯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
甚悅之與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字內方一天道前
見其徵及丁和至景實以其日拜表高祖欣然謂與神通召
羣臣議納景尚書僕射謝舉等皆云非便帝意未決夜生武
德閤獨言我家國若金甌無一傷缺今受景脫致紛紜非可

悔也朱异接聲曰聖明御宇誰不慕仰今侯景據河南十餘
州分魏土之半輪情迭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獻其
誠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高祖乃納之
封景河南王大將軍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轉行高
澄遣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割四州請救於西魏魏
遣五城王元慶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鴦
仁鴦仁至汝水元慶夜遁景據懸瓠項城求遣人鎮之詔羊
鴦仁鎮懸瓠羊思建鎮項城魏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
澄應景與西南合從以書喻景景不從景請立元氏爲魏主
輔以北伐詔立元貞爲咸陽王給以乘輿之副澄遣慕容紹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三

宗伐之景退保瀋陽紹宗進逼之景閉壘項之乃出紹宗曰
景多詭奸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短甲短刀
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相持連月景誑其衆以親
殺其家口紹宗聞之遙謂景衆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
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慕容紹宗景
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
使謂紹宗曰景若就食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莫適所歸
馬頭戍主劉神茂爲監州常璫所逐馳見景曰壽陽去此不
遠城池險固王至常璫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朝廷喜
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璫授甲登陴

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黯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司馬徐思王說之黯開門納景景啓求貶削不許授豫州牧魏人攻懸瓠羊祜仁退保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朱異請許之景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疾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朱異曰景奔敗之將何能爲復書曰貞陽旦至疾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知吳老公薄心腸景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以吳兒女配奴王偉曰今坐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皆占爲軍士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求錦萬疋爲軍人衣袍朱異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所給兵仗不精請東冶鍛工更造許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未嘗拒絕貞陽侯淵明遣使言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帝遂與魏和景馳啓固諫不從景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說語求與連和臣所竊笑也臣寧堪粉骨誓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非唯朝廷有耻亦且三公肝食帝使朱異宣詔曰貧家尚畜十客五客朕唯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景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與要結正德許爲內應八月景遂反以誅朱異爲辭攻馬頭執太守劉神茂帝詔鄱陽王範爲南道都

督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令邵陵王綸董督衆軍王偉曰今若直掩都城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間抽連不聞工遲便須進路九月景發壽春聲云遊獵留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出軍爲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執刺史豐城侯泰帝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夜斫景營不克遂降之鎮戍相次啓聞朱異曰景必無度江志時蕭正德屯丹陽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而質被召爲丹陽尹景未之信遣人覘之曰質若審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質果退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邳之覺景分襲姑熟執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詔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副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禕守白下景至朱雀航正德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命微航始除一船遂棄軍走南塘游軍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與賊遇便奔景乘勝至闕下大春棄石頭走景遣于子悅據之謝禕亦棄白下走景百道攻城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無備乃鑿門樓下水

沃火賊又斬東掖門將入羊偏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官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官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皆碎又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偏作雉尾炬灌以膏蠟下焚之賊苦攻不克死傷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初景未渡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將為所欺果如其言景啓誅逆區朱异等城內射賞格有能斬景者授以景位景立正德為帝景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東府城陷景使儀同盧暉畧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臺城東西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觀者初景至便望剋建鄴故不犯百姓攻城不下乃縱兵殺掠交尸塞道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募北人為奴者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懸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乘馬披錦至關下以誘城內于是奴僮競出景食石頭倉既盡遂掠居人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築土山晝夜不息亂加鞭撻疲羸者殺以填土號哭動天地景儀同范粲棒請以甲士二千人入降遣軍至陳昕夜踰城言狀上大悅使報粲棒封河南王簡文恐其詐上怒曰受降常理何須致疑簡文曰吾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粲棒之意難知若開門納之一旦傾

危傷無及矣粲棒復請將所領至城門皆脫甲簡文不聽朱异以手捷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事泄景盡殺之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之景具舟石頭將北走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者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朱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會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趙伯超陣于玄武湖見駿退率軍走綸眾亂遂敗綸奔京口賊執廣陵令霍尚逼云已擒邵陵王傳至城下云王小失利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築之景義而釋焉鄱陽世子嗣結營於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建樓植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二十輪百道攻城焚城東南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焚其攻具賊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禦之賊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似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宋窺降景教賊引玄武湖水灌城關前御街並為洪波衡州刺史常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來赴援柳仲禮營朱省航裴之高營南苑常榮營青塘陳文徹屯丹陽鄱陽世子嗣營小航並緣淮造柵及旦景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常榮營壘未合度兵擊之衆敗景斬衆首徇城下柳仲禮聞衆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投水

死者千餘人。仲禮馬陷泥，身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城公大連集於南岸，湘東王釋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岸。高州刺史李遷仕、司州刺史羊羽仁率眾度淮，破賊東府柵，遂營于青溪東。景遣侯同來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糧盡，人和食，初援兵至北岸，眾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就剽掠。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營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皆無闕心。賊黨欲自援者，聞之咸止。相持既久，中外斷絕。羊車兒請作紙鴿繫以長繩，藏於中，因西北風放之，與得達。羣賊射下之，軍士煮鴿，重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為薪，剽竊以飼馬。又盡軍人屠馬。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兇

於殿省間，竊之雜以人肉，食者皆瘡。賊置毒於水，實人多腫。滿城中疫死者大半。時景軍餒，劉遵說景曰：「今攻城不拔，來軍雲集，糧食垂盡，野無所掠，不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請以河南自效。帝不許。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于帝曰：『賊軍餒，通勸王屢敗，今願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雖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通回久之曰：『汝善圖之，無令取笑。』景請以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質，割江右四州地，并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中領軍傅岐以宣城王嫡嗣，不可許。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之。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

為賊所困，一至於此，可哭可殺。

雖大不為人所死。

侍中王甲侯韶與于子悅、王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眾三萬至馬叩洲。景慮北軍自白下斷其江路，請勒聚南岸，詔並往江渚苑。景稱永安侯趙威方詣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殺汝，乞召入城從之。」時東城有積粟，為援軍所隔，及援軍退，景遂運東城粟於石頭。食既足，又啓云：「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縣州，須得壽春鍾離，即奉還朝廷。」時湘東王釋師于武成，河東王與次巴陵，桂陽王憺頓江津，有救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贇曰：「景舉兵向關，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必不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兇

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可乎？王不悅。賁素骨鯁，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怒，遂殺之。景知援軍望令不一，復開城中死疾，轉多。既却湘東等兵，又得城東之米，遂無退意。王偉亦謂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圖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汙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景乃抗表曰：『陛下真高氏通和而納其叛臣，臣既歸身朝廷，而復與通，好請誅君側之惡。然後退守藩籬，城初被圍，男女十餘萬，貫甲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堙止二三千人，羸儒不支，橫尸道路，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羊鴉、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

府北柵壁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復遣于悅請和詔御史中丞沈浚報之景無去意浚責之景怒決水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夜邵陵世子堅帳內白雲則董助華於城西北樓引賊五鼓賊衆飛梯上城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奔還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奏達所以入朝而如伎倆詠深見拒過連兵多日罪合萬死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帝神色不變拜訖命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景不能對及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三

辛

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亦交下丁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白帽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景屯兵西州使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擄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以深陽公主爲妻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掖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於是援兵並散城中積尸不暇埋瘞有已死未歛或將死未絕景悉聚而焚之臭聞十餘里遣將襲廣陵吳郡宣城皆下之降蕭正德爲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裁抑御膳五月帝崩於文德殿景祕不發喪二十餘日乃升梓宮

於太極前殿迎簡文仰位及葬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時臨城公大連據東揚州吳興太守張嶮據都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正德有怨言景殺之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時江南大饑江揚尤甚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芟葉荇花所在皆罄絕粒既久鳩面鵠形俯伏牀帷猶衣羅綺懷金玉待命聽終千里絕烟白骨成聚而景酷忍無道立大春確有犯法者輒擣殺之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景斷手足剖心腹出其肝腸瞻言笑自若膽大如升景遣中軍侯子堅破吳興殺太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三

辛

守張嶮都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嶮出頓姑熟範將裴之悌以衆降宋子仙攻錢塘降之進攻會稽臨城公大連棄城走追擒之文成侯寧於吳郡起兵景廂公孟振擊斬之任約攻晉熙郡殺都陽世子嗣進襲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景自進位相國漢王矯詔加宇文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文之號乎元帝聞江州失守遣將軍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景出屯皖口南康王會理及柳敬禮將襲之建安侯貴以告景景收會理柳敬禮殺之初武帝崩景立簡文并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

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事務景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二年正月景於大航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郢州執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元帝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必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地零桂運糧洞庭此中策也擁眾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無所憂矣景圖王僧辨於巴陵景每出師謂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百姓死守不下元帝遣將軍胡僧祐援僧辨大破景軍擒任約景夜遁還都僧辨率眾東下所至皆捷初景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三

克京城使有篡奪之志欲四方稍定然後自立及巴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欲速僭僞號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景廢簡文幽於永福省立豫章王棟景太尉郭元建自奉郡馳諫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無恙若遂行弑逆禍立至矣王偉固爭景遂弑帝及太子大器以太子妃賜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始蕭陳詔禪位於已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以王偉爲尚書僕射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鄉得

來噉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餘悉王偉制其各位王僧辨軍至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助侯子鑒守姑孰景巡壘柵謂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若得馬步一交必破之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曰西師懼吾必遁不擊將失之子鑒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僧辨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還西引衆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辨進次張公洲景使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逼百姓及軍士家累人臺城內僧辨焚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緣淮立柵白石頭至朱雀航僧辨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至落星墩景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三

率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拒守使王偉守臺城遣人掘王僧辨父墓僧辨進營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辨奮擊大破之侯子鑒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並以城降景欲散兵屯於閣下將逃竄王偉曰自古豈有逃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郢陵於北山破仲禮於南岸皆汝所親見今日之事是天亡我汝好守城我當一決耳仰觀石闕遙遙嘆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儀同田遷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遁侯子鑒奔廣陵景太宰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遺燼燒太

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路莫有了遺王伯
命杜崩救火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命
侯瑱裴之橫率兵追賊僧辨迎簡文梓宮升朝堂三軍縞素
哭於喪次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
卷送于江陵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
相扶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號叫徹於石頭僧辨登城問
故亦不崇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初景圍臺城援軍三
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
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侯瑱追及於松
江景眾皆舉幡乞降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
水從泥濘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鰓殺之景長不滿
七尺豺狼聲故能食人亦為人所食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
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或先斷手足割舌劍鼻經
日乃殺之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失志曰吾無
事為帝與受損不殊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蹣蹣嘶鳴其有
奔鯨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終
不起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蟻應捷痛輒隱起不勝則低是
日痛隱陷肉內天監中釋書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
死喻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
兒果猿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猿狀景

送覆陷皇都毒害王至大醫令朱兢嘗直禁省夜夢犬羊在
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
後果景登正殿焉有狂僧通道人飲酒啖肉不異凡人其言
隱伏久之方驗景甚敬之景嘗與其黨射僧通奪景弓射景
陽山大呼云得奴已後景宴集召僧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景
謂曰好不景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吳及景死傳首江
陵截二手送齊文宣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市百姓爭
取屠膾食之立盡深陽主亦食之焚骨揚灰羅其毒者以灰
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令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
付武庫初景南奔高澄命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饅盛油烹之
餘黨送江陵伏誅郭元建以宿禮于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
曰此小患也不足自全乃奔齊王偉略陽人景之篡逆皆偉
謀也景敗偉潛匿草中直漬成王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辨
長揖不拜僧辨曰卿為賊相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安用彼相
偉曰朕與有命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備言明公豈有今
日之舉僧辨異之檻送江陵偉於獄為詩贈元帝妾人曰
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百
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忌偉乃曰前日偉作檄文
有異句元帝取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歎湘東一
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

諸其肉至骨方斬之

史緯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緯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二十四陳書一本紀

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卷一百二十五陳書二列傳

后高祖皇后章氏

世祖皇后沈氏

高宗皇后柳氏

後主后沈氏

貴妃張氏

周文育

侯安都

侯瑱

史緯 陳書目錄

歐陽順

吳明徹

周鐵虎

程靈洗

章昭達

杜稜

沈恪

魯悉達

周敷

宗南康王曇朗

宜黃侯慈紀

蔡景繁

劉師知

王勳固

張種

袁泌

沈衆

韋載

沈炯

卷一百二十六陳書三列傳

虞荔

馬樞

韓子高

華皎

蕭乾

孔奐

蕭允

陸驎

周弘正

孫瑒

徐陵

江總

班察

世祖始興王伯茂

都陽王伯山

諸王長沙王叔堅

晉熙王叔文

岳陽王叔慎

史籍 陳書目錄

太子深

卷一百二十七陳書四列傳

毛喜

陸瓊

傅縡

蕭摩訶

任忠

樊猛

魯廣達

孝慶不害

謝蘭

司馬焉

王知立

沈文阿

沈洙

咸褒

鄭灼

陸詡

賀德基

張譏

顧越

王元規

文顏晃

褚玠

岑之敬

何之元

蔡凝

陰鏗

陳瑱

恩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賊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史籍 陳書目錄

三

史緯卷一百二十四

陳書一

唐武康姚
清晉江陳



本紀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吳興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少儉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眉龍顏垂手過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大同初為高要郡守交州刺史蕭詧以良刻失眾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傑反臺造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罔等不時進伏謀子雄弟子畧及杜僧明等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攻廣州高祖率兵救之賊眾大潰僧明降梁武帝以高祖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暉等南討定州刺史蕭勃憚於遠役因說暉緩兵高祖謂暉曰交趾反叛罪由宗室遂使數州寇亂彌歷年歲定州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忽國憲耶遂鼓行而進軍至交州暉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徽湖於屈徐界立營軍至湖口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高祖勸所部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賊眾大潰賁竄入洞中屈徐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

蕭先此時
意思尚好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率眾討平之除振遠將軍二年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義兵於南海馳檄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縊高祖迎蕭勃鎮廣州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卒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等率眾來附蕭勃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嶺北王侯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不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此太山之安也高祖泣謂休悅曰今京師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連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投袂摧鋒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僕行計決矣遣使間道往江陵奉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據南康勃遺腹心譚世遠與路養同還義軍大寶元年高祖發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遣杜平虜據石鼻梁高祖命周文育擊走之湘東王承制授高祖信威將軍南江州刺史封長城侯遷仕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據白口築城以禦之生擒遷仕斬之高祖發自南康嶺石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高祖舟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

加兵
校卒賊時
若用此策
破景久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三

胃有龍見於水濱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大湓城軍之食高祖分糧三十萬石以資之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高祖奉表於江陵勸進三年高祖率師發自豫章次桑洛洲僧辯會高祖於白茅嶺結壇盟約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高祖進寇姑孰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意甚恐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當乃以船舸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賄問計於高祖高祖曰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自往立棚高祖即於石頭城西橫龍築棚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四

人居朝堂四年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以齊安王爲皇太子初齊請納貞陽高祖固以爲不可僧辯不從高祖憤歎曰孝元尅雪讐耻卑濟艱難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帝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其情可知矣乃各具袍數千領及錦絲金銀以爲賞賜之具部列將士水陸俱進高祖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速走登城南門樓高祖縱火焚樓僧辯窮迫就擒是夜縶僧辯及其子頤遂廢貞陽侯奉齊安王卽位紹泰元年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杜龢據吳興與義興太守章載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攻章載於義興龢遣從弟北叟將兵援載高祖自討之留高州刺史侯安都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拔其木橋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降齊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退據石頭載及北叟降高祖兼行還都留周文育討杜龢齊兵濟渡據姑孰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柵南抵淮渚齊於湖墅渡米粟甲馬入石頭高祖遣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米數千石嗣徽等攻冶城柵高祖領鐵騎出西明門擊之賊衆大潰太白自十一月不見至是出於東方高祖分部甲卒封

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橋柳達摩救之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棚烟塵漲天賊潰爭舟溺死者以千數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進拔石頭南岸棚移度北岸起棚以絕其汲路齊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一升一升米買絹一疋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項童諸云石頭橋補橋青復橋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登諸言驗耶乃遣侯子欽諸和帝許之於城外盟約帝至石頭南門遣兵送齊人歸北及至齊人殺之杜龔以城降及弟北史竝伏誅二年二月高祖遣侯安都率舸艦頓梁山三月齊遣儀同蕭軌率李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向梁山蠻王黃衆逆擊敗之燒其船艦齊頓軍蕪湖甘霖降於鍾山大如奕棋子四月高祖南梁山軍巡撫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慶頓馬牧杜稜營大航南高祖率王侯將相文武於白虎關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皆奮齊軍跨淮立橋渡兵馬侯安都周文育徐慶等引還京師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京師震駭文育安都頓白土留旗鼓相望高祖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粟米萬斛六月齊兵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

大饑殺馬驅而食齊軍至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官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坐立泥中懸隔以費而壇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時食盡調市人餽軍以麥屑爲飯兵士飢困會文帝送米三千石賜千頭至帝炊米煮鴨以荷葉裹飯及肉計人分給命軍士尊食延明攻之會雨霽高祖自率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虜蕭軌東方老等四十六人其軍士逃竄者縛獲後濟江中流沉溺屍滿京口岸蕭軌東方老等皆伏誅軌等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執與希光並爲都督不相統攝故至於敗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時以賞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詔授高祖尚書令司徒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侯瑛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太府卿何敬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二年二月蕭勃舉兵自廣州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頔爲前軍至於豫章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

位之初
禮其矣

此不當在
此期

此不當在
此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七

名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詔進高祖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之禮加顯級遂遊冠緣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十月進高祖爵爲王辛未梁帝禪位於陳遣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梁帝遜於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卽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幸華林園覽詞訟分遣大使宣勞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八

月乙丑江陰王薨陳志也謚曰梁敬帝五月齊廣陵城主張顥和率所部入附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群臣表請還官侯景之亂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樺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慶以聞詔沈衆聚起部尙書起太極殿八月詔臨川王蒨西討舟師五萬發自京師周文育侯安都等逃歸自劾廷尉詔復其官王琳請還鎮湘川西討軍還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尋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備法駕奉迎三年春正月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詔臨川王蒨省揚徐二州蒨訟五月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反殺都督周文育於軍詔臨川王蒨往皖口

兄弟之子
於子陳

沉昌於江
高武子孫
所以人各
子其子也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九

王僧辯召世祖謀之時僧辯女婿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令世祖還立柵長城以備龕世祖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奄至將士失色世祖言笑自若部伍分明衆心乃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若攻世祖激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高祖受禪封臨川王高祖崩遣詔入纂皇統永定三年六月甲寅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封弟瑒爲安成王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妃沈氏爲皇后天嘉元年春二月太尉侯瑒敗王琳於梁山攻齊兵於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艦俘馘以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於齊詔瑒留鎮湓城以高祖子昌爲湘州牧衡陽王昌沈於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十

諸郡悉平九月詔以故大司馬瑒司空文育開府儀同三司僧明配食高祖廟庭十二月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以國用不足奏權鹽酤從之三年春正月設帷官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興駕親祀南郊六月以安成王瑒爲驛騎將軍揚州刺史周所立梁王蕭啓死子歸代立四年六月賜司空侯安都死五年夏四月周遣使來聘六年夏四月以安成王瑒爲司空天康元年春三月以安成王瑒爲尚書令夏四月上疾甚奏西上崩葬承寧陵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費用務從儉約事不獲已有所徵調必咨嗟變色明察真僞下不吝姦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籍每鄉人伺漏傳蠶於殿中勅投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廢帝伯宗世祖太子也世祖崩即位五月以安成王瑒爲驛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十一月周遣使來弔光大元年春二月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謀反以淳于量爲征南大將軍率舟師以討之司空徐度督衆軍步追襲湘州秋七月周將拓跋定率步騎二萬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大破之皎奔江陵擒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十二月以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二年春正月安成王瑒進位太傅領司

徒加殊禮，劔履上殿。五月，安成王瑱獻玉璽。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集群臣於朝堂，令降帝為臨海郡王，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薨。年十九。帝仁弱，無人君之器。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依違積載。及大漸，謂高宗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不敢對。旋悟，拜伏涕泣固辭，及即位，刑政皆歸安成。宣太后稱世祖遺志，廢焉。

高宗宣皇帝諱頊，世祖弟也。生有赤光滿室，寬大多智，畧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官中書侍郎，馬軍主李總與高宗同遊，處警夜被酒，臥總外出，還見高宗。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二

身是大龍，總驚駭走避。佗室江陵陷，遷於關右。天嘉三年，自周還，封安成王，除揚州刺史，驛騎將軍，還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驛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太傅，加殊禮。十一月，慈訓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以高宗入纂。大統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位。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皇太子。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冬十月，歐陽紇據廣州反，遣車騎將軍章昭達率衆討之。二年春二月，昭達擒紇，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廣州平。三月，皇太后崩。五月，齊遣使來弔。八月，詔曰：「民惟邦本，者在典謨，雖府帑未充，可去其泰甚。」自今值水旱，即列在所。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三

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三年春三月，大赦。自天康元年訖太康元年，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十月，周遣使來聘。五年三月，以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北邊。所在克捷。明徹尅壽陽，斬王琳，傳首建鄴。七年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下郢等七城。詔豫二兗，譙徐合，淮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四月，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還之。桃根又獻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六月，為北討將士死王事者舉哀。九月，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九年春正月，周滅齊。冬十月，明徹破周將梁士彥衆數萬於呂梁。十年春二月，明徹敗績於呂梁，將卒並為周軍所獲。三月，分命衆軍以備周。夏四月，詔曰：「惟免葛衣鹿裘，則天為大伯，禹弊衣菲食，吾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受年驚，肝日勿休，乙夜忘寢，跋子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懷同取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冀羣生，敢勞役以奉前已。但梁季以來，亂離斯瘼，宮室禾黍，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為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慚。斷雕為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弋錦之衣，方爇，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與以變俗。府堂署所，餼服軍器，其餘營。

多可畏

造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郵並各量減六月
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刺莊嚴寺露盤重影閣東樓千秋門內
槐樹鴻臚府門八月立方明壇於雲湖與駕至壇臨誓分遣
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相警戒十一年十一月周遣柱國梁
士彥率衆圍壽陽赴之豫州陷以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
督水步衆軍十二月南北充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
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向建業譙北徐二州陷
自是淮南之地盡沒於周矣十二年春正月以任忠爲平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秋八月周鄧州總督司馬
消難以耶隨溫應土順汚僞岳九州魯山甌山池陽應城平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主

靖武陽上明渭水八鎮內附以消難爲大都督司空封隨郡
公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任忠率衆趨歷陽
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督武將軍魯廣達克郭然
城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
破之擒延貴周廣陵義軍主曹樂率衆降十三年周靜帝遜
位於隋十四年春正月上弗豫甲寅上崩年五十三歲顯寧
陵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望時淮
南之地並入於齊帝志復舊境授律出師戰勝攻取最捷相
繼志大意遠不顧其後呂梁覆軍大喪師徒淮南旋沒達於
江縣德不遠文智不及武江左削弱職帝之由嘗修都城獲

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義人修吾城者其側所從來云

後主叔寶高宗太子也生於江陵江陵陷高宗避關右留後
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十四年
正月甲寅高宗崩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卽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立妃沈氏爲皇后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
彼土酋豪輪轡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
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可檢保任隨其所之若已預仕宦
及不欲去者亦隨其意六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於荆
州九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至德元年
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黃黃色隆隆若雷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南

齊沈君公諸荆州刺史陳紀降嚴奉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
江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瑄爲吳州刺史
二年五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斗自天墜冶所有聲
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初隋文帝受禪甚敦鄰好而宣帝
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開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
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宜
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隋河公楊素以爲主辱
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嗣使袁彥勝所
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歲

史緯後主
能文作此
語可笑其
見不得相

開謀隋文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美人襲采箋製五百十客一時繼和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盛修官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半獄常滿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酌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將山百鳥鼓翼相磨曰奈何帝奈何帝建鄴城無故自壞後主夢黃衣圍城命盡去繞城植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霑階至於牀頭狐入牀下捕之不見秋異既多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禮之於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采木湘州擬造正殿檣至牛渚磯盡沒水中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冠來無際昨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審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審之有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使投柁於江及納蕭巖等文帝愈忿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送璽書舉後主二十罪徵爲詔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自巴蜀汚漢至廣陵數十道俱入鎮戍奏聞新除湘州刺史

正色亦無
造但勝入
井耳

任忠諫殺

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抑而不言故無備禦蕭巖蕭瑒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人謀國事二蕭入朝時南平王巖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召二王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由是江中無一關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及開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軍兩度至無不摧沒虜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矣後縱酒作詩不輟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人鼻辛酸後主睡至哺不起乃罷會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廣陵濟拔京口俾擒虎趨橫江濟取采石進拔姑熟次於新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采石戍主徐子建告變乃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洸難施文慶爲大監軍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賀若弼陷南徐州韓擒虎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溺乘勝進軍官城城北掖門擒虎率衆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引擒虎經朱雀航趨官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顏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

李贄曰此
時欲得者

木門當水
何如正樹
臨春

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
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不動衆乃出軍人不見後主既而窺
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
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王廣入臺城後主
與王公百司自建鄴之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纍不絕隋
文帝遣使迎勞之及至列陳之車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
及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
消難尚書令江總驃騎蕭摩訶白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
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讓之後主伏地屏息
不能對乃見宥文帝賜宅內外脩整陳人忘亡焉詔陳武文
王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宣三帝陵給五戶守之初武帝卽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
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
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後主在東宮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
主有鳥一足集殿庭以嘴盡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
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主獨行
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
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隋文帝給賜甚厚數
引見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傷其心爲不奏吳樂後監守者
奏叔寶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言叔寶常
沉醉罕有醒時文帝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

文帝待陳
叔寶難得

日帝問飲酒多少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及從東
越登芒山侍飲賦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
報願上東封書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讓從至仁壽宮常
侍宴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
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守將馳啓告急叔寶正飲酒遂不
省及弼至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可笑也隋文帝以陳氏
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分置諸州縣每歲賜衣食以安全之
後主以隋仁壽四年終於洛陽年五十二贈大將軍長城公
謚曰楊聖芒山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
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阜莢相料理王僧辯本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慶陳也江東謂殺羊角爲
阜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陳終滅於隋然則興亡蓋有數云
史臣魏徵曰高祖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於時內難
未弭外鄰勃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
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何欲速也世祖早預經綸
知民疾苦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亦守
文之良主也臨海年長於成王過徵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
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高
宗登庸御極寬以容衆開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
近古未之有也旣而君侈民勞將驕卒情將藏空竭師徒挫

初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於江上矣李克以爲吳之先亡由平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古人有言亡國之君多有才藝以後主觀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流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史緯卷一百二十四終

史緯

卷一百二十四

元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

陳書二

列傳

后妃

高祖皇后章氏烏程人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紅白每有耕功之服則一瓜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高祖踐祚立爲皇后高祖崩衡陽王在遠未至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以遺詔召世祖入幕大統世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廢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二年二月崩年六十五諡曰宣

史緯

卷一百二十五

十五諡曰宣

世祖沈皇后武康人世祖卽位爲皇后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高宗與後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受遺輔政時高宗爲揚州刺史居尚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忌之乃矯勅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詔讓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毛喜入言於后后曰伯宗年幼政事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曰此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以報高宗高宗因師知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自草勅請蓋以師知付廷尉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

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乃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異因此以圖高宗。事覺。為高宗所誅。時后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黨。與並殺之。高宗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歸江南卒。

高宗柳皇后。河東人。父偃。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元帝。元帝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高宗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高宗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即位。拜為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犬焉。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高宗崩。始與王叔陵為亂。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

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吳氏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為皇太后。新失淮南。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殊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

後主沈皇后。望蔡侯君理女也。母高宗女會稽穆公主。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通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后父卒。后居憂處。於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後宮之政。皆歸之后。沈然未嘗有所忌怨。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綉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詳閱國史。及釋典為事。嘗過歲。早自

梁武帝應時雨降。教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前。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與後主入長安。後主薨。后為哀辭。又甚酸切。隋亡。后於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年十歲。為麗華嬪。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為始興王叔陵所傷。臥於承香殿。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時柳太后猶居栢梁殿。皇后正殿也。沈皇后素無寵。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並數十間。高數丈。悉屬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三

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服玩瑰奇珍麗。近古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居結綺。閼。韓孔二貴。納居望仙。閣。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麗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五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

孔貴嬪之容色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眇光彩，溢目照映，左右皆於闕上，靚粧臨倚，軒檻官中，遙望飄然，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官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蠱魅之術，佩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聖諸女巫，詛厭誦舞，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結於理者，求恩於貴妃，貴妃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無有不聽，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張孔之權，熹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從風而靡，關宦便佞之徒，轉相交結，賄賂公行，賞罰無常，韓擒虎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斬之於青溪橋。

周文育

周文育，陽美人，本姓項氏，少孤貧，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尺，義興人周蒼見而奇之，養爲己子，教之學書，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司州刺史陳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黠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蒼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四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五

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失與死，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獲，高祖赦之，監州王勸以爲長流，令勸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者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以此爲驗，其父有賈人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勸還，高祖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之，高祖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有功，除南豫州刺史，封南豫侯，徐嗣徽引齊冠渡江，據蕪湖，徵文育還京，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抽槊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進爵壽昌公，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出豫章，據石頭，詔文育督衆討之，勃遣其將歐陽頔，頔苦竹灘，備泰據，口城以拒官軍，孝頃有舡艦三百艘，艦百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慶潛軍襲之，悉取而歸，立柵於豫章，時食將盡，文育使人間行，遣周迪，昔約爲兄弟，迪甚喜，饋之糧米，文育遣老小乘故船，沿流下，燒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平韶，上流，則歐陽頔，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頔退入泥溪，文育遣將軍周鐵虎襲頔，擒之，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譏，以巡傳泰城下。

因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關之眾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
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文育率水軍
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斷其後路安都令軍士伐木墜
柵列營漸進頻戰輒克孝頃退走廣州平授鎮南將軍江州
刺史孝頃為周迪所破弟孝勣子公瓚復據舊柵扇動南土
高祖遣文育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率軍來會文育遣吳明
徹以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軍城於金口拾舟為步軍進據
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勣曹慶分遣常眾愛拒文育自攻
周迪迪敗棄船走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謀害文育以應眾
愛監軍孫白象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我舊兵少客軍多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木

若殺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周迪之走莫
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年五十
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司空諡曰忠愍初文育據三陂有
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中聞
小兒啼驚聽之在土下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

侯安都

侯安都始興人隨高祖鎮京口高祖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
定計使率水軍趨石頭高祖率馬步從江乘會之安都至石
頭北乘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

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僧辯臥室高祖
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
擒僧辯授南徐州刺史高祖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
任約引齊冠軍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
登陴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營禦敵之具
將旦賊騎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賊大戰之
賊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高祖至命安都率水軍斷賊糧
運分襲泰郡收其家口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犬
入遣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見之大懼請和
高祖聽其還北嗣徽等濟江餘軍又據采石遣安都攻之皆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降明年徐嗣徽等復入湖熟高祖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
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將乞伏無勞刺東方老匿馬高祖與
齊軍戰于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
齊軍大敗封西江縣公周文育西討王琳命安都會于武昌
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墜水中時以為不祥安
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不相
統攝部下交爭軍至郢州琳將潘純庵於城中射官軍安都
怒進軍聞之未克而王琳大眾至會口安都文育乃釋郢州
以禦之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及戰官軍敗績安都文育並
為琳所囚長鎖繫之置于榻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琳至淦

自傳不著
亦一節也

人與不心
生帝王家
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人

城安都等許厚賂子晉以小船依艖而釣夜載安都文
 有上岸入深草中奔投官軍還都自劾詔復其官爵除南豫
 州刺史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與群臣定議立世祖世祖
 謙讓弗敢當太后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
 安都曰今四方未定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
 後應者斬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
 祖即位遷司空衡陽王昌將入致書于世祖辭甚不遜世祖
 不憚召安都曰太子至須別求一番吾將老焉安都曰自古
 豈有被代天子臣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沉之中流進清遠
 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文祥為始興內

此登當門

此登當門
亦天壽其
事也

此登當門
亦天壽其
事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九

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之士試之騎射命以詩賦窮
 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介馬樞等武士則蕭摩訶
 裴子烈等並為賓客齊內至千人部下將帥不遵法度檢閱
 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不之改日益驕
 橫每表啓封詔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每侍
 燕酒酣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宴飲謂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
 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
 啓借供帳水餽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之意甚不怪
 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賜上壽重雲殿災安
 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為之備周地反時議
 當使安都討之帝乃命吳明徹討之又頻遣使案問安都
 部下檢括逃亡安都內不自安遣別駕周弘實託舍人蔡景
 歷問省中事景歷具奏之稱安都有異志世祖慮其不受制
 乃除安都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聽安都於
 嘉德殿其部下將帥賜食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西
 省賜死年四十四詔有某子某以士禮初高祖諸將杜
 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
 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機闊卿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
 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備防不設侯
 郎傲誕而無恩輕僂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僧明早卒文育

安都著如其言高宗追封安都陳集侯子賈嗣

侯瑛

侯瑛巴西人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藝據白崖山梁益州刺史鄧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瑛請復營每戰先鋒陷陣遂斬文藝除超武將軍範遷鎮合璧瑛隨之侯景陷都城瑛隨範徙鎮益城範卒瑛領其衆依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瑛殺鐵據豫章侯景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瑛窮蹙乃降景以瑛與已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為質遣瑛平餘南諸郡景敗於巴陵瑛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誅其妻子梁元帝授瑛南兗州刺史隨王僧辯討景恒為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

前鋒克盡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瑛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越江大敗景盡獲其軍賁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州瑛次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封康樂縣公鎮豫章高祖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時瑛據中流兵甚盛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入朝意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瑛鎮豫章乃於新吳縣立城柵與瑛相拒瑛留單人妻子於豫章令弟湛知後事悉眾以攻孝頃自夏至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潘與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率所部攻潘潘所掠瑛枝妾金玉歸于高祖瑛既失根本兵眾皆潰乃歸豫章豫章人拒之瑛趨淞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瑛投齊瑛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

乃請關諸罪高祖復其爵位授車騎將軍進司空王琳至池

口周文有侯安都並沒以瑛為都督西討諸軍事瑛至儋口與琳相持世祖即位進太尉天嘉元年春東關水長琳引合肥淞湖之衆舳舳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瑛率軍進虎檻洲琳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舟艦破壞溺死者數百人琳入浦治船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遣大將史寧臨其上流瑛知琳不能持久據湖浦以待其散史寧圍鄂州琳恐眾潰乃率船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齊人造兵數萬助琳琳引眾向梁山瑛令軍中晨炊藟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敵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一

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建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賊艦餘乘肩突青龍各相當值以牛皮屑蒙衝小船觸賊艦鎔鐵酒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走免者十僅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俘賊以萬計琳乘卑船走淞城欲收合散眾無附者乃與左右十餘人入齊周將賀若敦獨孤盛冠巴湘以瑛為西討都督戰於西江口大敗周軍授湘州刺史進封零陵郡公二年卒贈大司馬諡曰壯肅配享高祖廟庭

歐陽顥

歐陽顥臨湘人爲信武府中兵參軍。隨梁左衛將軍蘭欽征討欽度嶺而卒。顥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衡州刺史韋粲征侯景以顥監衡州事。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裕與顥有舊招之。顥不從。謂其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高祖入援京師。至始興。顥自結託。裕遣兵攻顥。高祖援之。裕敗。以顥爲始興內史。元帝以顥有匡濟之才。欲召用。顥恐蕭勃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山嶺蕭勃果留之。乃授衡州刺史。時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主

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顥不往。謁勃亦不拒。戰勃遣兵襲顥。盡收其貲財馬仗。尋還之。與結盟。督荊州。屬委實於勃。及勃山南康以顥爲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與顥有舊。嚴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顥有聲南土。高祖授顥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未至。顥子統已克始興。及顥至。嶺南皆偃伏。顥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廣州刺史。王琳據中流。顥自海道奉使不絕。世祖嗣位。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異殺將軍以金五百兩寄顥。付兒智矩。顥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至是呼其子還之時。人莫不嘆服。顥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遠爲衡州刺

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寶。以助軍國。天嘉四年卒。子統復爲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高宗以統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統遂反攻衡州刺史錢道戡。詔儀同章昭達討之。執送京師。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吳明微

吳明微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稼焦枯。明微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苗乃更生。及秋大穫。足充葬用。有伊氏善占墓。謂明微曰。君葬之日。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大貴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主

之徵。至時果應。侯景寇京師。天下荒亂。明微家有粟麥三千餘斛。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餘而不與。鄰里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微乃詣高祖。高祖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授安州刺史。封安吳侯。世祖即位。遷吳興太守。世祖弟豫拜中領軍。廢帝即位。遷丹陽尹。詔明微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塲。令山高宗。高宗疑懼。遣毛喜與明微籌之。明微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隣強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居周召。德邁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湘州刺史華皎有異志。以明微爲湘州刺史。率兵討之。皎平。進爵爲公。

太建四年大舉北伐明徵總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四月巴州刺史魯廣達克大峴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氤破之南譙太守徐搜克石梁五月陽平郡降徐搜克廬江郡黃法氤克歷陽北高唐郡降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廬陵內史任忠克廬城又克譙郡秦州降高宗以秦郡明徵舊邑詔具太牢令上冢拜祠羽儀甚盛鄉里以爲榮瓜步胡瑩二城降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澠口城任忠克合州外城淮陽沐陽郡並秦城走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宣毅司馬湛陸克新蔡黃法氤克合州明徵克仁州七月齊遣衆二萬援齊昌西陽太守周吳破之進克巴州淮北絳城殺陽士民並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南

錄其渠帥以城降八月山陽盱眙二城降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青州東海城降平固侯陳敏泰克晉州九月陽平降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馬頭齊安降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十月郭縣城降明徵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保外郭明徵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徵令軍中修攻具進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曰堅城未拔強援在近計將身出明徵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

鼓一鼓而克生擒王琳及扶風王可朱渾等送京師景和惶懼奔走盡收其驍馬輜重王琳舊部曲多在明徵軍中琳素得士卒心及見獲衆皆歔歔不能仰視明徵應其有變遣左右追殺琳傳其首詔以明徵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徵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徵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湛施克齊昌十一月淮陰降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樊毅克濟陰魯廣達克北徐州十二月譙城降任忠克霍州六年正月廣陵金城降明徵自壽陽入朝與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疋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援兵數萬明徵大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北

破之八年進司空南兗州刺史會周滅齊高宗將事徐克九年詔明徵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徵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徵破之士彥城守不復敢出明徵進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大將王軌將兵救之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惶恐議欲破堰退軍以虜賊馬馬主表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山會明徵苦背疾甚篤遂從之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徵決堰乘水勢以退軍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徵被執尋卒時年六十七

周鐵虎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渡語音侖重奮力過人河東王蕭譽爲湘州刺史以鐵虎爲臨蒸令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方等死鐵虎功最元帝使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潭州刺史從僧辯克定京師封池陽侯高祖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復其本職隨周文育征王琳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琳有文育等而殺鐵虎年四十九高祖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詔曰天地之寶所貴者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放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潭州刺史池陽縣侯鐵虎器局沉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志盡力身陷凶徒肆言無撓豈直溫序見害方且理髮麗德臨危猶能顧目忠貞如此愴恨泉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天嘉五年世祖詔曰漢室功臣形爲官親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池陽縣侯鐵虎誠節饒亮力用雄敢垂翅賊壘正色冠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壯陷身不屈言追嘉惜可配高祖廟庭子瑜嗣時肝胎馬明亦隨文育征王琳軍敗力

戰死之贈征西將軍鄧州刺史

程靈洗

程靈洗新安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前後守長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縣欵以拒景景軍陷新安太守湘西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元帝於荊州承制靈洗遣使問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靈洗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靈洗將軍領新安太守封巴丘侯荊州陷還都高祖襲王僧辯於石頭靈洗率衆援僧辯力戰於西門僧辯死高祖遣人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授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隨文育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與文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育等逃歸除高唐太原二郡太守鎮南陵高祖崩王琳軍東下靈洗大破之遷鄧州刺史廢帝立進靈洗將軍華皎叛遣使招靈洗靈洗斬其使周建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出軍驛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進攻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遷安西將軍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耕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並奪之紡績至當散用資財亦無所吝卒於州謚曰忠壯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除安遠將軍隨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

前通江水齊人下大柱爲柵水中文季領驍勇拔其柵明
微率大軍繼至攻秦郡克之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所克
城壘多堰水以灌之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
必先諸將旦起迄暮不休軍中服其勤幹每戰恒爲前鋒齊
軍深憚之謂爲程虎除譙州刺史明微敗爲周所得授開府
儀同三司文季逃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送長安死于獄中後
主詔贈散騎常侍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少時嘗遇相者謂之曰卿容貌甚美
有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官直後因醉墜馬傷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本

其鬚角昭達喜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
爲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富貴京城
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相結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
來謁世祖大喜委以軍事恩寵超於儕等世祖嗣位除員外
散騎常侍封欣樂縣侯陳寶應周迪共寇臨川以昭達爲都
督討之至東興嶺迪退走昭達論討寶應寶應據建安晉
安二郡界水陸爲柵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
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
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水長昭達
放筏衝寶應水柵盡破復攻其步軍方大戰會世祖遣余孝

頊出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潰擒寶應及留異等送
定閩中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台
鉉以告昭達至是侍譙酒酣謂昭達曰卿憶吾夢不何以償
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除都
督江州刺史華皎反遣使招之昭達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
進征南大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
達倍道兼行達始興紇聞昭達奄至乃山頓湓口聚沙石盛
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以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
以臨賊柵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其竹籠籠筏解因縱大
艦隨流突之紇大敗擒之送於京師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
二年率師征蕭瑄于江陵瑄與周軍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
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縋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
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
降之三年卒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晝夜倍道然克捷必
推功將帥飲食分惠群下將士以此附之每宴飲必盛設女
伎雜樂宴容歌舞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對壘旗鼓相望弗之
廢也配享世祖廟庭子大寶爲豐州刺史在州貪縱後主以
李暉代之大寶殺暉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不克官軍
至大寶與通俱逃軍上陳其詳率兵追躡山路阻險大寶不
能行通背負之爲追兵所獲夷其族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本

杜稜

杜稜，錢塘人，少落泊，爲高祖掌書記，以功封上陌侯。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討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已，以手巾絞之。稜悶絕，乃蘇，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僧辯平，高祖東征，杜龕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未嘗解帶。賊平，遷中領軍。侍中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安都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迎立世祖，遷領軍將軍。廢帝卽位，加特進。大建四年，爲右光祿大夫。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卒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配享高祖廟庭。

沈恪

沈恪，武康人。梁新渝侯蕭映爲廣州，以恪兼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蕭映卒，恪歸吳興。高祖南討李贲，遣太子附恪還鄉。侯景圍臺城，恪率宗從入臺，封東興侯。京城陷，恪開行歸鄉里。高祖討侯景，遣使報恪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卽日授都軍副。太平元年，監吳興郡。入朝，高祖受禪，使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高祖叩頭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

嘉其意，不復強，更以潁主王僧志代之。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余孝頃出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援之。孝頃聞恪至，退走。高帝卽位，加恪都督廣衡交越新合羅愛德宜黃利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緩懷安輯，被以恩惠，嶺南賴之。遷護軍將軍。後主卽位，以疾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元。

魯悉達

魯悉達，邵人也。父蓋之，新蔡太守。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其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衆，招集齊陽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仁威將軍。北江州刺史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王琳亦授悉達鎮北將軍。悉達兩受之，遷延頓望。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有罪，恐誅，引齊軍入城。悉達乃勒麾下數千人濟江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

來何遲也。悉達曰：臣鎮撫上流，為國外蕃。陛下授臣官爵，恩至厚矣。使沈泰襲臣，威亦淡矣。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故也。高祖嗟嘆曰：卿言是也。授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侯。悉達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士，與之賞會。遭母憂，哀毀過疾，卒年三十八。謚曰孝侯。悉達可人不提，與周孝侯同謚。

周敷

周敷，臨川人，為郡豪族。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眾以討賊。為名累，內史始興王濬殺以郡讓續。殺既失勢，續欲侵掠之，敷每加擁護，衛送至豫章。觀軍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

史籍

宋之十一百二十五

主

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厚加給郵，送之西上。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敷素無偏附，依敷族望，深求交結。地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梁元帝授敷率州刺史，封西豐縣侯。熊曇朗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敗之。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進兵圍曇朗居之。授豫章太守。時南江帥並顧總、巢宿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遣致討。但羈縻之，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進安西將軍，還鎮豫章。周敷以敷素出已下，起致顯貴，深不平。遂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擒方興，率眾攻迪破之。詔以敷為臨川太守。五年，迪收合餘眾，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從軍至

定川縣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奈從匪能，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欲共立盟。誓數許之。方登壇為誓，所害謚曰脫。數因輕脫以，為謚亦奇。

宗室

南康王曇朗，高祖弟休先之子也。高祖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起義，遣曇朗自淮入泗赴之。齊援至高祖，班師。曇朗以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徐嗣徽等引齊寇攻京師，尋請和，求高祖子姪為質。時四方未賓，京都虛弱，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昌言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

史籍

宋之十一百二十五

軍

諸賢欲息肩於齊，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次遣曇朗棄之，危庭但齊人無信，疑而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關也。高祖慮曇朗憚行奔竄，乃自往京口迎之。使為質於齊。齊果背約，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年二十八時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祚，封曇朗南康王。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世祖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遣使迎喪。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適齊，以二妾自隨。又生王子方華、方贍。至是同還。方泰少粗獷，與諸惡少年群聚，遊

計其贍可也

齊人不殺王子方泰

逸無度世祖以曇朗故特寬貸之太建四年拜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所奏免官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經部曲放火延燒邑居因行劫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高宗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方泰當從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微服往民間淫淳干岑妻爲州所錄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欲方泰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刑方泰乃承引兼御史中丞徐君款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尋復其官時肅明初遷侍中隋師濟江方泰與南陳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斷遏江路隋將高穎領船艦奔流當之猛及元遜並降方泰將士潰散諸船走臺城陷與後主入關大業中爲掖令方慶少清警涉獵舊傳封臨汝侯授廣州刺史甚得民和肅明三年隋師濟江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烈將五百騎迎方慶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時隋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文帝勅云若嶺南平定王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賈已率兵拒

非天

智烈會京城陷勇徵兵據守使同母弟鄧禹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復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爲名而自執兵要方慶已敗死勇又令其將會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清遠郡孝武追殺之韋洸兵已上嶺高涼女子沈氏舉兵以應隋軍攻陷傍郡勇乃降行至荊州病卒萬頃周司城大夫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及隋文踐祚常思還北京城陷遣使出關道降于隋軍加上儀同尋卒宜黃侯慧紀武帝從孫也永定元年封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隋師濟江慧紀留其長史陳文盛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鐵鎖五條橫江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瀾隋軍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軍屢捷獲陳士卒三縱之肅乃退保延洲別帥廖世寬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決死一戰時有五龍備五色長十餘丈驥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肅收餘衆東歸慧紀時在漢口爲隋秦王俊所拒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引兵東下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與水軍都督周羅暕鄂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輸羅暕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

紀勸哭出降入隋例授儀同三司卒

蔡景歷

蔡景歷考城人梁簡文帝爲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王會理謀挾簡文出奔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高祖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答書下筆千言文無改竄高祖甚賞之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高祖將討王僧辯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高祖受禪遷祕書監通事舍人高祖崩時外有強寇世祖鎮於南院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秘不發喪急召世祖景歷共宦者及內人密營飲服時既暑熱須治梓宮悉斤斧之聲或聞於外乃以蠟爲秘書文書詔詔依舊宣行世祖卽位以定策功封新豐侯大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欲進圖彭城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以爲師老將驕不宜窮遠略高宗怒其沮衆以朝廷舊臣不深罪之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賦汚狼狽從居會稽及明徹敗帝思景歷言卽日追還遷御史中丞舊式拜官在午後其日與駕將幸玄武觀帝恐景歷難於久待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卒贈太常卿諡曰敬配享高祖廟庭顏明中與駕幸其宅重贈侍中諡忠敬景歷屬文不尚雕靡長於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美

敘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子微子希祥繼母劉氏悍忌觀之不以道微奉侍益謹微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爲太學博士後主立遷吏部尚書加安右將軍勅每十日一往東宮與皇太子論述古今得失及當世政務又勅廷尉寺獄取微議決又勅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微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至一萬位望既重聲勢熏灼物議憚之徒爲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微有怨言後主怒將誅之左右固諫獲免陳亡隨例入關微美客儀有口辨士流族姓皇

家咸屬制度儀軌風俗山川問無不對然便倭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曰鼓吹軍樂有乃乃授蔡微不自量揆以其父景歷有締構之功且如所啓拜訖卽追還其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敬肅召見顧問言輒會旨除尚書民部郎轉給事卒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美

劉師知

劉師知沛國人武帝入輔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遽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欲殺我我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刀焉馳報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能對武帝崩成服朝臣議盡坐侯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云既稱成服本備喪

禮人乃
誠可嘆

此處
可嘆

禮案昭明太子薨成服。僕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縗不異。恩謂成服。僕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云。按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僕御不容鳴玉珥貂理宜縗斬。文阿重議云。晉宋直靈俠御吉服。在吉凶簿中。梓宮僕御縗經在凶凶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舍人劉德藻云。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凶簿。私家放效。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為凶。理不應猶襲統緒。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案山陵凶簿。吉部伍中公卿導引。及武黃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僕御獨為衰經。若公卿武賁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文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天

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梓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轂。謝岐曰。靈筵附宗廟。梓宮附山陵。山陵凶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直衰。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梓宮靈輿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並無凶簿。豈容凡百士庶此日服重。而侍中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推以山陵事。愚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奏聞。上從師知議。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劉仲舉入侍。醫藥帝崩。師知命宣帝入朝。師知與仲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此君

王勣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王

王勣字公齊。錫之弟也。性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勣將隨之。范陽張纘時與選。勣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因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梁武帝謁闕陵道。出朱方。勣隨例迎候。勣勸令從。羣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勣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以勣為長史。南海太守王還朝。勣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多貪縱。勣獨以清白聞。太建中。遷尚書僕射。弟固字子堅。文帝時為國子祭酒。女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姦姐恒

張種

張種字士苗。承從孫也。武帝受禪。歷中書令。種謙虛弘深。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晏然也。太建初。賜無錫縣秩。嘗於縣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達失之。帝大笑而不責。

袁泌

袁泌昂之子也。貞陽侯僭僭，泌爲侍中，使於齊。王琳奉永嘉王莊稱尊號，以爲侍中。琳敗，衆皆散，泌送莊屬之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歸陳，請開請罪。文帝深義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光武元年卒。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願目之後，歛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諡。」其子遵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泌兄子樞，字踐言，家世貴顯，貨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榮利之懷，淡如也。王僧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未嘗脩謁。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武帝長女適陳留太守錢徽，早卒。追封永嗣公。主至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羊

是將壘尚書議加藏駙馬都尉，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典，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武帝置駙馬都尉，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向公主，必拜駙馬都尉，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巷而醮，是假駙馬之位者，所以崇皇女也。」今公主早薨，既非同半之時，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恭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王氏無追拜之事，一側足據，無勞此授，時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樞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至

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弟憲字德章，年十四爲國子正言生，在學一歲，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令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與賄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遂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酬對閑敏，學衆滿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自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告袁吳郡，賢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試，爭起劇難，憲隨問隨答，剖析如流，祭酒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舉高第，還尚書，文帝女南沙公主還太子舍人，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勳謂憲曰：「卿何獨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武帝卽位，授中書侍郎，天嘉三年，遷御史中丞，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每伺閑暇，爲上言之，其所中理，甚衆，嘗陪膳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徒席山亭談宴，終

日高宗顧憲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遷右僕射先是憲兄棍爲左僕射臺省目棍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受顧命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囑囑與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封建安伯除太子詹事皇太子不率典訓憲屢表諫太子外雖容納而心無改後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顧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後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數規諫歎曰袁憲實骨鯁之臣即日拜尚書僕射隋軍來伐賀若弼燒官城北掖門衛士散走朝臣

史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臣

各引去惟憲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獨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曰北兵之人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趨至景陽殿入井中憲拜哭而出隋文帝嘉其操下詔以爲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卒年七十贈安城公

沈衆

沈衆約之孫也遷太子中舍人侯景之亂衆言世所兼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衆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

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師頓于小航軍容甚整京城陷衆降于景景平西上荊州江陵圍爲西魏所虜尋逃還高祖受命遷中書令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衆性吝嗇善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破裂或親提冠履永定二年衆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攜乾魚疏飯獨噉之朝士共諷其所爲衆本狷急加以忿恨遂誣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賜死衆罪不至死可

章載

章載杜陵人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授義興太守高祖討王

史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章

僧辯遣周文育襲章載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麾下多高祖舊兵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縲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斃文育軍稍却載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尅其水柵遣載族弟翹資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衆敬帝敕載解兵載乃降高祖厚加撫慰以翹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引齊軍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若分兵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頓軍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掠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之永定元年

除通直散騎常侍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
山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不入簾門者將十載太建中卒

沈炯

沈炯字禮明武康人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
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景將宋子仙據吳興
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子仙命斬之炯解衣就戮
屍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獲免王僧辯素聞其
名及破子仙購得之酬獲者錢十萬羽檄軍書皆出於炯高
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誓文侯景東奔
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殺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蕭

封原鄉侯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爲西魏所虜授儀同三司
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門却掃
杜絕交游時作文章隨卽棄毀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
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詞曰伏惟陛下降德猗蘭舞臺豐各
玉檢封岱禮日觀而解功蕭鼓橫河指汾宮而高宴何其樂
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枕
遂出入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應應別風餘趾對大阜而茫
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
卿西返恭聞故寢猶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瞻仰烟霞
伏增淒戀其夜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以情事陳訴

聞有人言卽放卿還少日與王克等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

還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
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
宦於梁朝命存亂世涉危履險冒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與
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劉氏年八十有一叔母丘氏七
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丘氏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
餘臣一人先帝優臣救水之奉不使頓居草萊復矜臣溫清
之闕每獲賜告休沐臣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
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曉讀家書前懼後
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憂憲邦之司直若自虧大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蕭

節何問國章聖德綱繆方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
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赴赴在苒未獲見代彼蒼不弔鼎湖上
升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此痛罔極愚臣私心煎切
彌甚悽愴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降哲聰明嗣興下武利
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展有感必應寔望聖明
特乞霽然申其私願則光被之德覃及無方矧在翔沈孰非
涵養詔曰卿情切依聞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幸侍養先朝
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朕嗣奉洪基
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纒哀疚寔望賢哲共致雍熙豈便釋
簡南開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覲朝榮不虧

家祿奉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內外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烟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帝加烟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於家帝舉哀朝堂贈侍中謚曰恭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

美

史緯卷一百二十六

陳書三

列傳

虞荔

虞荔字山披餘姚人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中事荔隨問輒應倕甚異之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還都即辟爲主簿荔不就梁武帝以荔爲士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但以文史見知領大著作臺城陷逃歸里候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

史緯卷一百二十六

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高祖及文帝並遣書問招致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荔母卒於臺內尋而城陷喪禮不備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文帝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凡所獻替人莫知者弟寄爲陳寶應所留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之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不遣荔因感疾帝數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於外文帝不許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勅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今給卿魚鮓不得固從所執

也。勃不從。天嘉二年卒。贈侍中。諡曰德喪。還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寄字次安。少聰敏。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辭。豈得非愚。客謂其父曰。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大同中。嘗驟兩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甚喜。寄上瑞兩頌。帝謂勃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授以何官。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岳陽王爲會稽太守。以寄爲五官掾。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請寄共事。寄與彪將鄒瑋同舟而載。瑋復罪於彪。奔晉安。切寄俱往。陳寶應據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二十六

二

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論之際。每陳逆順之理。以相諷。寶應輒言他事。以拒之。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寶應驟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廊亡韓。不足稱智。豈若班彪論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乃爲居士服。常居東山寺。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其室。寄安臥不動。從者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者旋自搏滅。寶應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查其部曲。寄遺書曰。東山虞寄。致書於

將軍節下。字流離世故。懸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匪忘之。而齊沉痾。獨留陰翳。盡室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陳丹款。願將軍留甄。與之慮。少思察之。則瞋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顧。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畧不世。往因多難。杖劍典師。援旗督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二十六

三

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復妙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貝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曆聖。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宏謨廟略。推心置腹。屢申明詔。款爲殷勤。君臣之分。定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痛爲將軍惜之。自天厭梁德。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計。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掃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

長偏聞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水汙投身異域瑛則厥角稽首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也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勲高實融龍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與國久存其事甚明也聖朝記功忘過寬厚得人含舊自新咸加叙擢如余孝頃歐陽頤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驟非張繡罪異畢謀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常貴方今周齊陸陸境外無虞弁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安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耶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五經摧翊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瓊向文政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以將軍之疆統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減侯景於前今上擢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後民皆厭亂求其素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吾知其不可得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踵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地順不可同日而語明矣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處國裔子向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肯明君而孤立危殆之

史錄

卷之十一

五

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謀利賞必有弊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此事之易曉也北軍萬里遠隔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旂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顧順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枝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爲將軍計莫如不遠而復絕親留氏泰即快耶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中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皆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聞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昔象龍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軍典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奇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兼盡言實應覽書大怒或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實應意稍釋以寄有民望且便容之及實應敗走夜至蒲田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實應既擒諸將皆伏誅沙門難保涉獵有才思實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魯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實應甚悅懸標持以示奇寄正色無言擢退寄謂所親曰標公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文帝勅都督章昭

史錄

卷之十一

五

達以禮遣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勞之曰管寧無恙寄拜謝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衛陽王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得之矣乃手勅用寄寄人見文帝曰所以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以師表相事也除國子博士求解職歸鄉里文帝許其東還仍除東陽州別駕寄以疾辭高宗即位除尚書左丞不就乃授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辭疾不任旦夕陪列勳長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期望修廢而已卒年七十寄性仁厚雖僉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大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兄書氣輒奔劇

史錄

卷之十百二十六

木

馬樞

馬樞字季理邵人也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綸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究極精奧不得空立主客於是三教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論甚嘉之侯景之亂輸舉兵援

諸君有得
之乃知
之乃知

史錄

卷之十百二十六

七

袁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枯槁愛山林者以伊呂為束縛拘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散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篇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商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徵為度支尚書不應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都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早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辭以疾門人進曰都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然樞不得已乃行王築室以處之樞嫌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卜分

韓子高

韓子高山陰人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似婦人於淮清府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性恭謹勤於侍奉文帝性慈子高恒會意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及長習騎射有膽決願為將帥帝以士卒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恐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討張彪於會稽沈泰迎降文帝入豫州城周文育屯北郭香嚴寺張彪自刺

縣夜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開夜軍人擾亂唯高在側文帝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既反子高引帝入文育營又令往勞衆軍散兵皆集明日與彪戰彪敗浙東平子高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用焉文帝即位除成州刺史封文招伯徵爲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高宗輔政子高權勢既重深自不安數參訪臺閣事尙書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矯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賜死從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仲舉子郁尙文帝妹信義公主除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前上虞縣令陸昉告其謀反高宗在尙書省召群臣

史錄

宋之十一百二十六

八

議立皇太子子高入執之送廷尉與仲舉郁同賜死時年三十原其子弟

華皎

華皎暨陽人爲尙書令史侯景之亂高祖舉義討侯景文帝在都爲景所囚皎遇之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殺帛悉以委之皎聰慧動於簿領文帝平杜龔配以人馬甲仗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文帝即位封懷仁伯知江州事南州守宰多鄉里貧豪不遵朝憲皎以法馭之遷湘州刺史皎善心計湘川地多物產糧米竹木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蜀

多致餉鼓生口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遷重安侯高宗以湘州出杉木使皎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會韓子高誅皎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皎推遲不至光太元年啟求廣州以觀上意高帝僞許之皎遣使引周兵又奉蕭詧爲主士馬甚盛詔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率衆三萬乘金翅疾趨鄧州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冠武將軍楊文通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出澧陵襲之蕭歸達水軍爲皎聲援周武遣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長胡公拓跋大人馬三萬討鄧州帝恐上流守宰爲皎扇惑詔

史錄

宋之十一百二十六

九

敕湘巴二州凡爲賊所逼制者皆不問又命司空徐度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皎陣於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間徐度趨湘州乃率兵下戰明徹募軍中小艦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多碎没于中流賊以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奔江陵拓跋定等無船步趨巴陵巴陵已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盡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皎伏誅

蕭乾

蕭乾子範之子也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

豫章周地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結連。閻中豪帥立誓自保，高祖患之，乃令乾宣諭，并觀虛實。高祖謂乾曰：建安恃險，好為姦宄，方今天下方定，難於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髮髯在目，宜勉建功名，不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眾款附，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賊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兵仗，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之。時閩中守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閩世祖甚嘉之，授五兵尚書卒。

孔奐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六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仕梁為儀曹侍郎，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誘，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白。京城陷，朝士皆被拘繫，或薦奐於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今章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猶病凶暴，豈可高抗？奐曰：吾性命在天，何必取媚？因醜以求全乎？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與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眾。遭母憂，時天下大亂，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張種居喪以孝聞。景平，司徒王僧辯引奐為丹陽尹丞。元帝徵奐及沈炯，僧辯表留之。帝手勅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與，義明故實，問無不知。高祖作相，遷黃門侍郎，齊冠東

方老蕭軌等逼近都城，時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乃除奐為建康令。高祖冠日決戰，與煮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決戰大破賊。除晉陵太守，車船臨郡。妻子不之官，清白自守，所得秩俸，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服用儉素，簡衣一襲，既被一具，曰：太守身受厚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世祖踐祚，拜御史中丞。奐剛直多所糾劾，朝廷敬憚之。達於政體，每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到仲舉、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宗社事大，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流涕曰：陛下遵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新，安成王介弟之親，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奉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廢帝光太二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遷吏部尚書，加侍中。時大軍赴復淮，泗豫徐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與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伏。性耿介，絕請託，難備副之尊。王公之重，有所干請，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在湘州，累有司求台鉉，奐曰：哀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皆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叔陵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世祖諸子後。

與曰臣之所見正如聖旨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庶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與與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圖籍之實輔弼儲宮竊以為難後主深恨之乃自言於高宗高宗許之與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臣願選敦重之才居輔翼之任帝曰如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固爭之帝乃以總為詹事後主屬與官其私寵與復不從高宗欲用與為右僕射草詔訖為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中書令侍中至德元年卒

蕭允

史錄卷之十一

三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仕梁為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官坊景軍散之弗相逼也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驚駭衣冠士族離散四出允獨不行或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夫患難之生皆由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方今人爭奮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長影避迹吾弗為也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宣帝時為黃門侍郎晉安王出鎮湘州請允同行允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時用事請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自致列曹何為方辛若外蕃允曰已許晉安豈可爽信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

八十四亦與老矣

顏伯見允

史錄卷之十一

三

文章可得而言四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拜光祿大夫南師濟江允遷于開右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仙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厚賜錢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叔休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足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與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為衡州刺史乃往依頔頔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眾紇有異圖引每規諫由是見疎及紇反流寓士人罕之微公孫挺等皆惶駭引獨怡然謂之微等曰管仲安袁驩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章昭達平番禺引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復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遇怒臣何預此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選用輒為當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備空乏乃轉引為庫部侍郎章知營造引在職一年器械充足吏部侍郎缺所司舉王完謝靈等帝並不而中詔用引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領外物情遣引審其舉措詔令送任引至靖即遣子弟為質後主即位京師多盜以引為建康令殿

內隊主吳璠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有所請屬引皆不從族
子密時為黃門郎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之翁宜少為身
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宵小改行就失其意不
過免官耳吳璠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卒於家

陸緒

陸緒字士儒僅之子也僅任御史中丞卒官及緒遷中丞以
父卒此官固辭文帝以為中庶子緒儀表端嚴進退閑雅帝
使太子諸王取則焉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命換展字以
居之其子年數歲宣帝詔入殿內進止有父風賜名辯慧

周弘正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人年十五補國子生於國學講周易諸
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不許博
士到洽曰周郎未冠講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普
通中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匿吃而能談詳諧似優剛腸
似直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著紅襪錦
紋繫路門而聽衆人獲之弗問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
法師疑非世人既知大相親實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
得立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弘正奏記於太子曰意者願聞殿
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城大賢之節逃王與而弗御棄萬
乘如脫屣庶改流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聞其語今有其

人弘正家自汝南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抗辭九諫正色
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其
抗直如此遷國子博士時立士林館於城西弘正居以講授
聽者傾朝野遷邵陵王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勅以賜于施利
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講武詩詔原罪復位弘正如玄象
善占候大同末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將至數年當有兵起
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
階此矣京城陷弘正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祖諱改
姓姬氏拜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問僧辯曰王師近次朝
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變
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疎疎不述也僧辯次近畿方
部傳弘正至僧辯大喜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
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
至禮數甚優朝臣莫比授黃門侍郎元帝嘗著金襴子曰余
於諸僧重招提法師應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
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僧辯送秘書郎
籍至江陵勅弘正警校時議遷都元帝再鎮荆陵前後二十
餘年既情所安兼故府臣僚皆楚人欲都江陵云建康彫敝
王氣已盡兼與敵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舊聞荆南
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遂無去意唯弘正與僕射王褒曰

人說
不

士大夫頗見古今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庶民見與舊未入建鄴謂猶是列國諸王未為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早歸建鄴元帝未決荆襄人士黃羅漢宗懷等云弘正王褒並東人志願東下非為國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君等西人勸住西豈非私計耶衆默然元帝大笑於後堂大集文武帝曰勸吾東者左祖於是左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關人也頗有幹用勸上曰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臣富貴非官富貴耳上深感其言卒不許用及江陵陷弘正遁歸為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高宗史籍

孫瑒

孫瑒吳人也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及琳入寇以瑒為郢州刺史總留府事周將軍率衆四萬乘虛奄至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周軍起土山日夜攻逼縱火燒城南五十餘家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燔投瑒柱圍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及大軍敗王琳周兵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宋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宋

退瑒集將士謂之曰吾與王公協義陳力同義梁室亦已勳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定襄侯瑒同請入朝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授吳郡太守及將之郡乘輿餞送高宗即位遷郢州刺史後主立領右軍將軍侍中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二瑒自奉奢靡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山鎮郢州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荷荷菱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江置酒為一時勝賞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及卒尚書令江總為墓誌後主題銘其後遺左民尚史籍

徐陵

徐陵字孝穆摘之子也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人宴賓其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熱收慙齊文襄為相以陵失言囚之會齊受魏禪被拘留不遣致書於僕射楊情情不報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

詞也。淵明既入僧籍，得陵大喜，以為其弟。高祖諒僧辯、陵感僧辯舊恩，往赴任，約平高祖。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帝弟安成王瑱為司空，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叔假王威權，抑塞詞訟。大臣莫敢言，陵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為敬容，正坐，陵進讀奏，版安成王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道殷中御史引王下殿，劾之，詔免王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是吏部尚書陵提舉綱維，綜覈名實，廢帝立高宗，輔政謀去其已者，引陵豫議。高宗纂曆，封建昌侯，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勸、張種等，高宗召陵入內殿，謂之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舊藩長史，從陛下西還，王勸相府長史，張種帝戚之良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局之，陵乃奉詔。高宗決意北伐，議舉元帥，眾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推之。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從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明徹。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亦良副也。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置酒舉杯，勗陵曰：賞卿知人。十三年，為中書監，領侍中。太子詹事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初後

史錄 卷之十一百二十六

一放誠聖
乃是後主

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謚曰章。偽陵器局深遠，資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已戶送米至水次，令親戚貧賤者取之，尋致乏絕。或以為言，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目有青貲。時謂聰惠之相為一代文宗，不以已長矜物，未嘗詆譏作者。後引後進孜孜不倦，有陳創業文檄軍書，禪授詔冊，皆陵所撰。文宣之世，國家有大制作，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綴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傳寫成誦，被之周齊。喪亂散失，存者三十卷。長子儉，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廣州刺史歐陽乾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紀盛列仗衛，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趙陳寶慶乎？轉禍為福，今其時也。純然懼沮，其眾置儉於給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後純出見儉，儉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在於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見留無益也。純乃遣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章昭達討純，勸儉監軍，純平，賜奴婢米粟。後主立，遷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被糾劾。後主深委任之，顧明二年卒。次子份為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請孝經，晝夜不息。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皆謂孝感所致。

史錄 卷之十一百二十六

可與可淨
亦一異生

又一應

此母亦海

史緯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六

幸

卒年二十二陵弟孝克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
 孝克養母飯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質之女也甚有容
 色孝克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關欲嫁卿與富人望彼
 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許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富於
 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
 而去所得穀帛留以供養孝克遂剃髮為沙門臧氏深念舊
 恩數私致饋餉於母後景行戰死臧氏於途中伺孝克累日
 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
 克默然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徙居錢塘佳義里每日二時誦
 說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太建六年除國

子博士遷國子祭酒每與宴席散珍果損減高宗以問舍人
 嘗貳威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袖中試尋訪知還以遺母以
 啓高宗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會孝克席饌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
 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顯明元年為都官尚
 書都官省年代久遠多鬼怪每昏夜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
 衣冠從井中出或門閣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
 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居之經涉兩載妖怪皆息時以為貞正
 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山
 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陳亡隨例入開家道建立母

病欲糲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嗽麥粥有遺經
 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
 其名行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授國子博士卒年七
 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驚異之

江總

史緯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六

幸

江總字總持考城人幼聰敏家傳膠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
 未嘗輟手天嘉四年為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弟陳氏為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遷太
 常卿後主即位遷尚書僕射轉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
 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總自敘曰歷升清顯備
 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骨體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羣位
 丞相無述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
 逢迎一物干預一事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
 以介意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媚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
 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風荷昭晉恩紀契濶嗣位之日謬
 當隆寄儀刑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
 策荀公曾曰周之蒙辛今之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
 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見儒來
 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
 隱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慕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極

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羈非
尙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識者議其言行之乖總性寬和
能屬文尤長於詩然傷於浮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脩政
務但日與陳暄孔範等十餘人待後主遊宴後庭時謂之狎
客國政日頽綱紀不立言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
滅

姚察

姚察字伯審武康人梁末西魏陷江陵察父僧坦入於長安
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德初除中書侍郎居母章氏喪適
除而僧坦凶問到察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後主嘗召見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六

察毀瘠過甚爲之動容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食
歲久可停長齋仍手勅曰卿服瘠如此不宜齋素有幸將攝
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勅而素食如故服闕授秘書監
遷吏部尚書察善人物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與衰高下舉
無遺失自居顯要絕不交通將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
疋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爾
自此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授秘書丞勅成梁陳二
史文帝知察蔬素他日獨召入內殿賜菓菜謂朝臣曰姚察
舉行尙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
察之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臨別絕而復蘇至是承襲

感涕泣見者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有白鳩巢於屋上卒
年七十四遺令薄葬以松板薄棺纔足周身送厝舊塋土周
於棺而已且云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
師受菩薩戒自爾深信苦空頗知回向留連山寺一去忘歸
及仕陳代諸名流許與聲價察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
入朝來又蒙恩渥率經人世素志弗從吾習蔬素五十餘年
瞑目之後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素食菓菜任家無有不須
別經營也察頗讀一藏經已竟將終曾無痛惱西向正坐念
云一切空寂而化身體柔軟顏色如恒性至孝有人偷鹽藏
中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書謂子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世祖諸王

始興王伯茂文帝第二子也武帝兄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閣
將軍侯景之亂授臺中流矢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烈武
帝受禪封始興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武帝崩文帝入纂帝
位封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伯茂聰敏好學謙恭下
士時軍人盜發晉郗鑒墓得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
遺跡事覺其書沒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悉以賜之
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廢帝立

府臨軍乃
防宗室可
美

伯茂入觀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謀宣
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
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
不以為意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謀反伯茂豫其事光大二
年皇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降伯茂為溫麻侯六門之外有
別館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
殺之年十八

鄆陽王伯山世祖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除南徐州刺史高
宗輔政不欲伯山處邊徙東揚州後主即位加鎮衛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薨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六

書

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有冠婚饗燕之事恒使伯山為主居母
喪以孝聞後主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伯山薨值陳亡遂無
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
人後主悉其變悉令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陰
為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隋文帝並配
于隴右諸州給田宅以處之大業二年楊帝以後主女嫺為
貴人絕愛幸召陳氏子弟還京師並為守宰其年君範為溫
令

高宗諸王

長沙王叔堅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吳中潘家婢相者言當生

命出

貴子高宗微時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桀黠
凶虐使酒兄弟憚之太建元年封除鄆州刺史十一年拜丹
陽尹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爭權寵不平每朝會
兩薄分道而趨不肯相先後左右爭道相闔至有死者高宗
弗豫叔堅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有異志命典藥吏曰
切藥刀甚銳可備之及高宗崩命其左右取劔左右弗悟取
朝服所佩木劔以進叔陵怒叔堅見之疑有變伺其所為翌
日小飲叔陵袖劔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絕於地皇
太后與乳母樂安君吳氏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
擒之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待也後主不能應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六

書

叔陵素多力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青
龍橋道放東城四以充戰士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被
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是時衆軍並緣江防守盡
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舍人司馬申召蕭摩訶令討之叔陵
乃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趨新林摩訶追斬之進叔堅驃
騎將軍揚州刺史還司空時後主患創不能親事政無大小
悉委叔堅決之權傾朝廷叔堅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疎
忌之孔範施文慶之徒日夜持其短至德元年出為江州刺
史未幾復為司空驃騎將軍實去其權叔堅不自安乃為左
道厭惡以求福助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

今堂本集
陳寅人校

晝夜於日月下醺之。祝後主有人告其事。案驗並實。後主因叔堅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勅數之以罪。叔堅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後。無面目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尋起爲荊州刺史。進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亡入關。還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身爲傭保。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王爲叔賢復爲郡。頗傾軋矣。晉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也。太建七年。封授湘州刺史。隋軍濟江。破臺城。隋漢東道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率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秦王遣行軍吏部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六

美

柳莊迎勞之。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厚待之。隋開皇九年。衆軍凱旋。文帝親幸溫湯。勞之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晉王秦王。獻凱而入。列于廟庭。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弼諧。以致喪亡。後主及群臣。並慙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之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與常例文。帝雖嫌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宜州刺史。岳陽王叔慎。高宗第十六子也。太建十四年。封。禎明元年。出爲湘州刺史。三年。隋師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與巴州

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紀。並降。隋元帥楊素。兵下荆門。遣將麗脾。略地至湘州。城內將士欲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拔劔起曰。主辱臣死。諸臣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義士致命之秋。縱使無成。猶見臣節。青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麗脾。麗脾入。叔慎伏兵發。縛麗脾。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招合士衆數百。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鄧居業。皆應之。隋湘州刺史薛世雄。兵至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拒之。合戰。自晨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六

理

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皆乘勝入城。生擒叔慎。與正理樊通皆死。時年十八。鄧居業率衆自武州來赴。聞叔慎敗。乃頓於新康口。總管劉仁恩。兵至。居業戰敗。見殺。

太子深

皇太子深。後主第四子也。母貴妃張氏。深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後主甚愛之。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爲隋軍排闥而入。深使宣令。勞之。隋軍應聲而退。其年入關。大衆中。爲抱罕太守。武德初。爲秘書丞。卒。深母弟

莊容貌最陋性嚴酷左右有不如意輒割刺其面或加燒烙

封介洛王都督揚州刺史陳亡入關大業中爲會昌令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終

卷之一百二十六

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陳書四

列傳

毛喜

毛喜，樂陽人。高祖鎮京口，命喜與高宗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有事可諮毛喜。」江陵陷，喜及高宗還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遣周弘正通聘。高宗反國，復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使護擲皇后及後主還。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以伯爲名，汝諸兒宜以叔爲稱。」高宗以訪於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高宗以啓世祖。祖稱善。廢帝即位，高宗輔政。侯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發言。喜入見高宗曰：「陳有天下，口淺海內未平，兼先帝見背，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輔，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必非太后之意。」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賊臣得肆奸謀。高宗從之。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速配子高，并給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何爲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子高性甚輕狎，自以受恩前朝，名爲仗順，恐不時授首，誣誤必多。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因而圖之。」不

過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及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與機密。太建三年，丁母康氏憂，詔贈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遺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奉園給賜，及大舉北伐，得淮南地，高宗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卿意何如？」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欲吞齊國，難與爭鋒。敵卒疲兵，不宜深入。且棄舟楫之能，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南人所便。臣以為不若安民保境，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吳明徹卒，陷于周。遷吏部尚書。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盡心獻納。多所裨益。十餘年間，江南遂稱全盛。自吳明徹敗後，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喜言，遂令至此。益見親重，喜盡言無所回避。時皇太子好酒，每與親幸為長夜之歡。喜言之，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銜之。後主卽位，朝議以喜為尚書僕射。司馬申慮喜預政，謂之曰：「喜臣之妻兄，先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忘之耶？」由是廢錮。後主為始興王所傷，及瘞愈，置酒於後殿，引江總等奏樂賦詩，醉而召喜。時國喪未及踰年，喜心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伴為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酒醒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懷憂，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

奇想
神大兄

氣，吾欲乞郡。陽兄弟聽其報，可乎？」申曰：「喜終不為官用，當如聖旨，傳辭爭之。」曰：「若許報，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乃以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為政清靜，民吏便之。豐州刺史章大寶反，郡與豐州相接，素無備禦。喜修治城隍，嚴飭器械，遣松陽令周礪領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肅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喜在郡有惠政，追送者數百里。道卒，年七十二。司馬申嘗於尚書省遺寢，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以為諸賢之報云。

陸瓊

陸瓊，吳人也。父雲，公。受梁武帝勅，校定恭品，到溉、朱异等並

集瓊時八歲，於客前覆局，號曰神童。異言之武帝，帝有勅召見。瓊風神骨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年十一，丁父憂，哀毀骨立。從祖襲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太建元年，為太子家令。後主卽位，遷吏部尚書。雅鑒人倫，號為稱職。性謙儉，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同鮮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漢懷止足，思避禮要，恒謝病不視事。以母憂去職。初，瓊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詔遣閭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于從典，幼而聰敏，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以付之。從典集瓊文為十卷，仍製集序，為東宮

學士丁父憂去職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入隋除著作佐郎卒

傅綽

傅綽靈州人綽信佛教為明道論曰明月在天衆水咸照清風入林群類畢響後主即位還秘書監兼通事舍人掌詔詔綽普屬文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朝士銜之時施文慶沈客卿親幸專權綽素輕文慶等因譖綽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綽下獄綽憤悲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詔依未明求衣日肝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七

四

側宦登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綺馬餘寂果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賈路公行帶戴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竟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綽雖強直有才而狠戾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毒蛇屈尾來上靈柩當前受祭謂去而復來直至卒矣又時時有彈指聲時有章舉吳興人善屬文臨陽頗著為南海太守及紆敗還京師高宗使蕭引騎廣州刺史馬瑋引諸華與偕行使還高祖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代閭

綽信佛教
乃信其教
焉追耶

除大市令既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顧明初上書極諫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勤矣陛下嗣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耽于酒色祀郊廟而稱疾拜祀煩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謫邪佞昇之朝廷今壤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康鹿復游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蕭摩訶

蕭摩訶蘭陵人果毅有勇力隸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任約徐嗣徽引齊兵入寇高祖遣安都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安都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五

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還巴山太守太建五年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齊遣大將尉破胡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有西域胡尤善弓矢弦無虛發將士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明徹乃問降人有識者云胡者綠衣棒皮裝弓兩端骨髀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鐵錐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

明微摩
以前略敘
以故

斬之齊軍退封廉平侯九年明微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
訶率七騎先入手奪大旗齊衆奔潰遷燕州刺史周武滅齊
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摩訶領十二騎深入
周軍縱橫奮擊斬賊甚衆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
鏢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微曰周王軌始鏢下
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遣摩訶擊之彼必不敢相拒
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爲虜矣明微奮聲曰
率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乃退旬日之
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
圍未足爲恥願公引步卒乘馬暴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
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微曰老夫受嚴尋征不能戰
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慚愧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
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
軍夜發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摩訶還精騎八千率
先衝突衆騎繼出比旦達淮南還投右衛將軍高宗崩始興
王叔陵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摩訶受勅率馬
步數百越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南門而出摩訶勒
兵追斬之授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叔陵蓄聚金帛累巨
萬悉以賜之舊制三公黃閣屬事置鳴尾後主特賜摩訶開
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鳴尾以其女爲皇太子妃隋

阿一不
於明微
不處於
摩訶

摩訶元
卿客元

總督賀若弼鎮廣陵窺覲江左後主委摩訶之投南徐州
刺史昶明三年正月元會微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
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
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必
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令中領軍魯廣
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
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且二十餘里
有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欲登山觀望形勢及見
衆軍因馳下置陣魯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殺數百人弼
縱烟自隱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陳軍盡潰死者數千人
摩訶無所用力爲隋軍所執弼以刀斷其頸摩訶詞色不撓
乃釋而禮之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
摩訶請弼曰今爲因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
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復取食進之辭訣而出
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入隋投開府儀同三司後從漢王諒暗
并州與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
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死妻子皆藉沒騎士陳
智深收其屍親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任忠

任忠小名蠻奴汝陰人封安復侯後主嗣位爲吳興內史隋

增補叙後
宋可知也

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等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分兵向南豫州及京口斷賊糧運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軍必謂度江將士已敗自然挫氣淮南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隋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喉等軍必順流赴援此良計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股刈殺人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請戰後主從之乃戰於白玉岡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勝曰為我南岸收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人

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當具舟楫就上流募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忠出部分令官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往降之仍引擒虎軍入南掖門陳亡入關授開府儀同三司卒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擢主爵侍郎因謂群臣曰任嬖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速也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之

樊猛

樊猛湖陽人梁湘州刺史安南侯蕭方矩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蕭紀率兵自漢江東下方矩追猛隨都督陸法和拒之

法和令猛率銳勇三千輕騎百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脅猶數百人猛將部曲三十餘人眾稍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投游騎將軍封安山侯顯明三年入府五季陳代相承諸臣官爵如故而事亦多互見云

魯廣達

魯廣達悉達之弟也以功封中宿侯後主即位除中領軍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弼投甲冑手執桴鼓率屬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投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人

魯廣達如是數四及弼別攻孔範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而登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難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歎於是就執顯明三年入隋廣達追痛本朝淪覆遯疾不治卒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墓銘曰吳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華天亡爪牙青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韓擒虎濟江廣達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率所部歸擒虎擒虎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自劾廷

尉請罪後主曰世與雖異路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何必自嫌疑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遠隊主楊孝辯與隋軍力戰其子隨孝辯手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孝行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大同五年爲東宮通事舍人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翟席被褥遷東宮步兵校尉登城陷侯景帶甲將兵入朝陸見過謁簡文兵士衝突左右侍衛皆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擒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元帝立以爲中書郎江陵陷不害於別所宵戰失母所在時天

史華 卷之十百二十七

十

寒水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遇見溝水中死人卽投身而下扶捧開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七日始得母屍撫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爲之流涕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太建七年自周還朝除司農卿不害之還周留其子僧首京城陷僧首來迎其父不害於道病卒年八十五弟不佞承聖初遷武康令母隨不佞在西朝不佞聞江陵陷晝夜號泣居處飲食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爲戎昭將軍遷東宮通事舍人廢帝卽位高宗錄尚書輔政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謀齎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

世宗

府宜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卽位除尚書右丞卒

謝爾陽夏人梁武帝時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其母憂爾陽不得還感病卒爾陽至號慟氣絕久之每哭眼耳口鼻皆流血月餘日卒子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苦風眩每發便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人咸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之謂所親曰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爾陽以憂毀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衆人復爾陽曰

史華 卷之十百二十七

工

汝既無兄弟若憂毀滅性誰養母耶乃少進體躬貞於江陵陷沒貞母出家於宣明寺武帝受禪貞族兄自番禺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貞侍周武帝弟趙王招請招厚禮之貞以母年老遠在江南晝夜涕泣招聞之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及招出詔入詔問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請放還周武許之遣貞歸國貞歸國是歲太建五年也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所阮卓爲記室貞爲參軍叔陵有異志二人知之因自謀外每宴游輒以疾辭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謀逆唯卓與貞不坐遷南平王友以母憂去職勅起還府貞固辭不許哀毀羸瘠不能之官尚書右

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愴然歎息。祚曰：信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孝友，士大夫誰不仰止？恐不能起奈何？尋卒，勅賜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姚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詔長給衣糧。貞病亟，遺疏告族于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失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獲感應，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抹拾空薄，累致清階，殞絕繼命，不足酬報。今在憂終，晷漏將盡，欲手而歸，更何所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中野，依僧家屍廬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吾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主

終鮮兄弟，無他子孫，幼年幼少，未聞人事，可施小祿，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三月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司馬溫人也有至情，年十二，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一旬，為太學博士。丁父艱，廬於墓側，墓連梁山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入關，梁室喪亡，太子瘞殞，失所，竊以宮臣，抗表求還江陵改葬。周主優詔答之，敕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除通直散騎常侍，卒。子延義，隨父入關，母卒於周，及還，延義躬負母柩，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數年方愈，為司徒從事中郎。

王知玄，太原人，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詔改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

儒林

沈文阿，字國衡，武康人。紹泰元年，為國子博士。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而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高祖崩，世祖卽位，尅日謁廟，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議。始殯，爰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之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未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豐綬之重，猶未序乎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食之節，周禮以玉作簋，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貨賁既克，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莫貴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簠，鴻賓泰賓，後相公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府雅樂，歌奏歌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主

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不可同於惟新之禮且周書負稱
奉珪無萬壽之獻愚謂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
禮詔可遷通直散騎常侍卒文阿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
義十八卷行於世

沈洙字弘道武康人廢帝嗣位為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
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哺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沈
泉嗣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
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尚書省詳議時尚宗錄尚書都官
尚書周弘正議凡小大之獄必察以情依準五聽驗其虛實
豈可全悉考掠以判刑罪夫測立時節本非古制起自哺鼓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一四

迄於二更豈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極服者多朝晚二
時同等刻數於事為表若謂時促致有罪不伏如復久延恐
無罪妄欺且人之氣質既有強弱立意亦復多端如賈高榜
答刺燕身無完膚戴就重械困篤堅執不移豈關時刻長短
掠測重輕夫與殺不幸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古之
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允舍人盛權議樂
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宜無濫測
罪有實驗乃可測立斯枉直有分刑宥斯理洙議漏刻賒促
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
自哺鼓至開鼓皆十三刻四時之異若日有長短分在中時

刻數
二十九刻

前後今用梁氏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日十七刻冬
至日十二刻四時不同順對酌古今參會長短不問寒暑朝
夕上測各十七刻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依議施行大建元
年洙卒

戚衰字公文鹽官人嘗就國子博士朱僕方質儀禮義僕方
北人自魏攜儀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
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記疏付之若其不來宜隨屍而殯
其兄推許如此除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玄儒
之士先命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摘馳騁大義摘辭辯縱
橫諸人懾氣衰說朝聘義摘與往復衰對答如流簡文深加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五

大建十三年卒

鄒約字茂昭東陽人蔬食講授常苦心熱瓜時偃卧以瓜鎮
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為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卒
陸詡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詡令詡行還除給事中
嘉中遷祠部郎中

非子路之
後

賀德基少游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
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衣服甚盛呼德基入
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食棄故
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三世儒學俱為
祠部時美其不墜家聲焉

張謇字直言武城人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於文德殿釋乾
坤文言勅令議論諸儒莫敢先出謇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解
令溫雅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等勅云表卿稽古之力謇幼喪
母有錯絲經帕母之遺製稍長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
勝天嘉中遷國子助教祭酒周弘正發周易題弘正弟弘宣
在講席謇與弘正論議弘正詞屈弘宣助其申理謇曰今日
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有助弘宣曰僕助師長何
為不可舉座以為笑弘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謇在席使
人凜然後上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
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謇耳即手

宋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七

大

校謫令於溫殿講老莊高宗幸官臨聽賜御衣一襲後主嗣
位遷國子博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坐於松林下數召謇
堅義時素塵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謇曰可代塵尾謂
群臣曰此是張謇後事禎明三年入隋卒年七十六謇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投徒講易吳
郡陸元明朱孟博沙門法才慈休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謇所
撰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老莊義玄都通義合百餘卷
後主勅人就其家寫入秘閣

顧越字思南鹽官人時會稽賀文發與越名相埒都下謂之
發越焉大通中詔殿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

魏慶之詣越參軍事慶之至洛陽顯肆駭縱上下離心越料
其必敗辭疾歸慶之果敗時稱其見機越身長七尺三寸美
鬚眉武帝嘗於重慶殿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
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美之除五經博士承聖二年
授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隱於虎丘天嘉
中詔侍東官讀遷給事中黃門侍郎侍讀如故越以官僚未
盡時彥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
幸屬聖朝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連垂徵引擢臣以
責仕資臣以厚祿二官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
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養官臣陪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七

七

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遇
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展讀夕論恒開前聖
格言往賢善政則非僻之心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
求政為懷此不言有負明聖疏奏帝深感焉廢帝即位猶為
帝師入宮講授甚見尊寵宣帝輔政華嚴舉兵時越請假東
還或謂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卒於家年七十七

王元規太原人幼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
十二郡豪劉瑱資財巨萬欲以女妻之母以其兄弟幼弱欲
結強援元規泣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與瑱輒婚
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舍卒

引其母妹并孤姪入小船元規自操舟避水留其男女三人
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人皆稱其至行天嘉中為散騎侍郎
入隋為秦王東閣祭酒卒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通五經
除婁令梁季喪亂乃單心釋典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
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宗
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榮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
之謂榮曰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服君平鄭子真何以尚
茲郡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焉

文學

顏晃字元明琅邪人為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東宮學士庾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太

信嘗使于王府王使晃接封信輕其年少曰此府兼記室幾
人曰猶當少於官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杜龕為吳興太守
元帝使晃管其書翰敕龕曰卿年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士今使佐卿宜相咨訪及龕誅晃歸世祖天嘉初遷員外散
騎常侍卒晃家世單寒而介然修立為當世所重贈司農卿
謚曰貞
褚玠字溫理陽翟人天嘉中為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山陰多
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
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曰褚玠廉儉有
幹用堪其選也帝曰卿言與朕意同除山陰令縣人張大豹

等與南鄉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頗多隱沒玠鐔大豹等具
狀啟臺搜出單人八百餘戶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
陳顯文諂事義達恃勢橫暴玠執顯文鞭之一百義達詣玠
竟免官玠不能還都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謂玠非百
里才玠曰吾妄輪謀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局踞若謂
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教以為不達從政未敢聞命也皇
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乃得還都玠善騎射
忤從司空侯安都出獵遇猛虎玠射之中腹而斃遷御史中
丞有直繩之稱卒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舊德贈秘書監
岑之敬字思禮棘陽人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尤

異之年十六策左氏孝經擢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何止
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復有
閔耶因召入面試令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武帝
親論難之敕訓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除奉車郎
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武帝親行香熱視之敕曰未
幾見今矣而升今除太學博士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
令侯景之亂之敬率所部援京師聞臺城陷乃與眾辭欲歸
鄉里太建初授東宮義省學士之敬以經業遷而博涉文史
雅有詞筆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通恂恂如也每
忌日營齋必躬自灑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卒年

六十一

何之元廬江人除信義令宗人敬容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之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焉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致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武陵王為益州刺史以之元為刑獄參軍武陵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士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眾因于艦中武陵兵敗之元乃出江陵陷王琳召為記室參軍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平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及明徽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資聘召之之元大恐請齊至孔璋無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半

罪左車見用之元歎曰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授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自梁高祖至敬帝為梁典三十卷其叙曰夫事有始終人有行業本末之間頗宜詳悉國有興亡運有盛衰得失之端足垂鑒戒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盡取分明而易尋也自綴仇孔熾饒我中原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移居晉陵卒

蔡凝字子怡博之孫也太建初為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

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屏宇謂賓友曰使來者無勞不亦可乎轉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

西齋自非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議焉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塔錢肅為黃門卿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高宗默然而止肅憾之令主諧之于高宗免官遷交趾後至嗣位授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群臣歡甚命移議於弘範官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故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不可用也遷晉熙王長史鬱鬱不得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半

志他日喟然嘆曰天道有與廢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何憂哉因製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
陰經字子堅武威人為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與賓友宴飲經回酒炙以授行觴者坐客皆笑經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經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經問其故乃前行觴者世祖時為散騎常侍卒
陳賔慶之之子也文才俊逸性嗜酒沈湎過度兄子秀憂之致書於賔友人何胥以諫賔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兄長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

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閔吾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馳馬。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鄒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廢養之志。是其得也。使大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營之。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

卷之二十七

聖

黃江公可與論酒矣。汝恐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寨。獨布朝野。自言焦煉丘也。幸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昭王之不復。賈生之慟哭者哉。何水曹服不講。孟鑄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以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連管糟丘。吾將老焉。非汝所及。無多言。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廂以玉簪橫髻。紅絲繫頭。袍拂蹀躞。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遣人持下。暇徐步而出。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散騎侍郎。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等。恒入

禁中。陪侍游宴。謂之狎客。賔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戲。語言不節。後主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以白刃。命之作賦。限以晷刻。援筆立成。賔不以爲病。傲弄轉甚。後主不能容。乃搏艾爲朝。加于賔首。以火熬之。然及於髮。號泣求哀。聲聞於外。上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起捫之。拜謝曰。陳賔無罪。臣恐陛下有詔。人之失氣。矯教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解。赦賔出。發悸而死。

恩幸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後主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聽

史記

卷之二十七

聖

極強記。明開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大被親幸。引沈客卿。楊惠朗。徐哲。龔慧景等。後主並任之。文慶等督責苛碎。衆欲無厭。衆咸疾之。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上流。陰忌之。權文慶爲湘州刺史。詔以精兵。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然恐居外用事者持已短長。進沈客卿。以自代。未發。聞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乃言於衆曰。凡有論議。不假向陳。但作文啟。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啟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

如失忠大
無所不至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勢必驚擾及隋軍臨江憲等
奏請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起南郊之日太子從祀今若出
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以水軍從郊何
爲不可曰如此則聲聞降境謂國虛弱又以貨動江總總爲
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迎群臣之請乃付外詳議議未決
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
以安之文慶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
伏官如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所請經界之計並不施行勅文
慶領兵頓於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語佞不忠於石
閭前斬之以謝百姓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沈客卿武康人至德初爲中書舍人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
人並無開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客卿
奏請不問何人並責開市之估又增重其價以賜惠明爲大
市令暨慧景爲金倉都令吏而客卿總督之二人家本小吏
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糾謫嚴急百姓嗟怨每歲所入過於常
格數十倍後主大悅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
總攝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厚款以悅於上與文慶暨
惠景陽惠朗徐哲俱斬於石閭前徐哲施文慶引爲制局監
軍刑法

孔範山陰人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範容止都雅文章靡麗

是時書

與江總等並爲狎客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
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愛幸範結爲兄妹寵遇優渥
言總計從自以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後主曰外間諸將起
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共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
慶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
濟江羣臣請爲備防文慶阻之後主未決範曰長江天塹古
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邀功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
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
因死去後主大笑因不爲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韓
擒虎陷南豫州任蠻奴請後主周守蠻奴欲攻其大軍司馬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消難亦曰弼若登高舉燎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
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罰陛下
請以精兵萬人守城不戰不逾十日隋軍食盡二將之頭可
致闕下範莫立功欲出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
淮南俗士並不可信遂止隋軍既過蠻奴欲爲持久計範請
作一次當爲官勸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抗
隋師未陣而北脫身遁免與後主入長安晉王廣戮陳佞人
範獲免及至長安隋文帝以範奸邪欲殺其罪惡與散騎
常侍王瑳王儼御史中丞沈瑋名爲四罪人流之瑳以謝
吳人瑳忌刻貪鄙儼傾巧側媚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瑳慘酷

邪詔故同罪焉

賊臣

然雲明南昌人侯景之亂聚少年據豐城縣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荊州陷雲明劫掠鄰縣縛賣居民最爲巨患侯景徵雲明外示服從陰欲圖雲明侯方兄之反雲明也侯明爲之謀主璵敗雲明獲璵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嶺嶺歐陽暉爲前軍雲明給願共往巴山襲黃法範又報法範約共破願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願犄角而進謂願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兵留守奈甲仗少何願送甲三百助之及戰雲明仍北法範乘之願大敗雲明收其馬仗而歸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陳延立幕於巴山雲明仍以女妻定子謂定曰周迪余孝頃皆不願吾與君爲婚須以強兵來迎定遣精甲三百往迎雲明蓋執之紹泰三年以雲明爲桂州刺史豫章太守永化侯以拒王琳周文育攻余孝勸於深章雲明出軍會文育文育失利於明殺之據新淦縣以應王琳琳軍東下世祖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範入援雲明據城列艦斷過江路迪與法範帥兵閉之王琳敗走迪等攻陷其城虜男女萬餘口雲明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黨族皆棄市周迪南城人有臂力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八周續起兵據臨川續亮衆推迪爲主築城于工塘紹泰二年除臨川

郡內史周文育討蕭勃迪按甲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就迪迪乃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遷江州刺史王琳東下

迪欲據南川乃召所部八郡守卒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淦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南州諸郡可傳檄而定遣其將樊猛南徵糧餉猛與余孝頃合衆二萬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屯臨川故郡被斷江口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留城人馬迪自納之加開府儀同三司熊曇首及迪與黃法範劉崇明居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鎮淦城又德其子入朝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與黃法範率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世祖遣高宗總督討之迪來潰妻子悉擒脫身騎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與亦遣子忠臣隨之迪復出東與嶺南城承成二縣民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散於山谷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業唯迪所部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攻令嚴明後發簡少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衫履居會徒從

號潘州臨
川之人也

雖外施兵衛內列女位接繩彼篋率意為之輕財好施多暴
必均納於言語而中心信實臨川人德之共謀藏匿雖加誅
殺無肯言者昭達頓於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迺復收合出東
與太守錢肅以城降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迺大敗度化侯
陳沙陳留太守張遂並戰死迺眾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
擊破之迺又竄于山谷中日月既久資用乏絕迺遣人潛出
臨川市魚鮓舍于邑子邑子告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迺自
效因使勇士隨入山中斬迺傳首京師

留吳東陽人為鄉里雄豪侯景之亂召募士卒郡丞與吳有
隙與誅之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吳吳使兄子超監郡事率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其時巡至都京師陷吳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為司馬景
時軍宋于仙游浙江吳以其眾降于仙時大連趨東陽欲之
都陽吳為子仙鄉導執大連侯景署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
為質景行臺到神茂叛吳外同神茂而密通於景及神茂敗
死吳獲侯景平元帝以為信安令荆州府王僧辯以吳為
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吳雖轉輸緘情而一郡咸福在已
紹泰二年封永興侯以世祖女豐安公主配吳子貞臣永定
二年徵吳為南徐州刺史吳遷延不就世祖即位改南徐州刺
史領東陽太守吳遣長史王漸入朝漸言朝廷虛弱吳信之
外示臣節內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世祖遣沈

代吳以兵襲之吳出下淮拒戰格敗績吳上表遜謝時方事
湘鄧乃降詔書慰諭之吳知朝廷終見討乃戍下淮及建德
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遣侯安都討之吳本謂官軍自錢瑒
江而上安都乃由諸暨步道襲之吳聞兵至大恐棄郡奔於
桃枝嶺立柵自固安都被其柵吳奔于陳寶應虜其男女數
千人及寶應平并擒吳斬于建康子侄皆伏誅唯貞臣以尙
主獲免

陳寶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吳時晉安數反殺郡將羽初
顯其事後復為官軍都導破之由是一鄉兵權皆自己出便
畏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時江東饑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漢會稽尤甚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載米粟與之貿易
為王帛子女饑饉之眾皆歸之士眾強盛侯景平元帝以
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
紹泰二年封侯官侯時東西諸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進
會稽寶應高祖受禪授國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
宜毅將軍加羽光祿大夫命宗正編為宗室條其子女無大
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討具寶應助之又
資周進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迺世祖命昭達由
建安南道渡嶺又命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陳海諸軍
自東道會討寶應昭達頓于建安孝頃自臨海襲晉安寶應

如此亦足

據建安之潮際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漢溝高壘不與戰命軍士伐木為障乘流突其水橋寶應眾潰奔逃被執并其子弟二十人斬于建康市

始興王叔陵

始興王叔陵高宗第二子也少強果無所推屈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授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憚懼諸公子弟及罷縣令長皆遇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令其子李卿將領馬杖李卿慙恥不時望叔陵大怒俊舒法成法成自縊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微攝案治之朝貴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是湘州刺史

史補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事

史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蠻所得竹入已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沈民間細事戲謔無度性不飲酒多置椒醢晝夜食噉日中始寢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悉繫獄數年不省視藩湘以南皆逼為左右逃竄者殺其妻子州縣不敢言高宗常知之也除都督揚州刺史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曾聞有司承意順旨詭譎上行之稍有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把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輒為沐猴百戲好游冢墓間遇貨人坐表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

所何可

骸骨肘脰以為戲弄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彩者皆逼納之丁所生母彭氏憂起為本職晉世王公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於梅嶺葬之發故太傅謝安墓出安柩以葬其母始死之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旋令庖厨擊餅日進甘膳召左右妻子與之姦合所作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輒其典籤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官然素愛叔陵但責讓之而已還侍中中軍大將軍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翌日小欽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劍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趨救叔陵復斫太后乳媼吳氏自後舉其肘後主乃得起叔陵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益叔陵奪其

史補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事

刀以褶袖縛之時吳媼扶後主避賊叔堅率叔陵求後主所在將請命殺之叔陵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還東府散金銀賁甲士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赴之叔陵兵僅千人欲據東府城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章諒送鼓吹與摩訶曰事捷以公為台郎摩訶給之曰須王心符節將來方敢從命叔陵遣賊溫譚驤驤詣摩訶所摩訶執送臺斬之叔陵自知不濟洗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部下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因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進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兵潰散摩訶馬

客陳智溪迎刺叔陵。聞豎王飛禽所之。馬客陳仲華斬其首。送於臺。諸子並賜死。尚書八座奏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渚其室。并毀其母彭氏墳廟。詔從所奏。

新安王伯固

新安王伯固。世祖第五子也。天嘉六年封。授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賜與。於諸王之中。最為貧窶。性輕率。在州不知政事。好田獵。生捕麋鹿。或乘眠輿至野外。呼百姓從游。動至旬日。高宗數遣使者責讓。召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情學無所成。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國學有不率教者。重加撻楚。生徒懼。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三

焉遷揚州刺史。後主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善嘲謔。高宗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取將中之及叔陵人朝。伯固懼乃諂附之。與叔陵詆毀朝賢。雖者年高位。皆面折之。伯固好射雉。叔陵好開發冢墓。每出必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因走白楊道。為追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以庶人禮葬之。母王氏及諸子。宥為庶人。

史緯卷一百二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二十八魏書一本紀

世紀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恭宗

文成帝

獻文帝

卷一百二十九魏書二本紀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即前廢帝

廢帝

西魏書

即出

文帝

史緯

魏書目錄

十一

廢帝

恭帝

魏書

即前廢帝

卷一百三十魏書三志

律曆

禮

卷一百三十一魏書四志

樂

食貨

刑罰

官氏

災祥

釋老

卷一百三十二魏書五列傳

魏書

平文后王氏

昭成后慕容氏	獻明后賀氏
道武皇后劉氏	明元皇后杜氏 <small>太武孫太</small>
文成皇后馮氏	李氏
孝文廢后馮氏	幽后馮氏
高氏	宣武皇后高氏
胡氏	文帝后乙弗氏
郁久間氏	平文高涼王孤 <small>營等</small>
平陽王丕	河間公齊
<small>平陽王丕</small>	窟咄
衛王儀 <small>世</small>	陳留王虔 <small>崇</small>
史書	二
毗陵王順	尚安公素 <small>可悉</small>
道武清河王紹	南平王暉
武昌王平原	安州刺史法壽
驃騎大將軍義	明樂平王丕
卷一百三十三魏書八列傳	
太武晉王伏羅	南安王余
廣陽王嘉 <small>顯</small>	濟南王暕 <small>孝友</small>
<small>京兆王子推</small>	<small>仲景</small>
濟陰王小新成 <small>新等</small>	汝陰王天賜
任城王雲 <small>高</small>	南安王植 <small>美</small>
<small>順</small>	<small>世</small>

廣陵侯衍 <small>欽</small>	安定王休
章武王彬	東平王匡
樂浪王忠	城陽王徽
卷一百三十四魏書七列傳	
文成齊郡王簡	河間王琛
安豐王延明	高陽王雍
趙郡王幹	彭城王勰 <small>勰</small>
廣陵王羽 <small>欣</small>	孝文廢太子恂
北海王詳 <small>顯</small>	京兆王愉
廣平王懷	
史書	三
清河王懌	汝南王悅
衛操	莫舍
劉康仁 <small>顯</small>	燕鳳
張袞 <small>長年</small>	崔宏 <small>道固</small>
長孫道生 <small>雅</small>	
卷一百三十五魏書八列傳	
尉春	穆崇 <small>紹</small>
和跋	劉潔
古弼	叔孫俊
王建	安同 <small>順</small>

妻伏連 <small>義</small>	劉尼
陸真	于栗磾 <small>洛拔烈</small>
高湖	崔暹
封懿 <small>同軌</small>	宋隱
王焱	屈遵 <small>垣</small>
張蒲	公孫表 <small>建龍</small>
張濟	李先 <small>預峻</small>
賈秀 <small>興榮</small>	薛提
王洛兒 <small>車路頭</small>	陳建
崔浩 <small>寬</small>	
史部 魏書目錄 四	
卷一百三十六魏書九列傳	
李順 <small>敬月</small>	司馬休之 <small>楚之履</small>
刁雍 <small>雙柔</small>	薛辨
王慧龍 <small>遷柔</small>	李寶 <small>留等</small>
陸俟 <small>叔彰</small>	源賀 <small>懷子泰延伯</small>
寇讚	鄭範 <small>道元</small>
韓秀	亮脰
魏釗	
卷一百三十七魏書十列傳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士達 <small>景伯景先</small>
羅結	伊祓
薛虎子	宇文福 <small>延</small>
費穆	韋珍
蘇亮 <small>湛</small>	裴宣
辛紹先 <small>祥少康</small>	柳崇
寶瑾	許宗之
李訢	盧玄 <small>度世元明懷仁</small>
高允 <small>安</small>	李琛
崔秉 <small>仲哲</small>	尉元
史部 魏書目錄 五	
慕容白曜 <small>真安</small>	胡叟
段暉	劉昶
卷一百三十八魏書十一列傳	
李孝伯 <small>安世和</small>	李冲
高閭	游明根 <small>榮</small>
劉芳 <small>思祖</small>	鄭義
崔景儒 <small>巨倫</small>	高祐
崔挺 <small>孝芬</small>	楊播 <small>侃</small>
卷一百三十九魏書十二列傳	
劉昶	蕭寶夤 <small>贊</small>

韓麒麟 <small>字思</small>	程駿
薛安都	畢衆敬
申纂	常珍奇
沈文秀	張謐
田益宗	董密
孟表	李彪
高道悅	薛聰 <small>孝通</small>
卷一百四十魏書十三列傳	
王肅	宋弁
郭祚	張彝
史纂 魏書目錄	李平 <small>謀</small>
邢特 <small>安</small>	崔亮 <small>光伯</small>
李崇	甄琛 <small>密</small>
崔光 <small>鴻</small>	
高聰	
卷一百四十一魏書十四列傳	
裴延儁 <small>良規</small>	袁翻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裴叔業 <small>植</small>
夏侯道遷 <small>大甫</small>	江文遙
李苗	陽固

賈思伯 <small>思同</small>	路思令 <small>法貴</small>
曹世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卷一百四十二魏書十五列傳	
余朱榮 <small>文賜等</small>	宋翻
辛雄 <small>慕</small>	羊深
高崇 <small>謙之</small>	孫紹
張普惠	
卷一百四十三魏書十六列傳	
成淹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樊子鶴
賀拔允 <small>岳</small>	侯莫陳崇
侯淵	山偉
祖瑩	常景
戚常英	馮熙 <small>義</small>
李惠	高肇 <small>植</small>
胡國珍 <small>虔</small>	韓平恆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刁冲	盧景略
李業興	文那斯
溫子昇	裴敬憲
卷一百四十四 魏書十七列傳	
韓長孫慮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崇	韓于簡
王玄成	王榮世
史籍 魏書目錄	
胡小虎 <small>孫道堅</small>	乙速孤佛保
宋世景	裴佗
寶瑗	羊敦
李洪之	高遵
張叔提	趙睦今
馮亮	李謐
裴繼崇	張淵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顏惡頭	女封氏

封卓妻劉氏	馮氏
孫氏	崔氏
兕氏	楊氏
任城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李氏	姚氏
趙氏	陳氏
王叔	趙修
茹皓	徐義恭
侯剛	鄭儼
徐紇	宦宗愛
史籍 魏書目錄	
仇洛齊	趙黑
劉騰	賈榮
卷一百四十五 魏書十八列傳	
高句麗	百濟
豆莫婁	勿吉
氏	吐谷渾
高昌	蠻
西域丁闕氏 <small>車師 疏勒 烏菴</small>	徒何
蠕蠕	
高車	
終	

此本不教訓
所明若書
錄行矣

經書紀志列傳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太和中李彪
崔光作魏書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脩魏史包舉一代
頗為詳悉收所取史官欲才不逮已故房延佑辛元植之徒
皆不工纂述其序論表啓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
舊書收賞齊毀魏棄貶肆情時論以為不平文宣命收於尚
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能
抗僕射楊愔高正德方用事收為其家作傳二人黨助之范
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
死者抑塞訴辭不復重論時號穢史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
審覈收請為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覷攻其失

史纂 魏書序

武成復敕收更正收既以魏史招怨齊亡之歲益發其家棄
骨於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敘事不倫命魏澹
更撰魏書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義例簡要大矯收拾之失
文帝善之煬帝以鴻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別脩魏書未成
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分撰後魏北齊
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從秘書丞魏徵書止撰
五代史唐書藝文志有張大素後魏書裴安時元魏書今皆
不傳辨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為主焉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
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
道之徒功業行誼高才秀士詞章論議皆可以驚聽動俗為

此文忠厚
禮義之所
非作史所
及
此云六十
年上云百
餘年魏書
以前即唐
之君長耳

後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
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
才盡淺薄永興失政戎狄亂華先王之澤埽地盡矣拓跋氏
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
始也公卿方鎮皆部落酋長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
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責禮
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
宣武柔弱孝明沖幼風俗偷靡紀綱敗壞母后亂於內羣盜
捷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宇文國分為二而亡矣雖享國
百餘年習俗制度大抵與劉石苻姚相似二武之暴同於聰

史纂 魏書序

虎孝文之強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可紀述謀臣
策略將帥功名又不足希望前世而脩史者言詞俚俗取舍
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雜以冗瑣
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其書亡逸不完然上
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臣敎臣
恕臣喜臣祖禹謹序

魏書一

本紀

北齊鉅鹿魏收撰
有清泉郡陳光祖刪修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
或外分龍服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
流其後世為君長統由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射獵遷徙不
常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立文字刻木結繩而已世事遠近
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

史緯 卷一百二十八

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之北
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歷三代以及秦漢歷代猶
匈奴之屬殘暴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
焉積六七十世至成帝毛聰明武略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
九咸鎮北方五傳至宣帝推寅南遷大澤厥土沮洳謀更南
徙未行而阻推寅者鑽研之義言始謀也七傳至獻帝隣有
神言於國曰此土荒遐宜徙居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詰汾是
謂聖武帝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
獸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乃出居匈奴之故地帝嘗田於
山澤狄有櫛耕目天而下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

史緯 卷一百二十八

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夜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今日續
會於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其處果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當世為帝王語訖
而去子名力微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
家帝崩神元帝力微立生而英叔西部內侵國民離散帝依
沒鹿回部大人賓賁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奔走帝以
所乘駿馬給之賓急馳歸後求與馬之人欲加重賞帝不言
久之賓乃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與帝帝不受乃妻以愛女
賓固問所欲帝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賓從之舊部咸來歸附
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帝其子陰謀為逆帝殺之盡并其
眾諸部大人悉款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遂遷於定襄之盛
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不至微而戮
之遠近震懾帝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弱頓之徒苟
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其死傷不足相補非長計也於
是與魏和親遣太子沙漠汗質於魏時景元二年也魏晉禪
代太子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歸國後太子復如晉
事畢將還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太子雄異恐為後患密啓晉
帝請留之晉帝不許瓘以金帛賂國之大人使相譏害及太
子歸帝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太子仰視瓘馬飛走
落之時國俗無彈琴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於南夷獲奇

死得不明
或史記之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八

三

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且受晉賂乃謀害太子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得晉人異術將來必亂國家自太子如晉之後庶孽愛寵日進及問諸大人之語帝曰若此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害太子後諡曰文帝帝既殺太子甚悔之因感疾鳥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受衛瑾之貨欲恐動諸部因於庭中礮斃諸大人問欽何爲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各散走帝尋崩葬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廟號始祖次子章帝悉鹿立九年而崩弟平帝綽立七年而崩文帝少子思帝弗立一年而崩神元少子昭帝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接宇文部自統之一部居代郡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猗菟統之一部居盛樂故城使猗菟弟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元年猗盧出并州還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迄長城源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猗菟渡漠北巡因西略降附者二十餘國十年匈奴別種劉淵叛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乞師帝大舉以助之破淵衆於上黨猗菟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晉假猗菟大單于金印紫綬旋卒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帝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各一石臂中蟲既吐共地遂生榆木參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八

四

合陝舊無榆木時人異之十三年帝崩穆帝猗盧遂總攝三部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爲質乞師帝使弟子鬱律將騎二萬助琨破白部大人復攻鐵弗劉虎晉懷帝進帝大軍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從琨求句注陜北之地琨從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縣之民於陜南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徙十萬家以充之五年劉琨遣其子粲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遣長子六修桓帝子普根爲前鋒帝躬統大衆十萬爲後繼繫懼狹幅重道走縱騎追之伏尸數百里琨來謝固請進軍帝曰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賊可盡乎饋琨馬牛羊數頭車百乘留卒戍之而還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濡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修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遣帝爲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國俗寬簡民未知禁帝明刑峻法違命後期者舉部戮之有室家相攜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戮其威嚴如此九年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既出長子六修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帝取以給比延六修來朝帝命拜比延六修不從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以爲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比延慙恚而去召之不還帝怒率衆伐之軍

敗六脩殺比延帝收服微行有婦人識帝遂見執普根聞難
率眾攻六脩滅之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
薨思帝子平文帝鬱律立二年劉虎踞朔方來侵西部帝逆
擊大破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百萬帝
聞晉愍帝為劉曜所害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
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晉元帝即位於江南三年石勒自
稱趙主遣使請為兄弟帝斬之五年晉元帝遣使加爵服帝
不受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恐帝不利於已子害
帝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桓帝子惠帝賀偁立
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
朝以諸部人情未附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五年帝崩
弟煬帝統那立三年石勒寇邊部帝禦之於句注陞北不利
遷於大密時烈帝居於舅質蘭部帝遣使求之部帥頭攢
護不遣帝召宇文部擊頭攢眾敗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賀
蘭及諸部大人立烈帝質蘭平文帝長子也七年誅頭攢國
人不順復立煬帝烈帝奔鄴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齊煬帝
出居於慕容部後元年築新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帝崩
弟昭成帝什翼犍立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
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烈帝崩顧命
曰立什翼犍則社稷可安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時年十

九二年始置百官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三年移
都於盛樂四年劉虎寇西境帝迎擊大破之虎死子務桓來
歸帝以女妻之七年春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於和龍
慕容晃遣使求求婚帝以烈帝女妻之十九年務桓死弟閼
頭立後東走渡河半濟而冰陷餘眾歸其兄子悉勿祈開頭
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歸使相猜離悉勿
祈既徙其眾開頭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二十二年悉勿祈
死弟衛辰立求婚許之二十六年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
馬牛羊百餘萬頭二十七年討沒奇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
萬頭二十八年衛辰叛東渡河帝征之時河水未成帝以蕭
紐約漸俄然冰凍未能堅乃散羣於上水草相結如浮橋
焉眾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三十四年
春長孫斤反叛亦向御座太子寔格之傷腦斤伏誅夏五月
太子寔薨後追諡獻明帝秋七月望孫珪生三十七年帝征
衛辰衛辰求援於苻堅堅遣大司馬苻洛率眾二十萬來侵
帝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
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四面寇鈔不得芻牧復渡漠南
堅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帝崩廟號高祖帝性寬厚許諫
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曰諫誠可耻吾不忍見其然而慎勿
泄恐慙而自盡是我為財而殺士也嘗擊西部叛賊流失中

道武帝始創
魏書自唐
始於道武

目賊破之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
為其主勿罪也其仁恕若此

太祖道武皇帝諱珽昭成之孫獻明之子也母賀皇后遊於
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白肅屈天狀然有感
生帝於參合陂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
於祖宗帝體重倍於常兒有榆生於埋胞之次後遂成林日
有光曜廣漠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內侵將遷帝於長安
既而獲免堅軍既還國眾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
事南部大人長孫嵩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帝居獨孤部二
年慕容文殺庫仁庫仁弟春攝事九年庫仁子顯殺春而代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七

之將謀逆商人王霸於泉中履帝足帝乃馳還景六春以顯
謀告帝與舊臣長孫健元他等幸賀蘭部顯追帝不及登國
元年春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大會於牛川以長孫嵩為南
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劉顯南走馬邑其族奴真率
所部來降夏四月改稱魏王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
廋叛走諸將請討之帝曰當今草創人情未一侯辰等世修
職役雖有小愆宜且忍之秋七月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帝叔
父窟咄為慕容末新興太守劉顯遣弟元泥迎窟咄以兵隨
之來過南境帝左右于植等與諸部人謀應之事泄誅于植
五人餘悉不問復幸賀蘭部遣行人安同徵師於慕容垂垂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八

遣其子賀麟帥師未至而寇還叔孫普洛及諸烏丸亡奔衛
辰帝南會賀麟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墓
客垂遣使授帝西單于上谷王帝不納二年帝親征劉顯於
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三年北征
庫莫奚大破之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十有二月車駕西征
解如部大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四年春正月襲高車諸
部大破之二月討叱突隣部大破之五年春三月西征高車
莫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夏四月討賀蘭
訖突鄰訖突諸部落大破之八月遷泰王廋使於慕容垂九
月討叱奴部於裴曲河大破之冬十月討高車豆陳部於狼
山破之六年春三月遣九原公元儀西討黠弗部大破之夏
四月祠天秋七月講武於牛川慕容垂止元佩而求名馬帝
絕之乃遣使於慕容末末使鴻臚慕容鈞奉表勸稱尊號衛
辰遣子直力鞬出柵楊塞侵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於柵
楊塞樹碑記功冬十月北征蠕蠕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
之十一月直力鞬寇南部帝大破之於鐵岐山獲器械輜重
牛羊二十餘萬自五原金津渡河大悅賊城衛辰父子奔遁
詔諸將追之擒直力鞬獲衛辰尸斬以徇遂滅之河南諸部
悉平簿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班
賜大臣有差收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盡殺之起河南宮七年

八月行幸漠南築巡臺八年春三月西征侯呂鄰都大破之衛辰少子屈丐奔薛于部徵之不送帝南征薛于部屠其城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五原至柰楊塞外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寇五原帝進師臨河連旌千餘里寶燒船夜遁帝濟河追至參合阪大破之擒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擢其才識者賈夔賈閭晃崇等與參謀議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慕容垂來寇桑乾時徵兵木集陳留公元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聞帝將至遂遁遇疾死於上谷子寶立秋七月左司馬許謙等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八月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

史

卷一百二十八

九

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於句注旌旗駭騁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大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寶井州牧慕容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見存問周悉人皆自盡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詔衛王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祿帝進軍中山謂諸將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諸將稱善遂幸魯口城

二年春正月帝圍信都寶刺史慕容鳳奔中山將軍張驥率城降二月帝軍於栢肆塢臨漳洹河寶夜犯營火及行官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足擊鼓將士稍集帝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大敗走中山斬首萬餘級擒其將卒四千餘人器械輜重數十萬計寶遣使求和請送元妃割長山以西與魏乞守常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帝進圍中山寶弟賀驊走西山寶恐賀驊據和龍遂將數千騎夜遁追至范陽不及城內立慕容普鄰為主帝以軍糧不繼詔元儀罷鄴圍從也鉅鹿普驊出步卒六千餘人來追將軍長孫肥輕騎挑之帝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千生虜七百人有而遣之

史

卷一百二十八

十

五月帝以中山城內爲普驊所隔乃招喻之罷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普驊遣烏丸張驥率兵寇聖壽賀驊與驥入中山殺普驊而自立八月帝進軍常山時大疫人馬死者十五六群臣咸思北還帝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群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驊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興乎賀驊退阻泝水帝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驊奔鄴慕容德殺之公卿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等亡去復獲之帝赦而不問獲其皇帝

將軍張驥
烏丸張驥
另是一人

聖綬圖書府庫珍寶班賜將士有差中山平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滑臺衛王儀克鄴車駕幸鄴百姓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見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日南公和跋鎮鄴遂還中山詔大軍所經州郡復租稅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繫恒嶺王代五百餘里置行臺於中山詔衛王儀鎮之車駕發中山詔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河高麗難夷三十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曰昔周泰以前世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邁率服前稱魏王宜定國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率權量度遣使巡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詔吏部郎中郗謏立官制協音樂儀曹郎中董道撰郊廟社稷朝觀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裁之四月左丞相衛王儀及王公卿士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尊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代謳歌所屬九服歸心軍威所及四表誦德萬姓頌順咸思繫命而躬

上云山東六州應承上文

履謙慮退身後已宸儀未彰哀服未御非所以上副皇天之心下允士民之望宜光崇聖烈示軌憲於萬世帝三讓乃許之十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有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末祖辰臘犧牲用白行夏之正徙六州吏民二千家於代都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寶子盛殺汗僭立慕容德自稱燕王於廣固二年春正月初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成禮而反曲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命諸將襲高車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高梁王崇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車駕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轉水西北諸軍會同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衛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進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以高車降衆起鹿死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屈之西山廣輪數十里擊衆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初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氏人李辯叛慕容德求援和跋輕騎往應之克滑臺收德宮人府藏四年慕容盛死寶弟熙立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平率衆四萬侵平陽七月車駕西討姚興來救帝逆擊大破之平赴水而死俘

其衆三萬餘人。六年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瀟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齊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天賜元年五月，置山東諸治，發州郡徒，造兵甲。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簡擇朝臣，量能敘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加封舊臣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民奔淮北，行道相尋。十一月，大遷臣寮，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賜爵者三千餘人。劉裕起兵，誅桓玄，慕容德死，兄子超立。三年六月，發人部五百里內民丁，築澤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園，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一月而罷。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磬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

史紀

卷一百一十人

主

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瀟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秋七月，誅司空庾岳，慕容寶養子高雲殺熙自立。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大醫令陰美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喜怒乖常，謂內外皆不可信。終日獨語，朝臣至前，或顏色變動，或喘息不調，或行步乖節，或言辭失措，以爲懷惡在心，皆手自歐擊，死者陳天安殿前，朝野危懼。人民逃竄，盜賊公行，帝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七月，慕容氏百餘家謀外奔，發覺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反，賜死。冬十月，戊辰，帝崩。時年三十九，葬於盛樂金陵。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長子也。母劉貴人賜死，後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爲長久之計。」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帝還宮，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父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乃進。帝逝於外，清河王紹作逆，帝人誅紹十月壬申，卽位。大赦，收元末典，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罷歸第者，悉復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朱提王悅謀反，賜死。詔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十二月，封衛王儀子良爲南陽王。二年，晉將劉裕滅慕容

史紀

卷一百一十人

主

超於廣固。三年春二月，詔簡宮人，非所當御者悉出，以配屬民。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四年，宴群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十有二月，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五年春正月，大開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閱焉。二月，遣使者巡行諸州，招延僞逸。夏四月，上黨民勞聰士獐群聚爲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骨羅山，獲獸十萬，還幸薄山，登觀太祖刻石之處，於其旁起石壇，薦饗，奚斤破越勤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

列傳如此

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受田。神瑞元年冬十一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蓄。悉簿爲贓。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閭告言之。二年春三月。詔以刺史守宰率多通慢。其賞罰黜違者。誅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夏四月。晉人來聘。六月。射白熊於顏牛山。獲之。幸赤城南次石亭。幸上谷。問長老訪賢俊。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牛祠黃帝廟。至廣寧。祭歷山。祭舜廟。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冬十月。姚興東武侯姚敵。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詔以頻遇霜旱。年穀不登。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泰常元年秋七月。帝西獵於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九十九泉。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人

晉相劉裕伐姚泓。其將王仲德至樂城。兗州刺史尉建棄州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曜威滑臺。斬尉建於城下。二年秋七月。作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八月。劉裕滅姚泓。三年夏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京師。五月。遣將軍長孫道生率精騎二萬襲馮跋。將軍延普北趨遼西爲聲勢。帝自突門候待之。道生至龍城。徙其民萬餘家而還。赫連屈丐克長安。四年夏四月。祀東廟。助祭者數百。閏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十二月。西巡至雲中。踰白道。獵野馬於屠孤山。至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五年。淮南侯司馬國璠等謀反。伏誅。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自立。國號宋。六年二月。調民

列傳

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制六郡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四十餘里。秋七月。西巡。獵於祚山。觀射虎獲之。遂至於河。九月。宋人來聘。七年夏四月。獻懷長公主子稽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帝服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機。五月。立皇子燕爲皇太子。臨朝聽政。劉裕卒。秋七月。詔司空奚斤帥師伐宋。詔皇太子率百國田於東苑。車乘服物。以乘輿之副。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帝東幸幽州。見耆年。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伐滑臺不克。帝怒。親南討。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人

人各率所部從。十一月。皇太子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宋東郡太守王景度棄滑臺走。詔元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十二月。遣壽光侯叔孫建率衆自平原東渡。徇青兗諸郡。八年正月。行幸鄒。存問民俗。奚斤既平兗豫。還圖虎牢。宋將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夏四月。行觀虎牢。城內乏水。懸繩汲河。帝令連轡上施轆轤。絕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遂至洛陽。觀石經。閏月。還河內。北登太行。幸高都。虎牢潰。士衆大疫。死者十二三。五月。次鳳門。皇太子率王公迎於句注之北。冬十月。廣西宮。起外

垣塢周回二十里十一月己巳帝崩時年三十二葬於雲中金陵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新序說苑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世祖大武皇帝諱熙明元長子也十一月壬申即位大赦天下追尊皇妣杜氏爲皇太后諡曰密除禁銅釋嫌疑開倉庫賑窮之河南流民相率內屬者甚衆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入雲中殺掠吏民攻陷盛樂宮帝率輕騎討之虜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部分諸將北討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二年春三月尊保母宣氏曰保太后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

史

卷之十一

七

宋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秋九月永定安樂二股成大餐以落之三年八月宋人來聘遣司空奚斤襲蒲坂十月車駕西伐會天寒寒水結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奚斤入蒲坂詔西據長安秦雍氏羌皆詣奚斤降四年五月西討赫連昌至黑水帝祈天告祖宗誓衆六月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邦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殺昌弟滿及其兄子蒙遜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官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獲馬三千餘萬匹牛羊數千萬班師西常山王素續統萬神鹿元年春正月以守令多行非法遜忠良代之二月奚斤進軍安定

史

卷之十一

八

監軍侍御史安頡擒赫連昌餘衆立昌弟定爲王走平涼奚斤追之爲定所擒二年冬十月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竟三千里詔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鎮撫之三年秋七月詔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八月宋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擊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投水死者甚衆十月安頡攻洛陽拔之赫連定寇鄆城雷其弟社于城守十一月帝至平涼使赫連昌招諭之社于不降定棄鄆城將救平涼與將軍古弼相遇弼擊之殺數千人賊走安定詔諸軍圍之定乏水引衆下原將軍丘眷擊之定大潰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騎走獲其弟烏視拔等百餘人遂取安定帝自安定還平涼掘塹圍守之十二月社于面縛出降平涼平四年二月安頡平滑臺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戰士賜復十年定州民饑詔啓倉以賑之三月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八月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璜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以慕璜爲西秦王九月以沮渠蒙遜爲涼王徵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郡顏勃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勅州郡以禮發遣冬十月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十一月北部勅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紀功德延和元年春正月尊

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年西秦王慕瑱送赫連定於京師六月車駕伐和龍詔左僕射安原屯於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車駕至和龍臨其城馮弘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之九月車駕西還徙管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十二月弘長樂公崇以遼西內屬二年春正月以馮崇爲遼西王崇求說降其父帝不聽九月拜楊難當爲南秦王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健爲河西王三年春正月馮弘遣其黃門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許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二月蠕蠕吳提遣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其兄秃鹿傀送其妹并獻馬二千匹詔州郡隱括貧富爲三級富者租稅如常中者復二年下者復三年閏月赫連昌叛走河西侯將格殺之羣弟皆伏誅馮弘遣尚書高頌上表稱藩詔徵其侍子不至秋七月東宮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幸美稷遂至臨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克之斬白龍屠其城太延元年春正月山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大赦改年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死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六月詔曰去春小旱東作不茂爰勸克已祈請靈祇雲雨震灑流澤渥渥有鄰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

跡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此者以來顏瑞仍臻甘露流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於中山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之鄉白鷺集於盛樂乃先帝荷都嘉禾合秀於恒農自雉數見於渤海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詔樂平王丕等五將率騎四萬伐馮弘不等至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冬十月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十一月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親問高年褒禮賢俊二年春二月馮弘遣使弒貢求送侍子帝不許三月遣東平將軍娥清討馮弘平州刺史元嬰率遼西軍會之弘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將葛蔓盧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迎之五月馮弘奔高麗詔散騎常侍封授使高麗伐送馮弘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郡秋七月詔樂平王丕討之未至難當奉詔攝上郡守高麗不送馮弘遣使奉表當與弘俱奉王化帝將伐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冬十一月幸柰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三年二月行幸幽州還上谷遂至代所遇存恤孤老問民疾苦復田租之半四年春三月罷沙門年五十已下高麗殺馮弘夏五月大赦五年六月車駕討沮渠牧健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雷臺事長樂王禧敏屯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車駕至上郡大饗羣臣講武馬射臨輜重分部諸軍永昌王健常山王素二道並進爲前鋒樂平

王丕諸軍爲後繼八月車駕至姑臧收健兄子祖賒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牧健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收健與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命張掖王禿髮保周與龍驤將軍穆羆分略諸郡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拒之冬十月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京師留樂平王丕鎮涼州遣禿髮保周諭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有二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勲告於宗廟太平眞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圍酒泉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無諱執弋陽公元潔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七

二月發長安五千人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於刪丹詔末昌王德督諸軍討保周秋七月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無諱降送元潔還三年春正月拜沮渠無諱爲酒泉王三月封蠕蠕郁久間乞列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夏四月南陽公奚春征酒泉十一月奚春平酒泉獲沮渠天周男女四千口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寶據敦煌遣使內附六月宋將軍裴方明寇南秦南秦王楊難當奔上邽六月難當朝於行宮秋七月詔建興公古弼督隴右諸軍從祁山入淮陽公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從散

關入俱會仇池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東安公刁雍趣廣陵邀方明歸路四年春正月皮豹子大破宋師於樂鄉克仇池秋九月行幸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冬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皆以爵歸第隨時朝請論道陳謨不宜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爲科制五年春正月皇太子總百揆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詔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皆遣詣官曹不得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七

容匿限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詔王公卿士其子皆詣太學百工役巧騶卒子息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於都南夏四月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緯代弟叱力延來奔以爲歸義王八月晉王伏羅督諸軍討慕利延大破之慕利延奔白蘭從弟伏念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附六年春正月車駕幸定州夏四月高涼王那討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天水公封劭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成周公萬度歸發涼州兵襲鄯善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

有所侵掠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車駕幸陰山之北次於廣德官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民畜牧於廣漠以餌蠕蠕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募利延西渡流沙那迫之募瑣世子被戮拒戰擊破之被戮遁走中山公杜豐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戮什歸及獵斃于成龍募利延遂入于閭九月盧水胡蓋吳反於杏城自號天台王長安鎮將元紇討之為吳所殺民皆奔南山詔發高平勃勒騎赴長安將軍叔孫拔領并秦雍兵屯渭北蓋吳遣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皆應之殺新城守將吳遵孫

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徙長安工巧二千餘家於京師夏四月郡城毀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五月蓋吳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諸軍討之六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千里秋八月蓋吳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高涼王那破白廣平於安定八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人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斬之九年春二月幸定州山東民饑啓倉賑之罷塞圍作西幸

上黨誅叛民二千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京師詔壹關大王山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風皇山足以斷之夏五月以韓拔為領護西戎校尉都善王鑠都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六月悅般求與王師討蠕蠕許之秋七月治兵於西郊成周公萬度歸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冬十月以婚姻奢靡獎楚過度詔有司更為科限十二月詔萬度歸西討龜茲皇太子朝於行宮遂從北討至於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粮留戍而還十一年春正月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見高年存恤孤寡大治宮室皇太子居於北宮車駕征還臘六月誅司徒崔浩宋使將軍王玄謨攻滑臺九月皇太子北

伐也。漢南吳王余留守京都。冬十月，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走。追斬萬餘級，帝至東平，令諸將分道並進。十一月，至鄒山，宋魯郡太守崔邪利降，使使者以大牢祀孔子。次彭城，遂趣盱眙。二月，車駕至淮，刈荻葦作筏而濟。宋將臧質守盱眙，將軍胡崇之援之。燕王譚破殺崇之，斬首萬餘級。淮南竹降，末昌王仁攻懸瓠拔之，定項城及淮西。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宋昌王仁自歷陽至於江西，高涼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同日臨江，所過城邑望塵奔潰，降者不可勝數。宋主遣使獻百牛、貢方物，請與皇孫爲婚，以求和親。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詔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使，致馬通問焉。正平

史

卷一百一十八

宋

元年春正月，大會群臣於江上，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三月，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夏五月，太赦，詔曰：夫刑網大密，犯法者衆，朕甚愍之。今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略陽王羗兒、高涼王那有罪賜死。皇太子薨。秋七月，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二年春正月，南來降民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三月甲寅，帝崩。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立南安王。余大赦。改元，尊皇后赫連氏爲皇太后。冬十月，余爲宗愛所賊，殿中

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帝生不逮，帝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太宗嘉歎之，及太宗不豫，衣不解帶，性儉素，御服飲膳取給而已。所幸貴人衣無兼綵，群臣白帝峻京邑城墮，引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巧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論也，毋以財者軍國之本，無可輕費。賞賜皆勲績之家，親愛未嘗橫有所及。臨敵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無不制勝。知人善任，明於聽察，斷於刑賞，然誅戮太果，後多

史

卷一百一十八

宋

悔之。崔浩既死，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以爲死。帝聞之曰：孝伯可哀，又曰：崔浩可惜。差金陵長子晃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其奇之。世祖西征涼州，詔太子監國。初，李順等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世祖至姑臧，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敕以釋汝疑。太子謂宮臣爲人臣不實若此，幾誤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真君四年，從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太子曰：今天大軍卒至，宜趣進擊，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尚書令劉藻以爲塵盛賊多，須軍大

集然後擊之。太子曰：「塵、盛、山、賊、援、耳、及、獲、虜、候、騎、曰：『螭蟠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引衆北走。後知無追者，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所言多見納用。遂知萬幾，監國時，令民以人牛相質，共有牛者，與無牛家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絹功七畝。如是爲差，墾田大關。』」正平元年六月薨，年二十四。謚曰景穆。

高宗卽位，追尊爲帝，廟號恭宗。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長子也。少聰達，世祖常置左右，號

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其奴欲加

罰，帝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奇之，曰：「此兒

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旣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

史纂 卷一百二十八

七

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卽位大赦，改年興安。冬十月，以元壽樂爲太宰，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十一月，二人爭權，賜死。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皇妣閔氏爲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爲保太后。十二月，復佛法，樂陵王周紹有罪賜死。二年春二月，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子濟南王麗賜死。發京師五千人開天淵池，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秋七月，漢陽王問若文、永昌王仁謀反，賜仁死。若文伏誅。興光元年春二月，帝至道壇，受圖籙，曲赦京師。九月，閉都城門，大索獲奸人亡命數百人。太安元年春正月，樂平王拔有罪賜死。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大明賞罰二年。

史纂 卷一百二十八

七

春正月，立皇后馮氏。二月，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秋八月，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三年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四年春正月，初設酒禁，行幸廣寧溫泉宮，遂東巡平州。至於黃山宮，遊宴數日。二月，登碣石山，觀滄海。大樂群臣祭壇，記行於海濱。南幸信都，吹於廣川。三月，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見高年，問疾苦，丙辰賜復一年。車駕還宮，起太華殿。夏五月，詔曰：「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尚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撫失所，食稅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官加以死罪。」冬十月，北巡至陰山，見故塚毀廢，詔自今有穿毀墳壠者，斬之。車駕度漠，螭蟠絕跡，遠遁。其別部烏朱賀、頽庫世類率衆來降。五年冬十二月，以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收，開倉廩以賑之。和平元年六月，詔陽平王新成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督涼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八月，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疫疾，乃還。獲畜二十餘萬。二年春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會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陳餼，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死以上皆死。」

二月行幸中山，至於郡，遂幸信都，所過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山高四百餘丈，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五月詔南部尚書黃盧頭等考課諸州，三年冬十月詔曰：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非所謂獎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先盡勞舊，十二月制職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雉羅兵，有飛龍騰蛇魚龍之變，以示威武，四年春三月，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詔內外諸司州鎮守宰，擅有召役，皆論同枉法，夏四月上幸

史

卷之十一

七

西苑親射虎三頭，七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羣臣講武，所幸之處，所必立宮壇，糜費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改於河西，冬十二月詔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爲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今，詔曰：夫婦姻者，人道之始，比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良賤不分，虧損人倫，今制皇族公卿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五年閏月，旱，帝減膳責躬，澍雨大降，六年夏五月癸卯，帝崩，曆年二十六葬金陵。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長子也，太安二年，立爲皇太子，和平六年夏五月，高宗崩，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隔絕內外，顯陽公郁率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甲辰，太子卽位，大赦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休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於禁中，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渾又殺之，以乙渾爲丞相，錄尚書事，位諸王上，政事皆決於渾，詔曰：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川不足，是以十一而稅，頌聲以作，先朝權其輕重，惠此百姓，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興民，九

史

卷之十一

七

月宋義陽王景來降，天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二月，丞相乙渾謀反，伏誅，三月，帝幸道壇，受符籙，曲赦京師，九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宋將張永攻之，詔尉元爲鎮南大將軍，救彭城，皇興元年春正月，尉元大破張永於呂梁，斬首數萬，救東死者甚衆，永單騎走免，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其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八月，皇太子宏生，大赦改元，二年十二月，詔曰：頃張永敢拒王師，死傷不少，天下民一也，其殘虐之士，聽還江南，該悉收瘞之，豫州疫，民死者十四五萬，三年六月，立皇子宏爲皇太子，四年春三月，詔天下民有病者，官

司遣醫診視給所需藥物。秋八月，蟠螭犯塞。九月，興駕北伐。諸將會於女水大磧，虜衆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數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五年夏四月，西部勅勒叛，詔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之。雲爲勅勒所襲，殺死者十五。六六月行幸河西，遂至陰山。八月，車駕還宮。帝性仁孝，禮敬師友，及卽位，雅薄時務，帝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丙午，冊命太子曰：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丹朱商均，若能負荷，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陸腹、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於爾躬，其慶昇帝。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

凌

獻文年十一，
即位其子方五，
三生子十七，
亦異事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

魏書二

本紀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太子也生於平城神光照室和氣充塞岐嶷仁孝有君人之度顯祖尤愛異之皇興三年立為皇太子五年八月丙午即位大赦延興元年九月詔臣庶進直言十月沃野統萬救勒叛隗西王源賀追擊至抱罕斬首三萬級使其遺進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十二月詔訪舜後從東來郡民嬌苟之復其家二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祠典寢頓禮章殄滅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遂使巫覡殺生歌舞非禮媒御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哉自今祭孔子廟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福其公家有車自如常禮儀牲養盛務盡豐潔蠕蠕犯塞太上皇帝大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大千率十餘落降東部救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三月連川救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為營戶夏四月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以公文詔軍營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詔曰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頃人窮處幽仄鄙夫超分妄進非所謂旌賢樹德者也自今所造務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

之選七月詔諸州郡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當親問風俗九月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死詔以州鎮水災巧民田租開倉賑恤流徙之民皆令還本違者徙邊冬十月蠕蠕犯五原太上皇帝親討之蠕蠕遁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二月詔曰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道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遷一級其貪殘非道者雖在官南衛必加黜罰詔以代郡同豐沛其民配邊戍者免之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死事者復其家給

以葬費詔縣令能導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導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導三縣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夏四月詔上黨王長孫觀討吐渾拾寅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將加賞罰應賞者無幾應罰者甚眾律法傷生情所不忍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絹一斤租三十石八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降車駕還宮詔天下四罪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遣使者循行州郡檢括戶口冬十月太上皇帝將南討詔州郡民十丁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太和八年
給祿錢
亦當計
丁收一
也收一
戶收租三
十石不已
多乎

五十石
多矣
使子
聽或自行
武軍之威

孝文已受
禪矣父死

而大赦改
元不亦可
以已乎物
也

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十一月詔以河南七
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
黜陟振恤太上皇帝至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弟力
田布帛十二月詔關外苑田聽民樵採相州民饑死者二千
八百餘人四年春二月太上皇帝還宮六月詔自今以後非
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九月詔將軍元蘭等三萬騎
伐蜀漢十二月斬征吐谷渾叛兵千餘人其餘分配柔玄武
川二鎮五年春二月詔定考課明黜陟開月開相告之制六
月禁殺牛馬曲赦京師死罪遺備蠲蠲承明元年六月分京
師見兵為三等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安成王萬

史纂 卷之十一上十九

安國矯詔殺神部部長奚買奴賜死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
朝稱制秋七月追尊皇批李貴人為恩皇后瀝陽王孔胤有
罪賜死八月詔葬公卿士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以長安
二縣多死丐民歲賦之半冬十月起七寶永安行殿幸建明
佛寺大省罪人太和元年春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略陽民
王元壽聚眾自號衝天王泰益二州刺史尉洛侯被之獲其
妻子五月帝祈雨於武州山澍雨大洽秋七月起朱明思賢
門八月大赦天下詔口工商是緣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
樂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止授本部丞以下若階藉元勳
者不從此制九月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起永樂殿於北

苑穿神淵池冬十月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
以衣服一子不從後誅徐州刺史李斯宋設盧茂主楊文度
趙弟鼠陷仇池詔征西將軍皮惟喜率眾討之惟喜到建安
楊鼠棄城走惟喜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幸代
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京師婦親所
於北苑減膳遜正殿澍雨大洽五月詔曰婚聘過禮則嫁娶
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廢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
故申之以禮教邇者民尚漸奢婚葬越軌貧富相高貴賤無
別又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
為之科禁而百姓常習仍不肅改朕意章舊典永為定準犯

史纂 卷之十一上十九

者以違制論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罷諸州貢
禽獸十一月誅南郡王孝惠三年春正月坤德殿成詔罷行
察官二月帝及太皇太后幸代郡溫泉乾象殿成夏四月雍
州刺史宜都王日辰有罪賜死六月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
山秋七月詔宮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詔羣臣進直言
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九月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賜死
冬十月大赦天下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者衣服布
帛有差梁郡王元嘉出淮陰隴西公元琛出廣陵河東公薛
虎子出壽春宋蕭道成廢其主劉準而自立國號齊四年春
正月罷高麗之所以其地為報德寺詔曰今東作方興齊

可而往
四月見而還
五月幸火
山亦非時
矣

五族五服
也

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飢乏朕甚懼焉其山川羣神能興雲雨者所在脩飾祠壇薦以牲璧民有疾苦存問賑恤三月詔車騎大將軍馮熙迎還梁郡王嘉等諸軍四月幸延尉舊坊二獄引見諸囚隨輕重決遣賜天下貧民廩一年五月幸火山六月以謝雨大治曲赦京師秋七月改作東明觀詔賜京師耆老衣服米麵復家不徭役閏月幸虎園觀錄囚徒輕者皆免之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九月詔曰隆寒雪降諸在徵纒或有凍餒朕用慰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行巡省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冬十月詔馮熙為西道都督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蘭陵民桓

史記卷之百二十九

五

富殺縣令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詔淮陽王尉光討之五年春正月車駕幸中山信都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免官人年老者還其所親講武於唐水之陽車駕還都沙門法秀謀反伏誅梁郡王嘉大破齊將俘獲三萬餘口三月幸肆州所經考察守宰加以黜陟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圖靈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朕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夏四月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起靈玄殿五月詔曰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教天下勿有留獄九月開武營

史記卷之百二十九

六

南郊大饗羣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養力僧朗於會詔誅奉君兗州斬司馬朗之傳首京師六年春正月大赦二月詔曰靈丘郡土既福瘠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征運勞苦朕甚憫之其復常調三年賜王公已下清勳著勳者發帛有差三月行幸虎園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從今勿復捕貢幸武州石窟寺秋七月發五萬人治靈丘道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賦貧乏不自存者賜以粟帛罷山澤之禁十二月詔曰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受毛反裘甚非計也今未入租算一以丐之以要來獲稱朕意焉七年春正月詔曰朕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而明不竭遠故具問守宰苛政之狀於州郡使者今秀孝計據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接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明天下使知後犯無恕詔齊光東徐四州之民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琅玕復祖算一年三月冀定二州民飢詔免關津之禁郡縣為粥以食之冀州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定州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閏月皇太子恂生大赦天下秋七月帝及太皇太后幸神淵池十二月

用夏變夷
所謂
之邪

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
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教隨時設治因事改更運初基日不
暇給古風遺模未遑釐改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
質舊式昭維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八年春正月
詔隴西公元琛尚書陸贄爲東西二道大使哀善罰惡五月
詔賑河南七州戍兵六月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
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意章舊典始班俸祿
戶增調三匹殺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雖有一時之煩終
克永逸之益以十月爲首班百官俸每季一請祿行之後賦
滿一匹者死變法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八月詔曰帝

史綱
卷之十百二十九

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
虛己以求通明恕以思咎諫鼓置於堯世誦木立於舜庭用
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明之初班下內外今人各盡規
以補其闕中旨雖宜允稱者少今變易法制更改刑書寬猛
未協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自申諫者無因上達致上德不
周下情壅塞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其直言極諫勿有所隱九
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
邪所惑自今圖讖祕緯孔子閉房記等書一皆焚之留者以
大辟論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占卜非墳典所
載者嚴加禁斷大饗羣臣於太華殿班皇諸秋七月新作諸

其使人意

門八月詔曰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
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自太和六年以來買定
其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爲妻妾遇之非理
情不樂者亦離之冬十月詔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
下之川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十年春正
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二月初立黨里鄣三長定
民戶番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帝法服御輦祀於西郊大赦
天下九月詔起明堂辟雍十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
除之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服已上賦役無所與秋
七月詔以年教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爾

史綱
卷之十百二十九

所在開倉賑恤隴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冬十月罷起部無
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杆者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序亂
孟冬十月民閒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
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
率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綺綾羅之工四民欲
造者任之其御府金銀珠玉綾羅錦綺太官雜器太僕乘具
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資百官士庶及六鎮戍士有差詔曰
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撻難任自今
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十二年春正月詔曰鎮戍流
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者聽解名

三十一日
即癸未日
一月又一
日也

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勞無基
親者具狀以聞三月散樂舉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大赦天
下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
設戒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以下宜
慎刑罰以答天意起宜文堂經武殿閏月帝親築園丘於南
郊十三年春正月辛亥有事於園丘初備大駕二月引羣臣
訪政道損益之宜五月有事於方澤七月幸靈泉池與羣臣
御龍舟賦詩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
各通溉灌遣匠者指授九月出宮人以賜北鎮人無妻者十
四年二月詔定起居注制沙門司馬惠御自稱聖王謀破平

史事 卷之十百二十九

九

原都伏誅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
飲不入者五日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冬十月詔曰自丁荼若
奄踰晦朔祖真有期朕當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
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太皇太后於永固
陵帝納管輅徒行往反羣臣請公除不許帝居廬引見羣臣
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
臣乃止詔曰公卿履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遵葬即吉朕
思遵古禮終三年之制既虞卒哭此三十一日受服以葛易
麻蓋以朕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變從練禮臣庶
亦為節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遵除之一端粗申

小則重傷
內則盡忠
所請亦不
可廢

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
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內
取諸衷以衰服過墓終四節之墓又奉聖訓不敢開墾自居
以曠機政庶不怨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縣長至
三元絕告慶之禮車駕謁永固陵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請
求聽政朕仰遵遺命不敢怠荒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
自力以親政事近侍掌機衡者皆謀權所寄且可任之如有
疑事當與論決十一月詔曰垂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
誰不哽咽內外職人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
以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但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

史事 卷之十百二十九

十

別儀十二月遣使與州郡依舉丘井之式宣行條制臆口
丁聽其附實若附秦陵弱罪有常刑十五年春正月帝始聽
政於皇信東室三月謁永固陵夏四月帝始進蔬食自正月
不雨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不由祈山
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當
考躬責己以待天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抱平
鎮將長孫百年攻吐谷渾洮陽泥和二成克之俘獲三千餘
人詔放還六月濟陰王懋以貪殘賜死秋七月賜永固陵規
建壽陵詔議祖宗廟以道武為太祖車駕巡有京師總訟八
月議肆類上帝禮於六宗及養老之禮帝親臨決移道壇於

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諸州舉秀才，親定禘祫之禮，省雜祀。冬十月，明堂太廟成。十一月，遷七廟神主於新廟，大定官品，考諸收守。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二月，班賜刺史以下衣冠車駕，迎奉於東郊，詔簡選樂官。十六年春正月，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宗祀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月朔以為常。始以太祖配南郊，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罷袒裸制，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降為公侯，侯為伯子男，仍舊除將軍之號。帝臨恩義殿，策問秀孝，始以五月祭廟，二月帝移御永樂宮，撤太華殿。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主

經始太極殿，罷寒食，幸北部曹，歷觀諸省，還省京邑，聽理冤訟。初，朝日於東郊，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南夏禹於安邑。周文王於洛陽，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讎孔廟。四月，班新律令，大赦天下。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帝親臨決之。八月，夕月於西郊，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杜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以尉元為三老，辦明根為五更，養國老庶老。五月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太皇太后再祥，帝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冬十月，詔以功臣配饗太廟，太極殿成大饗，羣臣十一月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

日下未詳

皇帝大事
豈可臨喪

寢，四下為外寢。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蕃庸，皆虔集象魏，超躡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二月，藉田於都南。三月，改作後宮，帝徙御宣文堂。夏四月，立皇后馮氏。五月，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行家人禮。帝臨朝堂，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徒。六月，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立皇子恂為皇太子，賜民為人後者爵一級，曾為吏屬者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蕭賾死，孫昭業立。八月，三老山陽公尉元卒，車駕類於上帝，遂臨其喪，帝辭永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主

陵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太尉丕請以官人從，帝曰：臨戎不語內事，不從。車駕至肆州，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謂侍臣曰：晉德不脩，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因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詔六軍發軔，戎服乾，獲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遂定還都之計。冬十月，幸金墉城，詔司空穆亮尚書李冲將作大匠黃爵經始洛京，幸豫州，次石濟，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還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宮，幸鄴城，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

家於代京車駕遂於漳水上十一月鄴宮成始御焉十二月
 巡省六軍死亡疾病者優給之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
 臣於鄴宮二月以遷都詔天下車駕北巡皇太子朝於蒲池
 閏月幸平城宮部分遷留謁永固陵三月罷西郊祭天帝臨
 太極殿論在代羣臣以遷移之意夏五月詔罷五月廿七日
 月七日饗秋七月車駕謁金陵幸朔州八月皇太子朝於行
 宮行幸陰山觀雲川幸閱武臺講武南還所過親見高年問
 民疾苦貧窮孤老賜以粟帛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
 上而無子孫兄弟給廩終身七十以上家貧者賜粟十斛諸
 北城人年七十以上及廢疾者授元犯以準新律其當從坐
 者聽還鄉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子遣歸還平城宮九月
 詔曰三考黜陟大成除緩是以朕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
 恩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墜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
 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論其善惡上
 者選之下者黜之中者守本任冬十月親告太廟奉還神主
 車駕發平城宮次中山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詔曰比聞
 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一區字子
 育萬姓苟如此南人豈知德哉可謂刑鄴東郡三州勒教蠻
 民勿有侵暴車駕幸鄴祭比干之墓為文樹碑帝至洛陽齊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降十二月遣征南將軍薛真度山襄

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
 藻出南鄉革衣服之制優復代還之戶租賦三年詔王公侯
 伯子男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
 分食一車駕南伐緣路之民復田租一歲帝至懸縣詔壽陽
 鍾離馬頭所獲男女口皆放還十九年春正月禁淮北之民
 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車駕
 濟淮二月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之
 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至鍾離軍士擒齊卒三千帝
 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皆免歸車駕發鍾離將臨江司徒馬
 襲卒乃班師遣使臨江赦蕭寶融自立之罪三月太師馬
 熙卒夏四月帝大彭城為馬熙舉哀於行在所曲赦徐州二
 州其運漕之士復租賦三年齊民降者給復十五年幸小沛
 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幸魯
 城親祠孔子廟官孔氏四人顏氏二人選諸孔一人封崇聖
 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樹柏脩飾墳墓
 建碑銘褒揚聖德幸滑臺皇太子朝於平桃城至自南伐告
 於太廟行飲至之禮班賜有差減開官祿以裨軍國之用六
 月詔不得以北語言於朝廷違者免官復軍士從駕渡淮者
 租賦三年詔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
 賞曲赦梁州復民田租三歲詔還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

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人詔改凡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八月幸西宮路見墳冢露棺駐蹕殯之詔遷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詔諸從征被傷者皆聽還家金墉宮成引羣臣宴殿堂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還洛陽行幸鄴詔曰諸有舊章銘記見在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去墓三十步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不聽墾植冬十月曲赦相州車駕至白鄴詔州郡舉士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之科將親覽而升降焉詔徐光南青荆洛六州募服叛備應須赴集十一月幸委粟山議定國丘甲申有事於國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引見羣臣於光極殿宣示

假以供力役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廢皇太子恂為庶人告太廟置常平倉二十一年春正月立皇子恪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車駕北巡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謁永固陵三月謁金陵車駕次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詔脩堯舜禹廟幸長安親見高年問所疾苦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幸未央阿房宮達幸昆明池遣使者祀漢諸帝陵車駕東旋汎渭入河詔雍州士人九十以上假太守七十以上假縣令庶老各減一等管船夫賜爵一級孤寡無食廢疾各賜帛二匹蠶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舉遣使者祭周文王於鄜武王於鎬遣使祭華岳六月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特幸二十萬將南討秋七月立昭儀馮氏為皇后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殿堂八月車駕南討九月詔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癘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給醫師及藥物以療之帝留諸將攻絳陽引師南至宛城夜襲其郭克之至新野進攻不克詔築長圍以守之十一月大破賊軍於河北獲其將王伏休等新野民張瞻楊萬餘

在天誠不
及半極勞

帝與不與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七

家拒守不下，十二月破之，詔流徙皆勿決，遊攻城之際，令其先登。二十二年春正月，拔新野，獲齊太守劉忌斬之。二月，攻宛城，拔之，詔以穰民率先歸順，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竊次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荆，魯陽郡、鄧州諸郡之民，初降大附，復同穰縣，幸懸瓠。夏四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秋七月，詔曰：「屬茲培亂，飢清南夏，宜約躬實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損半，六官煩御，五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藉驚死子，實念嗣帝，以禮不伐，喪乃詔反，施冬十月，曲赦二豫，殊死。」

已下，復民田租一歲。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鄴宮，幸西門豹祠，還歷漳水而還。車駕至自鄴，告於廟社，行飲至策勳之禮。齊太尉陳顯達陷馬圈，戊三月，車駕南伐，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攝百揆，車駕至馬圈，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進顯達歸路，破之。顯達宵遁，諸將追奔，至於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次敷塘原，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魏徵太子於魯陽踐祚，以北海王祥為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太尉戚屬王禧、右僕射任城王澄輔政。夏四月丙午朔，帝崩於敷塘原之行。

李冲自為
果疏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太

宮年三十三，至魯陽，始發哀，還京師，葬長陵。帝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患瘳，帝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之，帝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帝聰聖，謀廢帝，於案月，車衣閉室，絕食三朝。召戚陽王禧將立之，元丕、李冲固諫，乃止。帝不以爲憾，撫愛諸弟，悼睦九族，持法雖嚴，然性寬慈，常垂矜舍，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笑而恕之。宦者壽帝於太后，杖帝數十，太后崩後，亦不責也。從善如流，哀矜百姓，郊廟之禮，必躬親之。尚書奏案，皆自尋省，常言爲人君苟能推誠御物，心無偏黨，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有所隱，人君咸福自己。」史復不將何所懼。

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還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令留絹以酬其直，雅好讀書，經傳該涉，兼善釋老，才藻富瞻。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筆也。待遇朝賢，有如素友，少善射，每發必中，有臂力，能以指彈碎羊膺骨，至十五便不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水而已。若乃欽明稽古，致孝終喪，宅中國，大用夏變夷，尤其卓然者也。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第二子也。太和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卽皇帝位於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六月，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

守令衰禮賢後八月遵遺詔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免歸家冬十月鄧至國王象舒彭來朝有事於太廟景明元年春正月謁長陵帝始親政朝羣臣二月大赦天下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彫敝正調之外皆蠲罷之又詔曰治尚簡靜州府佐史除版籍多無益政道京師百司察局殷雜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青齊徐兗大饑民死者萬餘口五月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立皇后于氏免壽春營戶為民十一月改築岡丘於伊水之陽十二月齊直後張齊殺其主寶卷降蕭衍三年春正月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夏四月蕭衍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九

廢其主寶融而自立國號梁十月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勸銘於射所十二月太極殿成樂羣臣四年春正月親耕藉田皇后薨於北郊夏四月以蕭寶寅為東揚州刺史封齊王南天竺國獻舞支佛牙早帝減膳徹懸命鞠範獄謝雨大治七月詔還收鹽池利正始元年六月立夷齊廟於首陽山以早見羣臣引咎責躬錄京師囚殊死以下減一等鞭杖之坐悉原之八月詔洛陽今有大事聽而敷奏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拔之九月詔緣淮南北諸州不得橫有徵發十一月敕有司營繕國學十二月以苑牧公田賜代遷戶閏月梁行梁州事夏候道遷據漢中降二年三月徐州蠻賊突人死

者二十二人廷議者一百一十餘人夏四月詔曰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舉倫仍不舉才八座可審議往代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查望兼致梁州刺史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破梁軍遂入劔閣六月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美為大使糾斷內外其守令咎失者即施決州鎮重職表聞八月詔中山王英討襄陽梁沔太守田青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戶萬九千降王足破梁軍進圍培城益州諸郡戍多降足引軍還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天下秦州民王智等聚眾自號王公推主簿呂苟兒為主二月求諫言詔右衛將軍元麗討呂苟兒三月以戎旅興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十

詔罷諸作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夏四月罷鹽池禁遣使者巡慰北邊酋庶五月梁將張惠紹陷宿豫六月元麗破斬王智梟首六千平南將軍奚康生破張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秋七月梁將桓和陷固城元麗大破秦賊呂苟兒降秦涇二州平八月安東將軍邢彞破桓和於孤山斬首萬餘級九月邢彞大破梁軍於宿豫張惠紹走追斬數萬級中山王英大破梁軍於淮南斬獲五萬有餘遂攻鍾離十一月帝為諸弟京兆王恂等講孝經於式乾殿四年夏四月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還夏六月詔有司置國子立太學并立小學於四門梁馮翊等七郡太守宇文子生等降冬十月皇后于氏

果親王竹
溫如雲時
品出五
公侯八九
等亦不足
貴矣

十一月自碣石至於劔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永
平元年春正月朔州太守王神念奏梁三月皇子昌統以荒
早遣使者所在賑恤秋七月以夫人高氏為皇后八月冀州
刺史京兆王倫據州反以李平行冀州事討之平大破之於
草橋進克信都冀州平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冬十月彭城
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叛梁遣將齊荀仁助之詔邢
辯行豫州事率騎討之擣大破梁師於鮑口十二月邢辯克
懸瓠斬白早生擒齊荀仁俘三千餘人二年夏四月詔緣邊
州鎮不許境外寇盜犯者罪同境內早帝減膳徹懸幸華林
都亭視錄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冬十月朔州獻七寶牀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三

不納十一月詔屠殺舍孕者永禁之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
臣講維摩詰經十二月詔曰五等諸侯比無選式其同姓者
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
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
清脩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
下可依此敘之三年春正月皇子嗣生大赦天下八月詔太
常立館使疾病者居之嚴被醫藥治考其能否行賞罰又
令有司集諸醫書簡存精要取三十卷以進九服郡縣寫布
鄉邑詔青州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敬謨反伏誅四年夏
四月琅邪民王萬壽斬梁太守劉廞以府山降梁將張猛攻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三

胸山詔徐州刺史盧和率眾赴之五月遷代京銅龍置天淵
池十一月胸城陷盧和大敗而還延昌元年春正月以額水
旱百姓飢餓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二月以京師穀貴出倉粟
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夏四月以旱故詔食粟之畜皆斷之詔
河北民就粟燕恒二州肆州地震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
二千七百二十二二人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亡者不
可復追生病宜加療救可遣大醫折傷醫給藥治之大赦改
年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抑之情五月詔天下有粟之
家俱年之外悉貸飢民自二月不雨至是月晦六月澍雨大
洽十月立皇子嗣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
順孫廉夫節婦表門閭給果帛十二月詔守宰為御史所彈
遇赦免及考在中第者皆代之二年春二月帝御申訟車親
理冤訟二月賑恤京師貧民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贖閏二月
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是春民飢餓死者數萬口夏
四月以絹十五萬匹賑濟河南郡飢民秋八月詔以水旱饑
餓百姓多陷罪辜降死刑已下九月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
詔尚書嚴立限級以恆肆地貧民多難災獨一年租賦其有
課丁沒盡老幼單辛者賜粟以接來稔三年春二月詔曰秀
容郡賊城縣雁門郡原平縣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於
今不已告諸彭咎朕甚懼焉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八月帝

臨朝堂考百司加黜陟十一月詔高肇為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伐益州刺史傅堅眼出巴北平南將軍羊祉出洛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山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劔閣以元逵為東南道都督鎮退梁炮十二月詔立明堂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帝崩年三十三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性儉素高祖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諸王競取珍玩帝惟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講論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而從容不斷太和之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至

治衰矣

肅宗明皇帝諱誦宣武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徵還西討東防諸軍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已以聽於二王二月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尊生母胡充華為皇太妃皇太后為尼徙御金墉梁於浮山堰淮為揚徐之害詔平南將軍楊大眼伐之六月沙門法慶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詔征北大將軍元逵討之八月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尊皇太妃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元逵斬法慶傳首京師梁將趙祖悅襲

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率眾討之熙平元年二月崔亮克硤石斬趙祖悅盡俘其眾放華林野獸於山澤詔兵士征硤石者復徂賦一年傅堅眼大破梁軍九月淮堰破梁保淮城戍村落皆漂入於海二年春正月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皇太后幸伊闕石佛寺即日還宮五月中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論有事於太廟八月宴太祖以來宗室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月以幽冀滄瀛光五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神龜元年春正月詔以雉戶胃入清流所在職官令五人相保無任保者奪官還役幽州大饑民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至

死者三千餘人詔刺史開倉賑恤二月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乃雨閏月開復州銀山禁與民共之八月詔京師見囚殊死以下減一等詔雖金革之事不得奪哀從役皇太后高氏崩於遠光寺以尼禮葬於北邙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口盈億萬貴賤攸異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二年春二月羽林軍殿傷征西將軍張華焚其第燒殺其子大赦天下求直言詔曰農月枯旱可教內外依舊典焉新察微理冤掩飾埋飾服窮恤寡三月澍雨大洽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崧高山癸巳還宮十二月除淫祀焚雜神正光元年夏四月詔尚書長孫稚巡

貞心節
如此

撫北藩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又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幽於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暉總禁旅決事殿中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又騰見殺九月蠕蠕主阿那瓊來奔以高陽王雍為丞相十一月封阿那瓊為蠕蠕王錫以衣見加以輅車祿恤儀衛同平威藩十二月詔懷朔都督備驍騎二千護送蠕蠕主阿那瓊達境首若彼候迎務優饒之如不容受可聽還關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二年春正月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祠孔子以顏淵配右衛將軍奚康生將殺元又為又所害秋七月詔曰時澤不降在予之責有司可脩案舊典祇

史

卷之十一

七

行六事清狂獄恤困窮省役賦事賢良黜貪邪會男女上下脩省以消災沴八月蠕蠕復主侯匿代來奔三年十一月有事於圜丘詔頒正光曆大赦天下十二月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與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不聽爭利城市四年春二月蠕蠕主阿那瓊率眾犯塞遣北道行臺元字持節喻之蠕蠕復主侯匿代來朝京師夏四月阿那瓊執元半驅掠畜牧北道詔驍騎大將軍李崇中軍將軍元纂率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秋七月詔曰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少收其力老耄其身言念勤舊聽焉未忍可給半祿以終其身其老耄者不拘致

史

卷之十一

七

仕之例八月詔九道行臺巡檢遺寇之處仇倭不粒者厚加賑恤五年三月沃野人破落汗拔陵反殺鎮將年說真王暉臨淮王或都督北征諸軍事以討之高平衛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五月臨淮王或敗於五原削除官爵詔李崇為大都督北討六月秦州人莫折太提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孫掩反殺刺史崔遵以應太提太提襲高平殺鎮將赫連太提死子念生偕稱天子秋七月詔西道行臺元脩義率諸將西討李崇坐長史祖瑩殺沒軍資免官念生遣樊元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斬元涼州總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念生遣其兄天生東寇元志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詔諸州鎮軍元非犯罪者悉免為民仍改鎮為州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延別將李朱榮討平之莫衡念生遣寶雙攻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討之斬雙九月詔西道行臺齊王蕭寶貴征西將軍崔延伯撫軍將軍北海王顥率諸將西討帝饒於明堂果將裴遵據壽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吐谷渾伏連籌攻涼州斬于菩提城民趙天安復推宋穎為刺史冬十月營州人劉安定就德興反執刺史李仲遵州人王恩見斬安定德興東走胡琛寇幽夏北華三州詔都督北海王顥率眾討之十月

莫折天生陷岐州。執都督元志、刺史裴芬之、汾州山胡叛。詔大都督章武王融率衆討之。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復六郡十二戍。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長命懼告降於蕭寶夤。莫折念生攻涼州。趙天安執刺史以應之。孝昌元年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害行臺高談。自稱宋王。遣其子景仲歸於梁。梁遣將胡龍牙率衆赴彭城。詔安樂王鑒討之。鑒爲法僧所敗。梁遣豫章王綜守彭城。法僧擁其眷屬兵戍及士女萬餘口南入。詔臨淮王彧爲都督。安豐王延明爲行臺。討彭城。蕭寶夤遣伯大破天生於黑水。斬獲數萬。天生退走隴西。涇岐隴東平二月。莫折念生遣梁下辯姜齊。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七

攻仇池。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斬下辯齊首。詔五品以上各薦所知。清河民崔畜殺太守董遵廣。川民傳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鑒討平之。破落汗拔陵。陷懷朔鎮。四月。梁益州刺史蕭寶夤遣小劔戍行臺魏子建拒之。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而陳得失。劉騰追削爵位。元叉除名爲民。征西將軍崔延伯於涇州戰沒。五月。淳于誕大破梁軍。俘斬萬計。六月。蠕蠕主阿那瓌大破拔陵。諸將逼彭城。蕭綜夜潛出降。梁將奔還。衆軍追蹙。免者十二。三秋八月。詔討賁獻珍。賁遣者免官。柔玄人杜洛周反於上谷。年號眞王。攻沒郡縣。聞燕州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九月。詔行臺。

常景都督元譚率琚討洛周。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將軍。討魯陽蠻。二年春正月。元譚爲洛周所敗。定州降戶鮮于脩禮反。詔大都督長孫稚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二月。帝及皇太后臨大夏門。覽冤訟。三月。西部敕勒斛斯洛陽反於桑乾。與河西牧子通連。別將余朱榮擊破之。李琚與洛周戰沒。朔州人鮮于阿胡叛城反。詔車騎大將軍齊王蕭寶夤西討。長孫稚河間王琛失利奔還。五月。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以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廣陽王淵爲大都督。北討脩禮。以宗正珍孫爲都督。討汾州反胡。六月。絳蜀陳雙熾反。自號始建王。詔大都督長孫。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七

稚討雙熾。平之。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社稷鴻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何以苟安黃屋。無還黔黎。今避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稱獎之。夫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論得失。秋七月。杜洛周遣曹紇與寇幽州。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進於粟園。大破之。斬紇。獲三千餘級。恆州陷。行臺元纂奔冀州。梁將元樹寇壽春。八月。都督伊兌生討巴失利。戰沒。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其黨爲榮所殺。都督余朱榮執肆州刺史尉慶賓。令其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葛榮收廣陽王淵於博野。章武王融戰沒。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常景破洛周。

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就德興陷平州、殺刺史王買奴、莫折
天生請降、蕭寶實使左丞崔士和入秦州、天生復叛、殺士和
冬十一月、杜洛周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梁將
元樹通壽、秦州刺史李憲、以城降、詔留州郡縣、及長史司
馬、戍主副、質于京師、梁攻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之、詔曰
頃舊京淪復、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之內、為雜戶
濫門所拘辱者、悉令離絕、三年春正月、葛榮陷殷州、刺史崔
楷死之、還圍冀州、蕭寶實大敗於涇州、諸軍退散、東秦州刺
史潘義淵、以沂城降賊、高平賊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
以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歿、北海王顓跋走、賊帥胡引祖

史

卷之十百二十九

史

據北華州、比干、張麟據幽州、詔以四方未平、將親出討、梁將
湛僧珍、因東豫州、詔都督元暉討之、梁將彭羣、逼項郡、詔青
州南青二州討之、二月、開輪賞格、輸粟入瀛、定岐、雍州者、二
百斛、賞一階、入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賊據潼關、東郡民起
顯德反、殺太守裴煙、詔都督李叔仁討之、斬顯德、三月、詔
討中外賊、賊退、復潼關、詔大都督源子邕討葛榮、廣川民
劉鈞反、執清河太守邵懷、自署大行臺、詔都督李叔仁討平
之、清河民房須自署大都督、據昌國城、相州刺史安樂王瑒
據州反、青州刺史彭城王勰、斬梁將彭羣、俘獲二千餘人、八
月、都督源子邕攻鄆、斬梁相州平、仍令子邕討葛榮、九月、東

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秦州民杜榮、殺莫折念生、自行
州事、南秦州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歸罪、雍州刺史蕭寶實
據州反、自號曰齊、詔右僕射長孫稚討之、十一月、葛榮陷冀
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民、東死者十七、八、十二月、都督源子
邕、與葛榮戰於漳水曲、敗歿、駱超殺杜榮、遣使歸罪、武泰元
年春正月、杜洛周陷定州、執刺史楊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
降、皇女生、祕言皇子大赦、改元、長孫稚平潼關、雍州人侯終
德等、攻寶實、寶實攜妻南陽公主及子、與百餘騎渡渭走、雍
州平、二月、羣盜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洞、以南、詔都
督李神軌討平之、癸丑、帝崩、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

史

卷之十百二十九

辛

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
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及大行在御、重以
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
華有孕、椒宮、龍圖、兩而能、無兆、蛇虺維彰、直以罔步未
康、假稱統緒、欲以底定物情、仰繫宸極、何圖一旦、爾王、陽
國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劉、體自高
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愛養特深、養齊猶子、事符當璧、及聖
日弗豫、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允膺大寶、即日踐
祚、可頒宣遠、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朱榮、抗
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杜洛周、為葛榮所并、榮陷滄州、執刺

帝崩
乙卯

勿主即位
乃書后立
之云受命
大行漢也

史薛慶之居民死者十八九三月葬帝於定陵夏四月庚子
命朱榮沈皇后幼主於河史臣曰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
人專制委用非人貨罰乖舛於是釐起四方禍延畿甸享國
不長為魏氏淪胥之始嗚呼

孝莊皇帝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也封武城公幼侍書於禁
內肅宗親待之及長風神秀慧拜中書侍郎遷御史中尉封
長樂王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衛將軍中書監武
泰元年二月肅宗崩大都督朱榮謀廢立以帝家世忠勤
兼有民望陰與帝通夏四月榮率眾向京師帝夜渡河會榮
於河陽戊戌即位以兄勰為無上王弟子正為始平王以榮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星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封太原王百寮奉璽綬
備法駕迎於河梁車駕西至陶渚榮避害靈太后幼主及無
上王始平王丞相高陽王以下王公卿士二千餘人還帝於
便幕列騎衛守既而榮悔稽顙謝罪辛丑帝御太極殿大赦
天下建義元年汝南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奔梁鄧州縣
史元顥達據城叛五月以元羅為東道大使元欣嗣之逕方
黜陟先行後聞大將軍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郊陰南荊州
刺史李志據城叛葛榮使任褒率車三萬餘乘寇沁水以上
黨王天穆為大都督討任褒帝以寇難遷正殿青躬撤膳班
募格收集忠勇其直言正諫之士集華林園面論國事幽州

主簿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反於北海自署漢王命車騎
大將軍李叔仁率眾討之光州人劉舉反於濮陽自稱皇武
大將軍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臨淮王或自江南還
朝太山太守羊侃引梁軍攻兗州詔大都督宗正孫孫討劉
舉平之為榮國相州九月詔上黨王天穆討葛榮大將軍余
朱榮率騎七萬討葛榮於滏口擒之餘眾悉降冀定滄瀛
五州平以余朱榮為大丞相榮子文殊文暢進爵為王新葛
榮於都市以長樂南趙博陵浮陽遼西上谷漁陽七郡增封
太原王余朱榮加榮大師以太原公子暉為行臺計羊侃大
都督費穆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梁以北海王顥為魏主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星

據鉅城十一月于暉大破羊侃於瑕丘僞奔梁十二月詔暉
回師討邢杲次於歷下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暉所部都
督彭樂率二千餘騎北走於韓樓乃班師二年春二月尊皇
考為文穆皇帝皇號為皇后燕州民王慶祖聚眾於上黨自
稱為王大將軍余朱榮討擒之三月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
討邢杲夏四月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果降送京師
新於都市元顥陷考城執行臺元暉棄五月元顥克梁國以
楊昱為大都督鎮梁陽尚書僕射余朱世隆鎮虎牢侍中余
朱世承鎮韓城內外戒嚴元顥陷梁陽執楊昱余朱世隆棄
虎牢遁還車駕幸河內元顥入洛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宜

破嶺後軍都督侯瑄於梁國斬之擒其卒三千人以余朱世
隆為相州刺史鎮鄴城太原王余朱榮會車駕於長子王
王天穆會車駕於河內六月元顥克河內斬太守元襲都督
宗正珍孫秋七月都督余朱兆賀拔勝從破石夜濟破顥子
冠受軍元顥走車駕入大夏門大赦天下以余朱榮為天柱
大將軍臨穎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巴州刺史嚴始欣
據州叛九月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斬之幽州平萬俟醜
奴攻東秦州陷之殺刺史高子朗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
十二月梁兖州刺史張景世荊州刺史李靈起降三年春正
月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偶與都督元景夏討嚴始

史纂

卷之十一

七十九

欣斬之梁都督蕭玩敗走斬玩俘獲萬餘人東徐州民呂支
欣反殺刺史元太賓以樊子鵠為行臺討平之三月履奴寇
岐州大將軍賀拔岳大破之夏四月雍州刺史余朱天光討
醜奴蕭寶貴於安定擒之送京師關中平醜奴斬於都市寶
貴賜死六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位於永洛城秋七月天
光平永洛城擒慶雲坑其民一萬七千九月天柱大將軍余
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
子苦提并開闔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殺率兵鎮北中候射
余朱世隆榮妻鄉郡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攻
河橋擒殺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以高乾為河北大使

招集驍勇十月以李叔仁為大都督討世隆班募攻河橋格
皇太子生大赦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余朱世
隆退走詔大都督源子恭率步騎一萬出西道行臺楊昱募
勇士八千往東路討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哲拒守城陷
屠之世隆屯高都余朱兆自晉陽來會之推長廣王曄為主
大赦所部徐州刺史余朱仲遠反率東向京師十一月詔大
將軍鄭先護會楊昱討之仲遠陷西兗州執刺史丁衍以賀
拔勝為都督討仲遠前行豫州刺史元宗禮殺行州事陰導
和攝豫州賀拔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軍敗降之十二月余
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歿大都督源子恭奔退余朱兆

史纂

卷之十一

七十九

余朱度律自富平津率騎涉渡襲京城禁衛不守帝出雲龍
門兆遷帝於永安佛寺殺皇子及司徒臨淮王或左僕射范
陽王壽戊申元曄大赦天下余朱度律鎮京師余朱兆遷帝
於晉陽甲子遇害於三級佛寺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河
西人紇豆陵步壽破落韓常大敗余朱兆於秀容齊州人趙
洛周據西城反應余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南陽太
守趙脩延執荊州刺史李瑛之自行州事太昌元年諡孝莊
皇帝葬靜陵廟號敬宗魏氏五祖五
節閔帝恭廣陵王羽之子也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
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除黃門侍郎帝以元又擅權稱

既經呈由
帝覽之
大之哉

疾不拜因託病垂將一紀居於龍花寺無所交通永安末
有白莊帝者言帝不語將有異圖民間又云有天子氣帝逃
匿上洛執送京師以無狀獲免莊帝勅余朱世隆等以元驍
疎遠又非人望所歸帝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迎立之恐
實不語今帝所親申其意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及驛
至邳南世隆等奉帝行禪讓之禮太尉余朱度律進璽綬袞
冕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門卽位於太極殿登聞闕門
大赦以魏爲大魏普泰元年詔曰夫三皇稱皇五帝云帝三
代樹王迭冲挹也自泰以來競稱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
鄙於萬葉今稱帝已爲莫矣可普告令知罷稅市稅鹽官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壹

魏遣將軍崔暹聚青州七郡之衆十餘萬人圍東陽州
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邑夜襲薊州執刺史
元暉殺監軍孫白鶴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封
長廣王暉爲東海王彭城王余朱仲遠隴西王余朱天光並
爲大將軍穎川王余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平陽公高歡封渤海
王余樂平王余朱世隆爲太保帝引見尚書右僕射元羅及
皇宗於顯陽殿勞勉之劉靈助率衆次於安國定州刺史侯
淵破斬之詔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罷細
作之條毋禁郡國往還余朱仲遠使都督魏留尉計崔祖螭
斬之四月有龍迹自宣陽門西山復入城羣臣入賀帝曰國

明

當日爲何
出龍幸寺

特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可恃
此爲慶也六月渤海王高歡起兵於信都以誅余朱氏爲名
入殷州斬刺史余朱羽生以李元忠爲刺史帝臨顯揚殿親
理冤訟秋七月余朱世隆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及其
家余朱兆率步騎二萬趣殷州李元忠棄城還信都余朱仲
遠及常山王余朱度律率衆拒高歡九月追尊皇考爲先帝
皇妣王氏爲先太妃冬十月高歡推渤海太守元朗卽帝位
於信都二年春三月高歡敗余朱天光於韓陵夏四月高歡
與元朗至邳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
帝雅德還致毀謗遂從崔悅廢帝於崇訓寺而立平陽王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

脩爲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惠紫極非情祝願
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脩真觀太昌初帝遇
執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出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後西
魏追諡節閭皇帝
廢帝則章武王融第三子也少明悟元暉時爲渤海太守及
高歡起兵推戴之普泰二年冬十月壬寅卽位於信都大赦
中興元年以来高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高歡大
破余朱兆於廣阿遂攻鄴城南兗州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劉
世明以州降梁梁將元樹入據譙城二年春正月高歡拔鄴
執刺史劉誕二月以高歡爲大丞相大將軍太師閏月余朱

兆率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退走高歡大破余朱天
光等於韓陵天光度律將還洛陽大都督斛斯椿先據河橋
擒天光度律遂斬之次行臺長孫稚率騎入京師執余朱世
隆斬於都街驛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據城降余朱仲遠
奔梁車駕至河陽遜位於別邸封安定王後以罪祖於門下
外省時年二十葬於鄴西南野馬岡

西魏孝武帝脩廣平王懷第三子也性沈厚少言偏體有麟
文年十八封汝陽公夢人呼其名曰汝年二十五當大貴永
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中為尚書左僕射中興二年高歡既
破余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高歡乃與百寮議召汝

史

卷之一百二十九

帝

南王悅於梁將立之既至而止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
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遂第
帝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格使帝所親王思政
告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以白歡歡遣騎迎帝入觀帳陳
誠帝泣下當禪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御服還湯
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
帷門聲折延首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視之曰是不得不稱
朕矣乃假廢帝詔策而禪位焉太昌元年夏四月戊子即位
於東郊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氍毹七人散居其一帝於氍
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門入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升

及其南分
也

史

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

間闔門大赦除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增封并前
十五萬戶高歡還鄴車駕饒於乾脯山五月帝幸華林都亭
宴羣臣羽林隊主唐猛突入稱慶帝以犯禁衛杖之猛色有
忤斬於階下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觀觀法啓二門則吏多
威福前主為律後主為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準的
庶品隄防萬物可令四品以上集於都省議定條格務在約
通無致冗滯六月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
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以箕箒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
雀何以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焉來年復舊高歡入滏口
討余朱兆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帝臨顯揚殿親理
冤獄夏州從民郭遷據宥州反刺史元疑棄城走詔行臺侯
景計之遷奔梁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梁軍於譙城擒
其郭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問八月高歡來朝燕射班齊
部下有差十一月有事於國丘安定王朗及東海王暉坐事
死葬靈太后胡氏十二月殺大司馬汝南王悅永熙二年春
正月高歡討余朱兆大破之兆遁走自殺山東平能諸行臺
追尊皇考為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為后皇妣李氏為皇太妃
三月阿至羅十萬戶降以高歡為大行臺隨處裁處徐州刺
史高乾邑坐事賜死青州人耿翔襲膠州殺刺史裴榮五月
東徐州民王早簡實殺刺史崔庫據州入梁六月以樊子鵠

為青膠大使討耿翔十一月以邸珍為大都督討東徐州三年春正月高歡討費也頭於苦洩河大破之獲其帥紀豆陵伊利遷其部落於內地梁深州刺史南昌王毛香以城降帝親釋奠禮先師帝內國高歡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騎廂別二百人開內部曲數千人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統之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討歡盛暑徵兵天下怪之帝幸華林都亭集京師都督及軍士慰勉之己丑帝親統六軍十餘萬眾次於河橋以斛斯椿為大都督尋命椿鎮虎牢詔荊州刺史賀拔勝赴行在勝率所部次汝水高歡引軍東渡帝率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梁

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蘆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饗軍士眾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洛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來赴駱超先至賢和會帝於峭中高歡入洛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同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懷馬長驚至湖城飢渴甚王思村人獻麥飯帝甘之復其村十年先是梁惑入南斗眾星北流梁武跪而下殿以禳星變及問帝之西懸曰虜亦應天平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獻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梁甲騎二千來迎

人何以堪

西門無情
因帝之丑
無以殺之
有以殺之
心矣

帝過河謂梁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解為官大赦高歡推清河王留為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歡還洛陽帝親督眾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克華州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寶炬子見善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稱帝為出帝魏於此始分為二帝閹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陽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侯黎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城九門門九關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蔡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梁

自繼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憤恚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今日當有急兵其夕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謂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駒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擊鞍驟而死帝惡之日入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以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醢而崩時年二十五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人間諸曰狐非狐非貉焦梨何子醫斷索識者以為索謂索頭焦梨何子指宇文泰號黑獺也文帝寶炬孝文之孫也正始初坐父京兆王倫罪幽宗正寺

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閣將軍胡太后多嬖寵帝與明帝謀誅之事泄免官永安三年封南陽王孝武卽位拜太尉加尚書令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爲中軍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丞相宇文泰率公卿奉表勸進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卽位大赦追尊皇考爲文景皇帝皇妣楊氏爲皇后進丞相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公立妃乙氏爲皇后皇子欽爲皇太子東魏將侯景陷荊州賀拔勝奔梁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兗州刺史樊子鵠以州降東魏秋七月梁州刺史元羅以州降梁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二

卷之二十九

五

年春正月祀南郊以神元皇帝配東魏隋夏州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撰車所部奔東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十七八三年春二月槐里獲神璽大赦冬十月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泰柱國大將軍四年春正月拜天於清暉室遂以爲常二月東魏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女郁久闕氏爲皇后秋七月東魏將侯景闚洛陽帝與宇文泰東伐九月至自東伐五年春二月免仇樂難役皆從編戶秋七月詔朔望親閱囚徒冬十月於陽武門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六年春正月朝羣臣自西遷至此禮樂始備二月鑄五銖錢降罪人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順陽王

中外姑舅也

便於飯飲
我亦又知
樂三我樂
最受其樂
後竟殺於
樂所謂未
死留人形
也

仲景以罪賜死三月夏州刺史劉平謀反大都督于謹討禽之秋九月詔班政事之法六條冬十一月尚書奏班十二條制十二月御憑雲觀引見諸王敘家人禮親爲宗誡十條以賜之八年春三月初置六軍冬十月詔皇太子鎮河東十二月行幸華州起萬壽殿於沙苑九年春正月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車駕至華州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降十年春正月詔公卿以下每月上封事極言得失十一年夏五月詔鞫大辟獄皆命三公覆審然後加刑冬始築國丘於城南十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秦州刺史衛孤信討平之夏五月詔女年十三以上方得嫁秋九月

卷之一百二十九

모

東魏渤海王高歡攻玉壁。晉州刺史韋孝寬禦之。歡燒營而退。十三年春正月。開白渠以溉田。二月。詔自今應宮刑者。沒官勿刑。亡奴婢。應贖者。止科亡罪。東魏渤海王高歡薨。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降。授景大將軍。秋七月。侯景據豫州。叛。十四年夏五月。以宇文泰爲太師。十五年五月。侯景殺梁武帝。六月。東魏渤海王高澄陷潁川。秋八月。盜殺東魏渤海王高澄。冬十二月。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詵爲梁王。十六年夏五月。東魏靜帝遜位於齊。秋七月。宇文泰率伐至弘農。齊師不出。乃還。九月。大赦。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年四十一。五葬永陵。帝性強果。爲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高歡之黨。驕

字文泰秋
孝武久有
無君之心
觀文在位
十七年
保令終可
謂幸矣

狎公卿帝勸酒不飲怒殿之曰鎮兵何敢爾孝武以故故免
官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
師百寮會弔者盡拜帝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躋
大位惟歸周室普登道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人
有脫屣之意朕年若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
而幾也大運未移竟保令終云

廢帝欽文帝長子也大統十七年三月卽位梁邵陵王蕭綸
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元年冬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
討侯景擒之遣其人魏彥來告繹嗣位於江陵二年秋八月
大將軍尉遲迥克成都冬十一月宇文泰殺尚書元烈三年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暨

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立齊王顥元烈之誅帝有怨言
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帝廓文帝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齊王廢帝三年四月
卽位元年夏四月蠕蠕寇廣武柱國李弼追擊之斬首數千
級收輜重而還冬十一月賊梁賊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
元帝子方智為主居建業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辯納貞
陽侯蕭淵明奉以爲主以方智爲太子九月梁司空陳霸先
殺僧辯廢淵明復奉方智爲帝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將軍
豆盧寧帥師討之三年春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宇文泰
爲太師家宰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

於周周主封帝爲宋公尋祖

東魏孝靜帝善見清河王亶之子也永熙三年拜開府儀
同三司出帝既入關高歡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
時年十一冬十月丙寅卽位大赦天平元年車駕還於鄴詔
高歡留後部分司州爲洛州以元弼爲刺史鎮洛陽十一月
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取反車駕至鄴
居相州解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都太守爲魏尹徙鄴西
居民徑百里以處新遷之人仍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
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陽清
河廣宗等郡爲皇畿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諭天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暨

下閏月梁以元慶和爲魏王據平瀨鄉宇文黑獺害出帝立
南陽王寶炬稱西魏初置四中郎將於礪石橋置東中蒲泉
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二年春正月西魏渭州刺
史乃朱渾道元擁部來降以高歡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東南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大野拔斬樊子
鵠以降兗州平高歡討平山胡劉蠡升斬之其子復僭帝號
高歡進擊禽之及其男女四百人遁逃二萬餘戶六月元慶
和寇南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六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
宮九月高歡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臣州遣一人問
疾苦十一月祀國丘三年春正月朔饗羣臣於前殿詔百官

舉士其不稱者兩免之高歡襲魏西夏州克之詔加高歡九錫之禮二月梁光州刺史郝樹以州降詔加高澄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鮮卑高車酋庶皆款之三月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鄆叛大都督元整破之五月賜鄆寡孤獨貧弱者衣物有差賑遷民廩四十日梁夏州刺史田獨鞏潁州都督劉鸞慶以州降九月以侯景爲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景克楚州復刺史桓和十二月高歡西討次於蒲津大都督高昂趨上洛車騎大將軍竇泰入潼關四年春正月竇泰失利自殺高昂攻上洛克之禽西魏洛州刺史梁企以去秋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霜旱民飢流散詔所在開倉賑恤而死者甚衆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聖

夏四月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榮陽人張儉聚衆反於大隗山通西魏武衛將軍高元盛破之六月辛華林園理訟八月西魏宇文泰陷陝州殺刺史李徵伯九月侍中元子思謀西入賜死閏月衛將軍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師酤酒冬十月高歡西伐至沙苑敗還西魏主遣其子季海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還季海遂據金甗潁州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西叛引西魏都督梁回據城西魏右丞章孝寬陷豫州十一月梁人來聘元象元年春正月大都督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破之擒其刺史章子纂大行臺侯景討潁州梁回棄城走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

擒西魏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圖西魏將獨孤如願於金甗西魏主親來赴救高歡總衆繼進戰於河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寇洛生等俘獲數萬司徒高昂等戰歿西魏留其將長孫子彥守金甗高歡至清河子彥棄城走十一月高歡來朝十二月還晉陽興和元年夏五月高歡世子澄來朝六月以司馬子如爲東北道大行臺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九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一月新宮成大赦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及廢疾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二年春正月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夏五月西魏行臺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聖

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降置之河北新附版廩有差三年夏四月阿至羅國主副伏羅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冬十月詔高澄與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班天下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冬十月高歡圍玉壁十一月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西魏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高歡討泰戰於邙山大破之擒西魏臨洮王泰等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高歡追奔至恆農而還高歡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二年三月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侍中政事賞罰皆詢衆之冬十月以太孫孫騰大司馬高隆之爲

括戶大使凡獲逃戶六十餘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庚子有事於國立四年夏六月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八月移洛陽石經於鄆高歡率眾西伐十一月高歡有疾班師高澄如晉陽五年春正月高歡薨於晉陽祕不發喪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應之景據潁州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景顯遣司空韓軌驍騎大將軍賀拔勝等討之景遣使降於西魏請師救援西魏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潁州景出走豫州二月侯景背西魏歸梁梁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夏四月大將軍高澄來朝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梁五月以高澄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六月帝為高歡舉哀於東堂服總喪贈齊王諡曰獻武以高澄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攝理軍國八月高澄入朝授大將軍齊獻武王高歡於鄆城西北車駕祖於漳濱高澄還晉陽梁遣貞陽侯明帥眾寇徐州於寒山堰泗水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月以慈宮紹宗為東南道行臺高岳為大都督討明十一月大破之擒明及其將帥俘斬五萬級赴水死者不可勝數明至關帝御關闕門讓而有之岳等回師討侯景六年春正月大都督岳岳等於潁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潁水水為之不流景走淮南高澄來朝二月梁遣使請和并脩舊節

假官至六萬人今史

高澄侯景之故也南兖州刺史石長宣應之諸州刺史守令多被誣誤景破後尚書咸處極刑高澄請減降於是斬長宣餘從寬宥夏四月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事覺亂檢首者六萬餘人秋八月以慕容紹宗為大行臺與太尉高岳等討王思政於潁州引洧水灌其城冬十月侯景濟江推梁臨賀王正德為主以攻建業高澄遣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地凡獲二十三州七年春正月梁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衣以鍾離降封吳郡王三月侯景克建業梁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蕭祗湘潭侯蕭退來降江北郡國皆內屬大行臺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詔以高澄為相國齊王食渤海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間等五郡已十五萬戶侯景殺梁主蕭衍立子綱為主五月高澄帥眾赴潁州六月克之擒西魏大將軍王思政等及戰士萬餘人男女數萬口八月立皇子長仁為皇太子高澄為盜所殺祕不發喪高洋如晉陽八年春正月帝為高澄舉哀於東堂詔高洋副事封齊王五月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丙辰詔禪帝位於齊即日遷於別宮齊天保元年封帝為中山王已萬戶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二年十二月己酉王崩年二十八諡曰孝靜皇帝葬於蔣西山園其後營之陵崩死者六十人帝好文學美儀容力能拔石師子以贈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命羣臣賦詩從容湛雅有孝文風文

高祖之耳
朕人

襄嗣事甚忌之。以崔季舒為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文襄與季舒書曰。朕人復何似。癡勢少差。未帝嘗與文襄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役。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忿然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卿。卿。朕。使季舒殿帝三奉舊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謝焉。賜季舒絹。季舒以告。文襄使取一段。帝來百匹。作一段。以與之。帝不堪受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勸君子。因流涕。侍講荀濟。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利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於宮內。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史記

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將殺妃嬪。帝正色曰。王。白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文襄下牀叩頭。啼泣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南帝於含章堂。瑾等皆京於市。及文宣將受禪。襄城王旭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琛。入見帝於昭陽殿。奏曰。五行運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百姓歸仰。臣等昧死。奏聞。願陛下則堯禪舜。帝敘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勣。裴勣曰。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餘書。訖。帝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楊愔曰。在北

城別有館宇。選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曄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承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決。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轎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趙德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願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亦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與常道。卿公漢獻帝。眾莫不悲愴。高隆之泣。還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太原公主。獻武之女也。每嘗食。護視帝。竟遇禍。后再嫁尚書僕射楊愔。

史記

史記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三十

魏書三

志

律曆

魏氏平諸國，頗獲古樂。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問出爲相州刺史。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大樂祭酒公孫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穗，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

史緯卷一百三十

長以定銅尺，而芳尺同高祖所制，遂與脩金石。

太祖命太史令龜崇脩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歲年積久，頗以爲疎。世祖平涼州，得趙歐所脩玄始曆，謂歐爲密，以代景初。其君中司徒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連疾。高祖太和中，詔太史令張明豫脩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趙獎生著作佐郎張洪等，同加考驗。功未及訖，獎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惟崇獨專其任。景平初，云已略舉。時洪解官停京，奏令重脩前事。詔太史令趙勝、明豫子龍詳與崇等詳驗，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造甲午甲戌二元，復除豫州司馬。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

元惟龍詳在，以魏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亦和造曆，爲戊子元。延昌四年，太傅清河王懌等奏曆數幽微，非可意度。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國子祭酒崔光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於朝，萬民於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由是先代重之，垂於典籍。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於大魏甲寅，歷歲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規步疎密，莫得而議焉。延昌四年，屯騎校尉張洪、太史令張明豫子並寇將軍龍

史緯卷一百三十

詳校書郎李業興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經謝善運而竊職觀闕，謬忝厥司，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疎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時清河王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於是洪等與前鎮東長史祖登等研窮其理，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復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駢馬都尉盧道虔、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河南人樊仲遵、鉅鹿人張怡謙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今封以上呈。

乞付有司考議施用。肅宗以曆就大教改元，因名正光曆。班於天下，其九家共脩，以龍祥業興爲主。孝靜時，壬子曆氣朔稍違，憂感失次，四星出伏乖舛，興和元年高歡入鄴，復命李業興改正立甲子元曆，詔以新曆示觀。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其爲差殊。」業興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年恒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曆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惟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以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宋何承天祖沖之參校，業興謂年允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小建鎮星太白，業興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憂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

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星辰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晨星惟起夕合爲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觀，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幾乎磨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銅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難值甲子復

史籍

卷之十一

四

有差分如此，踳駁參錯，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精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算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曆，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爲多，新曆差天爲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

道武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卽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爲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於西郊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爲壇通四陛爲壇埽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月星宿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在外壇內藉用橐秸玉用四珪幣用束帛

以正月上未設藉於墻門內祭牲用羊豕大各一又立神元
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正冬臘九月歲四祭牲
用馬牛各一帝親祀時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之曰祈之當
堪定天下故立星神宮中歲一祭以十二月用馬各一牛豕
各二雞一又立天神十二歲一祭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
又立王神四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常以
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
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
牛各一祀官侍祀三年春帝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
於東郊用驛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天賜二年四

月復祀天於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一陸無等
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
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
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
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面西廡
儀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陸東西面遙十族子弟
七人執酒在巫南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內外盡
拜祀訖復拜拜畢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
拜如是者七禮畢而還自是之後歲一祭明元永興三年三
月禘於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七

每責之弗從懼其爲變乃於山上祈禱於天地神祇後因以
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親之無常日明年立太祖廟於白
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
配早則禱之多有效詔郡國於太祖巡幸之所各立壇祭以
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
馬羊各一又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中歲
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
明太祖廟常以九月或十月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獵
劉之禮置天神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號曰駿足
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爲逆有保護功故立其廟

於太祖廟後因祭焉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
時祀官侍祀太武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
行數方壇四陲埽壇三重通開門以太偉等及諸佐配祭黃
帝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用牛一有司
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
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
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
司祭有牲幣四瀆惟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
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
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禱其祭皆用牲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八

畿內諸山川皆別祀典有水旱則禱之明年八月帝嘗於白
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
養帝孝子能養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
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殿殿輕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
肅慄宜告天下使知聖德是月幸代望祀恆岳後二年九月
幸橋山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
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顯溫
配神廟二年四月帝將征蠕蠕以小駕祭天神畢遂親戎大
捷而還歸格於祖廟徧告羣神九月立密太后廟於鄴后之

可謂盛矣

卷之二十一

北

黃帝虞之
始祖何以
見非在廟
之帝

三禱者養
特約也

卷之一百二十一

+

稱犧禘祫禘祫嘗祫烝鄭玄解天子祭國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百官配食者書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王肅稱禘於宗廟非祭天也合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有兩祭三年曰祫五年曰禘互舉之詞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二禘一祫也卿等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著作郎崔光等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祭國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也國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國丘一禘而已中書

史纂卷之一百三十十

監高閭侍郎高遵等對國丘之禘與鄆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鄆義同者以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國丘而何大傳稱禘其祖之所自出又非在廟之文與王義同者領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諸侯稱祫不稱禘魯雖用天子禮樂不敢行國丘之祫取殷禘之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其禘祫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而三禘似爲過數帝曰明桡等與鄆氏同禘祫兩祭理有未稱閭等以禘祫爲一義同王氏禘祭國丘事與鄆氏同無所間然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亦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子孫之情外協尊卑之序

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
畫則毀以永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七廟四時
常祭殿廟三年一祫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節今互取鄭王
二義祫祫并為一名從王祫是圖丘大祭通名從鄭若以數
則黷五年一祫改祫從祫其祫之年則四時盡祫以稱至情
先祫而後時祭著之於今高閭奏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
或稱風雷星辰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
祀凡有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
位而祭之比較詳議臣等以為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土

依舊制帝曰國祀大事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觀之
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
疑況今有文可據乃不詳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覽尚書之文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是一事上帝稱肆類而
不言禋六宗言禋而不別祭名肆類非獨祭之日焚煙非他
祀之用六宗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
六非一帝之稱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
之今祭圖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
宗一祭而六祀備焉無煩復別六宗之位十四年謂議五德
所尚中書監高閭曰五德之論權輿於漢一時之議三家致

不遇
大德者心
受命金
水火土
之謂德
俗儒誤
可原

別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謂
水德者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謂土德
者以漢繼秦土克水從其勝也謂火德應證赤帝斬蛇之符
葉泰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
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
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
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氏既亡大魏稱制
玄朔故平文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
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所寄推此而言承秦之行理有
明驗故以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土

軒轅承土祖末事為著矣趙燕及秦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
統有中土郊天露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
河境被淮漢非若離解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
劉裕道成事繫變夷非關中夏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
蔑中原之次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
有傷於事臣以為宜尚黃定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
光等議以為問議繼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大
慨彼非緒魏氏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洛京
破亡桓穆二帝志推聰勸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戚并冀是
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渡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荷石

以周為本
德亦未聞

年文明自
謂有朝

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辭終於郝郡，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胤，以比其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編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彤雲空結哉！自晉傾淪，暨茲國肇，亦幾六十餘載，物色從黑玄，合應日泰，并天下，革易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神降輓，而況劉石符燕，世業促福，綱紀弗立，親接其弊，自有錄典，豈可異漢之承木，繼符而為土耶？夫皇統崇祿，承運至重，必當推補天緒，考審王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強役，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大茲偽僭，豈非惑乎？詔羣臣議之，司空長樂王穆亮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言：臣等謹共參論，皇親世王玄朔，下迄魏晉，其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愜，彪等雖主東觀，詳究國史，所據之議，其理難奪，請從彪等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既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申胤辰，四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道武有勛，基之功，太武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未及昭成，廟號太祖，道武高於平文，而號祖祖，比功校德，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主

應運與否
設人自宜
定論不必
先說然則
勝魏則自
立為無祖
也

似為未允，朕今奉道武為太祖，與世祖太武為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惟有六，天子七廟，虛一無主，當在朕躬，夫生必有死，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僅全首領，以歿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設祖宗之稱，可示後今遷之，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謂可依先祀八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鬼神及廢廟，至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漢光武，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近論朝日夕月，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弦望，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於理不可，昔祕書監薛琚嘗論此事，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謂朏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曰：推校衆論，宜從朏，十六年正月，詔曰：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凡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今將仰遵古式，以此五月，值初於太廟，可教太常，冠日以開，二月，帝臨宣文堂，引俱舊尚書劉和為膳游明根，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帝齋中書省，親祭於廟十八年，詔罷西郊祭天，相州刺史高閭言：伏惟太武皇帝，修淳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以鄴土男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主

氏之故鄉故爲密皇后立廟置廟戶十家齋宮三十人春秋
燕嘗制史行事今廟堂虧漏門牆傾毀若以七廟維新配饗
之儀備於京師應罷其廟如以功高特立宜新其靈宇詔罷
之十一月帝幸委粟山議定園丘詔禮官曰夕牲之禮無可
依準殺牲祿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散
騎常侍劉芳曰臣按周官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
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臣聞魯人將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以此推之禮應告廟帝從之帝
曰園丘之牲周官用騂湯言玄牡今國家牲色未知何準彪
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丰

方色帝意欲從之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宣武景明二年祕
書丞孫惠蔚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
禘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
祠尊卑有定體誠愆若於中百順應於外自秦燔詩書鴻籍
泯滅漢興以來拾綴遺策淹中之經孔氏所得惟有卿大夫
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禮盡亡曲臺之說戴氏所
述多載尸灌之義牲牷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
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
自餘經傳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據是以西漢淵儒魏
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論有深淺義有精浮故令傳

六八或二
十六月
八日
月給也

記雖一而探意率外孝文皇帝禮括商周樂宜韶濩應必世
之期屬功成之會而禘祫二殷園之大事此先王之所留心
聖懷以之永慕敢竭愚管輅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恤
祫祫祫皆祫祫祫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
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公羊魯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
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
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未

謂三年祫五年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合也禘
諸也審諦無所遺失也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
偏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案魏氏故事明帝以景初
三年正月廟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廟爲大禘太常孔美等
以爲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四月依禮應祫故騎常侍王肅等
以爲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
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
卽禮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祇升
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
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

今則禮有升降事有文飾當給之月宜減時祭然大禮
次廢祭或殊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付八座五省太常國
子參定以開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禘祫之設前代彝典
惠所陳有允舊義其時祭事難輒省請移仲月制可十一
月改祭國丘於伊水之陽乙卯有事焉延昌四年正月世宗
崩明帝即位三月太常卿崔亮言秋七月應祫祭案禮三年
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
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古王肅章延高堂隆以為今除即吉
故行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於是停不殷祭臣謂祫祭應
停詔從之熙平二年太常少卿元瑞官按鄭玄云禘郊配食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

七

有虞氏以上尚德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用其姓代之是故
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說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
樂雖無廟配食禘祭議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國丘太
宗明元皇帝配上帝今太宗之廟既毀上帝配祭請召羣官
集議於是太師高陽王雍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
稷宗文周之茂與御世祖太武皇帝神武業充清廟宜
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維新親道宜配明堂
日依議施行七月江陽王繼言臣道武皇帝曾孫案道武皇
帝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燕營之焉不
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真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

此得是

四廟之上
其一廟即
其廟之君
而高祖焉

其子

世祖生明
帝亦七世
孫也

歸昨之榮五服之孫亦不露出身之叙按之墳史則不然驗
之人情則未允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為帝世數
未遷便疎同庶族不獲預祭昔堯教九族周隆本支故能磐
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以親屬生見隔棄非所以植餘根本
隆建公族者也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
資蔭而況曾祖為帝獨不見錄伏願天鑒照臨令皇恩洽穆
宗人咸敘靈太后令禮官議定四門博士王僧奇等議案文
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
忘親也鄭注云實四廟言五者客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四
廟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

七

同於此例乎諸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
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
皆來古禮如是其廣而今惟厲四廟愚竊疑矣設使世祖之
子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為帝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
鼎之事哉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
赴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古記相符且國家
議親之律及天子之玄孫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無世
主相倫夫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何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平
從議親之餘祖祧之裔各聽其玄孫使得襲奔堂壇肅承
禘祫則情禮差通不宜復各為例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議

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廟祧雖存親殺廟
遠古赴并薦典記無文明由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江陽之於
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作
薦寧容輒與孝文皇帝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
總宗推之典禮事在難違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注云昭穆
威在同宗父子皆來是卒公子皆來不必限之以世也如依
其請非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竊謂太廣靈太后
今日議親律注云非惟當世之屬籍乃謂先帝之五世明親
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也百寮可以助祭諸孫何疑太廣祖
廟未毀而曾玄不預廟壇之事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

史纂 卷之一百三十

族之近更疎於羣辟舊儀草創未定今可著之為公教從瑛
之議十二月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奏案曾子問曰諸侯旅
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霽
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是諸侯旅見之義若因禘
祭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云四明不廢朝賀也春秋昭公
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七月釋禘公如晉十四
年春歸祫十五年春乃禘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筆
三句今正月應禘祭請移在中旬吉日時祭移下旬吉日猶
日春禘正朔不廢朝會靈太后令曰可神龜初靈太后父司
徒胡國珍卒贈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王

太

史纂 卷之十百三十

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明始封猶
在親限故祀止高祖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立廟明法與
今事相當者也禮緯云夏國屬至子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
注云言至于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
也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猶在親廟故惟祀
征西以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
乃備此依準前規若重規疊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
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荷無其功不可居正位今
秦公疏爵列土傳祚無窮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
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廟位不

子

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考初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博士盧欽議。案諸侯有祖考之廟。今必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容置。禮緯曰。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待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武王而七。言夏即禹之身。言子謂啓之証。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二祧。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禮。不其謬乎。今立五廟。竊謂爲是。太傅清河王曄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非常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舍從違。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

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更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至于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帝。此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明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于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宜依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秦公。而于孫備五廟焉。又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今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同祭祖考。實合朝令。詔從曄議。魏氏帝后廟。依漢魏既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皇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表曰。臣聞先王制禮。隨時而變。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數。故也。三年之喪。雖則是古。然中代以來。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孝慕之德。實非濟世之道。萬幾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高祖曰。卿等謂三年之喪。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行三年之喪。蓋由人君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卽

使也。又從儲官登極。君臣之義未洽。天下之望未定。故備班朝儀。以承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初因父在不遂。後乃踵以爲常。朕少蒙太后鞠育。慈嚴兼至。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便情禮俱損。喪紀敗壞。深爲可痛。高祖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開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悽干謁。高祖曰。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開默。以荒庶政。惟欲存養。麻服吉禮。朔望並哀。申寫悲慕。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其於諒闇之主。蓋亦誣矣。李彪曰。漢明德皇后。休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事抑可擬。高祖曰。朕所以眷戀哀往。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孝子之居喪。見美龐則感親。故釋文錦而服麤衰。內外相尋。非虛加也。朕豈獨強依禮制。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故欲行之於外。今奉終之事。一遵遺冊。不敢有乖。痛慕之心。繫於予感。安忍遽奪。朕見前賢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故從遺旨。雖存衰服。不廢庶政。高祖曰。君不除服於上。而臣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朕未除於上。卿等猶未忍釋於下。奈

何令朕獨忍於親。夫天子不遂三年之服者。前已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念之君子視之如傷。卿等哀痛之思。既不求寬。朕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遵遺冊。不遂乃心。今欲居處服衰。爲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至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粗至期年。使四氣既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猶得一終。忘日案禮卒喪之後。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小官。皆卽吉。內職虎賁。郎已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繼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雖非舊式。推情卽理。庶有貴賤之

孝文與建
禮記非獨
人君於學
士中求之
亦不易得

禮記不小

此方是某
主所為

為漢魏以下固不足法。及至今日欲若奪朕志。深所未解。高
祖曰。陛下欲明稽古。周覽墳籍。天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
然。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耕稼民庶豐安。然江南
有未實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藩。情實難測。是以臣
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統從師。晉侯墨衰敗寇。舊
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縗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
辰。豫念飄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彪曰。臣聞知子莫若親。聖后
知陛下至性難奪。故預造金冊。明著遺旨。今陛下孝慕深至。
果不可奪。臣等將何所言。高祖曰。古王亦有除衰而諒闇終
喪者。若不見許。朕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等所擇。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

五

游明根曰。陛下孝悌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
幾以從遺旨。興廢世之廢禮制。一代之明典。臣等伏思。獨默
不言。則庶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東陽王丕曰。臣與尉
元。歷事升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
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夫
神聰明正直。惟德是依。若能行道。不召自至。苟失其道。雖請
弗來。迎神攘惡。朕所不為。況大故之中。而欲行此。朕在不言
之地。不應多。及以公卿執奪。遂成往復。上欲勸。臣亦哭辭。
出。壬午。詔曰。公卿屋上。終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
葬。卽吉。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以葛易麻。既衰服。

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變服。從練以下。為之節
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表。節取速除之旨。粗申哀慕之情。便及
變禮。感痛彌深。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高祖及
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不食。侍中。南平王馮誕
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祥。丁亥。高祖宿於廟。至
夜。一刻。引諸王。駙馬。三公。令僕以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既
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陞南。近侍。奉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
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屨。侍臣各易。黻介。
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高祖。
薦酌。祠部尚書王湛。贊祀。訖。哭拜。出。有司陳祥服。如前。侍中。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

五

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靴。白布漆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
幘。羣臣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跪
慰復位。哭。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齊。使。升。雜
使。入。甲。食。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出。帝
出廟。停止。哭。哀盡。乃還。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太祖於陵。
左。終日不絕聲。幕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忌日。高祖哭於
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三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
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微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宮。
太和十九年。廣川王諸麗。詔曰。古者大臣之喪。禮有三臨。自
漢已降。稀行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服。私情。

率與諸王基親者欲為之三臨大功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斂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麻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為須撫尸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闋棺宜擇厥中黃門侍郎崔光等議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感宜從始喪詔曰親晉以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臨之之後復受慰於東堂今日東堂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為不宜復哭詔曰大司馬威尊位重宜再哭於東堂廣川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可從卿議諸將大斂高祖系服深衣哭之入室哀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孝

撫尸而出有司奏王妃薨於代京未嘗以斬尊從於早舊為宜早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柩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邱嶺不得就坐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故移母就父宜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便其尸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及訃葬高祖親臨送之高麗王卒詔曰高麗王璽守蕃東隅勤德懋著今既不幸薨為之舉哀古者同姓哭於廟異姓隨其方今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以見其使有司可申敷備辦延日二年偏將軍乙

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諸府求上領軍元珍言案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留衛依律結刑五載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遇禫即吉之月若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珍又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衍間也自喪至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孝

此凡二十七月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縗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往求榮實是大尤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服限三年痛盡終身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勿勿者哉晉趙駿校尉程衡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太康中許猛上言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衡及王肅為失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衡而贊王欲虧鄭之成執竊所未寧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再葬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間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未必曾經旨王杜豈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

禮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鄭玄注曰禫者除也

不同。晉武後雖從許猛之駁，同鄭禮議，然初亦從程猶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爾則以大祥之後，喪事已畢，鼓瑟笙歌，輕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禪，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緇紕，及黃裳，綵縵以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言鼓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議，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匆卒。然以深衣素紕之時，而罪同杖經苦塊之日，於禮惠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新焉。草土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元

中不在除衰杖之後也。龍虎武夫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以彼昧議，便加之罪，豈敢尚禮教之首乎。正如鄭議，龍虎罪亦不合刑。宜科鞭五十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高舉兄子太子洗馬亡，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國子祭酒孫惠蔚等議，司空司徒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議論，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川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樂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若有哀用之，無礙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

作亦以疑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非所欲聞，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詔可。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中書監崔光領軍將軍于忠肅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王顯欲須明乃行卽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光等請肅宗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數十聲止服。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手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跪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侍直羣臣於庭中，北面稱首，稱萬歲。神龜元年，尼高太后崩於遠光寺，肅宗爲齊衰三月。十一月，文昭皇太后改葬，詔讓所服太常博士鄭六議，檢喪服，并中代雜記云：「喪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尸，概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三月，則非以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請服總既葬而除，詔可。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奉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幸，宜應備設。太后訪之侍中崔光，光曰：「據禮記，綦冠玄武，子姓之

禮失久矣
豈將三千

天子之冠
士冠禮亦
未失矣
何謂無冠

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秦公親為外祖又為師傅太后憂
麻在體別日哭臨至尊奉慰且禮母有喪服子不舉樂可從
難議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冠皇太子恂於廟六月引見羣
官曰比冠子恂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議二諸儒誤朕殊
用規欺當思往失更善將來左傳襄公至衛假鐘磬之樂古
者冠禮皆灌地降神作樂迎神昨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
不作樂降神一失也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
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也諸儒忽司馬
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二失也冠禮朕以為有賓
諸儒皆以為無賓而朕從之三失也太傅穆亮等拜謝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尚不知有四卿等復何規肅宗熙平
元年侍中劉騰等奏中官僕刺列車輿朽敗還京以來未及
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領尚書任城王澄等議皇太后稱
制臨朝郊社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
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不可
以為一代之典從之熙平元年九月詔定五時朝服太學博
士崔贊議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璣玉五綵配飾
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惟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帻隨
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
無明文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永平中

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
云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
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冠冕如舊未聞有變今皇
魏意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為允
太后令依議

史緯卷一百三十終

史緯卷一百三十

重



正始二年給事中公孫崇言伏惟陛下以金石未協詔臣耕
御謹即廣按和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磨
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
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
述猶新始創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
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勾舞太祖初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一

與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
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
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
隆周功超漢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
非盛望茂親博識洽聞者孰能識其得失尚書右僕射臣高
肇神賞入微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世宗知樂非
才詔太常卿劉芳與主之永平二年尚書令高肇僕射清河
王懌等奏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聲五量太
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
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

必依依經
文亦與事

可
明白

既非所曉
如何令其
更造

準據竊惟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
臣等參議請伊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集議從其善者
芳言調樂諸音本非所曉請更集朝彦明取典據然後骨制
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張陽子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干吳殿
陳文顯陳成頗解雅樂正聲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
芳皆參取是非

以上

神龜二年仲儒請依京房五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據所
言京房準定六十之律術數雖存曉之者少自東漢張光等
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二

云能曉仲儒言臣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續漢
書見京房準術成數顯然而張光等不能定臣不量庸昧遂
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
量衡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器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柔有
鉅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
之原諒亦難定此非臣所敢聞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
數調校樂器則官商易辨清濁相宣諧會歌聲皆得應合雖
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須有其方若閉準意則辨五
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
樂器自然應和不相奪倫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行禮辟雍

仲儒教以
琴通律亦
未嘗不可
但取一反
三存乎其
人耳

奏應鐘始復以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十二律必次第爲官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官角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官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官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官徵相順若均之八音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如以應鐘爲官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官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如以夷則爲官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角商羽並無其韻如以中呂爲官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調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官乃以去減爲商執始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臣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素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開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與否柱有高低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覽者望風拱手案房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於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

又以
準
此人不
耳
耳
如此調絃
可耳以作
鐘聲若何

不能窮之然臣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而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官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琴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若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官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官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四

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史文所略出臣所思若事有乖則聲不和臣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之緩急艱難如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而變律故云不知者欲教而無從知之者心迷而無師苟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臣自省庸淺粗識音韻雖言其理致耳尚書蕭寶實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以來渺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遠咸勅用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不合依許詔如所奏永祿二年尚書

與可怪

安撫千里
宜可使於
紙上求之

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昔秦元年臣等奉勅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稱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廟官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官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案芳一代碩儒討論之日必應考古乾龜之說恐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祖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圖鐘為官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應鐘為官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為官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官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其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吳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為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官終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此義以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懸之二百八十六枚漢成帝時徙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

文始應即
於武大武
應即武始

成遂玉磬十六枚亦具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詔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園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周禮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園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考工記鬼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句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太

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官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廟官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於茲三稔始獲就緒五聲有節八風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先囑雖未極萬古之微賡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章明功德垂範無窮今後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殿德合王者名器所在豈同於大夫殿庭之樂可過於天地乎昔泰元年侍中臣孚奏造十二懸今六懸見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鉦鐃相

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疑。用之無闕。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今聖朝樂舞未名。稱文武舞而已。乞垂旨判其舞人冠服無準。請依魏景初衣服制。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晉室播蕩。舊章湮沒。大武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所有王夏辟夏之屬。三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詔博議樂名。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七

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徵就殊別者也。皇魏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敘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所宜詳定。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

官陰極。禮同至尊。禮無減降。宜皆用官懸。其舞人冠服制裁。成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以下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謠失。了無章句。太樂令崔九龍言於祖瑩曰。擊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譌俗四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八

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及名多謬舛。其歲所由。隨其注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殿庭饗宴。兼奏之。

食貨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然涇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舉關河北。自五原至於朔陽。塞外爲屯田。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徙吏民。及徙何種。人工伎巧。十

舊餘家以充京師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
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
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桑量校收入以爲殿最躬
耕籍田率先百姓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時戒車不息雖
頻有年猶未足以久瞻太宗卽位頻有水旱詔簡官人非所
當御及執作工巧者出賜鰥民神瑞二年不熟京畿之內路
有饑殍帝將遷都於鄴崔浩諫乃止於是簡尤貧者就食山
東勅有司勸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柳不蠶者衣無
帛不績者喪無衰三農生殖九穀園圃毓長草木虞衡山澤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九

作材收牧養蕃鳥獸百工飭成器用商賈阜通貨賄蠲婦化
治絲桑臣妾事勸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世祖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給
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甚衆雜管戶帥遍於天下
不隸守宰始光三年詔一切屬郡縣顯祖皇興間宋青冀徐
兗司五州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感進軍
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勤於征戍轉運帝漢以爲念遂因
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
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舊制民
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

齊大明所
定人地班
氏諸志
見後
見前
見後

一端令任服用後漸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更立嚴
制一準前式太和八年始班百官之祿先是戶調帛二匹絮
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
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
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等州貢綿
絹及絲幽平并肆等州皆以麻布充稅九年詔均給天下民
田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牛一頭受田
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其還受
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桑田男夫
給田二十畝課時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十

一畝課時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餘地諸應還之田不
得種桑榆棗桑田皆爲世業從見口有盈者不還不足者
受種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內亦
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皆
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者年十一以上及癯殘各
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
授田奴婢依良丁徒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還受民田恒
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
乃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借民種時諸地狹之處
有進丁而不樂遷者則以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借

無桑之鄉
不給田
及別賦分
亦加之也

無子孫以
流配言

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州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一畝男女十五以上課種菜五分畝之一一人之田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餘給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之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疆謹者隣長復一夫之征戍里長二黨長三載無惡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如之耕牛二十頭亦如之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正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及雜調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高祖遣使者行其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

今夫刀鋒
必因虎狼
民無其理
工商各盡
六畜各足
不食其力
故曰文勝
質則史勝

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滂隆二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有若獻孟微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同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糊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寡寡之別雖建九鼎之格而豐殖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則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愀然今革舊從新為里黨之法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尤所弗顧事既施行計省昔十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詔縣民就豐行者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道使者時督察焉留業者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病以救其困然王者不能牧察郊甸間餓死者多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弓矢刀鉞縹布絲織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齊百司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饑寒孤獨貧癯者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檢則加十之一糴之於民在民力田以買絹絹粟以取財在官年登則積貯歲凶則賑給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項畝

之數以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耕種一夫之田歲費六十斛聽其正課并征成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詔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世祖平統萬定秦隴見河西水草善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繫駝牛之牛羊無數高祖復以河阿爲牧場恒置戍馬十萬匹以爲京師軍容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爲羣盜所掠焉其鑄鐵爲農器兵刃所在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常鍊鍛爲刃送於武庫自徐揚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番戍之兵管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請於水運之次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川陳郡太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黃麻皆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餘別有私雇價布六十四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餘別有私雇價布五十五匹白餘州郡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請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工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運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

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雜事計一船剩布一千一百匹造船人工即用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從雷陂陸路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於公私爲便度支郎中朱元旭議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恐關防弊宜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古

以管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貯租調於在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應運至京如有損耗責其賠輸河中闕失專歸運司底任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計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辦不可難生臧折且依請管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按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稱案欽所列實九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然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後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河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有煩同故巨益

且沙漕之引宋衛史縣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應。諸通水運之處。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獨爲不少。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貨假充事。其未通流者。宜遣檢行。閉月修治。使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利實廣。一爾弊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徵天下六年租調。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給百官酒。計一歲省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粟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千九百九十九斤。其百神奉祀。依式供管。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殖。或附近吝守。是以置立主司。使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公私兩宜。儲益不少。中尉甄瑒。啓求罷禁。乃爲錢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罪合推斷。諸仍舊禁之。於是復置監官。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鹽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鹽四百五十二。幽州置鹽一百八十。青州置鹽五百四十六。又於鄆鄆置鹽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軍國資以周贍。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太和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內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造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得和雜。世宗永平三年。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錢。商貨不通。賈還頗隔。厥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言。竊尋太和之錢。高祖創制。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以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賈賸。便於荆郢之邦。而礙於交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勅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饑。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律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銀鑿更無餘禁今河南諸州所行者悉非制限邇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亦復禁斷專以單絲之線珠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用以買遷徒成行軸之勢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裁布帛壅塞錢貨非所以子育黎元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夫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仍不如法者按律罪之詔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臣假屬樞衡庶罄心力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卽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圖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質臣比奏宣下海內依式行錢被勅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質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州鎮未用錢處行之不難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經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煩秤尺之勞濟世之宜實爲平允請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

民衆法相
通並樂與
字文易

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銀鑿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厘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二年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鑄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鎮計一斗得銅五兩鸞懷山鎮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鎮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典用銅必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太

年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賣錢乃出藏絹遣人於二市貨之絹匹止錢三百而私市者乃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廣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是都以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奏革其弊於是遣使詣州鎮收錢改鑄其文仍舊奸僞之徒越法趨利漸復細薄六年文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其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其京邑及州鎮郡縣各置稱懸於市門以定輕重和鑄悉不禁斷必重五銖然後聽用重不五銖及雜鉛鐵者並不用若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賞告者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

其官以殺貴，請待有年，遂止。

刑之所在
到底難禁

刑罰

晉室衰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刑禁廢弛，禮俗流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於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於篇。魏初，習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還，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因圖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至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承寬政，多所違命，得死罪者以萬計。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九

計國落駭，駭平文承業，殺集離散，昭成立，當死者聽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無然。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且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忠前代刑網峻密，命三公郎王德餘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時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不豫，刑罰頗為溫酷。太宗即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敘。帝既練

精庶事，為吏者，浸以淺文避罪，世祖卽位，以刑禁重，詔司徒

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為二科，死斬

死人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

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為巫蠱

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當贖者貧則加鞭二百，後內民富者

燒炭於山，貧者役於閭閻，女子入春桑，其固疾不逮於人，守

苑圃，王官階九品，得以官得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

乃決，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

不輸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

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咸皆呈帝，親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十

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表。後州郡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詔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悍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待位，取棄於閭閻，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數親征討，乃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漢武時，始開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誅徒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遷善而懲惡，適徒之苦，其怨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徒，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而不言苦。且遠去鄉井，心或思善。

如此奸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六年。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賊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賊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怒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命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同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開明刑典。高宗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時士民多因酒酣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親賓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至有微服於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詭治。有司苦加訊測。多相誣逮。諸司官。賊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竊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諸守邊戍詔從之。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爲治。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幾。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千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獄有大疑。付中書平議。先是諸曹多有疑奏。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詔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墨詔。自是事咸精詳。莫敢相罔。顯祖末年。尤慎

之官也
義政

刑罰。言及帝制。每獄案。必令覆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雖非治體。猶愈乎倉卒而濫刑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囚圍如福堂。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怒耳。故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教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倖。自延興以後。不復下教。理官鞠囚。杖限五十。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極。欲陷之。則以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之。乃爲之制。其極用刑。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拘依令。皆從輕簡。高祖御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人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絕其命不在裸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形。其詳議之。司徒元丕等議。大逆及賊。各棄市。祖斬盜及吏受賊。各絞刑。路諸旬師。詔曰。民由化移。非嚴刑所制。今犯斬刑。去衣裸體。男女。裸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其除之。三年。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重罪不列。細過日聞。其一切罷之。於是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祖。集中祕官。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判定。五年冬。凡八百三十三。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三。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兩。復以鐵石懸於囚頸。傷肉

賊乃有義
名耶
死車取多

至骨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為能帝
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服者不得大枷律枉
法十四義賊二百匹大辟至八年頒祿制更定義賊一匹枉
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賊
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踴躍踴之路殆絕帝哀於庶獄至
於秦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不
過五六州鎮亦簡十六年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
不通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
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意甚
不取可更議之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重

成人子孫又無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世宗
永平元年詔尚書檢柳杖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
僕射清河王懌奏謀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
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肯實者然後加以拷掠
諸犯年刑以上枷鎖流徙以上增以桎械送用不俱非大逆
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桎重械並無用石之交而法官州郡
因緣增加遂為恒法誠宜糾處但踵行已久免其推坐伏檢
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今有定式而柳之輕重先無定制臣等
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額木各方五寸以
擬大逆外叛桎械以掌流刑以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

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
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及用拷石自是柳杖之制
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熙平中冀州妖賊王買
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儒奏律諸
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
逆處置梟首其所號月尤童子劉景暉妖言惑眾亦合坐死
大理正崔纂以為景暉能變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殺暉為
無理故暉恐失出是以不敢專執景暉九歲小兒動不謂心
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奸吏橫生紛擾不應行無罪之戮乃
以妖言惑眾坐死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書何以取信於天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重

下乎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橫罪可請略陽為民
司州表河東民李憐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解一身年老
更無非親上請未及中判憐母身死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
決主簿李瑒啓曰案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
上旁無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
在原赦之例毒藥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憐
既懷醜毒之心計其母在猶宜閤門投界況母已死而引三
年之禮乎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詔從
之孝昌以後法令不恒及余朱桓儼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凌酷為能遷郡後京畿多盜有司奏立嚴制請強盜殺人者

小盜死刑
亦死
孫陽言屬
有罪而加
盜流刑太

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者魁首斬從者死
妻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
流侍中孫騰言法貴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
重索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好為穿鑿律令之外
更立餘條通相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訟獄更
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也臣
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
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
定名同有常辟至如災眚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
絕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
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
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

官氏

魏氏世居玄朔遠統關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
頗亦改初昭成之即王位已令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
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
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令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
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
拾遺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皆總謂之
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置大人以統攝之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晉書王莽
異姓王莽
元功也

弟鳳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
因而不改又置都統長幢將及外朝大人都統長順殿內之
兵直王宮幢將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
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國有大喪大禮皆
參知焉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職則刺
史守令以下備置之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散騎常侍待詔
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二年分置書三十六曹及諸
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各有屬官其有文簿當
曹數奏欲以省彈駁之煩置五經博士國子學生員三十人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三年置受恩蒙養長德訓士四官受恩職比特進親貴器望
者為之蒙養職比光祿大夫取勤舊休閑者長德職比中散
大夫皆無常員訓士職比諫議大夫規諷時政匡刺非違又
置仙人博士官典煮鍊百藥四年令諸部護軍皆屬大將軍
府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
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天賜元年初置六曹官準
古六卿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元士秩七品野令長秩
八品署丞秩九品定四品之爵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
子及異姓元功封王宗室及舊藩王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
為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

不屬民之何用

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散官五等五品比三都尉六品比議郎七品比太中散議議三大夫八品比郎中九品比舍人文官五品以下才能秀異者總比之進士又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將帥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關於其中擢補之帝欲法古純質每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鬼職取飛之迅疾伺察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餘官類此諸州各置都尉以領兵帝以八國姓族難分國立大師小師令攝其宗黨品舉人才八國以外郡各立師職如八國比今之中正宗室立宗師亦如八國之儀王公侯子國臣吏大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元

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隸二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置武歸修勳二職武歸比郎中修勳比令史分主省務二年置內官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制諸州置三刺史用宗室六品者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縣置三令長品者刺史治州令長理縣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未臨民其前功臣爲州者徵還京師以爵歸第永興元年置驍驍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神璫元年置八大人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世號八公云泰常二年置六都大人有天地

四百人亦不少
雖百世可知也
從今至今行之

東西南北都皆以諸公爲之大人置三屬官神璫元年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詔諸征鎮大將開府依品置佐史太安三年以諸郡護軍爲太守太和申減司察置候職四百人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高祖革之止襲爵而已自太祖以來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爲常員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是也高祖詔羣臣議定官制頗同於晉皆兼采周秦以來而用之前世職次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制也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大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乃俱置之自古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與諡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元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從國號或以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葵之屬也切安帝時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七分國人使諸兄弟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并他國各有本部族姓年久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其可知者獻帝以兄爲乾骨氏後改爲胡氏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次兄爲拓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弟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又命疎屬曰車姓氏後改爲車氏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國之喪葬祠禮皆與焉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丘穆隆等百一十氏歲時朝貢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俱爲編民太和十九年詔曰代人諸門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假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隆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吏部勿充假官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續具別敕原出朔土舊爲部落大人而自皇始以來有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州刺史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一

完

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職官三世尚書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自皇始以來有三世爲中散監以上外爲太守品登子男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爲副將太守品登公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之支親有無麻服者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掌宗人之誥也凡此姓族皆具列由來朕當辨決首末審定官宦不得輕信虛長僥倖不實者加傳問不以實之坐選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條令司空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於是升降區

別矣世宗時代人猶以姓族辭訟詔尚書千忠等量定之

災祥原名災祥今改災祥

武天師所爲未可知

太祖天興四年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鳳門郡吏入句注西陲見一老父謂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當時大樂子孫永長言終而過相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六月使有司遍禱羣神數日大雨有婦人持玉印至潞縣侯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冠天師曰龍文紐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高祖延興元年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得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一

辛

著一株四十九枚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考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太和元年南部尚書鄧宗慶奏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稱詣京南山採藥到遊越谷南嶺下見青碧石柱數百枚詔案驗稱青碧柱長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榜悉就其數既多不可具計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肅宗孝昌二年揚州刺史李憲奏云門下督周伏典以七月患假還家十一日夜夢度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冠六人後從伏典路左再拜問伏典何人對曰李憲門下督其人語伏典汝可回我是

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達語李憲勿憂厥堪此月破矣伏興行
南步命錄姓字令伏興速自伏興寤馳遂還城具言夢狀七
月二十七日報破

釋老

自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
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殺休屠王將其眾五萬來降
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
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道張騫
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
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史釋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明帝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
庭訪之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遂詔中蔡愔與秦景使於天
竺寫浮屠遺範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
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倍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像
明帝命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經緘於蘭臺石室
情之遠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摩騰法
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本曰佛陀其音相近華言譯之則謂淨
覺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
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
治粗鄙經無數形深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

此三畏五
常皆吾儒
所亦有從
儒教而已
此蓋佛家
傳儒而為
言者也

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淺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
錫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
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
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
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
之桑門或曰沙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
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俗人之信惡道法者男曰優
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終於二百
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

史釋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以空為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念殺身除
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
乘清淨凡人修行粗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階聖者有三種
人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也此
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邊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
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
雖階三乘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流乃可登佛境佛本號釋
迦文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
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將來有彌勒佛繼釋迦而降世
釋迦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釋迦

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時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釋迦年三十成佛藥化羣生四十九載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一者權應其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法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其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

史釋

卷一百三十一

蓋

世香木焚尸蓋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時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獻香花建塔廟塔胡言猶宗廟也故稱塔廟於後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路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城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謂影迹爪齒於天竺至今猶在中土來往並見之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綜數演說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成三藏十二部經統其大歸以三乘為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義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

大和尚之
解本此

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闡而以內法釋之漢章帝時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緋白氍三十匹以贖愆詔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班示諸國魏明帝嘗欲壞宮西佛閣外國沙門乃以金盤盛水置於殿前奉佛舍利投之水中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閣為作周閣百間聚深池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誠律中國誠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蓋述其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

史釋

卷一百三十一

蓋

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屠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婁曇摩耶經維摩詰經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構神悟妙願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菴園就羅漢入道後到襄陽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訪之多驗道安曾至鄴侯澄澄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起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喪陽後入符堅

堅素欽德間，宗以師禮，時西域有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遂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關中，以不及見道安為遺憾，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於是法旨大著，魏建國於玄朔，與西域不相往來，故未聞浮屠之教，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至襄國，乃備究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選郡國佛寺，見諸沙門，皆致誠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然時時旁求，有沙門僧朗，隱於秦山之瑤瑤谷，帝遣使致書，以綉素銀鉢為禮，今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座，莫不嚴具，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京師四方，建立圖像，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徵赴京師，以為道人統帥，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懷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授以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皆固辭，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趙胡靈公，法果言太祖明敎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應宜盡禮，遂致拜，謂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爵，帝幸廣宗，有沙門曇詵，年且百歲，來見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加號老壽將軍，是時

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沙門道形僧肇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道形等皆識學洽通，肇尤其最，羅什之撰譯，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有妙旨，學者宗之，時有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還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於前，為今沙門所持受焉，又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卽位，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屬實沙門曇摩誠，習諸經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經十餘部，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帝命蒙遜送誠詣京，師家還不遺，而懷魏成貴，遂使人殺誠，其日謂門徒曰：今日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篤志經籍，戒行峻整，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若涅槃義記，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欲往胡地，道路饑饉，絕

不死涼州
酒泉
不如命也

釋教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為強食，當以戒自誓，違候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焚其屍，骸骨灰燼，惟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爲誦說功報，涼州既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俱東，象教彌增，詔以沙門衆多，罷年五十以下者，沙門惠始，姓張清，河人，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住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義真鎮長安，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真之去，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召惠始以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世祖甚重之，始自習禪，至於沒世，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受

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自然鮮白，世號白腳師，於八角寺端坐而絕，停屍十餘日，凝坐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瘞於寺內，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瘞於南郊，死十年矣，開礦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作傳，頌其德迹，立石冢上，世祖得寇謙之，謙以仙化之術，司徒崔浩師事謙之，尤不信佛，常謂虛誕，爲世害，帝頗信之，真君七年，正月，蓋吳反，帝西伐至長安，沙門種麥於寺內，御賜因牧馬焉，帝入觀焉，沙門欣從，官酒入其便室，見弓矢矛楯甚多，以告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之，聞其財產，大得贖具，及

牧宰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游，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四方一依長安行事，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一月皆送官曹，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秦宗監國，素敬佛道，表陳刑殺沙門之濫，上不許，三月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謂君亂主，莫不眩焉，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其云無有，乃漢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說，附而益之，非有真實，至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蓋姦亂之魁也，有司宜告州鎮刺史，諸有佛像及胡經，盡皆毀焚，沙門無少長，悉坑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受

之，秦宗縱宣詔書，使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者，經亦得秘藏而聲教所及，諸塔寺畢毀矣，謙之苦與浩諍，浩不從，謙之曰：「卿今戮及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帝，頗悔之，而業已行難於中止，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沙門，誦習經典，沙門雲羅，有操尚爲秦宗所知，佛法之滅，沙門多還俗，以餘能自效，雖誓欲守死，秦宗勸喻再三，乃密持法服經論，聞者重之，高宗踐極，下詔曰：「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講寺之中，致有克黨，是以先朝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違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今制諸州郡縣，令聽建佛圖一區，欲爲沙門者，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

佛法之盛
其徒不肖
者為之也
此方始
有真僧

及夕往時所毀園寺仍還修建沙門師賢本廟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仰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師賢仍為道人統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為黑石冥同帝體黑子論者以為純誠所感與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像五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國沙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咸遣工匠摹寫其容皆莫能及惟難提所造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袈裟迹

史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道人統為沙門統初曇曜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嘶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雲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八尺次六十八尺奇偉冠世曇曜奏有能歲給穀六十斛人僧曹者為僧祿粟為僧祿果食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兼營田輸粟高宗許之於是僧祿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顯祖即位敕信尤濃初宋主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眾皆莫識沙門惠遠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

赤金銅也

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宋主以為靈感改中興寺為天安後七年而帝踐祚年號天安明年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檼棟楹櫺上下重結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在崇光右十里殿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詔民間不得容止無藉之僧在外齊州鎮維那文移在臺齋部維那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詔曰夫信誠則應遂行篤則感濟濟州靈像發輝變成金色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

史纂

卷一百三十一

平

親實相三年顯祖出獵鷹獲鸞書一其偶悲鳴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夫偶悲鳴必是雌矣帝慨然曰人為驛別至於性情竟何異哉於是禁畜鸞鳥永明元年高祖於永寧寺設太法供度男女為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為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造飛資福於顯祖又起建明寺太和元年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命中秘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詔以廣坊為報

稔寺九年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數千人十年有司奏勅以粉籍之初愚民僥倖似稱入道以避輪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今依旨簡遺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月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謂諸王曰此寺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潤法師潤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使人之意也消放至此寺焉沙門道登有義業爲高祖春賞恒侍講論會於禁中與帝夜談見鬼聽經焉又西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咸沙門既施有道業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二十一年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可於舊堂所建三級浮圖立昭玄曹備官屬以斷僧務世宗卽位詔衆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付昭玄斷之二年沙門統惠深奏沙門年六十以上及有病者聽乘牛車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其父母違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其有違寺者限僧五十人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外國歸化僧尼有德行青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從之詔於恒農荆山造張玉丈六像迎置洛濱報德寺世宗躬親致敬詔曰僧祇之粟本期

好慈悲

布施儉年出貨豐歲收入山林僧尼隨以濟給民開窮弊亦販貨之今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實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盜靡極細民怨嗟非矜惠窮乏崇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後不得專委雜那可令刺史其加監括尚書令高榮奏故沙門統曇曜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荷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累擬濟四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他寺而都維那僧還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奏求過召致使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淡失陛下慈育之心請聽荷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捍邊圉其違等違旨背律之愆請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付昭玄依律推處詔曰暹等特原之餘如奏世宗篤好佛理每年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探明義旨上既崇之下爾企尚至延昌中州郡僧尼寺凡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二年靈太后令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及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者罪之時法禁寬弛不能改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明太后營石窟二所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

又承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正光四年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諸宗於城內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他官私寺塔其衆神龜元年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嵩瀝慮拈終始故制云都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除悉城郭之外令永遵此制無敢踰越遠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爰發明旨城中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觀文武二帝豈不受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沙門統惠深有違明禁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以後更不聽立先旨寬舍抑與從諸後來私謁彌益奔競承平二年漢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開徵應造有輒營置者依違勅之罪僧衆擠出外州邇來十年私營神感罪積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遵福其破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夫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過於道場純施儉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益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指計臣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司馬陸昶於都城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

數乘五百空地表刹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以來年踰二紀寺舍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淡意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溢滿城邑之中此連屠沽之肆像塔輿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真僞混居往來紛雜往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愚民終設姦謀用逞悖逆始知祖宗敷聖防遏慮淡梗霜堅水不可不慎昔如來開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欲隱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柄祿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據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非但京邑如此天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下州鎮亦然頃明詔屢下而違犯不息豈徒百官有司怠於本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地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或功事可收立者請依先制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者聽其轉之官地查作卽令還官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小寺就大必令充限其地實還外州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今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罪同違旨庶卽遵先制備奉今旨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師第舍略爲寺矣興和二年詔以郭城舊宮爲天平寺自魏行國至於禪讓佛經大

佛之
五果
矣

沙門
自所
領

集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萬，寺三萬有餘，流弊不還，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嘆歎也。後齊遷都，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詔一切廢毀，隋高祖開皇元年，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諸大郡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慕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異

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以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法解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九十一種云。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曰：「先天地生，以育萬類。」上處玉京，為神主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啟帝學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并玄飛步之經，玉石金炁，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謂去邪累，潔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

秦皇漢武，甘心不息，虛帝置華蓋於蓬萊，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與天地俱壞，其書禁秘，非其徒不得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初文帝入寶於晉，從者務勿塵，安神奇偉，登仙於伊闕山寺，時咸知魏祚之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僕曹郎董謹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張曜等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異

以供薪蒸，久之無驗。太祖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自云寇恂之後，少好仙道，有絕俗之心，修學張魯之術，服食何藥，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典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傳寶謙之，錄觀其姓，見與形貌甚類，力作不倦，因請與還，令開舍市陳田，謙之樹下坐算，典時來看算，謙之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典去後復來看，會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典曰：「先生何為不怪謙之？」曰：「我學算累年，今算局體不合，是以自愧，非汝所知，何勞問也？」典曰：「先生試隨典遊布之，候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典之淺深，請師事之，典固辭，請為謙之弟子，頃之，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能與典歸遊乎？」謙之

欣然從之。與與謙之入華山。令謙之居石室。與出採藥。還與謙之服之。謙之食藥不復餓。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二重。歷年與謙之曰。與暫出。若有人將藥來。得即食之。莫疑怪。尋有人將物至。皆毒蟲臭惡之類。謙之懼而却之。與遂以告。與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在山七年。一日謂謙之曰。與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亡後。可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訖。聞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衣。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尸所。與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滿城人王胡兒。其叔曾將之至嵩高別嶺。遊行觀望。見金室。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王堂有一館。尤珍麗。空無人。題曰。成公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曰。此是仙人成公與館。坐失火。燒七間屋。適為寇謙之弟。于七年。誡清還來居此。後其叔父尸解去。謙之居嵩高。精專不懈。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有天仙。乘雲駕龍。導從百靈。王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高鎮靈集仙宮主。奉天曹稱白。天師張陵。去世已來。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高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吾故來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編新科之誡二十卷。汝宜吾新科。修整道教。除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專以禮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仙人王九疑等。授謙之服氣。禁引之法。遂得。

餘六天
宮即
黃帝
李耳亦
大夫何
師令

既三十六
天又四十

二天自相
手所且謙
數來

道教之行
得教之資
莫非理也

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上師李謐。文來臨嵩高。云。老君之玄孫。昔居桑乾。以漢世得道。為牧土宮主。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有奇。遣弟子宣敕。嵩高所統方萬里。以授謙之。及錄圖真經六十餘卷。付謙之奉持。佐北方泰平真君。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太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陵。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亦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近世仙者。並牧土真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真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其問。一一告焉。云。佛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始充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師事之。受其法術。土疏贊明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然河圖洛書。皆寄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稱英主。四皓猶恥之不為屈。師今清德隱仙。不召白至。斯誠陛下伴蹤。軒黃應天之符也。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頒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教大行。使謁者奉玉帛。往牢祭嵩岳。迎其弟子在山中者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揚於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齋新。

此却又異
神仙之事
信難測也
況其不說
況其不說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請六特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法事天師禮拜尤謹世祖將
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乃問南徵於謙之謙之曰必克
陛下神武應期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其君其
君三年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
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乃親至道場受
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自後諸帝即位皆如
之謙之請建靜輪宮令其高峻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與天
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恭宗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
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
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不若因東山之上為功差易世祖雖
然恭宗之言而難違謙之之意沈吟者久之曰吾亦知其無
成但事既爾何惜數百工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謙之
未亡時謂弟子曰及我往汝曹可求遷錄吾去之後天官必
不就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明日設
命更布二席於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
口中氣狀若烟雲上出窓中至天半乃銷屍體引長弟子量
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縮至飲量之長六寸弟子以為尸
解去不死也京兆韋文秀隱於嵩高後詣京師世祖問金丹
事文秀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開遇難以豫知臣昔者
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為也世祖遣文秀與尚書崔顯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蕭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開喜吳劭道引養氣
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河東羅崇之常倒松脂不食五穀自稱
學道於中條山山有穴與崑崙崑崙相屬仙人常往來穴中
詔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勅崇謹閉不
道世祖曰崇修道之人豈至欺詐或傳聞不審以至於此今
治之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高祖太和十九年詔曰夫至道
無形虛寂為主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先朝用立寺宇今者
里宅稠比人神猥處非所以祇崇至法可移於都南桑乾之
陰岳山之陽給戶五十以供齊祀之用名崇虛寺可召諸州
隱士滿九十人其道場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人行拜祠之禮
道人既罕精至又無才術武定六年有司奏罷之其有道術
如河東張遠遊河開趙靜通等齊文襄置館京師禮接焉後
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錄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隋高
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其眾其
所講經以老子為本文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
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
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
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道教者不如釋
李延壽紀傳有異代相連屬者蓋以事類相從
於分則又南北史為一書故也余於史籍亦從焉

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以前世崇儉賢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恩昭穆惠暢烈八帝后妃無間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益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世祖增左右昭儀及貴人後庭漸已多矣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一

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視公卿大夫置女職以典內事視外官五品云

神元皇后賈氏浚鹿回部大人賈之女也賈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同題令善事帝及賈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帝聞之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而殺之

平文皇后王氏廣甯人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昭成於褥中呪曰若天神未終汝無聲遂不啼得免於難昭成欲定都於灤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曰吾自上世遷徙

爲業今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

昭成皇帝慕容氏統之女也初帝納統妹爲妃及崩統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祿送后統送於境上后有龍生獻明帝及泰明王后聰敏沈厚善夾斷專夕理內每事多從昭成遺衛辰兄悉勿祈還后戒之曰汝還必凌防衛辰奸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

獻明皇后賈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難后與太祖避難北徙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避賊中路失輶后抱太祖仰天告曰國家稍胃豈至余絕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一

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免難劉顯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堡妻密以告后后夜飲顯酒使醉令太祖去之晨起后泣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矣汝等誰殺之顯因不急追太祖得至賈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大人悅舉諸部隨從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堡家匿神車三日亢堡救之得免會劉顯部亂始亡歸后弟染干忌太祖得人心舉兵圍之后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后少子泰王鳳使於燕慕容垂止之憂念成疾崩年四十六

道武皇后劉氏劉春女也納爲夫人生太宗后專理內事觀

待有加以錢金人不咸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後以舊法葬太宗卽位追尊配饗諡曰宣穆自此後宮子為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皇后杜氏陽平王超之妹也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生世祖太宗卽位拜貴嬪諡曰密靈金陵世祖卽位追尊配饗又立后廟於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復其朝役廿露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開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戚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葬之國立大初之葬此先皇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初賈氏夫家坐事與二女俱入宮攝行純備進退以禮杜貴嬪薨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三

太宗命賈氏為世祖保母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卽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諭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崩年三十六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惠后嘗登崞山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受人若死而有知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遽禮以從岡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因山立廟建碑頌德

文成皇后馮氏信都人父門西城公后生有神光之異明生事誅后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

其自投於火者何心始欲殉夫終乃殺子使常日不致則亦何苦哉

未竟有愧

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崩故臺數日之後燒焚御服器物百官中宮號泣而臨之后悲呼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卽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太后行不正內寵李爽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為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能學書計及登尊位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勞烏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寺太后與高祖遊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二

四

蓋蒼梧二妃不從豈必皆附山陵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為清廟作於太和五年至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功德焉太后以高祖高於春秋作勸戒歌又作皇詔立文宣王廟於長安立思燕佛圖於龍城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綬綰羞膳滋味減故事十分之八嘗以體不安宰人夜進粥有蠅蟻在焉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猜忌多權變生殺賞罰夾之俄頃不關高祖咸福兼作震動內外札遺德王遇等拔自微闕廣中而

世宗太后
之命

至王公王叔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相賞資財帛以千萬計金書戰券許以不死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惟極密加賜資不可勝數性疎明雖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行動加推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不宿憾待之如初武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憤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和之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馬象襲美叔冲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自以過失懼人譏議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以李訢李

史集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五

惠之故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天下究之十四年崩年四十九益曰文明塋於承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遵育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有損先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曰山陵之節既有成命內止方丈外裁拚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廣為六十步葬負遺有良滋痛絕其幽房狹小棺槨質約明器之物一皆不置此則遵從冊令夫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者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折衷以盡哀慕之情可宣示遠近上明儉儉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

天道分明
昭然若水
見後

衰近臣從服設柑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御內者三年高祖於承固陵東北營壽宮有終焉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遷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皇后李氏榮縣人其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永昌王仁出軍壽春至后宅因得之及仁後后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乃召后幸於齊原中中庫者私書牋記之既有娠高宗乳母常太后驗問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三年太后依故事令后條記在南兄弟臨訣拊胸慟哭諡曰元璽金陵

史集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六

孝文廢后馮氏太師昭之女也太和十七年立為皇后恩遇甚厚高祖引后姊昭儀入洛后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愛念輕后不率妾禮后雖不知忌常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謂構百端廢后為庶人后貞直有德操遂為練行尼終於遠光佛寺

孝文幽后馮氏亦照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昭元紀公主卒後進主家事文明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隔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妾胡氏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遣還家為尼高祖猶眷念焉歲餘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問后疾除遣問官雙三念聖誓勞問迎赴洛陽及至

高祖

高祖

寵愛過初專寵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昭儀後立為皇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高祖頗嫌南征后與高祖離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觀悉中常侍雙象等為其心腹彭城公主宋王劉劭子婦也年少居后為弟北平公夙求婚於高祖公主志不願后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乘輿冒霖雨赴懸瓠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善陸亂狀高祖駭愕未之信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知其事后聞公主見帝頗懼與母常氏求女巫禱厭高祖疾不起得如文明太后稱制賞報不賞高祖自豫州幸鄴后慮還見檢治令閹人託參起居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并令雙象充行省其信否高祖私

史記卷一百三十二

七

問閹人皆不承惟小黃門蘇與壽密陳委曲高祖至洛執問苦陸雙象等具得情狀高祖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善陸等陳狀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密啓高祖勅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言不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乃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自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是我之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

便復廢且使在中宮空坐彼若有心當自死汝等勿謂吾簡有情也二王出亦命后出曰此如死訣矣后再拜稽首涕泣彭城令居東房及入宮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勅后母常氏與后母常氏建之百餘后雖有罪夫人嬪妾奉之如禮惟不許世宗朝謁高祖南代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墓以后禮庶掩馮氏之過高祖崩北海王祥奉命遺台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不肯引决走呼曰宜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

史記卷一百三十二

八

后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相謂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蓋長陵孝文皇后高氏司徒攀之妹也父屬生后於東齊高祖初舉室西歸遂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婉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夢在堂內立日光自窓中照之其熱灼灼后東西避之照猶不已如是數夕后怪之以白其父屬屬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夫日者帝王之象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避而猶照者主上求來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乎此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生世宗及廣平王懷馮幽后寵盛密

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斃於汲郡武云幽后所賊諡曰文昭貴人世宗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慈愛有加高祖山征世祖入朝必久留宮中親視柳沐世宗踐阼追諡皇后葬城西號終寧陵遷於長陵西北六十步於梓宮上獲大地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鑿而不動窺觀既還置地者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納為貴人生皇子早夭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每為尼居造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官中神龜元年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宮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殯葬皆以尼禮

史纂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初馮幽后有寵欲專其愛後宮掖御多見阻遏高祖嘗從容謂近臣曰婦人妬忌雖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后性悍忌世宗尊卑官人既希進御皇子得全育者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女也產之日赤光四照京兆趙

胡善卜相謂國珍曰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

主后始為尼入講禁中諷左右稱后委行世宗聞之召入掖

庭為承華世婦掖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

公主不願太子唯后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緣長一身之

死而令皇家不有象嗣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勸后為計后

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當為長子子立身死所

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為充華世宗年長頻喪皇子廣加愛護

為擇乳保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撫

視焉肅宗踐阼尊為皇太后又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

以肅宗幼冲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儀代行

祭禮訪尋故式禮官以為不可太后重問侍中崔光光引漢

郭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

姑既為尼畧曉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决幸西林園令

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絨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太后

勅造中於車時御焉出自司馬門入自千秋門以納寬訟親

策幸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

史纂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賦詩太后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

曰恭已無為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僚表

請公除不許幸永寧寺建刹其基九級僧尼士女赴者數萬

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自為喪主至終

寧陵親與遺事還哭於大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幸嵩高

山夫人九嬪公主皆從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

其列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令任力負布絹即

以賜之多者二百疋少者百餘疋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

疋而出示不異眾也世稱其廉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所負

過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通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通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通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通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主女下常
个已

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聚衆親族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自以內行不修懼爲宗室所嫌私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宦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恐傳致消息使人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殺領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於禁中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既起鄭儼應福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詐以爲男大赦改元陰行鴆亦肅宗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金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諸宗六宮

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后遷居別宮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恨大計恩好不。忍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六年春。蟠蠅聚岡。渡河帝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詔令后自盡。后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與武都王訣。遺語皇太子。辭甚悽愴。因慟哭。侍御咸垂泣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髮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一滅一出。號寂陵。後文帝手書云。萬歲後。令后配葬。公卿議追諡曰文皇后。祔太廟。廢帝時合葬永陵。

高祖生
母之屬
氏天下
人下
武所以行權觀世遂為常制子貴母死矯枉過正宜高祖改
革其失也又曰母后之尊幾其盈矣人君忌祖考之業暴匹
夫之孝其如宗祀何獻文不悟至有醢毒之禍其後文明太
后崩孝文修諱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宣春秋之義而
懲亂人之黨是以胡氏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

平文子孫

文帝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智
識大統初蠕蠕犯邊文帝與通好結婚詔扶風王孚奉迎蠕
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
匹馳千頭到黑鹽池魏朝國神文物至平南面后曰我未
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使南向我自東面乎無以對四年至
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後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
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
此為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年十六論曰悼合葬永陵史臣曰始祖生於天女克昌後業
靈后淫恣卒以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弋年壯子幼漢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二

古

以身留質使昭成歸主國事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分國
半部以與之玄孫鷺字孔推容貌魁壯腰帶十圍封晉陽男
余朱榮殺戮朝士鷺與榮合元顥之逼鷺從駕北征到河內
欲入賊營曰河內豈則閉門夜引駕入此意難測願便發遣
莊帝遂前至長子封華山王帝既殺余朱榮余朱兆為亂帝
欲率諸軍親討鷺陰與兆通謂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
遂止及兆入殿鷺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之被出於鷺也孝
靜初為大司馬鷺木訥方厚每直省閤雖暑月不解衣冠曾
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使酒陵侮衆皆下之坦謂鷺曰孔
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鷺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
失色卒贈司徒子大器與元瑾謀害高澄見殺鷺族子莫艾
陵伯性剛毅生未嘗笑高祖遷都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屬
莫酒莫拜飲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川當為朕笑
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稟各有所偏六合之間何事不有
左右無不失笑世宗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長以船橋
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令空車從京出者
率輪石一雙積以為橋廣潤便利長官位既達偏食貪虐論
者歸之子子華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州境數經反逆人不白
保子華撫集衆石衆皆感悅性福急當其怒口不擇言手自
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馬遂去之子華驕甚侮

而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激之行凡有饋贈辭多受少拘獄
訊囚務加仁慈齊人樹碑頌德除濟州刺史余朱兆入洛齊
州人趙洛周逐刺史蕭賀表濟南太守房士達行州事洛周
子元顥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
華有孝行母房氏嘗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
甚憂懼子華拂而盡噉之其母乃安孝靜初除南兖州刺史
弟子思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為御史中尉初尚書僕射元
順奏尚書百揆之本公事不應送名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
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中尉出行前驅
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五

以周旋府寺臺省並從此今至肅宗為臨洮舉哀尚書僕射
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中尉鄭道元舉而奏之順啓云尚書
百揆之本今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蒙勅如
其奏從此遂無準一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
稽留不送復移催主吏即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
尉逢臺即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即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
而言明非敵體臣淺為怪愕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即中王元
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獻伯元旭心欲自矯臣案
漢書宣秉傳云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
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

即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
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而順專執未
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裴獻伯王元旭
輕弄短札苟執異端此而不糾將墮朝令請免獻伯等所居
官付法科處詔曰國興政不可據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
處得失以聞從子思奏元天穆忿而停之孝靜時為侍中通
於西魏高氏使右衛將軍郭瓊收其兄弟子思曰可速見殺
何為人執國士子華曰由汝寵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
子思將縊不答遂俱見殺天穆亦驚族子性和厚美形貌六
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北討天穆以員外郎奉使慰勞路出秀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六

容公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深相結托未幾授秀容別將為榮
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謀莊帝踐祚除太尉
封上黨王榮討葛榮詔天穆為前部督都葛榮平增封通前
三萬戶錄尚書事初杜洛周為寇竄冀諸州多避亂南徙北
平主簿邢杲率部曲屯鄭城以拒洛周將三載及廣陽王浟
敗杲南渡居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郡縣遷豪右
為守令以撫鎮之青州刺史元世儻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
守杲以杲從子子瑤資陰居前授河間太守杲寢必恨遂反
所在流人為土人凌忽多從之旬月之間衆踰十萬河南人
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楮榆賊杲掠光州盡海

而還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高歡討景大破之景降送京師斬之元顥陷滎陽莊帝北巡天穆會車駕於河內莊帝還宮加太宰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余朱爵位隆極熈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天穆與榮相倚榮以兄事之世隆等雖榮子任位遇已重天穆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如此莊帝內惡之外示寵敬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與榮同時見殺

平陽公丕烈帝玄孫也顯宗時為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密奏聞詔不收渾誅之還尚書令高祖時封東陽王拜司徒時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有疑事三百餘條勅不制決率皆平允丕生子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恕百犯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承受復除若有姦邪人譏毀者即加斬戮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類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緩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他元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髮斑白百僚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類少為短步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旋不聲氣高祖博記國事饗燕之際恒居坐端抗音大言叙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獻符承祖常輕身下之文明太后為王獻造宅故亦為丕造甲

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獻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勅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不妻段氏卒諡曰恭妃特賜金券丕請立東宮上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也不曰臣年在西父思觀盛禮於臣實急後例降王爵封平陽公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高祖還代臨太極殿大議遷都詔丕等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移都事大今四方未平臣以為未可高祖曰代在恒山之北為九州之外故遷於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古昔聖王不必盡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於涿鹿既定之后亦遷於河南丕曰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後可高祖曰往在鄴中司徒誕咸陽王禧等皆欲卜龜占移洛吉內之事朕謂誕等曰昔周召卜宅乃識至兆今無其人卜亦無益況卜所以决疑今既無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明不必審於龜兆朕既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行居無常昔昭成初營盛樂太祖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儲積倉不致窘乏丕等辭屈而退帝將北巡遷太傅錄尚書事丕固讓詔就家拜授車駕發代不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

建新式至遷都變俗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顧高祖亦不強之但誘示大意令其不生同異及衣冕已行朱紫陪位而不猶常服在坐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至年衰體重不之責也高祖南征丕表諫會司徒馮誕卒詔六軍反旆馮熙卒於代都丕請車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敗望成勢開闢及今豈有天子遠赴舅氏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罔君不德今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李冲德望所屬當時貴要丕與子超娶冲兄女丕前妻子隆兄弟數人皆別居與後賜官人所生同宅共產丕父子既不樂遷高祖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

史紀

宋之十一百三十一

五

京及將適洛隆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據涇北時丕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密以告丕丕恐事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問穆泰等詞連隆兄弟丕時隨駕至平城每令丕於側坐觀隆超伏誅有司奏請誅丕詔以不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且身非染逆免死為民諸子徙敦煌丕年垂八十猶自平城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勞之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後宴於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還為庶民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為三老卒年八十二贈左光祿大夫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眾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是日微齊世祖幾殆世祖欲微服入城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隨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梨上世祖乘而上因得拔賜爵浮陽侯宋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使齊與建興公古弼討之剋仇池進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秦州主簿邊因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騁逆臺諸氏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啖龍助文德齊擊斬龍擒

史紀

宋之十一百三十一

五

亮之氏平拜內都大官卒

昭成子孫

定君昭成庶長子也愚慧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苻洛來攻昭成時不豫乃率部度漠北高車寇掠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昭成弟子斤失職懷怨昭成夷革獻舅太子及秦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國統未定而慕容后子開騫等長大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藏廬舍斤就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氏所生懼及為變欲先殺滅是賊頃來諸子戎服夜持兵杖遠廬舍何便將發吾怒而相告寔君信之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諸皇子婦及宮人奔苻洛軍

洛勒兵內通部衆離散苻堅召燕鳳問其故乃執寔君及斤
餘之長安市

窟咄昭成少子也苻洛適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
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弟元堡迎窟咄還
南界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單烏干以告太祖
慮駭人心沈吟未發桓等移宗又告之太祖誅桓等五人餘
悉不同太祖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長孫賀求救於
慕容垂賀奔窟咄安同間行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
六千救之安同與垂使蘭紇先達牛川窟咄見子意烈欲執
之安同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窟咄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過賀樂于共侵北部人皆驚駭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
烏九匹奔衛辰賀麟聞之遽發遣安同來告既知軍近衆乃
少安太祖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寇
會期太祖踰參合山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奔走爲衛
辰所殺帝悉收其衆

衛王儀昭成之孫秦明王翰子也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
美鬚髯有算畧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待從出入
賜爵九原公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及還曰垂年已暮
其子寶弱而無威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數將內起
可圖也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封衛王

燕乃覆下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中山平遣儀討鄴平之太祖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南
書令以鎮之舉以丞相入輔儀齊力過人弓力十石桓王虔
善騎時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生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
祖曰卿聞夜喚無乃怪懼乎儀曰臣忽奉夜詔怪則有之無
所懼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舞遂對飲申旦賜御馬御
帶太祖數幸儀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
謀亂太祖召樂子逯留將有所使遂留大懼自首太祖祕之
天賜六年天文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頗投公
卿以厭天災儀不自安單車遁去太祖使人執之賜死葬以
庶人禮孫祚解諸方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
忽遇賊別部多寡不敵祚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
疑而去高祖初封沛郡公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出鈔
掠祚乃召蠻魁三十餘人祚盛武裝於州西置酒使之觀射
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祚自發數箭皆中命左右以次
射先出一死囚使甲冑參射不中祚責而斬之蠻魁相視股
慄又取死囚著蠻衣僞作鈔賊坐中微有風動祚舉目瞻天
謂蠻曰風氣不善而無大害當有鈔賊入境不過數十人在
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至祚問諸蠻曰此作賊者
合死不驗爾皆叩頭曰合萬死祚即斬之乃慰諭遣還諸蠻
大服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側名曰

歸義坊豫州人胡丘生與外交通顧加懲戒丘生懷恨圖為不軌詐城中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代都因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顧宜速掩捕顧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為丘生誑誤耳若收掩衆必恐動吾靜以待之必當悔服歸未訖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顧亦不追為都牧尚書卒儀弟烈剛武有志畧元紹之逆烈詐紹請執太宗紹信之烈既出遂迎立太宗以功封陰平王弟厥有勇畧使於慕容垂垂止之以求賂厥殺其防衛率左右馳歸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適厚厥因留心學問誦讀經書數十萬言燕人咸重之太初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

陳太祖平中山發普驎斬其尸收害厥者傳高羽程同等

夷五族追諡恭愍王

陳留王虔昭成之孫也登國初封陳留公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以常稍細短作大稍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虔臨陣常以稍刺人貫而高舉之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驍馬僞退敵人爭取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搗稍者皆驚散徐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莫敢抗其鋒慕容寶求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悲憤來索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歿舉國悲涕太祖傷憫者數焉諡曰桓王配饗廟廷虔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子悅

以虔功封朱提王謀逆誅弟崇襲爵性怙厚衛王儀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諸王子躬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疑與衛王相坐皆逃遁唯崇獨至太祖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愛之素等乃安并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由大澤越涿邪山威攝漠北卒諡曰景王虔兄顥封蒲城侯平盧太守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命元易干代之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干恃子驕慢乃輕騎卒至排顥墜牀而據其坐顥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及知之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殺之以狀聞太祖壯之萬言累訴乃詔顥輸贖千緡世祖時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

太祖怒罷其官以王卒於家

尚安公素昭成曾孫也為征西大將軍鎮統萬後拜內都大官素宗屬之遠又年老高宗每訪以政事辭疾歸第純雅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卒諡曰康昭墓金陵配饗廟庭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猛虎陵空手搏之以

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從征涼州沮渠茂度令一號將與陵相擊兩渠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救不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陞陽子還中軍都將卒弟忠少以忠謹開高祖時爲右僕射封城陽公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與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絲二百疋羣僚執別者莫不涕泣卒諡曰宣子暉世宗立爲黃門侍郎初高祖還洛貴舊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說至乃勝資田宅不安其居暉請問言之世宗曰先皇還都之日日本許冬南夏北朕欲遵成命耳暉曰先皇移都以百姓

史集

卷之十一

堂

慈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安物情實非先皇深意今北來還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當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還右衛將軍漢後親寵凡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時號餓虎將軍機應侍中還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授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相繼不斷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其角以充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省出調絹五萬疋然聚歛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拜尚書左僕射暉上書論政

要一日御史之職務在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級久於其事以資成功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以遠大之畧貪尺寸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魏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貌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微發衰敝如此何易舉動宜靜邊息役安人勸農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成求內附者皆須表聞不聽輒遣援接違者雖有功以違詔論三口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僅積年戶口逃散人懷奸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已民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

史集

卷之十一

表

未有已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各爲科錄上起伏羲迄於晉宋表上之神龜元年卒弟景字壽與少聰慧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兄侍中暉與景有隙言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受暉旨輒達三尊婦令誣稱景壓已爲婢景恐不免乃令其外弟希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景因踰牆出修義以木兩盛景加麥其上載之而出匿修義家會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誣世宗亦不加責景爲中庶子時王顯供役東宮因公事景杖之三十及顯爲御史中尉勸景誹謗朝廷候帝極醉遂奏其事請帝賜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

本心但懼顯不敢申救及行刑顯自往看之景命筆自作墓誌銘有曰洛陽男子姓名景有道無時年命不永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紙百張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惜及世宗崩顯被殺景之死時論以為前任中尉誣彈高氏所致靈太后臨朝郎中崔鴻上疏理景詔贈豫州刺史忠弟叔弼弓三百斤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叔教示勸課二年間家給人足百姓為之謠曰泰州河東梓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遷平城鎮將卒于季海洛州刺史其妻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時政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在今朱李氏勸季海為外官以避嫌怨及莊帝之難季海以在藩得免從弟武入關封馮翊王卒子亨年數歲過周齊分府與母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稱凍餒得就食湯陰托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子任數人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其禮之大統末裴隋馮翊王隋文帝受禪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關上表請留上嘉歎之亨固請還京上勅致醫藥問動靜使者相望於道卒諡曰宣忠曾孫顯從孝武入關封讓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秘未發喪諸人議立廣平王順謂周文曰廣平王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泣然之因立南陽王以順為秦州刺史

史順善射初孝武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酒卮勒銘背上序其射工于偉封南安王周明帝時使於齊武帝東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虛靜篤學初自鄴還庾信贈詩曰梁公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辭人所重如此素弟于紹為尚書右丞有斷決不避強禦世宗令檢趙修紹以修倭幸遂杖殺之帝責紹不以聞紹曰修奸倭甚於重賢臣若不因釐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帝以其正直不罪也及出廣平王懷拜賀曰阿翁皇家之司直雖朱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雲汲黯何以過之紹曰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為京州刺史卒
陽豐公庫汗昭成之裔也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鬼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而斃世祖悅賜金兔以旌其能顯祖時拜殿中給事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稱之秦州父老下餘人詣闕乞庫汗為刺史朝廷許之未及遣病卒

道武帝孫

清河王紹道武次子也大興六年封兗狠險悖好切劓行人斫射人豕以為戲樂嘗割孕婦觀其胎太祖大怒例懸井中

宋書紀事
通鑑紀事
國行紀事

至死乃出太宗常嫌其失因此不恤紹母賀夫人獲寵太祖
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
張下賂宮犯禁左右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崩
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宮端門前立紹
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兄公卿欲從誰羣臣皆驚愕莫有
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未
審登遐之狀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
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部亦
多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太宗在外
聞變潛入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同應之太宗至城西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元

衛士執送紹賜紹母子死誅其帳下及閭官宮人爲內應者
十數人其首犯乘輿者羣臣於都街生縛而食之紹時年十
六紹母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
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殺其
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南平王渾道武之孫也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射兔日
得五十頭世祖命左右分射中的者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
祖大悅器其藝能引侍左右拜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
滿還京父老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卒子鴆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風則卓然直言正諫除宗卿高祖欽重之詔

南平王奏事不得稱名惟稱封爵遷左光祿大夫卒高祖哀
憫慙不舉樂諡曰安

武昌王平原道武曾孫也忠果有志畧爲齊州刺史善於懷
撫邊民歸附者千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
黨屯平陵攻郡縣殺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擒小君斬之妖人
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舉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
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還卒千餘人皆
給路糧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嘉歎遷雍州
刺史卒長子和襲爵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薄其行以公主
故不敢出之因忿遂落髮爲沙門既嫌其妻乃捨其子願以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辛

齊漢弟瑒瑒固辭公主以顯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瑒
身終之後令顯襲爵瑒乃受之瑒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
瑒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青齊之風執制榮然州人愛詠之上
書言其事高祖嗟美久之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
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以鑒條制頒之天下高祖崩和
還俗棄其妻于納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攜男女五人
歸和和隨至歷城與曹氏及五子七處受納賄賂于與政
事瑒順其意取受狼籍齊人苦之治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卒
和與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奏謹尋詔伯宗聽傳子顯不許
其身和先讓後求於理有乖世宗詔以和子顯既早終可遮

和自顯棄
以損瑒

和義除東郡太守、東平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既和垂死、至是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一門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父之親、不敢告列、和語郡人曰、我竟一州、亦應可得、念此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和當歿於此矣、果卒、

安州刺史法壽、道武裔孫也、除州日、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大行賞罰、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判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爲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喜怒無常、州內人士盡召爲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卒伍、合境皆反、招引外寇、梁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法僧上表曰、臣奉守遐方、變生慮未、賊衆併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以暗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凶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奉宗支、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贖天顏、九泉之下、實獲重恨、今蒙使問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此勅傳堅服、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馳驛催遣、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堅服破張齊、於是獲全、遷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叉驕恣、恐禍及已、因謀爲逆、主書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忠義而從反逆、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成彭城者、皆印額爲奴、逼之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宋王、立爲魏主、不行、卒於梁、驛騎大將軍叉、小字夜叉、道武裔孫也、叉妻靈太后之妹、太后臨朝、叉妻拜女侍中、馮翊郡君叉、叉爲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爲太后所信委、聲勢日盛、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見叉恃寵驕盈、裁之以法、叉欲去之、令通直郎宋維告都尉韓文殊謀立懌、懌坐禁止、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於宮西別館衛守之、叉恐懌終爲己害、與侍郎劉騰密謀、太后時在嘉福殿、騰詐爲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狀誣懌、云許虔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害帝、騰以奏、肅宗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聞變、欲入、遇叉於含章殿、叉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耶、叉曰、吾不反、欲縛反者、命直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唯僕射游肇不同、叉騰持議入奏、可之、夜中殺懌、假爲太后遜詔、叉與高陽王雍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專總機要、威振內外、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討叉不克、見誅、叉遷衛將軍、後太后與肅宗醮於西林園、右衛將軍奚

康生欲圖父不克見殺肅宗徙御掖育殿父亦人居殿右曲盡佞媚遂蒙寵信出入禁中令勇士持刀劍先後之父於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閣檻有時止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封其子亮平原公賜帛千疋及御馬父始專政矯情自飾夢謙待士得志之後便驕復耽酒好色與會任情於禁中自作別庫珍寶充牣其中臥婦人於食與以帔覆之出入禁內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父自知不法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黑庫根等與之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遣已往伐因共為表裏可得自立厚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遺

遺根等遣還從劉騰死後防衛稍緩父常宿於外每日出遊習以為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之又不納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賜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見問復何用我為我當承絕人間修造於嵩高開居寺可放我出家因欲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苦請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謀圖父外示親密對父流涕述太后愾言欲出家及將往來顯陽之意又不以為疑勸肅宗順適其意於是太后往來無復禁礙父舉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太后以為言義淺愧悔丞相高陽王雍欲有言於肅宗憚父不敢進會太后與肅

宗遊洛水雍請車駕幸其第遂定圖父之計後魏從肅宗朝太后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父又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於西京弟督六師於東齊元父無異心則已若有異心聖朝將何以抗父雖曰不反誰見其心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師若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父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父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父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黜廢閹人張景嵩劉思逸等亦謀廢父時潘瓌有幸景嵩語潘瓌云元父欲殺之瓌泣訴於帝言父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父出宿遂解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等除名初咸陽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遺

禧見誅其子樹奔梁梁封為郡王及法僧叛樹遣公卿書暴父過惡又言父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食人之鬼惡本盜泉不忌不飲兄弟此名表能噬物目露久矣始信斯言今將率師除君側之惡太后謂侍臣曰劉騰元父昔邀朕鐵券望得不死賴朕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既不與今日何故不殺太后憮然有人告父及其弟爪謀反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令入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父兄弟為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肅宗亦以為言於是賜父爪死太后猶以妹故贈父尚書令父庶子舒祕書

野計

郡中又死奔梁羅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又死
之後羅通又妻時人嫉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出帝時為梁
州刺史性懦弱梁兵圍逼羅以州降後周文未羅得還襲爵
江陽王舒子善從南入關羅以爵還善改封固道公羅弟蠻
事齊行額州事文宣大誅元氏孝昭元后蠻之女也為苦請
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又叔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
遂家於昌平內豐資產以得意為適不入京師賓客往來厚
相贈遺家據北方嘗有聲稱又兼權以羅侯不樂仕就拜昌
平太守正光末賊陷郡見害

史紀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章

史紀卷之一百三十二終

史紀卷一百三十三

魏書六

列傳

明元太武子孫

樂平王丕明元太子也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太將軍討南秦
王楊難當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
池諸將議曰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大衆遠出不
有所掠無以充軍賞泰軍中書侍郎高允曰今若赦之是傷
其向化之心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不然之緩初附秋毫無
犯為弘奔高麗世祖詔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不諫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三

十

以為和能新定宜優復之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
一舉而滅帝納之坐劉縉事以憂卒高允著策論曰昔明元
起白臺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
問曰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有喜色後事發王憂死道秀
棄市道秀若推父象以告王曰疑解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
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
豈有禍哉今乃不然咎譽之至不亦宜乎

晉王伏羅太武太子也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討吐谷
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今從正道賊知軍出必當遠
遁若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難之伏羅曰

夫擇利制勝專之可也遂問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乃覺斬首五千餘級降一萬餘落八年薨

南平王余太武少子也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立之然後發喪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百姓憤怨余不恤也宗愛縱恣日甚余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諡曰愍

廣陽王嘉太武之孫也除司州牧兼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役雖有暫勞茲盜永止從之拜尚書令嘉好飲酒常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二

得無所顧忘帝以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飲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中服鮮華既任端首又加儀同出入容衛道路榮之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多所敷奏帝委任之愛人物後來才俊未為世知者待坐之次轉加談引人以以此稱之薨贈太保諡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聰明婦人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淵襲爵為恒州刺史私家有千匹者取百匹以為恒遷殿中尚書坐滿城陽王徽妃于氏詔丞相高陽王雍等議其罪以王還第沃野鎮人被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淵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會東道都督崔

遲敗於白道淵崇退還朔州淵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擾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中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據

作鎮配之高門子弟以司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析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任事京州土人悉免廩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自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其往世房分居京者遂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界有北以御寇魅多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茲吏配邊為之指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蹇愚弄官府政以賄立鎮戍之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無功而還邊人由此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以慰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因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驚日盛此段之衆指望銷平而崔遲復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等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淵言遣鄴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淵復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

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未必制敵請簡選精兵或留守
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微還涇州總戎政拔陵避蟻
南移渡河別將李叔仁求援涇州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涇
與行臺元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資息
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於真定瀛三州就食涇
謂冀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常由此作既而餅于修禮叛
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在恒州欲推涇爲主涇
上書乞還京師詔楊津代之以涇爲定州刺史中山太守趙
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察未訖會賊逼中山
涇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涇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涇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四

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涇爲吏部尚書涇至都肅宗不欲徵涇
相憚因會宴令相和解微術不已河間王瑛爲餅于修禮所
敗除涇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受涇節
度徽構涇於靈太后曰廣陽握兵在外以愛子相從不可謂
也乃敕融行潛相防備融以敕示涇涇懼軍事不敢自失太
后使問狀涇奏曰往者元父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異
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惟重徽以偏心術臣切骨臣以疎滯
遠離京華被其構阻無所不爲臣昔者不在其後此來謂成
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
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疑

終無片貨屢爲表請情不蒙遂前留元標據於盛樂後被重
圍折微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侯階乞官徽乃
盤退不允所需而下邳成主賈勳法僧叛後覽被圍逼固守
之勳未足相比乃立得州即投開國天下之事一也功同賞
異不平謂何又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
格及臣在後侯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
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
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
已但是隨臣征討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微初言
有理及聞隸臣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微謂相排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言臣善者即被嫌責
微會理臣屈即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乃待之如親戚
又驛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突增首級矯亂戎行讞害軍府
獲罪有司遂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微乃還雪其罪臣司馬
劉敬部送降人既到定州降人復叛賊如决河豈能壅塞以
臣府寮身首異處從臣行者莫不懷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
刺史微言州人心不可測及臣向定州除彼姦惡又復論臣
將有異志致令朝廷遽賜還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微既優
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車馬填門及臣攝選寶遊罕屬流人
弄兵元戎垂翅僞僥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

微性其美
亦位微不
得

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微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微昔臨藩乃有人舉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中其利用微得外從所長臣無內應之切脫蒙恩許公私幸甚淵以兵士稍經退散人無關情連營轉柵日行千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鮮于修禮初信葛榮後用毛普賢榮怒普賢昔為淵統軍淵使人諭之普賢有降意又使參軍元晏說程殺鬼賊相疑武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新得大眾上下未安乃北度瀋州淵率眾向北榮東攻章武王融融敗於白牛淵走定州刺史楊津疑之淵乃止於州南佛寺三日夜召都督毛詒等囑臂為約期相拯恤詒密告津云淵謀不軌津遣論討淵淵走論追之淵至博陵建賊遊騎引諸葛榮賊徒見淵喜榮內惡之乃害淵莊帝立贈司徒諡曰忠武王洪好聲色以嬖紫光還尚書郎中宋遊道後復私之出為冀州竊搗去遊道大怒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上聞久之乃息弟瑾尚書祠部郎謀殺齊文襄合門被誅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於湛復滅啓復其爵土

濟南王或太武玄孫也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以

文學齊名世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將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皀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問方或參致開緒吐發流美郭瑯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拜中書侍郎或本名亮避諱啓求改名詔曰亮常自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相倫之美遷御史中尉或以叙遷得之不謝時領軍于忠常權怒言之上曰或雖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解中尉單車而還在朝為之歎息還尚書左僕射為東道行臺公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舍人陳建孫迎接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神

南齊梁武亦間或名淡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問樂聲歎歎涕淚悲感傍人梁武為之不樂前後奔梁者皆希旨解囊為偽性或上表解囊梁武雅重或不以為貴及莊帝賤祚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姜維在蜀所在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還或性至孝自經遊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除大司馬錄尚書莊帝追崇父為文穆皇帝母為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先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廢先武之於元帝疏為絕服尚身奉子道

子才為此
言說死

其說非也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八

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
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統
基以大義斯奪晉氏將與宜王受奇子元執政未久文王實
承大業故武帝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
非侍大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議前經高祖德益
實中文穆曾奉贊稱臣今穆王初廟穆后配享此乃君臣同
列嫂叔共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詔曰文穆皇帝勲被四方
道適百世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祀人上於香
荷立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戾之緒光武又非世及之祚
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禮何差文穆皇帝天聰
人宅曆數有歸朕承承下武遂主神器帝業有統漢氏非倫
若以昔况今不當移駭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述已顯皆以
人臣而終豈得與帝別廟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
追尊可也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言非類復云君臣同
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就臣位以此為疑禮天子元
子士也禘祫豈得不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
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
嫌禮士祖廟一廟豈非婦舅共室也若以共室為疑可更議
遷毀此詔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草也又追尊兄彭城王勰為
孝宣皇帝或面諫曰陛下中興欲憲章前古竹而不法復世

三正也
八此凡十
三人故省
廿二丁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九

何觀歷等書籍未有其事願制友于之情使名器無喪帝不
從及神主入廟勅百官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
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獎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
今若去帝直留皇后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命朱榮死
除或司徒余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余朱兆率眾奄
至或出東掖門為兆所獲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幸贈太師
或博覽羣書雅有容則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止於親經為
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襲爵少有名譽為滄州刺史靜帝宴
文宣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稱又云望陛下許臣所能帝笑
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宣曰臨淮王望恕罪耳於是君臣俱
笑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二十家為閭五
家為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年少狠
多復有聚食為聚久矣京師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
史庶事無關而况外州乎請依舊制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
為四閭間二比計黨省十二丁得十二正費絹畧計見管之
戶應二萬餘黨一歲出費絹二十四萬餘疋十五丁出一番
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
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妻六人官品令第
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
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率修綱嗣得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

內防太甚
必至外勢
故其言難

禮也而聖朝忽棄已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為常婦人何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有無妾天下殆
皆一妻設有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逆遘內外親知
共相嗟怪凡今之人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姑姊姊逢迎必相
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習專寵為女工不妬日受欺不忌恐
取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
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所以毒恨也請今
王公第一品娶八妻通妻以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
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妻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
妻妬使妾非禮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十

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義存報
國欲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庶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又言中妻妾之數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
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壅擬王侯
崇樹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以為孝又夫婦之始王化
所先其食合歡足以成禮今之富者同牢之設累有成山山
有林木林有鸞鳳徒事煩勞終成委棄暴殄天物理或不然
請自茲以後婚娶過制以違旨論孝友在郡其著聲稱然性
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祚天保二年見經叔平少
有令譽司徒崔光見之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衰暮不及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十

見耳遷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乎總括古今名妃
賢后為四卷奏之蠟蠟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儀相率
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賑給詔乎為行臺賑恤之乎陳便宜曰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可從俗因宜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
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
之斯前代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牂牛產羊糶其口命且
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
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
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
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惡將多憂愁致用死公必甚兼
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燒掠邑里流毒百
姓亂而方塞不若杜其未萌又賀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
世漢與胡通亦宜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
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夫管大者不計小名國遠者弗
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畧可論計周之北
代傳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嘗為重備將帥
勞止甲士疲力前世昔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
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竭其財以禮送令恩宜因此
時善思遠策竊以聖雖萬變可以一觀事之來知當以往卜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

方因留衛助先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採吏隨單于所在察動靜斯皆守邊之元龜安夷之勝策今朝廷成功不戒廢時蠕蠕國敵亦同噤口宜率昔成謀畧依舊事借以開地聽使田牧置立官屬以明慰撫嚴戒邊兵示相保衛馭以寬仁庶以長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外遷因令防塞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語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割配遠達非轉輸可到夷情悔叛變故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天秋性貪見則思盜混雜之際易相干犯防此肅彼兵少不堪驅之還本必不樂去分配內徙復不肯從一旦如此為

史律

卷一百三十三

主

費必大朝廷不許手持白虎幡勞阿那瓊於桑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瓊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乎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乎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瓊遂南至舊京後遣乎還因上表謝罪下乎廷尉丞相謙之云乎辱命處乎流罪後拜冀州刺史乎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服王命州郡號曰八王乎至願致死効力冀州府兄子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俱爲葛榮所執榮欲殺子禮乎請代死叩頭流血榮大集將士議其事乎兄弟爭死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死請活使君榮曰北魏

通鑑紀事本末

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死還除冀州刺史元順入洛授平東道行臺彭城王乎封顯道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顯平乎封萬年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乎監造乎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開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成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被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所有樂器公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官懸四角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鐘樂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扣擊臣今據周禮免氏

史律

卷一百三十三

主

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扣鐘考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於時指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稱其善後從出帝入關

景穆子孫

京兆王子推景穆第三子也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綴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人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大臣因諫

高祖復不
之忌也
有過人者

可對馬
御史

官事既
無私如
是固知
家難於
官

乃傳高祖高祖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道滌證曰
康子太興嗣為衛尉卿遇病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貨財一時
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
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
之因出酒一斗年一蹄食盡猶言不飽及醉出酒肉俱在追
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病得差
即捨爵入道未幾病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
祖南討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為
沙門名僧遂終於嵩山寺子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遷河南尹奉

法無私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為盜竊仲景收戮之豪貴寒

心齊獻武欲至洛陽仲景棄妻子追駕至長安除尚書右僕
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舍朱天光妻也列氏本
倡女有美色仲景甚愛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純氏自洛陽開
行至也列氏徙居異宅久之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殺一
卿家其屍厚葬以代之徙也列氏於密處愈寵之袁純氏生
三子皆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氏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
袁純氏袁純氏覺欲害也列氏也列氏謂奴曰袁純氏殺我
必投我廁中爾為我告丞相與或不死即死猶埋我好地奴
遂告周文周文令管仲景一百免官以王歸第以也列氏自

天下所無
之事
此等人物
以保首領

好善

告免其前罪而逐之仲景更藏匿也列氏復有告者詔更
一百削爵仲景仍通焉後周文以仲景杖策追駕詔管仲
也列袁純氏於是同居除幽州刺史後坐內亂賜死歸還陰秦
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州人及商賈財物詐盜符詔諸豪云
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州人及商賈財物詐盜符詔諸豪云
欲加賞一時屠戮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錄尚書事卒
太興弟遙為右光祿大夫冀州沙門法慶為祇幼渤海人李
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廣
軍司自號大乘殺一人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合
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惟以殺害為事殺阜城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今破北海郡刺史蕭寶實遣長史崔伯驎討之戰沒凶衆遂
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
魔詔以遙為都督率步騎十萬討之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摩
歸伯等斬之遙大功昆弟皆恭宗之孫至肅宗服絕除遙等
屬籍遙表曰律云議親者謂先帝之五世將以廣帝宗重
石也先皇別為此制者太和之季有事吳蜀割滅之起釁出
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
分離崇良王長命亦賜緣二千疋所以存慈睦此皆先朝殷
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
以其輔已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

建昌縣志
卷之四
風俗
天子

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祚河山。稱之曰公。蓋慮大宗之不固也。臣去皇上雖云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於國族既疎。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內外。限異同也。今諸廟之祇在心未亡。行道之悲。倏然已及。且諸王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邊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議。尚書令任城王澄。左僕射元暉。奏同違表。靈太后不從。卒諡曰宣。

濟陰王。小新成。景穆第四子也。和平二年封。庫莫奚侵擾。詔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新成率眾計之。新成多為毒酒。賊既過。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賊甚多。薨于爵。嗣為徐州刺史。以貪污賜死。國除。子弼為中散大夫。時議復爵。弼以世嫡應襲。李父尚書僕射。因于氏親寵。使其同母兄假之子誣。云伯鸞以庶長襲封。有罪除爵。由謬襲。應歸正嫡。詔許之。弼遂棄絕人事。託疾還第。世宗徵為侍中。弼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其子暉業訴復王爵。初。弼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也。弼覺以諸卿業終如其言。卿業涉獵子史。歷司空。太尉。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答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

亦錄不少

之書。卿業以時運漸更。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竿。三日一頌。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兒暫縱橫。齊初。降封美陽公。卿業在晉陽。無所交通。居常閉閤。魏濟王世家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詔曰。爾不及一老嫗。負重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必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鑿冰沉其屍。并斬臨淮王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卿業神色自若。誣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牛馬驅驅。無不逼奪。奴隸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孫。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為齊史中尉元寔所糾。會赦免。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誣男麗出州獄。囚無輕重。一時放免。還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曰。聞公在州殺戮枉濫。又大殺道人。封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地。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免冠謝。子顯和為司徒。參軍。司徒崔光曰。元恭軍宰相器也。除徐州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賊被擒。法僧執手命坐。顯和不肯坐。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重孤。能無慚德。法僧慰喻之。顯和曰。乃可死作厲鬼。不能生為叛臣。命

論之故
不為後
何以解

殺之顯和神色自若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景穆第五子也和平三年封高祖初殿中尚書
胡莫寒簡西部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大納財貨簡
選不平衆怒殺莫寒諸部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
督諸軍討之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勒勒色動恐有
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勒勒輕騎襲殺雲天賜僅得
自全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孫慶和東豫州
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以為北道總督魏主至項城
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主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徙之合浦天賜少子修義除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

史解

卷一百三十三

太

史固辭詔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處以乖維城之寄
修義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懷之遷吏部尚書既在銓衡
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有旨先叙時
上黨郡缺修義私已許人抑而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
右曳出居呼天唱賊人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
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納賄賈官公然白切非大賊乎修義
失色居大罵而出欲邀車馬論修義罪狀左僕蕭寶夤諭之
乃止二秦反假修義西道行臺為諸軍節度修義好酒每飲
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更遣蕭寶夤代之
任城王雲景穆第八子也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宗

抱之泣曰汝何知而哀痛若是和平五年封顯祖時拜中都

大官顯祖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
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
魏之典未之有革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皇儲正統
宜紹寶曆若捨儲儲則輕移宸極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奸亂
之道禍福所由顯漢思之太尉甄賀曰陛下欲禪位皇叔臣
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顯漢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曰皇
太子聖德風彰然寶聖幼陛下當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
景仰率土侯心欲降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億兆何
顯祖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蠅

史解

卷一百三十三

太

蟠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雲曰夷狄
之馬不見虎頭橋若令此橋在前被之必矣帝召勒勒首領
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兒首除
徐州刺史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雲善撫綏百姓德之追送
錢貨一無所受復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合州諸
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
勸勵遷雍州刺史州民頌之文明太后賜帛千疋並諡曰康
子澄襲封氏范反叛除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訓厲之謂
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必不辱
命澄至州誘導懷附隨才任用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欽順加

侍中賜裝衣乘馬轉徐州刺史入朝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謂澄曰昔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書以示威雖乖古式有合權宜叔向議之可與適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今車書未一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更以道化之帝方革變漢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當與王共萬世之功耳遷尚書令齊使庾亮來聘草見澄風韻秀逸謂主客郎張幾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高祖外示南征意在謀遷齊於明堂詔太常卿王湛令筮南伐之事其兆遇軍高祖曰此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澄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高祖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何得阻眾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車駕還宮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念懼眾人阻我大計耳想卿解朕意乃謂澄曰國家起自北土徙居平城此用武之地非可以典文治崑崙南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激贊其事高祖悅曰卿我之子房也及上至洛陽定遷都之策謂澄曰此真所

謂革矣詔澄馳驛向代會百司論可否眾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眾乃開伏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非卿朕事業不得就也除吏部尚書魏公侯以下勳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酌量優劣盡其器用兼右僕射高祖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高祖曰朕昨夢一老翁并於道左云晉侍中嵇紹意似有求澄曰嵇紹晉之忠臣墳在道周陛下徙御渥洛經朝歌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是以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先賢然實思標揚忠懿於是遣使祭焉恒州刺史穆泰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頌為主願表其狀高祖謂澄曰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殊為不便可為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剪若其勢強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澄曰泰等愚惑總土非有遠圖願陛下勿憂澄達雁門秦擁眾西就陽平聚結澄便前進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秦應據州城而更就陽平是兵力不足相拒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至即擒泰收鉅鹿公陸厥下獄具狀表聞高祖大悅曰任城社稷臣正復卑陶所伏豈能過之車駕幸平城引見逆徙無一人稱枉者車駕南伐留澄居守高祖還洛引見公卿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茂才而川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人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常著事而

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卿留守羣臣皆免冠謝罪除尚書右僕射高祖崩澄受顧命出爲揚州刺史封孫叔放墓毀蔣子文廟請修復皇宗之學開關四門之教從之朝議南伐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成陽石受澄節度澄遣統軍傅堅服王神念等進據大峴東關九山淮陵諸要害澄總勒大衆相接所在克捷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狼狽引歸壽春失兵四千餘人奪開府仍降三階轉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在外肅宗幼冲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朝望所屬領軍于忠等奏澄爲尚書令衆心忻服遷司空領尚書令正始末詔百司普升一級而不及刺史守令澄表言之詔事經先朝不得重聞澄奏曰太祖與奪隨時道無恒體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雖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且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從之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遷親賢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此滋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議者不同而止澄重奏乞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必濃

羣臣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絕窺覷之望卒不納又言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乞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伺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不從旋寇賊作亂近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修造未畢今軍旅初寧不宜發衆請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應收贖絹一疋者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可太傅清河王懌奏寢之澄上書曰臣聞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牧高陽王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傳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尺寸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聞之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付廷尉推究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先是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請案以理冤訟澄奏尚書政本特宜慎重故凡奏事於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地防其宣露寧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其事以付公車從之西域嚙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御史中尉東平

王匡奏取景明以來吏部除書中兵勳案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澄表曰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見朝堂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省三行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猶慚而回駕羣臣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僮僕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案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按御史之體風聞是司冒勳妄考一有風謠研檢虛實情偽自露繩以典刑人孰不服

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導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慎也靈太后納之遷司徒尚書令澄又表曰臣聞攘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年老志張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疲必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頃年以來東西寇難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難等得剪除亦大費財力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息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請諸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俱宜裁減畜力

聚財以待時會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表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聞綴金蟬於象珥表麗貂於鬢髮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飾以婦人而服男子之服陰變而陽故穆衷中絕劉裕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帝從之澄盡心匡輔事有不便必殷勤啓諫內外敬愛之神龜二年奏贈太傅加九錫澄曰文宣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子順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豐書王義之小學篇數千言順誦之旬餘日皆通微豐自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自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

夏黃童不得無愛也澄笑曰藍田生王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惟讀書篤志愛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肅誅虛室尚書令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云坐有貴客不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廢也及見抗禮就坐王公先達莫不驚怪而順辭氣傲然若無所規肇謂賓客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出澄加敬送之澄聞之杖之數十拜太常少卿居父憂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去遂不復生人以爲恩慕所致除黃門侍郎領軍元父威勢煒灼凡有遷授莫不造門

謝諫順拜表而已。又謂順曰：卿何得耶？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今乃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朝政得失，順雖言正議，又卿之出爲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紜紜，方爲國梗，系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又不欲授以兵官。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手握國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所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之。轉齊州刺史，每懷暫快，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黃門侍郎，親友賀其得入，順曰：正恐入而復出耳。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父，不克而死。靈太后反政，改璽之順，因奏曰：臣昨往看中山墓，非唯

長王

才名，凌相結納，廣陽王淵姦殺妻子氏，大爲嫌隙。及淵入爲吏部尚書，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微疑順爲淵左右，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太常卿，順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曰：此人魏之宰豎，魏國不滅，終不死。紇脇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止謀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葵倫，振衣而起。太后默然，遂稱疾家居，杜絕慶弔。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曰：卿是侯人，當拜侯王，我非侯人，不受侯人之拜。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冲尚與王獻同傳，卿應繼其卷下，儼淚愧謝。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都令史徐作起曰：此榻常經先王坐，順涕泗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用爲廷尉評，以爲順順不從，雍遂下教用之。順投之於地，雍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聚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尊親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教令，投棄於地，順發憤俱張，仰面看屋，長歎不言。久之，搖白羽扇，徐謂暉曰：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未聞小子身爲省吏，更何合爲廷尉清官？陛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後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

一老婦耳
教之何難

人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
旨令殿下恭選事因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奏聞雍笑曰
豈可以朱軀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兼右
僕射余朱榮召百官悉至河陰素開順亮直謂朱瑞曰可議
元僕射不須來順間髮出走為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
可飲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
帝勅贈司徒諡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有黑雲從西北直觸
東南日月俱破諸星盡翳俄而雲散有日出自東南隅見帝
從間闥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朝服謁帝唯順
於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卿葉曰昨夜夢於我殊不佳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宋

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自北方來富有北人亂京師害二
宮殘百寮乎彭城王勰有功德於天下積德必報但恨得之
不久蓋出自西南時已近晚我臥槐樹下槐字木旁鬼身與
鬼并復解衣冠此寧不死乎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
子剛于刃康奴以首祭墓諸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澄弟嵩
除左中郎將高祖南伐齊將陳顯達率眾拒戰嵩免胄直前
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勇冠三軍高祖大悅曰任城
康王大有福德文武皆出其門賜爵高平侯高祖既平顯達
大殺唐原疾甚將賜幽后死謂澄曰卿必不負我嵩亦必不
負卿可使也乃引嵩入內親遣之世宗即位為揚州刺史數

石虎能
為梁通相
植耳

破萊軍威名大振後齊并娶穆氏子世賢俱為蒼頭李太伯
等所害次子世偶亦未兆寇京師詔世偶為都督守河橋及
兆至河世偶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將婦迎兆軍兆因得
入京都破殘皆其罪也
南安王植景穆第九子也皇興二年封授秦州刺史植性孝
母疾憂毀有白雉遊其庭前疾遂愈高祖賜帛千疋以表之
徵赴講武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貪賤之
慮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驕矜違禮僭度二者貪冒不恤
政事三者逸遊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至誠能慎此足
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植不能遵奉聚飲肆情轉相州刺史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宋

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十數人植以旱祈雨於羣神鄰有石
虎廟人奉祀之植告虎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既不雨遂
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子英為梁州刺史高祖臨鍾離詔
英率眾備寇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
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齊將蕭懿遣尹紹祖梁季羣等
據山立五柵隔水為營英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若逢精
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克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
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
俘斬數千人齊白馬戍將聞風逃潰乘勝長驅漢川之民相
率歸附蕭懿遣將姜修率眾來戰修敗退英恐其入城遣統

單元拔隨其後英微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遂追單赴之時衆已疲咸欲奔走英緩騎徐行登高望賊東西指麾似處分狀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遂退乘勢追殲進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攻圍九十餘日被勅班師英先遣老弱身勦精兵留後遣使與賊告別聽以爲詐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交戰四日夜然後賊退全師而還會山氏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中莫有知者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徵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人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繫竊以區區實

卷一百三十三

恐憑恃山河敢抗中國驕縱日甚淫刑以逞其雍州刺史蕭
 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雖有孤城更無重衛皇天
 投我驢載一逢事易走九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
 乞車步騎三萬直抵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
 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振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三楚
 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復命揚徐二州東西俱
 舉緣江焚毀靡使有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王濬之師復興
 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少
 垂聰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不報英又
 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提可告期今寶卷

使早從英
策當不止

此

史集
卷一百三十二

亂常君臣相賊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掣援之望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斧之寇何容緩斧此行若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畧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陳州刺史司馬悅戒嚴垂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牟璽引爲軍司詔英率衆南討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遣將軍楊山於城西南野首山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圍其壘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餉穀降民安堵梁將曹景宗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英遣將軍元逞進據樊城英犄角大破之蔡道恭死行州事蔡靈恩降三關戍亦棄城而走世宗大悅封中山

勝不遇韓。遂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澤。不宜久淹。戰勝攻取。雖將軍之漢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兵勢。使還具聞。及道還。英術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狼狽奔走。士眾沒者十五六。有司奏英失關處死。詔恕死。為民後復王封。鄧州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成。並降梁。鄧州刺史婁悅。要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坂。梁將齊荀仁。據懸瓠。詔英都督諸軍。攻懸瓠。破之。進軍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自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先取之。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壹

恐其并力相救。及使長史李華。率眾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英至長壽。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師攻之。梁遣將彭龜生。援武陽。英乃殺軍曰。縱之使入城。吾取之如拾遺也。諸軍未之信。龜生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陷。進擊黃。觀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馬仙琕亦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解是。還朝。除尚書僕射。亮贈司徒。諡曰獻武。子熙。授相州刺史。入治。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熙聞祖父前事。心惡之。熙兄弟為清河王。傳所恥。及劉勝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梓。熙起兵討之。甫旬日。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壹

太守李孝怡。率眾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執熙置之高樓。又遣尚書盧同。斬之於都。熙妃于氏。知熙必敗。自初起。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與知故舊曰。吾兄弟象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引內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王上幼年。獨在殿前。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親知。本以名義關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豈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止。為國為身。善勗名節。吾何言哉。復為詩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鎗化。悲傷無極已。時人憐之。初熙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宅。四面墻崩。無遺堵。熙惡之。至是果如所夢。熙兄弟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冤。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大將軍。弟署黃門侍郎。熙敗。署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寶。始寶為夜夜與署慶盟。許屯留。梁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然納之。署舊識刀變。為西河太守。署停止經年。雙令從子昌。送署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

其罪而也
宗符之事
見數

畧中山王宣州太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畧爲大都督往彭城接誘初附畧爲安樂王鑒所破唯數十騎入城梁遣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畧與法僧還畧在江南自以家禍旋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之言未嘗一笑梁除畧衡州刺史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桓將士五千人見虜肅宗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畧梁武備禮進之將還置酒餞別贈金銀百斤百官悉祖江上迨右衛徐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畧侍中義陽王達石人驛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相識者迎之近郊賜帛三千疋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千人司馬始資除給事中栗

史

卷一百三十三

蕭

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畧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實還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時天下多事畧無他裨益守常自保而已余朱榮畧之姑夫畧數所輕忽畧黨於鄭儼徐紇榮街之榮入洛見害於河陰從子肆莊帝初封長廣王行并州事今朱榮死世隆等奔并州推肆爲主尋爲世隆所廢前廢帝立封爲東海王出帝初坐事賜死

安定王休景穆第十三子也皇興二年封車駕南征領大司馬休以益三人拘於軍將斬之會高祖親行諸軍詔赦之休日陛下將遠清衢霍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殆爾已有奸

史

卷一百三十三

蕭

竊如其不誅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奸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聖帝明王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連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馬謐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諸軍肅然十八年薨高祖親送出郊勸哭而返配饗廟庭子榮爲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見馮翊古城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爲西蕃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浚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去歲大熱四境晏安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延昌四年薨弟順平世宗初爲給事中殺人劫盜公私患之世宗未忍致之於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與其克念世宗崩順平得出暴亂不悅靈太后令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拜前將軍坐裸妻王氏於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會赦免卒

廣陵侯衍景穆之孫也爲徐州刺史得重疾帝勅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疋成伯辭前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唯三千疋乎衍性清慎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聲績亡日無積飲

直三千疋

養不似其父

其弟欽尚書右僕射會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待師禮
萬數日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
乃死師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立信實有所缺欽大慚於
是待客稍厚於河陰遇害于子孝早有令譽年入歲司徒崔
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從赴長安封義陽王子
孝美容儀善笑諸好酒愛士精神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
留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延師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
膳尚書令以國選漸移漢自貶晦日夜縱酒卒既而
章武王彬景穆之孫也為汾州刺史胡氏去居等保險謀反
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討之高祖大怒曰彬自當隨宜肅治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柔

若不能靜帖必須大眾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率州
兵身先士卒討胡平之卒官

東平王匡景穆孫也耿介有氣節高宗嘗之曰叔父必能儀
刑社稷匡輔服躬可名為匡世宗即位遷黃門侍郎茹皓有
寵百僚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召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塞
裳將上匡推之使下皓失色當時壯之除肆州刺史匡既忤
皓懼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除度支尚書世宗委政於
尚書令高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乃造格欲與肇鬪論
肇罪惡自殺以謀會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不合遂與肇作色
御史中丞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禮壞樂崩孝文皇帝睿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老

思玄漢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
行暨正始中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
尺度定律刊鐘成訖未試勅太常卿劉芳集朝英議其得否
芳以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制作於經史復與推造勘據
非所宜行尚書令肇清河王悛等以崇所造乖謬遂奏令芳
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
乃以黍刊寸上呈朝廷用載金石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
郎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惠蔚亦造一尺自
覺乖背量省再三謂芳為得而尚書匡云劉孫二尺長短相
傾今取中黍校彼二家並屬參差折中無所自造一尺請求
判定當時議者或以為是尚書高肇云權斛斗尺頒行已久
宜依先朝故尺為定匡與肇爭論都座聲色相加失其常倫
無復幾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勅旨
其芳管督規立鐘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舉惠樞衡之尊藉算
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已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
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卿被怒責雖未指鹿為馬移天徙
日實使才士鋒氣儒生結舌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已作今
共臣論忽謂先朝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帝
殊非大臣之體漢失為下之義與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
之手臣必用足廷中抱璞人外肆意嘉言彰於朝野案匡職

當出納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應辨定疑惑何故
然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
懸巨借智於人規成虛舉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所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
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偽新之號哉其非漢權明矣
又云共構虛罔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失乃
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被勅專造鍾律管籥是其所
裁權尺本非其事而門下索芳尺度芳騰報云依先朝所頒
新尺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尺在歷後
一歲芳於兩日匡未共爭已有此騰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

史詳

卷一百三十三

元

秦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秦先朝詔書以秦成寸
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
動靜必副其瞻若恃權阿黨何以率物肇若無此是匡誣毀
宰相誦謗明時不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
生朋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秦和抱璞時遇暴楚豈宜
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請以舉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
付廷尉治罪詔可有司奏匡阿諛處匡死刑世宗恕死由為
兖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以尺度金石之
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
臣贊赴世宗曰劉芳所造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云先

以為後先
朝尺明是
阿黨高舉

朝之意也卿既所執不同後議之日何必赴都肅宗初為卿
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奏下忠大彈高聰靈太后不許而重違
其意進號安南將軍以獎之匡請更權衡不已乃詔門下議
定以開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匡今新
造微有參差據匡云所造尺量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考晉
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
起度量得古玉尺及鐘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
定毫釐正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
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肅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
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從之匡每奏請尚書令任城

史詳

卷一百三十三

元

王澄時有執奪匡剛隘內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
事將與澄相攻後欲赴省與澄遇驛卒相撓朝野駭愕澄奏
匡罪狀三十餘條延尉處以死刑特加厚有削爵除官三公
郎中辛雄奏理之除平州刺史卒
樂浪王忠景穆會孫也為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
室諸王陪宴忠愚而性好衣服著紅羅襦繡作領碧袖綉錦
為緣帝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此忠曰臣少來
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是服之不衷也
城陽王徽景穆曾孫也為并州刺史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
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諫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

魏開名救民災。樊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
 移民困乎。先給後表。肅宗嘉之。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
 都。羣胡相戒。勿得侵擾。遷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涕泣攀轡。徽
 車馬視政。皆京東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授度支尚書。兼
 吏部尚書。後以選舉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
 自久。遂以頗革。請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為平中。
 尚表讓吏部。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口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
 希上聞之。還令兼吏部。拜尚書令。肅太后專制。朝綱頗弛。徽
 無所匡弼。與鄭徽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不能
 防閑其妻。妃于氏與廣陽王。胡靈通。莊帝廢祚。除司徒。元顥

卷一百三十三

早

特之願厚。苗每進忠言。徽不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今
 符離復露矣。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
 馬奔走。帝屢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匿故東宅。勸它嗣
 佈徽云。官捕將至今。避他所。於路遇害之。遂屍於余朱兆。

卷一百三十三終

三十三

史籍卷一百三十四

魏書七

列傳

文成子孫

齊郡王簡文成第四子也。太和五年封。拜太保。備母。沮渠牧健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高祖嘗與簡朝。文明太后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行之。坐定致敬。問起居。止其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能幹綜家事。頗節酒。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河間王璠。文成孫也。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璠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璠恃內外極為貪憒。及還朝。靈太后曰。璠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遂廢於家。璠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無方自達。乃為劉騰養子。賂金寶巨萬計。騰屢為之言。得為秦州刺史。貪暴如昔。東益南秦二州。氏反。高祖充都督。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苦。有甚狼虎。為氏所破。率眾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懼。為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卒。

安豐王延明。文成孫也。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遷黃門侍郎。延明有文藻。博極經書。鳩集國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



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並以才學令望。見稱於世。雖風流不及熙。或而淳篤過之。遷尚書右僕射。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元法僧反。為大都督討之。梁遣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上。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兵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徐州刺史。州經師旅。民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軍東守河橋。顥敗。將妻子奔梁。死於江南。喪還。贈太保。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獻文次子也。太和九年封。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知皆由學。海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明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之曰。汝等國之至親。幼年任重。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拜冀州刺史。高祖饒於南郊。濟陰王譽。在法賜死。遣使告禧。因以誠之。詔以廷尉卿李冲為王師。王國應娶八族。結娶任城王諱。高祖漢貴之。為補聘。賴州太守。脫西李輔女。令以妹女為妻。冀州人蘇僧瓊等。二千人。稱祚有惠政。請世祚冀州。詔曰。利建山君。理非下。請降司州牧。高祖引見朝臣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

使詞未盡
是則難矣
借川可耳

能卒年三十以下在朝之人。語音仍舊者。降爵黜官。若不改
革。恐伊洛之下。俱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易。冲面諫。應死
冲侍側。免冠陳謝。因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為
夾領小袖。我祖東山。既離寒暑。何為故違前詔。對曰。外達
之罪。合受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須庭論。如何入則順
旨。退復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拜太尉。高祖為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知其性貪。每
加訓誡。而禧終不改。高祖崩。禧受遺輔政。位為宰輔之首。而
從容推委。無所是非。受納賄賂。婢奴千數。田宅鹽鐵。德於遠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近姬妾數十。猶遠出簡聘。世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
光極殿。曰。格比纓冠。珍寶。憑諸父荀延。視恩。今當攝百揆。且
還府司。當別處分。進位太保。世宗既覽政。王公罕得進見。禧
意不安。其齋帥劉小苟。每言上欲誅禧。禧懷憂懼。遂與妃兄
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會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欲
勒兵直入金墻。而衆論不同。自旦至。肅計未決。遂散。直寢符
承祖。薛魏孫。與禧謀害帝。帝遂亡山。思駕浮圖下。少睡。魏孫
便欲進。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殞。魏孫且止。帝尋覺。武
興王楊集始告其事。禧殊不知。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
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邸。獲達軍人執欲殺之。小苟困

天也

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
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有漏洩。禧不納。又曰。
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奈何。禧曰。初遣去日。令聽我
勸解。我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仲期與禧長子通。已入
河南郡。列兵仗。放囚徒。帝命將捕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
從禧者。唯防閑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憤憤
不能堪。試作一誑。當思解之。以釋憂悶。龍虎欲憶舊誑云。眠
則俱眠。起則俱起。食如豺狼。賊不入己。無心於。也。禧亦
不以為。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著。渡洛水。
至柏谷塢。謂龍虎曰。汝可勉心。作與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四

東野常人道。殿下接待。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
擒。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
之時。甚勸。斷水漿。渴渴垂死。侍中崔光送酪漿。升餘。禧
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氣。謂禧曰。玄象有變。應在汝
身。勿為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果如其言。禧畏迫。喪志
與諸妹公主。決言及愛妾公主哭罵之云。坐多取婢輩。貪遂
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此等。禧愧而無言。賜死
私第。絕諸子屬籍。家財悉資高第趙修。絹帛以賜內外百官。
多者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官人為之。曰。可憐哉。
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賜霜與露。洛水湛湛。

強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聞
弦管奏之莫不灑泣通與河內太守陸琇同謀禧敗琇斬送
之太子翼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弟暉奔梁正光
中詔復禧爵葬以王禮翼容貌魁壯風度可觀梁武重之封
爲威陽王翼讓其嫡弟暉梁武不許授青冀二州刺史封暉
爲乾王翼後謀舉州入魏爲梁武所殺暉病卒翼弟樹美妻
魏郡王數爲將領窺覲邊服余朱榮害百官樹時爲鄆州刺
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樊子鶴爲行臺
車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鶴使張安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則說之樹請委城還南于鶴許之殺白馬爲盟樹不爲備及
欲還南與杜德別德執送洛陽樹初發梁其愛妹玉兒以金
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賜死
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遂死李昭奉使至潼關驛夢樹
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職終不相放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
殺于鶴亦爲達野拔所殺其子貞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鄆葬
樹梁武許之孝靜贈樹太師既葬貞還江南梁武以爲威陽
王暉弟坦傲狠凶粗正光中詔威陽京兆王諸子聽附屬籍
坦諸兄在梁因慶辭每醉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道路患之
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之性與身而長昔宋

樹爲國忠
殺杜德
此逆弟

梁王禧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觀汝所作不異貽畜
問者因號爲驢王遷侍中莊帝謂之曰王才非荀蔡中茂累
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此投禧死後坦兄弟爲彭城王總所
殺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已
朝廷除之樹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寄食江湖受
其命今者之來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忘在在之義坦
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歷司徒太尉太師錄尚書事
宗師司州牧祿厚位重食求滋甚賈官鬻爵不知紀極爲御
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除冀州刺史每百姓輸納先責絹
五匹然後受正賦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六

應天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齊天保
初授特進坐子世寶與散騎侍郎彭貴平誹謗妄說圖讖有
司奏當誅詔有坦死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獻文第三子太和九年封車駕南伐以幹爲車騎
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
之曰司空穆亮年德可重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高
祖班師除冀州刺史詔李惠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
參軍以匡弼之憑等諫諍幹皆不納人有盜馬者幹斬之尚
書以幹初臨樂而不劫詔曰律令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章
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阿意執法幹律外重刑並可推聞

後轉司州牧，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謂幹曰：「比有風聞，即欲彈奏，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悅不悅改，夕聞朝啓，幹傲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忿怒，詔幹與北海王詳俱詣行在所，既至，詳得朝見，幹不蒙引，密令左右察其意色，而幹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歸第二十二年，彪曰：『靈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母趙氏，悖禮愆常，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事舅姑，妾子於君母，禮如親子，何得亂我風教？可付宗正治罪。』謚後在母喪，聽音樂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除岐州刺史。肅宗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七

時，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召近州人夫，閉城浚掩，楚掠備至，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人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崇太后遣將軍王靖諭之，城人開門謝罪，謚還，除幽州刺史，未發，謚妃靈太后從女也，坐殿其妃，免官卒。

高陽王雍，獻文第四子也，少儻不恒，高祖曰：『吾未能測此弟之溪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大器晚成也。』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幸爲諸王，何用聲名爲？』世宗立，除太保，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詰決大政。

以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僭射，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復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其罪，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肅宗覽政，除司州牧、太師，錄尚書，進丞相，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與元叉同決庶政，歲祿四萬，諸子痛兄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更納崔順妹，甚有寵，欲以爲妃，世宗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雍妾侍既多，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問，許乃得見，未幾暴卒，多云雍殺之。靈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八

人，以還第，太后怒，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雍無學業，憤憤短淺，不爲世望所推，既以親尊，位居宰相，自厭平以後，朝政概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元叉專政，清河見殺，天下大責歸焉。

廣陵王羽，獻文第五子也，太和九年封爲太子太傅，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還領廷尉卿，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分，詔羽從至雁門，乃遣歸，望其稱旨，賜如意，以表心遷洛之後，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羽奏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黜陟之事，理

如三等秀才

不宜輕考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妄。且考期應在年終。何得春初也。後高祖臨朝堂。考羣臣。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別絲髮之美惡。中等守常事。可大通。今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可據。遲迴三復。良由於此。謂尚書等曰。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弱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罪之大者。乃謂羽曰。汝初作尚書。內外瞻望。自吾南征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應在天下之第。今黜汝錄尚書廷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尉但居太保。謂尚書令陸厥曰。廣陵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解怠。山卿等隨其邪辟之心。不能相導以義。今奪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庶務。獎勵同寮。賊人之子。豈不在卿。今解少師。削祿一周。其餘降黜有差。復謂厥等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漢用撫然。朕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欲令博見多知。若未居恒。北恐後世不免而墮也。厥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何可得也。高祖大悅。高祖幸羽第。謂諸弟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亦復何恨。世宗時。授

北史汝南王悅傳復云欣為孝武所害

司徒。羽辭曰。總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待許既轉。受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許之。羽澤員外郎馮俊與妻。為俊與所舉。祕匿積日。斃年三十二。子恭。是為節閔帝。恭見欣。封淮陽王。孝武入關。欣達長安。復封廣陵王。為太傅。錄尚書事。禮遇最隆。諸王悉居其下。為大宗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有此。欣遜謝而已。恭帝初。遷大丞相。欣好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第六子也。少岐嶷不羣。太和九年。封總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心喪三年。形容毀瘠。高祖大奇之。敘而好學。博綜經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十

史善屬文。轉中書令。侍中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總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所能降。高祖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令羣臣賦詩。至總詩。高祖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總曰。臣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翊珎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總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賜刊一字。價等連城。後幸代都。次上黨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高祖住而賦詩。示總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之時。總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

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以親感念丘嫂詔贈其母為彭城國太妃除中書監高祖南討假總中軍大將軍總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古今云殊亦由遇否大異高祖大笑執總手曰三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膺簪紱失過庭之訓未聞學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今屆朝彥當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旨旨千載一時總從征河北除都督南征諸軍事總勒兵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總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頭仆臣謂大吉高祖笑曰此乃大善然鳥之畏威豈獨將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遂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吾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及摧此賊果降時謂因令總為露布絕似帝文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作文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及至豫州高祖與總書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乃宸極位在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宗正之重拾汝誰寄有不事教隨事以聞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務還通肅然上醫徐泰假還洛陽及召至總涕泣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莫不嗚咽泰欲進劑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為殯於汝墳

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翌日有瘳自懸軼幸鄴總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軍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總為司徒太子太傅齊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總都督內外諸軍事時高祖不豫總辭侍疾無暇更請他王總攝軍要高祖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捨汝而誰高祖至馬圈疾甚謂總曰修短命也霍光以異姓受付託況汝親賢不可不勉總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死臣誠當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參宰機政恐成王未免疑惑周旦必至逃遁臣非敢辭勤就逸欲仰成陛下知人之明下獲愚臣保身之

福高祖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總清規素業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怡真丘壑吾以戚戚兄弟未忍遠離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周公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言及高祖崩於行宮遺秘喪事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奉遷高祖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至洛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總跪授高祖遺勅咸陽王禧疑總為變停於郡外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大危險總恨之各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總握蛇騎虎不

總之
乃解自
利之難
也

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無獨善又修
法詔幽於第命宿衛守之觀上表切諫不納總美容貌端嚴
若神閑居燕處無侵色情容敦文史敬儒彥致政以來既無
山水遊適又絕知交往來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與高陽王雍
議定律令又加侍中先是總言於世宗以其舅潘僧固為樂
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賊害賢
俊其兄女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總固執以為不
可肇屢請之因僧固同逆遂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寇總郎
中令魏儼防閑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令侍中元暉
史律 卷一百三十四 古
還總許之果謝曰果等今還有負慈澤請候仁駕振旅反跡
江外至是乃還總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除錄尚書侍中
司徒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每乖情願常懷
然歎息咸陽王禧情於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漢
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禧出領軍于烈為恒
州烈不願行烈子忠為郎將常在左右言於世宗云諸王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齋於廟世宗遣
于烈將符衛召禧總詳等入見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
不容仰遂冲操格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
意總拜謝進太師總同辭諫曰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

忠正如
不竟於
家我同
我男固
是以
幸而
其夫
為人犯
為五三

史律 卷一百三十四 古
秦之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此
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儼祖珍為證世宗信之永平元年九
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肇等
入時總妃方產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命駕意甚憂懼
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半不肯進使者責總來
遲令去牛人挽而入宴飲至夜各就別宿元珍將武士齎毒
酒至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所恨珍曰
至尊何可見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告我者一
對曲直武士築以刀環總大呼曰皇天總忠而見殺武士復
築之總乃飲毒而斃向晨以褥裹屍載歸第云因醉而卒總

武王乃
不待一
而死

李氏冲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索，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謂有報應焉。總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賢王，在朝莫不喪氣。景明報德二寺僧鳴漸欲飯忽聞總死一千餘人皆瘞痛不食。追贈太師，諡曰武宣。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遷葬主於太廟，廟稱肅祖。前廢帝時，去其神主。史臣曰：武宣遷往事居之節，無愧周旦。霍光聞言一入卒受醜毒，嗚呼！周成漢昭末易遇也。子劬襲封，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子紹，尔朱榮將入洛，劬以紹寄所親榮陽太守鄭仲明。仲明為城民所殺，紹隨仲明兄子僧副避難。僧副令紹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婦女猶不
免死
自古無不
亡之國承

下馬客謂僧副曰：窮鳥投入，尚或矜憐，況諸王何可棄乎？僧副舉刀擬之，客乃退。紹達老母陳氏哀之，隱於家，居十餘日。莊帝訪得之，襲彭城王。齊神武以孝武后配之，魏氏奇寶，多入紹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腦檀香三升玉鏡之稱，西成鬼作也。位太尉，錄尚書事。齊天保元年，降為公。紹性行溫裕，以高氏塔廟廢，能自謙退，好儒學，禮致才彦。愛泉林，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刺紹得款，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戲，謝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當除舊布新，文宣問紹曰：漢光武何故中興？紹曰：為誅諸劉不盡，曰：然，乃誅諸元以厭之。五月，誅元世哲，景

代亦常事
高氏既惡
至此欲入
世得乎
總事至此

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詔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七月，復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無遺者。張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乘紙鸞以飛，黃頭至紫陌乃墜，付御史獄。獄殺之。周文帝性寬仁，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任從布於列職。孝閔明武威遵先志，雖鼎命已遷，而枝葉榮茂。南安王元偉等七王，廣平公元贊等七公，名位最為尊顯云。

北海王詳，獻文第七子也。太和九年封高祖北巡，詳與彭城王勰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

試射遠近，諸人皆遠，唯詳箭最近。高祖拊掌欣笑，遂詔勰除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親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詳與八座奏曰：竊惟盜劫難除，班令奪祿，守令懼罪，迭相掩沒，或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賊發難知，攘竊尤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郡靡歲稔之守，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農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在貶退。緩導之體，得失在人，可慎選其官，依律勅禁，不宜輕收法令，削黜羣司。世宗從之。除太傅，兼司徒，詳拜命，其夜暴風

震電拔庭中桐樹大十圍，創立本處，初彭城王勰為司徒，詳欲奪之，而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太和末，詳以少弟見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而貪冒無厭，侵剝遠近，嬖狎羣小，大建第宇，開起山池，又於東掖門外，規占宅第，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詳不許，乃與觀巷，大行路哀嗟，母高太妃，助詳威虐，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妾范氏，愛等仇讐，及死既葬，猶毀堪視之，蒸安定王嬖妃高氏，高氏茹皓妻姊，詳素附於皓，又緣姊好，往來稠密，世宗禮敬尚隆，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世宗每游幸其所，肆飲終日，詳母生日，世宗幸其第，御後堂，呼太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妃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親政，詳與威陽王禧、彭城王勰，被召入，共乘轎車，防衛嚴固，高氏追懼，以為詳必死，乘小車傍路哭，送至金墀，及詳得免，高氏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掃市作活，至此富寵榮盛，謂不復有禍敗之理，高肇請詳與皓謀逆，世宗勅中尉崔亮糾詳貪矯，及皓等專恣之狀，收皓等禁南臺，夜遣虎賁圖詳第，慮其驚懼奔越，命左右郭翼、開金墀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高氏頓首號泣，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貨物，我實受之，何至死乎？至明皓等

天下論有北齊事

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衛送華林館，母妻共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守甚嚴，十餘日，徒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防禁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欲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持視防門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搜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哭數聲而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相見，其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以窺開詔，殺還南宅，諸王宗室悉令奔赴，附貽如禮，詳之禁也，乃以蒸高氏告母，母大怒，言之曰：汝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高麗婢，衰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殺其肉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六

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高氏素嚴，詳有過，常加責，以乘杖，至是去絮，背脚瘡，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何也？劉氏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雖貪淫，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怪歎，永和元年，詔復王封，子顯襲爵，葛榮逼鄴城，以顯為驃騎大將軍，相州刺史，以禦之，顯至，汲郡屬爾朱榮入洛，立莊帝，授顯太傅，顯以葛榮南侵，爾朱榮害遂盤桓，顧望，圖自立，事既不諧，顯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顯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即偽位於梁國，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顯所擒，爾朱世隆自虎牢

不從被突不從被突不從被突不從被突

既知當死杖亦無心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走退莊帝北幸。顯遂入洛。顯以數千之家轉戰。輒赴。據有都
邑。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志意驕怠。有客近
習。于授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藉市里。兼以
酷政。朝野怨叛。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之。顯令冠受拒戰於
河梁。冠受被擒。顯走臨潁。步騎分散。為縣卒所斬。初。顯入洛。
其日大風。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恒農楊曇
華曰。顯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諫議大夫元昭業曰。
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官鐵柱。三馬皆死。更
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弟瑱。莊帝
初封東海王。遷中書監。兄顯入洛。成敗未分。便意氣自得。為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九

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

孝文五子

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也。太和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高祖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漢忌河洛暑熱。意樂
北方。中庶子高道悅苦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
墉。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
儼勒門防。過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高祖至汴
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之。又令咸陽王禧等更杖百餘下。扶
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殿堂。議廢
之。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稽首謝。高祖曰。大義成。親

李起罪不勝誅而辭一官可恨此大事豈可以常赦

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此小兒不滅。乃國家之大禍。廢
為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
田。顯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
安。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使中書侍郎邢杲
與咸陽王禧齎椒酒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粗棺常服。瘞於
城外。二十二年。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廷尉。稱前攝恂左右
之日。恂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
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
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死。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女。女幼
待年。先聘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十

三四。高祖謂郭祚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必終朝讀書。我欲
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哺時復出。追闕而罷。卿等以為
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
安身。太子以幼年入學。乃於正晝之時。拾書御內。非所以安
柔弱之體。固承年之命。高祖乃不令恂畫入內。無子

恂應有子豈必在畫可也

廢平王懷。孝文第三子。世宗立。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
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徽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京兆王愉。孝文第四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拜徐州刺史。遷中
書監。世宗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

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
貴之託左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
寶月順皇后召李氏入宮毀擊之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
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
李氏於愉愛甚於舊愉好文章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倚祖瑩
等其中宴喜招儒學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殺帛
率多放施又崇信佛法用度不接與弟廣平王愔相率尚奢
縱不法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
以職應侍要既勢劣二弟又以已及幸妾屢被頓辱常懷愧
恨至州遂謀逆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稱清河王密疏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云高肇謀害主上遂僭即帝位大赦改號立李氏為皇后世
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戰敗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氏及
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詔免死徵赴京師愉每止
宿亭傳必與李氏攜手盡其情愛鑲藥之中飲食自若略無
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恩深不忍殺我若亦何
面目見之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
人殺之以小棺斂而瘞之諸子至洛皆赦其罪靈太后改封
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孝文第五子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性寬仁
喜怒不形於色博涉經史有文才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

拜尚書僕射懌明於斷決制判衆務其有聲名司空高肇以
帝舅專權謀去賢宗屢請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遂舉逆冀
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總懌恐不免肇常錄囚徒以立私惠
懌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浸潤不息昔王莽
頭禿藉涇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終成亂階復
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佞宣
尼以為演讓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
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滅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
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沙門惠憐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
給衣食事力使於城南療百姓懌表曰臣聞律漢祿泉之
科禮嚴妖淫之禁所以防遏奸邪昔漢末張角以妖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民致黃巾之禍天下
塗炭禍結絕之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委以朝政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叉侍寵驕盈懌裁抑之又黨人通
直郎宗準愛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得懌
以忠獲謗乃鳩集自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肅宗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
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含悲喪

為靈后
不能

異

多非

奇

廣陵人也

家振遠近夷人爲之勢面者數百人

淮南王悅孝文第六子性不倫妃閭氏東海公之女也生一

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

場時與輕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斷酒肉粟稻唯食麥

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記妾擁捷同之婢使靈太后

勅妃入寢悅事故妃杖瘡未愈病伏牀焉太后乃下令諸王

妃病患皆奏聞有行撻杖者削封位清河王懼爲元义所害

悅了無警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义大喜以

悅爲侍中太尉悅臨拜就慄子立求懼服散之物不稱意杖

之百下立居虛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兄親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自循撫悅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

常能行異事姦偷因之覽息尔朱榮與兵向洛悅奔梁梁武

立爲魏主遣將軍王僧辯送置境上以觀侵逼齊獻武既誅

尔朱氏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令人示意悅至清狂如故動

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

而悅處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

衛操

衛操代人也晉征北將軍衛雅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代頗

自結附後與從子雄及姬澹等來歸說桓帝招納晉人桓帝

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顧公

司馬勝表加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邲城

南以頌功德云自古及今載籍所傳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

家憂國以危易安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

又云桓忠晉室駿奔長衝隆冬漢法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珍

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載美晉書并城嘉歎

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獲大

惠六郡無忘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段榮於大

邲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衛

雄姬澹莫合等名皆見碑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

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爲羣情所附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操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欲盡殺之吾等不早

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

與劉現任子遵率烏丸九晉人數萬衆歸晉陽會石勒攻現衆

平太守韓據現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曰亂

民饑疲未可便用宜休息之觀釁而動現不從使雄澹率衆

討勒現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

千餘奔代郡勒遣孔長追滅之

莫合

莫合繁峙人劉琨爲并州辟合從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

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合於琨琨遣入代合心不願琨

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主上幽執、此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結好、長子遠質、親滅殘賊、報雪大恥、此亦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報主之大節、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乃入代、後現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合家獨留、含常參軍國大謀、爲左將軍、關內侯、卒其故宅在桑乾州南、世稱其含壁、或謂之莫回城、云孫題爲濟陽太守、太祖欲廣平城四方數十里、營度官室、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輿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願息、賜死、美法嚴如此

劉庫仁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劉庫仁、劉虎之宗也、其母平文之女、昭成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令與衛辰分部衆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河以東屬庫仁、獻明后攜太祖自質、爾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典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攻庫仁、西部、庫仁破衛辰、盡收其衆、慕容垂圍苻丕於鄴、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於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進據唐城、庫仁將大舉以救丕、登雁門上谷代郡兵、大於繁時、初慕容文當徙長安、遣依庫仁、常思東歸、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走於丁零、弟作攝事、

見史
之性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美

破賀蘭部、又擊蠕蠕、別帥破之、谷于羅辰、機警有智謀、詢帝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春曰、誰也、曰、從兄顯、恐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春不以爲意、後徙牧於牛川、顯果殺春而代立、宣穆皇后、春之女也、故羅辰來奔、顯謀害太祖、太祖討顯於馬邑、大破之、衛辰送馬三千匹於慕容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遣子麟討之、顯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健、居駕蘭部、奴真請召健而讓部焉、太祖許之、健以久託賀訥、德之、使弟去斤、還之金馬、訥弟榮干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兄領部、宜來從我、健使去斤請之、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欲全名節、故推讓於健、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於是殺健及去斤、榮干率騎討之、奴真來奔、太祖自迎之、遣使止榮干、奴真請率妹充後宮、太祖納之、羅辰曾孫乞歸、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遇病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覺、亦不言之、奴懼、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爲東雍州刺史、永安侯卒、

燕鳳

燕鳳、代人也、博綜經史、明習讖緯、昭成聞其名、使人以禮致之、鳳不應、乃命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將屠汝城、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拜左長史、參決國事、以經授獻明

帝嘗使苻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常有并吞天下之志。一時之雄主也。堅曰：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勞，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馬雖多，安得百萬？鳳曰：雲中川，自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堅將遷太祖於長安，鳳固請於堅曰：代主初卒，臣子亡叛，遺孫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漢誓，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太祖卽位，歷行臺尚書，太宗世，與崔宏封懿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賜爵平舒侯。

張袞

張袞，上谷人。太祖為代王，選為長史，從征蠕蠕，蠕蠕遁走，太祖追之，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莫林山下，大破之。太祖謂袞曰：蠕蠕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天

奔走數日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可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自驚散，其勢然也。袞常參大謀，太祖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荀攸委身於魏武，命世難期，遇令不易。主上天挺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劉顯跨有荆湘，會兄弟乖離，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異非望，今不并之，將為後患。因其內黨，祖曰：昔鄒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仰憑威靈，庶有感動，乃遣寶書，論以成敗，寶遂奔和龍。既尅中山，拜袞幽州刺史，封臨涓侯，徵還京師。袞盡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未嘗與崔暹相見。聞風稱美，太祖命袞致書於崔暹，暹答書不允。盧溥復聚黨為逆，太祖忿之，黜為尚書令史。袞年七十，闔門守靜，疾篤上疏曰：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聖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復隆於今。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舍，遺恨在齊，臣雖閭閻，敢志前志，卒贈太保，諡曰文康。曾孫白澤，顯祖時，行雍州刺史，詔諸監臨官受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

狀者隨所糾官授之白澤諫以爲此令若行恐奸人窺望勞臣解體請依舊法從之懷州民伊祁等謀反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况一州太后從之轉殿中尚書卒贈廣平公子倫爲大司農少卿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禮朝議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備致歸附示之以弱或起窺覷春秋所謂以我下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亦不迫至於王人遠役街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以相望之寵恐徒生侮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袁弟恂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史

卷之十百三十四

元

庶之望以建大業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帝山太守開建學校優禮儒士清白仁恕士民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卒贈并州刺史平臯侯孫長年爲汝南太守郡民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訟於郡長年曰汝曹以一牛故致爭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咸敦敬讓卒官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人少有傳才號曰神童爲慕容垂高陽內史太祖征慕容寶宏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表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

晉使來聘太祖將報之詔議國號宏曰五帝三王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卽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徙都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統北方廣漠之士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奉進魏主夫魏者大名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徒民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國儀協音樂定律令宏總裁

史

卷之十百三十四

年

之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僕親事深被信任宏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出無車乘朝謁步上母年七十食無重膳太祖益重之厚加饋賜常問古今舊事宏陳往代興廢之由甚合上意未嘗零碎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太祖季年大臣多被讒怒而宏獨免太祖曾令宏講漢書至裴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之是以諸公主皆降於賓附之國焉封白馬侯太祖崩清河王紹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以宗族宗卽位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等咸愧焉詔宏巡行郡縣察守宰又詔宏與長孫嵩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爲民蠹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追送因

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討之不能禁太宗引
宏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欲大赦之何如屈曰民叛不罪而反
赦之似有求於下不如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治天下
以定民爲本何必論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
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孰與一赦便定若赦
而不改誅之未晚太宗從之詔宏與南平公嵩坐止車門聽
理萬幾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將軍公孫表帥師討之敗
績太宗以問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
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將所謂千奴其一膽也宜
得大將素爲胡所畏服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必

史

卷之十一

三

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
之遂平胡寇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病篤太宗遣
侍中穆觀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贈司空謚文貞詔
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親王盡令拜送高祖以宏配饗廟
庭時有崔模宋榮陽太守神麋中平滑臺模降封武陵男模
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李榮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勿
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規贖模歸其母曰汝父性憤
本自無定必不能來行人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指勿度
曰吾何忍捨此令致刑辱宋東郡太守申謨被執入國賜妻
生子靈度模引行人見謨遂乘妻子還江外靈度刑爲閹

人模長者崔浩輕侮之模不爲屈和平中卒後勿度隨慕容
白曜爲將時季柔爲濟南太守城降勿度令左右迎之差互
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又有崔道固父輯家青州爲宋泰山太
守道固賤出嫡兄攸之等輕侮之輒謂其兄曰此兄姿識如
此或能興門戶汝等何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時劉駿爲徐
兗二州刺史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駿嘉之
會青州刺史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才如此豈可爲寒
士至老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刺史遂辟爲
主簿後爲諸王參軍道固向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皆詣道固
道固諸兄逼道固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爲起接取謂客曰

史

卷之十一

三

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爲咸起拜謝
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
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劉彧殺子業
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舉兵立于業弟于助助敗乃
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
爲徐州刺史復受彧命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築長
圍以守之及東郭破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
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舊任不幸蕭牆內難懼貽大戮前
遣崔啟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似罔
極應奔闕庭而本朝尋續遣使復臣本州愚以世奉劉氏既

家恩有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耀威靈。漸經二載。以今月十四日。東郭失守。於臣款宋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誠陛下起臣死屍。肉臣朽骨。天造地化。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苗民。姬文之宥崇。疊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轡歸闕。伏聽刑斧。詔恕其死。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延興中卒。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四

臺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代人也。除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世祖卽位。封上黨王。卒。贈太尉。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袍。死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帝曰。智如崔浩。康如道生。曾孫莫歸。六歲襲爵。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釋。字承業。靈太后時。除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蕭寶夤反。命釋討之。時寶夤未愈。太后勞之曰。卿病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釋曰。死而

庶幾如此
自可無求
於世乃獻
美女何耶

後世後事
則存之以
見當日事
勢耳

查死而後
已耶

從已。敢不自力。尚書僕射元順謂同列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高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薛修義謂蒲坂以應寶。寶乃據河東。詔廢鹽池稅。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遷京畿。須資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相補。畧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二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關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贖理絕。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四

臺

亂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膏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所司。依常收稅。更聽後勅。既克寶貨。除雍州刺史。出帝初。轉太傅。錄尚書事。出帝入關。釋隨赴長安。釋妻張氏。生二子。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妻而納之。羅氏長解十餘歲。妬忌防閑。儻侍多以嫌疑致死。而釋愛之不衰。長子子彥。張氏所生。為行臺僕射。從出帝入關。嘗墜馬折臂。肘上骨出寸餘。命開肉錫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此關羽。末年疾發。衆體生瘡。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世無良醫。吾亦難以自明。常聞惡疾。變地整之不痛。當試為之。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地。以

殷嗣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
雍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三十四

至

史緯卷之一百三十五

魏書八

列傳

尉春

尉春代人也伯父古真父諾太祖時有功古真東州侯諾武
陵公春世祖時封源陽王高宗北巡以寒雪方降議還春曰
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
雖寒雪勞苦以經畧大體宜便前進高宗遂渡漠而還

穆崇

穆崇代人也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劉顯謀逆梁脊
遣崇告太祖以其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以此自明
太祖馳如賀蘭部顯疑脊泄其謀將囚之脊曰今吾妻馬尚
爲崇所竊顯信之猶咄之難崇外甥于植謀執太祖以應之
崇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太祖遣崇
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夜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
所覺衆驚起崇匿於坑中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
崇而號崇隨狼而走望見追者至急馳得免太祖命崇立祀
子孫世奉焉太祖爲魏王封崇歷陽公遷太尉衛王儀謀逆
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卒有司請謚太祖覽謚法至
述義不克曰丁命謚曰丁公孫多侯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

權司徒陸麗在溫湯療病，渾忘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諡曰烈。玄孫亮封長樂王，都督秦梁益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節素著，矜其亡滅，而彌博凶悖，羌氏棄之。彌機兄子彌承爲戎民歸，向表請納之。於是率騎三萬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遷司空。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高祖毀瘠殊甚。亮表曰：「伏惟陛下練事既闕，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近蒙接見，聖容衰毀，陛下旣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爲之慘悴，父過痛，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

子爲之憂傷，今一人困悴，上下焉托？羣臣震懼，率土悚慄，願陛下時襲輕服，數御常膳，孝慈兼修，普天蒙賴。後高祖臨朝，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朔望公卿集朝堂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卿等中前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高祖將自少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騎衛，振古成規，居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平，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舍生所仰，而可忽諸？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血汙車輪，帝乃就橋，一渡小水，

將長安局符氏

尚且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虞乎？夫卓乘山人，簡有奔逸之智，水之援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意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卒贈太尉。子紹除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領軍元叉當權，熏灼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贊成之，除車騎大將軍，託疾不起。河陰之役，得免害，莊帝立，余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見榮於卬山，捧手不拜，榮矯意禮之，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普泰元年卒。崇蔚孫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遂卽寫錄所得萬餘卷，官汲郡太守。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

和跋

和跋，代人也，以才辯知名。太祖寵遇過於諸將，時羣臣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北狩付山，收跋殺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跋將刑，太祖命其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溼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太祖誅其家。世祖幸付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惟而問之，食言跋世居此土，祠家猶存，或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雲霧卽散。後世祖蒐狩，每先祭之。

世祖乃字
文高氏建
性亦無

劉潔

劉潔信都人。世祖卽位，遷尚書令。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從其議。唯崔浩言可伐。世祖從浩議，與諸將期會鹿渾谷。潔恨其計不用，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至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浩也？」浩矯詔事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初，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

史紀卷之百三十五

四

王又使左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繼國家後。我嘗有名名，嵩曰：「有姓而無名，窮治欸引，搜嵩家得讖書，潔與嵩皆夷三族。潔居勢要，內外憚之，籍其家財產巨萬。世祖追念言則切齒。」

古弼

古弼代人也。初爲門下奏事，以公正著稱。太宗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弼。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世宗卽位，拜立節將軍，封靈壽侯。命弼討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兵陳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擊賊軍，弼醉拔刀止之，弘得東奔。世祖大怒，黜爲廣夏。

又一解

門卒復爲侍中，宋將裴方明克仇池，逐楊難當，立楊保琳，命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圖仇池。弼攻解其圖，文德走漢川。東道將皮豹子欲還軍，弼曰：「今若班師，盜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以弼爲長策，遷尚書令。雖事務殷繁，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之。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其半，以賜貧人。弼欲入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弼，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捫樹頭掣下牀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色，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

史紀卷之百三十五

五

置之弼具奏狀，世祖奇弼公直，可其奏。弼曰：「爲臣而逞志於君前，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弼，謂之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卿有何罪？自今以後，益國便民者，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將校獵於河西，弼詣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爲「筆公」。屬僞弼曰：「明主可以理干，吾以忠事君，使遊牧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彼焉之志，圖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慮，苟使國家有利，

吾何避死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固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敗於山北大獲鹿數千頭世祖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屢被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藏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料初楊難當降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世祖以其有功弗加罪責世祖崩吳王余立以弼為司徒高宗即位與太尉張黎並免有怨謫之言或告弼巫蠱

史釋 卷之七十五

六

與黎俱伏法時人冤之

叔孫俊

叔孫俊代人也父建丹陽王俊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太宗即位遷衛將軍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為逆俊覺悅舉勳有思便引手掣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命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俊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不陷上抑下每宣詔旨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上下嘉歎卒年二十八贈司空安城王太宗命其妻桓氏曰生既共榮死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

王建

同奏其子
如更公志
何與共
直躬

王建廣海人為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眾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建曰慕容寶覆敗國內虛空今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曰吾恐南人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太祖乃坑之既而悔焉車駕伐慕容寶中山郡信都三城不下命衛王儀攻鄴建攻信都眾各五萬建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太祖親至信都降之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東門不開太祖將乘夜入城建食而無謀恐士卒盜掠府庫請候天明太祖乃止是夜眾推慕容寶驛為主遂開門圍守太祖

史釋 卷之七十五

七

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自取死亡皆曰恐復如參合之眾故求全日之命耳太祖顧建而垂其面中山平封漢陽公冀青二州正史卒建貪而失事機殘而絕

安同

安同遼東胡人也封高陽公同既老子屈與太倉盜糴米敗石以養之同大怒奏請誅之自劾不能訓子太宗嘉而恕之詔長給糴米屈弟子頽太宗初為內侍長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迎擊赫連昌至安定頽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之糧乃深望自固連

太僕丘堆督租於民間爲昌所害日來侵掠弱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頡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步陳擊於內騎兵斃於外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力屈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斃乎斤猶以乏馬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將帥所乘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昌勇而無謀好挑戰若伏兵掩擊可擒也頡乃與尉春選騎待之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接戰軍士爭赴之會大風揚塵盡昏衆亂昌退頡追擊昌馬蹶而墜擒昌送於京師賜

史釋

卷之一百三十五

九

尉西平公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頡攻洛陽拔之進擊虎牢虎牢潰又平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振旅還京師神鼎四年卒進爵爲王頡善殺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婁伏連

婁伏連代人也世祖時以功封廣陵王曾孫寶明帝時爲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寶安集之人歸繼路考爲天下最隨大都督源子邕討葛榮王師敗績寶變姓名匿於賊伍久之有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將詣榮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寶密

啓賊形勢賊口憑天子嘉之授寶子景賢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得還至中除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驚謝曰此作書人誤遂稱藩從孝武入關進儀同三司行涇州事卒伏連會姪孫毅封常山公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書不克饗高祖不悅毅進門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霖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其時也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轉涼州刺史卒

劉尼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拜羽林中郎加振威將軍宗愛殺

史釋

卷之一百三十五

九

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貢罪於宗穆愕然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擇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與南部尚書陸麗謀立皇孫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呼萬歲賀執宗愛勒兵而入奉高宗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還尚書右僕射封建昌王出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多酒醉高宗末還司徒顯祖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尊重之車駕北征

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卒

陸真

廣似王修

陸真代人也宋將王玄謨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入謀軍進城撫慰出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王道符反於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以真爲長安鎮將封河南公真到撫慰之民皆安靜咸陽民趙昌愛宋署龍驤將軍扇動關中鄠縣民王稚聚衆應之詔南郡王李惠討昌大軍未至真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懿討昌出營拒戰真破斬昌雍州平延興二年卒

史籍

卷之十一

十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拜冠軍將軍與寧胡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太祖至見道路修理大悅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黠彰也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卿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轉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慮其北侵築壘於河上裕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稍故云太宗因授黑稍將軍遷豫州刺史封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界城野蕭條栗磾勞來安集

附

甚得民心太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掛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美之世祖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遷外都大官卒子洛拔少以功臣子拜侍御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恭宗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儲君不宜自結納恒畏避屏退高宗立遷尚書令百寮憚之子烈爲衛尉卿時遷都洛陽人多異議高祖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高祖曰卿不唱異同深感不言之益可還鎮舊都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及車駕至

史籍

卷之十一

十

代執烈手曰宗祏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至洛陽遷光祿卿穆泰陸叡謀反代都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預高祖益重之曰烈之節榮不減金日磾使爾日在代都必斬其首惡非元儼所及也除領軍將軍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高祖與疾赴之執烈手以京邑爲托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之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因問烈處分行留神色不變世宗卽位咸陽王禧爲宰輔遣人求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領軍典宿衛既不奉詔理無私給禧復遣人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遺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黜烈為恒州刺史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之詔乎乃逼老夫一至於此遂以病辭世宗以禧等專擅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朔祭三公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曰卿父明可早入烈至世宗曰諸父怠慢今欲使卿以兵召之烈乃將直閣兵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至帝前諸公稽首歸政封新城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參預焉咸陽王禧謀反時世宗敗於野左右分散倉卒莫知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覘虛實烈已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

以安物望世宗甚為慰悅車駕還宮禧遁逃詔烈追執之順后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卒贈太尉忠本名千年弱冠拜侍御文明太后臨朝刑政嚴峻侍臣多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賜名登轉左右郎將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任留守之重必無所慮世宗遣忠馳觀之烈處分已定忠還世宗撫其背曰卿差強人意先帝賜卿名登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欲卿名實相副父憂起復還司空長史北海王詳錄尚書事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肯何至佞諛阿附損公惠私詳慙謝之忠每

以正為詳所忿責之曰我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亦不能殺以平禧功封魏郡公忠上表讓爵詳勸世宗停其封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與尚書李崇分使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遷侍中領軍將軍世宗曰卿劾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左衛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即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底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勅授御史中尉王顯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寢其奏欲矯太后令以

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布恩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免之謂高陽王雍云世宗許優轉雍順其意加車騎大將軍自謂有安社稷之功諷百寮加已封賞雍等議封常山郡公忠難於獨受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甚勸雍出之忠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師傳舊恩裴植擁地入國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以王還第

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尚書令旬餘太后問門下侍官曰忠在端右聲應何如咸曰不稱厥職乃出忠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臣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寧謐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闕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請悉追奪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謹案臣忠受遇累朝出入機近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時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意欲以無上自處宜加顯戮請遣御史就州行決太后以忠事經肆行不問初世宗崩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故太后深德騰等忠懼禍求還京師太后不許二年除尚書右僕射忠病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表乞弟子永超爲嗣太后許之卒贈司空太常少卿元端議謚武烈大常卿元修義謚武敬靈太后依修義忠性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瓊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以金帛貨初瓊保元二人解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解詩書靈太后臨

朝引爲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忠弟景爲懷荒鎮將蠕蠕主阿那瓌叛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絳襖月餘乃殺之

高湖

高湖渤海人爲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來伐湖曰魏燕之與國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今復令太子率衆遠伐魏主雄畧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兵凶戰危願以爲慮垂怒免湖官

寶果敗於參合及寶立以湖爲燕郡太守寶走和龍湖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涼州都大將鎮姑臧有惠政年七十卒子謚拜祕書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宗御寧允宮誼侍講讀拜蘭臺御史當官而行無所畏避卒于樹贈太師渤海王樹子歆齊神武王

崔逞

崔逞清河人爲慕容寶吏部及慕容麟立逞亡歸太祖張褒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殺以問羣臣逞曰取樁可以助糧飛

鵝食樵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忿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樵當祖還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入林收樵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戌戌將郝恢乞師於常山王遵有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勅還為遵作書貶其主號以報之還乃云貴主太祖怒遂賜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為桓玄所逐將來奔及至陳留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兩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五子初歸太祖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歸慕容德逞獨與小子隨至平城宋滅燕以還子譚為冀州刺史太祖曰義隆能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乃以贖為冀州刺史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六

封懿

封懿渤海人太祖時封章安侯族孫旆字廣慶沉謹好學與光祿大夫孫惠蔚友善惠蔚每推旆曰封生之於經義不事章句而統括大歸吾弗如多矣太和中遷尚書僕射郎中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檮疾不親受詔旆喻以大義雲乃北面拜受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為高麗擁掠東歸旆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還有司奏旆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

大儒矣

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曰權宜微口使人常體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時北海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以兄考事獨執執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執奏遣四門博士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除國子博士司空清河王曄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議執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門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七

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崇益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十二堂大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未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衰渾之徒已論正矣遷廷尉少卿辛曉為郭

府所知神調子景尚曰封軌高緯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安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家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也軌既以方直自業緯亦以風概立名高聲拜司徒緯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緯顧不見軌乃還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族子回世宗時為安州刺史遷度支尚書榮陽鄭雲諸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羅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靈太后臨

宋隱

宋隱字處默介休人為縣容垂尚書郎太祖平中山拜尚書吏部郎轉右丞以老病乞骸骨不許母喪歸既葬被徵固辭以病州郡敦逼隱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曰汝等果能入順父見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

晉書卷一百三十五

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不能當貨從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王凝

王凝北海人高祖初為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訴訟盈門凝滿綬不斷終日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號為明察二人終見誅戮餘十二人或黜或免唯凝卒能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實凝實昏終得保存在任十四年封華山公內都大官卒

相道

相道昌黎徒何人慕容垂以為博陵令太祖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多逃遁遵獨告吏民曰往年實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任御眾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爾等勿過嘉運而為禍先遂歸太祖太祖厚加禮焉拜中書令賜爵下蔡子卒孫垣為尚書左僕射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貞君四年墜馬卒垣孫拔年十四世祖追思其父祖以為南部大夫世祖南伐擒宋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醉盛之逃走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劍世祖愴然曰若兒而有知垣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

所謂賊人之子

拔為散大夫

張蒲

張蒲修武人太宗即位為內都大官丁零翟猛雀驛逼吏民入白礪山謀為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往討道生欲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喜亂也過於凶威服之耳今若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并勢以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險未易圖也不如遣使喻之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以聞太宗詔蒲慰喻下數千家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追斬猛雀送首京師出為相州刺史卒子昭延和二年為幽州刺史時年數不登州

史補

卷之一百三十五

辛

女稱頌之卒官

公孫表

公孫表廣陽人慕容氏以為尚書郎賣走乃歸關為博士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泰常七年宋武帝昶時議取河南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於是奚斤為都督表為將軍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南巡為之聲援遂寇滑臺進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太

有此則少
取金玉只
是什假

孫毓宜也
其族何罪

史補

卷之一百三十五

辛

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士卒多傷賊不時滅太宗好術教又積前忿乃使人殺之表與王亮同營輕侮之故至於死表外和內忌與封愷友善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街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子毓補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府藏金賜之曰卿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曰卿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也拜尚書賜爵燕郡公世祖將北征發民驢運糧使執部詣雍州執令驢主皆送絹一匹乃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坐徵還執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毓為將受貨縱賊至今餘姦不除執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返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樂帥乘山罵執執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樹上以肆其忿忍行是不忍之事執幸早死若在吾必族誅之執終娶於封氏生子叙為南部尚書從弟遠封范陽侯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於百姓頗有益否遠曰先者人民離散難以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可謂識治機矣除青州刺史卒官高祖為之舉哀青州佐吏疑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有隆殺當斟酌得

失主傳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可準境內之民。齊哀三月。遂獻從父兄弟。獻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遠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此世俗之見耳。人須自立。豈藉外親。

張濟

張濟。西河人。姚興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太祖遺濟為導。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伐中山。幾十萬眾。臣曰。三十餘萬。佺期曰。魏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李

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曰。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如此大衆。亦何用城為。魏帝為欲都平城。為將遷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非惟今日與若。便為一家。洛陽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所乘。寧使魏取太祖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拜濟勝兵將軍。卒。

李先

李先。盧奴人。為慕容永秘書監。於井陘歸順。以為博士。太祖

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勅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上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討姚興於柴壁。問計於先。先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開與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遣奇兵邀天渡。柴壁左右。嚴兵備其表裏。與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與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新息公王洛兒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李

曰。有李先者。最為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問曰。卿有何功。行為先帝所識。先曰。臣以忠直奉主。更無異能。詔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勅常宿於內。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襲馮跋乙連城克之。進討和龍。先欲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悉攻其西南。外援既絕。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卒年九十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中山公。諡曰文懿。少子岐。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耶。先曰。國家政化長遠。未可卒窮。岐為寇讎之弟子。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就坐而卒。道士咸稱其得。

尸解仙道。曾孫預。字元愷。太和初。爲征西長史。帶馬翊太守。罷郡。遂居長安。每美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大小百餘枚。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以惠人。馬翊公源懷。琢爲器。佩光潤可愛。後人更求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有效驗。而性好酒。世事寢食不禁。節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屑居山林。排棄嗜欲。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可勿便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毒熱停尸四宿。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妻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愛哈言。訖齒啓納珠。因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委。死時。猶遺玉屑數升。納諸棺中。

賈秀

賈秀。姑臧人。中書博士。掌吏曹事。高宗卽位。封陽都子。丞相乙渾。擅作威福。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渾曰。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大言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非庶姓所宜。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夫妻默然。左右莫不震懼。而秀神色自若。他日渾書太醫。給事楊惠富。驛作老奴。官怪字。令以示秀。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得免難。秀與中書令高允。以儒舊見重。應授方岳。留以詢訪。聽一子出爲郡守。秀固讓不受。歷事五

王洛兒

王洛兒。京兆人。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於灃南。乘水而濟。米陷馬沒。洛兒援水扶太宗出。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恩寵日隆。元紹弑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在。太宗晝居山嶺。夜宿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紹聞。收道斬之。洛兒冒難往京師。通問於大臣。大臣出迎。百姓奔赴。奉太宗討賊。及卽位。與車路頭俱拜散騎常侍。封新息公。路頭金鄉公。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路頭代人。太常六年卒。贈太師。宣城王。

薛提

薛提。太原人。封太原公。侍中。治部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輪置之祕室。提曰。皇孫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求君。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之高宗。卽位。詔提弟淳子襲薛。

陳建

陳建人也。爲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每登高臨險。白龍乃伏壯士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高宗初封阜城侯。爲幽州刺史。建食暴高宗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還司徒進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卒。

崔浩

崔浩字伯淵。宏之子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太宗好陰陽術。數問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時有免在後宮。驗問無從得。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天

入太宗命浩推其休咎。浩言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言。讖書國家當都鄴。應大樂五十年。并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有危殆之慮。阻隔千里。救援甚難。如此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耀威校閱。誰知多少。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吾事濟矣。太宗深然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天

復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備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當更圖之。於是分民詣山東諸州就食。出倉穀以賑之。來年大熟。賜浩妻一人。及御衣絹綿。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至。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而後行其災禍。太宗大驚。召諸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皆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庚午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也。諸人皆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秦中大旱。童謠訖言。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於是乃服。泰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來求假道。羣臣曰。函谷天險。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揚聲伐泓。意或難測。宜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秦使司馬休之之徒。侵擾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與死子。乘其危而伐之。臣觀其志。必欲入關。若塞其西路。裕必北侵。如此則泓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不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裕雖得關中。緣遠難守。終爲我物。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吳秦而收兩得之利。上策也。議者爭之。太宗遂遣長孫嵩發兵拒裕。戰於泝城。爲裕所敗。太宗恨不用浩言。

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今泓又病，眾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身寒微，不階尺土，不出一民，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晉氏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泓而還，必篡其主，關中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且治兵息民，以待其歸，秦地終當為國家所有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寄奉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之才，長孫嵩能治國，而不能進取，非劉裕敵也。臣請待之。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治秦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掾也。太宗大悅，談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口朕味卿言，若此鹽酒，裕果滅秦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至天潢而滅。太宗召諸儒術士問之，浩曰：夫災異由人而起，人無罪焉，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上下有序，民無異望，是為僭竊將滅。劉裕篡位之應也。五年，裕果廢其主而自立。太宗謂之曰：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襲得白馬公，浩性不好老莊，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太宗有疾，災異屢見，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趙代之分野，朕疾病彌年，恐一旦奄忽，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災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舊言。自聖魏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使為師傅，信臣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大柄在手，民有所歸，奸宄息望。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願神養壽，此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源也。今皇長子燾年近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備副，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恐生履霜之禍。自古以來，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百官總已以聽焉。太宗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畔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貢，使今裕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聲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且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勝負未可必。不如緩之。彼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不從。遂遣奚斤南伐。議曰。先攻城乎。先畧地也。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嚴兵赴援。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

連蠕蠕。征討何先。長孫嵩等請討蠕蠕。浩曰。大桓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昌土宇不過千里。刑政殘虐。神人所棄。宜先討之。遂克統萬。世祖見趙逸所作文盛稱赫連氏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曰。彼之謬述。亦猶揚雄之美新。可容之。乃止。世祖復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使赫連昌太史張淵諫。蠕蠕不可伐。羣臣共和之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皆不協。不可舉動。世祖召浩與淵辯之。淵言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何汲汲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文。是其所職。若論事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蠕蠕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善美。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主。賤者將軍。居列藩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不於夏月乘虛破滅。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迄今。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謂淵明決成敗。臣請問之。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若實

不知是謂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衡報不能對。世祖大悅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給不能守。舉兵豈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富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乃欲以弱質商虎口耶。設令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骨肉一籌。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主

巨掩其不備。必驚駭奔走。壯馬驂駒。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朋聚困敝。可一舉而滅。羣勞永逸。時不可失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果可克乎。浩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耳。大師入境。蠕蠕驚怖。四奔。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恐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勿追。天師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相不知所爲。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羣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

齊天意也

至。乃徐遣使。復開涼州胡賈言。若更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動。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之。世祖每幸浩第。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東帶奉進蔬食。世祖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世祖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形骸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之策也。赫連定來攻。求援於宋。宋兵至河。世祖欲先討赫連定。羣臣曰。夏寇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差

未可剋。宋軍乘虛。則東州敗矣。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連結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吳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無北度慮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攻之必敗。剋定之後。東出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皆草偃矣。願陛下勿疑。平凉既平。世祖宴會。執浩手。示衆。遜使者曰。所云翟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之決。若合符契。遷司徒。河西王沮渠牧犍

有貳心世祖將討之以問浩浩曰牧健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
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
之必矣尚書古弼李順等皆曰自溫國河西至涼州地絕枯
石姑蘇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流
成川渠引以灌漑彼聞軍至必此渠口必至渴乏又無青草
不任久住軍馬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
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
立郡縣也雪之消液纔可飲塵何得通渠引消漑灌百萬頃
乎此言誣矣順等復曰吾曾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善

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乃親詰順等辭
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遂討涼州饒水草如浩所言涼州平
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與議世祖以問浩浩曰北土多積雪至
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師而出必與之遇可以擒獲
世祖然之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潔恨計不用沮
誤諸將無功而還世祖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崇進軍圍
之永崇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崇未知
陛下自來人心安開宜急擊之若待明日彼見官兵盛大必
夜逃走世祖從之永崇滅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
渭北地空殺草不備欲渡渭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

與余類相類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量

十里賊魁所在擊之之法當須破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
乘勢先擊之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同向長安亦一日
而至一日之內未便匱乏若從南道則蓋吳遁入北山卒未
可平世祖不從遂渡渭南吳聞世祖至散入北山軍無所克
世祖悔之世祖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言昔漢
武帝思匈奴強盛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
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
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勿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若遷民
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
乏陛下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克實
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上也浩上五寶元曆表曰
太宗元年勅臣解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
訖復詣臣學天文星曆等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
晝夜無廢臣粟作弱劣力不及龍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
思書心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神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
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始皇焚書之後經
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有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遭太
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臣前奏迭曆今始成
訖謹奏皇乞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國家萬世

太平

治於大武
不為無功
何忍殺之
且何生族
蘇并及烟
索其法之

臨如此所
此能學所
以長往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美

太平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初道武詔秘書郎郭淵著國記。滿年
次事體例未成。神龜二年詔浩及弟覽高謙等共參著作。後
復詔浩總理史務。浩與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虎、續成
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著作今史。閱其部
撰諸事。浩請立石刊載國書。以彰重華。并勸浩所注五經。浩
贊成之。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於
魏事。備書不諱。而石刻顯在衢路。北人皆忿恨。相與搆浩於
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吏等狀。浩服受賕。負君十
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
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長曆生數百人盡

死。浩弱冠不曜華采。時人未知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
氏。朱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奇浩才能。以為得婿。俄而女亡。
王氏復以少女繼婚。逸意不欲。王氏固執與之。浩非佛法。而
妻郭氏好釋典。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廁中。及浩
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覆其上。呼聲嗷嗷。
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人以爲報應之驗。初浩欲構
害李順。夜得惡夢。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勸止之。浩不能從。
至是而族。浩工書。世實其迹。裁刻緩速。以爲模楷。浩曾祖悅
與盧諶並以字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俱習索靖之草
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逸。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

司空觀其
林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美

業魏氏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舉。
故不見遺跡。符氏之亂。宏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
遠。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
允。受詔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孫綽錄於允集。浩爲兄誣誅。
手筆草稿。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得之年將二百。
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
舒。人多摹之。左光大夫魏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以爲潛
書過於浩也。浩母盧氏。諸孫也。書者食經。浩叙之。始浩與冀
州刺史顧榮陽太守模年相亞。浩爲長。次模。次顧。三人同族。
而模願爲親。浩恃其家世。常侮二人。模曰。桃簡止可欺我。何

公輕我。周兒浩。小名桃簡。周兒。顧也。世祖開之。故誅浩時。二
家獲免。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遂佛像禮拜之。不避糞土。
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拜胡神也。清河崔氏。隨晉南
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彤子割。每慷慨有懷。東土及太
武西巡。割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拜寬岐陽令。封延水
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制諸京師。未至卒。贈涼州刺
史。武陵王寬除弘農太守。寬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
浩誅。寬以遠來疎族。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舊廬。以一
子繼浩。寬遷陝城鎮將。三峭地險。人多寇劫。寬性滑稽。善機
納。豪右宿盜與相交結。傾矜待遇。不遵細微。莫不感其意氣。

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招致禮遺大有取愛而與之者無恨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百姓富樂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

史緯卷之一百三十六

魏書九

列傳

李順

李順平棘人爲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功封平棘子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何如浩曰臣與順婚姻深知其行雖智足周務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浩弟娶順妹弟子又娶順女雖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弗之伏潛相猜忌及剋統萬順謀居多世祖賜諸珍寶雜物順唯取書數千卷從擊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

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四部尚書沮渠蒙遜以河西降世祖欲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河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不宜爲此使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世祖乃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涼王使還進爵高平公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稱疾箕坐隱几無起拜狀順正色曰不謂此叟無禮至是握節而出蒙遜使追順曰老臣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老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侯

未若小白之勤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假塞自大，此乃違禍之道。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震之以天威，敢不翹悚聽命，遂拜伏如禮。蒙遜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境宇已博，但撫來此民，亦足致治。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聖王之用兵，征南蠻則北狄怨，征西戎則東夷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君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遽驛告警？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過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豈獨涼民也？順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上

世，但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復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曩世之後，早晚當滅。順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俊，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愈云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未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驗矣。又言牧健立，一何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恃慢之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罪蒙得不聞。浩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

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在不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掃蕩河右，乃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行師，當剋與否？順曰：臣暗昔所啓，私謂可期，但民勞既久，不宜頻動。順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崔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水草豐美，世祖銜之，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蒙遜敬信之。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蒙遜恐洩其私，事殺之。順受蒙遜金，以病死。聞世祖問之，益嫌順。涼州既平，詔順差次羣臣爵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二

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徐榮發其事，浩又毀之。世祖大怒，遂誅之。順死後，其從弟孝伯用事，及浩誅，世祖謂孝伯曰：順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殺順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貴寵，追贈太尉。高平王敷襲爵，高平公遷中書監。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朝議謂誠偽未可信。敷曰：劉氏喪亂，囊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弱攻昧，宜在此時。况安都珍奇，見幾歸命，今日之事，機不可失。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見待二世，兄弟在朝者十餘人，弟爽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罪惡，順祖大怒，誅敷兄弟。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為北州所稱。時人情

敘見弟以
孔作母后

兄弟不讓
李義之大

之弟式西兖州刺史。濮陽侯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每勸
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卒至，津吏欲
告式，使者云：「我須南往，不倖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
之，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奕別生弟同，守度支
尚書。高祖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高祖舍
洛陽而都之。後高祖笑謂之曰：「卿先年有啓，欲朕都長安，昔
妻敬一說，漢祖卽曰西駕，尚書說朕西都而朕不廢東遷者，
當是古今理殊，所以相反耳。」同謝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
嶮以自固，妻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
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未

史記卷一百三十六

四

幾卒。帝幸步兵校尉，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置
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紹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
族人同軌體親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讀釋氏經國子
博士。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勸同軌論難，音韻
開朗，往復可聽。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
陽殿，勸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
宣解夏小正篇，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
美，而不得執經，時深慨恨。與平中兼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
耽釋學，集眾僧於敬愛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羣臣及
同軌預席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齊獻武王引

同軌教諸公子，每旦入館，日暮始歸，緝素講業。者同軌夜爲
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贈驃騎大將軍。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晉懷王遜之後。劉裕之難，休之與子文思奔魏，旋
卒。贈始平公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
之，引與飲宴。國璠性親直，因酒醉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
苗王珍等外叛，因言京師豪強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
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
其情。進爵譙王。卒，子彌陀坐視詛伏誅。休之從子楚之年十
七，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亡匿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竟

史記卷一百三十六

五

陵，中從休之於荊州，及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汝穎之間。楚
之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等規圖報復，收衆據長
社，歸之者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之。楚之待謙
甚厚，謙夜詐疾，欲因楚之來視殺之。楚之聞謙病，自齋湯藥，
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
願不輕率以保全。楚之歎曰：「死生有命，防豈能盡。謙遂委身
事之。其推誠待物，得人心如此。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
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
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
遣妻子居鄴，徵入朝，封琅邪王。屯潁州，以拒宋。楚之與冠軍

將軍安頤攻滑臺拔之擒宋將朱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濟師討宋世祖以民勞不從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陽公皮豹子督關中軍擊走方明擒崇之平仇池而還軍駕後蠕蠕詔楚之督運鎮北將軍封育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道蠕蠕遣人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知其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以爲驢耳賊將至矣卽伐柳爲城以水灌之賊至城已立乃退世祖嘉之拜鎮西大將軍朔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孫悅世宗時除豫州刺史時有董毛奴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於堤家得錢五千堤自誣言殺獄

史錄卷之百三十六

六

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狠應有所遺竟得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宋司州爲鄆州以悅爲刺史封漁陽子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逆斬悅首送梁既而鄆復懸孤詔曰司馬悅懼禍身首異所董招街命因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荀子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勅揚州移易悅首及紹用慰存亡贈青州刺史楚之庶子隰朔州刺史

河內公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糜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民奉獻時禽懼有所缺詔曰此地若任稼穡事須廢封先朝置此豈苟藉獲禽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以與民高祖從之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刁雍

刁雍渤海人父暢晉右衛將軍劉裕徵時負社錢三萬暢兄達執而徵之及裕滅桓玄遂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歸魏請於南境自效太宗假雍建義將軍雍於河清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雍從弟爾亦率

史錄

卷之百三十六

七

衆入京口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太宗幸鄆雍朝於行宮太宗問曰卿家傳劉裕者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常應憚卿假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與公孫建攻東陽建破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薏於城內築地道南入澠水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取否將走薏建恐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雍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會宋遣桓道濟救青州薏因東走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續連車爲由陣大覲以南處處依隘不得方軌雍請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曰兵人不宜水土疲病過半若相持不休死喪將盡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引

遷雍鎮尹卯攻克項城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立徐州於外黃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徐州刺史五年邑表曰臣總統戎馬戶口殷廣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兵人口累率皆饑餓此土乏雨引河爲用臣親檢行觀舊渠堰乃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湍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流高懸水不得上今艾山北河中有洲

史維

卷之一百三十六

八

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請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并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泉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句之間則水一適水凡四流殺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七年雍表曰奉

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遠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庾排壅之業牛車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車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史維

卷之一百三十六

九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牛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大省民力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承以爲式別令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動靜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朕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何以禦敵臣鎮所轄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唯有妖奸必至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備殺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際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在於水陸之次大小高

下量方取辦詔許之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兩功詔雍還都拜特進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舊年特加優禮賜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恬靜寡欲好文典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遷魏郡太守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之言福門之子當享長年遷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孫柔字子溫天寶初遷國子博士參議律令時議以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雍族孫雙拜西河太守中山王熙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

起兵誅元又事敗弟畧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畧甚切畧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唯我一身漏刃相托荷卿見容傷事久變生萬一發覺死我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我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當自裁以報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避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畧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肅太后養之拜光祿大夫畧姊饒安公主頻訴太后乞徵畧還朝廷乃以徐州所俘江革祖廩易之以雙與畧有舊令至境迎接之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招聚劫掠雙至境遣使諭桃弓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令桃弓追捕悉擒獲之州

境肅清遷驃騎大將軍卒

薛辯

薛辯汾陽人父強與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北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畧謀察溫有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萬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一

士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若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部衆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姚興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封馬胡郡公年九十八卒辯字允白姚興河北太守劉裕破姚泓除平陽太守長安失守辯歸魏除東雍州刺史封汝陰侯明元深加器重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義爲朕長安主人辯務農教戰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卒贈并雍二州刺史

王慧龍

王慧龍自云晉尚書僕射倫之孫也劉裕徵時倫不爲禮及

得志，喻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僧彬所匿，將之過江。西上江陵，依叔忱故吏習辟疆，後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送渡江，遂奔姚興。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慧龍請效力南討，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以眾相資乎？」拜洛城鎮將，鎮金甌會。太宗崩，世祖即位，時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號鼻，江東謂之鼻王。慧龍鼻大，崔浩見之，曰：「真王家種也。」數向諸公稱之，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款服南人，有誚鄙北方之意。世祖召浩責之，浩免冠謝，及魯軌歸國，云王慧龍是王

之。世祖召浩責之，浩免冠謝，及魯軌歸國，云王慧龍是王。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慧龍往救。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鉞馬錢帛，封長社侯，拜榮陽太守。在任十年，農戰並修，招携遠近，歸附者萬餘家。宋將到彥之，擅道濟，頗淮賴，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蕭斌書曰：「魯軌頑鈍，楚之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偏生小子，乃令老子忌之。」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兵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叛。」世祖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

此則其
能與上民
子無異哉
之耳

自知之風塵之言，不足介意。宋文計既不行，復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客呂玄伯，應募為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殺左右。」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內，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世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悼，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懷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貞君元年，拜寧南將軍，鎮虎牢。未至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

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知，得在疆場，效命誓願，報屍吳市，戮填江陰，不謂舉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內縣之東鄉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申遺意，詔許之。贈荊州刺史，諡曰穆。將士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讚之。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孫瑒高祖納其女為嬪，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瑒初不候之。騰權傾朝野，吞并隣宅，增廣舊居，瑒終不肯與，以此久相押。瑒頃有並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遂次見之，令人笑憐，道遂

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復以載馬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黃閣，見崇子世哲，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環乃下馬，領軍元又使奴遺環馬，并留其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二年，除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環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遵業拜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崔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族人王延明錄義，並應詔作，作貧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黃門郎，遵業有舉當時，與中書令袁翻、尚書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其蹤跡，贈并州刺史。

李寶

李寶，高之孫也，伯父款爲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北奔，蠕蠕遺民歸附者二千人，寶領心禮接，甚得衆心，每希報雪，屬世祖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使達奉表歸誠，世祖拜使達敦煌太守，授寶鎮西大將軍，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真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古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主

若五年入朝，遂留京師，拜并州刺史，卒，孫詔，給事黃門侍郎，高祖將還洛陽，訪問侍臣，詔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寶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曰：善，遷太子右詹事，出爲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詔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轉冀定二州刺史，卒，既葬，有冀州兵千餘人戍荊州，還經鄴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子達，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與領儀注，王盧皆達外兄，淮陽王或曰：卿等三儒，其掌帝儀，可謂易甥之國也，於河陰遇害，子禮之，司徒騎兵參軍，與弟行之，並有器望，禮之與妻鄭氏相得，妻亡，禮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卽差，如其言，創潰而卒，行之仕齊爲齊郡太守，隋初，除下滎太守，以疾不行，內外爲求醫，行之止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食，富何知死，不如生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云：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月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那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殯，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爲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

成禮之日
為傳焉如

也欲與連類即日改名勞之韶弟彥秦州刺史為城人薛珍
等所害子充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實西討充求為行臺郎
募眾從征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實有異志挺身歸關朝
廷加爵不受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子僧伽修整行業不
應辟命時鄭子然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猶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
叔德來候之減僕從然後入曰見此人令吾羞軒冕彥弟度
冀州長史遷清河太守京兆王愉反度棄郡奔關宣武開度
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叛難而來衆情
自解矣乃投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寶少子

史纂

卷之百三十六

大

佐字季翼車駕征宛鄧假平遠將軍齊新野太守劉忠城守
佐攻拔之河北平廣陽王嘉為荊州刺史以佐為長史鎮新
野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河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
亦當為朕守之以佐行荊州事咸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
者二萬家徵兼都官尚書卒子挺字神偶以才學知名除驛
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為侍中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
生為其聲價鄭伯猷常云神偶人物宗主也梁武雅重其名
常云彼若遣李挺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性通
率不持檢度遷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曰為是宋鶴為是韓盧
神偶曰為逐逐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挺策駟馬

劉元之歷
為城人薛珍
流尾之孤

而走曰丁掾之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
妹挺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鬩於嚴祖
之門鄭氏卒歸元明挺惆悵不已時人以挺為風德之衰云
紹族弟瑛之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經史百家無
不悉覽每云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我學兼二千既
精且博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白誇其文章瑛兄常景笑而
不許每休閑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
者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
罷不能耳安豐王延明博學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瑛之辨析
自以為不及也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為當

史纂

卷之百三十六

七

陸侯傳
簡加乃有
史人

世盛門而情禮淺薄其功之服殆無慘吝相視若乏不加極
濟議者以此貶之李寶傳本李延壽北史未敘出裴
陸侯侯一門五王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車部民從征伐數有戰
功為上黨太守關內侯太宗踐祚拜侯給事中典選部蘭臺
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命與西平公安襲攻虎牢克之
賜爵建業公并冀州刺史時考州郡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
天下第一轉懷荒鎮大將未拜諸高車訟侯嚴急請前鎮將
那孤世祖徵侯還京侯言今以那孤復鎮不過周年那孤必
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高車果殺那孤而

叛世祖大驚召侯問故侯曰夫高車之俗素無禮義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之以威嚴節之以刑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血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讓臣爲失專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其年無復上下然後糾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除散騎常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曰長安地險民驕平時尚多反叛蓋吳不死秦中之變未已吳今藏寶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獲其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煽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腹心之疾而可留之手遂與之期而遣之及期二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後數日果斬吳降還內都大官安定劉超等叛世祖以侯恩威被關中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能制卿可以方畧定之侯單騎之鎮超等聞之喜以爲無能爲也既至中揚威信示以成敗超因獻女侯納之超猶警備侯乃率其帳下往視

起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盛侯縱酒盡醉而還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選精兵五百人偽獵詣超與士卒約以酒罷爲期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轉外都大官高宗踐祚以子麗有寵立勳進爵東平王卒諡曰成長子毅有父風高宗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內都下大夫奉上養下逆曉人意與之從事無不愛之拜相州刺史長廣公請州中有德望者十人以資禮待之詢之政事號曰十善又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奸擿伏無事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盜賊欲迹在州七年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者千餘人顯祖謂羣臣曰赦之善政雖古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赦既不許留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赦不受民因造佛寺名長廣公寺後封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民猶懷去就赦街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皆免之百姓欣悅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板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劓頸殿庭有死無貳帝曰殺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赦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高祖卒諡曰貞第五子琇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子

德琇年九歲，故有傳爵之意，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年已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國力，何患難？彼奇之，遂立琇爲世子。後卒，裴仲景明初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雲和據河內，琇開禧敗，斬雲和首，時以琇不先送雲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按琇大逆，陸氏大小咸見收捕，會赦，琇已卒於獄。弟凱，黃門侍郎，痛兄之死，哭無時節，日幾失明，訴冤不已。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數年之中，抱病忍死，顧門戶計耳，今願畢矣。其年卒。子瞻，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植見而歎曰：僕以年老更親雙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子

裴病於代郡溫泉，欲奔喪，左右止之曰：官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所嫉，恐有不測之禍。願少還朝，慰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赴者乎？遂馳往。時乙涇專權，忌而害之，後配發廟庭，裴長子定國在襁抱，高宗詔裴宮內，常與顯祖同處，顯祖踐祚，并散騎常侍，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屢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叔許之，遷司空。定國恃恩不修法度，延興五年，免爵爲兵，太和初，降侍中，裴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卒。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氏俱舊族，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與度世子泉婚親，左右昕之，由是承爵，例降爲公。昕之尚顯祖女常山公主，職位赫奕，年未四十，鎮撫三蕃，安保流廢，不免饑寒。神龜初，公主與顯丘公主並爲女侍中，有三安無男，以從子子彰爲後。子彰事親盡禮，丞相高陽王雍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襲爵東郡公。建義初，余朱榮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漢陽王，行懷州事。除北豫州刺史，轉徐州刺史。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鵲母張氏，字黃龍，本裴宗宮人，以賜麗生，故裴爵平原王。時十餘歲，沈雅好學，折節下士，時人以率輔許之。太和八年，除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十九年，敕表曰：蕭鸞竊據江左，惡盈罪

徐取說攻昧誠在茲日但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蒸熱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自開還草創庶事甫爾幸省無論政之館府寺廳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兵備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轉寇疲弱之夫內勦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敵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驅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顧紫弓卷旆若重驅輕修理華區颶風洛浦然後簡英畧之將任猛毅之士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相餽自服撫附振威回應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修仁化以綏近播恩澤以懷遠凡在有心孰不思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奮遠造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豈必茲年競斯尺寸惟願不紆乘與久臨炎暑高祖從之叙復諸軍駕還代親臨太師馬廐之葬坐側奪尊進征北大將軍定州刺史與穆泰謀逆賜死妻子徙遼西子希道得還以功賜爵淮陽男涇州刺史

源賀

源賀本名破羌充髮傳檀之子也傳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來奔伴客親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世祖征涼州以賀為鄉導同攻戰之計賀曰姑賊外有四鄰雖

卑為之援皆臣祖父舊民臣願宣國威信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賀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世祖屢戒之拜殿中尚書賜今名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避內外與南部尚書陸麗定策立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迎高宗賀守禁中為內應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寮謂賀曰朕大養善人卿任意取之賀辭以江南未賓府庫不宜致匱因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而已時蘭狄多盜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開關津皆不坐竊惟制律之意以非絕類之罪故不同謀特垂不死之科今劫盜子弟年十三以下計謀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從之出為冀州刺史賀上書曰臣聞仁莫重於全生德莫厚於宥死犯死之罪雖難以盡恕然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逆還於北役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殺人之罪其坐賊竊盜與過誤之愆應人死者皆可原命請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高宗納之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

死則能充防戍自爾至今所活實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
戍之兵有益荷人人如賀服復何憂哉羣臣曰非忠臣不能
進此計非聖主不能納此言賀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節省甚
得人心奸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羣臣曰賀
保無此及汎檢華果引誣乃遣使者慰勉之賀上書謝高宗
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閑誣其不如賀者可不慎乎時
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拜太尉顯祖將
傳位於京兆王子推命公卿議之賀固執不可詔賀持節奉
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河內救勸叛遣賀討之降二千餘落倍
道兼行追郁朱于等至抱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賀依古今兵法爲十二陳圖上之顯
祖嘉之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舊制每歲秋冬遣軍三道
並進以備北寇至春仲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非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鎮武勇者三萬人復其舊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
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縣武衛車三百乘弩
一縣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器械大將二人鎮
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成耕並行則兵不勞而有盈畜又
於白道南三處立倉廩近州鎮和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
不虞於宜爲便不報賀乞骸骨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請訪給
衣藥珍羞太和元年療病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屢遣使問

消息太醫視疾患驚還京師卒諡曰宣子思禮賜名懷景明
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赦
乃出皆得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輕重藏匿者悉遠流若
久避不出兄弟代徒懷奏曰竊惟聖朝之恩諸流徒在路尚
蒙旋反况未發而乃造邊戍按守宰祿潤既優犯法逃走者
尚蒙恩宥今此制嚴非均一之法門下以成式既班不許懷
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
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今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
宥雖欲抑絕難從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
豈九品以上人皆賁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以下徒奉斯例如此則寬縱上
流急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而免吏
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程不通開生之路致墜進遠古
法退率今作輒率愚見以爲宜停世宗納之除車騎大將軍
懷奏曰蕭寶夤等雖經月滋日其崇信益固骨肉猜嫌其
雍州刺史蕭衍勸兵東吳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持
兵觀望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
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機藉其分
崩之隙直指懸陽兼據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奮雷電之
威布山河之信吳會指期可舉昔王濬有言皓若暴死更立

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功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
非直後國之難實亦疆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郡七百而
已山川水陸彼所藉藉脫江湖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懸舟倏
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淮揚將若之何今實泰邑居有土崩
之形邊城無救援之望清蕩江區實在今日合行事克遂停
使又表曰昔在長安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
弑時高宗避雄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先臣賀與長
孫渴侯陸龍等奉迎高宗纂承寶命龍以扶負聖躬親所見
識蒙授司徒平原王與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
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先臣時屯於武川被

史

卷之七十三

美

徵諸京侍見顯祖先臣固執不可顯祖遂命先臣持節授皇
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薨息叙狀秘書稱其亡父與
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叙叙鹿郡公臣時丁艱草土不
容及何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歸養奉辭面奏先帝申先
臣舊勲時蒙勅旨但赴所臨尋常別列至二十一年車駕幸
雍臣復陳聞時蒙勅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
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實曆不墜近則陳力高祖神帶有歸
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陸應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象勲勞不
需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依此授馮翊郡公加侍
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休風俗考

論殿最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旱儉百姓
困弊懷街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后父于勁
勢傾朝野功足于社與懷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愛納懷
將入鎮神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勸神免官懷刺鎮將元尼須
與懷親舊食汗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君之口
豈可不相寬懷曰今日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
之所也明日公庭乃是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不能對
揮淚而已懷即表勸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
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
可苗畝然主將桑條專擅腹美瘠土荒疇始給百姓困弊日

史

卷之七十三

志

徵諸諸鎮水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鎮將以下
奪祿一州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
鎮八百餘人黎庶怨嗟食曰顯祖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
從之上所事宜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有告蠕蠕率
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懷朔南寇恒代詔懷出據北蕃
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賜馬一匹細鏡一具都稍一枚懷拜
受訖於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能
堪此蠕蠕雖壯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來廟勝之規懸壁
俾之衆當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
蠕遁去懷旋恒代案視諸鎮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及諸

聚積使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幾五十八條，表曰：「犄犄遊魂，鳥集水草為家，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東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舉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隨食邑居之民，裁衣備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社，親校長短，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恃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早餘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盪，今遣尚書郎中韓貞來，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華舊鎮，東西相望，築城置戍，令形勢相接，分兵要塞，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強盛，遊騎之寇，終不敢攻。」

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北方可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卒諡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政當舉大綱，何煩太子細也？」譬如為室，但外望高顯，基壁完牢，足矣。若斤斤不平，非厚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燕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為夏州刺史，沃野鎮人破落汗叛，陵為亂，統萬胡應之子羅嬰城自守，善撫綏，得人心，城中糧盡，馬皮而食，民無叛志。子羅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康守，奏局云：「今天下分析，京師音信斷絕，不宜父子如此分張，何若棄城俱去，更展規覈，子羅泣曰：「吾世荷國恩，此吾死地，更欲何求？」守禦

子羅東行
夫東乃能
以敗為功
忠誠所感

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君固守，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羅行數日，為朔方朔帥曹阿各拔所執，子羅密遣人詣阿與城中云：「大軍在道，努力固守。」子羅仍胡人所殺，常以民禮事之。子羅為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眾，竟隨子羅降。北海王顥為大行皇帝子，羅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羅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子羅轉圍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徵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蕭寶實為賊所敗，關右騷擾，子羅既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募義之民，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斷觀棠、橋子羅大破之，生擒維摩。又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漸至東夏，轉戰千里，復破賊帥紀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蕭宗璽書勞勉之，除黃門侍郎，封榮平公。葛榮遣信都詔子羅為都督，討之。會裴業王璽據郡反，勅子羅先討璽。子羅至湯陰，璽遣弟斌之夜襲子羅軍，不克。子羅乘機從進，圍郡城，攻堅平之。詔裴業行討，裴業未至，而信都隨子羅上書曰：「賊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猶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堦，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賊可坐制也。」而裴業表求行，詔子羅與行急進。子羅重表求停，且曰：「荷道同行，取敗且夕，

如羅東行
夫東乃能
以敗為功
忠誠所感

詔不聽遂與俱進至漳南榮率賊十萬來戰子雍敗死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司空諡曰莊穆延伯少為統軍隨父子恭西討叛賊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呵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千人赴之子雍到東夏留延伯城守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固守城陴及子雍為胡所執合城憂懼伯延喻之曰府君古固不測吾方寸焦爛實難據此但奉命守城所任至重若以私害公忠孝並闕諸公幸得此心無虧所寄眾感其義莫不憤勵朝廷嘉之除行夏州事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眾還赴子雍平黑城戰斃案橋先鋒陷陳身擒維摩至白水首擢阿非封浮陽伯假

冠將軍軍隨子雍北討與苻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涼州刺史子恭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亡人許思自稱梁黃門侍郎朝士咸信待之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剛并其弟周狀云周梁黃門侍郎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辭被怒出為齊康郡固爾歸國願畢志高嶺北加採訪客無證明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與齊獨往周主不居其志伯况辭祿漢帝因成其美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蕭何雖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停禮豈有士辭榮祿而不聽之哉推察情理孟浪實甚假使蕭衍不存雅道逼士作郡未為死急矣且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高嶺初

冠讚之兄也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順拜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立雍州郡縣於洛陽以撫之流民經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進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分洛豫二州倚郡以益之初讚未貴從祀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贊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時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卿言仕道不得官人謂不然及頃遷鑒屢令卿言相中不見功果暴疾未仕而終贊覽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若以卿言瓊之驗知必不孤此望也賜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名譽致仕卒年八十六孫祖訓順陽太守弟祖禮河州刺史

史孝友敦穆，白首同居。於父平日所處堂宇，設帷帳，凡使時節，間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或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弟彌，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徵避余朱兆，歸命於彌，彌遣人害之。

鄒範

鄒範，字世則，涿鹿人。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極，宋戍主申纂憑城拒守，範者以攻其未固，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不宜淹留，自稽機會。纂以我軍來速，攻其不修，謂孤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白曜遂潛軍僞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聖

纂果不設備，白曜夜部分，明旦勝城崇朝而克。白曜將以城入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畧，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濡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兵，宜崇德惠，示之信義，然後民心可懷，克育可定。」白曜從之。連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必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而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退散，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曰：「範於衆曰：「此行有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遂升城。太守房崇吉東走，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帥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強則拒戰，弱則逼歸，師未

相通，竟何所畏？來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頗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不若先圍歷城，平盤陽，下梁鄒，赴樂陵。然後方軌連騎，揚旌直進，何患不壘裝道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歷城既非一朝可拔，文秀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圍不固，少遣衆，則無以震敵心。」脫文秀有異圖，偏師爲其所挫，梁鄒諸城必與文秀來相乘，腹背受敵，進退失據，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落賊計。」白曜乃止。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還尚書右丞。範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眼，他日說之，有占夢史武曰：「此豪盛於齊下，使君昔臨東秦，恩垂海岱，必當重牧青齊。」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聖

範笑曰：「吾當爲卿驗此夢。」復除青州刺史。范陽公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伊利表卿造船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州任有司推驗，虛實利既伏其辜矣，卿勿懷疑，緩輯邊服，稱朕意焉。」卒。諡曰穆。子道元，字善長，守魯陽郡。山蠻服其威名，不競爲寇。除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壁左右丘念常與臥起，悅還州官，念通貨賄，素懼道元，常匿悅第，後還其家。道元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有勅赦之。道元殺之於獄，并劾悅。雍州刺史蕭寶夤有異志，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以爲關右大使，寶夤圖道元於陰，陰謀亭亭在岡上，無井，旣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衆渴不支，賊遂踰。

韓秀，昌黎人。遷尚書郎，延興中尚書奏敦佐一鎮，遠介西北，寇賊路衝，欲移就涼州，羣議以爲然。秀獨曰：「此盛國之事，非關土之宜也。」敦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隣強寇，而人素習兵，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路，退塞四夷之門。若徒就姑賊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脫引外寇，深爲國患。

魏書以郡道元爲刺史
本當今附薛範之後

韓秀

且敦煌去涼州千餘里，舍遠就近，邊防廢闕，必啓戎心。一旦夷狄內侵，艱難方甚，詔從秀議，除青州刺史。漁陽公卒，子務爲鄆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簾。竊祖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

魏書卷之百三十六

三

堯暄

堯暄，長子人，爲南部尚書，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餘度，皆有克已奉公之稱，賜爵平陽伯。

魏劍

魏劍，本名顯義，字弘理，鉅鹿人。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

伐，聞而召之，與語大悅，賜名劍，授內都直。師次淮南，諸城未下，劍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畧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非謂必可保全無患也。以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陛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降。臣請開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而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劍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勢，開其生全之路。城中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風款附。世祖曰：「卿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

魏書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三

播於四表，實卿之力。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令劍與諸將統兵襲討。所當無不摧破。世祖益喜，曰：「中國士人，吾拔擢殆盡。文武廉畧，未有若劍者。」加建忠將軍、卒。

史緯卷一百三十七

魏書十

列傳

毛脩之

毛脩之，榮陽人。劉裕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真，脩之被俘，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遷散騎常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征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官人少，將軍朱修之未故將也，欲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幾幾作。朱修之遂奔焉。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弘弘送之江南，遷脩之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脩之中國舊門，頗涉獵書傳，崔浩與其論說，言陳壽三國志文義與正，有古良史之風。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論武侯之廢，愛將略，非其所長。浩曰：承祚之評亮，有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奮之時，君臣相與，氣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蜀璋，守窮崎嶇之地，俗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佐爲偶，而以爲蕭管之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再攻祁山。



一攻陳倉，蹶遲失會，摧郾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脩之謂浩言爲然。遷外都大官，卒。脩之在南，有四子，唯法仁入國。高宗初，爲殿中尚書，法仁聲音洪大，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南郡王。

唐和

唐和，晉昌人。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携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十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契遣使歸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追至白力城，契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時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二

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剋高寧白力三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賜璽書嘉勞之，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計焉。詔和率所領赴之，和下柳驛，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度歸攻龜茲，令和鎮焉耆。柳驛戍主乙真伽謀叛，和領百騎入其城，擒斬之。西域平，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立，拜征南將軍，鎮泉公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遷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撻楚，多得其情。時人稱之，卒，贈酒泉王。

劉休賓

劉休賓，平原人。宋兗州刺史，鎮梁鄒，其妻崔邪利女也。生男

先陳壽
村史存
今國可取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文聘崔氏歸寧在營郡會邪利降文聘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聘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請待歷城降當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敘白曜曰當處以仕南爵位令文達往見休賓妻子文聘舉持哭泣以瓜瓞為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去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瓜瓞謂休賓曰升城已下歷城非朝則夕公早圖之休賓撫瓜瓞涕泣密與兄子問慰議降計問慰曰此文達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何為便生憂怯休賓密遣文達與白曜期慰曰降欵文達至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相負顯祖詔授休賓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以詔策付文達文達還休賓告問慰使作降書問慰執不可白曜遣著作佐郎許泰虎夜至梁鄆告城上人曰劉休賓遣文達遣僕射許降何得違期不來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聘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令白曜送休賓入代郡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鄉民為懷寧縣以休賓為縣令卒太和中文聘坐間獄南叛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幸方山文聘求見稱其父功高賞薄封都昌子除高陽太守卒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風法武而

旋之亡許氏携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出家為尼高祖大選江南才學之士唯法鳳兄弟不蒙收選後與母南奔法武改名孝標以孝標才學而不見收錄此辨命所以致名孝標慨也然非如是孝標何由著名江左乎

房士達

房士達清河人少有才氣為京兆王繼蔡中孝昌中郡人劉蒼生劉均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士達居憂在家刺史元欽欲以為將士達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與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萬一城陷君家豈能獨全急病如此安得守常禮乎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牛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強境內肅然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頻為本州郡守時人榮之求安末余朱兆入洛刺史蕭贊為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請攝州事卒年三十八贈齊州刺史諡曰武族人景伯為司空長史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及長弟亡景伯終喪蔬食獨處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景遠居兄弟之喪亦如之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少所推尚每稱景伯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得病卒贈齊州刺史景先年十二請其母欲與兄備貢以供養母憂其小不許苦請從之晝則樵薪夜誦經史遂大通贈授太學博士太常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四

芳侍中崔光歎其精博奏修國史遷尚書郎景先沈敏方正
事兄恭謹山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景伯危坐相對如
賓客景伯癡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瘠親友莫不
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作五經疑問人稱其該典符璽
郎王神貴益之成十卷名辯疑前廢帝時上之帝親執卷與
神貴往復嘉其用心除神貴子鴻彥奉朝請景遠重然諾好
施與頓歲凶儉分膳宗親於通衢爲食以食饑者存濟甚衆
平原劉郁經齊竟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
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戚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
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甯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衣物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景遠者二十餘人益州刺史傳暨眼慕其名義降爲參軍以
母老不應卒於家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性溫柔未嘗
忿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避竄三四日
方還文烈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族人切慙安
豐新泰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
至庭中爲祥人所噬卒

羅結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頤謀逆結與衛乘
與從幸賀蘭部賜爵屈地侯太宗時除河內鎮將世祖初遷
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

以其忠慈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除長信卿年一百
一十臨歸老賜大輦東川爲居業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朝
廷每有大事馳驛詢問訪之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貞

伊敏

伊敏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曳牛却行神鷹初擢侍郎世
祖將討涼州議者咸謂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世祖行群臣
出後敏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世祖既尅涼
州人會於姑臧謂群臣曰崔浩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
奇敏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浩同耳謂浩曰敏智勇如此終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公相浩曰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
輔世祖欲以敏爲尚書封郡公敏辭曰尚書務殷郡公爵重
中法所能荷任世祖問所欲敏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
其文遂拜秘書監賜爵魏安侯進河南公拜司空爲政舉大
綱不爲苛碎與司徒陸麗平尚書事卒

薛虎子

薛虎子代人也爲枋頭鎮將性剛簡近臣疾之因小過黜爲
鎮門卒顯祖南巡次山陽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人孫
海等五百餘人訴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乞虎子仍枋頭
鎮將卽口之任奏徒屏跡聖書慰撫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

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自古用兵，莫不先積粟，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強鼎沸。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衝窟，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入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髮之用，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公私相益也。徐州水陸沃壤，漕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足得萬頭，與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三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稔之後，救帛俱溢。成士有豐飽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資，因家有谷畝之勢，昔杜預田宛禁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強漢，臣雖遠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伏惟陛下革前王之弊，垂當今之宜，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育，甚盛德也。竊尋居邊之民，家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一丁而已。計其後調之費，歲乃七緡，微資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賣妻子。今淮南之民，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使進退特宜，寬省以招未來。又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絹六尺，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責之，既重祿，何可輕不納。戎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殯，歛

孫同利異
以家爲首
歲加重耳

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詔從之。高祖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緩邊布化，甚得民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廣高祖曰：朕度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曰：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咸以貪憚獲罪，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推案虛妄，安賜死，子他生鞭一百，舉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戍，可集州官兵民，宣告行決，塞彼轉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年卒。

宇文福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人

宇文福，其先南單丁之族也。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太祖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一客。太和初，除都牧給事，封新昌侯。及遷洛，勅福領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景明初，拜平遠將軍，都督彭城王。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魏然之，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爲懷朔鎮將軍。子延，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福在瀛州，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奴客死者數人，延身被重創，賊縱火燒，辟開，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還勸衆與賊苦戰，賊敗走。孝昌中，授建威

將軍與方俛醜奴戰歿贈豫州刺史

費穆應人

費穆代人也拜左軍將軍蠕蠕寇涼州除征虜將軍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退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衆然之穆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爲外營以誘之賊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渠帥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曰朔州白道之衝賊之咽喉不守則并肆危矣今欲選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乃表穆爲朔州刺史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九

穆招離聚散甚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糧仗俱盡援軍不至乃棄城南走詣關請罪詔原之尔朱榮向洛陽太后遣穆屯小平及河梁不守穆棄衆先降穆素爲衆所知見之甚悅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入洛所向無前者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百官士衆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不旋踵而難作矣榮大然之遂有河陰之事天下切齒遷中軍將軍魯縣侯梁道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爲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大破之生擒義宗進超平公遷車騎將軍與大將軍元天穆討邢杲破平之元顥入京

師穆與天俛既平齊地回師圍虎牢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事起於穆責而殺之使人

韋珍

韋珍杜陵人爲尚書南部郎蠻首桓誕降高祖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用人以祭珍曉告之曰天地明靈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以後宜代以脯群蠻從之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封霸城子齊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刺史規欲內附爲齊將崔慧景所圍詔珍渡淮援接齊遣將荀元賓據淮逆拒珍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十

公鐵騎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乘勝馳進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陽城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詔珍移鎮北陽齊遣雍州刺史陳顥達來寇衆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今且堅守待其疲弊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進爵爲侯遷荊州刺史與尚書盧涓征赭陽爲齊將垣廙生所敗免官珍謂涓曰主上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車駕征樊鄢起珍爲大將軍彭城王總長史河北既平以珍爲建威將軍守魯陽郡高祖謂之曰三鴟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卒

贈青州刺史

蘇亮

蘇亮字景順，綽從兄也。與弟湛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舉秀才至洛陽。常景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夤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人之過，為達後進，常如弗及。遷秘書監，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亮與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亮曰：「才至不怪其速也。」弟湛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寶夤害中尉鄭道元，稱兵反。時湛臥病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鄭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既為身計，不得復作。」魏臣今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舉聲大哭，儉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屠戮，云何不哭？」哭止，謂儉曰：「為我白齊

王。王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寵榮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惑行路無識之言，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敗亡之期旋踵可待。蘇湛終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報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白者，恐沮吾事。」湛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與長安搏徒小兒輩計校，豈有幸哉？湛恐荆棘生於戶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病若不起，猶可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聽還武功。寶夤敗，徵補尚書郎。莊帝曰：「開卿答蕭寶夤辭甚美，為我說之。」湛頓首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旋契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七

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守臣節臣之罪也。莊帝悅，遷中書侍郎。以病還鄉里。卒。贈雍州刺史。

裴宣

裴宣，開喜人，為太尉長史。上言：「凡戰陳之處，所有骸骨，無人覆藏者，請令州郡檢行埋掩。出兵之家，有死於戎役者，復其租調，身被傷殘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為益州刺史，善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豈非命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跡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昔，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及病

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知疾不起自剋亡日卒年五十八謚曰定

辛紹先

辛紹先秋道人父淵涼王李勗將軍勗子歆與沮渠蒙遜戰於麥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援歆身死於難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常著垂裙皂帽人魏爲下邳太守爲政舉大綱不尚激察教民治產禦賊之備未使蕭道成來寇道成曰辛紹先未易侵也於是不歷郡境徑往呂梁卒謚曰惠孫祥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罪祥獨不預轉并州司馬有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以爲然祥曰道顯而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爭之月餘別獲眞賊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梁遣衆來援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上連營侵逼祥夜出襲其營賊大潰斬武城擒平虜卒贈南青州刺史弟少雍少聰頴有孝行尤爲祖紹先所愛紹先嗜羊肝常呼之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爲司空高陽王雍參軍積年滯獄遇大決之請託路絕時樞賢明達給事中卒叔穆東雍州別駕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遠遊不反敬文臨卒以緡綾二十四匹託穆與之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

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柳崇

柳崇解人也爲河北太守初屈郡民張明失馬執十餘人詣郡崇兄之不問賊事借以溫顏人人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眞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宰官

竇瑾

竇瑾衛國人拜長安鎮將封毗陵公三秦初定人懷去就瑾在鎮八年甚著威惠遷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國之良輔瑾之謂矣與光初瑾塔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還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之言誅瑾彌陀及瑾三子唯少子遵是得免遵善借象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多遵書官漢陽太守

許崇之

許崇之新城人爲殿中尚書除定州刺史潁川公詔討丁零既平崇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之崇之歐殺超懼超家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曰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謗訕如此必崇之誣之按驗果然司空伊蘇等以崇之心腹近臣出居方伯不能盡心緩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誣詐不道理合極刑遂斬之

李訢

李訢，范陽人。父崇，馮跋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為北幽州刺史，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或未知，使為中書學生。」世祖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謂超曰：「李訢後必顯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杜超卒，世祖哭之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有異於眾，必為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強記明察，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盧度、世、李敷三人，給事高讓子祐等，訢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浩阿其親戚。世祖問浩曰：「云何不取李老翁兒？」浩曰：「前亦謂訢合選，以外出故舍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授高宗經，高宗即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高宗曰：「朕始學之年，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備術有關，豈雅予咎，亦師傅之不勤，然故舊不遺，所以隆加爵賞，訢免冠，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到州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造，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請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見之貴，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顯宗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訢遂驕，升

受取民財及商賈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不以奏聞。顯祖聞之，檻車徵訢，付獄拷劾。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令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昨來欲為此取死，引脊自刺，以帶自殺，而不能致絕，亦不知其事如何。」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變可知。馮闡為敷所殺，其家切恨之，但問闡弟足知委曲。訢從其言，趙郡范攔亦列敷兄弟事狀，敷得罪，詔訢食甘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免刑，配為廝役。平壽侯張謙與訢語奇之，謂人曰：「此人終不久屈，未幾為太倉尚書，用范攔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所在停滯，受取貨賂，多者在前，遠近嗟怨。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攔善降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開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誣諛譏惡，貪冒姦邪，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攔。訢既寵於顯祖，參決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皆折節事之。攔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既為眾所怨，盜劫訢宗人李英等，焚燒舍宅，傷害良善，顯祖崩，訢遷司空，進范陽公，旋出為徐州刺史。范攔知文明太后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詰其狀。訢曰：「無之。」引攔證。訢曰：「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攔曰：「公德於攔，何如李敷之

明

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擲今何不忍於公。訢慨然曰。吾不用瑛。言自貽伊戚。悔之何及。訢及其子令和。度俱見殺。史臣曰。魏氏有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蹇蹇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時曰。良幹。理以小故。訢以夙嫌。而嬰合門之戮。自貽伊戚。悲夫。

盧玄

盧玄。字子貞。譙會稽人也。神鷹四年。辟召儒儒。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納。竟由此敗。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七

兼散騎常侍使宋。宋文與語歎曰。卿不愧盧中郎孫。使還卒。子度世。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後以崔浩事。匿於高陽鄭罷家。使者囚罷子。罷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勉之。其子被拷掠。至以火熱其體。至死。卒無所言。度世後爲弟娶罷妹焉。世祖臨江。宋使殿中將軍黃延年致饋。世祖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爲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卒。謚曰惠。子淵。字伯源。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高祖將立馮后。謂淵曰。卿以爲何如。對曰。自古所

馮后不終
自爲從來
之事以當
時何以異

慎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淵對如前。馮護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高祖議伐齊。淵表曰。臣按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之不足爲武。武勝有虧威德。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卒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次魏既并蜀。迄於晉世。居吳上流。大小勢殊。然猶君臣協謀。非數十載。遠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皇輿迴省。告成東岳。則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大

天下幸甚。又開關右之民。比年以來。競設齋會。以相扇惑。願然於衆坐之中。訪訕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爲甚。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毫末不扎。斧斤一加。恐貽害者衆。誠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王五帝。豈必相因。曹操勝袁。蓋由才略。克舉奇堅。瓦解。當務政刑。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十萬之衆也。今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堯湯水旱。未必由兵。關左愚民。已勒禁勒。尋以齊武祖停師。涇州羌叛。命淵討之。淵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泉首惡。餘悉不問。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

將還餞於渭北者五十餘人有相者王伯達曰諸君位望皆不如盧郎後二十年當制命於關右願勿相忘至是伯達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敘平生淵入為儀曹尚書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以淵為安南將軍督諸軍赴樊鄢淵辭曰臣本儒生不習軍旅高祖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為局筋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偽降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請先攻精陽以近葉倉故也淵攻精陽為齊將垣廌生所敗免官尋為徐州京兆王愉長史愉年少事無巨細皆決於淵淵誠信御物甚得民和徐州刺史沈陵有叛志淵屢表聞朝廷不納陵果叛二州咸相扇惑淵唯歸罪於陵餘皆赦而撫之衆心乃安除秘書監卒子道虔尚孝文女濟南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浮聲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宜武祕其事不苦窮之為幽州刺史卒贈司空道虔再娶司馬氏兄出更聘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從弟範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昌衡知名兄子懷仁恬靜閑雅除弘農郡守不之任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粘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淵弟昶字叔達兼散騎常侍使於齊高祖昶曰卿等至齊勿存彼我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勸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致處若有親識欲兄便見

史書 卷一百三十七

七

須論即論盧昶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命卿作詩樂以興不作便罷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相矜誇見於官表昶至值齊明纂立高祖討之昶兄淵為別將齊明遂離昶等昶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乃為使大恐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菜豆供之昶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昔人流放海隅猶抱節致命卿不能驕首長纓何乃倪眉飲啄有生必死修短幾何殺身成名貽之竹素如何甘彼芻豢自同大馬匪獨遠懸蘇武亦且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陰隨奉使聞越屬蕭蕭昏狂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養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遂見罷黜景明初遷黃門侍郎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則白鼠出臣聞妖不安生昶則至此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黃霸之尹縣無魯恭之宰不念安民唯思潤屋人民嗟怨暴食彰聞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而造使覆訊公違憲典或不風請託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俯上之淵茲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息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伏願陛下垂察詰之鑒察妖災之起輕徭省賦與民休息嘉回貪佞棄之於市則百縣不廢而

史書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起輕徭省賦與民休息嘉回貪佞棄之於市則百縣不廢而

自肅矣。詔曰：鳳凰不至，白鳳降。尚書譔言，朕貴家美婦侍中，兼吏部尚書，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卿更相朋附。時論鄙之。山爲徐州刺史，昶表言：琅邪氏王萬壽，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衍戍主劉斯，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遣鄒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往赴之，衍郁洲遣軍拒天惠，天惠與萬壽內外齊擊，俘斬數百，卽據胸城。詔遣羽林虎賁四千入赴之。昶儒生，本少將略，司馬羊燮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翟樵俱聲以城降，昶先走。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國家經略江左，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甚。世宗遣黃門阮琛、鍾離，窮其敗狀，免官。未幾，除雍州刺史。卒，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番兵年滿不歸，願充役，終昶一任，然後還。人庶稱之。子元明，字幼章，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居洛東轅山，作幽居賦。友人王由居潁川，元明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寤，憶二語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今得此夢，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卒，其亡日卽得夢之夜也。天平中，拜尚書右丞。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少時從范陽遷洛，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釀醪飲美酒，便爲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主

佳士留之數日，贈馬幣而別。元明再娶鄭氏，與兄子士啓淫。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貶之。弟元緄，凶率好酒，曾於婦家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坐客，爲司徒司馬。卒，昶兄子儀，字遠慶，除冠軍將軍，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李神偶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如此。拜太中大夫，散職多年，澹然自得，神偶勸其干謁，常途義倍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倍知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倍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倍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誦乃擢義倍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主

物競父母亡後兄弟同居自祖至孫家內百口豐儉同之親從昆季每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一門三主當世榮之淵兄弟亡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韓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允少孤爲沙門性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陽平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後與盧玄等被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浩集諸術士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議前史之失爲魏曆以示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謬今議漢史而不之察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苟欲爲幾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

當方一
百五十
經史中
此類者
其多不
可

問此勅以經授恭宗世祖與允論刑政允對稱旨因問今日何者爲先時多封良田而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之士數十人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酬今可先補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守令宰民宜使更事浩固違之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遂東公覆黑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谷宜實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賈咸言宜諱之黑子竟以不實對諱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浩信待上言馬鄭王賈雖注六經多疎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諸書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浩薦湛有著作之才湛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氏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恭宗召允命參乘至官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恭宗見帝言允小心密慎雖與浩同事然允官卑事出於浩請赦之世祖召允問曰國書皆崔浩所作不允對曰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重

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
 浩總裁而已臣作多於浩世祖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恭
 宗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云皆浩作世祖
 復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宜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
 講日久哀臣一命實未問臣臣不敢迷亂世祖頗恭宗曰允
 臨死不移人情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遂宥之時世祖怒
 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作
 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
 毀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怒罪不至此世祖怒命介士
 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怒息乃曰非此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唯
 浩族滅餘止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讓允
 曰卿何故不從我言怒帝如此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籍
 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勸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
 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為人君者慎焉浩世受殊遇榮耀
 當時在朝無容傍之飾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受
 憎蔽其正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
 失之事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
 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也恭
 宗勃容擗歎允後謂人曰我不幸東宮暴旨者恐負程黑子
 故也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利允諫曰昔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美

明王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至公訓天下以至儉故
 其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
 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
 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
 獲乃與市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士
 田率喪其國漢之靈帝列肆販賣私立府藏終致覆亂前鑒
 若此甚可畏懼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
 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不納恭宗薨允久不進見後因召入允升階獻欬悲不能止
 世祖流淚因命允出左右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令至尊哀
 傷何也世祖問之曰汝不知高允悲泣之故乎崔浩誅時允
 亦賜死東宮苦請得免允見朕因憶東宮故悲耳高宗即位
 允頗有力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獨不及而終不言給事
 中郭善明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道武帝皇帝既定天
 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
 安前殿足以會朝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
 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以為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
 計新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
 萬人半年方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
 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高宗納之允以風

禮部
印
之
意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俗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疏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
得作樂及送葬之日歌諸鼓舞殺牲燂化一切禁斷雖條旨
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檢改爲下者因以成俗教
化陵遲一至於斯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
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
諸王納室皆給妓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
之尊者採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閨之女先之以媒媾繼之以
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近制諸王十五便
賜妾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
主妃嬪諸謫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
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傷生奉
死聖人所禁夫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復見故深藏之昔堯葬
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
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
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鉅萬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
而不輟乃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立戶序其昭穆使
亡者有憑致祭饗之禮而已今葬者之魂直求親類者事之
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
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

常通隆高
安得人人
而解

未信
未信

允子亦作
允子中書
允子不能
官以著作
如故也

史

卷一百三十七

七

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令內外相混醇酒喧譁罔有儀式天
非優部察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
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毅然釐改以厲
頡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開見禮教矣允好直言高宗從容
聽之常稱忌諱帝命左右扶出後允求見高宗屏左右以待
之朝臣莫知所言時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謂羣臣曰君父
一也父有是非子不於人中諫之而於家內隱處以父子之
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非
彰君之短以明己之善乎朕有是非高允常正言而論至朕
所不樂聞皆侃侃陳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言可謂忠
矣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徒把弓
刀侍朕左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遇作耶汝等
能不規乎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恆呼令公而不名司徒陸
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
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即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
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清貧豈過此乎賜帛五百
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固辭不許初與允同徵游
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百數十
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諸子樵採以
自給尚書竇瑾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氏沒入縣官後

以老得免親故莫有恤者允護養之積六年遊始蒙赦其篤
行如此領祕書監封梁城侯游雅嘗謂張偉曰夫喜怒者有
生所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福心者或之弗
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愠喜之色高子內文
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崔公嘗謂余云高生豐才
博學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後見司徒秉謙聲嘶股
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辭
議清辨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爲之稱善仁及僚友係絃元吉
宗愛用事咸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並庭畢拜
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獨揖衛青亦何足異所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主

謂矯矯風節者非斯人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
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稱於
鮑叔良有以也顯祖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
之舊典郡縣宜置學官卿儒宗元老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
允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
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
十人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允以老疾上表乞骸骨不許嘗
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人
遂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願省形骸慨然長歎作
徵士頌述范陽盧玄等三十五人以寄其意皇興中詔兼太

高子何故
勳字爲

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也顯宗欲立京兆
王子推問諸大臣允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
上思宗廟託付之重於是傳位高祖賜帛千匹遷中書監自
高宗定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年薦高祖以自代進
爵咸陽公允時年將九十矣允上酒訓曰酒之爲狀變惑情
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
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諄也久而不悛致於病
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無以
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高祖善之常置左右詔
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允年近期頤而志識無損詔樂部絃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七

辛

婦人臣
絕不能執
事乃乘車
視聽故焉

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稷其志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
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
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時貴臣之門羅列顯
官而允子弟獨無官爵魏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
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譴咎真君中以獄訟留滯令中書
以經義斷疑事允引經評刑三十餘載人稱平允常歎曰皇
陶至德也其後英穆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覺況在凡人能無咎乎十年上有事西郊詔以
御馬車迎允就郊所版服觀馬忽驚奔車受傷三處高
祖遣醫護治存問相望卒年九十八初允嘗言吾在中書

傳收續元
知政而不
靜亦竟及
之矣

有陰意。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先卒旬日。微有不適。猶不寢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遣醫李修往觀之。告以無恙。修密陳允榮備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珍羞。酒光鹽醢。百有餘品。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慰問相屬。允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養。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慮及他。數日卒。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絲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氏以來。贈賜莫及焉。贈侍中。諡空冀州刺史。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弟燮。每詔徵。辭疾不應。燮讓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卒於家。此高

李乘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七

五

李乘。趙郡人。身長八尺五寸。為中書郎。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博陵公尉元率眾迎之。以乘參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還不至。時宋將張永屯下碭。元令乘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共載赴軍。元軍入城。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乘勸元乘永失據。攻永光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永軍凍死者萬計。遂定淮北。為兗州刺史。賜爵始豐侯。卒。

崔乘

崔乘。博陵人。陽平王顯為定州。以乘為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乘因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令

居何任

長笑而不論。彭城王勰征壽春。乘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還。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除燕州刺史。為杜洛州所圍。乘堅守歷年。子安平男仲哲泣訴。詔除仲哲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譚戰敗。仲哲死之。乘率城民奔定州。免官。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卒。

尉元

尉元。代人也。為北部尚書。封太昌侯。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都督東道諸軍事。與陽城公孔伯恭赴之。宋東平太守申纂詐降元。外示容納。而密備之。兗州刺史畢眾敬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七

五

授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闕。李乘與安都入城。令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宋遣將張永沈攸之計安都屯於下碭。元命安都伯恭固守。身率輕銳。擊呂梁。絕其糧。運永等夜遁。安都乘勢追擊。元測永必奔亡。身率眾軍。邀其走路。大破之。於呂梁東。斬首數萬級。生禽宋梁秦二州刺史垣恭祖。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元表曰。彭城倉庫虛罄。人有飢色。求運糴相濟。充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元復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邱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

猶未捨定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難可立必須經略而
果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山下
邳入沂水經東安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
淮揚成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
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
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
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今雖向然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敵因
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
卒未可拔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
之罪惟天鑒諒照臣愚款宋遣沈攸之領卒數萬沂清而進
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傷殘
手足痠乏膝行者盡還以沮其衆會泗水暴竭宋軍不得
進伯恭大破宋軍攸之遁走元與宋徐州刺史王玄載書示
以禍福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遼高閭與張
讓對爲東徐州刺史李舉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
初附拜元徐州刺史淮陽公元表上黨令薛念祖臨縣之初
舊民南叛全無一人念祖撫綏招集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
餘雖陵人趙憐等稍念祖善於綏撫乞念祖爲離陵令必能
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從之太和初遷內都大官進淮陽

王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蠭起以元
威名風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入爲侍中遷尚書
令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王僧封山陽公元表曰臣以天安
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
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臣初克
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或遣張永沈攸之
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惟以彭城
旣固故永等推屈今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
胡人呼延範達因負罪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
被罪人斯戮又聞城胡人王教慙負靈南叛每懷奸圖招誘
同黨請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民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
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從之以老乞身許之元詣闕謝
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八月詔曰天子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德教於天下自非道高
議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前司徒山陽郡公
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少著英風老數雅化知始
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
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餐三老五更於明堂養國老庶老
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禮制佳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
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元賜言曰人之所崇莫重於孝

況如也
父兄也

應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神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敬奉高祖拜受禮畢賜步挽一乘詔曰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老重卿以吏雖更老非官毫厘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俱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卒年八十一諡曰景桓

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兄之玄孫高祖崩與乙渾其乘朝政遷尚書右僕

史籍卷之一百三十七

射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眾敬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拒過王師加白曜都督諸軍事屯於碭碭以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城纂遁追斬之回攻升城肥城戊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齊城數廣溝垣苗二成破之得粟十餘萬斛軍糧充足一句之內連拔四城威振齊土顯祖下詔褒美升城不降白曜縱兵臨城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崇公寇彭城尉元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大敗丘會崇吉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

白曜初附
乙渾其有
其罪可也

白曜進攻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為書以喻之有曰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脚騎周覽依然何極道固不降白曜築長圍以困之道固及兖州刺史劉休賓並而縛降白曜釋而禮之遂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徙二城民宅於下館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餘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在軍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中纂婦女皆別營安置長孫陵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於東陽文秀遣使請降軍入其郭頗有虜掠文秀遂嬰城拒守白曜進討東陽克之文秀抗倨不拜白曜忿而捷之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三

史籍卷之一百三十七

齊欣然安堵樂業拜青州刺史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附之乙渾既死遂誅白曜云謀反叛時論寃之少子真安年十一兄父彼執將自隸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必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白曜辛勤於軍旅之際吳開於石矢之間方難既夷受罪河山六十之年龍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而欲使倖更邀非望此愚夫之所弗為也白曜人舊功高嬰勸諭置名滅國除爵命不紹天下庶庶咸共哀憐高祖覽表哀憐之白曜弟子哭為半官南安王植有貪暴之聲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積金寶璽

而不言事發。文明太后引見羣臣曰。前論貪清。皆云克脩文
祖時在其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卿
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罷。侯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帝
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
高祖曰。契知心之無恆。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朔州刺
史。卒。諡曰克。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忌而誅之。其遺
免者。不敢復姓。皆姓輿氏。延昌末。詔復舊姓。其子女入掖庭
者。特多於他族。

胡叟

卷之一百三十七

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少聰敏學不師受好屬文既善典雅之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七

又工時俗之句以姚氏將衰匿名入關見其政亂遂入漢中宋梁秦一州刺史吉翰授以末佐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僧法成率沙門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惠其聚衆將加大辟叟啓申之得免法成遺叟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衆請何以財爲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其見楊難當西見沮渠牧犍牧犍不識之叟爲詩別所知廣平程伯達伯達留之叟曰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偏而僭徵號餘假之轍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新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降叟旣歸國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舅家於密雲遂室席門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

卷之二十三

城守舒曰我高樓逼雉先而生活勝之高宗使叟作檄宋及
蠕蠕文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養子字螟蛉以給養每至貴
勝之門乘犂牛敝草褥禮作布囊容三四斗飲醪飽便盛
餘食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數厚遺
之不受一見高允曰吳郡之矣以紵編爲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章爲肉賁彼此可無媿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
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曰李子今若脫體上袴稱
衣朝欲作何計也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
春秋祭祀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
上谷侯法僞攜壺執榼至墳間拜奠畢於空靜處與知交餞
史籍

宋之一百三十七

其餘時氾潛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許赤虎裴
定宗問潛曰再三之惠以爲厚矣子於胡叟何得恆爾潛曰
叟有孝思故給其時餼耳人以潛爲君子高閑造其家值叟
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手自辦餼館宇卑陋
而飯菜精潔見其二妾年衰跛眇衣服穿敝聞見其貧以衣
物贈之亦無所辭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人皆仰其德
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卒無子
無人營主喪事胡始昌迎殯之於家葬於墓次令一弟繼之
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而所好各殊於其存也往來甚簡
及亡收恤乃厚議者以爲或緣求利品秩也

段暉

童子何不
古之謂也
竟定數難
免抑神亦
止台本不
邪

使他人來
中當若何
本實所謂
老而皮也

聞道恐不
從此以為

段暉，字叔人，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學，後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于奉命遊學，今將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復位至常伯，封侯，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磐以暉為涼州刺史。西海侯及蘇末立，國政衰亂，暉奔吐谷渾，慕璿內附。世祖以暉為上客，從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置金於馬轡中。世祖密遣視之，果然。斬之。暉尸於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聞暉名，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敦煌張氏婦，乃收葬之。子承根，崔浩言之世祖，為著作郎。浩誅承根亦死。

史綽

卷之一百三十七

史

劉昞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有女始笄，妙選良偶，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正衣上坐，神色湛然。曰：「昞其人也。」瑪遂以女妻之。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嵩徵為從事中郎，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侍側，請代其事。嵩曰：「吾躬自執者，欲人重典，籍耳。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開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當然，夜可休息。」昞曰：「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蒙

不如老至
冥然

遂平酒泉，拜祕書郎。築陸沈觀於西苑，學徒數百，牧健尊為國師。號玄處先生，親自禮拜。月致羊酒，命官屬皆北面受業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卒。

史綽卷一百三十七終

史

卷之一百三十七

早

史緯卷一百三十八

魏書十一

列傳

李孝伯

李孝伯趙郡人父曾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或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教授太祖時拜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能得百姓死力并州丁零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令送鹿故處郡郡爲之謠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士人

曰許取趙郡鹿猶勝常山栗其兄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孝伯世祖時爲北部尚書賜爵壽光侯車駕南伐將出彭城登亞大冢以望城內遣孝伯勞問宋江夏王義恭義恭亦遣長史張暢與孝伯相問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宋人歎美之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孝伯明達政事恭宗請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自崔浩死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獻替補闕不見其述時人莫知也體度恢宏有言事者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穰人以爲已善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興安二年爲秦州刺史卒遠近

續亦正人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士人

上

哀傷爲兄子安世幼而聰悟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引問之安世陳說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恆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遷主客令齊使劉辯來聘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續曰異世之號有幾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連亡秦何也續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猶石頭之於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客服者貨之使任情交易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何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地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續初將市之聞安世言遂慙而罷遷給事中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居邑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畝之數制之以限欲使雄豪之家不擅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獲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餘流移拋棄田宅虛井易主桑榆改植更涉數世始返舊墟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已久易生假冒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時委而不問柔桑枯而莫采僥倖之徒與牽連之弊作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愚謂今既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侵衡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專地之

新羅客

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觀。鎮守土之家。永免於陵奪矣。高祖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也。出為相州刺史。封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為之脩飾廟堂。薦廣平宋嗣。陽平路特慶。皆為朝廷善士。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衡。親討之。波率宗族拒戰。大破擄軍。遂為遁逃之藪。公私咸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子矩。三十餘人斬於鄴市。境內肅然。子瑒字琚羅。司徒主簿。時民多絕戶。為沙門。瑒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主

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人。無過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罪。妄徇向佛之說。正使佛道亦不應然。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王法。尤乖人情。缺當世之禮。而求來生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可棄聖言而從鬼教乎。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廬井。皆入沙門。都統僧進。忿瑒鬼教之言。以為誘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曰。鬼神之名。通靈達稱。自百代祀典。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為允。然難違違意。罰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寶夤見瑒至。拊其背曰。子遠來。吾事辦矣。瑒麾下每有戰

功。軍中號曰李公騎。除岐州刺史。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右僕射。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但博稽古今可矣。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兄弟友愛。弟謚卒。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郁字永穆。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博士率不講說。郁獨朝夕教授。還黃門侍郎。永熙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預聽者。莫不嗟善。卒贈尚書左僕射。

李冲

李冲字思順。寶少子也。為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四

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上三長之制。文明太后引見公卿議之。太尉元不諱至。冬。閒月。徐行之。冲曰。若不因課調之時。百姓獨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因民所欲。為之易行。遂立三長。公私便之。轉南部尚書。冲為文明太后所幸。賞賜月數十萬。密致珍寶。御物。進得隴西公恩寵日盛。而冲謙以自牧。積而能散。人無怨者。車駕南伐。加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詔六軍發軔。高祖戎服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冲曰。自發都

說先

注雨士馬困敝水潦方盛師老糧乏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顧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沮大計軍法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左僕射任城王澄等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勞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征卽當移都於此公等以爲何如南安王植曰度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請光宅洛都輟彼南伐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遷洛恐衆心戀舊乃示大舉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雖懷土而心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關今溝渠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可成宜以漸脩之冲曰若爾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還尚書僕射領少傅太子恂廢冲罷少傅世宗爲太子譙近臣於清徽堂高祖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況人事乎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撫今悼往良川深慨冲謝曰東廩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諸得預此譏慶規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惑師傅何勞媿謝尚書疑降壽罪事冲奏曰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大尉威賜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有

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厚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有罪而父兄不預今父兄有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嗣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詔曰養子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襲於所養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刺僕射議是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太廟及洛都郊兆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既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劍剛在前終不勞厭好顯門族利翅黨一門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大年纔四十鬚髮斑白李彪入京孤微寡援以冲好士傾心歸附冲亦重其才器每言於高祖共相援引及彪爲中尉兼尚書自謂非復藉冲無宗敬之意公坐惟敘秩而已冲銜之後高祖南征彪當從行冲禁止之奏其罪狀辭甚激切高祖覽之歎曰中尉可謂隘也僕射亦爲滿矣冲遂大怒責彪忿悻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縛御史詈辱肆口冲性溫柔一旦暴虐發病荒悖猶扼腕叫苦稱李彪小人肝臟傷裂醫不能療卒年四十九贈司空車駕還洛經冲墓高祖臥疾望墳掩泣遣太常致祭始冲之見龍也兄子紹恆慮致傾敗而冲能以才幹自將保其終始云曾孫成禮年七歲與姑子鄭顗隨

武帝人關，顯母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終寧州刺史。

高閭

高閭，字閭士，雍奴人。閭早孤，好學，下筆成章。為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同侶皆驚。閭本名驥，浩乃改名閭而字驥。與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赴徐州領東徐州刺史，封安樂侯。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為中書令，加給事中。文明太后甚重之，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高祖嘗謂羣臣曰：「朕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

魏書亦見
計忠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一人

七

識其真偽，卿等可辨之，以釋朕懷。」閭曰：「袁盎微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鼂錯，是其佞。若以兩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所對者，已然之後。閭曰：『佞者，備智以立事，忠者，發心以行道。譬如玉石，雖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相異，忠佞異名而相同，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其出處同異之間，忠佞交換之境，是豈難然易明哉？或有似佞而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其後致忠諫實，非佞也。』閭曰：『子其諫楚靈初雖隨和，終致忠言，此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一人

八

乃幾諫，非為佞也。子其初若不設權，後何由忠諫？高祖稱善。閭上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糒而飲食，是以古王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家之不足，蓋以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邊防之要，理宜然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國。其長城之謂歟？今空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扞，城不可攻，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憊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置征北大將軍，脩立戰場，月三習戰，習之既成，大將軍領與六鎮之兵直至鎮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四：兵成罷遊防之苦，一也；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三也；歲常遊運，永

得不置四也。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議伐蠕蠕，問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與否？羣臣以爲宜有，乃詔問爲書。時蠕蠕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今所造書不及彼之喪事，若知而不言，卿則有罪。若偶然遺之，應謝所任。問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免冠謝罪。高祖曰：蠕蠕使奉提，小心恭慎，其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九

相陵侮，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宋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書可，明奉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詔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萬幾事允，未周之闕，卿等陳之。問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鄆，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既明，不應事闕。夫爲政之道，始終若一。願陛下終成其事，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不遠而致。高祖曰：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君上之所施行，經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十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而行之，謂之事。然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德衰微，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失，則政出於大夫。帝善之，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還都洛陽，問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不悅。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等四道南伐，車駕幸懸瓠。問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不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克，將於淮南脩故城，置鎮戍，以擬新附之民。詔問論其狀。問表曰：陛下命將遠征，親臨江左，克拔數城，歸民襁負，可謂威惠並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

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若必留戍。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御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鎮戍已定。猶思外叛。角城最爾。處在淮北。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愚以降附之民。及諸守令。皆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遠旋士卒。班師還京。雖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豈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茲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闕。朝於行宮。因奏曰。夫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廿

向化之徒。自然樂附矣。高祖曰。願從容伊洛。但未獲耳。車駕至鄴。頻幸州館。詔曰。問昔在中禁。有崇禮正樂之勳。今作藩牧。有廉清公幹之美。可謂國之老成。善始善終者也。賜粟帛衣馬。問屋。請本州。詔曰。聞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平北將軍。遂其情願。徙南州刺史。歲餘。求致仕。徵為太常卿。世宗踐祚。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引見東堂。賜以敬養。訪之大政。臨辭。世宗為之流涕。詔曰。聞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懷兼懷。安願。金漢世榮。朕可賜安車几杖。與馬綰綵衣服。市帛。事從豐厚。百寮饒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聞進陽北。上望闕表以。

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卒。世宗遣使祭弔。贈鎮北將軍。諡曰文侯。與高允稱二高。為當時所重。閭閻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在中書。嘗辱諸博士。博士學生有所干求。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為二州。乃更廉謹。有良卷之譽。想已足故。

游明根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人。世祖擢為中書學士。顯祖初。拜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高祖立。加散騎常侍。遷儀曹尚書。廣平公。明根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高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廿

祖流涕言別。賜委貌冠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安車乘馬。帳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敕太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恆置書訪之。舊病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年八十一。諡靖侯。子肇。字伯始。為廷尉卿。尚書令。高祖世宗之舅。百僚憚懼。以聲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不可高懸。甚銜之。盧昶奔胸山。肇表曰。胸山最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聞賊將屠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我舊有之疆。兵役時解。

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而和已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以郁洲降朝議遣兵赴援發表曰玄明送款雖當外救然事有損益或靜而有功或動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接大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無所用之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克必不能守豈可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之地且六里於賊逼近去此開遠以開遠之兵攻逼近之衆事異勢殊不可敵也災俗之年百姓飢餓而令撫綏之宜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惟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淺勞之則怨生怨生則思叛兵連禍結事不可測宜損茲小利不致大害世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八

七

宗不聽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近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地雖假官號真偽難分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果不慎始悔將何及又不納肅宗卽位還尚書右僕射侍主者諮呈更事肇反復再三必窮其理然後隨決雖龍勢干請終無回輒時人服其方正領軍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懼集公卿會議羣臣皆順其旨肇終不下若卒證文貞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卷清貧寡欲資仰祿而已爲廷尉時世宗嘗私數肇有所降恕肇不

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肅宗卽位自侍中崔光以下讓奉迎者並加封邑封肇文安侯肇曰子襲父位古今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受論者高之子祥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侯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不受改封高邑侯其非辭其

劉芳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父邑宋兗州長史與劉義宣死於彭城芳逃竄因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妹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氏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備書夜則讀誦澹然自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八

七

守不成成於貧賤常爲諸僧備寫經論筆迹精好卷直一歲中人百餘匹由是與大僧多有還往沙門惠度失文明太后意死并鞭芳一百中官李豐明芳無罪太后悔之時齊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攬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還中書侍郎詔芳授皇太子經除散騎常侍王肅來奔高祖宴於華林園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按禮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不聞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冠尊故不及笄非謂男子無笄內則子事父母難初

大僧如令
之大和尚

謂意
止不
則

應云四郊
之學其門
郊之學其
若皆其序
不應止在
西郊

鳴榔繩笄總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肅曰此非劉石經邪
漢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多
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
意三禮諸儒故其講論皆無異議今聞君言頓祛平生之惑
詔以芳經義精洽超絕國子祭酒高祖崩喪事皆芳攝定遺
旨今芳授世宗經芳表曰夫爲國家者因不崇儒尊道學教
爲先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
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
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今徙
縣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宜外錯校量舊事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十人

主

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太和二十
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權以二或
向東或向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
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
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
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學記
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
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周有六學此其證也漢魏

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
有學去王都五十里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
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梓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同處無
嫌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還中書令朝儀悉芳脩正吉凶
大事皆就訪焉轉太常卿芳以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
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宜隸太常上疏曰臣聞國之
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竊見壇祠遠近之宜考
之典制或未允衷鄭玄注云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孟
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
賈逵云東郊水帝太昊八里鄭玄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十人

主

曰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
皆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
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鄭玄云
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
里因火數也此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
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時在南郊之季
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
此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
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鄭玄云西
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

因金數也。此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也。賈逵云：北方水帝顓頊六里。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置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宋元始中故事：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之據，退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八

七

達漢魏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里。竊所未審。禮儀志云：立高禪祠於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恆棘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縣邑令長祠之。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公創成洛邑，故崇祠不絕，以彰厥庸。今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郡縣脩祀，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二祠在太常，與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

墳籍，粗可依據。今立冬務隙，遷易郊壇，於事爲便。詔曰：所上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詔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等脩理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請尚書僕射高肇管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時朝士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籍，其相難質，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朝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繞係社樹三匝。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此其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八

八

一證也。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其三證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此其四證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云：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其六證也。諸家社稷

國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所植之木，世代不同，而尚書通篇則云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如此是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逸書云太社唯松，今社宜植以松，稷乃社之細，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初太子恂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敷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聘之為恂孺子焉。崔光表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卒，諡文貞，從子懋為尚書外兵郎中，芳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臺中疑事咸與訪決，轉常侍，太傅清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八

北

鄭義

文、解案
思、解案
相、案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八

千

鄭義，開封人。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降，顯祖遣都將元石赴之，遣義參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石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義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為全勝。」石從之。珍奇宅內有親兵數百人，石既克城，意驕縱，酒不設警備，義復謂石曰：「吾觀珍奇有不平之色，可嚴兵以待非常，其衣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虎幡慰郭也，眾心乃定。除西兗州刺史，政以貽成，性又苛吝，民有禮餉者，不見杯酒，得肉之賜，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義雖有文業，而治

崔景偽

崔景偽，博陵人，拜國子博士，為高祖所知，賜名，遷常設詔，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廷尉少卿，卒于巨倫。殷州長史叔楷為殷州刺史，州陷於賊，巨倫斂恤存亡，賊高其義，欲用之，巨倫潛結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巨倫曰：「吾奉命而行，朕共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共奮擊殺傷數

十人賊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失道惟望佛塔而行朝廷嘉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東濮陽太守歲餘飢乏巨倫傾貲贍恤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男卒楷左中郎將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解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計水之趨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昔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決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湖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濬衆流壅塞之所致也若穿鑿涓涓分立堤塢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三

在疏通令無停感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置立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過瀉其境鴻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道能工麾畫形勢都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版分崖練厥從往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高下營田即因水陸水種杭稻陸蔬桑麻實上業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其於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沔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畲苗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

有堤岸
侵軼不給

事已不可
為矣

有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觀荒殘夙宵不寐實希效力事得施行用功未就詔罷之葛榮轉盛諸將拒擊失利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梓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起趣界內郭下兇熾蠶食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非慕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敵強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亦復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遇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三

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赴任楷曰吾一身獨往朝廷謂楷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為吾盡心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轉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明日召羣寮告之咸曰女郎長須出嫁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遂命追還州既新立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盡力抗拒強弱勢懸撫厲兵士莫不爭奮咸稱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苦戰旬日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不屈死長子士元假征虜將軍亦

戰殺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之。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高祐

高祐字子集。允從弟也。拜博士侍郎。高宗末。兖州獻異獸。人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鱣鯉。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籀書。文曰朱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時謂祐言有驗。拜秘書令。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皆言動之實錄也。聖朝自始祖至於文成。世數久遠。是以

附會

附會

史籍

卷之十一 三十八

七

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參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邇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以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聖。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但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猛虎不過朱均之鄉。蝗蟲不入卓茂之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可息。但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上疏云。今者選舉。不採政職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

何夢奇

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善之。加給事中。時李彪專執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西兖州刺史。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當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當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許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盜發則連坐。初雖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徵為宗正卿。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惜命。處刑三載。以贖論。會卒。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曰靈。

崔挺

史籍

卷之十一 三十八

七

崔挺字雙根。安平人。除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領侍臣曰。擁旌者。皆如挺。吾何憂哉。州治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觀宇不可久立。挺曰。蛟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後作復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挺以為周書

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事，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戮，豈不哀哉！高祖納之掖庭，有人年踰九十，版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且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不能以玉為寶，及見光潤溢目，乃表送都。及見代老幼泣涕追隨，贈送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世宗，廷難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以挺為司馬，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發，挺終不言。詳曰：惟光州未加考級，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貶為君子，君何故嘿然？挺曰：階級聖朝大

史籍 卷之十 百三十八

章

例考課國家恆典，自銜求進，竊以為羞。詳其稱款，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莫不悲感，其銘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追奉冥福。初，崔光貪賤，挺贈遺衣食，嘗親教焉。又識那給宋弁於童穉，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閉門之內，雍雍如也。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此見賢子，當為羣拜。紀挺曰：卿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除廷尉少卿。孝昌初，荊州刺史李神儒為梁所圍，詔孝芬率軍以援之。因代焉。路由三鵠，為賊所掠，孝芬遂從弘農道南入，輕兵出，具不意，賊奔散。肅宗嘉勞之，以元叉黨除名。初，孝芬為廷

史籍

卷之十 百三十八

章

尉，章武王融以賊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避賊於博陵，城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為逆，遂收捕之，遇赦乃出。梁將成景僞逼彭城，以孝芬為徐州行臺，孝芬入辭，靈太后曰：卿女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煩了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此語，誰得聞之？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甚，遠矣。乞召言者以辨虛實。太后意解，孝芬軍至，景僞退走。除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逼兗州，敕孝芬往救。孝芬聞之，佩突圍奔梁，餘悉平定。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久倦外役，固辭，除太常卿。太昌

出入啓觀家事巨細必諮決之財物尺寸以上皆入公庫四時分資李氏裁之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國氣焉從弟贊邑除營州刺史庫莫奚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邑悉令送還夷人感附提族子遊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兵役遊於其勞苦表請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移置城南開敵之處親自說經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遷南秦州刺史州人楊松柏兄弟數為反叛遊招慰之松柏弟兄歸款遊以松柏為主簿松柏率羣氏來降遊因宴會俱斬之合境皆叛韓祖香等攻之遊窘逼登樓悲歎推其女墜殺之不欲為羣小所辱遊為祖香所害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宅

楊橋

楊橋字延慶華陰人祖真清河太守高祖假橋前將軍隨駕南征至鉅離師回詔橋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東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諸軍渡淮未訖橋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圍橋橋為固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其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橋領精騎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決渡能戰者來賊不敢動遂擁衆而濟賜爵華陰子除右衛將軍車駕據咸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彭城王勰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橋居帝側遙射侯正中第腹已滿高祖曰左衛壽足右衛當解之橋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夫

山基之妙何復過是舉危酒以賜之曰古人辭酒以養病服今賞卿以獎能除華州刺史卒子侃字士業楊氏一門貴顯子弟早通而侃獨少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遠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等為內應遠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版卒已集惟聽信還佐寮欲若以無脩白捺之事侃曰白捺小城本無形勝遠集兵移文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悟曰卿可造移報之侃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他人有心乎付度之

農北渡。據石錐壁。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何者。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即是不降。理須殄戮。民轉相報。未實降者。亦許舉烽火。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遂遣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元頤內逼。詔行北中郎將。率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移卿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者大。卿可還洛。後更圖之。侃曰。寧可以臣微族。而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車駕南還。類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探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顯守河中渚。密通款。求破橋自效。余朱榮率軍赴之。未至橋。已破。應接不及。義眾皆為顯所屠。榮將還。侃曰。未審大王發并州之日。前知有夏州義士來相應否。夫兵散而復合。創愈而更戰。持此收功。不少。豈可以一國不達。而頓廢本謀。今事不果。不過兩賊相殺耳。若即退還。民情失望。可召發民材。多縛梓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顯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從之。余朱兆與侃遂於馬渚南渡。擒顯于冠受。顯南走。車駕入都。封濟北郡公。時錢多私鑄。日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不許。及援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

而錢弊得改。尚書不許。以今況昔。事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莊帝圖余朱榮。侃預密謀。余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天光在關西。遣侃姻親招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勸侃出。應假令食言。不過一身。莫全百口。侃往赴之。為天光所害。幽州刺史。播弟椿字延壽。授中郎曹。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諫曰。陛下居哀五朝。水漿不御。大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聖人之體。設不減性。繼陛下欲自賢於前世。其若宗社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加給事中。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騰。聚眾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武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水。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窺者。正避死耳。宜勒三軍。勿復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也。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以驢馬餌之。不加討。遂陰簡精卒。伺夜襲。斬騰傳首。人為太僕卿。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未叛。走。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求徙置淮北。詔使椿持節往徙。椿上書曰。臣聞商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招附殊俗。居之荒服之間。所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不安。必思走叛。又此族類。衣毛食肉。

史記 卷之十 三十八
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退歸伏之心，退失藩衛之益，徒之必生後患，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元倫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正光中，除雍州行臺，遇疾乞解，詔以蕭寶夤代之，椿子昱將還京師，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過於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驕用？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過望，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如其不然，必成深憂。」昱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不納，及寶夤害御史中尉鄧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誘，進位太子，昱征東將軍，元嶺入洛，昱為嶺所擒，或勸椿攜家逃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乞歸老，賜朝服牀帳几杖，安車駟馬，給扶，所在郡縣，四時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懷惜。」椿獻獻下拜，莊帝止之，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人親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吾記清河翁時服飾，恆著布衣，韋帶，每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令汝等服乘。」

史記 卷之十 三十八
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必待其還，過中不食，忍飢相待，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聞汝等兄弟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而居住宅，宅不飲壯麗華飾者，止慮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太初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顯，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二宮構間者，吾兄弟相誡曰：「今泰二聖近臣，居人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腹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被召詰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有誤聖聽，是以不敢。」及二聖閉言，語終不敢傳，過後更以不言蒙貴。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議，高祖謂朝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惟楊椿兄弟，逢舉輒賜兄及我酒，汝等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過惡也。」吾文武才藝，門望相援，不勝他人，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子，津又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謹慎，不言人過，無貴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馳驅勢門者，有輕論人過失者，及見貴勝

如此人不
免見投
命耶

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制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
汝家自皇親以來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
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
尤請可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輔翼天子所
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
非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普
泰元年為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贈太師丞相子昱字元
略為廣平王懷左常侍懷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
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者
三十餘人其不死者除名為民惟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

史籍

卷之十

重

免除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
朝貴畢集酒酣之後北海王詳與橋爭論北海王謂昱曰尊
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
濟則從其濟伯父柔亦不如剛亦不吐肅曰非耶君何以申
二父之美帶曆事承時肅宗冲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
官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
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關羣
寮陪侍之儀非所以重儲副也陛下若召太子請降手教令
臣下咸知於是詔曰自今以後若非朕手教勿令兒輩出宮
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容謂昱曰朕

史籍

卷之十

重

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隱諱昱奏揚州刺史李
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
太后召又夫妻泣而責之又深恨昱昱叔舒妻元氏又之從
姑有憾於昱會蘇州人劉宣明謀反逃竄又使元氏誣告昱
藏匿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二百
具謀圖不軌又構成其事遣左右御仗夜圍昱宅收之既無
所獲乃釋救處元氏死刑而又相左右卒不坐又廢太后出
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又遣黃門盧同詣
鄴戮熙同希又旨就郡鎮昱赴鄴訊百口後乃還任孝昌中
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
察雍州賊張映龍等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一
日一夜書移九通請援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
中根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雖往何益遂與叔仁俱
進斬賊首餘黨遂散詔以昱催督稽獲免官復除徐州刺史
太山太守羊侃據州叛侃兄深為徐州行臺府州欲禁之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元顥逼大梁假昱驛
騎將軍鎮梁陽顯擒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城陷昱與弟息
五人在門樓上顯執昱下責之曰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
非我負卿也昱曰向所以不下樓者慮亂兵耳昱分不望生
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七小弟一命便死不也顯乃拘

之類將陳慶之等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像之費一朝
被殺殺傷五百餘人請乞楊昱以快意顯曰我在江東開梁
主言初下建業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此外
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統帥三十七人皆剝腹取心食之幸
莊還宮復前官余朱榮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
朱兆入洛昱還京師爲天光所害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從子
玄就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
人所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贈汝陰太守椿弟津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津久侍左右忽咳逆吐血藏
之衣袖太后聞聲問而不見既知其故嘉津敬慎賜緣百匹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八

五

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外絕交遊馮誕少與津善及誕
貴寵每相招多辭狀不往誕以爲恨或曰司徒君之故舊何
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
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武功民齋絹三匹去城十里
爲賊所劫有使者馳驛過被劫人訴之使者到州以狀告津
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
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老母哭云是己子乃遣騎追捕
并絹俱獲守令察佐有漬貨者未嘗公言其罪但以私書切
責之官屬感勵莫有犯者轉華州刺史與兄橋前後牧本州
常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不一津命一俄公尺其輪物

好者賜以杯酒所輪稍劣者亦受之但無酒以勞其恥於是
人競相勸官調更勝孝昌初行定州事賊帥薛脩禮杜洛周
毛普賢來攻津置鐵鑄鐵去城十步廣作地道潛兵踊出持
鐵是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梁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朝廷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與賊將
元洪業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洪業復書云與諸人密議欲
殺賊帥以報又曰賊欲圍城正爲北人耳城中北人須盡殺
之不殺恐縱爲患津以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不忍便
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人皆感其仁恕脩禮普賢既死加
衛將軍封開國侯八年葛榮來攻圍經三稔朝廷不能救乃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八

五

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諸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計賊通日夜泣
諭那阿瓌遣吐豆發率騎一萬南出前鋒達廣昌賊拒塞隘
口蠕蠕遂還長史李裔引賊入城津苦戰不敵見執洛周脫
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苦諫得免津見裔慷慨
流涕以大義責之裔大慙洛周聞之弗問也及葛榮并洛周
復爲榮所拘榮破還洛永安初兼吏部尚書莊帝以津爲司
空余朱榮死以津爲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
津馳至鄴惟羽林五百人將從滏口而入值余朱兆已克洛
相州刺史李神勸津舉城通款津不從時子遷爲光州刺史
兄子昱爲東道行臺屯梁沛津規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

欲於濟州渡河而仲遠已陷東郡乃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
贈大將軍太傅諡曰孝穆逸字遵道散騎侍郎建義初莊帝
在河陽逸往謁除給事黃門侍郎及榮謚誅朝士帝憂怖命
逸晝夜陪侍常寢宿於御牀前帝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
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除光州刺史時災饉連歲逸欲開倉
賑給所司不敢發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以此獲戾
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其老小殘疾不能自活者於州
門為粥飯之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扶弱鉏強
廣設耳目善惡畢知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
食雖在閭室終不敢進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亦朱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表

仲遠遣人於州害之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
營齋供經月不絕贈尚書僕射楊氏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播
性剛毅椿津恭謹兄弟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
不食廳堂間以幃幔隔障為休息之所時就偃仰還共談笑
播既卒椿年老曾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
命坐津不敢坐椿每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食則親授匙
箸品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
嘉味輒因使次附致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
下泣兄弟皆有孫而椿有曾孫年十五六椿欲為之早娶望

見玄孫是以過以來幸多學問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及播焉世隨等將害播家誣
其為逆太請收治而廢帝不許世隆苦執不得已下詔世隆
遣步騎夜圍津宅天光亦收播於華陰無少長皆遇禍籍沒
其家廢帝惋快不言而已永熙中合家歸葬華陰眾咸悲傷
焉

楊氏多才而受禍最酷豈
陰符所謂天生天殺與

史籍卷一百三十八終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表

史緯卷一百三十九

魏書十二

列傳

劉昶

劉昶，宋文第九子也。封義陽王、徐州刺史。及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懼，遂開行來降朝廷。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封丹陽王。公主薨，更尚建興公主。皇興中，宋明使至，顯祖詔昶與宋明書，為兄弟之式。宋明責昶，以母在其國，宜如春秋荀偃對楚，稱外臣之禮。昶更作書與之，昶辭曰：「臣若改書，是為二敬，猶修往式，彼所不納，願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公主。昶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居喪之。服，每在公坐，諸王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昶聞於御聽，至陳奏本國事故，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恆，訶詈童僕，音雜夷夏，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中，轉內都坐大官，及齊伐宋，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入其府舊堂，昶哭拜，遍尋故居，處處隕涕。左右莫不酸鼻。及至道所，將臨陳，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時改革朝儀，詔昶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開建五等，昶齊郡

公加宋王。高祖臨經武殿，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悲泣。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輿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為之流涕，除都督吳越楚徐諸軍事、大將軍，及發高祖親饗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因以所製文集賜之。高祖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未工，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昶不能綏邊懷人，撫接義故，而閉門喧譽，內外姦雜，遺民舊吏，莫不慨歎。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採石累之，墳崩，壓死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太和十九年，昶朝京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

師時高祖臨光極殿，大選謂昶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垂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在門資。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各品無別，殊為不可。今八族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髮鬚唐虞，卿等依循元凱。」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卒於彭城，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備九錫，依晉琅邪王仙故事。諡曰明。子輝襲封。尚世宗姊蘭陵公主，拜員外常侍。公主嚴妬，輝嘗私幸侍婢，有身，主笞殺婢，剖其孕子，節解之，以草實婢腹，裸以示輝，輝忿憾，遂疎公主。公主姊

如婦之名

婦名

言於靈太后太后勅清河王懌窮其事懌奏其不和之狀請
離婚剖封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雍等屢請復舊義太
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勅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
檢忌主姑陳爾公主構之與輝復忿爭輝推主墮牀手脚殿
主傷胎輝懼罪逃太后令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
家長坐鞭刑配牧煌為兵公主因傷致斃太后親臨勸哭舉
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之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
曰向所以過哀者念公主為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為隱
忍古今所難以此痛之後執輝於溫縣幽於司州將加死刑
會赦得免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

蕭寶貴

蕭寶貴齊明第六子也封建安王梁主克建業以兵守之將
加害焉寶貴聞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穿牆夜出寶貴
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躡徒步
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既放乃度西岸投華
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將寶貴通匿山淵得驢乘之
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形客憔悴兄者以為掠賣
生口也成主杜元倫推驗知寶貴氏子以禮延待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客禮時年十六寶貴
請喪君斬哀之禮澄應以喪兄之制給其喪寶貴從命澄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四

率官寮赴弔寶貴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漿菜簡言一同極
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惟不見夏侯一族以其附梁故
也改日造澄澄深器之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閣下
請兵南伐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
自壽春降請軍立效世宗除寶貴都督揚州刺史丹陽郡公
齊王配兵一萬命據東城任其募壯勇得數千人寶貴年少
驍勇而性雅重過非猶絕酒肉蔬食粗衣慘形悴色未嘗
嬉笑及被命南伐貴要憑託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貴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行達汝陰東城已陷寶貴停壽春梁將姜慶
真來攻寶貴躬督甲冑率眾力戰破走之勇冠諸軍見者莫
不壯之徵還京師中山王英南伐寶貴又表求行與英破梁
軍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貴與英俱引退士卒死沒者半
有司處以極刑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公主公主
有婦德事寶貴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貴
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對如賓自非太妃有疾未嘗歸
寧寶貴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
親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胸山戍以傳文驥守之梁師攻
文驥詔盧昶督軍救之假寶貴安南將軍往授受昶節度世
宗餞之東堂寶貴泣涕橫流及昶軍敗寶貴全師而歸梁遣
將康絢於浮山板淮以灌壽春除寶貴驍東將軍以討之復

封梁郡公齊王梁堰既成淮水溢溢爲徐壽之惠實資於堰上流更鑿折渠以注淮流水乃小減遣將軍劉智文率壯士千餘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將軍王升明而還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梁卒死傷甚衆梁武手書與寶資曰謝齊建安王寶資亡兄長沙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內無素蓄外絕繼援卒能全土破敵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著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覲重圍累日一鼓克定亡弟衛尉兄弟戮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覆茶醯百口由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危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謀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遭劉山陽輕舟西上來相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大會孟津本欲窮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覆王珍國已建大業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以今日之位謂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忍爭無用之地殘蒼生之命正爲李繼伯在壽

陽侵伐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城戍或掠村里若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緣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移文北土卿幼有側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在河洛具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率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問方欲還北恐機事一差後難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寶資表送其書陳其怨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入爲殿中尚書寶資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除徐州刺史寶資起學館於清東朝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六

望率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輿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遷左僕射善於吏職其有聲名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立朝之譽仁義處身之端自比以來官固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量其多少與者不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夫動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匪輕所責實重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西兩省文武閑職或數旬方應入直或朔望止於上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序之路

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自昔聖王。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周之謫謫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戚。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親親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本無汗馬之勞。或言財利之規。終憊十一之潤。皆虛張功最。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蜂起。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紀極。夫琴瑟若有不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或所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七

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具覈才行能否。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批謬。卽正其罰。不得方復推諉。委否。容其進退。優劣既定。總而奏之。考績之日。尚書令僕侍中黃門。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奸回。其內外考格。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奇策殊能。事關興廢。遐邇共稱。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章章難除。涓流不息。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治化。詔付外傳議。竟無所定。梁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賈黃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

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脫包此凶醜。真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蒙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秦州人薛珍劉慶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死其子念生。竊號天子。置官寮。率衆出隴東。沒汧城。陷岐州。執元志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賈黃西道行臺大都督。西征賈黃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念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於小隴。進討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天水人呂伯度始共念生作逆。後係於顯親。與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八

以爲秦王資其士馬攻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拒戰。大敗。伯度遂背胡琛襲破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遂詐降於賈黃。朝廷授伯度涇州刺史。平秦公。而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不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賊勢更甚。賈黃不能制。孝呂二年。假賈黃大將軍。尚書令。賈黃自黑水至平涼。與賊相對。攻擊數年。賊亦憚之。三年正月。除司空。出師既久。兵將疲弊。遂大敗。還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賈黃死罪。詔恕爲民。四月。復除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杜粲所殺。粲據州。請

降於寶黃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黃
自以出軍屢年糜費既廣師徒覆敗慮見罪責內不自安朝
廷亦疑之乃遣御史中尉鄒道元為關中大吏寶黃謂密欲
取已彌懼因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謹言讐生十子九子殺一子不
殺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
疑應道元至除盤驛寶黃遣其將郭子恢殺之詐言白賊所
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問遂反僭稱大號赦其部內遣子恢
寇潼關詔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北地人毛遐與弟鴻糾率
鄉義討寶黃寶黃遣將軍盧祖遷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將侯

史籍

卷之百三十九

九

終德攻遁會子恢為官軍所敗終德勢挫還圖寶黃車至白
門寶黃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
從後門出走度渭橋奔醜奴醜奴以寶黃為太傅都督朱
天光破醜奴於安定擒醜奴寶黃送京師詔置都街中京師
士女聚觀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與寶黃
素舊相與言於莊帝云其逆迹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
道習自外至莊帝問何所聞道習曰聞陛下欲赦寶黃帝
問何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黃周旋居得言之
地必能全之二人謂寶黃在前朝寶黃敗於長安走為醜
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除法欲安施帝乃賜死

不終臣節
何妻天命
寶黃入關
亦三十年
矣

謀殺其兄
謀殺其母

寶黃將死神偶攜酒就飲對之下泣而寶黃夷然了不憂懼
唯推天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黃訣別慟
哭極哀寶黃至死色貌不改長子烈尚肅宗妹建德公主伏
誅次子權與弟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為司徒長史凱
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銜恨妻復讒之
凱遂遣奴害公主詔報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逐滅初梁武滅
齊東昏侯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生子綜梁武以為已子
封豫章王綜長其母告之以實綜常懷異志值元法僧以彭
城叛人梁梁武命綜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肅宗遣臨淮
王彧討之綜密布誠坎與數騎夜投或軍孝昌元年屆洛陽

史籍

卷之百三十九

十

陸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黃在關西遣使觀察其形
貌斂眉悲感為改名贊朝延禮遇隆厚授司空封丹陽王及
寶黃反贊惶怖奔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
慰勉之莊帝立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公主齊州刺史
寶黃兄據贊拜表請寶黃命今朱兆入洛贊為趙洛周所逐
公主被錄還京今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
州為沙門病卒年三十一昔秦末勅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
鹿念義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象初吳人盜其喪
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附葬蕭氏墓焉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人。參慕容白曜軍事。白曜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將坑之。麒麟曰：「今方圖進取，宜從寬厚。」勸敵在前，而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表麒麟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器械。於是軍資不乏。高祖立，除齊州刺史。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曰：「明公仗節方憂，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流抑，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詰，則華族蒙榮，良士獲敘。懷德安士，庶或在茲。從之。太和十

史紀

卷之十一

七

一年，京都大饑，麒麟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屬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夫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今動以萬計，頃年山東遭水，而民饑饉。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昧且憂勤，思恤民艱，上垂覆載之澤，下有束餒之人，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政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累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

府庫，貨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靡麗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成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餘出賑，所以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卒於官，麒麟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惟有條絹數十匹，贈燕郡公。諡曰康。孫子熙，字元雍，少自修

史紀

卷之十一

七

整爲清河王。懌常侍，初父與宗，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志，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與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及元又害懌久不葬，子熙憂悴，辭歸田。野言王若不待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仕。靈太后返政，子熙與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劉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言元又劉騰罪惡，太后遂剗騰棺，賜又死。懌復封改葬。以子熙爲中書舍人，修國史，兼黃門。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今朱榮擒葛榮，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不宜見之。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廷尉論子熙大辟，恕死。

免官出帝初除國子祭酒子熙安貧好靜遷都時百司並給兵力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加衛大將軍卒顯宗字茂親有才學沙門法撫世稱聰悟嘗與顯宗取百人性名各讀一遍隨即覆之法撫猶有外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惟服耶耳太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征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都足開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繁劇况三農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要時六軍雲會雖調敘輕省不欲勞民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紜道路用蠶一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有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洛京可以時就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議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今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出入警蹕豈爲儀容而已亦以戒不虞也清道而行尚恐衝蹶之失况

履涉山河而不三思哉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視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幾晷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天縱明敏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尚神養性熙願無疆之助莊周有言形有盡而智無涯以有盡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高祖納之顯宗又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祭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別貢門望以錄士凡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時用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主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於門資此亦過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王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有國家者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乎在有罪無赦罰必當辜則雖華擬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重誅而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盜者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奸在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好迭相勸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

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勅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接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久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議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斯豎之邑藏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類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七

例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口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道武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使作屠沽各有攸處假如一處彈爭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今章此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矣今使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尼父稱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聖賢明諄若此之重朝廷每遷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途得與

膏粱華望樓閣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所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其衆疑恐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土物必也正名之謂也可依地理舊名一片釐革小者合并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俱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及末代寵之所降賞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僅委厭梁肉而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七

復厚養屢加勳以千計若分賜鯨鯨賸濟實多如不使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置蒲博以長於爭之心恣喧囂之失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高祖曾謂顯宗及陳靈鳳曰若作之任國書是司古人班馬之徒因自適適若當世文學卿等應推崔孝伯顯宗曰臣才第短淺至比於崔光實爲陸渥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後乃度越諸子今臣之所撰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親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俯徵於虞書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爲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遵明時直筆無懼

抄得可笑

原可晒

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高祖晒之高祖詔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未知當否可度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刻位欲為膏粱兒地欲以益治贊賄高祖曰正欲為治耳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何為專崇門品不下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世族之門雖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第舉高祖曰如此者希曠代中一兩人耳冲謂羣官曰今欲請救諸賢秘書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與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今之子皆可為秘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雖有與才
民以資格
亦不自見

說得妙

高祖失信

書郎否高祖曰卿何不舉世族為監今者顯宗曰物不可一類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征虜將軍大結陽齊軍主高法援來救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高祖曰卿破賊斬帥何為不作露布顯宗曰頃鎮南將軍王肅獲賊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晒之近仰憑威靈得推腹虜擒斬不多脫復高史長緣虛張功狀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結陽平定檢審相酬及新野平以顯宗為廣平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勳詔曰顯宗進

退無檢尚書推列以開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妄致愆才猶可用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結陽勳賜爵章武男史臣曰韓顯宗陳時務亦有可採至於史才所未聞也高自矜詡過矣不財綱

程駿

程駿字驍騎廣平人少孤貧機敏好學嘗謂其師劉廙曰今世名教之偏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可以經世駿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巾性本之言可謂至順矣人若平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廙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文成踐阼拜著作郎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謂羣臣曰朕與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說得是但
過而不
亦處辭

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幾何對曰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八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願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高麗王璉請納女掖庭假駿故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或說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險夷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言女喪駿以義責之璉不勝忿斷駿從者酒食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駿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聞預事於宗廟而獲貴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執乎

從之。文明太后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愷，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以旌其德。」駿悉散之。親舊卒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諡曰憲。

薛安都

薛安都，汾陰人。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宋廢帝以爲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宋湘東王彧殺其主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廢帝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舉兵應之。宋明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以子道大爲質，顯祖遣博陵公尉元赴之。拜安都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尉元。元知之，乃不果。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九

發安都重貨尉元，委罪於婿裴祖隆。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眾敬朝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錄。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河東王從弟真度。徐州長史勳高祖先取樊鄆，後攻南陽，高祖然之。封臨晉縣公子懷古。汾州刺史聚納貨賄，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博親戚，恣其取受，送迎賓客，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退。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易粟繼至，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畢眾敬

畢眾敬，東平人。仕宋，爲泰山太守、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

自立，遣眾敬詣兗州募兵，到彭城，刺史薛安都與密謀。云：「晉安處上流之勢，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乃橋宋明之命。」以眾敬行兗州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率兵赴宋明，使司馬劉文石守城。眾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不協，命眾敬誅其諸子。州內悉附，惟東平太守中纂據無鹽，不與之同。及宋明平晉安，王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有人發眾敬父墓，骸骨散落。眾敬發衆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遣人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眾敬獨否。子元賓以母在彭城，恐致禍，日夜啼泣。遣人請眾敬，眾敬先有表謝宋，宋明授眾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不赦之。眾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九

敬乃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惟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眾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拜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纂客白曜尅無鹽，申纂被擒，白曜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眾敬聞尅無鹽，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纂暴其親墓，聞纂死大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眾敬善自奉養，飲膳豐華，致遠方珍味，年已七十，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薦於親故，有國士之風。高祖召眾敬，與咸陽公高允至方山，眾敬與允雖好尚不同，而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許之。眾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初一

口刺虎才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室賜酒饌車馬勞遣之衆敬善持家業課田產大致儲積太和十五年卒子元賓平遠將軍遷兗州刺史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元賓所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卒贈衛尉卿元賓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故事前妻難生有子賜妻之子承嫡所以劉氏亡元氏之子不服重元氏卒劉氏所生三年終禮葬此

申纂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申纂提郡人太祖平中山纂奔無鹽宋明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明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守濟陰郡

常珍奇

常珍奇汝南人爲宋司州刺史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請降顯祖遣殷中尚書元石率衆赴之以珍奇爲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誠款不純微其子超入侍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殺三百餘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

三縣居民屯於灌水石馳擊大破之會日闇放大燒其營珍奇匹馬逃免超走至苦城爲人所殺

沈文秀

沈文秀廢之之子也爲宋青州刺史宋明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擁立于業弟子勛子勛敗文秀以州降宋遣其弟文炳喻之文秀復歸宋慕容白曜既克升城遣長孫陵率衆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率大衆攻討自夏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齊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之無遜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爲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掘之役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送京師數罪宥死顯祖重其節義加禮之拜外都下大夫遷外都大官高祖卽位以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除懷州刺史吳郡公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大興水田公私利益卒官子保冲南徐州長史坐援遼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爲下邳太守卒

張謐

張謐清河人爲宋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謐降仍授東徐州刺史卒初謐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乃詐憂不能梳沐

及譙爲宋冀州刺史致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氏高宗怪其納財之多引兄之時年垂六十矣高宗曰異哉南人能重室家之義此老嫗復何所任乃致如此厚贖皇甫氏歸譙令詣妾境上奉迎死後十年而譙入國

田益宗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世爲四山蠻帥太和十七年遣使歸款拜東豫州刺史光城伯二十二年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追掩時樂口已南郢豫諸城皆沒於賊惟有義陽而已梁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益宗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尅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臣

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老聚斂無厭諸子孫競規貨賄部內苦之言其欲叛世宗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諭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侵牟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恐致投亂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關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投中畿一郡魯生久不至詔以益宗爲濟州刺史恐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襲之奄入廣陵魯生及弟魯賢奔遁招引梁兵光城以南皆爲梁所據世哲擊破之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侍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桃符讒毀之狀優詔答之熙平初益宗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

太后令曰卿息外叛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恩遇不淺且卿年老方就閒養焉得復任州鎮魯賢來否豈待自往若遣信招納別勅東豫聽卿論議卒贈征東大將軍

景曜

道穆榮陽人齊寧州刺史益州內附齊遣穆追擊爲官軍所執高祖以爲越騎校尉子景曜爲員外郎繼謀南叛徙朔州車駕南討漢陽召穆從軍景曜密啓高祖言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穆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告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二城守將云何足慮穆曰魏軍甚盛可畏也至境首北向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臣

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南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遂斬景曜

孟表

孟表濟北人爲齊馬頭太守據郡降除南兗州刺史賜爵縣侯鎮瀋陽有南人邊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關會齊遣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城表察叔珍顏色有異推殿之云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皆假妄表斬之北門外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衆士戮力堅守鎮西將軍王肅解義陽圍還救之叔業乃退還征虜將軍卒

李彪

李彪字道固頓丘人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平元王陸獻年弱冠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崔鑒女路由冀州聞彪名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授業焉李冲甚厚之彪亦深相附託高祖賜名彪為秘書丞奏若作事彪上封事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浮華相競為消功之物制費力之事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焉可勝言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儉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約易以啟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雷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木輅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衷之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又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也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樂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率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今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秘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又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皇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誠禮教興行之日伏見朝臣丁憂者解滿赴職衣錦乘軒從宗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譔傷父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皆聽終服若必須奪情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數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營墨纁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高祖善之遷秘書令加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主客郎劉綸接對設譔樂彪辭曰齊主既賜譔樂以勞行人我皇喪制未除朝廷猶以素服從事是以敢辭綸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綸曰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情俯從羣議可謂亡禮之禮綸曰汝哉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贖代之制何關許人綸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處於贖彪曰五帝臣不如君故君親覽其事彪將還齊武謂曰卿前使還口賦阮詩云但願長開眼後歲復來遊今日果然卿此還復有來理否彪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

劉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愛重之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多所劾糾遠近畏之高祖常呼彪為李生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參理兩臺事彪與冲意議乖異形於聲色自謂身為法官莫能劾已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劾之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歸里高祖自應錄幸都彪拜迎於鄆南高祖納宋弁言將採用之會兩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請收彪彪自言事任高祖明彪無此遺左右慰勉之聽乘牛車至洛陽推問合赦得免世宗踐祚彪自記於王肅又與邢劭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規復舊職修史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親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是忘臣衆短採臣片長假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詔臣曰內平爾志外正爾筆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叙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可謂重明

馬班世史
亦例然耳

勳聖元首康哉記曰善教者欲人繼其志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先皇之茂猷明達今皇之懿美洞鑒華之前代其德靡悔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先皇業大功高道全德備加以謙尊而光為善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氏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惟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世其業是以談遷功立彪固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符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凌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闕而就志近晉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去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局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晉明勅尚書惟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人親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振者其有以也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皆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惟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待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

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時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後人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職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雖不知強欲爲之耳竊等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九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拜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編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遂在秘書省同王

史筆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元

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詔彪兼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彪爲中尉嚴酷處囚不款爲木手擊其脇腋有氣絕而復屬者奉勅慰撫汾州叛胡獲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時彪之功彪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正與高祖議以寒地處彪不相優假彪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極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彪位常伯兼尚書謂祚應以貴品拔之祚仍處以舊第彪忿怨形於言色祚曰汝與義和至交乃怨我乎義和弁也素與祚隙時以此譏祚

任城王澄與彪亦不穆及爲雍州彪爲志求府寮澄釋然啓志爲行參軍時稱美之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能屬文彪有女幼而聰令彪奇之教之學書誦讀經傳嘗謂所親曰此女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公私坐集必自稱贊爲高祖所責彪亡後世宗聞其名拜爲婕妤婕妤好嘗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欵重之志以軍功轉後軍將軍南荊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

高道悅

史筆

卷之一百三十九

手

高道悅遼東人車駕將幸鄴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殿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由水路幸鄴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諫曰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回付都水用造舟艦關承同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乃修繕舟楫更爲非務今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中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速授衣之月艤體可念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愚智等處朝野俱恐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

風軌物寰宇竊恐斯舉有損洪猷失天下民庶之望於是高祖遂從陸路遷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東宮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殺之贈管州刺史諡曰貞

薛聰

薛聰字延智辯裔孫也太和中爲尚書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聰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還直閣將軍羣臣罷朝聰恒侍帳政事得失聰輒匡諫重厚沈密莫窺其際每進官輒苦讓不受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之所能榮也除羽林監帝與朝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

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信不聰曰臣遠祖廣德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處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諡簡懿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儒才蕭實黃征關中引參軍府事實黃有異志孝通託以拜掃求歸同寮咸止之孝通笑而不答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等聚徒應之孝通謂近親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之道也與河東太守元

襲嬰城固守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封汾陰侯莊帝既

幽孝通議立節問帝拜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郎內典機密

外參朝政好汲引人物外兄裴伯茂宏放過甚孝通謂之曰

君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其放傲也伯

茂笑而不答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余朱天光自關中

討之孝武時爲僕射言關中險固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

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問誰可任者孝通薦賀拔岳天光

舉周文乃授岳開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爲左丞孝通爲右

丞同鎮長安岳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結爲兄弟天光敗於

韓陵節閭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卽位神武徵賀拔岳爲冀州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

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謂岳曰高歡以數千鮮卑破余朱百萬之衆其鋒寶難敵然公兄弟宿在其上侯深疑子鵠斛斯椿呂延慶之徒於余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前後降附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歡孟德之孔融仲達之王凌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恐失人望爾之又腹心之疾雖今孫騰在關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曹馬之時明矣以勢觀之難隙未已吐萬仁猶在并州高歡必先平殄方緩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地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關并之驍勇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因黃河以爲池退守不失

孝通能勤
岳不沈微
而巳

所不建

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乎岳執孝通手曰
君言是也乃遂辭不受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被詔京
師除中書侍郎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薦賀拔
岳鎮關中之計遂執赴晉陽及引見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
正齊神武更欽歎之然終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
文與大事而已使孝通作讓劔履上殿表興和二年卒於鄴
周文奏贈車騎將軍青州刺史齊神武奏贈鄭州刺史有集
八十卷

史緯卷一百三十九終

已卒

卷一百三十九終

史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

魏書十三

列傳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人齊祕書丞父尚書僕射與及兄弟並爲
齊武所殺肅自建業來奔高祖開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
肅辭義敏切高祖哀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深會帝旨
高祖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乘機
進取於是高祖圖南之規轉銳履過日加親貴舊臣莫能間
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肅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
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除輔國將軍賜爵開陽伯肅南齊
伯肅肅討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肅破賊軍除豫州
刺史肅善撫接甚有聲稱高祖手詔徵肅曰不見君子中心
如醉一日三歲我勞何如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
登汝墳也又詔曰肅已貽再奉歲衰不改有司可依禮諭之
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輟膳百寮詣闕高
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故肅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臣
聞至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
之內微爲少澤然民未聞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不
敢自寧高祖遣舍人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戚是誠心未



十日不雨
奈何

高祖愛面
知惡

至也。朕志確然，雨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功，封汝陽王。初，齊取負、負司馬黃瑋起攻，負殺之，齊以瑋起為輔國將軍。至是被獲，諸付肅殺之，以舒哀痛。高祖遺詔以肅為尚書令，任城王澄以肅起自軀，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肅聞，常降避之。詔肅尚陳留公主，本劉昶子婦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裴叔業以壽春降，拜肅車騎將軍，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閭壽春肅進討破之，擒叔獻。肅懿逃走，肅還。世宗臨東堂勞之，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開羅慧景。」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二

已死，資卷任用邪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進昌國侯揚州刺史肅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懷附，居身廉約，簡絕聲色，然性輕佻，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為言，卒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遣侍御史監護喪事，詔曰：「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領殯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司空，諡宣簡，肅宗詔為肅建碑銘。

宋弁

宋弁字義和，廣平人。弁至京師，見尚書李冲，言論移日，冲異

原名才叔

之謂人口弁王佐才也。弁與李彪州里相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因朝會，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久之，因被如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資之也。遷右衛將軍，領黃門。高祖北都之還，李冲頗抑宋氏，弁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及彪與冲相抗，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噬，彪之被劾，不至大罪，弁之力也。」高祖在汝南，不豫，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小瘳，引見門下，弁歎獻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發瘳乃爾。」車駕征馬閣，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高祖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留卿攝攝二曹，可不勉。」每稱弁可為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三

吏部尚書，遺詔以弁為之。與成陽王勰等輔政，會弁卒，贈豫州刺史。弁好矜伐，高祖嘗稱郭祚晉魏名門，弁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儒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故爾不推。」弁出，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二子維、紀、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又侍寵驕盈，懌每裁抑，又忿恨，思害懌，遂與維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叉寵勢日隆，乃告司農都尉韓文殊謀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懼而逃遁，物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后，欲開

告者之路乃熟爲昌平太守紀爲太老令惲親尊懿望朝野
瞻屬維受惲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忿而賤之及
文殺惲事斷朝政以維兄弟告惲除維洛州刺史紀尙書郎
初升與族弟世景曰維性疎險而紀識慧不足必敗吾業至
是果然問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尙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每
云維性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太后反政賜維死紀肅
宗未卒升族弟額涼州刺史妻郭氏亡後十五年額夢見其
妻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數日
而崇卒族弟鴻貴爲定州參軍送兵於荊州取絹四百匹兵
欲告之乃斬十餘人疎鄙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條乃斷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四

兵千以水虎之然後斬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坐誅

郭祚

郭祚字季祐太原人祖逸徐州刺史以女妻崔浩父洪之坐
浩誅祚亡京得免衆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還尙書左
丞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賞之車駕經渭橋過郭淮
廟問祚曰是卿祖宗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
倅俱在一門祚曰臣先人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
聖自惟幸甚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撰祭文賜爵東光子遷
散騎常侍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遷都草創征討不
怠內外多事祚參謀帷幄特處勳劇以立焉昭儀百官夕飲

八
桃之力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五

後復因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
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誰勸也李彪爲
散騎常侍祚入見高祖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陛下論才
授職豈容差爽高祖沈吟曰應有表讓因別授一官須臾彪
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不敢辭高祖歎曰使朕不能決
遂不損彪官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違爵爲伯世宗即位
祚兼吏部尙書詔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
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徙其妻子走者之
身懸名承配遇赦不宥姦途自塞從之祚持身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登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云此人便以
貴矣事頗稽滯每招恐警然所拔用皆量才稱職時復以此
稱之出爲青州刺史賑恤凶災民懷其澤還尙書右僕射故
宰令僕中丞弱唱入宮門至於馬道祚以爲非敬君之禮世
宗乃詔御太極弱唱至止車門御朝堂至司馬門弱唱不入
官自此始也領太子少師祚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祚懷一
黃龍奉之時左右趙桃弓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世人號
桃弓僕射黃龍少師世宗每引祚入東宮賞賚至百餘萬雖
以錦繡特賜劔杖恩寵甚深還左僕射除征西將軍雍州刺
史太和以前朝法峻急貴臣蹉跌便至誅夷李冲用事薦爲

左丞兼黃門祚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深自陳挹
冲曰人生有命不可避也但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不知止自以東宮師傅之
資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列辭尚書尚書令王澄爲之奏聞及
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悅心望加大執政怪之
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遣其
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大怒矯
詔殺之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所至稱職每有斷決以爲故
事名位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贈儀
同三司諡文貞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六

張葵

張葵字慶賓清河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率戶歸國封
平陸侯葵與爵爲散令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巧高上無所
顧忌文明太后見之召集百寮督責葵令其修改葵自若也
葵善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疑檢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在
畏伏遷黃門母憂解任葵送喪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顏貌
毀瘠當世稱之遷散騎常侍兼侍中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
甚有聲稱世宗親政罷六王葵與尚書邢帶奔走出京世宗
切責之除秦州刺史號爲良牧造興皇寺爲國祈福請有罪
者隨輕重論工陳留公主寡居葵願尙主主許之僕射高肇

不必詳

亦尙主主意不可肇怒譖於世宗擢葵擅立刑法勞役百
姓詔直後萬貳典馳驛檢察貳典肇所親愛欲致葵深罪葵
清身奉法求其過無所得乃免官還洛停廢數年因得偏風
手脚不便然善自將攝猶能朝拜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宋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
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世宗善之葵又表曰
高祖中命四使觀察風謚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周歷齊
魯馳驅梁宋調採詩頌未及陳獻先皇崩祖臣復謫疾相繼
伶仃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
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濫矜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七

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埽丘墳明日朋友無所負
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
今寫上呈伏願昭覽身付有司使魏代之詩不致埋沒臣之
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朝列之中葵及李韶出身官大
本在臣右器能幹局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
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升臣俱晉
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取緣斯義乞降臣位
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葵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
自強人事衣冠燕集僧道齋講修營從事孜孜不息好善欽
賢獎薦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時稱華侈榮宦

之心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開援漢中之勸。希加賞報。朝議嫌之。第二子給事中仲瑀請銓別選格。不使武人預清品。眾口喧嘩。立榜街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葵父子殊無畏避之意。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遂掠道中新蒿。然火投石。持挺直造其第。曳葵及仲瑀下堂。極意捶辱。焚其屋宇。仲瑀踰牆走免。始均圓救其父。拜伏請命。羽林亂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葵僅有餘命。與致比隣僧寺口占事狀。令左右上啓。遂卒。遠近見聞。莫不驚歎。官爲收八人斬之。不能窮誅。卽大赦以安衆心。識者知紀綱之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人

將陞矣。仲瑀避居榮陽。至五月。創漸瘳。始奔父喪。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矜憫之。數月後。言及尚泣下。謂侍臣曰。吾爲張葵飲食不御。近乃首髮。虧落悲痛之極。以至於此。初。幸招引河東民爲州。數千餘家。旋罷入冀州。後相依合。積三十年。至數萬戶。高祖比拔天下戶籍。最爲大州。葵每以爲言。高祖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葵追高祖往昔。累乞本州未獲。葵亡後。太后云。葵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時。議不合。若從其請。或不至是。乃贈冀州刺史。初。冀瀛大乘賊起。遣都督元暹討之。軍士多殺戮。以首級爲功。始均爲行臺。惡其僥倖。令檢集人百數千。一時燒焚。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死於火。論者以

爲報應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邢巒

邢巒字洪賓。河間人。爲散騎常侍。兼侍中。尚書。世宗初。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禁絕奢侈。服御尙質。不貴雕鏤。至以紙絹爲帳。辰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勤。遠景明之初。承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有餘。國用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從之。梁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降。詔加巒都督梁漢諸軍事。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遣兵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九

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至關下。李世叔以城降。巴西悉平。開地定境。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獲郡十四。遂逼涪城。拜梁秦二州刺史。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路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至今未復。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蕭漢祚。屢少年。未洽治務。初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惟左右小子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劍閣。今尅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之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果破。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涪漢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

理軍冠涪城淵澤何肯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經度大劄據彼要險軍至梓潼新氏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倍緩懼失民心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尅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畧臣在此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不許當又表曰若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武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故也臣才遜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然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乘勢而行理有可尅今王足前進已逼

史壽

卷之一百四十

十

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囊橐中物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者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臣誠知征戰危事爲之不易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臣之意竽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尅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遐遙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綽實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衆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周旋

其可惜

是以辭快常爲變梗比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尅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立巴州鎮靜華獠大帖民情不復勞征世宗不從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尅既尅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賈兵備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益甚忿之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反叛尅遣統軍傅堅眼討平之尅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歛時論鄙之授度支尚書梁遣兵侵軼徐充以尅爲都督東討充

史壽

卷之一百四十

十

州悉平進圍宿豫陷之俘斬數萬獲米四十餘萬石梁賊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密帥衆會之密表曰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攻之良未易尅鍾離廣陵介在淮外假其歸順猶恐艱守况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以待後舉詔速進軍密又表曰蕭衍尚在雖志未息惟慮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彼餘軍猶在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擣

圖尅堅城臣未之前聞廣陵任城可爲前戒今我若往彼半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壘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不進之責不受敗損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謂臣難行求將臣所領兵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願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排則問奴織則問婢臣雖不武亦備征將既以謂難何容強遣英果敗退侍中盧昶與昶不平昶與元暉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密事成許以爲侍中亮於是劾昶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昶懼以所得巴西太守龐景

史雜

卷之一百四十

主

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邑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密言於世宗云昶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欲高肇以繼有尅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亦勸昶中釋故得不坐豫州民自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入梁果將齊荀仁率衆降懸孤詔密帥羽林以討之封平舒伯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問密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密曰早生非有深謀太智能構此謀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翕然歸順國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密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

死得好否
亦不免矣

亦難通

飽口賊遣將胡孝智率衆七千拒戰密擊破之乘勢長驅至於懸孤賊出城迎戰又大破之因渡汝大兵繼至遂圍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次於懸孤與密角攻之梁將齊荀仁降斬早生豫州平密振旅還世宗臨東堂勞之密自宿豫大捷及平懸孤志行修正不懷財賄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暴疾卒密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文定弟晏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侄慎年甫十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侄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以此多之密族人蚪字神彪爲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報之而滿其

史雜

卷之一百四十

主

室有其二子蚪駁奏云既逆其泉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裔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教所在不聽配匹盤庚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絕其類也宣武從之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不沒時人異之

李平

李平頓丘人父巖封彭城王太和中以平行河南尹事世宗將幸鄴平諫曰嵩京創構洛邑似當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殆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臨太行之

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關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
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新邑人
急其務實宜安靜遷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
旱之備若乘之以薦糶則所廢多矣不從詔行相州事世宗
幸鄴親幸平第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國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
坐堂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
以示誠焉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都督行冀州事以討
之進次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乃

史

卷之一百四十

西

定進至州南大破逆衆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
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追擒之冀州平除定冀二州刺
史封武邑郡公前者民賤之訟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
以景明爲限於是諍訟止息肅宗初轉吏部尚書高明麗濟
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梁將趙祖悅據西硤石以逼壽春
崔亮與李崇乖二詔平爲行臺節度諸軍平嚴勅崇亮尅期
齊舉亮督陸卒攻其城西崇勒水軍擊其東面南北俱上賊
衆多皇赴戰尅之斬祖悅遷尚書右僕射梁堰淮水爲患詔
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覆敗及淮堰破臺太后大
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卒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諡文烈子獎爲河南尹元額入洛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
徐州徐人不承額旨殺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散騎常
侍宋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
所貴不濫往歲北海竊據王公卿士倪府從事故河南尹李
獎因門百戶同居京洛既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
避難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字莫之敢拒及皇興返
正輕薄之徒共生僥倖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
朝當與天下共棄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
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
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想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

史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事乃權宜蓋非實錄臣雖小人有懷
舊恩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內手捫心頓懷愧慨幸逢聖理
運惟新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雖
木猶存牛車未改士咸知已懷此無忘伏願天鑒賜垂矜覽
加其贈秩慰此南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弟諸字虔和幼
有風采趙郡李據見之謂其父元忠曰日過領軍門下見一
異人元忠曰必李諸也問之果然天平末以諸兼常侍盧元
明兼吏部郎卿梁諸等見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
言北間都無人物北等何處來時郡下言風流者以諸隴西
李挺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李遵彥清河崔瞻爲首

初通梁國妙簡行人挺位已高故諸等五人相踵而道彥遇疾道還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於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規之贊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撫掌親使至梁亦如之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詣受父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北海王顥司馬遷中書侍郎兼著作郎加輔國將軍除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爲黃門侍郎顥除名乃爲連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策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遂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去

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榮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泊年方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以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皇魏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薦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典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戡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踵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濯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客與綴鴻鸞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

代源氏
已室

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共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收乘輅而歸子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視福既獻功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規贊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爾仲治與太叔余生平之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幸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情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生也有涯雖遇侯摩淳而賞許雲霞樓閣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七

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漱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韓或林嬉於夜月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腹旨咀文藝之美華羞綠芝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希蘭亭之名致無金谷之誼譚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位號思烟戒而自反易身名於所蹈奏晉后之淵猷讚崇慶於華與豈千乘之乏使感一時之相勢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率短而濫官司悼史於藏室懸班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

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府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尋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豈孝昌之陵夷亦繼世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聖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間而守廢遂冠見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諸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虛道身於東掖苟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丘阜仍窺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柁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

史

卷之一百四十

八

競征烏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背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瀕陸驟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恐於漢陽實陶衛之荷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畧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聲窮風師之猛氣張天單之層網裁一鼓而水銷俄氛殺之廓蕩昔蓬生之出奔親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慕爾本無俟於衰盛析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片於宦流延光華於聖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

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辭珪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向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怒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騰發旆陵江而雲矯關關之呼噪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麗而綴繞荷命外而數連雖功深而祥天時難忽然已及綱羅周其四張非三五之親驅罕狗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居之返正振天綱於類綱覓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求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遂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約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知其所以來亦豈知

史

卷之一百四十

九

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卒諸為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頭因跛而獲步因寒而徐言人言李諸善用三短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基喪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弟庶方雅好學為司徒掾常舞賓司接對眾客徐陵深歎美焉生而天賜崔譔謂之曰教弟種紫以錐獨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府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譔門有惡疾以呼施為墓田故庶及之邢子才大笑除臨漳令親書之出庶與

盧裴王松年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
璽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
裴等謹訟楊愔黨助魏收白齊文宣庶等兇頑鞭杖二百庶
死於臨漳獄中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
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
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
夫妾舊思故來見告君宜乞取我到家在十字街東南窮巷
元氏不應庶曰君意似懼趙公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遂
躬持錢帛如所夢往求劉氏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弟蔚少清
秀有襟期倫理比李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皆疎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辛

放唯蔚能幹理其有時奏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弟若風
采詞令有聲鄴下齊乾明初兼散騎常侍性滑稽善諷刺數
奉旨詠詩及說外間事可笑樂者所談多會旨常在省中趨
而前却學奏事對答之狀和士開言之武成大笑每狎弄之
斛律金舊老入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奏啓若誤奏云在
闕下詔命出羊車若既知金不至曰羊車何所迎武成笑而
不責齊主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引出若當前觀
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鳳等忌之密構其
短坐免旋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邑切而
僞吳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信年偶秀卒贈洛州刺史

公孫悅
之亦
易事
無用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襲爵陳留公高祖初巴氏擾動以崇爲
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
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
懷懼也從之崇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慰邊成掠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送還荊州人口兩境交和在治
四年甚有聲績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村置一樓樓懸一
鼓盜發之處雙捷亂擊四面諸村樓鼓相應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盜竊始發便兩擒送諸州置樓懸
鼓自崇始也除揚州刺史壽春縣人苟奉有子三歲遇賊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辛

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隣誼郡縣不
能斷崇各禁別處經數旬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昨已暴死
有教解禁可各歸苟奉號咷痛哭不自勝奉伯吞嗟而已崇
令以兒還奉奉伯乃欸引定州人解慶賓思安兄弟坐事徙
揚州思安亡歸慶賓懼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
其弟爲同伍蘇顯甫李蓋所殺迎歸賓葬有女巫陽氏自云
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自欺疑
之密遣二役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處
去此三日北有一人見過寄宿疑其有異欲送官詰問乃云
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有兄慶賓今住揚州城內嫂姓徐

君脫於怒爲我往告家兄必重相報今但見露若往不售送官何晚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隨看之慶賓慨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因具以報崇攝同之慶賓引伏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覆一百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衆泊於城上水增木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上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受梁假豫州刺史乘大水謀爲亂崇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橋北立船樓十所高三丈又於八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號魏昌城拜尚書左僕射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夫斷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歛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孝昌元年卒贈太尉子世哲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壁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鍾弟神軌員外常侍皇太后淫縱陰道服心嫗姬出訪外事以小惠悅人神軌爲使

者所薦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勢傾朝野遷給事黃門侍郎於河陰遇害

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人父元孫宋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叛宋明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亮乾爲平齊民家貧儲書自業時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李氏饒書往托之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改冲甚奇之迎爲館客轉爲中書博士轉議郎高祖在洛欲遷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才望俱允者尋曰朕已得之馳驛徵亮兼吏部郎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親事并曰高祖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拒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世宗中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運運公私頗爲侍中廣陵王悵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治俊因宴集懷挾忿欲陵突亮亮正色責之於世宗前脫冠請罪拜辭欲出世宗

曰廣平向來粗疎加之以醉卿何乃如此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而內承候時情宣傳郭神安被世宗親遇以弟托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世宗責之曰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橋且汎長無恒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關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至今猶存亮性公清敏於斷決三輔服其德政梁將趙祖悅據陝石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蕭

詔亮都督諸軍以討之硃石既破僕射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破賊堰亮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按律臨軍征討故留不赴者死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故符令進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咎深故留今處亮死靈太后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彊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用人情嗟然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俸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日月在後終不能得其年月在前庸才亦得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

卿壘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人才止求其文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空辨氏姓不考行業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勢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其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旣爲汝所怪千年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蕭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廢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寬寬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求其博哉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嗔怒前驅指蹤搏噬而已若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是猶未曾操刀而使專割今勲人羽林皆入選矣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出而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旣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教齊叔向

說得亦是
大抵庸人
多耳

議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孔子曰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魏琛元修義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識者議之轉尚書僕射卒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礮及爲僕射奉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礮磨數十區國用便之亮從父弟光韶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請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冲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爲東道軍司元顯入洛自河以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美

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教諸君意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抗言曰元顯受制果國稱兵本朝援本塞源以資警敵賊臣亂子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露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還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賊罪被劾光韶必置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等爲堂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永安末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老

性儉嗇衣馬弊瘦食味粗澹光韶同里人王蔓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檢捕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光韶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貨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貨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妻光韶繼室兄女也弼貪憚不法光韶亟相非貴弼銜之耿翔反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合家拷掠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理出之或勸令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刺史侯淵見代疑懼謀爲不軌令騎夜入南郭劫光韶脅之問計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不敢害也除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立身無慙古烈自以祿命有限無容布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問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運薄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各葬可也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求之若違吾志神靈不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楓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贈青州刺史光伯青州別駕族弟休臨州光伯申牒求解尚書奏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

伯齊
清風何

封之君卽世繼之祖尚不得臣况今刺史既非世繼不可行臣史之節宜許其解靈太后從之除北海太守更滿奏代肅宗曰先伯蒞海沂清風遠著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前廢帝時崔祖螭作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王貴平欲令先伯出城慰勞先伯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外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今日非可慰喻止也貴平強之先伯曰使君受委一方經畧大事不能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其小旣不能緩過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以待其挫蹙迫小弟爲無名之行若卑躬屈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必相拒敵懸見其害也貴平逼之光伯不得已遂出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宋

城民以先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

崔光

崔孝伯字長人高祖賜名光清河人爲著作郎高祖曰光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拜散騎常侍兼侍中遷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曰崔光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遺二十年後當作三公與李彪揭國書太和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遷中書監世宗謂光曰卿是舊臣當爲太子師傅光固辭不許召太子至諭以光爲傳之意令太子拜光辭不敢當拜不許太子南面再

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授太子少傅賜繡綵一百匹世宗崩光與領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廣平王懷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內呼侍中黃門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并入見至上諸人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光據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衆云光理義有據懷乃云侍中以故事裁我不敢不服遂還遣左右致謝還特進封博平公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還車騎大將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被誅黜光送章授冠服茅土表十餘上靈太后不許有司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宋

秦追于忠及光封邑光有德於太后更封平恩侯賜羊車一乘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表上列女文章因以致諫太后頗幸王公第宅光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皇后無適本國之事載馳喧兄於義不得竹竿思歸以禮自抑許衛之詩所由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弟雖漸中秋餘熱

尚恭衛蓋往還聖躬煩倦縱雲輦崇中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塵曝日賃馬假乘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夫爰由真固非俟虛文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奠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遜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則率土屬類含生仰悅矣光表令國子博士李郁等勒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會太后歲遂寢孝昌二年八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輪佛圖光表諫九月太后幸嵩高光表諫太后不從肅宗釋奠國學光表經南面百寮同列司徒京兆王繼上表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辛

以位讓光拜司徒光固讓歷年終不肯受進太保光固辭光年老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高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爲止聲樂罷遊眺拜長子勳爲齊州刺史疾甚光勅子侄曰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卒年七十三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於路流涕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諡文宣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光性寬和不逆於物進退浮沉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尚氣榮者少之領軍于忠甚信重光光領身事之元父亦宗敬光及郭祚裴植

名同孔光
人似張禹

見殺清河王懣遇禍光竟不匡救于下議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婿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王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懣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嘗患忿曾於門下省畫坐誦經有鴿飛其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付久之乃去道俗贊詠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賀講雜摩十地經聽者嘗數百人爲二經義疏三十餘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壬

卷識者以爲疎畧弟子鴻字彥翬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官須此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拔卷而是舉目皆然故時收多士之譽國有豐賢之美竊見景明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同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蘗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夫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復降其宅中。樹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卒。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以劉淵、石勒慕容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為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宋之書。又恐為時所貴，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詣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與國初相涉，且尚未訖，竟不奏聞。鴻後與起居乃妄奏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珍，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惠文景武，始得京列同文，群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輯茲人事，光彼天時也。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自永寧以後，所在稱兵，競自樹立。其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勝敗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書之美，竊亦輒斯。」

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紙筆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史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記，藉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撰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蜀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恐簡畧不備。久思陳奏，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臣趙邕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悟微志，乃得上聞，欣惶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呈。臣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呈朝廷，括人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淺慙悸，鴻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論列其事，乃頗相傳讀，然經緯既廣，違謬多不及考。正于元秘書郎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黃門侍郎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輯餘暇，刊著趙燕秦涼等國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秀才入都
博奕者多

甄琛

甄琛字思伯，母極人舉秀才入都，好奕棋，通夜不止，令蒼頭秉燭，或睡輒輒杖之，奴不勝楚痛，曰：「郎君辭父母，求宦京師，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聞某日夜不怠，豈向京之意，乃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大慙，遂從許叔胤、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琛請弛鹽禁，詔入座議，司徒彭城王勰等奏琛之所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恒恐財不闕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開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同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書

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贖造物之貧，禁此涸池，不專大官之御，飲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一理，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禁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制，世宗詔從琛議，遷侍中，領中尉，琛倪眉畏避，不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託修申達，及修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修死，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那稱治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辭晚至，琛戲之曰：「卿何處放奴來，今晚始顧，辭變色，至是

常稱嘆之
所以愛之
今孫女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書

大相推窮，司徒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按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猶宜劾糾，况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曾不陳奏，綱終結納，以為朋黨，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及修戮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請免琛惡官，以肅風軌。」奏可，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遭母憂，未闋，復喪父，琛手種松柏，植隆冬，負掘水土，鄉里哀而助之，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同居沒齒，事產業，親農圃，時以馳獵自娛，朝廷有大事，上表陳言，久之，餘賁門侍郎，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副帷幄，琛嘗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到轅欽其器貌，常稱嘆之，繼子晰為尉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笄，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好樂，既淡，世宗每調戲之，遷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才下，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羣盜容姦，夫邊外小縣，

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千戶。小者五百。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奴隸。蔭養奸徒。高門遠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交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中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制。隨時從宜先朝之法。未必無弊。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開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而不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遠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繫。報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遠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人。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踴焉。轉太子少保。高榮死。琛以肇黨出。爲許州刺史。改京州。遷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衣錦還遊。大爲滿意。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之辭司徒。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選侍中。以衰老。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贈司徒。尚書左僕射。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閭棺然後定謚。累其生時美惡。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部。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孝宣下於

可

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中正移行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轡。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固或加焉。況今之博士。與古不同。既依其行狀。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謚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謚。謚之加與。泥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魏琛行狀。孝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側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自今以後。明勅大常司徒。所上行狀。有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裁量不受。準人立謚。不得優越。其仍踵前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加禮焉。子楷。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表楷兼長史。委以州任。鮮于修禮。毛普賢。反於州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城內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人。修禮等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楷慮變起。收三州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相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賊忿之，掘指父墓，載棺巡城。齊文襄取為諮議參軍卒，琛從弟密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不受。曰：「濟君之時，本不為貨，豈相贖之意也？」為北徐州刺史卒。

高聰

高聰，渤海人，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王肅言之，高祖假輔國將軍，受肅節度，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與賊交，望風退敗。恕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謂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也。王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高祖曰：「然。」世宗立，聰竊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天

還京師，說高祖廢六王，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世宗幸郭於河內，親射矢及三百五十餘步，刊銘於射所，聰為之詞。趙修璧幸聰，溪朋附，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修死，甄琛李惠皆被黜落，聰譏慮，以疎宗曲事高肇，竟獲免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有寵，聰復媚附，公私託仗，稱皓才識，非修之儔。因皓請青州治中公廨，以為私宅，又乞木田數十頃，皆見許。及皓被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如此。侍中高顯出為護軍，以聰兼侍中，肇疑聰間構，暗求其過，聰兼職十餘旬，謂當即真，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

聲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恨之，而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多不率法，再為太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多寢緩。肅宗踐祚，以肇黨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特原之。聰斷絕人事，修營花果，以聲色自娛。世稱高家梨為珍異，拜光祿大夫，卒，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天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一

魏書十四

列傳

裴延儒

裴延儒字平子，聞喜人。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儒上疏諫，明帝初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東徑五十里，漁陽郡有故戾陵諸場，廣袤三十里，皆廢毀，莫能修復。水旱不調，延儒乃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修起學校，禮教大行。考績爲天下最，拜吏部尚書。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從弟良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元賓，爲西北道行臺五城郡山胡焉宜都，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轡，率衆於靈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山胡劉蘇升自云聖術，胡人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衆以良爲汾州刺史。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大府卿，弟仲規爲司州牧，咸陽王禧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仲規曰：「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副此言。」駕還，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饒，殊副所望。」除司空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迎制免中

如此多敗
非得

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弟叔義。以次子伯茂後之。伯茂，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性疎傲，好飲酒，久不從官，爲歸情賦。末年，劇飲不已，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年三十九，葬於家園。友人常景、李壽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一飲一醉，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各賦詩一篇，李壽以寄魏收。收時在晉陽，和其作有曰：「臨風想玄度，對酒憶公榮。」時人謂得事實，贈吏部尚書。族兄聿，爲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清貧，欲以幹祿優之，命帶溫縣事，卒。贈洛州刺史。延儒族人瑗，爲汝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二

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奉獻之，悅雖性理不恒，亦相愛。貴從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子景鸞，華州刺史。景鸞和夷郡守，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鸞爲龍文，景鸞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爲隋員丘令。

袁綽

袁綽字景翔，項人也。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遷司徒祭酒，時修明堂辟雍，綽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周官考工所記，具論夏殷名制，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自正義殘隱。妄說紛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視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屋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大異乎。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虛設器也。可知漢世欲改物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三

制。故不復拘於載籍。鄭玄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盡思窮神。扶微闡幽。其明堂圖義。不墜周个之舊法。蔡邕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就新。又不能易玄之妙。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今之基址。猶或勢難。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任意便謂九室。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室之論。皆以意妄作。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乘乾統曆。得一馭炭。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之浮說。徒損經誥之遺訓。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則宇宙。貽厥來葉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

通論

唐書

以意者多。蓋事移禮變。所存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舊度。每事循古。數年之中。改換非一。今宮室府庫。多因本朝。而明堂辟雍。獨遵古制。建立之期。復未可知矣。既假班訪逮。輒率進。晉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詔議選邊。戎穢議日。臣聞兩漢營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以爲美談。古今以爲盛德。皇上以敷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使淮海輪誠。華陽卽序。連城請而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異載。鼓譟金陵。復在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四

茲日。然荆揚之復。宜盡才望。梁郢之尹。尤須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階近。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將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直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溪山。或耘草平陸。販賣往返。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食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

問何其虛實皆云糧賈兵疲易可乘機故率大羊屨犯
 疆界年以來甲由生蠅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漢一
 至於此當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
 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轄郡
 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
 不拘階級若統御有方清高素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
 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
 其任以時褒養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若不能一心
 奉公才非擇禦貪饕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史緯

卷之十四十一

五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如此則薦人不得
 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溫勳亦明庶議議攸息
 邊患永消矣應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出為平陽
 太守甚不自得作思歸賦還涼州刺史蠕蠕主阿那瓌後主
 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麟安置之所麟表曰高車蠕
 蠕迭相吞噬此兩敵十莊之算數十年中境上無塵者抑
 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滅恐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
 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
 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未敢窺窬上國
 若蠕蠕全滅則高車勢必跋扈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

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兼并盡令率附
 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奪
 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
 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
 車獨據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朝夕也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
 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
 那瓌任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
 海故城以婁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張掖西北
 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北虜往來之衝要
 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

史緯

卷之十四十一

六

事為便卽可承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良將監護諸州鎮兵
 隨宜各配且田且戍外為置蠕蠕之舉內為防高車之策一
 二年後足食足兵實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
 厲使餘燼歸心復興其國則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國家
 之外蕃高車之勁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
 恩背德不過為追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
 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
 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悔將何所及愚見如允乞
 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
 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閱糧仗部分已定處置得所入春

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不復勞轉輸之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穀以自給，既可以相資，亦足以自固。今之經度雖有小費，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駉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內修守備。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朝議是之。孝昌初，除中書令，與徐紇並掌文翰。纘既名重，又善附會，爲靈太后所信待。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纘請爲死，上將士舉哀。存者加賑，資轉都官尚書。時天下多事，纘表願以尚書換一金紫，雖外請開秩而內有求進之心，於是加撫軍將軍。纘名位雖重，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陵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

劉藻

劉藻，易陽人，性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初，與姊夫李嶷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太和中，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多粗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守宰率皆依州通領，不人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始得居其舊所，事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別將高聰等四軍出東，迄解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不敢留賊虜以遺陛下。』當醢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與高聰等俱敗徙平州，起爲

太尉司馬卒

傅永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爲崔道固參軍，與道固俱降，爲平齊民。父母年老，饑寒，永備巧自存，晚爲治禮，郡累遷尚書左丞。王肅爲豫州，以永爲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遜傅永爲其長史矣。」齊將魯康祚起公政，侵太谷口，肅令永擊之。永知吳楚兵好斫營，乃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料賊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今人以爲盛火渡淮南岸，常淺處置之。若有火起，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親率兵來，所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衆多溺死，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墜淮死。拜汝南太守，封貝丘男。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圍渦陽，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等救之。軍將逼賊，永曰：「漢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聰等戰敗，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還，賊追至，設伏擊之，四軍賴之，以免。」聰、藻徙邊，永免官而已。起爲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降，詔永迎納之。彭城王勰鎮壽春，爲齊將陳伯之所圍，詔永領汝陰兵三千人援之。永達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八

城下、認不意、永至、開外、有軍、上門、樓觀、望永、免、宵見、之、總、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以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因令、永引、軍入城、永曰、今如、教旨、是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救、援之意、遂、屯軍、城外、與、總、合、擊、破之、中山王、英、征、義陽、永、常、長、圍、過、其、南門、梁、將、馬、仙、理、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面、登、禾、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英、乃、令、軍、士、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列、陳、於、山、下、以、防、之、比、曉、仙、理、果、至、懷、戰、敗、仙、理、乘、勝、直、趨、長、圍、城、人、出、應、之、永、分、兵、付、長、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逆、仙、理、振、甲、揮、戈、單、騎、先、入、軍、主、蔡、三、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九

虎副之、突、陳、橫、過、賊、射、永、中、其、左、股、永、拔、箭、復、戰、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門、足、不、欲、人、知、下、官、國、家、偏、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未、合、令、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陳、處、置、形、要、而、已、英、漢、賞、之、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英、東、征、鍾、離、請、永、為、將、朝、廷、不、聽、永、每、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聲、稱、還、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每、自、稱、六、十、餘、拜、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邱、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觀、望、有、終、

風水之說

可憐一笑

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欲葬近其墓、遂買地數頃、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無子、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賈氏、後、歸、平、城、馮氏、恃子、事之、無禮、叔偉、亦、不、順、賈氏、忿之、馮氏、先、亡、及、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邱、賈、氏、疑、叔偉、將、以、馮氏、合、葬、遂、求、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氏、遂、訴、靈、太、后、太、后、從、之、乃、葬、於、東、清、河、賈、氏、徙、永、父、母、與、永、同、處、棺、為、桑、裏、根、所、遠、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既、而、叔偉、亡、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勢、人、以、為、得、永、之、武、而、不、得、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十

永文

傳豎眼

傳豎眼、盤陽人、祖融、性豪爽、生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自、負、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有、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無、人、堪、引、人、曰、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又、謂、鄉、人、曰、汝、聞、之、不、昂、虫、之、子、有、三、靈、此、聞、識、之、文、也、好、事、之、人、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碭、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詐、傷、令、左、右、與、還、營、遂、與、數、十、騎、遁、還、斌、命、追、之、左、右、曰、

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壯勇彭越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接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謀乃止靈慶至家與二弟匿山澤間靈慶從叔乾愛爲斌參軍斌遣乾愛誘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隨之乾愛不知也既至坐未久壯士突入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謂母崔氏曰乾愛殺我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高宗見靈越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淄副將鎮明潛壁宋恐靈越在邊擾亂三齊乃以靈越叔瑛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瑛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許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思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追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渡被殺乾愛出郡迎越問靈根狀靈越但言不知而已乾愛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服之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厲聲言當著此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靈越恒欲爲兄報讐乾愛初不疑防乾愛嗜雜肉靈越殺雞下以毒藥乾愛食還而卒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與薛安都起兵劉子助以爲前軍將軍子助敗靈越軍散爲王廣之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殺廣之送詣司馬劉劭劭親問之靈越曰

千枝太多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勅曰四方阻逆主上皆加以大恩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振天下不能任用智勇委付子姪以致喪敗然事之始末身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勅壯之送詣建康宋明欲加原宥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子豎眼沉毅壯烈有父風王肅見而異之表爲參軍遷益州刺史性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保境安民不求小利蜀民被掠皆送還本土遠近雜夷相率歸化肅宗初請解州拜太中大夫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哭送數百里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將張齊圖益州朝廷復以豎眼爲刺史率步騎三千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赴援給銅印千枚假職者聽板授之豎眼出梁州梁軍拒之豎眼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三日九捷張齊奔荊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以百數豎眼至州民皆寧業張齊阻白水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創奔退益州平轉梁州刺史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長史錫休儒等十軍寇直城豎眼遣次子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有膽力而奢淫殘害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竊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崑崙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事泄城兵執敬紹白豎眼殺之豎眼惡志發疾卒朝廷以豎眼有遺惠於益州復以長子敬和爲刺史敬和

至州聚飲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梁將樊文機攻之。敬和以城降。高歡當國。梁送敬和還國。以申通和之意。除北徐州刺史。耽酒如故。土賊掩襲之。棄城走。徵詣廷尉。遇赦免。

裴叔業

裴叔業。開喜人。爲齊徐州刺史。高祖次鍾離。叔業以水軍入淮。高祖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職以尊聿。曰。我在南。富貴如此。豈若卿之險阻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但恨不盡遊耳。徙豫州刺史。屯壽陽。東昏立。遷南兗州刺史。陳顯達開建業。叔業遣李元護率軍赴東昏。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乃還。叔業不願爲南兗。嬖人茹法珍王暕之疑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一

主

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人。兄子植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在疆場。欲羈縻之。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謂南兗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事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公若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北向。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勒馬步二萬。直山橫江。以斷其後。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一

南

真度具訪入國之宜。真度盛陳朝廷風化之美。叔業遂遣子芬之。及兄婿韋伯昕奉表降。世宗授叔業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勅楊大眼奚康生赴授。叔業尋卒。察佐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席法友柳玄達等。以元護非其鄉曲。舉叔業兄子植監州。叔業妻袁問。開門納軍。城庫管管。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子所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閭門歸欽。斯爲人誘陷。可特恕其罪。除瀛州刺史。遷度支尚書。植所爲無愆。常言人門不後王。肅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自滿。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須我。入參議論。出對衆官。每有譏毀。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華夷異類。不應在衣冠之上。侍中于忠屏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尚書處植死。刑時。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矯詔立決。朝野冤之。植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葛纁受。被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剛峻。於諸子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冠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帛伏闕。經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調。唯少子衍得以常服。旦夕溫清。植在瀛州。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灑掃。植弟瑜。梨衍。並奴服泣涕而從。諸子各以

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康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染江南之俗也植既嫡長母又年老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達數歲論者議之祭沉重美風儀爲正平恒農二郡太守州牧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祭祭不從雍甚恨及爲州牧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祭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祭神情閑逸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祭曰受卿舉動可更爲一行祭下席從容行出世宗開祭善自擯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祭神色不變世宗異之僕射高肇勢傾一時朝士咸望塵拜謁祭候肇唯長揖而已家人尤之祭曰何可自同凡俗也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屬暴雨祭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度懌令人持蓋覆之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還中書令元顥入洛以祭爲西兗州刺史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入嵩高山前廢帝徵爲中書令帝出臨洛濱祭再拜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竊神器聞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祭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悅爲命酌出帝初爲膠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屬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祭重違衆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言例皆拜謁祭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卒不拜青州賊耿翔受梁假署寇亂三齊祭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言已入州門祭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翔殺之衍學識優於諸兄事親以孝聞仕齊爲陰平太守歸國授通直郎衍請隱嵩高許之世宗末衍出山干祿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廉貞寡欲善撫百姓孝昌初梁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荊州危急假衍前將軍出武關救荊州賊逆戰於淝陽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武城封安陽子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密告陳之詔衍與都督源子邕討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封臨汝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漳曲賊來拒戰軍收見殺朝野駭惋贈司空元護襄平人叔業疾病外內阻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冠定元護有力焉除齊州刺史廣饒伯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內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續佐兒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樂情慾既甚支骨消削瘰癧長二尺一時落盡爲齊州時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當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贈青州刺史子會襲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房伯玉女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其有姿色，會不吝之，乃通其弟機，因醉殺之。機與房氏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歛，便剝脫諸妓衣物。歷齊州刺史，京兆王世弼與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轉東徐州，坐事免。復為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誰復為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

夏侯道遷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在訪問，乃知逃入益州，仕齊為南譙太守，與豫州刺史裴叔業兩家姻親，而情好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卒，道遷南叛，梁莊丘黑為梁泰二州刺史，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黑死，梁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圖歸順。初，仇池鎮將楊雲珍、南奔梁假靈珍、武都王助成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擊雲珍，斬之。冠軍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泰二州刺史，道遷函靈珍首，送表京師，詔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道尚書，持節迎勞。道遷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謫，申控無所，致此猖狂。今日之來，希爾恩遇。」世宗慰勉之。道

道遷與大
成敗雖殊
好惡則一
道遷不以

為非乃資
其子何也

夫死於難
自為鬼乃
能為人余
謂云為鬼
也無此是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大

遷於京西水次，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妓妾十餘，時往遊適，歲秩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除華州刺史，轉瀘州，為政清嚴，卒贈雍州刺史。道遷以援漢中歸誠，由王類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靈太后奇其意，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會卒，道遷不娉正室，有庶子數人，長子大鎮，還將軍，道遷以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道遷卒，夫竟襲爵，居喪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負猶數千匹，穀食不足，弟妹饑寒，忽夢有人云：「官呼郎。」夫隨去，道遷命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呼及寤，汗徹寢具，遂心悶而死。視其尸，有杖痕，青赤隱起，贈鉅鹿太守。夫與南人辛謙、庾遵為異物，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良辰美景，可於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其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已，諸人相率至夫靈前共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手執杯酒，若相勸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畏，恐披靡欲出，便僂仆狀，若被駭失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兄弟時昔之言，故來共酌，僧明何罪？」乃被罵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失。平生貴家人罪過，竊盜咸有次緒，時有皇甫徽安定人仕梁為郡守，及道遷入國，徽亦內屬，徽妻道遷兄女，道遷列上勸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食

榮實實愧於心。乃止刺史羊祜表授司馬卒。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業之肩髀，成都之喉嚨。叔業道遷，舉地來歸。大啓茅土，兼列旄旗，宜矣。

江文通

江文通，考城人。父悅之，同夏侯道遷歸魏。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通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永平初，爲咸陽太守，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奸猾，無不悉知。郡中振肅，治爲雍州之最。遷安州刺史，善於綜撫，其得物情，時杜洛周爲榮和繼族，逆幽燕已南，悉皆淪陷。文通介羣盜之間，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於州。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通遺愛在民，推其子果行州事。莊帝除果行安州事，旣而賊勢轉盛，救援不至，阻隔疆寇，內歸無由，乃率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還。

李苗

李苗，字子宣，梓潼人。叔父畧，爲梁寧州刺史。王足伐蜀，梁主命畧拒足於涪，許以益州。及足退，遂改授畧怒，有異圖。梁武使人殺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遂歸闕。陳圖蜀之計，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師。大晉壽世宗晏駕，班師除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自晉室既衰，皇祚承曆，誅滅奸雄，定鼎河洛。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元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辛

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強，家給人足，處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宴安逸豫，遺疾于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度東西戍防之要，計疆場安危之理，探攻守寬狹之情，籌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夫拾舟楫，卽平原歟？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若俱去其短，各用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河方有相持之勢。且滿是相傾，陰陽恒數。今以至強攻至弱，必有吞并之理。明王聖主，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夫去高而就下，兵取易而避難。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奔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刦剝。士民北望，日覲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勢，循王濬之迹，蕩建業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豈不盛哉？時肅宗幼，冲無遠畧，不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賊強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夫處至風起，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

習以弱將御情卒若一戰而敗隴東不守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隸行臺魏子建事平還朝轉太府少卿及莊帝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京師孝莊集羣臣議百寮計無所出苗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烈士效命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之苗乃募百許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燒船賊於南岸望見相賊爭橋俄而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兵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沒帝哀傷久之贈車騎大將軍梁州刺史河陽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喜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孔明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不穆苗每諫之善鼓琴解屬文及死朝野悲之世隆入洛或請追奪贈封世隆曰爾時羣議欲大縱兵士焚掠都邑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宜奇人也

陽固

陽固字敬安無終人領侍御史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此同傳舍耳唯

可以卒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顯不悅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官遂闔門自守著演願賦有曰進不求於聞達今退不營於榮利況若不繫之舟今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今不屑於位不拘小節今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已今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今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今守冲寂以無爲奇後賢以賞音今寧怨時之弗知肅宗卽位除尚書考工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除洛陽令丁母憂杖而後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過於哀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叉秉政朝野震悚門生吏寮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獨詣喪所盡哀慟哭僕射游肇聞而歎曰樂布王修何以尚也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楊捷固以前爲元卿上書切諫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除前軍將軍卒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棺歛焉

賈思伯

賈思伯字士休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以宮為碑
無物甚

鳳脫人衣世宗時思伯為青州刺史送縑百匹遺鳳并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室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一

室

歷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詩云邕邕在宮廟廟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養老故尚和助祭在廟故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毀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一

青

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玄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頠一室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遷太常卿轉正都官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我至便僞何常之有時以為雅談元與時為元又所寵論者議其趨勢卒贈尚書右僕射思同字士明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光緒為治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遂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緒之亡遺諫子姪不聽求贈思同上表訟光緒操業特蒙贈諡論者稱之路思令

哀至便僞

路思令字季僞，陽平人。尚書左民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苟得其人，六合唾掌可清；苟失其人，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勳之甚易，靖之至難。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軍機統領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當其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傾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可得哉？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既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乃謂管號未滿，重爲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三

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數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提徒簡卒，練兵習武，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詔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以思令爲刺史，時葛榮據季虎高川城，以招叛民。思令潛軍夜往，出其不意，大破之。詔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轉衛將軍。卒，從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僞

同李神僞每云：諸路中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曹世表

曹世表，魏郡人。行豫州刺史。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應之。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衆討之時，賊斷小殷關，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凌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此去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被則僧珍自走，乃簡選兵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三

付寶討之。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率至，一戰破之。諸賊悉平。僧珍退走，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于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卒，贈齊州刺史。

奚康生

奚康生，洛陽人。爲宗子陳王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據滑遼，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滑賊者，以爲直閭將軍。康生應募，縛獲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乘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死者甚衆。假直閭將軍，吐京胡反，辛支自號爲王，康生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

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皆謂死爭取之康生
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辛支走康生彎弓射之應弦而死齊
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昇
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射之康生以強弓大箭望樓射之應絃
而斃齊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
義陽之急詔高聰等四軍往援之竝敗退高祖遣康生馳往
一戰破之封安武男南青州刺史梁遣軍王徐濟寇邊康生
破之生擒濟梁武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二張長八尺
把中闊八二寸箭粗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集文武用
之平射尚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康生表送置之武庫後梁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道都督臨川王蕭宏勸甲十萬寇徐州以康生為武衛將軍
領羽林三千人一戰破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驛驛
御胡馬一匹除相州刺史以天旱鞭石虎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
之祟拜右衛將軍與元叉同廢靈太后還撫軍大將軍河南
尹為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元叉妹夫也叉漢相委託
三人俱宿禁內更迭出入叉以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粗武
言氣高亢叉憚之康生不自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傾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為殺縛之勢

又應從北
史作反

既多其罪
應捨何為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天

生同執刀入內亦絞死難徙安州後行臺盧同殺之康生為
將臨州多所殺戮乃信向佛道捨居宅立寺塔靈太后反政
贈司空封壽張侯

楊大眼

楊大眼難當之孫也創出不為宗親所顧待太和中為奉朝
請高祖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用冲弗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臂而
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吾未見逸材若
此也遂用為軍主大眼謂同寮曰吾今日所謂蛟龍得水自
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從征宛洛鄧九江鍾離所經

戰陳勇冠六軍封安成子除東荊州刺史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每攻戰遊獵潘氏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梁遣將張惠紹率軍據宿豫假大眼平東將軍與都督邢巒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屬水汎長大眼所轄劉神符公孫社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坐徙營州為兵起為中山內史高坐征蜀世宗慮梁人侵軼徐揚假大眼平南將軍趙雲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臺省闕巷觀者如市梁遣將庾綸於浮山過淮規侵壽春大眼與蕭寶夤圖破淮堰不克遂於上流擊梁決水而還大眼撫還士卒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呼為兒子每見傷疾為之流涕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梁人皆懷畏懼淮泗荆沔間童兒啼者悉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乘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陽君名以為大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怒目奮發足保君眼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開張弗之過也征淮之役喜怒無常捷過度軍士憾焉為荊州刺史常得高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北濟郡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不敢為寇卒於州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能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氏在洛陽頗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大眼殺潘氏後娶繼室元氏大眼卒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氏懷孕自指其腹曰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淡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往問征南射殺之元氏驚怖走入水征南彎弓欲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於馬上抱之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追遂奔梁梁書大眼子華有勇力容貌雄偉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擁部曲降梁為太子右衛率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楊白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斷不知華為大眼第幾子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將軍趙祖悅率眾據峽石詔延伯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夫淮為營取車輪去鋼削銳其輻兩兩接封採竹為繩貫連相屬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延伯與楊大眼至自淮陽靈太后引見之曰比平峽石卿等之功但淮堰仍在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大眼曰臣

戰以輕性
將兵
敗也
先自

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奉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臣願聖心，恐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太后從之。莫折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兒，相去百餘步。延伯云：「今當為明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後，時賊衆盛，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而還。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歸水逼，延伯不與戰，身自殿後，運掉如神。待衆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曰：「崔公古之開張也，何患不破賊？」延伯謂寶夤曰：「此賊非老夫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勸衆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授右衛將軍。萬俟醜奴宿勤明達寇涇州，盧祖遷等從六陌道將取高平，會元志敗，遂停涇州。延伯既破秦賊，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騎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量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令輕騎來挑戰，兵未交，便奔北。延伯矜功負勝，議伐木造大排，內為鑲柱，教習戰士，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卒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將討賊，本賊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寶夤延伯信之，未及閱，俄宿勤明達率衆自西北至，乞降之。賊從西就下，諸將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稍挫，便逐北，征造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力疲怠，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大敗，死傷二萬。寶夤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柵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平其數柵。賊走，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為賊所殺，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末路功名尤重大寇未平而死，朝野驚悅，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魏書十五

列傳

余朱榮隱入賊臣

余朱榮北秀容人其先世爲酋帥居於余朱川因氏焉高祖
羽健率契胡從太祖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
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爲世業太祖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
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
近京師豈圖沃衍更遷遠地太祖乃止所居之處曾有狗舐
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祖代勤世祖皇后之舅以
外親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國獵部民射虎
誤中其髀代勤不加罪部內感之拜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
致仕歲賜帛百匹又新與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新
與呪之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滋色
別爲羣以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軍
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
入朝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與報以名馬每春秋二時
恒與妻子閑畜牧於川澤以射獵自娛年老請傳爵於榮許
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警衆爲軍
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

漢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新與曾與榮遊池上忽

聞蕭鼓之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必至公輔吾年已衰

暮當爲汝耳除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

義勇以討賊功封博陵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之

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署其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

朝廷不能罪也杜洛周陷中山葛榮復吞洛周凶勢轉盛榮

恐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肅宗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

西逸遣兵守隘口以防之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屬肅宗崩事

出倉卒榮與元天穆密議稱兵入匡朝廷抗表曰今海內草

草衆口一詞皆云大行皇帝楊毒致禍去月二十五日聖體

康豫二十六日奄忽昇遐臣等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各醫

醫仰忠狀貴臣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

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豈可得乎舉潘妃之女以誑百姓奉

未言之見而臨四海豈豎專朝賊臣亂紀指影以行權假形

而弄詔掩眼捕雀塞耳盜鈴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麗

奴勢逼幽燕葛榮就德德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一旦

聞此誰不闕闕伏願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

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

更召宗親推其年德纂承寶祚四海幸甚榮將赴京師靈太

后其懼詔李神軌爲大都督於大行拒之榮密遣從子天光

人洛與從弟世隆議廢立天光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還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景穆子孫像成皆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遣人迎莊帝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潛度河赴榮軍將士咸稱萬歲莊帝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武衛將軍費穆說榮言天下乘機可取榮乃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列騎圍遠貞以天下喪亂明帝辛廟皆緣此等食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殺王公卿士死者千三百餘人又命勇士露刃入行宮莊帝及彭城王勰城王勰出帳榮遣郭羅察叱利殺鬼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三

為內應二人抱帝入帳餘人害二王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於堤東被圍臨以白刃云能作禪文者當原其命時隗西李神偶頓丘李諸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不應御史趙元則請作之榮令宣諭軍士言元氏既滅余朱氏與其眾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兩州劉靈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未可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乃問其屬曰今日計將何出高歡司馬子如曰當還奉長樂王以安天下乃迎莊帝於馬首叩頭請死榮既還殺朝士不敢入京師欲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前武衛將

軍沈禮苦諫乃入城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朝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皆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及醇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宿禁中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帝立為后帝疑未決黃門侍郎祖瑱曰昔文公在秦懷殿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時人聞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震駭京邑人士皆逃匿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上書謝憊請追尊無上王帝號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四

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鎮郡諸無後者聽立繼即授封爵以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乃安朝士稍來歸闕榮請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參論國政五月榮還晉陽令元天穆為太尉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上黨王樹置腹心舉止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聚眾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洛口葛榮以榮兵少曰此易與耳諸人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鄆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為數處一處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榮以

陽悅李武等欲擅威權因勸帝殺之勝東侯李侃晞濟陰王
顥榮言榮必有備恐不可圖復議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意
未定朝中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輩避禍東出榮從弟
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是北鄉公主亦勸不行榮不從三
年八月榮將五千騎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又云天子必圖之
九月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難保耶時長
星居中台埽大角榮問高榮祖曰是何祥也榮祖曰除舊布
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泰以之亡榮悅中郎李顯和曰王那
至無九錫安須自索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
直可作禪又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
何慮不應又北人語訛以余朱爲人主帝皆聞之榮下人陵
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榮小女嫁帝兄子陳留王榮指之曰我
終當得此女婿力微以告帝云榮忌陛下終必爲患脫有東
官則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帝既有圖榮意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八

侃曰若誅世隆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然之徽曰榮有勇力
膝間帶刀或能傷人臨事願陛下出於是侃等十餘人伏於
明光殿東榮與天穆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
穆出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
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病重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
以告榮榮輕帝不以爲意二十五日榮天穆同入欲大革易
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而坐榮天穆及子菩提在御牀西北
小牀上南而坐城陽王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
刀從東戶入榮窘逼趨向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斬之天
穆菩提俱死榮年三十八其手板上數牒皆左右去雷人

各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內外
喜呼聲滿京城卽下詔大赦榮威名雖振而舉止輕脫唯以
馳射爲伎於西林宮宴射嘗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每
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呼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
人亦隨之舉快酒酣耳熱必匡坐唱胡歌爲樹梨普梨之曲
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周令爲勅勒舞日暮罷歸與左右連
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嚴暴喜怒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
手每有嬖嫌卽行殺害曾欲出獵有人進諫卽射殺之嘗見
沙彌直騎一馬令相觸力竭不能動更使傍人以頭相擊死
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九

持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詔百官議配饗司直劉季明曰
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
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王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
明白若乃配享孝文廟庭于文暢其姊孝莊后也齊神武納
之待其家甚厚拜文暢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
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等相結密謀害齊神武
魏氏舊俗於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之戲能中者賞帛胄令
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奉文暢爲主胄
家客薛季孝告之止殺文暢一房弟文昇襲爵梁郡王聰明
簡爽齊文襄嘗令章永龜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昇

爲之遂得其八文襄饒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君其慎之文
昇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怡然曰此不足慮神武遺令
恕文昇十死恃此驕橫嘗邀平泰武興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邀之文昇弊衣而往從奴五
十人皆駿馬侯服平泰王有七百里馬文昇敝以好婢購取
之明日平泰王使人致請文昇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
馬首而送之平泰王訴之文宣繫於京畿獄文昇彈琵琶吹
橫笛諸詠倦極便臥引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
不然天子不憶我遂伏誅北史云文昇嘗人遺魏收金請爲
父作佳傳故收魏書論曰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十

則章彭伊霍夫何足數蓋由此也
榮從子兆善騎射數從榮遊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
者兆必先之榮特加愛賞任爲爪牙榮曾迎臺使見二鹿授
兆二箭曰可取鹿供今食也遂攝火以待之俄兆獲其一榮
欲令使人貢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
都督孝莊卽拜封潁川公汾州刺史余朱榮死兆自汾州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謀攻洛輕
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余朱家欲渡河
用余作濕波津令爲之縮水脉俄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
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掉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官門，宿衛乃覺。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繫，幽於承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將向洛，遣使招高歡，欲與同舉。歡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代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報之。」云山、蜀未平，不可委之而去。定蜀之日，當為犄角之勢，以觀其意。騰詣兆，具申歡言。兆不悅，曰：「還自高歡，我有吉夢，今行必尅，俄而兆尅京師，歡令騰馳驛詣兆，謁賀。」密觀天子所在，若送晉陽，當於路邊迎，騰遇帝於中路，歡率騎東，聞帝已渡，乃還。歡與兆書，陳禍福，言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遂害帝於

史籍

宋之十四四十二

七

五級寺，初榮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南過晉陽，兵勢甚盛，兆不暇，謂洛同師禦之。兆粗饒無策畧，頗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徵高歡，晉州寮屬勸歡不行，歡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分三州六鎮之人，令歡統領，兆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歡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兆還營，招歡，歡不赴。遂還，兆歸晉陽，前廢帝立，授兆都督中外諸軍事，并州刺史，錄尚書事，加天柱大將軍。兆曰：「天柱是叔父所終之官，不拜。」高歡尅殷州，兆與仲遠度律共攻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屯於廣阿，眾號十萬，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

兆與歡同圖仲遠，於是互相猜疑，徘徊不進。仲遠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兆，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追而之，兆拘縛椿勝，經日乃放還。仲遠等既疑阻，奔退，歡進擊兆，兆軍大敗。世隆請廢帝納兆女為后，兆大喜。世隆欲抗高歡，厚禮請兆赴洛，兆與度律等大合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高歡進攻之，兆大掠并州，走於秀容，歡追擊破之，眾降。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歡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史籍

宋之十四四十二

七

榮從弟彥伯為榮長史，前廢帝潛默於龍花寺，彥伯往來敦勸，帝既立，余朱兆以不預謀忿恚，將攻世隆，詔華山王鸞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譴彥伯於顯陽殿，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歡？」子恭曰：「廟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令二人極醉而罷，封博陵王，還司徒。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惡，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等啓高歡義功，既振，將除余朱氏，廢

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與世隆同斬懸首於樹。先是洛中謠曰。三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乃驗。

彥伯弟仲遠。落魄無行。肅宗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多見從。仲遠造榮啓表。摹書刻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卒莊卽祚。封清河公。仲遠言將統參佐人數不足。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飲。余朱榮死。仲遠勒兵向京師。與余朱兆入洛。前廢帝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天性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丈夫死者。投之河流。諸將婦有美色者。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時天光屯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師。所在貪虐。四方解體。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人比之豺狼。移屯東郡。與度律等拒高歡。余朱兆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歡縱反。問仲遠等。遂相猜疑。狼狽遁走。後於韓陵戰敗。奔梁。

仲遠弟世隆。肅宗末。加前將軍。余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喻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任。便有內備。非計之善也。榮乃遣之。榮舉兵南。世隆遁出。會榮於上黨。莊帝卽位。封樂平公。兼尚書右僕射。元顥逼大梁。詔爲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無將帥之畧。顯趙。

榮陽。世隆遁還。莊帝倉卒北巡。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將圖余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以此書與榮妻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也。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費閉門拒守。世隆尅之。盡殺城人。至長子與度律等。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京邑。資世隆曰。叔在朝多時。耳目既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嘆曰。聲色其厲。世隆遂辭拜。謝然後已。遂演恨兆。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仲遠處。曄母衛氏干豫朝政。伺其出行。遣騎假劫。賊殺之於巷。縣榜募賊。上下驚愕。莫不喪氣。又以曄疎遠。遂廢之。立前廢帝。初。世隆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積十餘日。然後視事。性聰解。又畏余朱榮。淡自克勉。遂有解了之名。榮死後。無所顧憚。及爲令。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於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公行淫佚。信任羣小。生殺自由。兄弟羣從。各據強兵。割剝四海。莫不厭毒。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泥除。

授皆以將軍兼散職，狼濫無限。天下賤之，高歡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恐，懣懣恃強，不以為慮。世隆獨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時斛斯椿未得入城，詐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之，椿既至，執世隆、彥伯斬之，盡殺其黨。初，世隆與吏部尚書元世儁、崔暉、忽開局上，歛然有聲，一局之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暉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驚怖就視，世隆寢如故，俄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世隆弟勛為青州刺史，碑陵之敗，勛欲奔梁，與左右割臂為約。

史律

卷之一百四十二

注

帳下都督馬紹隆曰：「今方同契，獨可大集部衆，當心瀝血，示以明信。」勛從之，乃踞胡林，令紹隆持刀指心，紹隆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榮從弟慶律，前廢帝時為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余朱光等拒高歡，歡問之，遂相疑，謀敗還，其母山氏聞慶律敗，愁志發病，及慶律至，母曰：「我不忍見他人屠戮汝也。」言終而卒。碑陵之敗，為人擒送新洛市。

榮從子天光少勇決，榮愛之，常預謀策。榮向京師，委以後事，除肆州刺史、長安公，榮將討葛榮，謂天光鎮肆州，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元顥入洛，天光會榮於河內。

天光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等九州行臺。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率輜，顥破還京師。方俟颺奴僭號，除天光雍州刺史，率大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討之。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使杖天光一百，復以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擒其行臺尉遲普薩。颺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曰：「今時將熱，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颺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放遣之，免者傳待秋之言。

史律

卷之一百四十二

宋

颺奴以為實分遣諸軍，故營農稼於緄川，在岐州之北百里，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千人已下為一柵者數處。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兵，晡時遣輕騎斷路，以防賊知。諸軍夜發，昧旦攻元進大柵，拔之，俘執皆放還。左右諸柵皆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連夜徑進，明日至城，賊刺史侯養長貴以城降。颺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及於長平坑，一戰擒之，進逼高平。城內執蕭寶貴以降，賊行臺方俟道洛率衆入山，餘黨竝降。榮以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降爵為侯。天光向率屯山討道洛，道洛戰敗，投界陽賊帥王慶雲。道洛號果絕倫，慶雲甚喜，謂

大事可圖。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率軍入虜。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併趨西城。城中無水。眾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遣人謂慶雲曰。力屈如此。何不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之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慶雲等莫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請待明日。天光使軍人作木槍長七尺。至黃昏時。周匝立於伏兵。備其衝突。密縛長梯於城北。至夜。慶雲道洛果突出。馳馬先進。遇於馬倒。伏兵起。同時擒獲。餘眾出至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上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收其兵仗。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京。

史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都善威來款服。詔復前爵。榮死。天光與岳國入洛之策。趣至雍州。莊帝封天光廣宗王。元驎以為隴西王。余朱光入京師。天光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還雍。世隆等議廢元驎。更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高歡軍轉盛。兆仲遠等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不至。令斛斯椿苦要之。云非王無以定亂。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不得渡。西走被執。斬於洛市。余朱氏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貽暴。此之兆與仲遠為不阿云。

宋

宋鑠。廣平人。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捕而不送。鑠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舉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主吏請焚之。鑠曰。且置。稍下。以待豪家。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彌尾青以鎮之。既免。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曰。鑠欲作威以買名。鑠對曰。臣非造柳臣亦非。買名所以。謂者非施於百姓。欲待竟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為尹。畏懼權勢。名大減損。弟道興。京兆王愉參軍。愉反。坐死。道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云。子漢懷璧憂。余有富門病。道興既不免。始均亦遇禍云。

史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八

辛

辛雄。字世賓。狄道人。司徒戶曹參軍。雄用心平直。兼以剛明政事。經其剖斷。莫不悅服。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與相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奉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聲之時。造棺致諫。至聖臣直。卒以無咎。今欲重與諫諍。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宜寬之於後。匡復除平州刺史。僕射游明根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廷尉少卿袁纘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諍。

不忠計父
林之年今
子致改

枉直難明，請曾染風聞者，不同曲直，悉不斷理。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借不濫，借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古人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究而不理。詔從雄議，為祿養論，稱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復乃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必約年致仕。肅宗納之。荊州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之，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蜀路，衍稱開未進，或師已次汝濱，會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業處關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義得專裁，或恐後有得失。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之責，要雄待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復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雄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君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利，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以多戰，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收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

矜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庸人無所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殲。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卒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轉司徒郎中，上疏曰：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遠謫，箕歛盈門，囚執滿道，自此夷夏之民，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無危十室而九，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夫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偶才，莫肯居此，請受其弊，以定官方，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刑政日平，民俗奉化，夫何憂於逆徒也？余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窺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言：「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川也。」遂除度支尚書，兼侍中。

載後雄等
仍居余未
河陰軍實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
言簡罷徭役以紓民命三言州郡量檢課調使豐儉有殊四
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孝節義者宜表
其門閭從之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
雄不能確然守正論者議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
師帝入關右高歡至洛於承寧寺大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
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
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
曰主上信狎近臣雄等謀議不從乘輿西邁若欲奔隨又恐
跡同佞黨雄等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歎曰國家之事忽
至於此罪欲何歸乃誅之沒其家口子士榮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兄纂諫議大夫累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行臺率衆
赴援時海內多虞更無繼援唯二千餘兵捍禦疆場而纂善
撫將士人皆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咸以對敵欲託內問
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
中以盟約義宗園之纂率衆固守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
之舉酒屬纂曰微幸行臺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熙三年除
河內太守高歡赴洛兵集城下纂出謁曰纂受詔於此本爲
防禦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歎曰吾志去茲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侯以康國道太守此言漢得王臣之節因命侍中司馬子如
曰吾行途疲困宜代吾執河內手也拜西荊州刺史蠻酋樊
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泰纂欲出軍討之郎中李廣曰今若
少遣軍則力不能制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州城難保
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慮在心腹何暇疥
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勸屬城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
陽如棄雞肋纂以爲不然遂攻之兵敗將士亡散城人密招
西賊秦道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纂左右五六
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司徒族祖琛少孤曾遇友
人見其父母兄弟無恙垂涕久之除榮陽郡丞太守元麗好
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承入也景明中爲
揚州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進諫崇不從遂相糾舉
詔不問帶南梁太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
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方岳得一方正長史
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官琛寬雅有度量喜愠不
形於色在所有稱子悠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時崇
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
早卒琛族子珍之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反珍之被執諸
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待遇以禮
右衛將軍郭瑒討平黑奴得免行平州卒官

羊漢

羊漢字文淵太山人莊帝踐祚除二亮行臺余朱榮殺害朝士漢少弟侃爲太山太守遂率鄉人外招梁冠作書招漢同逆漢在彭城得書慨然流涕斬侃使人以書聞莊帝下詔嘉其忠烈令還朝受勅普泰初遷衛將軍時膠序廢魯名教陵近漢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所必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猶猶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能更升非學者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人才甘心於陋巷夫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能輩出或釋褐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治徑升公相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微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長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昔其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下及日陳組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散名教頹廢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於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言斯謬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造次必於仁義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并詔天下郡國

典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取鴻碩以光顧問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轉車騎大將軍出帝入關渡與樊子鵠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漢爲齊州刺史於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高歡破斬之

高崇

高崇字積善勃海人爲洛陽令嘗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子謙之字道讓事後魏以孝聞母亦撫育同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崇爲廷尉丞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質子歸國事下廷尉卿謂孚無坐謙之以孚辱命當以流罪詔可其奏孝昌初行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謙之乃爲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遂擒之舊制河陰洛陽二縣令得面諫得失時依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奏罷之謙之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也實思奉法不撓以稱官方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嫌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而陳所懷先臣崇之

為洛陽令常得人奏是非所以朝貴欽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故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憲章高祖臣愚亦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乞更明行制庶幾豪華心詠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做唯明主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製刺斬首亦蒙階級四方軍士雖征者多人各為己公私兩利若使帥得其人賞不失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但諸守帥多非其才率遣親人充數入募虛受征官身不赴陳王得虛加征夫多聞賊虜何

此不應
家儉之

而知返得道不遠秦人靈太后以貴左右近侍寵要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淑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瞻恤言諾無虧家中僮隸對其兒不捷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何可殘害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編闕乃修涼書十卷時所行曆未盡善乃更修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長史上表求鑄三銖錢曰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復為四銖孝武時悉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符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治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之使臂漢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邊典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之官也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

林饒積外開百營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節多舉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卜式獻稅之秋弘羊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民也且政典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治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貧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謙之弟道穆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大相挫辱世哲弟神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爲靈太后罷任會謙之家僮訴其神軌左右之諷尚書禁謙之廷尉時將赦神軌啓太后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永安中贈營州刺史除一子出身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修勤勿替先業子子儒元顯入洛道穆從駕北巡子儒踰河至行宮莊帝訪洛中事子儒陳元顯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後來知京師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意亦大慰朕懷除侍御史卒道穆名恭之行字於世幼孤事兄如父嘗謂人曰人生立行貴於見知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以求其志御

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所糾適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尚書令崇之子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置鵝尾於馬坊塢上爲木人執節道穆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余朱榮討蠕蠕詔道穆監其軍事榮甚仰之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大都督崔延伯敗賊勢轉強屢請益兵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獨云強何也道穆曰前使不實皆皆是竇恩顯望爵賞臣既奉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屬兄謙之被害遂托身於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宋

莊帝時爲侍中漢相保護莊帝即位賜爵龍城侯中書舍人元顯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帝以問道穆道穆曰關中殘荒不可往元顯兵衆不多乘虛渡入由國家將帥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舉重賞臣等竭股肱之力破顯必矣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元天穆合於樂陽余朱榮今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何憂不尅帝曰道穆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黃門侍郎安喜公余朱榮欲回師待秋方進道穆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今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徑渡擒羣賊復宮闕此桓文之舉也

兄風屬小
錢中或仿
大錢各小
錢一十
之則其
五條內錢
制之中
能行矣

王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所謂養慈成蛇悔無及矣榮然之
莊帝還宮因宴次謂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保
可為朕勸之令辭榮曰臣北征蠕蠕高黃門監軍臨事果決
實可任用兼御史中尉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益國利
民之事無不奏聞選用御史李希宗楊休之封君義那子明
等四十人皆當世名輩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
貨為本收弊改鑄王政所先頃私錢薄濫挂網非一計銅一
斤私造薄錢餘二百文既示之以漢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
者雖多奸竊者彌衆今錢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
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木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无

切朝廷失之從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
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
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
銅價五十有傳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
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必當錢貨永通公
私獲允遂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余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
衣冠失儀道穆彈糾之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呵之不止
道穆令卒林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
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
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愧卿卿反謝朕時穆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辛

司籍率多零落詔道穆惣集帳口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
穆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竊見御
史出使悉受風聞獲罪之人不無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必有
貴罰奸猾之徒恒思報怨妄造無名共相誹謗御史一經檢
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
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縑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
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請依太和故事置司直十
人各舉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直者為之御史
右出謂劾即移廷尉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
停御史檢舉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
問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獄成罪定無復稽寃為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有糾劾失實者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
使皆阿曲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
怨訟可息蓋棘之下受罪吞聲矣詔復置司直余朱榮死帝
召道穆付教書令宣於外曰自今後當得精選御史矣榮嘗
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言及余朱世隆率部類戰於大夏
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勸太府卿李苗斷橋世隆北遁加衛將
軍兼尚書右僕射余朱兆入洛道穆託病去官世隆殺之贈
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孫紹

孫紹宇世慶昌黎人為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廷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徵兵儲聚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特宜修舉以固堂堂之基居安思危事何可忽而真偽混淆清濁不分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使門齊身等而淫淵沍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卒伍從役心不忘亂故或競棄本土飄蕩他邦或說名託養散居別籍或逃亡山藪瀝獵為生或投仗疆索饑寒寄命又當遷之戶逐樂詣州應雷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類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工商爭棄其業寧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實辦無日今強敵窺時叛棄伺隙士庶同悲中外共憤國家之勢竊謂危矣遷右將軍紹表曰臣聞文賢互用治道以乏緝熙淳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伏惟陛下應靈踐祚中興煥物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漢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往在代都武賢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延昌正光奏疏願上不蒙報問今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國家東南有竊

張善惠字洪服常山人任城王澄重其學業澄為雍州刺史

張善惠

張善惠字洪服常山人任城王澄重其學業澄為雍州刺史啓善惠為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國馬射善惠奏記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親之教五服六衛等表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也然則父母之痛渙於終身之外林功之哀累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歲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

號之暨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應尤人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臣職在冗散不開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其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蹶足之急臣痛心無已泣血上陳若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大馬情畢紹性抗直言事懇切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善舉事早卒紹聞爭聲便泣泗嗚咽拾之而去除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紹曰臣卿乃少太后笑遷右衛將軍大中大夫紹曾與百寮封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宜無宴飲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大速。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方農之節。國家編釋甫除。殷下功哀。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是易先王之典。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衰葛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可爲射。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施惠。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理首之章。宜慶相之令。肆軒懸。建雲鉦。神明忻暢。斯其時也。澄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於常藝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停之九月。以副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爲主。雋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資絹二十匹。以充行資。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不言元。普夫

漢禮之士
七廟飲酒
避殺何也

小建康
帝已崩也

人孟子稱元妃者。與下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言元。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復除司空。參軍。廣陵王恭北海王顗。疑爲所生祖母。服詔羣寮會議。普惠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三年。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父卒。則得申此大夫子。以爲母所慈。猶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莽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遂服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

之明據附不福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過是服間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服妻尚復申况廣陵北游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無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服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違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基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蕃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設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甚遠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敢據周禮輒請三年當時議者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喜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郁遂屈轉讓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讓讓喜讓議得君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泰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陳其不可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竊聞高祖受禪於獻文故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司徒當配饗先朝稱太上公以事太上皇恐非異異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乾吉定兆而

以淺改卜草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遊謙先之福脫貽議於千載恐路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爲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親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孝蒸蒸而不虞宜戒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五品以上博議令普惠與相答問羣臣志相崇奉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遣侍中元叉宣今日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之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公正議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普惠以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王之統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幅度之間億兆之利害存焉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稅之饒不在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潤百姓嗟怨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幸輔不尋其本不

仰天下之怨。在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華其所病。存其所用。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不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便欲棄已行之成詔。遂前之非追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今若必復綿麻。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高祖之稅。則太和之軌。中興於神龜。天下幸甚。普惠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普惠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天地注心。百神屬望。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減祿削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五

力。近供無事之僧。崇寺飾殿。遠邀未然之報。師濟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遊遊於內。從朝夕之因。求秘劫之果。愚謂未若得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于敬。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教淡。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微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典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庶飾川愛人。法俗俱賴。時史官尅日。仲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任城王澄臨薨。啓以普惠爲尚書右丞。從之。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約不放。

上省久之乃止。正光二年。詔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陛下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勦敵。可謂無名之師。况今早酷異常。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宜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致乾時之敗。今蠕蠕喪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茲虞難抑。脫有失調。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微鐘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下莊之高畧也。今幸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全大計。此微臣所以不容緘默也。不從。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將迎之。普惠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六

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逃還。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強大分王。罪犯廢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于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高肇。不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遂立格奏奪。又律減罪例。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惠異品。嫡封則得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苦。非先王所以建萬國。

親九族之義也。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戌十三郡。猶因梁氏舊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依次括比。省減郡縣。縮攝有方。盜賊不起。民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進樂。故舊黃州侯堅。同少時與遊學。早卒。其子長瑜。普惠分祿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卒。謚曰宣恭。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三

魏書十六

列傳

成淹

成淹字季文。居庸人。仕宋。假龍驤將軍。援東陽。來降。授兼著作郎。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北漠。朝臣以寒甚固諫。不納。淹上。澤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淹解人意。乃勅停行。文明太后崩。齊遣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云。何得以衣朱衣入山庭。昭明云。本奉朝旨。不容改易。如此數四。高祖勅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三

一

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曰。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遺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自江南奉慰。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于時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鳴玉盈庭。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問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日。三王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而笑。乃曰。行人亦弗敢言。但使人唯齋袴裙戎服。



不可以中幸借緇衣帽以中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之日
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
貴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舉雖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
史華孤白當直筆詔給衣帽明旦引昭明入文武盡哀弔者
細之後齊遣散騎常侍庾華侍郎何遜來聘勅淹接於外館
華使主客卿宗慶語淹南北連和已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
而動是豈善鄰之義淹言王者不拘小節豈卒卒守尾生之
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詎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相顧失色
何意知淹昔從南人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
諸淹曰我捨危就順欲追蹤陳韓何干禁之有王肅來歸乘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皆大笑遂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謂
者僕射高祖還都以淹家貧勅給事力送至洛陽車駕濟淮
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登
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然之
高祖幸徐州勅淹與問龍駒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
軍次礪磡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虞上疏諫高祖曰朕以恒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
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此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
賜驛馬一疋永冠一具除羽林監領主客令時宮殿初構
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屬涉淹請勅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與行幸以肅忌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使肅知之行到朝歌
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
淹曰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
淹寓青州肅笑曰青州間何必無餘種肅本隸徐州淹言青
州非本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笑謂侍御史張恩
寧日向卿戲言遂致辭弱恩寧以聞高祖大悅與駕至洛肅
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間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
試述之肅言臣前失言爲淹所困一之已甚豈宜再就上說
肅稱淹才宜敘進高祖曰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
請屈已達人高祖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於卿太優

都水造浮航高祖納之欲榮淹於衆朔日受朝百官在位乃
賜帛百疋知都水事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私遠毫釐
不納衣食不充啓乞外祿除平陽太守卒贈光州刺史諡曰
定子胥好爲文詠詞多鄙俚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
間起問巷淺俗頌諷成羣識者笑之爲治書侍御史卒
董紹

世多謬俗
私與俗人
相宜

神史中丞
不勝牧馬

耶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四

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時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荀兒等十人與紹及還世宗愍之除給事中紹陳說和好朝廷不許除洛州刺史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詣巴三千坐噉蜀子肅宗問黃門徐紇曰巴真賸耶紇曰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顧畏非實賸也帝大笑勅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男余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紹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嶽請紹為諮議參軍嶽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

馮元興

馮元興肥鄉人為元又所知又乘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預聞時事卑身尅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太保崔光臨卒薦為侍讀尚書授肅宗杜氏春秋及又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

詩其解也
草也

欲反耶元興因勸之又死元興亦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草生碧池中根提綠水上脆弱惡風波輕微苦驚浪昔秦中為光祿大夫卒

鹿念

鹿念字承吉濟陰人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取禾四束伺馬船行數里念覺回船至取禾處以鎌三丈置禾束下而法為真定公元子直中尉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和勸以忠廉之節賦詩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絲管韻未成莫使聲響絕以托諷焉子直出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羅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五

或軍梁豫章王綜據徐州密信通於或欲歸款或募人人報驗其虛實念謂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命時徐州始陷邊界騷擾綜部將成景衡胡龍牙並總領兵內外嚴固念單騎間出徑趣彭城軍主程兵潤問其來狀念曰兵交使在我為臨淮王所使兵潤以白景衡等綜聞念被執語景衡曰我常疑元畧欲叛將驗虛實遣左右為元畧使人魏軍中與彼一人共使果至可令人詐作元畧病在深室使立戶外令人傳語時畧被梁武追還綜遣腹心累語迎念將語其狀令善酬答引念詣龍牙所龍牙語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臨淮將少卒崩規復此城客可得乎

念曰彭城魏之東鄰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然復請景偁所停念外門夜久未入軍王美桃語念曰无法僧觀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因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念曰法僧昔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今月建獨首牛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赴之吳國敗喪不久若衣錦夜遊有識所不許也景偁召入謂念曰元中山雖相與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璧山勞師今者此行畧同於彼念與卿先經相識今遊歷多年乃放由緣景偁記憶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偁設食念飲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六

食敵數人諸人相謂曰壯士哉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於室中出謂念曰中山王有教我背向南有以今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忠動不獲相見念曰念奉音旨日陰賊起不得瞻見內實不安遂辭退綜軍主范勛景偁司馬陽驤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景偁送念上馬馬臺北望城壁曰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還諸旋師改計念曰貴守以人何論險害念還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綜遂降詔曰衍漾章王蕭綜潛遣密信送款於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劍監軍鹿念視險若夷人驗虛實蕭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是念之力

可封定陶子為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司馬廣川人劉鈞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捷將統妄增首級念執不從劭不悅念正色曰竭志為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謝焉竊勲者放言欲加害之念聞大笑不以介意遷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侯任居通顯志存謙退迎送親賓加於舊昔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賜錢帛東徐州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念為安東將軍與樊于鴆討破之購斬文欣首轉衛將軍梁州刺史榮陽民鄭榮業反圍州城念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朱瑞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朱瑞桑乾人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今朱榮惡朝廷事意有所不知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賞遇之常謂侍臣曰為人臣須忠實至如朱瑞朕待之亦不異餘人今朱榮死瑞與世隆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今朱天光擁眾關右帝投瑞西道大行臺以招納之既達長安會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與瑞有隙語之於世隆遂誅之

叱列延慶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今朱世隆姊婿世隆委重之兼尚書左

僕射山東行臺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舉兵唱義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討之淵謂延慶曰靈助善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圖也不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能戮力致死今可詭言西歸靈助必信而自寬潛車往襲可擒也淵從之乃辟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遂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降從高歡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余朱親昵又黨於斛斯椿出帝之西高歡殺之

斛斯椿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八

斛斯椿廣牧人河西賊起椿將家屬投余朱榮從榮征伐有功授厲威將軍椿性佞巧甚得榮心頗預密謀封陽曲公東徐州刺史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率所部歸悅投向書左僕射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余朱兆入洛椿復背悅歸兆世隆立前廢帝椿參其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時椿父敦在秀容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後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余朱氏擅權椿與賀拔勝說以正道世隆不悅欲殺椿天光救之得免及世隆與兆相武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

下皆怨毒余朱氏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奈何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同討高歡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曰若不先殺余朱氏我等無類矣遂與顯智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世隆部曲盡殺之合顯智等襲世隆彥伯斬之開閤門外懸其首於門樹椿父謂椿曰汝與余朱氏約爲兄弟今懸其頭家門豈不負愧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因度律天光送於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國之不靜勝曰比數夜與歡同宿具敘往昔之懷荷兄恩意甚多何苦害之椿乃止出帝立拜椿侍中開府余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九

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等自滑臺至歡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作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交友則無信大馬不如送斬之椿數反覆見寧等死意不自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增武直人數遷輕騎以充之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椿約勒行陳軍謀朝政皆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說稱南伐將以討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將率精騎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從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

寬歡黨也

計豈非天乎帝勅兵河橋命格率步騎數千鎮武牢賈顯智
青叛東師敗績帝將幸關中遣使召格從入關拜尚書令司
徒封常山公遷太傅卒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常
山郡王及塋車駕臨於渭陽止驂慟哭帝嘗給侍店數區耕
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木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
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樊子鵠

樊子鵠平城人余朱榮引爲參軍建義初封南陽公榮在晉
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除殷州刺史歲早餉子鵠勸有
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獲二麥州內獲安余朱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

榮死世隆遣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
莊帝嘉之除豫州刺史太昌初爲東南道大行臺討余朱仲
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梁將元樹陷譙城詔子鵠討之
進圍譙城樹勒兵出戰輒破摧敗遂不敢出子鵠分兵擊梁
苞州然州宕州大洞蒙縣等城並望風逃散樹計無所出子
鵠令人說之樹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許之及樹衆半
出子鵠中擊破之擒元樹轉尚書右僕射除兗州刺史子鵠
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
失儀子鵠責讓穆數其罪狀穆引伏州內震悚出帝入關子
鵠據城應之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高歡

遣儀同三司婁昭討之城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大野拔斬子
鵠以降

賀拔允

賀拔允字可泥尖山人歸余朱榮長廣王立封燕郡王允素
知高歡非常人早自結託歡親重之與定大策轉司徒領尚
書令歡入洛進爵爲王出帝既忌高歡以允季弟岳據關中
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往來及岳死又委允次弟勝心腹之
寄天平元年允與歡獵或告允引弓擬歡乃置於樓上餓殺
允歡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歡召與諸子同學賜田宅勝
字破胡善左右馳射衛可瓊懷朔勝爲軍主從父虔拔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一

守彼國經年外援不至勝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鈞許之
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
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見臨淮王瑱曰大王受任征討理
當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矣或許
以出師勝還報命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
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鈞復遣勝出迎救兵武川已陷
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爲賊所虜勝與殺可瓊拜統軍兼
僕射元纂鎮恒州時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冠州人
應之勝與兄兄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余朱榮及榮
陷肆州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也勝兄弟遂

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乃表勝鎮井陘及榮入洛封勝真定公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門未加嚴防怡等議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不多何可輕爾爾當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以爲臣無替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都詔假車騎大將軍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先護疑勝置於營外人馬未得休息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節閔帝立拜右衛將軍及奉朱氏將討高歡勝時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爲所執兆將斬勝數之曰汝殺可環罪一也天柱覺後汝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汝久矣勝曰可環作逆勝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事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惟命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既克相州兵威漸盛兆及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歡兵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携武遂率麾下降歡度律大敗孝武帝將圖高歡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南道大行臺勝攻馮陽安定馮翊皆平之河北盡爲丘墟梁武勅其子

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出進尙書令琅邪公孝武入關勝令長史元穎行州事自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浙陽聞高歡已平潼關擒毛鴻賓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歡軍歡遣行臺侯景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既不果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饒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關謝罪出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授太師從宇文泰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禽郡守孫安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攻河東畧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收其降卒而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還及歡率衆攻玉壁勝爲前軍大都督宇文泰見高歡旗鼓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歡遇連叱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持稍追歡數里刀垂及之歡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勝諸子在東者皆爲歡所害勝憤恨成疾卒時大統十年也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宇文泰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破胡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宇文泰不拜旣而悔之後從宴昆明池有雙鳬游池中

孝莊而周
自六勳榮
國之也
高歡最
必無勳榮
為帝之事
榮若為帝
歡官得為
歡義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泰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悅由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諡貞獻岳字阿斗泥能左右馳射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環臂賊大駭令朱榮以為都督每計事與榮意合榮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代叛匡救何往不克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曰與丈夫之論也時高歡為榮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岳進諫乃立孝莊岳請榮誅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今四方尚梗事籍武臣請捨歡收其後効榮乃止莊帝立賜爵樊城男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反關中騷動榮遣岳討之岳謂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勁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謾慰生焉乃請公朱氏為元帥岳副之榮大悅以天光為大都督以岳為左廂大都督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以討之醜奴圍岐州遣其行臺尉遲善薩向武功渡渭攻柵岳率千騎赴援善薩已克率步騎二萬渡渭而北岳以輕騎數千與善薩隔水交言善薩令省事傳語恃水言辭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各收軍還岳明日率騎隔水與賊並行行二十里許至水淺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主

處岳馳馬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行十餘里依岡設伏以待岳乃回戰伏應之賊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悉投馬獲三千人善薩既擒遂渡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定安岳與天光追擒之并執蕭寶夤以歸進樊城伯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高歡問計於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國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圖全天光不從果敗岳乃率軍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高歡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密令岳圖醜刺心血以寄岳岳既忌岳兄弟岳懼乃與宇文泰相結而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眾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田植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費也頭万俟受洛干等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皆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通使於歡歡遣左丞翟嵩至關中間侯莫陳悅使問岳岳承熙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悅受歡密指令其婿元洪景等伏於幕後誘岳入營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徐行而出洪景等斬岳朝野痛惜之贈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於歡歡下牀鳴其頰曰

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岳既死將吏奔散南安趙貴泣謂其黨曰吾等荷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與同志五十人詣悅降請收葬岳悅許之貴收岳屍以王禮葬於雍州北石安原還與寇洛等糾合其衆奔平涼迎周文拒悅周武思岳功進子緯爵霍國公尚周文女

侯莫陳悅

侯莫陳悅代郡人普泰中除秦州刺史余朱天光東拒高歡悅與賀拔岳下隴應歡加都督秦州刺史永熙三年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敗悅遣人安慰云我稟意旨止在一人諸軍勿怖衆皆畏服悅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六

隴止承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宇文泰時爲夏州刺史衆奉迎之總岳部衆泰令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固乃勸衆入隴征悅悅棄城據險設陳明日夾戰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夜遣人詣泰許降景和使所部上驢駝云督府有教欲還秦州守城拒賊因紿悅帳下云督府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大相傳不可復止乃散趨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慰輯之悅部衆離散與其二弟并兒盤回往來不知所趨左右勸回靈州悅欲下隴恐爲人所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望見追騎繼死野中弟悉見擒殺悅自殺岳後恒言我睡即夢見岳云汝欲何處去隨我不置悅怒不

安以致敗亡

侯淵

侯淵天山人從余朱榮討葛榮於滏口以功除燕州刺史葛榮別帥韓樓有衆數萬屯薊城榮令淵討之止給騎七百或以爲言榮曰臨機設變是淵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廣張軍聲深入賊境去薊城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還其馬仗縱令入賊左右咸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間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擒之封厭次侯平州刺史鎮范陽余朱榮死范陽太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守盧文偉誘淵出微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大使王貴平慰勞燕薊淵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進至中山行臺魏蘭根邀之爲淵所敗元暉立授淵定州刺史漁陽公蒞廢帝立加開府隨余朱亮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淵降從神武破余朱氏於韓陵授齊州刺史出帝入關淵懷顧望汝陽王暹代爲刺史至城西淵據城不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至廣里會以淵行青州事神武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淵還齊州暹歸其部曲淵至青州

時賁平爲刺史，賁平解斯椿黨，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賁平使其子率家攻高陽，青州運糧餉之，淵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世子下人，被殺垂盡，我今走還城，汝何爲復去？」衆皆棄糧奔走，比曉，謂城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州人兇懼，執賁平出降，淵斬之，傳首京師，明不同於椿也。」淵既反覆，內不自安，詔封延之代爲青州刺史，淵失州，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叛之，淵率騎奔梁，途中亡散，至南青州，爲人所殺。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山偉

山偉，洛陽人，爲諫議大夫，忝朱榮害朝士，以偉守直，故免禍，莊帝入宮，除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寿、外兵郎李魚、三公郎王延業同出，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作好官，昇等四人果於河陰遇害，領著作郎，忝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典書高法顯、密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伯，而法顯止獲男爵，昇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卒，國史自鄧淵、崔瑒、崔浩、高允、李彪、崔光諸人，相繼撰錄，偉及同里蔡儁等，諂說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

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僞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雖沉厚，內實矯競，與蔡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而不管家產身亡之後，賣宅營塋，妻子飄泊，時人愍之。

祖瑩

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以畫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蔽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中書監高允歎曰：「此子才器非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生所及，終當遠至，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禮記上座，不敢還取，講者先誦後講，瑩置禮記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與博士說舉學盡驚，高祖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曰：「當是才爲世生，拜太學博士，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還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會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龍風，彭城王勰甚嗟美之，使肅更詠，失語云：『王公悲彭

城詩律佳。可更誦之。肅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慙。望在座。云木。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望。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總大悅。退謂望曰。可謂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鎮東長史。以貨賄除名。起為散騎侍郎。并昌中。掘得古玉印。勅望辨何時之物。望曰。此于真國王。晉太康中所獻。驗之。果如望言。時稱為博物。還國子祭酒。余未光入洛。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畧無存者。勅望與錄尚書事長孫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天平初。將還鄴。齊神武召望議之。進爵文安伯。卒。贈司徒。望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出。權行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作生活。蓋識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望亦有天才。但不能均調。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為性爽俠。有節氣。士以窮厄歸之。必見存拯。時以此多之。

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祖爽。高尚不仕。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儒林先生。景為太常博士。世宗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射僕高肇託景及尚書邢辯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以呈御。世宗付侍中崔光問之。光以景作為最。奏曰。常景位出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向平陽公主。主憂。景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景議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曰。喪紀之本。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緣情以制禮。雖禮關盛衰。事經古今。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其實一也。是故臣之為君。君之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以從服而制義。然公侯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以下。命為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關為臣之禮。原夫公主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外之職。及與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得為正君明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等。以公主為之君。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平母制齊。求之名實。理皆未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兩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禮經無文。謂不應服從之。景淹滯積歲。不至顯官。以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之徒。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正光初。除中散大夫。肅宗行釋奠之禮。詔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僕同三司之間。雍從之。初。光祿

與漢不同

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甥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澤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望。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見之。尋味良久。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德。今見常生此頌。光祿不得獨擅其美也。杜洛周反於燕州。以景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拒之。景請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米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豪門多丁。爲之求權。發爲兵。肅宗從之。元譚敗。賊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邀擊破之。洛周遣曹紇真掠薊南。景與刺史王延年邀其走路。大敗之。斬紇真。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

七章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降。徙王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入葛榮榮破。景還朝。詔復本官。普泰初。除右光祿大夫。秘書監。封漢陽子。景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性耽經史。殷勤求訪。質買異書。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刀整謂之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吾恐擊太常方餒於柏谷耳。與羊淩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爲景買馬。天平初。還鄉。時戶四十萬。狼狽就道。詔收百官馬。尚書丞相以下。非陪從者。盡乘驢。景匹馬從駕。齊獻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鄉。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景和厚恭慎。善與人交。始終若一。與遊處者。皆服

外戚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常英。未詳何人。妹常氏。高宗乳母。有保護功。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英賜爵遼西公。弟喜。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瞻。平州刺史。遼東公。贈英祖。亥遼西蘭公。父澄。太宰。遼西獻王。母許氏。博陵郡君。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太宰進爵遼西王。從兄泰。朝鮮侯。訥。幽州刺史。訥子伯夫。選部尚書。范陽公。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初。英事宋氏不能謹。而賭奉之甚至。宋氏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寢困不能進。瞻負之於笈。至是。宋氏謂太后曰。何不王瞻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瞻雖盡力。故是他姓。奇傳在英。上本州郡公。亦

氏亦明

足報耳。諸常皆以親疎受爵。賜田宅。天安中。英以贖貨徙嫩
煙。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賊汗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英
寧益遼西平王。員與伯夫子禽可為飛書。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訴年老。赦免歸家。怒其
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沒入家僮百餘人。金錦布帛數
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婿及親從皆免官。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悉出其家沒入婦女。以振守正平郡。

從來乳母未有如此之
盛者宜為稱所伏也

馮熙弘之孫也。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信都。官秦雍二州
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追贈燕王。立廟長安。熙姑為始祖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諸

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熙尚泰宗女博陵公
主。拜駙馬都尉。定州刺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為太傅。高祖
即位。文明太后臨朝。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
以師傅位尊。乞轉外任。除開府洛州刺史。洛陽驛經破亂。而
三字石經。宛然猶在。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府。廢分用。遂大
類落。熙不仁厚。而信佛法。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
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沙門日與講論。其費不貲。所管
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
人。唯見佛圖焉。知傷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
元壽之詞。高祖登北邙寺。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因事取

高不漢字
外漢作州
百官同禮
道場

妙信佛法
者如是

八家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
貧。後為內都大官。熙幼遭家難。魏氏母養之。及魏氏卒。散
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
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高祖納其女為后。曰白虎通云。
王所不臣有三。妻之父母其一也。此謂供奉宗廟。可詔太師。
輟臣從禮。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
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
熙上書如舊。後遇疾。綿寢四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
困篤。歔歔流涕。十九年卒。車駕在淮南。還至徐州。為舉哀。制
總服。給綵帛六千匹。以供喪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赴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章

代哭。弔將薨。贈假黃鉞。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
刺史。詔諡曰武。柩至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哭拜。薨日
臨窆。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皆安貧好學。年十餘歲。文
明太后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並無學術。
徒整飾容儀。寬雅恭敬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素親
侍。尚常姊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儀曹尚
書。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都督中
外諸軍事。特進。誕拜謝。高祖立受之。誕與修性趣乖別。誕淳
篤。而修浮競。誕不能諱督其弟。每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
於楚極。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讎於誕者。欲因食毒誕。

不可不
使好

事覺高祖親詰之且得情狀詔引勉乞全修命高祖以修父
老又重寢意不致於法捷之百餘點為平城百姓修妻司空
穆亮女也求離婚高祖不許高祖與誼同與而載同案而食
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親近不及也十六
年以誼為司徒高祖既渡愛之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啟
將拜又為作章謝加太子太師十八年從駕南伐至鍾離誼
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六軍發鍾離高祖與誼泣決左
右無不掩涕時誼已慨然殫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
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去鍾離五十里昏時
告誼因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主

其

未
財之力

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夜至鍾離所撫屍哀勸若喪
至成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舉哀詔求棺於鍾離城齊成主
蕭惠休遣其太守奉慰高祖以所服衣幅充槨親自臨視撤
樂去膳宜教六軍止臨江之駕詔兼大鴻臚送柩至京喪至
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贖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饗
喪事贈假黃鉞大司馬領司徒太師傳錫九命有司奏誥諡
曰公自少綱終知之唯朕案行定名諡曰元懿帝親作碑文
及挽歌窮美盡哀車駕還京親臨誼墓停車而哭詔羣臣單
衣介幘陪哭貴者從朋友微者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
二男修爭半位黃門郎信都伯后廢後免為長樂百姓初崔

光兼黃門與事俱直謂之曰君家高貴太盛以昔推之終必
衰敗不可不慎事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時熙為太保
誼司徒修侍中尚書事黃門廢后在位後歲餘修以罪棄熙
誼喪亡后廢事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歷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郡王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雍州屬事有兩燕爭巢鬬累
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不知惠乃使卒以弱竹
彈之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爾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
者既經楚痛理無爭心羣下服其聰察有負鹽負薪者同釋
重擔息於樹陰將行爭一羊皮皆言藉肩之物惠遂爭者出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主

問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無答者惠令
人置羊皮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負薪者乃伏凡所察究
多如此類吏民莫敢欺犯轉青州刺史惠素爲文明太后所
忌誼將南叛誼之二弟諸子同我天下寬之太和十二年高
祖詔訪存者對李屯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與祖安喜侯道金
無定侯寄生高邑子高祖奉馬氏遇厚於李氏遇薄舅家了
無叙用朝野竊議太常高闕顯言於禁中世宗景明末特詔
典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追崇惠爲驃騎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莊

高肇北海人父昭皇后之兄也父驥自高麗入國授河間子

世宗即位，贈渤海公，詔嫡孫猛襲爵，封肇平原公。肇弟顯澄、城公三人同口受封。世宗未嘗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帽，引見於華林都亭，皆惶懼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人高氏。拜肇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造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居要任，出心百揆，孜孜不倦，咸謂之能。世宗以六輔專政，咸陽構逆，遂委信肇，肇無親族，頗結朋黨，附者超昇，背者罪戮，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順后暴崩，世言肇為之，皇子昌堯、王顯失於醫療，食謂承懷，意言京兆王倫出為冀州刺史，為肇所構，遂至舉兵。肇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元

佛何不見

除官爵，葬以上禮於廟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皆以為不獲吉還。靈太后臨朝，贈營州刺史子植，濟州刺史率州軍討元倫有功，當封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效死是其常節，何足膺賞。發於至誠，植蓋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是號為良刺史，猛尚世宗妹長樂公主，為殿中尚書，卒公。主無子，猛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肇兄偃，世宗納其女為貴嬪，及順皇后崩，立為皇后。胡國珍，靈太后父也。太后臨朝，封安定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入決萬機。進中書監，給几杖，并步挽一乘，得出入掖門。至宣光殿，與侍中崔光授帝經，還司徒，追崇其妻為秦太上君。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諡曰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諡，陵寢孤立，請上號諡曰恭穆，惟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叉妻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國珍雅敬佛法，齋潔禮拜，雖篤老出入侍從，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步從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立觀建像，晚乃肯坐，勞熱甚，遇疾。太后親侍藥膳，卒年八十。太后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自始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元

卒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厭勝國珍不從云吉凶有分定唯修德以禳之崔光嘗於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安定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問以後事又言還安定太后以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懌等以病亂請從先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從衆議而凌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慕二親猶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諡文宣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與國珍合葬及神主入廟詔太常惟給以軒懸之樂趙平君生子祥襲封趙平君卒肅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太后服齊衰葬於太上君墓左群位中書監娶清河王懌女長安縣主卒贈雍州刺史國珍養子僧洗孫虔為千牛備身元父廢太后虔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逃徙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後宴譴虔不得與封安陽侯還司空卒贈太傅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郊外

儒林

平恒字繼叔蔚人為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念其世衰植杖廼舍側岡而哭不為營事婚宦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

恒婦弟鄧宗慶每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能往時有珍美呼邑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嘆之家人無得言焉太和十年遷秘書令請郡未授卒贈都昌侯諡曰康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欲著述五經始注存經論語為指神所稱被召赴京秘書監游雅聞其名引入秘書省故授以史職與奇論易至訟卦天與水

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慈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游雅性護短奇執義不苟從因以為嫌書家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注

奇呼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懿雅曰侯懿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大正鳥官之名世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雅渡懿之初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奇冗散數年高允每稱奇遠致通識非凡學所及因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存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薪薪何乃燃奇經說雅愈怒遂告奇後生不聽傳授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文昭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前魏甄后奇刺發

坑即坑

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事乃郭后雅屈焉有人為謗
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
當是奇假人為之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孥戮遂抵奇罪司徒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遷延經年冀有寬宥竟致大戮并
及其家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知非善徵時命變切不
不赴奇尤易在獄自筮卦未成忽孽破之歎曰吾不及
來年終矣及受害如其所占

劉獻之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
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又曰觀屈原離騷之作
自是狂人死其宜矣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情猶飲醕有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聖

物之形唯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有從獻之學者獻
之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
若能入存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
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
惑將來其益重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車
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
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嘗春秋毛詩每講左氏
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
竟其說邵舉存康非其好也逼遣之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
中山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固

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稱儒宗吾貴每
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
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舉太學
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鄭銓受禮牛天祐受易二人粗為
開發吾貴便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學聚徒千數而不
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
曰吾以夏熱罷講秋將說傳君等至期皆當持本生徒惟之
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吾一說蘭為講之吾貴兼讀
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說義例無窮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聖

仍伏聽學者益奇之吾貴辨能飾非好為說由是棄不久
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終如獻之達矣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
安家貧無以自資性聰敏且學且耕三年之後便能講說明
陰陽博物多識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學徒
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非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為國
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就
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
病卒

非以論
祖德知
後賢何
運用惠

孫惠蔚字叔炳武遂人為中書博士中書監高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辨立難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惠蔚與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曰道固既登龍門而惠蔚猶沈湮滄朕以為負矣惠蔚久滯小官而湊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之太和末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太常卿崔光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御史中尉邢辯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禮也而執法欲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書

見彈劾恩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獲得禮變為書與光贊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幸輔乃召惠蔚與密庭辨得失得議遂屈世宗即位仍在左右敷訓經典遷秘書丞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上疏曰臣厠班秘書唯書是司及觀閱舊典本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脫落始末論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承應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定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以為常式其省中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請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紙膠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

儒者儒論
印經可也
注法師之
說不可也

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許之兼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追實侍講之勞封東鄉男肅宗初除濟州刺史遷光祿大夫魏氏以來儒生率為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愆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好學年十七詣山東求學至上黨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喜貴喜貴門徒甚盛遵明居數月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請說不愜吾心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筆

賈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輕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曰何在遵明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存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筆吹笛以自娛慰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本遵明往讀之經數載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教授門徒每臨講生必持經執疏然後敷講講學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飲受業者懸納絲粟或置衣物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辭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元顥

入洛任城太守李湛舉義通明同其事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表求加策命不報

刀冲字文朗雍州人也十三而孤免喪後欲遊學他方祖母高氏泣涕謂之冲不止於時學制諸生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太守盧尚之徵爲功曹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清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百數司徒高澄擅恣威權冲抗表極言其事業與東安侯肅宗將親釋奠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瓌舉其才學徵之會卒國子博士高家等上狀陳冲業行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美

盧景裕字仲儒范陽人叔父同職居顯要景裕止於園舍情同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天平中還鄉里河間郡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范陽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獻武令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開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文義問難之間政厲聲色相詆訐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待士君子嗟美之齊泰初

盧景裕

復除國子博士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屬卒於晉陽獻武悼惜之景裕所注易大行於世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沙門道惲每論諸經義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時有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業與長子人師事徐遵明時漁陽鮮于靈叢亦聚徒教授遵明粹與未高業與乃詣靈叢類受業者靈叢曰李生久逐義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叢說左傳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叢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孝

遠徙還自此靈叢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權貴不爲之屈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曆節氣後辰下算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時屯騎校尉張洪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令共爲一曆洪等推業與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與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闕乃修之傳於世除著作佐郎以造曆勲賜爵長子伯遷鄴初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按記考定是非參今雜古折

中為制詔從之尚書右僕射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奏請業與參其事四年使梁梁散騎常侍未異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異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與曰然異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不業與曰此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禪用二十七月異不答業與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業與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卿錄梁主存經義亦云上圓下方豈非自相矛盾異曰圓方竟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宋

出何經業與曰山存經援神契異曰緯侯之書何可信也業與曰卿若不信蓋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所出卿復信不并不答梁武問業與曰詩周南繫之周公邵南繫之邵公何名為繫業與曰文王分其故地屬之二公故名為繫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與曰此是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與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何月為正業與曰自堯以上書與不載梁武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與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周

亦行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業與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曰何意為吳兒所笑業與曰我猶被笑試遣公去當更被罵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神武以業與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與曰某日某處勝私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與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果捷遂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諮議參軍坐事禁止業與乃造九宮行棋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運以已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術不同至於氣序交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宋

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征潁川業與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與當囚遂殺之業與好墳籍集書萬卷手自補治加題帖覽讀不息多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相容匿其與交好傾身無吝若有事件便相疵毀論難之際高聲攘臂無偏者之風每云但道我好難知妄言故勝迫恐務進忌前不顧後患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于崇祖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與助成其子至於忿閱文襄甚不平姚文安雖服皮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誤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侯

爲元子武卜葬地辭謂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年文武成或告之伏誅元子所謂不知不知也

文苑

那斯密弟子也天平初除通直常侍自存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事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與那斯密說那斯密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副李象使梁那斯密好物件人號曰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闕於江南齊文襄擬那斯密爲司徒右長史未卒

其敬憲字存虞聞喜人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雅木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詩獨擅於時年三十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五

三卒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存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贈中書侍郎諡曰文弟莊伯字存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愔不形於色爲臨淮王或記室參軍間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王矜而不問扶侍見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卒年二十八贈通直散騎常侍諡曰獻敬憲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表又皆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錄世嗟惜之

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敬諸奴子書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詣子昇淵惟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及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

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黃門郎中徐紇愛四方表祇答之敏達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淵爲葛榮所害

榮都督和洛與子昇舊識遣騎潛送子昇達冀州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曾不上直元天穆錄尚書事將加推捷子昇逃遁天穆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便相放黜天穆將討那榮召子昇同行子昇不敢入天穆曰吾欲收其才用豈快爾忿爲行臺郎中元顥入洛天穆問子昇曰卿爲何京師爲隨我北渡曰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慰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帝將殺余朱榮命子昇作詔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榮使張華爲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榮武備之日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縡使吐谷渾見其國主林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縹緲謝含任吐沈楊情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陰忌唯那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爲諮議參軍及元璋等作亂文襄殺子昇知其謀使之作獻武碑文既成餽諸晉陽獄食弊糲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長史宋遊道收葬之集其文爲三十

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而內淡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史臣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魏之文人一二而已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人才既難復難

史

卷一百四十三

聖

史緯卷一百四十四

魏書十七

列傳

存行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以杖擊之便死縣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身居長今年十五兄弟五人俱在幼稚有一女弟始向四歲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恕其父死罪從還流

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

楊引襄垣人三歲喪父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喪畢恨不識父追服斬哀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詔引純孝可假以散員

關元明安邑人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隴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色養與言悲慕母亦思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

吳悉達聞喜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歸鄉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

呼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焉。哀感毀悴，有遇初喪，有司奉聞，標閣復役，以彰孝義。時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焉。後青徐歸國，承宗萬里投險，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思敬往弔，如舊相識。

王崇，陽夏人，為梁州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隨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巢集，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二

節義

于簡，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馮跋及至和龍，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燕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簡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簡曰：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相逼也？與跋往復不屈，拘留既久，隨身衣服敗壞，畧盡。跋遣以衣服，不受。歷二十四年，弘上表稱臣，乃送簡歸。世祖詔曰：簡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王玄威，恒農人，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城門外，哀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荀頌以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二

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中心不勝悲慕，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以上聞。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至百日，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及除喪，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王榮世，館陶人，為三城戍主。梁人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城陷，與戍副鄧元興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贈齊州刺史。方城伯元興，洛州刺史。開國子胡小虎，河陰人，為晉壽統軍。存昌初，梁將樊文熾寇邊，益州刺史郗蚪遣長史和安守小劄，文熾圍之。蚪命小虎往援，文熾襲小虎擒之，過小虎至城下，使言北救不來，不如歸款。小虎慷慨謂和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勢，本不足言。努力堅守，行臺遣將已至，賊大怒，遂殺之。賊尋敗，擒其將蕭世澄等，行臺魏子建啟以世澄購其屍歸葬。晉龍超，晉壽人。永熙中，梁將樊文熾寇益州，刺史傅和城守。攻圍既久，和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寨，文熾大怒，焚殺之。詔贈巴州刺史。又呂縣人孫道登，為梁將韋休所虜，以少臨之。令巡村塲，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賊無所能，各當努力。賊遂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宗女等四人入城，為賊所獲，將

之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大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刺其腹然後斬首州表其節道登等並贈郡守賜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存武時爲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公大統初梁將蘭欽寇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城將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所乘此弓矢上所賜豈可爲賊得手遂斬馬折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虔收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循吏

宋世景廣平人存文時行榮陽太守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四

息縣史三正至卽見之來者無不盡其情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擒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世景詰之皆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母喪不勝哀而卒

裴佗聞喜人爲荊州刺史蠻酋田敬宗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以老乞還卒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文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無田園畧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寶瑗字世珍扶風人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公朱榮官爲榮

所知表留瑗爲行臺左丞余朱世隆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遣瑗奏廢之瑗入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治行清白齊獻武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勸屬焉遷丞相右長史瑗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小者攘羊其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非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是夫殺妻母卑於父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愚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其子棄疾爲王御士王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讐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以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讐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可斷知母將殺子當泣諫母若不從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隱默此母之罪法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食楮變音况承風稟

敬識善知惡之民哉。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須預制新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後。談者以明朝有厚母。薄父之論。如必欲行之。則君父一也。殺父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判云。子於父母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且聖人設法。以防流弊。豈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已經宣布。謂不宜改。後復難曰。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非顯在典章。何言尊卑無據。案律典未聞母殺其父。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史集

卷一百一十四

本

此子獨得有所之乎。遂停其條。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瓊案法推治。無所顧避。官雖通顯。貧者如初。兼廷尉卿。卒諡曰明。

字敦字元禮。太山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遷廣平太守。甚有能名。或吏賂賄。秋毫無犯。性清儉。嚴饑家饋未至。使人外尋。破澤採藕。根為食。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吏部尚書。諡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守。宜見追褒。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子烈從兄太山太守仁。

說得是但
不見和

謀賊郡外叛。烈與從兄淩。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豈有幸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不受。天保中。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災蝗。犬牙不入境。勸耆耆美。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烈家傳素業。閭門修飾。文不再。烈太和中。於兗州造尼寺。寒居無子者。出家為尼。咸存戒行。烈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伐。烈云。自畢執被誅。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疆場之上。一彼一此。得之何足為榮。豈若吾家。漢河南尹。晉太傅。名德學行。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也。蓋議義雲之帷薄云。

酷吏

史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慶人。少為沙門。真君中。為秋道護軍。永昌王仁南征。得李氏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頗得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李氏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是為元后。臨崩。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決。經日俱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親舅。太安中。珍之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為昆季。除洪之河內太守。任城侯。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民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嚴設科防。募新賊者。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奸黨。過為酷虐。遷汲縣公。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反。顯祖親征。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洪之為都將。山胡保險。拒。

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欲進攻洪之不從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素益二州刺史設禁奸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夜密遣騎覆諸要路有犯禁者送州斬決其中枉死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漢居山谷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御戎夷頗有成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洪之徵時妻張氏助之經營多所補益有男女十人後得劉芳從妹爲兩宅別居疎薄張氏偏厚劉氏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如讐及涪西州以劉氏自隨洪之素不廉清多所受納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酷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錄洪之赴京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戮洪之性慷慨疾災瘼艾炷圍二寸手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過遠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臥而引棄始洪之託爲元后兄棄宗附珍之等自同外戚至得罪後高祖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舊相視恩紀如親云

高祖渤海人父濟洽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兄中書令允允爲濟

哀以遵爲喪主朝貴無不弔集乃歸奔喪服闋允爲管宦略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爲齊州刺史建節過本州宗卿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帝頗聞之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敕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卿貪僻暴虐若非還都赦令必無高遷矣濟陰王猶不免行法卿何人而敢爲此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悅華州人孟僧振訟遵詔廷尉少卿劉遵窮鞠皆如所訴沙門道登有寵於高祖先時過遵遵多奉以貨浚託仗之道登屢因言大申赦帝不納遂賜遵死遵子元榮詣洛訟竟猶恃道登不時還道登知事決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食椒而死

張叔提安喜人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賊豹子虎子並善弓馬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刺人臍引腸遠樹其射之以爲戲笑軍騎掩捕久不能獲叔提募驍勇追之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斬之自是清靜靈丘羅思祖家處陰險聚衆行劫思祖雖伏誅其黨與猶相率寇盜叔提自請捕逐以救寔爲遊微軍將禽殺畧盡因此居苦濫酷除幽州刺史安喜侯縱妻段氏多所受納僧尼出入因事通情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使幽州驗案其罪叔提懼死欲逃其妻姑東陽王丕妻

也許爲叔提申訴執事使駕部令趙泰州往訊處赦提大辟高祖賜死於家將就盡責其妻曰貪濁極吾者卿也又安吾使不得逃死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

隱逸

莊季高邑人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遂白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友今非而不許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務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浩乃投詔書於季高懷亦不開口季高呼浩小名曰桃簡卿已爲

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別矣浩虛夸即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納其騾廐中與相維繫鄉人有輪租者夸謬爲御車得出關浩歎曰莊季高行士本不應以小職免之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嚴夸既私還浩相左右始得不生送夸騾兼遣以乘馬爲書謝之夸不受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叩唁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莊季高作朋友篇以寄其情夸妻父鉅鹿魏舉名達之士與夸情同朋好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夸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會葬者知市馮亮字通南陽人隨其舅梁平北將軍蔡道恭至義陽中

中王英平義陽獲之英素聞其名以禮待亮亮至洛隱居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哀慟世宗以爲中書舍人固辭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巾巾遂不驗還山蔬食水飲與僧徒禮誦爲業王敏爲逆連山中沙門亮被執詔特免之亮愛山水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世祖令與沙門統僧還河南尹甄瑗周視嵩高形勝造閑居佛寺林泉營製曲盡山居之妙延昌二年亮至京師遇疾世宗勅以輿馬送還山居數日而卒遺誠兄子綜欽以衣帟左手持板右手執拳經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灰爐處起佛塔藏經亮初喪舊識南方法師以大栗十枚置亮

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

袖中期將來十地果報時盛冬積雪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人防護後道人惠需往看其屍食蟲之跡交橫左右果爲蟲鳥所食皮殼在地肌體初無毀傷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雲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莫不異焉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少好學周覽百代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州舉秀才公府辟並不就覽考工記大戴禮以明堂之制不同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証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廢存明堂之制雖使正之是以後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五室者據周禮考工之記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案大戴盛德之篇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者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儒者不能考其當否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亭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秉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議余故採掇一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

史記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布令咸得其月之辰。鄭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夫四維之室。既垂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義。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乃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言非而情疑。誤後學者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奉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矣余謂九室之言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
二編弗見其制虛知所置但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屬
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末之思也蔡伯贊卽識其修廣之不
常而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
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會庶探其
表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
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請脫有蓋實若
子覽而揣之倘或存焉謚不飲酒曉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
情長而彌固一遇欣賞恣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
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謚好墳籍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南面百城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手自刪削四千餘卷常詣太
常卿劉芳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
常非僕有也黃門郎甄琛內贊近機於時親識有求官者答
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常欲致言但未有大耳諸君何爲輕
自媒街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
汝明師甚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遠世但未
爲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四學博士孔璿等四十五人上書表
謐學行謚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藝術

晁崇襄平人善天文術數拜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

泰占爲角蟲將死太祖既剋姚平於紫壁牛果大敗與焉所
乘巨犢數百頭同日斃於道側白餘首尾相繼命諸軍焚車
而返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以書北人
詔爲黃門侍郎與弟懿並貴顯懿好容儀被服僧度語音
類太祖左右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招引姚興會與冠軍陽太祖以奴言爲實並賜死時不
張淵不知何許人爲太史令嘗著混象賦其終篇有曰爾乃
疑神迷瞞縱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渺茫狀若渾元之未判
別又似浮海而觀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於是
是乎玄對山水柄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歷象既周相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作幾際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手書契諒人事之有由豈災
祥之虛設哉庸主之難俊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爲猶觀象而
況乎德非先哲又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真
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數卽
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敕至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
侍孫僧化太史令胡世榮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
校比天文書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二家經占集
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王早南皮人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時喪亂之後多

今之六王
亦能如此
但說來
事多不中
說得趣

相殺害或詣早求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猶之
東莞鄭氏執轡人趙氏趙明晨會宗族就墓所殺之趙氏求
救於早早為占候授以一符曰君可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
主者佩此符於鵝鴨時伏在警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
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最在前一在第七
但捉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果如其言乃鄭氏五男父也為
其族所宗敬諸子和解二家趙氏竟早與客清晨立於門
內有卒風振樹早與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兩
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
入與家人鄰里辭別早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果有二馬

史記卷一百四十四

大

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捉早上馬詣行宮時世祖圍涼未
拔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詰問何時當克此城早曰陛下
但移帳西南角三日內必克世祖從之如期而克與駕還都
時久不雨世祖問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
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問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
合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早苦辭疾乞歸鄉里許之終於家
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妨已故誦令歸去也
耿玄宋子人舍卜占有客叩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齋持及
來問之意性不和俗王公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曰君既貴
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故不為貴勝所親官至

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賣卜於市後事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
舉中被親待為功曹參軍榮於河陰屠害王公卿士靈助獲
免奉車都尉盧道虔等數十人榮入京師封長子公幽州刺
史榮攻河內使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眾
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克及至北中榮攻
賊不獲以時甚暑議欲且還待秋涼莊帝召靈助筮之靈助
曰十八九間必破賊果如其言兼尚書左僕射為幽并營安
四州行臺及榮死莊帝崩靈助以朱朱氏有誅賊之兆身本
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眾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

史記卷一百四十四

大

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訓養大烏稱為已瑞妄說圖讖言劉
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刺魏為人象畫桃木為符書
作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時乾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朱兆
頻戰不利靈助唱言朱氏自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瀋滄冀
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
泰元年率眾至安國與叱利延慶戰敗被擒斬於定州支分
其體初靈助云三月我必入定州朱兆亦滅及將戰靈助
筮之不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及擒入定州果
在三月而齊獻武滅朱兆等永熙三年贈驃騎大將軍尚
書左僕射

江式字法安濟陽人除符節令式工篆體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式上表曰臣聞古史倉頡覽天地之象觀鳥獸
之跡別制文字以代結繩宜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
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
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史頡之
遺法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
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
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
篆者也於是燒經書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
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
也以邈能隸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刻符四曰書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隸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
史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
書形雖無厥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
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
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

同字異解
此史官所
開古義

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
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定古文時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
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尚書春
秋論語春秋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
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
法而其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
錄藝異術靡不畢集迄汝南許慎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
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
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論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
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
方獻策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
訓充諸碑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爲益然其字詁方之
許慎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酈郡鄧淳與揖同時博古開藝
特會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闡理名過於揖以書教
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
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
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

孫世稱其妙晉世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補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承意也忱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燒改故傳日以衆非非謂正信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說神蟲為驚如斯其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補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關古學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幸

今人所以識古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馮翊太守現家世陳留晉初與從父兄統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余雅方言說文並收舍譽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不墜世祖中牧獲內附臣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別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漸清家風有忝無顯而驪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既竭愚短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附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類編聯

昔書其不成其

又思其不佳天下事之難也

附是末新

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有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勅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今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批釋所選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與兼教入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開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元中除著作佐郎卒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兗州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幸

人沈法會能隸書隸迹見知於世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於惡頭章武人妙於易筮避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來卜歷七人皆不中強索其果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為不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影婦人曰然雖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兒聲故卜惡頭曰大吉十月三十日生一男子至期果然卜者驚服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詣惡頭求卜遇允之履惡頭曰君卜父父已亡常上天聞哭聲忽更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有三天人來迎我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其言惡頭語

人曰長樂王某年月日當為天子有姓張者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彭城王余未仲達將伐齊神武召之令策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達怒其沮眾斬之斷不

列女

封氏散騎常侍愷之女中書侍郎崔覽之妻也有才識聰辨強記李敷公孫文叔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劉氏彭城人嫁勃海封卓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誅劉氏在家夢卓死哀泣不報諸嫂喻之不止凶問果至遂憤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歎而死中書令高允為詩以弔之

房氏常山房堪女鉅鹿魏博之妻也年十六博病卒及大飲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沱姑劉氏哭謂之曰新婦何至如此房氏曰新婦少年不幸實處父母未量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遂不出中門不預坐席博時亡子緝生始三月及年十二房氏歸寧父母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告母房氏命駕而歸後遂不反緝

魏收序傳作鉅鹿太守

孫氏名男玉鄆縣人夫為靈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不可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

此其母教也

何假人之手遂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特恕之

崔氏清河崔元孫之女房愛親之妻也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嘗請命焉且丘民列子不孝景伯入白其母母曰山民未見禮故何足深責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今見汝事吾必應自改景伯召其母崔氏與之共食景伯入問溫清其子隨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難顏慚本知心愧且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泣滯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如此

兒氏涇州人性行貞淑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行未及成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禮兒氏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誰與君結婚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老生怒刺殺之臨死謂老生日生身何罪與君相逼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他正為君耳今反為君所殺魂若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髣髴以告叔曰此貞婦奈何殺之執送官有司勅以死罪高祖詔戮老生

旌兒氏曰貞女

楊氏不知何人嫁姚氏家貧無產業姊子蘭人荷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親姻皆求利潤楊氏獨否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如妹有無憂之樂也姊每道以衣服皆不受強

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執事承祖見其寒碎謂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奴如是遣人乘車往迎之稱疾不起迎者強昇於車上太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其一襖致法姚氏婦特免任城太妃孟氏鉅鹿人任城主澄之母澄為揚州率眾討賊賊帥姜慶真襲陷外城長史韋續介卒失圖孟氏勒兵登陴救厲文武眾咸自奮卒以全城靈太后勅有司樹碑旌美劉氏平原人荷金龍之妻也金龍為梓潼太守梁人來寇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氏卒屬兵民修理戰具拒戰百有餘日死傷過半成剛高景陰國叛逆劉氏斬之自餘將士分衣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誠食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為賊所據城中有渴死者劉氏集百姓給以忠節相率就許於天俄而雨劉氏命城中雜器悉以儲水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綫以取水人心益同會益州刺史傅監服至賊遂退世宗賞其子慶珍為平昌子李氏趙郡太守叔祖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及歸夫家事姑以孝誼著崔氏終於洛陽李氏哀慟氣絕一宿乃蘇其姑親送奔喪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輿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號

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旌李盧二門以悌風俗又有河東姚氏字女勝年十五母死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為營墓立碑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城東六里大道北名孝女冢

趙氏安平人武功孫道溫之妻也萬侯醜奴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氏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竟免寇難大統六年贈道溫岐州刺史趙氏安平縣君

陳氏河北人同郡孫神之妻也神當戍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物議其誰許之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而死神柩至陳氏一慟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恩倖

王獻晉陽人父橋解天文卜筮為侍御獻少傳父業姿貌偉麗恭宗見而奇之擢為太卜令文明太后臨朝獻因緣見幸遷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內參機密外豫政事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獻獨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詔獻入八議永受復除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賈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沙門法秀謀反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其殺不辜寧教有

罪宜泉斬首惡餘從疑赦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獻山人
惟帳太后密賜珍玩綉絲率常以夜惟車載往閭官防致不
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并資大臣左右以示不私
及疾病高祖太后親視疾侍官省同相望於道卒年四十八
二宮親臨哀憫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詔立廟於都南以
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圖其捍虎狀於殿令高允爲
之讚京都士女諂稱獻美造新聲以弦歌之名中山王樂詔
班樂府奏之獻長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適趙國李華女
之將行也入宮中其禮如公主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置其
女於帳中獻侍坐獻所親及夫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

史華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及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
親姻義舊哀經編冠送葬者千餘人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
人謂之義存子榮爲尚書令文明太后令曰尚書百寮之首
民所具瞻幾年少智思未周可權記使開習政事役用未竟
終太后世寵念如初太后崩後禮遇稍薄爲并州刺史卒弟
恪太原太守坐事免恪僮僕千餘間宅華廣聲妓自適或有
勸恪仕者恪笑而不答有巧思營製正光中元叉將營明
堂辟雍徵爲將作大匠恪以疾固辭李昌中汾州胡反叛加
恪征虜將軍慰勞汾胡汾胡與恪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授太原太守預立莊帝封真定侯遷華州刺史元驤立除都

官尚書同爵不拜爲瀛州刺史恪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
民畏之重兄天平末更滿還鄉格起聽事極高壯時人云此
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未幾太原王公朱榮居其宅焉
齊獻武在晉陽格稱老病客居趙郡鯉魚山卒贈太尉諡
絕而有後者不
哀殺之報也

趙修房予人給事東宮有骨力天性闊泰不問書說世宗親
政愛遇日除除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王公卿
士悉從親見其母修能劇飲過勸觴爵雖北海王詳等皆不
免因亂每過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賜
王福詠其家財貨賜高貴及修修葬父自王公以下莫不弔

史華 卷一百四十四 主

祭莫祖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車牛
傳至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百兩道路供給皆
出縣官時將馬射世宗爾至射畢帝如射宮修參乘輅車旋
卒觸東門而折修恐及驛赴葬日勅遣與左右求從者數十
人修於道路嬉戲與賓客嘉接婦女保親之從者譁擾詬怒
無怖莫不畏而惡之詔爲修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河門高唐
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路入其地者侯天盛
兄弟越次補長史大郡修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
情共疾因其在左右多言其罪自葬父還寵愛小薄初王
顯附修後因忿問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滿亂又與長

諷死

品職一百
同至如此
簡選不以
通政其死
亦家

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高聲璫珠構成修罪始孫及李憑等
曲事修無所不至至是其糾擿之詔報一百從教燈為兵修
與領軍于勁穆肅未畢羽林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執修
詣領軍府孫與顯監決其罰先具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
令必死旨決百鞭實有三百修素肥壯展背博碩堪忍楚毒
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修出城西門不能勝縛置鞍中急
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死初于后之入修
之力也修死後領軍于勁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皆
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疎遠焉

茹皓舊吳人年十六為縣金曹吏謹惠有姿貌南徐州刺史

史錄

手

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左右世宗踐祚皓侍
直禁中被寵愛世宗拜山陵路中勅皓駟乘皓奮衣將昇黃
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世宗親政皓嘗奏曰隆趙修妬害之
出為濮陽太守清簡氣事世宗幸鄴皓啟求朝趨解郡領直
閣寵侍如前還車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工巧多所興立
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邱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
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悅之時常
臨幸皓貴寵日升闕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憚之皓
娶僕射高華從妹於世宗為從母迎納之口詳親詣之禮以
馬幣皓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以非舊流不許詳勸強

此事

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延明乃從之皓敏慧折
節下人而潛自經營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貢弟之及也世
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宿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轉尤祿
少卿詳既附皓又薦劉肖為直閣將軍高華素疾諸王知詳
與皓等交關相昵誣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令中尉崔亮奏皓
冒常季賢陳捕靜等擅勢納賄諸事執皓等詣南臺奏處其
罪勃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哭迎皓入別食椒而死

徐義恭彭城人以巧便愛幸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
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持筋於懷
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詣附元又有淫安多在其宅為驛騎大

史錄

手

將軍卒
侯剛洛陽人以舍鼎祖得進解出入遷嘗食典御世宗崩剛
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除侍中衛尉卿封武陽公侍中
游擊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擊抗衡不
屈出牧一藩未盡其用宜復還以輔幼主太后從之剛寵任
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後坐掠殺羽林
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言
於太后太后引見廷尉卿妻延偶少卿袁翻曰剛因公事掠
人邂逅致死卿處以大辟竟何所依翻曰按律違詔不坐者
謂過疑以理之類此人已經首服宜依犯結案不應續加筆

扑兼剛口唱打殺。過案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太后令剖封三百戶。解尚食典御。剛自太和進食。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罷。太后詔代匡者。太傅清河王懌舉剛。領御史中尉。及元叉執政。剛子又之。妹夫引剛為侍中。領尚食典御。以為枝援。元叉解領軍。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除剛領軍。代又以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在道詔暴其罪。廢死於家。

鄭儼。榮陽人。容貌壯麗。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為靈太后所幸。遷散騎侍郎。直後太后廢蕭寶夤。征以儼為開府。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

史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沐浴。太后遣閹童視儼。見其妻唯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紇有智數。儼仗為謀主。儼寵幸既盛。紇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中書令。肅宗升遐。食卒。天下咸言事出於儼。公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為辭。儼從兄仲明為榮陽太守。儼走榮陽。與仲明欲據郡起眾。俱為其部下所殺。徐紇傳昌人除中書舍人。詔附趙修。修誅坐徒抱竿。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時促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為屬門太守。紇稱母老還鄉。入洛飾說事。又大得又意。靈太后反。

政以紇為懌所待。復為中書舍人。紇由事鄭儼。特被信任。還給事黃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史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濟用。黃門侍郎王遵業。王誦。時稱文學。皆為紇秉筆。求其指授。紇機辯有智術。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晝無休息。每與沙門講論。分有違。心力無怠。遵俗數服之。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奉正。內實詭譎。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與來。與鄭儼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靈太后以儼奏問。公朱榮左右榮淡以為憾。政請誅之。榮

史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驛驕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舉兵。侃遂反。開兗州。孝莊遣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督諸軍討之。紇處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柔。遂不返。

宦官

大官腐之族。置於閤寺。便辟俯仰。當寵擅專。伊戾豎刁。流禍兩國。石顯張讓。剪亡二京。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替之。所靡不摧。登高王者。股鑿宜改。往繼而後。庭遊。姜微。盡爾。遂終見任。使權幸歸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曜廢后殺相。其間竊官。盜財賄。乘勢使氣。為

胡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錄其尤顯者焉

宗愛不知何人以罪官刑爲閹人至中常侍正平元年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賁羣臣封愛秦郡公恭宗監國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嫌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任事東宮微爲權勢愛與二人不睦遂構其罪世祖震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恭宗遂以憂薨後世祖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死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正議以高宗幼冲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世嫡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猶豫未決愛負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書

后今徵延等愛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人以次收縛斬於殿堂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咸以愛必有趙高聞樂之禍余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高宗立愛等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初仇嵩仕慕容垂爲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于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姓仇嵩女有姿色充丹閣官開破入慕容儁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嵩已死魯元每言三舅於世祖時東方罕有

仕者廣益皆不樂入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將至魯元結百餘騎迎於桑乾及見下拜言於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世祖矜焉引見賜爵文安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漏脫者多東周

既平綾羅戶民樂募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綾羅者非一於是羅戶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罷之一屬郡縣進爵零陵公冀州刺史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後欲還侯氏而廣有女孫爲南安王妃妃曰由我仇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書

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乃止洛齊卒養子儼襲趙黑溫人也由侍御典監藏轉選部尚書侍中封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不肯奉詔顯祖怒以問黑黑曰臣以死奉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遂傳位高祖尚書李訢與黑對給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遠爲幽州皆曰才能實有私也黑疾其虜亂選體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恒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於是黑與訢遂爲淺隙訢列黑爲監藏時多所裁沒因黑

為門士黑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黑告訢專恣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勤於執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空

劉騰平原人為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以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後為太府卿靈太后臨朝封長樂公騰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害射人意特蒙進寵吏部望騰意奏其弟為郡人資垂越清河王擇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擇廢太后於宣光殿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賡缺少又使中常侍賈榮侍肅宗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樹置奸黨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闕共裁刑賞騰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夾於二人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有歷日不能見者內外屬請公然受納固護山澤剝削州鎮交通互市役使嬪御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患苦之騰之治宅也本車都尉周特筮之不吉止之騰不聽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正光四年三月騰死聽事甫成陳屍其下贈驃騎大將軍太尉葬日聞官為義服杖經哀痛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魏初以來閭閻存亡之盛莫及焉太后反政追奪爵位

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騰養子叛入梁太后大怒徙騰餘養於北遣使追殺之

賈榮酒泉人為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榮與元叉劉騰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太后肅宗同在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執榮給太后曰侍臣心懷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榮便扶肅宗出東序前御顯暢還閉太后於宣光殿榮既黨叉威福震於京師太后反政出榮為濟州刺史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魏書十八

列傳

外國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日光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夫餘以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家鳥以毛藉之王割之不能破乃還其母母以物裝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焉朱蒙私試知善惡駿者減食令瘦弱者善養令肥夫餘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少給之矢朱蒙矢雖少殺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乃與烏引馬遶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曰我是日之子河伯外孫今追兵且及奈何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至普速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蓑衣與朱蒙至乾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在天餘時生子曰閼達及朱蒙為國王與母亡歸之朱蒙死閼達立至其孫莫來遂并夫餘莫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屬之昭帝賜衣帛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繁不復請郡但於

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為頓溝溝濶華言城也王莽發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莽強遣之皆出塞為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顯嚴尤誘斬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賜安之間莫來裔孫官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官死于伯固立順和之間復寇掠遼東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公孫度據遼東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于伊夷夷立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叛伊夷夷更作新國其後伊夷夷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夷死子位官立位官曾祖官生而能視國人惡之及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長因虐國以殘破及位官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其似官故名位官有勇力善騎射魏景初二年司馬懿討公孫淵位官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官寇遼西安平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大戰於沸流位官敗走儉追至規規懸車東馬登先都山屠其所都位官將妻室連取六年儉復討之位官奔扶沮儉使將軍王順追之絕扶沮千餘里到肅慎刻石紀功又刊先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位官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立建國四年慕容皝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

人九都到單馬奔竄，見掘父墓，載其屍，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城而還。劍後為百濟所殺。劍曾孫璉，世祖時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世祖遣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高句麗王敖至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三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沮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口方人固守。王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國中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以疆弱

史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三

附陵奪而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衣食，時馮弘率眾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檢詔璉，令送弘璉竟不送。世祖怒，欲討之。弘尋為璉所殺。文明太后勅璉令獻其女，遣安樂王真送璉，璉惑左右之說，云朝廷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宜以方便辭之。遂妄稱女死，朝廷遣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果死，聽更遷宗淑，會顯祖崩，乃止。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蕭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關。高祖遂還國，詔責璉令其思愆。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諡曰康，遣大鴻臚拜

璉孫雲為高句麗王，衣服車旗，詔雲遣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從叔升干隨使詣闕，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高悉弗悉弗曰：高麗累葉純誠，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二品不登王府，實南賊所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燕鑿鼎趾，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擗披害羣，輯寧東裔，使地產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子安襲正光中蕭衍使江法盛等授安率東將軍衣冠劍佩，光州於海中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齊受魏禪，成遣使朝貢，文宣封成高麗

史錄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王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崔柳使高麗，求魏末流人，勅柳曰：若不從，以便宜從事，及至成不許，柳叱之以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周武封湯遼東王。

百濟馬韓之屬國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侍兒於後，姪媛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媛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牢以口氣噓之，不死，徙之馬廄，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為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

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精解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其外更有五方。方各有城。王姓餘氏。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關。馳清問極。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謹遣私署冠軍將軍弗斯侯。長史餘禮等。投勸波沮。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遠。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宜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餘恨。臣與高麗。源由夫餘。先世之時。崇為舊款。其祖劍。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曩新

史記卷一百四十五

劍。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迨馬氏數終。餘燼奔竄。隴嶺新基。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連遭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歸女。執壻後宮。并遣子弟。牧園外鹿。八壤匹夫。不敢自有。今建發殺大臣。民庶崩離。是天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馬族土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使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托卑下之辭。內懷兇禍之行。南逼劉氏。北約蠕蠕。其相唇齒。謀陵王累。昔唐堯至聖。致河州水。孟嘗稱仁。不捨塗晉。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歲屢虞。臣西界海中。見疑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

全人

聞乃是王人。來臨臣國。長蛇隔路。沈之於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寶驗。獻文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郡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守之以仁。義。亦何憂於寇讐也。前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積年不返。存亡未審。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而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舉。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過。便求致伐等討。事合理。亦未周。所獻土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建發送安等。安等至高麗。更與昔與餘慶有讐。不令東還。安等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

史記卷一百四十五

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書。褒其誠節。安等過風飄蕩。竟不達而還。以莫妻舊北扶餘也。俗尤惡婦。婦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高麗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勿吉在高麗之北。即古之肅慎氏也。魏太和初。遣乙力支貢馬五百匹。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汾河。船沈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表。云本國先破高句麗。上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曰。三國同是藩附。宜加利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沈達其國。

氏者西夷之別種世居隴右漢末豪帥楊騰徙居仇池後遂有秦州漢中之地傳至楊玄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梁州刺史南秦王玄死子保宗立玄弟難當廢保宗而自立稱藩於宋難當以保宗鎮石昌以子順守上却保宗謀廢難當事泄被繫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遂有漢中之地蕭思話平梁州難當復降於宋難當釋保宗遣鎮董亭保宗歸魏太武拜保宗秦州刺史武都王尚公主遣大鴻臚崔順拜難當秦梁二州刺史南秦王難當自立為大秦王年曰建義妻為皇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猶貢獻於宋會其國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太

史紀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武遣樂平王丕取上郢詔諭難當難當奉詔守上郢尋傾國南寇現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伐巴西獲維州流民七千餘家還於仇池宋遣將裴方明伐之難當大敗與千餘騎奔上郢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拜管州刺史卒方明以保宗弟保熾守仇池河間公齊擊走之詔保宗復其國保宗弟文德求援於宋宋封文德為武都王遣將房亮之助之齊破禽亮之文德奔葭葭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

從夫之爵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德自漢中入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從弟僧嗣後自稱武都王於葭葭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葭破斬之文度弟弘自為武興王奉表謝罪貢方物遣子入侍孝文拜弘南秦州刺史武都王弘死從子後起嗣後起死弘子集始嗣集始朝於京師賜車旗戎馬錦綵繒纈遣還武興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奔齊景明初歸國復授爵位還守武興死子紹先立其叔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

史紀

卷一百四十五

八

勳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義封王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那辯遣將傅豎眼攻武興尅之執紹先送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那豹為刺史威惠不喪氏豪仇石柱等反叛詔魏子建代之子建撫以恩信風化大行及唐永代子建氏人悉反永棄城走復為氏地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為質後請其妻子周文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南岐州氏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討降之以武興置東益州辟邪為刺史辟邪據州反詔南岐州刺史叱羅協討平之吐谷渾遼東鮮卑徙河涉歸子也傳至慕瓚遣其侍郎謝太

率奉表歸魏、會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策慕瑱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瑱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仰會借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車旗既飾，而財不周，實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掠，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窮累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幸可憫，願并勅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議，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爲西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猷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七

班同。上聞，至於猶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慕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遣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各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絮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系盤，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實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赫連定而已。吐谷渾本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界拓境之數，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靡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欽於朝廷，原其本情，必

不至此，或左右不敕，因致斯累，檢西秦涼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奉，天下一家，可勅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還，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西秦王所收金城抱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庸，綿緡可隨使踈數，增益之，自是慕瑱貢獻頗簡，又通於宋，宋文封爲隴西王，慕瑱死，弟慕利延立，封西平王，宋亦封爲河南王，世祖征涼州，慕利延懼，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遣使宣諭之，乃還。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歸國，慕利延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逃歸京師，請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十

義王，詔晉王伏羅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貲走河，西伏羅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從弟伏念等率衆一萬三千落降，復遣高涼王那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數萬人，南征屈賓，遣使通宋求援。七年，還舊土，慕利延死，拾貲立，邑於伏羅川，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貲奉修貢職，世祖拜爲沙州刺史。西平王宋亦封爲河南王，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高宗時，定陽侯曹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拾貲相近，明其地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貲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宋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詔陽平王新成出南道，南郡公李惠出北道以討之，拾貲走南山，

近改悔也

高祖以此
厥人如此

史事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復駝馬二十餘萬，顯祖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率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遺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幽之，拾寅部落大饑，詔廣州公皮欺喜為前鋒，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軍入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前路追還，復擾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抱罕鎮將楊鍾葵移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脩職貢，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死，子伏連，立高祖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修泥和。」

史事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城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祖曰：「朕在哀疾之中，未遑征討，去春抱早表取泥和泥和二成許之，及偏將致討，二成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於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為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吐谷渾王、摩旗章殺皆備給之高祖，崩伏連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高，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詔責之曰：「果州送卿報官書，梁稱臣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降藩，論其位則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陳謝，終世宗世，至於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秦州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人萬子苦提、東惠念生、四刺史宋頴，頴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眾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微不通，貢獻路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自號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兼鄯善且末，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將將軍之號，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山上，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既為龍種，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

史事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聖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是也，興和中，齊獻武作相，都懷荒遠，蠕蠕既附，夸呂遣使致敬，獻武徵其朝貢，夸呂遣趙吐骨真假道蠕蠕來貢，又獻其使妹，靜帝納以為嬪，遣散騎常侍傅靈樞使於其國，夸呂請婚，以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西魏大統中，夸呂遣使獻馬牛羊，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勸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夸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率規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絲綿絹以萬計，恭帝二年，史率與突厥木汗可汗襲夸呂破之，虜其妻子，

大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李昌冠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字文貴率兵討之。李昌遣其廣定鍾雷二王拒戰，祥等破走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李昌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洞王莫昌率眾降，以其地為扶州。建德五年，其國大亂，周武詔太子征之。軍至伏俟城，李昌遣走虜其餘眾而還。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絕。高昌車師前王之故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名高昌。有漢時高昌壁，因以為國號。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呂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教煌十三日行，其國八城，皆有漢人，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饒漆，多五果，出赤白鹽，其味甚美。世祖時，關爽自為高昌太守，後沮渠無諱襲據之，復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關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國王之下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其大事決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無久奉文案。官人無曹府，每旦集於牙門，評議眾事。太和五年，高車王殺關氏，國人立馬儒為王，以羣頑禮鞠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舉國內徙。高祖納之，而高昌人不願東徙，遂殺儒而立麴

嘉為王。嘉，金城人。世宗時，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仍求內徙。以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伯私稱王，如故詔曰：卿頻請朝，援從國內，還雖來誠可嘉，而於理未當。何者？彼之吐鹿是漢魏遺黎，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徒重遷，今若動之，恐變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肅宗時，遣使奉表，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涼州刺史。子堅立，遣使朝貢。永熙中，進爵為公。堅死，子伯雅立。隋煬帝引致諸蕃，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高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解耕，制社，隋煬帝之賜以衣冠。伯雅臣於鐵勒，鐵勒遣重臣在高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昌有商胡往來，則稅之。雖下令取悅中華，竟畏鐵勒不改也。贊者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其族類漸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宕洛蕭條，客為丘墟。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朝於京師，求爵。晉子以表忠款，拜侍子，豹為江州刺史。順陽公初桓玄西奔，被殺，其孫誕年數歲，流竄蠻中。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延興中，誕擁沔水以北，蕞葉以南，八萬餘落內屬。高祖拜誕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治於朗陵。太和十年，移額陽。十八年入朝，賞遇隆厚。卒，子羅襲率

景明初太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三年魯陽蠻北薨等攻潁州詔左衛將軍李崇討之從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首盡四年東荆州蠻樊素安反李崇討平之正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永平初東荆州表太守桓叔與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鎮東長史鄒道元檢行置之叔與驍弟也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三年梁遣兵討江沔諸蠻發動自相督率二萬餘人請執帥為聲勢叔與

史纂 卷一百四十五

為之節度蠻人遂安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將軍孫等寇南荆公襲沔破掠諸蠻發首梁將軍楚石廉叛梁末歸叔與與石廉督發夏二萬餘人斬令孫四年叔與上表請不讓東荆許之梁每寇抄叔與必摧破之梁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官德舉州內屬拜僧明西豫州刺史官德義州刺史義州尋為梁將裴遠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朝廷末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所在反叛二荆西鄆諸蠻遂大發動斷三鵞路殺都督寇蓋至於襄城汝水梁遣將軍廣陵樊城諸蠻為之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劫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

西域諸國太祖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請依漢氏故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有司奏九國不憚遐險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乃遣行人王恩生許綱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多肅錦帛出鄯善

史纂 卷一百四十五

招撫九國厚賜之并便道之國琬過諸國北至烏孫其王得賜大悅拜受謂琬曰聞破洛那者吾昔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地無由耳今使君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仰慕之誠琬於是向破洛那明使者舌烏孫王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宜詔慰賜之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等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於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健令護送牧健恒發使導路由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稍慢其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與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弟樂平王丕我王大喜宜

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奉使還以聞世祖遂計收隴京州既平都善以爲唇亡齒寒自然之勢今武威爲魏所滅大將及我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都善行人復通琬等還京師具言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大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南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以數百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十里至都善

史集

卷一百四十五

七

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自宛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于闐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索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使者曰朕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還阻雖

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朕今兼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害其謹警候以待大舉自後朝獻不絕

車師一名前部沮渠無諱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其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不關常貢天子垂矜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難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載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城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國東奔三分免一卽日已到焉者東界思歸天國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開焉耆舍給之疏勒漢時舊國也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

史集

卷一百四十五

八

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之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心形俱肅悅殷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賁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京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光澤昱昱然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至其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追之不及自

是爲仇敵相征伐。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受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蠅蠅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蠅蠅多東死，浮亡是歲，再遣使朝貢，求東西齊契討蠅蠅。世祖嘉其意，命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蠅蠅，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

大月氏國世祖時，其人商販京師，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採礦於山中，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駭，以爲神明所作。

史錄

卷一百四十五

九

大秦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寬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責讓，大則黜退，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小月氏國城東十里，有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初建

至武定八年，計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乾施國亦有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雀離佛國。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烏其國，事佛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驅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蠅蠅姓郁久闕氏，東胡之苗裔也。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紆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禿也。與郁久闕聲相近，故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間既壯，爲騎卒，坐後

史錄

卷一百四十五

十

期當斬，亡匿廣漠，谷間收合遺逃，得百餘人，使統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自號柔然，性雄健，始有部衆，而役屬於魏。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爲蠅蠅。車鹿會度貢馬，畜貂狗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傳至曾孫地栗袁，袁死，衆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纒紇提別居西邊，纒紇提附衛辰而叛於魏，登國中討之，敗走，追及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率東部，逃走，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破屋擊舍斬之，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請降，復纒紇提子曷多汗、社哈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纒紇提西遁，大祖追之，至上郡，賊

那山繼紇提降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率部落西走長孫肥追之至跋那山斬之社論與數百人奔匹候跋跋處之南鄺令其子四人監之社論執四子以叛裝匹候跋執之跋諸子收餘衆往依高車社論兇狡有權變欲聚而殲之乃釋跋及其四子諸子既還社論密舉兵襲殺匹候跋跋子啟拔吳頡等十五人歸於太祖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與姚興和親太祖遣將軍和突襲其部落社論來救突破之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遂并諸部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殺之臨時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社論逆戰於頭根河大破拔也稽盡并其衆社論遂稱疆盛隨水草畜牧其地西馬耆東朝鮮北窮瀚海南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在敦煌張掖之北小國多附之自號丘豆伐可汗言駕御開張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爲稱號若中國立諡然太祖謂崔宏曰蠕蠕自昔號爲頑罔每來抄掠駕特牛奔遁驅雙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告以雙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不肯易遂爲敵所虜今社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

年太祖征姚興社論入參合跋南至豺山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獲天賜中社論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來奔以大那爲西平侯悅代爲易陽子永興二年社論犯塞太宗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社拔年少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諱苦蓋可汗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衛也骨國東破臂曆辰部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厥干等來降斛律畏懼不敢南侵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爲妻斛律兄子步鹿真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從步鹿真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黎遂共謀令勇士夜候斛律出穹廬執之與女俱嬖於和龍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而立步鹿真樹黎乘政馮跋封斛律爲上谷侯初高車叱洛侯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論于社拔至叱洛侯家姪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遣大檀金馬勒爲信大檀社論季父僕譚之子統別部鎮於西界步鹿真發騎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而自立大檀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平汗紇升蓋可汗言制勝也率衆犯塞太宗討之大檀遁遁山陽侯奚斤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太宗崩大檀寇雲中世祖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

堵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會軍士射死大檀弟子於陟斤。大檀乃還。二年。世祖征之。五道並進。長孫瀚從黑漠。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姚清從栗園。奚斤從公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車。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駭驚北走。神龜元年。大檀遣子將萬餘騎入塞。殺掠邊人。二年。世祖將襲大檀。大臣皆不願行。世祖從崔浩計。將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大笑。告公卿曰。龜黿小豎。目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蠅蠅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策也。吾行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

史書

卷一百四十五

章

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次於漠南。舍輜車。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西奔。弟匹黎與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輪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震怖。率族黨焚盧舍西走。莫知所至。於是部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漠。寶憲故壘。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過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已尼跋。人畜甚衆。遣安原討之。諸部降者數十萬。大檀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勒迦可汗。言神聖也。北鄰侯騎。獲吳提遺者一十餘人。

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感德。遣使朝貢。世祖厚賜之。延和三年。以吳提尙西海公主。納吳提妹為嬪儀。吳提遣其兄充鹿傀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征之。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山。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伐沮渠牧健。令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入寇。壽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賴山。吳提之入也。爾

史書

卷一百四十五

音

唐何義也

一年兩伐

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守。嵇敬大破之。獲乞列歸及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至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至漠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後繼。車駕至鹿澤谷。吳提遁走。追至額根河。破之。而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南昌王那出東道。零陽王瑒兒出西道。車駕自中道出涿邪山。別部帥余綿他拔率千餘家降。吐賀真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零陽王瑒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圍那

數十重，那彌長圍堅守，吐賀真挑戰，不利。以那家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追之，九口九夜，吐賀真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收其輜重而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畧陽王羯兒盡收其入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大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莫弗烏米駕類率眾數千落降，刊石記功。而還，世祖意存休息，蠕蠕亦不敢復南。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眾。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督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爲後繼，諸將會車駕於女水之濱。顯祖親誓衆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遂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反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作北征頌，刊石記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顯祖曰：「蠕蠕雖若禽獸，貪而無義，朕常以寬信待物，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媛，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夫男下女，父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先王所以重人倫之本，不載其初，今終難矣。予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遣北拔來獻。

良馬貂裘，北拔彌伏承天朝珍寶，歷其貽求一觀之。乃勅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廄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北拔見之，謂從者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又遣北拔朝貢，復議婚。高祖志存招納，許之。予成雖修歲貢，而懷詐不誠，婚事亦停。予成死，子豆輪立，號休休，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殘暴好殺，其臣石洛侯諫之，又勸與國通和。豆輪怒，殺石洛侯，夷三族。十六年，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厥爲都督，率斛律恒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輪。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眾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王。豆輪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輪出凌嵯山，那蓋出金山。豆輪累敗，那蓋屢捷。國人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爲主。那蓋不從，衆強之。那蓋固辭，衆殺豆輪母子。那蓋乃襲位，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正始三年，伏圖遣使勿六跋朝貢，請題和世祖勅勿六跋曰：「蠕蠕連祖社，輪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時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惟寬北伐，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并獻貂裘，世宗不納。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鞬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言彰制也。永平四年，

遣沙門洪宣獻珠像世宗遣將軍馬義舒報使未發而崩事遂停四年遣尉比建朝貢醜奴勇健善用兵熙平元年西征高車禽其王彌娥突殺之盡并叛者因遂彌盛二年遣榮顯禮朝貢神龜元年肅宗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喻死伏圖納其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祖惠等六人後祖惠忽亡失有豆迎地萬者年二十許本為尼後嫁引副升牟為醫巫假託神鬼出入醜奴所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於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在天上來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故授大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挾左道又有姿色醜奴甚愛信之亂其國政後祖惠告其母言我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以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而地萬恐懼語祖惠於醜奴醜奴殺之醜奴母遣李具列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會阿至羅殺醜奴醜奴擊之敗還其母與大臣殺之立阿那瓌其族兄侯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南走歸魏侯呂陵氏及二幼子為示發所殺肅宗遣侍中陸希道為使兼散騎常侍孟威副之迎阿那瓌使司空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王纂在近郊申宴勞引至

闕下肅宗臨顯陽殿引五品以上官王公使客列於殿庭阿那瓌入就庭中北面謁者引阿那瓌升殿位於藩王之下伯叔兄弟位於羣臣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將罷阿那瓌執啟立於座後詔舍人常景引阿那瓌至殿前問所欲言阿那瓌再拜跪言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帝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雖隔越山津而乃心慕化正以高車忤逆臣國廢據未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來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遣榮顯禮等來使大魏實欲成修藩禮是以曹道遣北使臣與主兄即遣大臣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高車侵暴奸臣作逆殺臣兄立臣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五

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故投國歸命帝曰具卿所陳如有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關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仁散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得報親讐以雪大耻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天威嚴重言不能盡別有啟呈願垂昭覽仍以啟付常景奏聞詔封阿那瓌朔方郡公端端主賜以衣冕加之貂蓋祿從儀衛同於戚藩以阿那瓌啟詔大臣議時朝臣意有同焉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宰相元叉遂許歸北二

年阿那瓌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銀藥弓箭刀楯鼓角錦綉袍袴袍納納袴褶帳幕銅鐵烏鎗黑漆竹櫺朱畫盤器婢二口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牛一百頭羊五百口麥麴八石乾飯一百石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亮黃門元纂郭外勢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眾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豆干殺之推婆羅門為主號獨偶可社句可汗言安靜也俄朔鎮將楊筠慶圖彼人已立上足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默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返虛反徒損國威自非

廣加兵衆無以送其人北肅宗諭以前經蠕蠕具仁報云具仁往給婆羅門迎阿那瓌婆羅門自驕慢無避避之心青頭等將兵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至鎮言彼事勢阿那瓌懼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於是蠕蠕相率迎阿那瓌阿那瓌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以七月到鎮云國土大亂迭相抄掠當今北人謁望拯救乞依前恩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破北撫定荒人事必克濟付尚書門下轉議八月詔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并賜資之九月蠕蠕使主侯匿伐來

齊後胡鎮阿那瓌兒也表請阿那瓌并乞軍錄尚書事高潛王雍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等奏曰肅宗漢立南北單于皆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御難爲國藩籬今臣等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寬平衍沃阿那瓌可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可置西海郡今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資給所須唯恩裁處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德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軍主監率送至前所仍爲彼處構功聽聽諸在婆羅門之先投化者令州鎮上佐送詣阿那瓌處阿那瓌草創無儲積請給麻子乾飯二千斛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新造藩屏宜各優使慰喻經界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元洪超兼尚書行幸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等與部衆叛投噉達噉達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爲州軍所擒三年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乘大饑入塞寇抄肅宗詔元季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爲阿那瓌所執驅掠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放乎還詔尚書令李崇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陽詔贈秦州刺史廣牧公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詔遣具仁齎雜物賜阿那瓌

唐后文帝
元統乙卯
氏也

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肅宗遣兼通直散騎常侍馮雋宣勞阿那瓌，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勒連頭兵豆伐可汗，言把撻也。阿那瓌遣彌俄朝貢。三年，遣驛鳳景朝貢。肅宗詔曰：「北鎮羣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余朱榮降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啟，更欲爲國東討，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勅蓋應其反覆也。此後頗使朝貢，建義初，李莊詔曰：「夫勳高貴，重德厚者名降，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窮水無塵，至誠既篤，宜探殊禮，自今以後，讀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羊

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出帝詔以范陽王誨之女耶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以孝武時舍人元翌一爲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弟塔寒，又納阿那瓌女爲后。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率衆渡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勅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東魏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秀容，至於三推，殺其使元肇。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溫豆拔，神武以阿那瓌兄殺將撫懷之，遣其副龍无駒北還，以通溫豆拔音問。初，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无駒，頗感愧。興和二年，

有無此事
自初之
皆可計也

遣龍无駒朝貢東魏，會阿那瓌女妻文帝，遇疾死。齊神武因遣參軍張徽恭使阿那瓌，問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嫁其弟，又阿那瓌渡河西伐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前進，又言東魏正統所在，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兼許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往河西爲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爲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蠕蠕主存宿昔仁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下仁不信，宜見討伐。且逆命一方，朝廷亦欲加誅。若念舊恩，存和睦，天子當以慈親公主，結成婚媾，遣兵將伐叛臣。」爲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羊

蠕蠕主雪耻報惡。阿那瓌遂歸誠於東魏，遣使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臨妹許之。封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遣使奉馬千匹爲聘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過資用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使迎公主於新城之南，神武親送公主於樓煩之北，厚勞其使。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相等。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隣和公主，妻神武子長廣公洪靜。帝許之。武定四年，阿那瓌以神武威德日盛，有愛女，請致之。神武詔神武納之。自此東魏邊塞無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強盛，驕泰，禮敬稍

同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通自踞慢。汝陽王邈為秦州，遣典籤淳于單使於阿那瓊，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瓊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單為秘書監，掌文墨，單教阿那瓊國書往來，降敵抗禮，及齊受禪，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瓊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攻從弟登注注子庫提，擁部落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遂登注及庫提，還北，鐵伐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為突厥所攻，奔齊。文宣北伐突厥，庫提立菴羅辰為主，給其庫帳，縉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乃還。五年三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三

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破之。菴羅辰北遁。四月，寇肆州，文宣復親討之。至恒州黃瓜堆，大破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文宣復北討，破之。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文宣率輕騎於金川下，遣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文宣又親討蠕蠕，留輜重於白道，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蠕蠕復為突厥所破，西魏恭帝二年，率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與西魏和親，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並配王公家。南史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蠕蠕，使其謀魏，齊建元三年，

洪軌始至，是歲蠕蠕遣使請并力攻魏，其相國邢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識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讖，代宋者齊，獻師子皮袴褶，梁天監中，遣使獻馬貂裘，其國能以術祭天，致風雪，前對岐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問其故，蓋以壞云。

徒何段就六春，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曰陸春，因亂被虜，為瀋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辱官，無乃唾曰：陸春口中曰：陸春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公之智惠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使曰：陸春將人詣遼西，遂食，招誘亡叛，遂至強盛。日陸春死，弟乞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珍立乞珍死，子務目摩立，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所統三萬餘家，壽終四五萬騎。晉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漢德之表，封務目摩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摩率騎伐石勒於常山大破之。務目摩死，就陸春立，就陸春與弟匹碑從弟木波率五萬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釋仗，寢臥無警，備勒遂募勇，從穿城突出，直衝木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而遣之。木波既免，就陸春等遂還，木波感勒不害已，自此以後，不敢南向。後日吾父在也，就陸春死，其子幼弱，匹碑與劉琨子琇奔喪，陰卷甲而往，欲殺木波而奪其國。木波逆擊之，獲劉琇，匹碑走還。

懼現會已請現會宴同執而害之匹碑與末波相攻擊部衆
乘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以拒末波平文帝嚴精騎欲擊之
匹碑南奔樂陵石勒遣石虎擊之禽以文鴛匹碑遂率諸場
壁降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立日陸
存弟護遼爲主烈帝假護遼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
南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
平岡山遂殺慕容晃殺之鬱南奔石虎以所獲鮮卑五千
人配之使屯令支鬱南死子龍代之再問之亂龍孫齊地慕
容僞使弟格伐僞於廣固執龍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勃勒諸夏以爲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高車丁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吾有此
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
其上曰請天迎之經三年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其小女
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天使之然將下就
之其姊大驚曰妹嫁畜生無乃辱父母姊竟爲狼妻而生子
後遂滋繁成國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後徙於鹿澤海
西北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國家太祖親親之
大破諸部後太祖復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澤海停駕簡輕騎
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
餘種於狼山大破之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勦六軍

從中道自駿橋水西北徇峯其部諸軍雲合破其雜種三十
餘落衛王儀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進七部於是高
車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
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擊至平城以高車衆起鹿苑南
因擊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高車勦力健率九百
餘落內附拜勦力健爲揚威將軍賜授二萬斛後轡豆建率
其部三十餘落內附拜爲威遠將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
社喻破散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
律部帥倍侯利曰社喻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衆衆掩擊入
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臥不起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社喻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脫者十二
三倍侯利來奔賜爵五都公倍侯利勇健過人北方畏之豐
兒帝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
用五十善蓋吉凶每中故得親幸令其少子曷堂內侍倍侯
利卒太祖悼惜益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襲高
車餘種衰耗烏破之太祖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相類不可
使役得別爲部落世祖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
尼陵人畜其衆去官軍千餘里將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
劉藻諫不聽遣僕射安原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已尼陵諸
部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高

牧畜息由是國家馬牛羊遂賤。禮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
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逸歌吟。共俗稱自前
世以來無盛於此。車駕臨幸。莫不忻悅。高祖召高車之衆。隨
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乾樹者爲主。相率北叛。遊踐
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詔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
繼遣人慰勞樹者。樹者降。高車嗣。伏羅部帥阿伏至羅與從
弟窮奇俱統十餘萬。落役屬於蠕蠕。太和十一年。豆輪犯塞。
阿伏至羅固諫。不從。怒率部衆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阿伏
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輪討之。爲阿伏至羅所破。引衆東徙。
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當爲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天子討除蠕蠕。高祖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
奇遣使者簿頡隨于提來朝貢。各賜繒綈袍一具。雜絲百匹。
窮奇後爲噉噉所殺。虜其子彌俄突。部衆分散。或來奔。或投
蠕蠕。詔宣威將軍孟威撫納之。置於高平鎮。後阿伏至羅殘
暴失衆心。衆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噉噉伐高車。將納彌俄
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奉表獻金方銀
方金杖馬駝。詔賜雜絲六十疋。彌俄突與蠕蠕主伏圖戰於
蒲類海。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高
昌王麹嘉表求內徙。世祖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
佈而遁走。彌俄突追擊大破之。殺伏圖。遣使獻龍馬五疋。金

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
十人。赤紬十疋。雜絲六十匹。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
戰。敗。被禽。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噉噉。經數年。噉
噉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遣使奉表。詔遣使者谷楷拜
爲征西將軍。高車王伊訥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走涼州。
伊訥後與蠕蠕戰。敗。其弟越居殺伊訥。自立。越居復爲蠕蠕
所破。伊訥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
居子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奏封去賓爲高車王。病死。

史緯目錄

卷一百四十六北齊書一本紀

神武

文襄

文宣

廢帝

孝昭

武成

後主 幼主

卷一百四十七北齊書二列傳

后神武后斐氏

蠕蠕公主

妃余朱氏 小余朱氏

鄭氏

海氏

文襄后元氏 現邪公主

史緯

北齊書目錄

文宣皇后李氏 段昭儀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後主后胡氏

穆氏

馮淑妃

王諸永安王浚

彭城王浹

上黨王渙

任城王湊

高陽王湜

博陵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河南王孝瑜

廣陵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范陽王紹義

龍西王紹康

樂陵王百年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宗趙魏王叔

清河王岳

陽州公永樂 長弼

上洛王思宗 思好

平秦王歸彥

尉景

庫狄干

韓軌

段榮

卷一百四十八北齊書三列傳

斛律金 光義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史緯

北齊書目錄

韓賢

薛孤延

張瓊

斛律羨舉

慕容紹宗

慕容儀

高翼 乾式

封隆之 達

李元忠 渾公

李孝貞

盧詢祖

魏蘭根 愷

崔俊 贈

卷一百四十九北齊書四列傳

孫季

陳元康

杜弼

張纂

張亮	張耀
王紘	薛叔
平璧	万俟普修
鄭述祖	崔暹
高德政	崔昂
王昕	陸法和
王琳	蕭放
徐之才	楊愔 <small>燕子獻</small>
裴讓之 <small>諡之</small>	張宴之
皇甫亮	陸邛
史籍	車
北齊書目錄	
王松年	邢邵
卷一百五十一北齊書五列傳	
魏收	辛術
裴澤	元文遙
趙隱	崔季舒
祖珽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世
白建	蔡建猛
元景安	斛伏
高保寧	陽斐

盧潛	盧叔虎
陽休之	袁幸修
李幼廉	許惇
源彪	
卷一百五十一北齊書六列傳	
儒李鉉	馮偉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張景仁
權會	張雕虎
石曜	文祖鴻勳
史籍	車
北齊書目錄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顏之推 <small>荀仲舉</small>
魏張華原	宋世良 <small>世亮</small>
孟衆	崔伯謙
蘇瓊	路去病
房豹	史宋遊道
畢義雲	外胡長仁
技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翰和

皇甫玉

張子信

馬嗣明

思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史緯北齊書目錄終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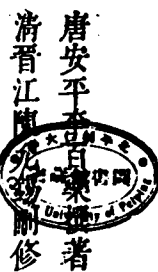
北齊書目錄

五

史緯卷一百四十六

北齊書一

本紀



高祖神武帝姓高諱歡小名賀大渾渤海蓆人祖謚魏侍御
史坐法徙懷朔鎮皇考樹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
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蠕蠕
侵掠魏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願討之假皇考鎮遠將軍
有功皇考尚氣任俠意在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卒贈渤海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六

+

海王神武沈深有大畧既累世北邊習俗遂同鮮卑爲駭主
鎮將每行路往來無風塵之色給令史麻祥使祥與之肉神
武坐而食之祥以爲慢已笞之四十自洛陽還領產以結客
親故怪而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焚領軍張彥宅朝
廷懼而不問爲政若此時事可知財物可常守邪自是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
賈顯智爲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子如賈顯
智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有茅屋狗自
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
神武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子曰何故觸大家出喪中

帝使榮
長之事
帝使榮
帝使榮

酒烹羊以飯客自言善暗相過捫諸人皆貴而指麾由神武
飯寬出行數里還訪之則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南人
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與同志從之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儻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
襄及妹皆幼妻后於牛上抱負之遂奔葛榮又亡歸余朱榮
劉貴先事榮盛言神武之美榮未之奇也因隨榮之脫既有
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不加羈絆羈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
馬矣榮乃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神武曰聞公有
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
天子愚弱太后淫亂華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

卷之一百四十六

二

舊發討奸臣清帝側霸業可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
是每參軍謀從榮徙并州仕歷蒼鷹閣集中蒼鷹夜欲入有
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蒼鷹異而視之唯見
赤蛇蟠牀上益驚異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魏明帝衛鄧嚴
徐紇過於太后不能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
至上黨明帝又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神武欲
諫恐不應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封銅提伯榮
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眾稱余朱兆榮曰此可統
三千騎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為其
穿鼻以神武為晉州刺史神武因劉貴賂榮下要人盡得其

意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余朱兆目
晉陽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謂官屬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
也吾不能事之使長史孫騰辭以終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
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使孫騰備實
兆因說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
天子受辱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立長廣王暉封神武為平
陽公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
往賀拔焉遇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辭以河無橋不得渡
步藩軍盛兆敗走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難
除乃與兆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步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三

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達據東郡契胡陵
眾不聊生葛榮眾二十餘萬流入并舉大小二十六反除夷
者半猶不可止兆慮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
盡殺宜還心腹將以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
曰誰可行賀拔允在生請用神武神武拳服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允敢
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為誠遂奉神武神武恐兆復殺我宜
言委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命建牙陽曲川陳郡分兵士
素樂神武咸願附從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鎮度霜早請今降
戶就食山東待歲熟處分之兆從其請長史慕容紹宗以為

不可。光曰：吾與高歡重誓，何所虜也？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誓盟？光左右受神武金，因稱紹宗與神武有隙，光乃拘紹宗而僱神武發。神武自晉陽至滏口，路逢光朱榮妻自洛陽來，奔其馬三百匹。光乃釋紹宗，紹宗請光追之。光自追至襄垣，合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今自來追，歡死不辭，此眾必叛。光言無此意，因輕馬渡河，與神武坐幕下，投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有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光投刀於地，遂刺白馬而盟。夜飲留宿，尉景欲執光，神武輒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我兵，饑渴未罷，一舉而平。若英雄崛起，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光兒狡無謀，不足慮也。且曰：光歸營，又召神武，神武不往。光隔水肆罵，馳遣晉陽魏真君中太史奏上黨有天子氣。太武乃南巡以厭當之，斬鳳凰山，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不使侵犯。所過多地，輒步卒馬，遠近歸心焉。是前屯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軍大信都，高乾封隆之出，迎逐據冀州。光朱度，唐元景立節，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加東道大行臺，乃詐為書，言光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幽東皆怨，

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雪涕訣別，人皆號哭。神武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名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得人為主，乃可。眾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淡兒，不得犯軍令，生處在吾則可，不爾不能為也。眾皆頓顙曰：外生唯命。神武乃推牛饗士，喻以計。爾朱氏之意。六月，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尔朱氏會李元忠斬殷州刺史尔朱羽生來歸，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尔朱氏，世隆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陷殷州，孫騰以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歸。十月，奉章武王融子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尔朱光會之神武用賈奉義反，爾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敗光於廣阿，十一月攻鄴，劉誕舉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堯大柱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正月，拔鄴城，廢帝遣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閏三月，尔朱天光自長安，光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會鄴。眾號二十萬，扶沮水而軍，節閔以代行臺長孫承業總督之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

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背已。神武曰：「木鬻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余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騎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西去。普泰元年十月，歲星孛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時神武起兵，至是破兆等，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四月，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斬之。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仲遠奔梁州。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六

本

从兆奔并州。神武至洛陽，廢節閭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還郡，魏帝侵於乾脯山。七月，神武帥師伐余朱兆，自澄口入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至秀容，分兵守險。神武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兆意怠，歲首宴會。神武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朔，賈泰奄至，兆軍人因宴休息，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哭葬之。慕容紹宗以余朱榮妻子及餘眾降。神武待之甚厚。仲遠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反覆，斬

之。斛斯椿由是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將軍武於魏帝。魏帝遂武於賀拔岳，司空高乾、密啓神武。神武封主之。魏帝殺乾，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昂。昂伏壯士執紹業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天平元年正月，神武西伐費也頭，擒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浮圖災，人有從東萊至，云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勢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符節。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七

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慕容紹泰備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怒，欲討神武。下詔將征江左，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魏帝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但表啓未全青戾，欲進討之事，涉忽遽。羣臣請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以防黑獺，二則可威吳楚。」神武表曰：「荆川結接蠻左，密邇畿服，交通關隴，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厚秋干、襄兵四萬，從其來達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命羣臣議欲止神武軍，神

武亦集僚佐博議，奉表自誓，以明忠款。帝錄文武議以答之，使舍人溫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敕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出奔，致使聞者疑有異圖。故遣御史中尉某備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復思之，猶有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黑獺爲亂，賀拔勝應之，故集嚴欲與王爲聲援。黑獺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勝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欲分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八

何以爲辭。東南不實，爲日久矣。先朝以來，量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閑味，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姓名。今朕知之，加問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除者，如此議論，自是王圖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雖不怪王，屬既爲禍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遣，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藩，雖有百萬之衆，終無相圖之心。王就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分空季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以爲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墜骨粉身，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不圖今日分疎到此。朕與王親如兄弟，所以投筆相將，不勝歎歎。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請遷都鄴。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久之基，經營制度，垂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捉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羅業運入鄴城。魏帝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可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九

之軍，令蔡儻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原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度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同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行止在王，非朕能定。爲山虧實，相爲惜之。魏帝以任祥爲尚書左僕射，祥棄官走河北，據魏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勅士馬，宣告曰：「孤遇余朱氏，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誅，搆以誡節爲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

行在所遣大都督顧川王斌之與斛斯椿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彥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侯泰傅神武使賈泰與莫多婁貨文逆顯智韓賢逆還元壽軍降泰貨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遣人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椿爭權斌之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神武召集百官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諍爭出不陪隨緩則旋寵急便逐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刻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季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殺之誅其武也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重爲大司馬承制決事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西寇潼關命長史薛瑜守之大都督庫伏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神武還洛陽道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耆老議所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幸明於夾室業

貴祚短職此之由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以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若還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瑨贊之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云青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二年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魏帝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劉綽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神武許以女妻綽生子侯其不設備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蓋升首以送復其皇后王公以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九月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三年正月神武帥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鎮守遷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偕涼州刺史劉豐生遣使請內屬周文圍之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戶五千以歸魏帝加神武九錫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撥普撥與南州刺史叱干寶樂降十二月遣司使高昂趕上洛大都督賈泰入潼關四年正月賈泰軍敗自殺高昂趕上洛四月神

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秦陝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十一月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卻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踰榮驪以遁元象元年四月神武朝於鄴遂還晉陽七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來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死之周文燒營以遁神武遂毀金墉而還興和元年七月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十一月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十二月還晉陽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主

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將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軍士有盜驢者神武將至并州夾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順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走從者步騎六七八人追騎將至親信都督尉興慶腰有百箭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見小顧用兄許之興慶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騎勝稍將及神武以孝先橫射勝馬墮遂免神武指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

歷四十四日罷二年三月神武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三年正月開府儀同三司余朱文暢司馬任育都督鄧仲禮主簿李世林參軍房子遠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旗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十月神武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兵果行必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燈陣圖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占者以此候勝負時黃燈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西魏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中其目用李素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主

興孤虛術攻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一夜移之奪其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衆爲一聚有星墜於營驢馬放鳴土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班師遣太原公洋鎮鄴徵世子澄至晉陽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乃勉坐見諸貴人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澄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若無王吾不能與解卑小兒共事至是澄爲神武著名景最先與神武約以書背微點爲驗書至無點景不來問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澄曰我雖疾爾有餘憂色何也未及對又曰豈非憂侯

金鼓動

景教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蓄養豈爲爾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厚狀干斛律金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邇來投我必無異心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加殊禮委以經畧五年正月朔日使神武曰日使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殂於晉陽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諡獻武八月葬於鄴城漳水西義平陵魏帝臨送於紫陌天統元年追諡神武皇帝神武深密高岸機權若神馭軍嚴肅斷絕昭察知人善任苟其所堪拔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一四

於屬養虛聲無實稀見任用每有文教慙慙然悉諸將出計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雅尚儉素居家如官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拜郡韓毅以工書顯咸免其罪命之教授諸子其盡節所事者多蒙寬宥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成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招納之規畧宏遠矣

世宗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也天平三年入輔朝政時人猶以少年視之而機畧嚴明事無凝滯朝野振肅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以年勞爲制文襄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其

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擢執射賦詩各盡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自正光以後在任郡官廉潔者寡文襄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始更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開直言之路論事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五年正月神武殂祕不發喪司徒侯景據河南反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文襄朝於鄴六月侯景奔梁文襄還晉陽乃發喪七月魏帝詔以文襄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望渤海王侯景將秦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文襄以爲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景使王偉報書文襄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三

問誰所作或曰行臺郎王偉文襄曰偉才如此何不使我知文襄欲開景於梁與景書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南爾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多被誣誤景被後尚書處以極刑文襄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咸寬宥文襄遣尚書辛術率諸將畧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七月朝都還晉陽辛卯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峻陵齊受禪追諡爲文襄皇帝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門外詣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悲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欲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蒼頭

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寵現邪公主欲來往無所避忌故居北城東栢堂太史啓率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文襄曰小人嚇我耳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文襄却之曰昨夜夢此奴所我宜殺却京退真刀於盤下旋復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汝何遠來京揮刀曰來將殺爾文襄自投傷足因入床下賊去床遂殺之先是諸言曰脫軟帽床底穿其言驗矣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來討賊秘不發喪明年正月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贈贈依獻武王故事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高祖第二子妻太后初孕每夜有赤光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六

十六

照室高祖之歸尔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共憂寒候帝時尚未能言歛然曰得活聞者大驚鱗身重蹀脣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帝與諸童詣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高祖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又配兵四出使甲騎偽攻之眾皆怖撓帝勒眾與彭樂戰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從世宗過遼陽山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外貌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琠曰此兒意識過吾師事盧景裕然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驛騎大將軍太原公加侍中轉尚書左僕射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六

十六

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揮部分衛斬群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莫不驚異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有不便者蠲除之八年正月魏進帝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王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其額以告館客王曇首曇首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五月帝如鄴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丙辰魏帝遜位別官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備奉冊書璽綬禪位於帝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帝表辭不許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即帝位於南郊升壇樂燎告天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堯難宗所染也御太極前殿大赦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詔封魏帝為中山王追尊皇祖為文穆皇帝妣為皇后皇考為獻武皇帝皇兄為文襄皇帝尊王太后為皇太后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遷神主於太廟封孔長為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下魯郡修治廟宇詔故太傅孫騰太保尉景大司馬婁昭司徒高昂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可遣使者致祭并諸間妻子詔封弟浚宗室高岳功臣庫狄干等為王立子浚為皇太子妃李氏為皇后以庫狄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

月或書日
通鑑
之也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六

徒司馬子知為司空以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平陽王濬為
尚書令詔魏御府珍奇雜錄悉送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
詔郡國修立齋序國子學生依舊銓補文襄所運蔡邕石經
五十二枚移置學館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民
之官勸課農桑帝如晉陽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
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官朝皇太后於內殿十一月周文率
眾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大城東周文見帝軍
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十二月帝至自晉陽二年春
正月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親耕籍田享太廟二月太尉彭
樂謀反伏誅九月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課為白戶冬十
月起宜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十一月候景廢梁主僭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魏中山王璵三年春正月帝親討庫
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茹茹主阿那
瓊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瓊從弟登注注子庫
提擁眾來奔茹茹餘眾立注太子鐵伐為主契丹遣使朝貢
三月以清河王岳為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為東南道大
都督及行臺辛術率眾南伐詔進眾王肅繹為梁主夏四月
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以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清河
王岳等叛師冬十月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
六戌十一月梁主肅繹即帝位於江陵遣使朝貢四年春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六

月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登注及庫提還北
鐵伐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所
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九月契丹犯塞北討契丹冬十月帝
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壘經昌黎城至陽師水倍道掩襲帝
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
數十萬頭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登碣石山臨滄海十
一月帝如晉陽十二月突厥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帝北討
突厥廢茹茹主庫提立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州給其廩餼
縉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降五年春正月帝討山胡從離
石道造威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
大破之斬首數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
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役也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
幼弱以貨軍士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驪禮不能教帝命割
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藏皆盡自是始行威虐周文廢西
魏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
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遠緩拔其髮除名使負戾輪晉陽
官夏四月茹茹寇肆州帝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時大
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殿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演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

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秋七月帝至自北伐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眾於洛陽西南築代慈城新城羅城河南城四鎮帝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率眾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帝為西魏所殺十二月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六年春正月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遣上黨王渙率眾送之三月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五月帝至自晉陽蕭淵明入於建鄴六月帝親討茹茹諸軍大會於祁連池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帝留輜重於白道率輕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辛

騎五千追茹茹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口二萬餘侯利李家提率部人降九月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淵明立蕭方智為主梁泰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據石頭城內附大都督蕭軌道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建康為霸先所攻以石頭降十二月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七年春正月帝至自晉陽二月詔常山王演等於京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得失帝親決之三月大都督蕭軌率眾濟江夏四月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不食肉六月蕭軌與梁師戰於鍾山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

好筆法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辛

等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修廣三臺官殿冬十月發山東募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多有夫而濫奪者周文帝祖十一月詔曰方今丁口減於時日守令倍於昔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督實事歸烏有可從并省於是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詔刺史皆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夏四月以斛律金為右丞相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伏誅秋八月詔丘郊禱祿時祀皆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晨社先蠶酒肉而巳雩禱風雨蠶星雜祀果餅酒脯秋大蝗詔遣蝗之處免租冬十月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是場範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夏四月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鄆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十一月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議群臣命賦詩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王以

為之
漢之
至此

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詔梁王肅莊為梁主進居九派
起大莊嚴寺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十年春正月帝幸邊陽
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帝至自邊陽五
月沐始平公元世特進元都等四十四家男子無少長皆斬
凡三千人並投漳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
十一十一月梓宮還京師殯於太極前殿葬武寧陵帝沈敏
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愛重之百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故漢兄輕雖家人亦以為
不及文襄嗣業帝以大長兄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
容貌遠過元后文襄甚不平帝為后私營服翫文襄逼取之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三

后志未與帝笑曰物猶可求兄既須之何吝也文襄愧而
還之帝便受亦無餘讓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對妻子竟日
不言嘗祖疏奔躍后問其故曰為爾漫戲蓋習勞也所寢夜
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
侍御皆令出外文襄祖魏帝私謂左右曰大將軍祖似是天
意威權富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入辭於昭陽殿從者千
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衛士升階二百
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
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不能見客吾不知死在何日
及至并州慰諭將士眾皆忻然曰僕射翻不滅令公令公文

史綱

卷之十 四十六

三

裴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將從之郡人張思進言殿下生
於上黨坊即是上黨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東臺兩
頭然河邊殺雞飛上天藥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雞水邊
羊也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
人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
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回星驛傍有水土人常見群羊
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顧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
正贊成之使李崧卜之過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乃
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於肆州問斛律金金來朝漢

言不可逆曹宗景業陳符命金請太后殺之太后曰我兒拜
前必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而帝意已決整兵而東
使高德正之鄉諷諭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遵帝於邊陽
閉言未可杜爾亦抱馬諫帝欲還向舍丞李集曰此豈小事
而可還乎五月帝赴鄴令敢異議者斬及登極之後神明轉
茂外采內剛果於斷割留心政術善於任使故楊愔等得重
匡贊朝政可觀內外肅然以三方門時繕甲練兵左右宿衛
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敵之不多
屢犯艱厄頻致剋捷皆追及璫璫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
千塞其走道時虜軍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

那朕懼奮擊大破之都督高元海王師羅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開醜未平投孟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為詔書宣示遠近荆西伐時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沈溺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日或袒露形體塗粉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彩拔刀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象駝牛驢騾並不施鞍勒或盛夏炎烈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而帝自若街坐巷宿到處游行使剡桃枝崔季舒負之或櫛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

鳴鏑射后母崔氏中其頰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何況老婢以馬鞭亂捶百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八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舞蹈其上折旋中節見者莫不寒心名死因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者皆獲全疑怯者多致損跌沈醺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脫衣而伏射之不中以概貫其下竅入勝使宰相楊愔進廁等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欲以刀子撻其腹崔李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擊刀子而去之愔惜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至彭城王淑宅謂其母尔朱氏曰憶爾辱我母時何可奈手刃殺之至故僕射崔暹第爾

暹妻李氏曰頗憶暹否李氏曰然帝曰若憶之可往看親斬之乘頭墻外在晉陽戲以稍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臺錦殺都督穆嵩幸開府暴顯家忽召都督韓哲斬之數段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百餘下流血死帝自往哭弔於喪次逼擁其妻令從官脫衣進錢助禭一日巨萬嘗見問巷人忽令召斬楊愔乃取大辟囚徒隨駕號曰供御囚帝手刃殺以為戲外築長城內營臺殿天下怨毒然嚴斷強記百僚戰慄不敢為非李集面諫言帝惡甚於桀紂帝令伏置河中久之令引出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

帝發了

史綱 卷之十四 四十六

此者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
 比干非是後物遂放之後被引入見欲進諫帝遽令將出腰
 斬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先是諸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
 日十年也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十年帝
 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
 人生有死何所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及期果崩曾
 如晉陽宿杜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千餘年枝葉秀茂似為
 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驥罵射中一株遂枯死又出言
 屢中時人謂之神靈故雖猖狂不專以為昏暴末年不能進
 食唯飲酒因而致斃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得珠襦玉
 匣帝珍之遂以飲焉祖珽險薄帝數罪之謂為老賊及武成
 時珽被任遇奏曰文宣暴戾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
 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乃改謚景烈廟號威宗
 及趙彥深執政奏復帝本諡及廟號云
 廢帝殷文宣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
 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書未達其故太子曰跡
 字走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
 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豈宜在此文宣每言
 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太子雖幼冲而溫裕開明有人君

人皆可不

史綱 卷之十四 四十六

之度貫綜經史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
 監國集諸儒講孝經畢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何所長
 對曰散愁自少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
 知老之將至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坐懷不
 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齊絹百匹文宣登鳳臺召太子
 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
 鞭三撞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十年冬十月文宣崩癸
 卯太子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
 后為皇太后詔土木營造及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分
 命使者巡省四方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詔寬徭賦
 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
 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詔諸元良口配沒官內及賜人
 者並放免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以下降免有差太師
 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等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三月詔軍國事皆申
 晉陽大丞相常山王規算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
 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
 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寬仁風有令譽及承天位楊愔燕
 子獻等輔政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崩時
 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懷猜忌常山王既誅愔等因白太皇

史失其目

也

善事

廢帝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平秦王歸彥白，孝昭以王當繼，遂遣歸彥馳至晉陽，殺之，葬武寧陵西北，諡曰閔悼王。薨後一月，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備設，竟崩。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邵請名殷，字正道。帝不悅，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兒恐不久也。」邵懼，請改為文宣，曰：「天也。」遂不改。謂孝昭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

肅宗孝昭皇帝諱演，神武第六子也。魏元象元年，封常山公。大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見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啼泣拜伏，竟無所言。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文

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棄棄，後益沈湎，或入詣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王至，內外肅然。帝撰事條將諫，其友王聃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元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為帝廣求淑媛，以移其寵。帝情義彌重，帝性嚴，尚書郎中有失輒加捶楚。文宣立帝於前，以刀環據帝脇，名被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言。乃見釋。自是不許晉華郎中。後賜帝魏時官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以刀環亂柔之。帝因致病，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憂之，時王聃被禁，乃捨職令侍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出居藩邸，詔敕遂不關帝。或曰：「鸞鳥拾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王何宜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楊愔、燕子獻等以帝望重，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洪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以尊親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上省，朝士咸集，及會食，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帝戎服，與平原王浟、平秦王歸彥入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執之，同斬於御府。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歸彥喻之，休寧大呼不從。歸彥害為領軍兵。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文

士皆弛伏，休寧嘆息而罷。帝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情等罪，求伏專擅之事。庭中及兩廊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城承樂、武力絕倫，被文宣恩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言，帝無異志，歸彥救衛士解嚴，承樂乃內刀而泣。帝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問新承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帝如晉陽，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廢帝恭己以聽。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秋八月壬午，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以長廣王洪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

卷之一百四十六

徵為大司馬，節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冬十一月，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詔以故太師尉景等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等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潘相樂等三人配饗顯祖廟庭。二年十一月甲辰，詔以長廣王入纂大統。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梓宮還鄴，葬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考綜名實，及居正位，彌自勉勵，輕徭薄賦，勤恤民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不過特進，每訪左右，冀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辛

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對曰：「陛下聰明公正，遠作古昔，而有識之士猶言帝王之度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耳。然不如此，恐又嫌疎漏耳。」因被寵遇，趙郡王叔與庫狄回紇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室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可言我之不遠。」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何若？」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言。對曰：「陛下太細人，謂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亦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正履，容色憔悴，衣不解帶，始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

行不乘輿，太后所苦小增，便寢伏問外舍飲食藥物，必躬親之。太后常心痛不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攬手心，血流出，補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國富民強，將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扼而殺之。後甚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尚書趙令史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官，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行禳厭，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屬方騎棟上，歌呼自若。時天狗下，帝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親疾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辛

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答。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病篤，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遂祖。孝昭若不教濟世祖武成皇帝諱洪神武第九子也，儀表瑗，保神武方招懷荒遠，為帝聘蠕蠕，卷羅辰女，驤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增嚴，神情閑遠，華戎嘆異。元象中，封長廣公。天寶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遷太尉。帝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居守鄴都。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至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以平秦王歸彥為太傅，趙郡王叔為尚書令，封孝昭太子百年為樂陵王，詔

孝昭以慕
位之德
武成
明於人
統於自
年之何也

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民疾苦推進賢良二年春正月
車駕至自晉陽祀南郊享太廟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
太子二月詔散騎常侍崔瞻聘於陳夏四月皇太后薨氏崩
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元年秋七月冀州刺史平秦
王歸彥反詔大司馬段韶討擒之斬歸彥并其黨與於都市
陳人來聘殺太原王紹德二年春正月帝臨朝堂策試秀才
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帝臨都亭錄囚降罪有差三月詔司
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
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五月詔以城南雙堂苑造大總
持寺六月濟河八龍升天八月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六

三

十二月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二十餘萬人自恒
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帝至晉陽周軍逼并州三年春正月
周軍至城下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數百里
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盜殺彭城王浹五月
帝至自晉陽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教樂
陵王百年歸宇文弔於周秋九月歸闕弔於周閏月遣十二
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
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迫圍洛陽太尉
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豫州刺史王士良以
城降周帝自晉陽南討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解洛陽圍帝

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四
丙子車駕至自洛陽山東大水餓死者不可勝計詔賑給
竟不行四年春二月詔減百官食廩有差三月有物隕於殿
庭如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有神見於後園萬壽
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帝及
嬪御咸見焉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易王乃使太宰
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群公上尊
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尙
送詔書於鄴子尙出晉陽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
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時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六

三

年三十二葬永平陵
後主緯武成長子也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天統元年夏
四月丙子即位於晉陽宮大赦二年十一月盜竊太廟御服
十二月殺河間王孝琬二年春正月鄴宮九龍殿災二月帝
加元服是秋山東大水人饑餓尸滿道四年夏四月鄴宮昭
陽宣光瑤華殿災九月周人來聘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
舉報聘於周十二月太上皇帝崩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
悉罷之掖庭晉陽中山官人年六十已上及有癯瘠者簡放
天保七年已未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五年春正月殺
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詔應官刑者免刑為官口教太尉

趙範王叔夏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
崇皇寺秋七月詔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者免租調武平元年
九月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
道修城戌二年六月詔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
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領軍大將軍庫
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詔賜尚書左僕射馮子琮死九月
殺琅邪王儼二年秋七月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
兩州行臺荆山公羨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拜右昭儀胡氏
爲皇后冬十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十二月廢皇后
胡氏爲庶人四年春正月鄭都并州有狐媚殺人髮二月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晉

左皇后穆氏爲皇后夏四月祈皇祠壇壇苑之內忽有車轍
傍無人跡不知所從來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五月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客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大敗破
胡走洪客戰沒秦湮二州陷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
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圍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彭
唐敬騎常侍劉暹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五年春正月
置左右娥英二月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尚書令唐邑破
之思好投火死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
目詔刻木爲形以獻殺南陽王綽六年春三月烹殺賊鄭千
統於都市秋七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逼洛城縱火船焚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晉

橋閭月遣右丞相高阿那肱禦之師次河陽周師退以軍國
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七年春正月詔去秋
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赴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
二月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悉集省廳匿
者家長處死秋七月大水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雉集於
御座獲之詔營郎卿官冬十月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
州帝還晉陽出兵大集晉祠帝列陣而行上鷄樓原與周齊
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周武還長安留
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圍州城帝至圍所十二月周武來援
戰於城南我軍大敗棄軍還晉陽憂懼不知所之謂朝臣曰
周師甚盛若何群臣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俾
自賊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欲向北
朔州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若晉陽不守欲從
朔州奔突厥群臣皆諫帝不從宿衛開府賀拔伏恩封輔相
慕容鍾葵等三十餘人奔周師詔募兵遣延宗爲左孝珩爲
右帝欲向北朔州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還諸將不
從移提婆降周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拜安德王延宗爲
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
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唯高阿那肱等

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緒至延宗即位於晉陽與周師戰敗被獲詔重加官賞募兵而竟不出物孝珩請出官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命斛律孝卿部勒三軍孝卿請帝親勞且教之言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言遂大笑左右皆笑將士莫不解體自大丞相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除授不可勝數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官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同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焉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正月乙亥太子恒即位時年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美

八歲承光元年大赦尊帝爲太上皇帝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郎薛道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周師至紫陌橋燒城西門上皇將百餘騎東走渡河入濟州幼主亦東走遣高阿那肱留守禪位於任城王湣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璽綬於瀛州孝卿奔周上皇皇后幼主走青州韓鳳鄧顯等數十人從既至青州爲入陳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屢使人言賊兵尙遠已令軍燒斷橋頭上皇因停緩周軍奄至上皇君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韓鳳馮淑妃等十數騎至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高都郡有山絕壁臨水忽有書云齊亡洗之愈明後主使

人改亡爲上至是果驗既至長安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封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咸賜死神武帝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啓大丞相楊堅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原洪濟川帝言諸誰咄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惡人視視者即忿責雖三公令錄奏事莫敢仰視皆畧陳大旨趨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未嘗貶損唯諸處設齋以爲修德信至視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告者讓云庫狄伏連反帝曰必儆也斛律光死後衆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自以策無遺算遂益驕縱爲無愁之曲自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美

彈胡琵琶而唱之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類盡殺之或刺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鳳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順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起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盡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皆判依字而不具姓名莫知爲誰也諸貴寵祖彌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官掖卿皆封郡君官女實天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奩直千金競爲變巧朝成夕改承武成之奢靡以爲當然更增益官苑造偃武修文臺

錄之將士
夫人知之

耶

同
同
同

馬
想
是

史
錄

卷之二十一

美

諸嬪嬙宮中起鏡殿寶殿瑤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毀而又復夜則以
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
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內宮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改為
移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萬人牛死者
不可勝紀御馬籍以既闕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
廬其半僕而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加儀同郡君有
赤彪儀同道遙凌雲郡君諸號高思好書所謂駭龍逍遙者
也大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馴鷄號開府犬馬鷄鷹食縣邑鷹
之入養者生剖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於華林園立貧窮
史
錄
卷之二十一
美

史
錄

史
錄

卷之二十一

美

面則營心正西蓋曰元首傾危剪落當走西之光也魏徵論
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乘
遠於時英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黑獺如反掌渴陽
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
夏宅心文宣以累世之姿府榮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
懷諂說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文武諸臣盡其力用觀
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
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
念作狂為善未能沒身餘殃足以滅後幸以壽終禍嗣不承
孝昭地過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肅雄圖將以牢籠區
域奄一兩夏享齡不永勅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皇
肝食武成卽位雅道度遐昭襄之風灌焉已隆洎乎後主外
內崩離眾潰於下陽身禽於青土天道冥遠或未易諱吉凶
由人抑可揚擢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
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
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
奇之士比之二方優劣分矣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江淮汾
晉之險不移帑藏賦稅之給未虧士庶甲兵之衆不缺而前
王川之則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世也
冰雨節風拯溺救焚擅用賢良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

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彫磨峻宇。雕
酒音。鄧肆變於官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
所欲必成。所求必得。不顧於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謫
詔必入。依閣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
淫刑。割制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奸邪並進。法令多門。持
驅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叛親離
祖。靡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官觀。窮極荒淫。謂賸首
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叛。抗前歌之師。五世累基。
一舉而滅。豈非鎬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
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
自河清之後。建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墳塋之遷無已。
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贖其欲。所謂火
既熾矣。更負薪以益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
不燬。延期過所。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由人事。
匪唯天道也。

史緯卷一百四十六終

史緯卷一百四十七

北齊書二

列傳

后妃

奇異異服

神武后。婁氏。名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
之。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
婢通意。致私財。使聘已。父母不得已。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
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拜渤海王妃。關內之
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性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
寬厚。不妬忌。雖侍戚加恩。待神武書出師。后學生一男一女。

史緯卷一百四十七

左右以危急。請追神武。后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
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沙苑敗後。侯景屢
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以告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
理。得彼失此。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退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
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
神武愧謝。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袍褥。手縫衣
服。以伸左右。弟昭以功召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
言當用人才。義不以私亂公。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
所以延久。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印位。尚書令
楊椿等受遺詔。輔政。諫忌諸王。太皇太后。帝與孝昭定策。誅

之下今廢立孝昭廟太后下詔立武成大軍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四月崩年六十二謚曰明先是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第九

蠕蠕公主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懷後及文襄並請乃使慕容儼往聘之武定三年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禿突佳送女曰待兒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疾不

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悲怒神武自射空輿疾而至神武親文襄從蠕蠕國法妻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妻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生彭城王徽神武娶蠕蠕公主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蠕蠕公主不相見前後別行公主引角弓仰射賜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建佛寺天保初為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害小尔朱氏后之妹也初為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湝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靈州後適盧景瑋

好則釋

武出脫之

以爲人不
如李氏何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為魏廣平王妃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征劉蠡升文襄悉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証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妻后亦見隔絕時尔朱氏有寵生子放神武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偽為不知者請妻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衰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膚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為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今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妻領軍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未必實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三

何意提威自誣因令二婢反辭屬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后遂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遂如初神武置酒曰全我一家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匹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為相州長史神武冠鄰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游氏於諸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

文襄后元氏魏孝靜之姊也封馮翊公主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文襄為世子時生河間王孝琬三日孝靜幸其第贈錦綵布帛萬疋文襄辭求通受諸賁禮遺於是十屋皆

滿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天保六年，文宣昏狂，乃移居於高陽宅，取其庫藏，曰：「吾兄昔殺我婦，今須報之。」淫於后，令魏安德王騎背上，使人以絙推之，又命吳人苦辱之。其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之。於前，帝每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崩，此其兄與高氏婦女何與如此罪惡浮於榮封與食祿失。

瑯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妹也。初不見齒，為孫騰妓，騰放棄之。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姝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退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遇諸事，文襄不假以辭色。居三日，遇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為。崔曰：「請得通名。」公主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七

文襄大悅，把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遇常惡吾侯，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自作佞，乃過於吾玉儀姊，靜儀適貴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

文宣皇后李氏，名祖娥，趙郡李希宗之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請依漢武故事，不改元妃。德正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聞不得見，恨曰：「兒

新婦之

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武成橫刀，詰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於后前執紹德，罵曰：「汝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鑲築殺之。」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之，流血淋漓，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續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還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為俗弄女，增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詔曰：「我會殺汝婦。」元氏懼，匿太后宮中。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邑。

薛嬪，本娼家女，年十四五時，為清和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官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中大被嬖寵，其姊亦進御。文宣復知經與岳通，大怒，先殺後，其姊薛嬪有娠，適產，斬其首，藏之於懷，往東山宴會，勸爾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髒為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為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孝昭為常山王，納為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氏。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后隨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開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殺樂陵王，后被閹闔，不得與家相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廷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氣蘆子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鵲鳴於帳上後主立尊爲皇太后武成幸和士開每令與后握槊因而姦通武成崩後數出詣佛與沙門嬰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之所御也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獻寢處以爲邪玄統僧徒謂之太上帝問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名之乃男子也於是嬰獻事發皆伏誅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先馳入南城令鄧長順南太后於北宮久之帝令使者迎太后太后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不敢食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鄴莊公還姜氏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既失母儀自愧欲求悅後主故佈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令萱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庭請令立昭儀遂登爲皇后令萱以非已所立乃於太后前作色大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令萱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立刺其髮送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與斛律

廢后似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舍利小字黃花斛律后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或云卽欽道女也欽道婦妬輕霄而欽道伏誅黃花入宮有幸於後主女侍中陸令萱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時後主未有儲嗣令萱請斛律后養恒爲己子遂立爲皇太子令萱以穆陸爲國大姓奏賜夫人姓穆氏其子駱提婆亦改姓穆爲兄弟焉胡氏廢遂立爲皇后大赦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皇后璽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后之瑞焉初武成爲胡后造珍珠箱俗所費不可勝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后復爲營之侍中薛孤聘周通商胡齋錦絲三萬疋與同往欲市真珠爲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乃別市造焉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鴈滿盃酌言爲后不久也後主自立穆氏後昏飲無度故云清鴈滿盃酌后既以令萱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挾輕霄輕霄復向欲求見太后令萱使禁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穆后婢也穆后薨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命慈恩點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處隆基堂曹昭儀所居也淑妃惡之悉令反換其地別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

史記卷一百四十七

史記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人

淑妃諸更殺一圍帝從之及帝至晉州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數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復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抽攻城木更遣遺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渡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令內參馳往晉陽取皇后服御帝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途中遇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着之然後去帝先赴鄴太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鄴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

諸王

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

同有無

漢書

史記

卷之一百四十七

九

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更被寵八歲時問博士盧景俗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在何煩如字景俗不能答封永安公遷中書監出為青州刺史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過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神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有人以白帝帝衍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作孤掉尼戲浚言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於屏處責楊情不諫情以聞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還州上書切諫詔徵浚浚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泣送者數千人

彭城王浚神武第五子也元象元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

樂公時年八歲博士韓毅教澈書見澈筆迹未工曰五郎長侍開國書畫如此宜更用心澈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先生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毅甚慙武定六年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泰佐胥吏往來皆自齎糧食人間事纖介必知濕澈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役人舍食雞羹澈知之守令畢集澈謂達曰食雞羹何不還直也達謝罪合境號為神明有一人從幽州來驅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盜驅馱及脯去旦以告州澈令左右及府僚更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時人有牛被盜牛黑背上有白毛長史章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澈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盜建等嘆服有老母種菜三畝數被盜澈令人密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來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日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澈重其意為食一口轉司州牧從事皆選文士明詞斷者州舊案五百餘澈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悉犯權戚詣閣詰陳澈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

如金不賣
若何元此
書偶然耳

以七為事
以漆為黑
竟臨至此

美反以是為言耶修等慙而退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尚書令皇建初拜大司馬轉太保武成立遷太師錄尚書澈明練世務斷事以情車駕還幸澈常留鄆河清三年二月群盜田子禮等謀劫澈為主詐稱使者向澈第稱救牽澈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澈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澈妻鄭氏夢人斬澈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澈見殺謚曰景思子寶德嗣上黨王渙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神武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曰人不可無學但不必為博士耳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公文襄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閣宮中謠驚曰大兄必遭變矣彎弓而出除冀州刺史有美政封上黨王渙尚書左僕射六年遷梁王肅淵明還江南破東關斬梁將裴之橫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自神武來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文宣幸晉陽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韓伯昇之郭微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馮河而渡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置地半下歲餘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刺史馮文洛帝舊奴也時令文洛殺渙故以妻焉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敦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

欲人

州婦人
與男子
異故

清不負國
處不負清

詣之李氏盛列左右引文洛立塔下數之曰遺難離以至
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聞汝是家奴猶
欲見侮杖之一百流血灑地子寶嚴襲

任城王清神武第十子天保初封拜太保并州刺史時有婦
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
州言之清出靴示眾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豈
有親屬乎一婦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因捕獲之時
解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右丞相出為青州刺史州民崔蔚波
等夜襲州城沿部分齊整擊賊大破之轉瀛州後主奔鄴加
清大丞相安德王延宗稱號於青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清曰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至尋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進權主號令事事終歸叔父清
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幼主禪位清使竟不遠
清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招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
憲來伐先送書并赦詔清沉諸水戰敗清孝珩被擒憲曰任
城王何苦至此清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不幸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
城清馬上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與後主同死起
盧氏賜斛斯微達首垢面長齊不言微放之為尼隋開皇三
年表請葬清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遷尚書令以滑稽

便發有寵於文宣帝命湜提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張晏

之嘗道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僕何禮焉帝
於是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官吹笛云
至尊顯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
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瘡死也乾明初贈太
師錄尚書事謚康穆子士義襲爵

博陵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
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慌歷位太尉
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
主間之使人殺之贈太尉錄尚書事謚文簡子智襲爵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為齊州刺史加太
傅遷於州諸王中凝最為孱弱妃王氏與蒼頭姦凝知而不
能禁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

馮翊王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摘發隱偽
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超洛與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
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王出送臺使登魏文青壇南
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
法朕信之無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見輩欲輕相間構超洛
次縱二百枝決杖一百遷尚書令領太子太師歷司徒太尉
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太師太宰兼贈

漢書卷之
七十八
列傳
第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河南王孝瑜文襲長子也養於神武官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孝瑜預其謀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謀慎寬厚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襲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盛興後園之甃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賜和士開與胡后封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納之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廢及士開皆側目士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古

開告其若僭服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朱摩女事太后時孝瑜與之通後爲御女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灌酒三十七盃使妻于彥載以出檻之於車孝瑜體肥腰帶十圍至西華門煩熱踰閤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諡康舒子弘節嗣孝瑜母朱氏魏州王斌之妃文襲納之孝瑜死後爲孝瑜妃盧氏所譖武成殺之廣寧王孝珩文襲第二子也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妙絕當時後主自晉州奔鄴集王公議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

受宣使任城王領幽州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承業領

洛州兵向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洛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官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順尉相顧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顧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順自遊豫園勸兵出旣而阿那肱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鳳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非謂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乎二人恐其變出爲滄州刺史相顧拔佩刀砍柱長嘆曰大事去矣至州以五千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人會任城王於信都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乞扶令和叛以稍刺孝珩隆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傷數處遂見虜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難解俱下憲各嗟嘆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由神武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事相非柱石之寄我以親藩不得握兵符受屬集精厲心力今日至此恨何可言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纔至口淚下嗚咽周武乃止其年十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

片疾甚乞還葬尋卒葬于鄴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廣寧襄城蘭陵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稱之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累遷尚書令安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泣諫請委趙郡王叔寶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既退拜并州刺史河南王孝瑜死諸王莫敢舉聲唯孝琬哭而出怨諸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祖珽同請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乃指大家也初諸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說上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將建金鷄大赦帝頗感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奉聞不從帝問使搜之得銀庫稍滿數百帝以為反訊其諸姬有陳氏無寵詠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實文襄像也帝怒使武衛蘇達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呼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帝嫡子何為不得喚作叔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子正禮嗣

蘭陵王孝瑤一名長恭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敗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入陣曲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

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惡之及在定陽頗食殘其屬尉相顧諫長恭不答相顧曰豈非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見忌此適以速禍長恭泣下前勝問以安身之術相顧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勿預事長恭然之而未得退歎曰我昔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瘳武平四年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幸於天而遭此也妃曰何不求見大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死贈太尉蓋曰武長恭向柔心壯為將躬勤細事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在瀛州參軍陽士深表其職免官及討定州士深在軍甚恐長恭曰吾本無此意乃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僕從盡散食唯一人隨還長恭亦無所譴武成賞其功賜妾二十人雅受其一有千金貴券臨死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得騎置廐上令滿已膳中曰弱子可憐問欲作何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情情曰天下無此邪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王除定州刺史所行不法孝昭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武成立延宗驕暴不悛武成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

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書言不可。淚流滿紙。河間死。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平陽之役。後主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擒周開。府宗。延及再戰。延宗以麾下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軍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從。及至并州。問周軍已入。馳鼠谷。帝將奔部。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延宗曰。陛下安坐。臣為陛下死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奔部。將卒咸謂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不能出死力。延宗不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七

大

得已。即位。詔曰。武平屏弱。政由宦豎。繫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逐。莫知所之。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過。今抵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為爪牙。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俯。人皆笑之。及其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宮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延宗得之。左右曰。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咽。眾爭為死。兒童女子亦來屋棟。投瓦石以禦周軍。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

疑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七

大

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開府。韓骨胡抵城南。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將軍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恭連延長。皆死於陣。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際昏入東門。進兵焚佛寺。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砍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僅得出門。齊人追擊幾中焉。城門阨曲。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始達周營。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陷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髯者。不得。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能復整。周武欲遁歸。齊王憲及柱國王誼。以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盛言城西空虛。周武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刺之。延宗拒戰力屈。走至城北。見禽。周武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還國。主周武曰。兩國有何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延宗在鄴時。見兩日相連。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十四日建尊號。十五日被圍。至旦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周武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授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

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欲仰藥自殺侍婢苦執乃止周武誣後主及諸王云應穆提婆反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獨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承之德之當威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以封輔相為朔州總管朔州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謀執輔相迎紹義紹義至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千

邑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皆齊舊臣復反周從紹義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為周守前隊以所部降周周復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大敗紹義奔突厥尚有眾三千人謂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辭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課似之甚見親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代人高寶寧為營州刺史周武遣使招慰之寶寧不受上表勸進紹義遂即帝位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舉兵南向周武帝將北伐遇疾暴崩紹義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表迎紹義紹義

人何人也

他鉢死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至幽州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周遣將軍宇文思將兵馳救幽州為齊軍所敗而昌期已為宇文神舉所殺紹義聞范陽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寶寧還據和龍周遣賀若詵購紹義於他鉢他鉢偽與紹義獵使詵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渤海紹義在蜀遣妃書云夷狄無信使吾至此死於蜀中

龍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紹義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因悉出率意決遣之飲酒一舉數升以此麀

樂陵王百年孝昭太子也孝昭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手書曰百年無罪汝可置一好處勿學前人大宰中封樂陵王河

清三年五月白虹圓日再重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一夜盆自破帝欲以百年厭之博陵賈德育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枚字德育以奏帝帝發怒使名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袂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數字驗與德育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曳百年達堂且走且打流血遍地氣息將盡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理於後園妃把袂哀號不食死袂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壁之乃開時年十四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臂一解一足有靴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一臂一解兩靴也南陽王緯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

生武成以綽母李氏非正嫡故貶為第二綽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欲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為司徒冀州刺史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殺之左轉定州綽管記扶風馬子結有文學每出遊獵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呼或啼令騎驅之墜馬乃止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恣情強暴云學文宣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縱狗使食之狗不食遂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詔錄綽赴行在所至而省之問在州何者最樂曰多取鴈將狙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鴈一斗比曉得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味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鳳出綽為齊州刺史將發鳳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曰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與綽後圖相撲搥殺之燕於興聖寺經四百餘日乃大飲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觸不壞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教葬承平陵北

又說其子
在是村

公皆適住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避則亦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廢廢武成欲寵優使一依舊制初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陪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驛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教赤林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領京邑儼恒在官中生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從駕王師羅後至武成欲罪之對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遂置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是新春早李遐怒曰奪兄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已有我何故無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使醫下針張目不睡常言於帝曰何兄便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現那儼以和士驛提妻意甚不平謂之曰君等營宅早晚當就二人相謂曰現那王顯光矣突射人數步向者對之不覺汗出天子前尚不然由是深忌之武平二年山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每日見太后除太保帶中丞督京畿餘官悉解北城有武庫欲移儼于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高合洛劉辟羅說儼曰殿下被疏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

二入字不
同

太后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贊成其事儼令子宜彈士
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省而可之儼
領軍庾伏連曰奉敕令收士開伏連請子琮覆奏子琮曰
與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兵于神虎門外詰旦執
士開送御史儼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徒逼之曰事既然
不可中止儼遂率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
禁兵八十人名儼儼命反縛將殺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
琮召儼儼曰士開擁兵馬謀廢至尊劉家家頭使作阿尼實
合萬死臣故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
姊來迎臣臣即入兄姊姊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
刀帝後聞之感慄又使韓鳳召儼儼將入劉辟驛牽衣諫曰
若不斬令萱母子殿下入必不免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
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驛曰人少安德顧兵士曰孝昭帝
殺楊恪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
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教士
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永巷
帝率宿衛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
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自至千秋門號令甲士現
邪必不敢動領軍皮景和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
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不進光就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引以前請帝曰環那
王少腸肥腸滿輕爲舉措長大白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
帶刀環亂築辨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王子宜高舍洛等於
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支解暴之都街下欲盡殺文武職吏光
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貴帥於是罪
之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虎爲淫公所
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不利于王儼不從拆至第二
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太后處儼於宮內食
必自嘗之令嘗說帝曰人稱環那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
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疑懼宜早爲計何洪珍
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帝未決以合羣迎祖延問之延解
周公誅管叔季友仇慶父帝納之使右大將軍趙元伯誘執
儼元伯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
出元伯爲豫州刺史九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弟出獵當
早出早還遂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令萱曰兄兄喚見何不
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拿兄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殺之時
年十四不脫靴裝以席埋于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
餘聲便擁入殿葬于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四
男皆病死儼如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齊亡乃嫁焉環那

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後多死於長安武成第六子高平王仁英以清狂免死徙蜀隋開皇中追還與蕭瑄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

宗室

趙郡王叡父琛高祖三弟也叡幼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妃母之恩同諸子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有中表鄭氏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視游氏叡既問知精神恍惚高祖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覓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抱頭大哭高祖甚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妻

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鮮有及者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歎欷十歲喪母舉聲頌絕三日水漿不入口長齋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喻之由是高祖食必呼叡同按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將婚娶親有戚容世宗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嫌而不樂叡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漢用威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憫然襲得南郡王除定州刺史加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稱為良牧天保六年詔叡領兵數萬監築長城時盛夏叡屏除蓋扇與軍人同勞苦定州有藏水長史宋欽道以叡目熱倍道追送叡見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心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妻

獨進寒水遂至消液竟不嘗之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餓殍叡親帥營伍強弱相持有無相贖眾賴以濟八年除北朔州刺史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鎮無水泉叡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孝昭臨崩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趙郡王妃謚曰貞昭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甚寒叡跣步號天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令取叡節度而段孝先總之帝與官人被緋甲登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汝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陲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段孝先自晉陽失道士卒為虜所屠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叡為能加尚書令進太尉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叡與馮翊王閼安德王延宗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任并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不許中官奉太后旨私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故苦違叡曰嗣主幼

中豈可使邪臣在側。吾守之以死。遂重進諫。太后令酌酒賜。叔叔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言。訖便出其夜。叔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叔。良久失所。在叔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至此。恐不能久。旦欲入。朝妻子咸止之。叔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有人。曰。殿下入。恐有變。叔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叔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務三日。朝野冤之。詔以王禮葬。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入周卒。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夫

清河王岳高祖從弟也。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視之。而無燈。乃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怪而策之。遇乾之大有。占者曰。是謂。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高祖起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高祖大悅。中興初。除鎮。東將軍。戰於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因回師表裏奮擊。大。破賊。封清河郡公。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拜京畿大都督。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岳性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

立高祖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貞陽侯淵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聲援。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南討。大破之。擒淵明。俘誠數萬。景在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相持。岳又破。之。景單騎逃竄。除太尉。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封清河王。加太保。梁肅繹爲周軍。所逼。遣使請援。詔岳爲大行臺。救江陵。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畧地。剋郢州。獲梁刺史陸法和。詔岳旋師。岳屢有功績。威。名彌重。性華侈。好酒色。歌姬舞女。列鼎鳴鐘。諸王不及也。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情禮甚薄。歸彥啣之。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完

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其壯麗。意不平。會帝召婦人薛氏入。宮。岳先嘗使其姊喚之至宅。帝妬殺其姊。讓岳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鴆。岳曰。臣無罪。飲之而死。朝野惜之。時年四十四。贈太傅。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兵器并甲千餘領。世宗末。岳表納之。世宗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請納。又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許。之後。歸彥反。世祖曰。清河忠烈。而歸彥毀之。以歸彥賤百。口賜岳家。重贈太師。配享世宗廟廷。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子也遷北豫州刺史及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汝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二人諫不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示永樂以二人清直懼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諡曰武昭弟長卿小名阿伽性驕武出入城市輒擊行路時人呼爲阿伽即封廣武王有恩道人至克暴橫行問肆後入長卿黨文宣收掩付獄其黨十餘人皆棄市長獨輓一百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覺叛入突厥不知所終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平

上洛王恩宗神武從子也歷位司空太傅薨子元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志不能固啟求歸復本任縱酒肆情廣納姬侍除領軍器小志大以智謀自許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番初孝昭誅楊愔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子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郡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孝昭留濟南王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羨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羨視事時有重譌云中興寺內白兔翕四方側聽聲雅雅道人聞之夜打鐘丞相府在北城舊中興寺也兔翕謂雄鵠武成小字步落稽道人濟

初名濟南之勃也

武成有反心不附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平

南小名打鐘言被擊也既而太史奏鄴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爲濟南應之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謀之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陛下至孝殿下不須別慮武成強之元海乞還省思之武成留元海于後堂元海悲愁徐步達旦不眠夜漏將曙武成遽出曰良策如何曰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若其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請青徐二州刺史沉靜白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恐誅武成過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

子山文
弟山已
既泰之矣
薄待何也

告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鄆州刺史。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鄆城謀反。伏誅。元海好亂。樂禍。詐仁慈。不飲酒。數肉。又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殺敗。思宗弟思孝。本浩氏子。思宗養以為弟。待之甚薄。為左衛大將軍。從討竊璫。文宣悅其驍勇。曰。爾擊賊如鶻。入鴟羣。宜思好事。改名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所賞尤升。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尤升倨傲。思好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蓋軒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高祖醜類。擅權。制削生靈。劫掠朝市。聞于聽受。專行忍害。母后深幽。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等。馬于東門。尤升擊鷹于西市。裝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獻實曰。宗美社稷。惟寄丞相。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戮。孤奉前皇枝實。蒙殊獎。今擁率義兵。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時武衛趙海。在管陽掌兵。舍卒不服。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劉桃枝。犀狄士文。

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聞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郡。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露布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暴思好。屍七日。屠剝而焚之。京尚之。于郡中。令內參射其妃。仍焚殺之。思好反前。有人告其謀反。韓鳳女適思好。奏其誣告朝貴。不殺。無以息後。遂斬之。思好既誅。其弟訴求。贈卹。鳳不為通。時臨淮王。婁定遠。為瀛州刺史。移提婆求其弟。俊。婁定遠不許。提婆因思好作亂。令臨淮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定遠自縊死。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也。父徽。河東太守。卒。官徽于神武。齊恩甚篤。徽在長安。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彥。至是年九歲。神武撫之。悲喜除徐州刺史。天保元年。封平秦王。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廢帝自晉陽之郭。楊愔直初。留從。鄧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郡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惡愔。愔等欲去二王。間計于歸彥。歸彥詐喜。請共高元。解計之。馳告二王。二王于是誅愔等。將入雲龍門。都督戚休。單拒之不納。歸彥驗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知之。幸。

昭踐祚，彌優重之。每入見，在平原王段韶上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卒，昭崩，歸彥迎武成于鄆，武成即位，進太傅，領司徒，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競要之。歸彥所至，一坐盡傾，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凌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尋其黷殺之跡，漸忌之。高元海舉義雲，高乾和數言其短，上欲出之，召魏收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以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勅門司不聽輒入。時歸彥縱酒經宿，不知及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乃通名謝，勅令速發。至州不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視如晉陽，乘虛入鄆，為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于南境，置私驛，開軍將至，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抱別駕陳季瑛從事房子瑒長樂郡守尉普興疑歸彥有異，迎名密啓，歸彥收仲鸞等殺之。官軍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眾悉由臣手，投身向鄆，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舉義雲，高乾和誣害聖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人，即歸城自刎。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鄆。帝令趙郡王叔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

歸彥也

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記懷怨，帝使讓之。歸彥曰：「高元海受舉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聖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汝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頓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鞍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歸彥竟反云。』」

尉景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尉景善無人，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神武生而皇妣韓氏祖養于常山君，景從神武起兵，神武入洛，留景鎮鄆，討長樂公韓冀州刺史，大納貨賄，發夫田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刺百姓，我何為不刺？』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汝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汝，汝則天子，神武笑不答。歷位太保，太傅，坐墮亡人兒，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語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今日三請，願帝乃許之。顯為驃騎大將軍，神武遣之，景志卧不動，曰：『殺

能令之
引道也

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逼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跪謝之景有果下馬文
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壙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
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杖文襄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
兒不可慣何須乾啼渥哭耶授大司馬卒贈太師尚書令齊
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配享神武廟庭子聚少歷顯職
往歲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聚以父不預王爵大志十
餘日曰何不朝帝遣就宅問之聚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
聚父為王聚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聚等弓欲射使者使
者以聞文宣使段韶諭旨聚兄弟節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聚

庫狄干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春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驍
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正光初授干將軍宿衛以家在寒鄉
不宜暑暑冬入京師夏歸鄉里從神武起兵封廣平公高慎
以武半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前驅干上道不遇家侯景留之
食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魏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

盛諸將未欲南渡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破之遷太
師天保初封章武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公主以親地
兄待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卒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
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雖時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
後成其外皇建初詔干配享神武廟庭

韓軌

韓軌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從破余朱兆
於廣阿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軌從還齊武賜
城人戶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
神武喜嘆乃留焉封安德公歷位司徒齊受禪封安德王軌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韓

得其意
反哺以哺

妹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死乃納之
生上黨王煥軌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拜大司馬卒贈太
師諡曰肅武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改封東萊王有俠氣諸
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
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作刀
筆吏披故紙安能飲美酒對名勝乎武平末除尚書僕射百
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

段榮武威人徙五原少好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吾觀玄象察
人事不及十年天下亂矣或問曰起于何處當河避乎榮曰

亂始此地。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與高祖歸。余朱榮高祖起兵。榮贊成大策。高祖討都。留榮鎮信都。授定州刺史。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封姑臧侯。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辭。竟不之州。除山東大行臺平賊太尉。武威王。蓋曰昭景配享高祖廟庭。子韶字孝先。領親信都督。從高祖拒余朱兆於廣阿。高祖曰。彼衆我寡。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余朱氏狂狡。災冠毀冕。拔本塞源。卽山之會。藉紳何罪。沈后殺主。天下思亂。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遂與挑戰。敗之。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于卽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美

山。高祖爲賀拔勝所逼。韶從旁馳馬。引弓斃其前驅。追騎不敢進。遂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高祖不豫。令韶從顯祖鎮鄆。召世宗赴軍。高祖顧命曰。段韶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寇宿預。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思令謀襲肝胎。諸將咸懼。韶曰。白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偕國宿預。自將步騎倍道赴涇州。塗山肝胎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騎奔北。進破超達軍。追赴廣陵。陳霸先遁去。旋師宿預。辨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韶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執而斬之。封平原王。歷

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兼太傅。錄尚書事。并州刺史。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武與突厥逼晉陽。世祖自鄆倍道赴之。時大雪。周人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有限。今冒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家宰宇文護母閔氏配中山宮。周邊境移書請還護母。并通隣好。韶以周人反復無信。護雖爲相。其質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乃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宜外許之。待通和之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迴襲洛陽。韶聞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卽山下。未進。世祖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美

謂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圖。但突厥在此。復須鎮塞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寇關逼。膏肓之病。請奉詔兩行。世祖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逢周軍於太和谷。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韶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無以對。遣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盡。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亦退。從卽山至教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左丞相。武平二年正月。命韶築威敵平寇二城于定隴。二月。

周師來寇，遣詔與丞相斛律光、蘭陵王長恭往禦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能攻，詔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置戍而還。周復寇邊，詔攻服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起城，東接定陽，作深塹斷絕行路。詔密從北襲之，遣人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大破之。諸將欲攻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坐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圍定陽，及圍定陽，屠其外城，會詔病，謂長恭曰：「此城三面長瀾，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

史錄

卷之十 百四十七

甲

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設伏于東南洞口，賊出伏兵擊之，大潰。城主楊範降，詔竟卒。上舉哀，東堂贈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詔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勲勞既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溫恭周慎，有宰相之風。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貪財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黃門郎元瑀之妻，以謀逆沒官。詔美之上，敬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賜之詔處之別宅，同於正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子深，尚公主，省中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子懿嗣，詔弟孝言，詔以別封霸城侯，授之遷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以勲戚緒餘，致位

通顯，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宿其客宗孝王家，喚坊民防援，不時赴逐，搏殺之，與淫婦遊，爲其夫覺，孝言毆其夫死。時苑內須果木竹石，從漳河運石，科民間，及僧寺輸果木，孝言分取入私宅。事聞，出爲海州刺史，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兼侍中，典機密，恣情用捨。請謁公行，將作丞崔成于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厲色遣下之。除中書監，加特進，復與韓鳳共構祖珽之短。珽出，孝言遷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勅監潯京城北門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將等，在孝言部下典作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請轉官階。

史錄

卷之十 百四十七

甲

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已任其所進，用皆險縱之流，遷左僕射。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樊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閨門不和，更相糾列，坐事免官。孝言雖賈好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引入賓館，與同典賞。其貪賈者，時有乞遺，世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大將軍開府。

史錄卷一百四十七終

史緯卷一百四十八

北齊書三

列傳

斛律金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行遠近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爲余朱榮別將孝莊立拜金紫光祿大夫余朱兆逆亂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封阜城侯沙苑之役神武爲西師所乘軍亂神武將再戰金曰衆心散離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乃還甲士皆潰非金請還幾至危殆初神武欲城晉州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雖城何益乃止及敗于沙苑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行臺薛修義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汝輩負我前不聽城晉州使我不能決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將長孫子彥通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遁去高慎西叛周文攻洛陽金從神武破之除大司馬封石城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敕苦其難署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屢教乃就神武重其古質謂文襄曰人有議之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威

陽郡王除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次子羨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

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承爲藩衛詔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蠕蠕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詔金屯白道以備之虜帥豆婁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討之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擲金胸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仰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二

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讓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遷將羊車引之及知其誤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果莫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相國太尉錄尚書贈錢百萬謚曰武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從文襄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二發俱落焉年十七從金西征射中

周文長史莫孝卿禽之于陣擢都督又從文襄于恒橋校獵見大鳥飛翔雲表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賜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賜手也時號落賜都督天保十年率騎討周開府曹邈公斬之柘谷城主薛肅生素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成置棚而還皇建元年封鉅鹿公歷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芒山迥等大敗光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死者築爲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推冰後主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

常有不關隴之志今日至此唯觀聲色奈何光女拜皇后光轉大將軍父喪去官復除太保襲成陽王遷太傅周軍圍洛陽堙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光振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銳交周衆大潰光直到宜陽與周齊王憲相持光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次安鄉憲率衆蹙軍後光縱擊大敗之虜其開府宇文英等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夷夏萬餘戶并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抱罕公普屯威柱國章孝寬來逼平隴光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柱國紇干廣畧關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詔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若卽解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遣留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軍營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奴檀頭問之曰相王與我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緒士達夢有人形似其父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珽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律於我不實珽

自是懼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曰此同神武以來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萊賒買于人負錢三百萬賣萊者訴焉光曰此萊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章孝寬忌光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墜祖珽續之曰盲眼老公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登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解律氏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義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

又子見事
乃不計其

太廟見廟
以光宗廟
之臣也

光廟建亦
無大怨乃
至于此

史

卷之十百四十八

五

諸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鳳鳳以為不可事寢光答曰今軍人皆無禪禪後官內參一賜數萬疋府藏虛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開相王何事珽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藏入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韓鳳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次行萬一事泄奈何帝然之而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姜兄顏少吉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恐有災禍丞相府佐封士議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散兵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誘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事不可測帝謂洪珍曰人心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先是天狗西流占曰主秦光襲爵威陽王太廟及光宅並見血有二物如黑猪從光床下地中出走大蛇見屋脊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帝性怯欲誅光恐有變令洪珍召廷謀之廷謀賜光駿馬云明日將往東山游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刻之迹終不滅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郡那祖信簿籍其家珽于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厲聲曰更得何

太廟所以
見血也
天下之
一耳此
所以能
奔也

史

卷之十百四十八

太

物曰得菓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挺大慙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貲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辭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每會議常後言言輒合理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何奴下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身懷甲冑為士卒先有罪者杖之未嘗妄殺衆爭為之死宣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汝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謗諸城馬上以鞭指畫長短闊狹皆如所量拓地五百里口不言功自結髮從戎未嘗敗北深為敵人所

太后淫放
性亦無益

願摩不省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七

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尙書令封高城侯美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尙令門貴盛深以爲憂上書乞解職優詔不許進爵利山郡王美常慮禍使人騎快騾至都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鄭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夢着枷鎖勸美奔突厥美不從占之曰柳若加也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詠敦中領軍覆拔伏恩等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行臺僕射獨孤承業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使人裏甲馬汗宜閉城門美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于長史廳事

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無罪死自當知嘆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帝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殺其五子餘年十五以下者有之美未死前令在州諸子五六人領頭乘廬出城合家泣送日晚乃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爲美所愛竊問之曰用以贖厥數日而變作美及光並工騎射少時金令其出收還較所獲禽獸光所獲即少必屬連展美復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美或被責人問其故金曰光必背上着箭美應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金又令子孫會射而觀之嘆曰光美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光美世衰矣金兄平高祖起義以都督從侯景度江詔平爲大都

有率軍畧壽陽宿預三十餘城封定陽公青州刺史卒贈太尉李百藥曰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蕞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諍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衛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敵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不戒與

孫騰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八

孫騰咸陽人爲高祖長史高祖起兵信都騰常預謀策騰以朝廷艱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高祖遂立中興王封騰咸陽公侍中兼尙書左僕射魏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尙之而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二人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所漸構同掌機密構既生異端深忌騰騰奔晉陽高祖討構留騰行并州事天平初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尙書令進司徒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獲疑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所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高祖怒解其官武定中遷太保母段崔孝芬養食家子賈氏爲女有姿色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賈氏以往騰納之爲妾騰妻元氏死騰以賈氏有子正以爲妻封丹陽郡君復隋以元氏爵遷授其女其連禮肆情如此騰早依高祖高祖深待之置之內朝所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已親狎小人求納財賄生官死爵非食

不行，飾藏銀器，盜為家物，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專恣不法，騰為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六年卒，贈太師。

高隆之

高隆之本姓徐氏，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為從弟，從高祖起兵，封原平公，拜侍中，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占良美，貧弱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更均平之。領營構大將軍，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鄴營造，隆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礮礮，有利於時。魏孝昌以後，天下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七

多難，刺史太守兼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所在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加常侍，假貂璫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請諸假侍中服用者罷之。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人，群小誼懼隆之懼而止。進司徒錄尚書事，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為王。隆之性好小巧，於羽儀服制多所改易，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為壯勇之勢。顯祖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世宗委任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殂，隆之啓顯祖欲害之。顯祖不許，隆之子通楊愔

之妻，故憎恨隆之。季舒等以前隙譖之，曰：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示非已所能裁。顯祖以隆之委過要名，禁止尚書省。初，隆之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當與王生死不相背，或以告帝，又帝未登庸時，隆之常輕帝，及將受禪，隆之言未可，帝深銜之。因此發怒，令壯士築百拳放出，隆之渴求水飲之，或止之。隆之曰：今日大臣之體何在？後因從駕，道死。贈大將軍、太尉、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如母。世以此稱之。顯祖末年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德樞等十餘人於前，以鞭叩案，一時頭絕。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其屍，容貌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十

不改，斬而焚之。棄于漳流，天下冤之。乾明中，詔其兄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必報。儀同三司崔孝芬以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其罪，殊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河內人，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余朱榮向洛，以子如為司馬，遷大行臺，郎中榮諫，子如自宮內突出，與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天下恟恟，惟強是視。今走北，示弱，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選軍向洛，出其不意，京

城可破。假如不如心，猶足示威強於天下。世隆乃還通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封陽平公。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知子如與高祖有舊，出為南岐州刺史。子如泣涕自陳，不許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叙平生舊恩，徵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右僕射，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還，高祖及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高祖起義之始，子如不預謀，直以故舊遂當委任。子如性既豪爽，兼持舊恩，與奪任情，受納無忌。與和中以為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子如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

史籍

宋之十一百四十八

主

一言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世宗輔政，以職賄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于尚書省。一宿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犢牛，猶在道死，唯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梗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起行冀州事，能自厲，改甚有聲譽。詔復官爵，齊受禪，除司空。子如友愛兄弟，欽敬名士，然不事檢裁，言戲穢褻，復不

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被任用，世宗崩，子如言其罪惡於顯祖，請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顯祖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免官。復拜太尉，卒贈太師。子消難，尚高祖女，以主婿貴。公子那邵、魏收等皆游其門。除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愬之，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滇、滇、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恐。朝士疑滇赴成，畢云若與司馬消難連謀，必為國患。文宣聞而忌之，消難懼，令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封榮陽公，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除邳州總管。隋文輔政，消難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舉兵應之，殺長史侯

史籍

宋之十一百四十八

主

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九州入鎮，盡從之。使其子承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文父武元奉敕迎消難，結為兄弟。隋文以叔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以舊恩被引見。尋卒。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以方之。其赴邳州，留妻高氏公主及三子在京。高氏言於隋文曰：「消難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豫防之。」及消難入陳，高氏母子因此獲免。而勝靜帝后為庶人。後嫁刺史李丹，子如弟子庸之少好學，美風儀，歷中書黃門侍郎。庸之宰相猶子兼有聲望，所與游集皆一時名流。與那子才王景等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從侯

景膺之應誅以人才為文襄所惜特減死徙近鎮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公廼授膺之膺之事子如如父性方執與楊情同為黃門郎及情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情有從姊喪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情威儀道引於樹下避之惜望見呼之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情甚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淪滯不叙乾明中遷國子祭酒患泄痢積年不起就家拜儀同三司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忽畧之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輳膺之永不至門每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養疾外齋馮几而坐不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主

為勳容言我患疾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游後進膺之常與之基杳偶後至膺之遂不復基園宅閑素門無雜賓性不飲酒疾久不堪讀書或以奕基承日名士時相尋候無雜言惟論經史好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卒年七十一李百藥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勦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歛財貨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

比擬不倫

韓賢

韓賢廣寧人普泰初除廣州刺史高祖起義余朱度律以賢

為高祖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去乃審道群蠻多舉燎若有寇至使者為啓得停賢潛通誠于高祖除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士民韓木蘭等作逆賢破之親按檢甲仗有一賊藏於死屍之間見賢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晉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在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時謂賢因此致禍贈司空賢固不應破函佛亦豈以物害人

薛孤延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高祖起兵拜車騎將軍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失利高祖班師延殿行且戰且後一日斫折刀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八

南

十五口轉恒州刺史高祖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電火燒浮圖高祖令延視之延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鬢及馬蹄尾俱焦高祖嘆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封平泰公性好酒多昏醉以勇火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遷太子太傅

張瓊

張瓊代人也高祖克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為周文所陷卒贈大將軍司徒子忻尚魏平陽公主為駙馬都尉大將軍建州刺史南鄭伯瓊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豪險放縱與公主情

好不協為周武所殺時稱瓊之先見

解律羌舉

解律羌舉太安人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趨之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戰有同獺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薄無所用力若不與戰還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黑獺之首可懸於軍門諸將不同遂戰大軍敗績為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胸竹箭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武平末侍中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靜賢趙彥深死後朝貴與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後主至齊

史筆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七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恪之後也深沉有膽畧舅子余朱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除剪恐難制取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

既執忠義忽欲殲多士謂非長策榮不從除并州刺史紀豆陵步藩逼晉陽余朱兆擊之為步藩所破欲徵高祖共圖步

藩紹宗曰今天下擾擾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輒相猜阻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減步藩舉兵信都及韓陵之敗兆撫膺謂紹宗曰若用卿言今豈至此兆既死紹宗到馬突城高祖追至紹宗乃以兆餘眾歸高祖高祖厚加恩禮參預軍謀及還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泰屬紹宗以兄為主簿紹宗不用泰譖之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嘆謂其所

史筆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七

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封索盧公侯景叛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梁武帝遣貞陽侯淵明率眾十萬屯梁山與景犄角擁泗水灌彭城紹宗大破之擒淵明還軍討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譚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兵精人凡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大破之景奔還西魏大將軍王思政入潁州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園之蝦洧水以灌城紹宗頻有凶夢惡之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菰髮昨來菰髮忽然自盡菰者算也吾算將盡乎與劉豐臨堰見北有白氣乃入燈坐忽暴風

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向城下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豐游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而殺之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之贈尚書令太尉諡曰景惠

慕容儼

慕容儼清都人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儼容貌出群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榮入洛投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梁將曹義宗圍西京州儼應募赴之北育太守朱帶劍謀叛儼出其不意輕騎直抵城下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造天不知所為遂出迎儼執之一郡以定余朱氏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太

敗歸高祖還五城太守兄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獲罪請儼少為辭下屈節儼懷袂曰吾狀貌如此行違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儼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唯儼獨全天保三年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降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眾共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將侯瑒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力禦備敵不能克乃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藜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眾情危懼儼勉以忠義城中有城隍神祠儼與士卒相率祈禱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溺荻蒺藜敵復以鐵鎖連緹儼還祈請風浪

不知何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太

復驚鎮復斷絕城人大喜以為神助瑒於城北焚燒坊郭約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修繕雉堞樓櫓肅清眾五萬與瑒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從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號將張白石首敵以千金贖之不與瑒約復并力攻圍城中食盡煮槐楮葉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皮革觔角等物食之人死取肉分噉儼申令將士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肅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詔還之儼至見帝悲不自勝帝呼令前執其手持儼鬚脫帽看其髮嘆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威靈得申忠節

不屈豎子車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封成陽公進爵義安王卒贈司徒子子會郢州刺史周武平都使其子送教喻之子會柳其子赴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與容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有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開府僕同三司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以此見知然貪鄙愚狠為鄭州刺史居室患繩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開府參軍多衣冠士族伏連不識士流皆加捶楚逼遣築塼武平中封宜都王除領軍大將軍與瑒邪王儼矯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百餘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

行饌色。冬至日中表相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因何而得。妻云。於馬豆中分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每入庫檢閱。必戒妻子。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衾。積絹至二萬疋。簿錄歸官。

高翼

高翼。渤海人。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守。余朱榮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怒。破家報恩。在此時也。榮性猜忌。忌則多害。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九

輒而卒。子乾字乾邑。拜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居藩。乾潛相託附。及余朱榮入洛。乾還鄉里。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將亂。遂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屢敗齊州士馬。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榮以乾前罪。不應居近要。乾遂解官歸。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大喜。時榮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效。余朱兆入洛。遣監軍孫白鵠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見白鵠至。知將圖已。乃潛勒壯士。襲據州城。殺白鵠。執刺史元仲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年

宗。推封隆之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編素。乾登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靈助被殺。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余朱氏無道。殺主虐民。正英雄效義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匹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勿憂。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動。則偏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十萬。穀積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計之。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受命而去。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余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禽之。遂平殷州。中興主立拜乾侍中。司空。封長樂郡公。初起事時。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乾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解侍中。乾雖求退。不謂便見許。既去。內侍朝事。罕所關知。居常快快。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已用。於華林園。讌罷。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復立殊效。雖則君臣。義同兄弟。欲共盟約。以敦情契。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又不謂帝便有異圖。遂不啓高祖。時禁園置部

曲三千人，乾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盜，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刺史，雖示疎外，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難將作矣。」禍必及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并州，論時事。乾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及變難將起，昂密啓高祖，求為徐州刺史。將發，帝知乾泄漏其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私有盟約，今復反復兩端，高祖惡之，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召乾示之，對高祖使人詰責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而乃云臣反復，夫以人主推惡於臣下，復何所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聞者莫不嘆息。後高祖討斛斯椿，大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長子繼叔襲祖洛城侯。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故，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且慈，善書，記工騎乘，慎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談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殺。文襄聞其美，掩之不從，衣裘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會除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與周文率眾東出，高祖敗之於芒山，慎妻子將西度，於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辛

路見擒，神武以其勳家，配沒慎一房而已。李氏在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昂力逼人，龍君豹頸，姿體雄異，父翼為諸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翼以其昂藏，教曹因字敖曹焉。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間畏之。建義初，兄弟共舉兵，奉旨散眾，除通直散騎侍郎，解官歸鄉里。陰養壯士，余朱榮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執昂送晉陽，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莊帝引見，勞勉之時，世隆逼官闕，帝臨大夏門指麾，昂既免繯，被甲橫戈，志凌勍敵，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壯之，除

血閭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繁，請還本鄉招集部曲，除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京師不守，與兄乾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余朱羽生潛軍來襲，昂不暇振甲，將十餘騎馳之，乾率五百人來救，未及，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乾開門奉迎，昂在外畧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遣以布裙，神武使其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大都督，率眾從高祖，破余朱兆於廣阿，又隨高祖討兆於韓陵，昂自領鄉里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欲割鮮卑千餘人相參，何如？」昂曰：「昂所將部曲，練習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辛

前傳入見
生計
羽生與
出四會
之在此
之在此
生既敗
李元忠
收之乾
昂故序
在

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甲不煩更配及戰高祖軍小却光乘之高岳以五百騎衝其前糾律教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果圍出橫擊兆甲兆山是大敗是日微昂高祖幾殆封武成侯兄乾被殺昂自冀州奔晉陽斛斯椿舉起高祖南討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昂追至峭陘不及而還天平初除侍中司空昂以兄乾卒於此位固辭轉司徒昂着小帽世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龍高昂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昂攻剋上洛獲刺史泉金會寶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亦何恨所嘆息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三

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掘梨貴使召嚴祖昂不時遣使者促之昂怒柳其使者曰柳時易脫時難昂以刀就柳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較明日貴與昂坐語頗譏昂昂怒拔刀斫貴走還營昂鳴鼓會兵以之侯景與冀州刺史萬俟洛解之乃止時鮮卑輕中華朝士惟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為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皆請相府守門者不納昂怒引弓射之高祖不責也元象元年進京兆郡公與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周文率眾救之

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取昂佩刀以行昂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見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昂旦起使折其脛劉桃林在渤海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林知昂必死奔赴昂軍昂輕敵建旗蓋以臨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閭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告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爾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害將殺之盧武諫而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林會喪于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相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高

與之周亡猶未克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蓋曰忠武永昌王西魏歸昂首猶可識有勳樂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至置函正當榮處其妻張氏常見昂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成餘乃絕子矣騎嗣早卒文襄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顓嗣入周為大將軍隋開皇中為黃州刺史季式字子通韓陵之戰季式以七騎追奔慶野馬岡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天平中為濟州刺史漢陽民杜靈椿聚眾萬人攻城掠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陽平路叔文聚眾為亂季式討平之進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有勳于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入

史記

卷之十

差

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追督賊盜多尅捷客謂季式曰漢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何故遣私軍邀賊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出其不備破之必矣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邛北師徒大敗部曲諸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去之不義是役也兄弟歿焉與和中鎮永安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誠待之如舊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子四年發疽卒贈冀州刺史季式豪率好酒又恃勲功不拘檢節與

史記

卷之十

美

更留一宿時失消難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出乃具言之世宗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誦集其優遇如此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余朱氏守節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愷曰何以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歷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惘惘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而散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弘毅方重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嚼嚼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封陞之

封陞之字祖裔同之子也爲魏汝南王悅參軍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遣大都督元遵及陞之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余朱兆入洛陞之以父趙嘗常懷報雪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尅之乾等推陞之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陞之遣子于綸迎于潞口中與初拜吏部尚書侍中封安德公陞之將赴都過鄆謁高祖曰解斯勞賀拔勝賢顯智往事余朱氏中復華阻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

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小人相聚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朝議以余朱榮配食明帝廟庭隆之曰榮為人臣親行弒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後為斛斯椿所構逃歸神武孝靜立還尚書右僕射高慎反於北豫州廣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世宗密書與隆之使悉收懷黨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首參經畧薛算密以啓開手書削榮罕知於外卒贈太保神武至冀州次交津追憶隆之與司馬子如言其美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子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毛

子繪嗣爵拜平陽太守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今子繪修開旬日而就武定元年周文帝擁衆來侵高祖於叩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高祖欲攻長安或以為不可子繪曰賊衆瓦解黑獺僅以身免魂膽俱喪進取關中正在今日昔魏祖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後終魏世竟不能得願大王勿疑高祖然之以時方盛暑遂班師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為渤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望但東土須卿鎮撫火錦盡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微拜尚書右僕射卒弟子績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

塔司空妻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渤海太守定遠遇之子繡妻及諸女譙集定遠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終通州刺史隆之弟子孝琰字士禧性恬靜好文咏為東官洗馬卒邢邵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琰年位懸隔晚乃相遇分好遂深孝琰靈輓歸邵昕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咸路人弟孝琰字士光為散騎常侍聘陳還坐觀收囑其門客從行決鞭二百除名後為南陽王友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鄒中富商丁卿嚴興等為義孝有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平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卿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因共傳笑士開大怒會黃門郎李瓌奏南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天

陽王緯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孝琰為婚事入見帝次馬鞭一百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自此沉廢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命善談戲威儀閒雅人皆慕之珽好自矜大孝琰媚之曰公是衣冠宰相與於餘人聞者大以為恨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旨道人曇獻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以為沙門統後主憾之因僧尼他事辭引曇獻敕有司推勘孝琰致於極法後與崔季舒等以正諫被誅族兄述清河中歷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厚積財產一子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輪財聘及

決還兩次
死三百五
後不覺

將成禮。猶競懸遠。遂取所供養佛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督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經府訴云。送嫁乃嫌脚跛。許田則云。賊薄。銅器又嫌古。廢皆慘害所致。

李元忠 此人甚高

李元忠。栢人人父顯甫。豪傑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除河南太守。封平棘子。元忠為魏清河王。樛主簿。以母老多病。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有舉貸。元忠每笑契免貴。鄉人甚敬重之。嘗亡二馬。既獲。益

史

卷之十四十八

元

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魏末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遼。經趙郡。以路便。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去。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乘路車。載素琴濁酒。以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驛驛食之。謂門者曰。聞公招延俊傑。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報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爭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氏乎。神

史

卷之十四十八

元

武曰。富貴皆由之。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也。兄弟曾來。未時乾也。已至。神武曰。叔輩。人何肯來。元忠曰。雖粗。頗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道來。不可失也。神武曰。吾戲之耳。元忠進縱橫之策。漢兒。嘉納。復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也。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見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彈從。昨劉誕。點胡。或當垂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握元忠手。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禽斬之。神武令行殷州事。遷太常卿。武帝納高祖女為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高祖於宴席論叙舊事。撫掌欣笑云。此人。過我起兵。元忠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曰。建義不慮無。止如此。老翁不易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持高祖。大笑。封晉陽伯。時朝廷宿貳。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故不在嫌嫉之地。天平初。除光州刺史。州境災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濟。報用萬石。元忠以為少。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貴。徵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林羅植。果菜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邀游里閭。會與飲酌。蕭然自得。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

子極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久忝名官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乞在閑冗以養餘年除驃騎大將軍會獻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共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庭室無曠葛巾擁被傾壺獨醉使婢質酒更酌二人請妻出拜衣不曳地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卒年六十贈司徒謚曰敬惠元忠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一九而落子極嗣極有才藝曾米諸整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極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徒步往來在路飲水而已雉免馴狎入其山房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為閑田元忠族叔遵魏京兆王愉司馬愉據冀州叛遵遇害贈幽州刺史子渾字季初以遵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求為青州司馬奉老母攜妻子赴青齊未幾而余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議者以為知幾普泰中崔社客反圍青州詔渾為北道行臺赴援諸城從賊各自固保眾議攻取之策渾以社客賊之根本今圍城不克眾心離阻若簡練精勇銜枚

夜襲出其不意可擒殄也社客就擒諸郡可傳檄而定渾遂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潰生擒社客海隅清定為東郡太守以職徵還齊文襄使武士提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謂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魏收等修撰渾謂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圍州城城中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舊有一池涸竭已久渾齋戒祈之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神即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郡都子洪兼通直散騎常侍陳聘渾與弟繪俱為聘使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河間邢晏每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否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有三猛虎人患之繪至俱闕死於城西咸以為化感所致勸繪申上繪曰猛獸因闕而斃自是偶然貪以為功人將窺我不聽高陽舊多賊浞後浞水涸繪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培塿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詣州請為繪立碑神武東巡郡國使耶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謹恃其弟逞勢從繪乞麋角鵲羽繪答曰鵲

有六副飛則冲天，廣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疎懶遲鈍，不能追飛逐走，相奉事也。文襄使還，選司徒長史，還薦繪，見書送不果，補大將軍司馬，除右長史。卒。繪字乾經，為中散大夫，聘梁，遷尚書南主客郎，鄴下謂之語曰：學則渾繪，繪則繪。梁齊文襄攝選，以繪為司徒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可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是舉耳。性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梁謝朓來聘，問安平諸崔，繪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問之，怒，繪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繪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還除太子家令。卒。族孫公緒，字穆叔，沉寔樂道，矢心不仕。明天文圖緯之學。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畫

軍卒

李孝貞

唐書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書

李孝貞字元操，栢人人，好學，善屬文，拜兼通直散騎常侍。孝貞從姊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為廢帝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妹。英一為琅邪王儼妃。從祖審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與帝室姻媾重疊。孝貞與弟孝基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不許，乾和譖之，出為太尉參軍。隋開皇初，遷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文筆。人間其故，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衰倦，宜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參典文翰，出為荊州刺史。卒。情既高，雖典文翰亦無任處。

盧詢祖

盧詢祖，范陽人。祖文偉，封大夏男。詢祖襲爵，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有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之句。時稱其工。後朝廷大遷除，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天保末，為桑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營快，遂毀客服，如戍役，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

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長城賦，有曰：草則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戲之曰：卿少年才學，當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齒。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眾共嫉之。宗人思道謂曰：卿何為招四海物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皆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提柳齊列。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鄭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長廣太守邢子廣曰：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稱衡

史緣

卷之一百四十八

晉

思道無永枝文舉，歷太子舍人卒。文集十卷，皆遺遺，嘗為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云：君王盛海內，伉儷偏寰中。女儀掩鄭國，嬈容映趙宮。春蠶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荒臺夜明月，滿床空。叔宗道，性粗率，重任俠，行南管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筍篥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妓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命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晉九阪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宗道族人勇，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至，遣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

騎至大隗山，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其俄同程華，斬其將王征蠻，驅馬三百匹而還。授揚州刺史。鎮宜陽，勇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但依朝廷所委，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勇有馬五百匹，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贈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疋，贈司空，冀州刺史。

魏蘭根

魏蘭根，鉅鹿人，為定州參軍。丁憂，將葬常山，舊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立祠，伐其栢為栢，正光末都督

史緣

卷之一百四十八

美

李崇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強宗子弟，或國家肺腑，寄以爪牙，號曰府戶。近來垂實，役同廝養，班齒致失，清流舊族，依然榮顯，顧瞻彼此，理宜憤怨。更張卒瑟，今也共時，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以問，不報。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實討雍州，寶實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奈何以充僕隸乎？盡歸其家。部內麥多五穗，隴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境。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高祖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

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後難測與高乾及黃門崔悅言於高祖云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蘭根等構毀之深為時論所非太昌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封鉅鹿侯高乾之死蘭根懼移病免卒贈司徒從弟悅以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顯祖大怒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來時顯祖失德朝中皆為之懼而悅神色坦然顯祖曰死與長史孰優任卿所擇悅云能殺臣是陛下不受長史是恩臣顯祖謂楊愔云何處無人苦用此漢何為故之題家沈慶積年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曰授官咸由聖旨悅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獄公豈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崔悅

崔悅字世孫也祖叔陵自宋入魏遂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署病醫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為冀州別駕見疹者喜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有名或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司徒長史子固尤工相術武平中為散騎常侍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當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

見其精如此同性廉謹所得俸秩必分親故臨終誠其子曰夫恭儉德之興也傲侈禍之機也乘福輿者康休蹈禍機

崔悅字世孫也祖叔陵自宋入魏遂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署病醫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為冀州別駕見疹者喜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有名或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司徒長史子固尤工相術武平中為散騎常侍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當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天

賊太守打殺人悅曰何不答府君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幸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噓摸摸賊遇赦出復為黃門授徐州刺史悅性暴慢寵妾馮氏淫且狡假其威勢恣情取受初悅為常侍神武欲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悅曰收輕薄徒耳引祖鴻勳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悅備薄出迎使人相問曰勿怪儀衛多稱古之力也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收挾宿憾故以此挫之悅甚不平此言轉七兵尚書悅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神武嘗謂悅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過趙郡李渾將聘梁各舉卑卑詩酒正謙悅後到一坐無復談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

尺面如刻畫，終欲作洪鐘聲，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門第自矜，常與蕭微明、少遐等宴集，終日悛獨無一言，少遐晚謂悛曰：「驚風飄白口，忽然落西山，悛無他言，直曰：『爾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是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悛痛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或以告趙，趙以啓文襄，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趙左，文襄怒曰：「黃領兒何足用也？」趙赴告陽，訊之不服，趙引那子才爲證，子才解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曰：『尊公意欲結姻陳元康，購有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悛名字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趙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美賢資寇敵，非策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輪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嘗讀崔瑗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須於作所，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能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勳舊，乃舍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不堪，亦當大任，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不滅。」天保初，除侍中，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則封折豐男，同授弟子約，悛一門姊妹，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妻太后納悛妹爲博陵王妃，教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

男孝順富貴，悛對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山陛下爲東充州刺史，復攝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名詣廷尉，詔斬馮氏於市，支解之，悛病死獄中，悛有辭藻，然性豪侈，溺於財色，既與魏收不睦，及收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收，收猶鼻笑之，而憾不釋子瞻，字彥通，美容止，神彩巖然，言不安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見悛狀，謂那子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之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文宣命購兼相府司馬，使郭羅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那子曰：「贈此詩何如其父？」那曰：「悛詩弘麗，購作清新，並詞人之冠冕，宴罷，衆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購父子，楊情欲用爲中書侍郎，問盧思道，購文藻何如？」思道曰：「崔購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共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哉！」奏用之，悛曰：「昔裴瓚爲晉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亦當無愧裴子。」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榮爲莫逆之友，榮將東還，購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詎謂指端，在卿尤切，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性近重，不堪數奏，孝武踐祚，除太子中庶子，詔議三條，太子少傅魏收立議，朝士莫不雷同，購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

贈正色曰聖上詔群臣議國家大典少傳名位不輕贈議若
是須資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文此冷笑崔贈
居聖朝顯職尚不免兄抑草萊諸生欲何以自進贈色厲詞
嚴收大慙竟無一言大寧元年兼散騎常侍聘陳過彭城道
方有其父所立碑文讀之哀感未畢而絕倒從者驚以為中
惡贈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舍人到師知見而心醉莫得
武城公遷吏部郎中卒謚曰文贈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
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恒別室獨
食有裴御史河東人何贈食往造之贈不與交言又不命七
筋費明日自攜七筋恣情飲噉贈曰我初不喚君食乃能不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聖

初小節昔劉毅在京口月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名士於是
每與之同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陋者為潦倒而
贈終不改焉選曹以劉選為縣令贈曰官長正應馮子璋輩
乃復屈名人子璋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後弟仲文有
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
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遂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
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文襄欲使行青州
聞其常醉而止天保初懷為侍中仲文為光祿大夫同日拜
受時云兩以連飛皆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欲罰之使為觀
射詩十韻據筆立成乃原之卒官子德字岐叔少與范陽盧

此不可
不為
非
萬

既為
何苦
非
此
不
約
治

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著
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歷尚書郎與頓丘李
若俱見稱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隋開皇四年授員
外散騎侍郎以聲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越公楊素重儼門
地為子玄縱娶其女聘禮甚厚親迎之日公卿滿座素令騎
迎之儼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避
素拂衣而起遂罷坐後數日儼來謝素待之如初授易州刺
史或言其不堪追停之儼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
卒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云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長八尺餘安神僞異武定中為平原公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聖

開府祭酒與兄子贈詣晉陽寄居佛寺贈長於子約二歲每
遇酒子約為兄對之俄望華美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
為二天人也為考功郎卒休弟子懋字長謙為青州司馬賊
圍城二百日讀書不廢兄手抄八千餘紙後兼散騎常侍使
梁謂人曰我厄在吳國忌在酉年此行恐不免還未入境卒
年二十八

史錄卷一百四十八終



孫奉，樂安人，爲行臺郎。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命司馬李義深、城局李士畧作檄文，辭請以奉自代。高祖引奉入帳，白爲吹火，僞促之。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奉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任常煩劇。大見貴重，賜妻韋氏，士人女子，兼有色彩。時人榮之。世宗欲之，勅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奉爲官乃決。

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民戶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所獲甚衆，奉之計也。奉學淺而行薄，邢劭嘗謂之曰：「更須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奉少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曰：「不如卿。」奉要之爲誓，子昇笑曰：「但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奉恨然曰：「卿不爲吾事，可知矣。」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必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名奉飲酒，醉甚卒，贈吏部尚書。

陳元康，廣宗人。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奉劇飲，奉醉死，神武

哭之。子如叩頭請罪。神武曰：「當求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若何？」季式舉元康曰：「是能夜間作書，快吏也。」召見，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從神武出行，馬上問號令九十餘條。元康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乃上天降佐我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望居其前，性柔謹，通解世事。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元康於墮下作軍書，蠟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元康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耶？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極口肆罵，出以告元康。元康曰：「教訓世子，自

有禮法，儀刑式瞻，豈空至是？言辭懇切，至於流涕。神武爲之愆念，時或悲慙。輒曰：「勿使元康知。」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如此必與我兒相抱。」死，高慎之叛，事由崔暹。神武將殺之，文襄匿暹而爲之請。神武曰：「我爲汝不殺，然須與苦乎？」文襄乃出，暹謂元康曰：「暹若得杖，無相見也。」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今有一崔暹不能容忍，神武乃捨之。」文襄入輔，崔暹獲季舒，崔昂、張亮、張徽、纂皆被任用，然盡出元康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妾。元康逆棄，故妻李氏，論者非之。元康

便辟善事人溺於財利不能平心處物受納金帛黃負交易
通於州郡爲游議所議從神武破周師於芒山神武會諸將
議進取之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
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須乘勝追之神武
曰若遇伏兵將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
敗若此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遷左丞及神武
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死不瞑目
文襄嗣事封昌國公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
之元康曰夫欲平四鄰須定紀綱若以諸將在外苟悅其心
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暹歸前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三

事顧公鑒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
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
其堪敵侯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飯元康曰
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
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用紹宗遂破侯景賞元
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賴城諸將攻之未拔元康曰明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平侯景本非外賊今賴城將陷顧公因
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既還曰必拔
文襄乃親征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鉅魏授文襄相國齊王
諸將皆勸文襄受命元康以爲未可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

欲謀王王若受朝命置官俸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
未可耳崔暹因問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
康既貪貨賄文襄嫌之欲用爲中書令以開地處之未及行
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在坐共議還除朝士文襄
貪頭蘭京殺文襄元康抱文襄與賊爭刀被刺腸出元康手
書辭母口占祖廷陳權空至夜而卒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
而出遣一批崔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監尉
薛豐洛率卒人赴難乃擒盜殺文襄凶問殯元康於宮中託
以出使南境崔除中書令後贈司空元康母李氏哀感瘳病
卒贈廣宗郡君子善藏嗣元康弟季璩美州別駕平秦王歸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九

四

彥反季璩守節不從遇害贈衛尉卿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人除曲城令時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墜多
亡叛朝廷思之乃令縣令自送至軍所時光州發兵將進北
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
與同去弼率所領格鬪遂達軍所元康初高祖徵弼爲法曹
參軍轉大行臺郎中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違次不及書
敕直付空紙令弼宣讀弼嘗承問勳高祖受禪高祖舉杖擊
走之法曹辛子炎諸事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卿不知
避諱命杖之弼曰禮二名不偏諱子炎罪可恕高祖問卿

元康名非
諱諱

奇

前人曠乃復率經引禮叱令出。弱行十步許呼還于表亦棄。有世子聞之語楊惜曰王左右賴此正人天下皆崇其利豈獨吾家也。京洛既平貨賄漸通弱以文武在位早有廉潔言之高祖高祖曰弱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法網不相饒惜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將何以爲國汝少待吾不忘之及將出沙苑弱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弱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來道使弱目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弱戰慄汗流高祖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懷喪魂庸庸人何身劍鋒刃百死一生縱使食肉吾所得者大不可同尋常之例也弱頓頭謝從高祖破西魏於中山命爲露布弱即書絹會不起草弱將定陽男奉使詣關魏帝見之九龍殿曰爾卿精學聊有所同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弱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弱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又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弱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又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寬弱曰以非寬狹故能寬狹寬狹所成雖

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弱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疋弱好名理探味玄宗帝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上之樂進貞陽侯蕭淵明入寇詔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以弱爲軍司攝左丞臨發文襄贈胡馬一匹謂弱曰此鹿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弱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二事得中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既破淵明復破侯景於瀋陽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弱昇師子座當衆敷演僧達僧道順並縉林之英同難往復莫有能屈帝曰此人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以弱行潁州事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稱弱弱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安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蔽何以自立弱曰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明旨今既無備鄙言可以還立顯祖引爲長史轉中書令進爵爲侯弱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遷衛尉卿嘗與那邪尾從東山共論名理邪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蠶足弱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復何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耳弱曰聖人合德天

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安有以虛示物以範勸民
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全之大莫甚於
斯此卽眞教何謂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靈也弱曰此所
言盡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云靡草死
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難再
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則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神
之在形亦非能視邵云季扎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
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弱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
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
無所不之若全無也之將焉適那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弱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
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猶君之於國國實君之
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邵云捨此適彼生
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弱曰共
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无聯體同氣
化爲異物乎邵云腐化爲鳩鼠變爲鴛有生之類相爲變化
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欲使土復爲人骨更爲肉造化不能
窮曰腐草爲螢老木爲鴟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亦
託彼形又何惑哉後與邵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

此人用得
殺之甚可
惜

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
奚取於適中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往復再三邵
理屈而止家客告弼謀反案治無實乃見原因此絕朝見次
子臺卿廷尉監斷獄積運爲郎中封靜菴所訟顯祖暴虐從
弼臨海鎮賊率張綽攻鎮城弼率屬城人固守顯祖嘉之敕
行海州事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性質直前
在蜀朝多所匡正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及將禪讓弼復進諫
顯祖嘗問弼云治國常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
國人顯祖以爲誤已高德政居權要弼於衆面前折得政德
政深恨之數言其短令主書杜允珍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九

八

屬大營婚嫁顯祖銜之十年夏弼有公事陳請上因飲酒發
怒遣就州斬之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天統五年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肅弼識學曉明發言權正禪代之際既
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祖直旨多矣能無及乎長子襄隋
陽州刺史不如其父恭肅至豈及孟德若此則多矣

張纂

張纂平城人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寒
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纂爲丞相從事中郎出使遇見
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善之除
瀛州刺史士卒入城不能無擾而東候

張亮

張亮，開城人。初事令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自縊，亮伏屍而哭。高祖嘉嘆之，授丞相府參軍，遷行臺右丞。高慎飯，亮與斛律金守河陽，周文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備小艇百餘艘，載長鐵索，索頭以釘釘之。火船將至，即馳小艇引索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累遷尚書右僕射。

張耀

張耀，字靈光，昌平人。除瀛冀二州刺史，韓軌參軍，軌爲御史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九

所勅州府僚佐掛賊罪者百餘人，唯耀以清白免。遷尚書右丞，顯祖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開門，勅兵嚴備。帝駐驛門外，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偽難辨，須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郭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賜以錦采，好讀春秋。月一過，趙彥深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之謬耶？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溫習所以自厲，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大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

王紘

亦不食馬肝之意

王紘，字師羅，狄那人。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元貞曰：汝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願留意之。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傳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世宗名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遇禍，紘自死，禦捍賜爵平春男，爲顯祖所知，待傾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國亡，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十

紘曰：爾與紇奚合樂？同事我兄，合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所輕，故得不死。帝使燕于殿，反轉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愔，季舒逃走，避位，至僕射尚書，見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遂捨之。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紘言突厥與虜人來，文往必相影響，冠邊空還中男，強奪據要險之地。五年，虜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官軍頻北，人情騷動，若復領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惠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進兼侍中卒。

薛琠

薛琠字曇珍河南人爲典客令儀望甚美魏帝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日升進當處何官琠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惟明君所用正元中行洛陽令時以久旱召京師見囚悉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琠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郡縣之職吏部擇才學通博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錄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敘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兄復陳之曰共治天下本屬守令是以漢朝常令三公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賢才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茲下公卿議事竟疑元天穆討邢杲以琠爲行臺尚書時元顥據鄆城天穆集文武議所先議者咸請先討邢杲琠以杲聚衆無名雖強猶賊非有遠志元顥皇族自稱義舉河陰之役人情駭怨易相感動宜先討顥然後迴師平杲度不濟矣天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上

移難達羣議遂先邢杲杲降軍還未至元顥入洛天穆謂琠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高祖引爲長史高祖大舉西伐將渡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上

言遂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忿競爭相告列爲世所鄙

平鑒

平鑒劉人也魏孝昌末盜賊蜂起鑒與慕容儼歸令朱榮於晉陽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除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早竭忠誠今令朱氏披猖又能去逆從善可謂識時務矣授懷州刺史鑒請以州西故軹關築城以防遏西寇從之尋西魏來攻軹關舊之水泉惟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涌溢合城取足魏師敗還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喜酣醉擅免境內囚中有西魏細作二人及厠上表

自勃文宣特原其罪，賜贖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和士開用事，勢傾朝野，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鑒歷牧八州，所在見思，爲都督尚書令卒。

万俟普

万俟普，太平人，其先傳奴之別種也。高祖平夏州，普與其子洛率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洛建昌公。高祖以普尊老，特崇禮之，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渡橋，洛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名其營地爲

史非

宋之一百四十九

古

回洛城，洛懷慨有氣節，勇冠當時，卒贈太師。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義之孫也。天保中，歷尚書侍中，拜兗州刺史，父道昭爲刺史時，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年方九歲，至是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查布，其父怒曰：「何忍負明君執之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餉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嘗出行，忽有騎數

百，見述祖下拜，曰：「公在此，述祖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終歷顯位，及病，曰：「吾老矣，以清白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六州事，除六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卒年八十一，贈中書監，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貴重，君不得並之。」兄子元禮，長廣樂陵二郡太守，太子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昂之妹，夫昂常持元禮詩數篇，示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曾不減魏收。」思道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暹

史補

宋之一百四十九

古

崔暹，字季倫，博陵人。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諸悅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再三。暹好薦人，士嘗言邢邵之才，世宗遂徵邵，後邵毀暹之短，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妄人也。」暹曰：「子才言暹之短，暹說子才之長，皆是實事，不爲妄也。」遷御史中尉，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通名，獨後，世宗出迎，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設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

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世宗前驅爲赤
棒所擊回馬避之暹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免
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下書於鄴下諸貴曰咸陽王司馬
令並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
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勞之
曰往時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
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今日尊顯直是中尉
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以從且行且語暹
下拜馬驚走高祖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
朝貨牧守所在貪暴朝廷之中有用心方正直言彈劾者王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可勒酒高祖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
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高祖崩世宗以暹爲
度支尚書兼僕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自出身從官
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
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
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爲繕寫以幡花贊頌送至館焉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
江表子達孛年十三暹命權會教說周易兩字遂集朝貴名
流令達孛昇高座開講趙郡陸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暹之短也顯祖

嗣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綱去
苛察黜崔暹則得遠近人心顯祖從之語之者猶不息帝令
都督陳山提搜暹家甚貧匱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
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衆口不悅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
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究驗無實
初文襄疑文宣伴愚慮其有變將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
郎俱在行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
者指拭而翫之以是知其實痴不足慮也及既考暹責其往
昔打背事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釋而勞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不及也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會崩遂寢至是譏羣臣於宣
光殿謂暹曰賢子達孛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
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欲作婚姻乃以主
降達孛遷中書監時法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上省便錄四旬月間斷雪畧盡遷尚書右僕射時調絹以
七丈爲疋暹請依舊從之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
然我飲酒何所妨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好酒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
靈而哭贈開府諡曰貞節達孛歷司農卿顯祖常問樂安公
主達孛於汝何似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孛母

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遂率殺主以復讐復謀反為周主所誅

高德政正作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人為黃門侍郎世宗崩帝赴晉陽以楊
愔居守德政與顯祖舊相昵愛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
業為圖議之學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帝手書與楊愔
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不決自請馳驛赴郡與楊愔言
乃定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名諸將告以禪讓
之事皆愕然莫敢對長史杜弼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勛
敵今若受禪恐因此稱兵挾天子東向將何以待之顯祖召
弼與徐之才相質之才援引証據備有條目弼無以答帝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人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止
之曰知諸貴意不須來岳等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得太后
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拜焉事
正是高德政教汝耳時議者以為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後奉
命於是乃旋晉陽居常不悅之才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
陽緯候必空五月禪代德政復教勸諸帝令魏收撰魏書與楊
愔令撰魏書防察魏室諸王楊愔召太常卿和嶠七兵衛
崔陵等議撰魏書要魏咸陽王坦等總集留于東宮受禪後
乃放還宅帝初發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復

不復進德政與之才苦請帝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入覲

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無敢異言帝至城南頓所親帝過
於北城別館既受禪除德政侍中封藍田公還尚書右僕射
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所裨益顯祖末年縱酒
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帝不悅後召德政飲德政進陳
以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帝謂左右云
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憂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學坐
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
代之際德政情詞懇切常愧而忌之乃曰陛下若用作冀州
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鍼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使曳下斬其
趾劉桃枝捉刀未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
索大刀欲下階桃枝乃斬其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
夜開城門以輿與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
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所從得皆
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新之其妻出拜又斬之并殺其子祭酒
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
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讐帝後序
附太保嫡孫王臣襲爵高洋之孫襲爵

崔昂

崔昂字懷遠。挺之孫也。文襄輔政。為開府長史。文襄令內外
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被蜀。業已興
師。馬督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項以懷洛兩邑。郡接邊境。薄屯
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通鑑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突蟻。
徐揚交豫。連接吳越。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若諸道
遣使督之。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庫充實。供軍濟國。實謂
至計。其大。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料察。多不審練。乃
而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戮。至如
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勸羣司。務存獲
實。如此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除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兼
鹽。昂曰。既欲官者。須斷民。官力雖多。不及民廣。請準關市。
薄為稅。稅私市官賣。彼此有宜。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
闕。魏帝問感致所由。昂曰。吉凶由人。不在符瑞。故桑維之。戒
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威。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欲容。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繁劇。昂枝理有術。下無奸偽。又奏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封
華陽男。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與尚書僕射薛琡等議定。轉
廷尉卿。昂性清廉。見賄貨求。棄之若鶩。持訊深刻。至於推治。
他事。皆就正。辨雪。文宣謂之曰。舊人多出為州。將用卿為令。

侯卿六十外。當以本州相與。今勿望為刺史也。後九卿以上。
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于瑤。謂皇太子曰。此國家名
臣。汝宜記之。侍宴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
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右僕射。楊愔
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除光祿勳。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
才識。善揣上情。或陳便宜。獨省或列陰私。罪失。為文宣知
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性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
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
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

王昕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王昕字元景。挺之孫也。魏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
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
逸遊。或馳聘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近前。手為驅策。昕
拾響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實不
可責也。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
悅作色曰。我以帝叔之尊。今親起與床。卿何侮寒。昕曰。所位
望下劣。不足使殿下式。賸儀刑。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屬養之
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閤室。頻召不至。悅
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溺。
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彼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還東。

帝嘗與物
以相所得
志亦不
及否

兼太守。斯與河間郡友善。郡舉室就之。郡人以邪是邪。果
從弟會兵將執之。斯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殺
我。郡乃免。入為常侍。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
臣戲。每見斯。即正冠簪容。斯體素肥。遭喪後。終身麻。瘠楊
皆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斯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
有教其同侶者。詰之未服。斯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
以自明。邪見文襄。說此以為笑。後邪詣斯。斯曰。卿不識
造化。復謂人曰。子才應死。我屬之極。溪文宣以斯疏誕。非濟
世才。曰。好門戶。惡人身。有讒之者。云王。斯每嗟水運不應。遂
絕。帝怒。詔徙幽州。斯任運窮通。不改其操。徵還。判祠部尚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主

帝以臨漳令嵇嘯。賜薛豐洛舍人李文師。賜崔士順為叔。子
子默誘斯曰。自古無朝士作叔。斯曰。箕子為之。叔何言無也。
子默以啓文宣曰。王斯比陛下於紂。楊情為解之。帝曰。王斯
是爾博士。爾語皆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斯稱疾不至。帝
遣騎執之。所至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
贈吏部尚書。子頌。燕郡太守。斯母清河崔氏。有學識。生九子。
皆風流。祖籍世號王氏九龍。弟歸。字叔朗。魏末。隨母東。適海
隅。與邪子良遊。處子良愛歸。清信。與其兄書曰。賢弟意識。遠
達。言必論理。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母終後。遂
遊羣洛。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

然有終焉之志。西魏獨孤信入洛。署為記室。稱被刺大所
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刺。書勸令赴。歸復書曰。辱
告存念。見令起疾。猶復審言。似疑吾所傷未必是刺。吾豈願
其必刺。但理無可疑耳。而足下疑之。亦更有說。足下既疑其
非刺。亦可疑其是刺。其疑半矣。若疑其是刺。而營護。雖非刺
亦無損。疑其非刺。而不療。倘是刺。則難救。然則遇瘡可致萬
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歸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
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應飛羣
襲。方掩入絃。豈在一介。若必從魏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
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得免。獨孤信反。歸遂歸鄴。神武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主

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歸與清河崔。頓丘李
度。范陽盧正。通應。歸隨神武到晉陽。補常山王賓友。天保
初。行太原郡事。文宣昏逸。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歸。欲加大
辟。王私謂歸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
宜覆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歸二十。帝聞。歸得杖。以故不殺。兒
紺。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讓。大發鼓。掩閉口不食。太后極憂
之。帝謂左右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親問王疾。謂曰。
努力強食。當以王歸還汝。乃釋之。歸至。王抱歸曰。吾氣息頓
然。恐不復相見。歸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至尊親
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獲

不自惜。不為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食。歸還為王友。王欲尚書事。從容謂歸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達一怒。遂爾結舌。卿為朕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歸曰。今朝廷乃爾。王欲學介士匹夫。輕一朝之命。狂棄令人不自覺。刀劍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歡獻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歸曰。吾長夜九思。今方息意。後王承間復諫。帝怒。使力士反接。板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乃敢非我。是誰教爾。王曰。天下曉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褒貶。遍於宗戚。所往流連。俾書作夜。唯常山耶。每不入而去。

史筆

卷之七十四十九

七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歸曰。吾曹今日可保。優爾。歸曰。天保在。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姓山。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乎。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然久之。日以處我。歸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于明辟。既有故事。唯殿下裁之。王曰。我安敢擬周公。歸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發并州。勅王從駕。除歸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愔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謂歸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歸曰。殿下往時地位。猶可。

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王奏趙郡王叔為長史。歸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後謂歸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若何。歸曰。朝廷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然刺在背。交戟入頭。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虧盈迭至。神機變化。所寶斯集。若若執謙。起。執謙神。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非所宜言。亦須致卿於法。歸曰。竊謂天時人事。若同一揆。是以不憚斧鉞。王曰。拯難匡時。方侯聖哲。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香將出使。歸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香等願披赤心而。

史筆

卷之七十四十九

七

忽奉外使。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歸白香言。王曰。若內外咸見。推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言之。歸以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請每欲陳言。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同勸進。時諸王公將相。數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薨。作九月。除歸散騎常侍。兼吏部郎中。後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豈不可見。自今非局司。但有所懷。隨作一牒。侯少隙。即徑進。用勅與尚書。賜休之。鴻臚卿崔劼。每日日本職務。罷金入東廊。共舉禮樂刑政諸典。制以漸條奏。朝朝給御食。畢景翳還拜太子太傅。帝使齋仲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誣枉朝。

自引退

士奏車駕北征。休之。賜數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各杖四十。帝新入於前。問曰。此人合死。不。賜曰。幸實當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聚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公改之。帝欲以賜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賜勿自疎。賜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謝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拔智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嘗賜百官射。賜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賜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賜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賜妻。賜令妻答妻終不言。賜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賜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章

哀慕不自勝。因以贏敗。武成本念其舊。爰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度晏然。除東徐州刺史。遷秘書監。儼同三司。賜問滯事。欲雖王事執掌。而羣操不移。在并州時。戎馬喧填。賜未嘗以爲累。良辰美景。登臨山水。嘯詠宴遊。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相王使召。賜不時至。西園祭酒盧思道謂賜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賜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杯被責。卿輩亦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及晉陽陷。與同志走避周兵。山路險阻。懼有土賊。而賜溫酒服膏。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賜曰。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周武以賜爲儼同大將軍。隋開皇元

可笑

年卒。贈儼同三司。弟皓。字季高。儒緩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上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天統末。除通直散騎常侍卒。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去。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及侯景降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貴道共相。越舉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教。師云。擊之何也。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章

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元英問曰。景今圖滅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據自落。固問之曰。亦越亦不。趙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自法和軍山。祈禱無復驗。人以爲神皆從行。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追觀彼龍艦不動。吾龍甚顯。當即攻之。遂前縱火舫。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即逆。約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人問之。法和曰。吾

前於此洲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約柱仰頭，我由鼻透槍之約，言求就師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約為郡守，及還圖江陵，約以兵赴救焉。法和進見王僧辯於巴陵，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遂取之。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鐵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口勢既度，遂退，不可。王琳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昨見之，此城有奇。

卿微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果死，見一人乘馬，謂之曰：勿繫於確，其人後遇郭南門，倒有確，因繫馬於確柱，入坐，方憶法和之戒，走出，將解之，馬已繫矣。梁元帝以為郢州刺史，封江業公，法和、不稱臣，印上自稱司徒。元帝謂僕射王褒曰：陸法和自稱三公，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元帝遂加司徒，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確以道術為化，不以刑獄加人，列肆之內，不立市丞，領受但以空櫃，箭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買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日輸之於庫，法和平常言不出口，有所論辨，確快無敵，然猶帶銀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船欲襲襄陽，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望天王坐處，豈現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救授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饌奉兵，法和自郢將赴江陵，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饌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中，大繩束腰，坐草席終日，乃脫之，及開元帝敗，復取四服，符之，哭泣受弔，樂人入，觀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善王寺，既架佛殿，更被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實，此寺出佛，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燒，總管欲發取善。

王佛毀嫌其材短乃止後周氏滅佛法此地入陳故不及難
天保六年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與州人齊文宣以法和
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荊州刺史安湘郡公樂將侯瑱
遇江夏齊軍棄城而走法和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
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
馬禹步辛術曰公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為方作此術
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油絡網
車仗身百人諸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
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
奴婢二百人田一百頃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施散錢帛一日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便盡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以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
凡人無異為司徒太尉世猶謂之居士告弟子死則至時燒
香禮佛坐繩牀無疾而終洛說將斂屍縮止三尺許文宣令
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
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遷代坐又
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龔太后生三天子自
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鄆有少姪
年可二十餘稱為越姥身披法履自言恆隨法和東西私通
十有餘年今者見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金寶越姥因改適
生子數人是越姥又曰是越姥手記

王琳

王琳山陰人本兵家梁元帝居藩琳姊妹入後庭見幸琳由
此得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
陷沉米中江輕舸還荊州以軍功封建寧侯侯景遣將宋子
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拜荊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傾身
下士所得寶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皆江淮羣盜隨王僧辯
平景勲居第一恃寵縱暴僧辯禁之不可啓請誅之琳令長
史陸納率部曲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
返子等將何如曰請以死報相泣而別及至下吏命廷尉卿
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納等一軍皆哭不肯受命執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羅漢張載載戾刻為帝所信士民疾之如讐納因人之怨納
其腸繫馬腹繞之而走腸盡氣絕乃斬之梁元遣僧辯討納
納走長沙時武陵王兵下江陵恐懼納請琳復本位梁元乃
饒琳送長沙時納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階樓車以示之納
等投戈拜舉軍皆哭曰乞王琳入城即降及放琳入納等送
降仍復其位使拒武陵王紀紀不授衡州刺史梁元以琳得
衆心忌之授廣州刺史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謂之曰
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還琳橫外村官
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廣
州刺史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相知今遠

乘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安得琳力平。磨不敢啓，琳至嶺南，梁元爲魏圖，乃徵琳赴援。琳次長沙，魏已平江陵，立梁王。琳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將侯平率舟師攻督，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蕭王蕭詧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既破梁軍，不受琳指麾。琳討之不克，乃遣使奉表詣齊，又獻欵西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武殺王僧辯，立敬帝，以司空徵琳不至。琳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艦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之，欲平琳，乃受梁禪。安都嘆曰：師出無名，我其敗乎？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之禽安都、文育，保所坐艦中，新周鐵虎。琳移湘州軍府於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琳遣李孝欽討熊曇朗，爲曇朗所囚。安都、文育等逃還，初魏冠江陵，永嘉王莊年七歲，逃匿人家。琳送至建業，及敬帝立，莊出質於齊。琳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郢，奉莊築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大將軍，封安成公，及陳武即位，琳輔莊次子，需須口齊，遣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夜上將襲淪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拒戰，大敗之。琳因東下。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陳遣將侯安都侯瑱拒之。琳勢方盛，瑱等引軍入蕪湖，避之。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瑱等隨出蕪湖，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填用，放火燒琳船，兵士多投水而死。其衆船上岸者，爲陳軍所殺殆盡。琳命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典兵衛莊，及軍敗，泌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與莊同赴鄱都。孝昭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旅，更圖進取。琳繕舟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瑒也，請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右丞盧潛率兵應赴，徘徊不進。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除琳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會稽公，增兵仗，兼給錢吹鑼，壽陽、琳水陸戒嚴，屬陳氏結好。

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故吏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侯
射徐陵求琳首度嘉其志節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啓陳主許
之瑒與琳主簿劉韶慧持其首還淮南率入公山側義故會
葬者數千人揚州人茅知勝等密送琳柩達於鄣尉十五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謹曰忠武王琳體貌
閑雅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內敏強記軍府佐史千數
皆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屢經喪亂而忠節不衰
齊人重之及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
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田夫野
老知與不知莫不歎歎流泣琳十七子長子敬襲王爵第九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子衍隋渝州刺史

蕭放

蕭放字希逸隋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
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
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聲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
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定襄侯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好文
詠頗善丹青常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
風等雜物遂被眷待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

徐之才丹陽人八歲與從兄康造乘太子詹事周捨聽老子

唐書

拾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曰蓋
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除
豫章王綜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
絕爲魏人所止綜入魏爲司空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徵之
牧居南館禮遇甚優之才善騎術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
相要引爲之延舉武帝時封昌安侯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
館轉秘書監之才解天文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蔡校吉
因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大悅時裴太后及
勳貴咸云關西勅敵恐挾天子令諸侯不可先行禪代之事
之才獨云彼與王爭天下者其意亦欲爲帝譬若逐兎滿市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一人得之衆心皆止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念縱欲屬
強不過逐我稱帝宜先機知覺無容後以學人帝從之之才
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大被親昵除侍中見文宣政令轉急
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之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
州刺史未之官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
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大寧
二年春太后復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人內診候者
皆呼太后爲石婆蓋改名以厭厭也之才聞之曰童謠云周
里鼓求伽利祠嫁石婆新嫁作媒人唯得紫綬靴今太后忽
改稱婆爲可怪之範曰何謂也之才曰鼓求伽利言去已利

若徒急自
應不彼法

元生有命
之才若此
亦不能救

村嫁石菱豈有好事新冢作媒人合葬也唯得紫綬者得至四月何也紫之爲字此下系經者熟在四月之中又問靴是何漢之才曰靴者革剝化寧是久物至四月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鄭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有以骨爲刀子靴者五色班綢之才曰此人瘡也問得處云於古家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割視有文理故用之天統四年遷尚書左僕射除兗州刺史旋被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

史錄

卷之十一 附十九

章

韓熙載
畫人

韓熙載
畫人

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人即答云卿姓在公爲盧在丘爲盧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嘗與朝士出遊羣大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應聲云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爲逐丞相東走爲負帝女南徂之才父名雄李諾於廣坐曰卿嗜熊白否之才曰平平耳唐邑白建方賁時人云井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邑視諸令史曰見卿等位作唐白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齒牙同諸醫尚樂與御鄒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捷之以問之才之才耳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乃無一人佞我之才妻觀廣陽王妹之才觀文哀求得之和士聞嘗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曰妨少年戲笑年八十卒贈司徒長子林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云終恐同廣陵散矣之範亦以書術見知位太常特聽範之才歸入周投大將軍

楊愔

楊愔字遵彥準之子也幼喪母會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子恭亦歔歔爲之罷酒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舉兒咸爭之愔獨然獨坐季父驥見而嗟異之

宅內有茂竹，爲情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以督厲諸子曰：汝輩如過彥，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父津爲定州刺史，情隨父之職，爲杜洛周所陷，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逼以爲職，情託疾，密含牛血於衆中吐之，陽啗不語，榮以爲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及父津遇害，情乃投高昂，神武至信都，投刺轅門，陳訴家禍，神武爲之改容，署行臺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梁至碭，微州有愾家佛寺，情入禮拜，見其父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武定末，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領太子少傅，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公主。

史籍

卷之十

七

卽魏孝靜后也，封華山公，徙尚書令，特遷驍騎大將軍，封關封王，文宣崩，濟南嗣業任過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贈司空，情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取貌，以爲情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雖謙半而不忘有過人，魯漫漢自言，畏職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恩坊，騎秃尾草，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情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時主倖衣紫羅袍，金縷大帶，情謂李庶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綜理機衡，千端萬緒，事無留滯，自天保五年已後，一

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辭氣清朗，神彩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賞賜巨萬，散之九族，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情，鄰宅嘗見隆之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後以從事爲念，情與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以二王望重，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奏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欲以常山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復生疑貳，令兩王俱從至鄴，子默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

史籍

卷之十

七

多濫，情自表解，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黜免，由是雙罷矣，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歸彥初雖同事，後貳於兩王，情等所爲，盡以告之，渾天和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恭道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議山二王爲刺史，以帝仁心，恐不可所奏，乃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北豫州刺史高慎之妻，坐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以啓視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情等復以二王不可俱出，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情等將赴之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情云：吾至誠體國，豈有二王拜

職不赴之理。何爲忽有異慮。長廣伏家。僅於尚書後室。與席上諸勳。暫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提酒。二曰。提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之情。既擒。大呼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爾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至此。常山王欲援之。長廣王曰。不刃情及天和。欽道被牽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遣人持之。使薛孤延執于熱。于熱曰。不用吾言。以至於此。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從。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頭叩頭。進而言。

史事 卷之十一 附十九

七

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情等專擅朝權。威福自己。共相表裏。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情等。領入宮。未敢稍殺。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默然。領軍劉桃枝等。陸衛叩刀。仰視帝。不顧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屬聲曰。奴輩即頭落。乃却。因問楊耶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倉然曰。楊耶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悞道。欲殺我。二兒。大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泣。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辭。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汝叔。帝乃曰。天子亦不

敢與叔惜。登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熱背讓已。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情。哭曰。楊耶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眼親內之。日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無頭生角。又曰。阿麼姑。爾也。道人姑夫死也。羊情也。角。爲用刀。道人麼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情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乃下詔罪之。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情死。以中書令趙彥廣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驥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子獻。廣陵人。尚陽翟公主。文宣時。官侍中。濟南卽位。除尚書右僕

史事 卷之十一 附十九

七

射子獻素多力。被收時。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于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遲至於此。天統五年。贈司空。情之死。邪邵流涕曰。楊令君死。恨不得一佳伴。蓋讓子獻也。論曰。楊情。燕子獻。股肱輔弼。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懿親。又不能遠慮防身。淺謀衛主。當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舉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

裴讓之

裴讓之。字士禮。佗之子也。爲魏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詰之曰。卿之何在。答曰。昔諸葛亮與兄瑾。事吳蜀二國。各盡其心。況

原說再詳

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至誠待物，若以不信處人，人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齊受禪。魏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歎歎，除清河太守。姦吏敏述盜賊清靖，家史田轉賣孫舍與，因事脇人取財，計賊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司州牧清河王岳接之，侍中高德政與讓之不協，密言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及殺吏事，奏帝死，楊情救之，云罪不令死。文宣大怒曰：汝欲與裴讓之同家耶？情不敢復言，遂賜死。諫之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者無遺。景歎曰：應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九

皇

本五行俱下，稱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楊情闔門改葬，託諫之作墓誌十餘文，皆可觀讓之諫之及皇甫和、和弟亮、金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諫勝於讓，和不如亮。沛王辟為記室，遷都後，諫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金墉，辟開府，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倉曹郎中，弟諫之、字士言為平原公。諫之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都，忽得心病，諫之是日心亦驚，病乃請急而還，人以為孝感。文宣踐阼，轉太子舍人，卒。弟諫之、字士敏，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諫之上書切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諫之辭色不變。帝曰：朕漢何敢如此？楊情曰：彼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

張宴之

嘆曰：小子，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入周，為蓋關。今卒。張宴之，字熙德，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妃，後圓譙坐客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幾賦，漢以慰懷。除北徐州刺史，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乃聞頌聲。

皇甫亮

皇甫亮，字君翼，安定人。祖徽，梁安定郡。亮二郡太守，隨妻父夏侯道遷入魏，父和濟陰太守，神武起義，以亮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思還鄉里，啓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都，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志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亮疎慢，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嘗令餘司攝焉。亮僕純厚，言無矯飾，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所居宅，洛下標陶賣之，買者問其故，亮云：為宅中水淹，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九

皇

陸瑒

陸瑒，字雲駒，子彰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甚為郡郡所賞。瑒

與子彭交游。謂子彭曰：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紀拜可乎？由是名譽日高。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文襄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慰勉之。詔改所居為孝終里。藍田公主高明婦人也，叩昆季六人，金主所出。那邵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天保初，遷吏部侍郎。中遭母喪，叩哀慕毀，作遂至沈篤。第五弟冉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性至慈愛，厄病如此，搏死必不可使大兄知之。致有憾，家人至祖載方告之一，慟而絕。年四十八，叩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朝野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子。又嗣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五

史華

卷之十百四十九

九

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叩弟齊。秦州刺史為寇所圍，經百餘日，城中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香有善政，吏民所懷。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資物無所犯。贈尚書僕射、弟彥師、魏襄城王元旭參軍，與兄叩廬於墓次。鄉人重之。就墓側存問，辟朔之際，車馬不絕。叩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同辭而止。世稱孝友總率一門，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見譏。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遷汾州刺史。卒。官子操為廷尉卿，文襄甚好色，使崔季舒為掌媒。薛寶書

妻元氏，有邑，迎入欲通之。元氏且哭且罵。文襄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文襄怒，召操入，以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徙御史中丞。卒。子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尚書僕射楊愔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間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闕。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受禪，遷太子洗馬卒。

王松年

王松年，字龍玄孫也。拜給事黃門侍郎。孝昭崩，松年驛昇主。郭宣遺詔，發言涕泗，宣訖號哭，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

史華

卷之十百四十九

九

管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哀，朝士咸恐，武成雖忿之，竟不忍害。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人。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五行俱下，少在洛陽，令天下無事，與名勝以山水宴遊為娛。會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畢能記之。仕魏為著作郎，文學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讀過於遠近，袁翻祖塋位，望通顯，渡族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辭表，嘗有貴戚初授官，大會賓客，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主人乃命邵

酒闌小笑
何必遲夜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史

作之翻甚不悅云那家小兒當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疾元羅鎮青州啓為司馬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語文體宏麗太昌初初恆至內省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歲一入朝以備顧問遷中書監加侍中時與梁和妙選聘使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以不持威儀不令出境南人問賓司那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非復行限南人曰那伯散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宜武官於春秋初總朝政能選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有厚望甚親重之

然後送廷尉邵以為不可從之文襄祖敕撰哀策入齊授特進卒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爰筆立成証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溫那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那魏焉邵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具充用而已有齋不居坐臥嘗在一小屋果何之屬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對客解衣寬臥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營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編焉能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入內閣為狗所吠無辜大笑性好談貨不能開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相伴在兗州時兄子恕在都遇疾邵憂之至廢寢食及卒人士為之傷心邵竟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達滯累東晉以還所未有也有集行於世嫡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五十

北齊書五

列傳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父子建，魏東益州刺史。正光五年，南北二秦人莫折念生、韓祖香等構逆，會以州人勁勇，宜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陳，多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城民曉示之，終獲保全。賊屯黑水，子建潛使施襲，斬獲甚眾。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梁州刺史傅堅眼大行貨賄，以圖行臺，乃遣刺史唐永代子建，堅眼因為行臺。子

史集卷之十一

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曉喻之，諸人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所之數制，子建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東益氏蜀等反，唐永棄城走，子建客沙門曇乘，鉅鹿耿顯皆沒於氏，及知為子建客，垂泣追送，物送出之。其遺愛如此。子建好奕棋，及臨邊事，凡五年未曾對局。拜衛尉卿，莊帝殺余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賀。子建謂甥弟盧道虔曰：「朝廷誅前權強，凶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相賀者，無乃忽忽乎？」及余朱榮之逆，如其所慮。遷左光祿大夫，疾篤，勅二子收、祚曰：「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濶，前後三娶，合葬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闊，

不須相合。卒，贈定州刺史。諡曰文靜。收年十五，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即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除太學博士。余朱榮於河陰害朝士，收在圍中，以日暮獲免。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試收作封禪書，收下筆便就。文將千言，帝曰：「雖陳思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典起居注，修國史，兼中書侍郎。黃門郎崔悅從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不諂門，節閔帝祖令收為詔，悅言收昔奏時，始人韓幄，今造詔優為詞旨，使義旗之士盡為逆人。收父年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劾之，尚書辛雄言於中尉，恭儻得解，兼中書

史集卷之十一

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鄭伯調收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耳。」時孝武間隙已開，收以父疾固辭，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等而神武入洛，以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斯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君臣咸加敬異。先是李諧、盧元明通使，才器為鄰國所重，梁主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姦穢，梁朝館司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使還，僕射高隆之求貨於昕，收不如志，輒御史中尉高慎禁止，昕收久之得釋。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為主簿，以受旨乖忤，被羈楚久，不得志。會子如奉使神武，收假

其餘光子如國宴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顧大王借以顏色。乃韓府屬。未見優禮。收從叔李景。有才學。歷官在收前。收常忽季景。顧丘李忠謂收曰。朝朝便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輪之比。卿耶輪素惡廢。收不遜多。如此收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爾王功業。皆須記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魏帝宴百僚。問何以名人口。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解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去彼字。自稱猶著此。從

野東謂訖云。打從叔李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是何語。文襄喜曰。我亦聞此。眾人皆笑。收終身病之。侯景叛。文襄命收徵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帝季秋大射。令羣臣賦詩。收詩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那邵子昇。時有所作。詞氣雖不如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收皆已周悉。此亦難及。收兼主客郎。接梁使謝庭徐陵。侯景陷臺城。梁都陽王範為合州刺史。文襄救收以書喻之。合州既定。文襄謂收曰。今得合州。卿有力焉。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祖文宣如晉陽。收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遲掌機。書轉秘書監。時將受禪。楊愔奏收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遺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封富平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平原王高隆之總監署名而已。帝謂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陳史官魏初鄧淵撰代記。後崔浩游雅高允李彪等。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劼撰孝文起居注。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暕撰魏宗室錄。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

站之尚書郎高幹撰成魏書辨定名稱甄舉條目搜採亡
遺續後事備一代史籍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
十卷五年正月之上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葬許
之十一月復成十志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所
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相依附者延祐元植並非史才
刁柔品之雖有儒業不堪編輯孝幹以左道求進延祐諸人
祖宗網賊皆自棄錄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收不能平言何物
小子乃敢如是魏收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
武時得陽休之助嘗謂休之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休
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載在魏

史書 卷之七十五

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
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
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相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收隨狀
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云本是梁國
家人斐庶及太原王松年稱史書不直收不勝憤詎其欲加
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
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本郡功曹更無事
述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立傳
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誦稱其道德帝曰

高允不誣

司空才士為人作讀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
惡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斐庶松年被殺配
甲坊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帝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
施行令羣官博議其不實者陳陳衆口誼然號為魏史投厓
者相次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勢傾朝野收為二家
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
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
謂收曰魏史不刊之書但恨論諸家枝葉過為繁碎與舊史
體同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
具書其枝派八年除太子少傅監國史三臺成文宣曰臺成

史書 卷之七十五

須有賦惜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崇賦文其壯麗時所作者
自那郡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那郡謂人曰魏
收惡人不早言之帝遊東山敕收作詔譬喻關西俄頃而訖
詞理宏壯帝嗟賞之收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魏太常
劉芳孫女及中書郎崔暉師女夫家坐事帝登賜收為妻時
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後病甚恐身沒病廢不平乃殺二
妾及疾瘳追憶更作懷離賦文宣每酣宴之大云太子性懦
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
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此言
非戲若便實行魏收既系師傳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

不惜至此

生於可取

情以白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侍從皇太子納鄭良姊
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覆之問收曰知我意不收
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聖懷緣此毀去帝大
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
帝幸祖收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
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婦妃母欲子孫衆多帝
大喜謂收曰卿還將來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
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情於樹下造詔久而
未就比成帝醉醒不復問情不敢奏事遂寢帝崩於晉陽
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議吉凶禮并掌詔除侍中遷太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常卿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
書監收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肅親密孝昭令陽休
之在晉陽典詔詔收留在鄴肅爲之也收大不平謂太子舍
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弔爲著作耶
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勣告人曰詔詔悉歸陽子烈著作復
遣祖孝徵恐魏公發背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義以元
司馬氏爲二王及書氏備三恪諸理學官皆執鄭玄五代之
議孝昭后元氏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
加研審收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
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如開

府兼右僕射時武成終日酣飲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府
以收才名虛心倚仗收不能巨赦帝於華林起玄洲苑備山
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像收比溫子昇那那稍爲後進
那那被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更相贊毀
收每阻那那文那那云河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
大偷竊收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黃門
郎顏之推以那那收語問僕射祖弔弔曰見那那之賦否即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那那雖有一兩首非其所
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他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
更同兒戲自武定已後國家詔命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

八

立成或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那溫所不逮
也坐以門客託陳使封孝瑛同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探爲
祥表美玉盈尺數十件罪常流以贖論起爲清都尹遣黃門
卿元文遙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
比今卿爲尹非謂美投當還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
行齊州刺史收以子侄少年著就中篇以申戒厲羣臣多言
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推諉遂
更附出楊愔家傳加有魏以來一門而已八字先云弘農華
陰人改自云弘農以配土慧龍自云太原人除開府中書監
武成崩未發喪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收固執宜

可降至此
斯文掃地

史記卷之十一

九

帝寵仰之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公收家被發棄其骨殖於外

辛術

辛術字懷哲狄道人武定六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男與高岳破侯景禽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界使天保元年侯景征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船數百萬石下邳人隨術北度者三千餘家文宣救術所統州郡有犯法者刺史啓報郡守以下先斷後問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犯法術案奏殺之雖州刺史及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資財賜術術三辭不

史記

卷之十一

十

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開門不道前後銓衡最為折衷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諂諂其所應舉皆致通顯清儉寡欲勤於所職臨軍以威嚴故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名畫二王法書不上王府雖人私門及還朝頗以懷遺責要物議以此少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裴澤

裴澤聞喜人孝昭初為齊師奏舍人孝昭崩親收護為恭烈

恭烈亦其
祖收承之

能書此

未知死後
何如

澤正色曰收死後亦不肯諸恭烈何容以擬大行比皇太后
不豫先帝餐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
孝昭因此出爲廣州司馬以誅殺大臣趙彥演等兼詠石欄
詩託賦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卽位爲清河郡守祖
班奏除尚書左丞執政疾之與崔季舒等同誅妻鉅鹿魏氏
忍好其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性強立時人以
爲佳婦夫半

元文選

元文選魏昭成六世孫也敏慧風成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
時有人將何遜集入洛郡部試命文選謂之幾通可得文選

史纂卷之二十一

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郡
云此殆古來未有齊堂禪授中書舍人楊愔每云堪解機侯
中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尚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
後自幸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廢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伯泰軍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
郡王叔同受顧託迎立成武轉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
賜姓高氏籍屬宗正遷尚書左僕射封寧都郡公文選歷事
三主明達世務然按測上行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識者所
重齊因魏制宰職多用斯流士流恥居之文選以縣令爲子

民之官遂請革選搜揚賢游子弟禁勅用之恐其敬肅召集

神武門令趙郡王肅宜旨唱名厚加勸慰士人爲縣自此始
也與趙彥演和士開同被任選雖不如彥演守道又不爲士
開亂政在於季孟之間性和厚與物無競初文選遷鄉唯有
地十餘頃衣食所資魏之將季宗姓被傷有人冒相侵奪文
選卽與之及貴此人將家逃竄文選厚加慰撫還以地與之
彼人不受遂讓爲附田後主嗣位趙郡王肅謀出和士開文
選奏其議肅見殺文選出爲西兗州刺史諸士開別士開口

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漢負朝廷既言而悔執手慰勉
之慮文選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徵

入朝卒行恭少與盧思道交游文選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
微有所知是弟之力然白柳劇飲甚有師風思道云大即能
攝後選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柳劇飲亦天性所得隋開皇中
爲尚書郎

史纂卷之二十一

生

趙隱字彥演南陽人以字行年十歲侯司徒崔光光謂賓客
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達至彥演安閑樂道不雜
文游焉雅論所歸服味爽無白墻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初供司馬子如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舍衣帽穿
子如給之後拜子如奏單子如言於神武補伏承和參軍

趙隱

趙隱字彥演南陽人以字行年十歲侯司徒崔光光謂賓客
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達至彥演安閑樂道不雜
文游焉雅論所歸服味爽無白墻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初供司馬子如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舍衣帽穿
子如給之後拜子如奏單子如言於神武補伏承和參軍

學識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神武崩。秘喪事。文襄巡撫河南。委彥漢後事。臨發。握手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及還。蔡表。表加褒美。自披郡縣。簡選封安國縣伯。從征頴川。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死守。文襄令彥漢單身入城告。喻即口降之。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遷秘書監。河清元年。遷爵安樂公。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疾所問。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徒。丁母憂。七年卒。彥漢歷事果朝。常恭謹。近溫恭謹。慎喜怒。不形于色。未嘗以驕矜待物。自皇建以還。每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引見。或升御榻。嘗稱官號而不名。凡諸選舉。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齒也。孝昭既教。朝權羣臣。多勸進。彥漢獨不言。孝昭謂王肅云。若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漢。有言。肅以告彥漢。不獲已。乃陳請。彥漢三歲。母傅氏便孀。居家人。欲改適。傅氏自誓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彥漢泣曰。天若哀矜。見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漢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漢一人。子仲舒。沈敏。有父風。終日儼然。雖封妻子。未嘗怠慢。與弟善。字畫精正。云草書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隋開皇中。為安州刺史。弟叔堅。人

才早。少彥漢。諷朝廷以為中書侍郎。時馮子琮子慈明。祖延子君信。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風池。

崔季舒

崔季舒。挺族孫也。少孤。性明敏。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趙郡公瑳器重之。言於神武。補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靜帝報答。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雖在魏朝。而歸心。朝府密謀大計。皆得與聞。賓客輻輳。傾心接履。甚得名譽。時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傾崔。還。過晉。屏人拜之。曰。是若得僕射。肯叔父之恩。時。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所為。甚惡。族之。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愛聲色。欲恣其樂。遂不請行。司馬子如。緣宿憾。刺其過。由是季舒選各杖二百。從北還。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還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大被恩遇。文宣崩。楊愔出為齊州刺史。還侍中。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季舒素好圖籍。年轉精勤。推薦人士。獎進文學。翁然稱美。祖延來季舒。總監內作。延被出。韓鳳以為延黨。欲出之。屬車駕欲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

不得到老

周武有封
比于墓之
意

寬後漢書

舉節度兼道路小人咸云大駕向并州避南寇恐動人情遂
與從駕官連名進諫其臣趙彥廣唐邑等初亦同心臨時疑
貳李紆與爭未決風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向
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後主召集合章殿以李紆張
曜虎劉進封孝瑛翟澤郭遵為首並斬之殿前風令棄其屍
於漳水家屬男子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獄至沒
人家產周武滅齊優詔斛律光與李紆等六人季紆贈大
將軍定州刺史

祖珽

祖珽字孝微瑩之子也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倉曹參軍神

史錄卷之十一

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倉曹薛云州屬
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珽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
少年歌舞為娛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客等為聲色之遊
諸人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孔雀羅百餘疋令諸姬持賣
賄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觀孝靜得度公
主所生珽忽迎赴席與諸人逐寢其妾縱淫逸如此書云丈
夫一生不負身已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珽藏劍
在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於珽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驢
與寡婦王氏姦通裴讓之於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醜
老馬十歲猶號驢驢外婦耳願尚稱奴子時諠傳之轉神武

大義疏
似可明

功曹神武宴賓屬於坐失金巨羅妻后令伏闕者脫輅於珽
髻上得之神武不罪也遷秘書丞州客賈華林過署文襄
策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私以質錢榜蒲文
襄杖之四十與倉督成祖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珽代奏
趙彥廣宣教給之與範高景譽密以問彥廣彥廣言無此事
推檢引伏神武大怒鞭珽二百配甲坊加鉗其數倍欲未及
科會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昔山寺碑文人稱絕妙
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薦珽才學乃給筆札就禁所具
草文甚工麗神武特怒不問文襄遇害元康創重倩珽作書
屬家事云祖珽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遇此書喚祖珽

史錄卷之十一

私問得金二十五挺與祖珽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書數
千卷祖珽懷恨以告元康叔謀謀以語楊愔愔頷曰恐無
益也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除秘書丞珽擬補令史十餘人
皆有受納并盜過署一部事發文宣使平陽公淹錄珽付禁
淹遣參軍孫子寬喚珽珽自知有犯遂逃黃門即高德政曰
但宜珽向秘書卿奉并州教須五經三部仰承檢校送還如
此則珽意安待還然後掩取之珽果遷宅掩轉送廷尉據條
處絞文宣特寬其罰免死除名天保元年被召從駕珽天性
聰明文章之外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帝
雖嫌之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詔兼尚藥典御復坐

割藏胡桃油免官文宣每呼爲賊文宣崩葬以胡桃油進武成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嘗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常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帝於後閣使延彈琵琶和士開初舞各貨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還太常少卿散騎常侍掌詔詔武成於天保中頻被責心常銜之珽希旨請追尊太祖爲高祖神武皇帝改文宣爲成宗景烈皇帝武成從之時皇后愛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珽曰宜就主上云義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

十七

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秦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以上應天道并上親獻文禪于故事帝從之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望宰相與黃門侍郎劉遵友等女許嫁遂弟俊乃疏尚書令趙彥懷左僕射元文達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送奏之遂不敢通彥懷等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達彥懷

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憤怨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汝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陛下取人女子帝曰我以其僕俄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閉舍嚴給乃買入後宮乎帝大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遂獲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可如何帝怒曰以我爲項羽耶珽曰項羽布衣而成霸業陛下資藉父兄乃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可輕也臣何止比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自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復嗣臣位非輔弼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

十八

庶父子俱保休祚張良何足比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疏囚帝與刺史對坐敕曰牢掌奉禮口牢者地牢也乃爲廢坑桎梏之置諸內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以燕菁子燭薰眼因失明劉遵遂使弟離娣武成崩後主愷之除海州刺史時陸令萱干政其子後提婆愛幸珽遣陸姐弟惡達書曰趙彥懷心腹陰欲行伊霍事儀同弟弟豈得不安何不早川智士知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姐言于帝曰義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實由祖

英瑱有大功宜重報之瑱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可憑仗且已雙育必無反意帝從之入為秘書監和士開死後瑒說陸錙出彥陵以瑒為侍中通密啓請誅瑒瑒王漸被任遇太后被幽瑒欲以陸錙為太后撰魏帝常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禍已來無有也大姬亦稱英為國師剛實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錙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遽見罵云多事乞案小人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常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瑒

史

卷之五十五

九

出之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顯長安令其妻兄趙道壽奏之帝問瑒瑒證實又說諸云高山崩樹舉自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盲老公是臣與國同憂戚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令高元海良士昆密議之衆人未從瑒令光府奏軍封士讓告光反遂滅其族瑒托陸錙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若名孝卿謂高元海曰孝微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具陳瑒不合之狀并言瑒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瑒求面見自分疏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請臣帝不能諱曰然瑒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畧等

結朋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泰軍陸錙唱和之出元海鄭州刺史瑒自是專掌機密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列顯位後主令中要扶侍出入若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相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為相以來政體壞瑒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依故事又欲黜諸閣豎羣小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錙提提議頗同異瑒諷御史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冲納賄事連提提使職罪相及因此并中陸錙猶恐後

史

卷之五十五

年

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以為御史中丞陸錙忿恨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君璧還梁州皇后之慶頗亦由此王于冲釋不問瑒日以疎諸官者誣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太姬調嘿不對三問乃下詔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延善人多才博學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惡人實推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重善不殺出為北徐州刺史瑒求見分疏韓鳳積嫌瑒遣人推出柏閣瑒坐不肯行鳳令軍士曳出之立瑒于朝堂大加誚責解其封爵至州會有陳寇瑒不開城門守陴者

延之野
得首領
可為子
然其十
不易得

馬子琮

皆令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賊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忽鼓噪。誑天賊大驚走散。復結陳向城。延令參軍王君植率兵。挺乘馬臨戰。賊聞其言。謂不能拒戰。忽見親在戎行。導孤驅鋒。驚怪而退。提獎賊之不已。欲令陷賊。不道救援。延且守且戰。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延從弟茂。以經學為本縣所薦。除給事。辭疾不至。更受任。新。屢呼茂。茂不獲已。暫來視之。延欲為奏官。茂遂逃去。其人請

馬子琮弘之後也。性謙聰敏。皇建初。為尚書。獨部郎中。攝庫部。孝昭閣簿。領試令口。懷子琮。開對。無有遺失。子琮妻。朝皇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后妹也。故與胡長梨輔導太子武成。在晉陽。既居舊處。後主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及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年。慕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關。不宜崇峻。帝稱善。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言。神武文襄初崩。金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戚心。欲追集然後詳議。時趙郡王叔陵。預韓之謀。子琮知士開忌。叔恐其矯遺詔。出服外任。子琮曰。今上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朝貴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題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選以子琮太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叔陵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封軍都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女為妃。子琮前假赴都。遂授侍中。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諸公行斷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邸。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嘗休息。詔子琮與周將軍李寬。娶結。龍門五城。因此內附。封昌黎公。遷尚書右僕射。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詞曲躬。事事諮察。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帶憑曹。頗生間隙。陸令萱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有寵於太后。子琮欲殺令萱及士開。因廢帝而立。鄭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說言于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以弓絃絞殺之。以庫車載屍歸其家。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天子琮。引非類。以為淺交。專營婚嫁。歷選上門。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龍西李鳳伯。李子希。樂陽鄭庭堅。金其女。皆致超遷。

赫連子悅

赫連子悅。勃物之後也。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由郡境。阿所。便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遠。應山嶺重。車步艱難。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於子悅云。臣言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善之，數依事施行。遷鄭州刺史，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撫恤，戶口更增，治為天下之最。除都官尚書，州民馬子韶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唐邕

唐邕，字道和，晉陽人。初直神武外兵曹。天保初，為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男。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武御前備問，邕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

史事

卷之十一

七

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諸軍節度，仍監宴射之禮。上親執其手，至太后前，坐於丞相解律金上。唐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賜錢帛。邕強濟明辨，善揣上意，委任彌重。帝嘗對邕白：太后云，邕手作書，口處分耳，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常解所服青鼠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同弊。兼黃門侍郎，文宣常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後謂邕云：高德政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勸楊愔求堪代卿者。愔云：比過訪文武，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每責侍臣云：觀此等舉措，不中與唐

邕作奴。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武成幸晉陽，因醉責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酒行戮，人無所怨。假實有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遂得免。邕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徙懷州義寧等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從之。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如故。帝曰：未有帶侍中護軍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授。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卿還尚書右僕射，轉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陽監勒諸軍事。事平，錄尚書事。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幸晉陽，勅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孝卿多自決，不相諮稟。邕以歷

史事

卷之十一

七

典樞要，一旦為孝卿所輕，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復獵歸鄴，邕懼那肱譖，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順等立安德王為帝，尋降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封安福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在齊一代，典執兵機，凡九州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與度支尚書元修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剴換取舍，大有裨益。既被任遇，意氣漸高，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及他條數甚多，為寇臺彈劾，金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濟，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

時宰相未有撓撻朝士者大駭物聽齊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邑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邑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

白建太原人爲大丞相府騎兵曹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勅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爲馬久不得食遠送恐多死傷建勅以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功焉武平末歷位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

史載

卷之一百五十五

唐

公建無他才俊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邑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卒贈司空

綦連猛

綦連猛代人也其先姬姓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余朱榮召爲親信及余朱兆敗余朱京纒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猜疑今夜欲殺爾可速走猛以素蒙兆恩不從京纒曰我今亦欲去爾可從我猛又不從京纒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背京纒復歸余朱兆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曰余朱京纒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言事人之理

不可賊心高祖曰服事人須如此遂補都督封廣興侯梁使

求聘求角武藝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鞭左右馳射梁人引強弓兩張力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而挽之梁人嘆服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傾朝政趙彥深以猛言議時有可采引知機事祖延既出彥深以猛爲彥深黨與除光州刺史齊人周幸猛與尉興慶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興慶無官岱山之役興慶救神武爲周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而猛竟貴興慶每入陣常白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贈涇州刺史

史載

卷之一百五十五

美

元景安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襲爵代郡公隋武帝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高祖嘉之補都督天保初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陳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安從兄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景皓言白顯祖并告從弟陳與景皓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像所列同陳獲免詔誅景皓自外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景安賜姓高氏餘從本姓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軍緣塞防守諸將頗賄賂顯祖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淺

嘉慶勅有司以所獲賊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兼待中肅宗與羣臣於西園講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景安最後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隨整儀容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美之特賞馬二匹玉帛加等天統初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進尚書令封歷陽王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入周以大將軍討稽胡戰沒

薄伏

薄伏太安人為大都督周武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潭城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除東雍州刺史周冠告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州執行臺尉相貴命招伏伏不從既克并州遣韋孝寬與伏子世寬來招伏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璫二酒鍾為信伏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兄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入鄴遣高阿那肱召之伏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於廳事前北面哀號久之然後降周武謂之曰何不早下代流涕曰臣三世食齊祿革命不能死無顏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引之同食授上儀同曰若即與高官恐歸投者心動無慮不富貴問前守河陰得何官職伏曰家授特進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能

守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以為恨州刺史尋卒時儀同叱于苟生蠻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宦者田敬宣蠻人也好讀書頗之推甚加開獎為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黎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周拷掠之每折一支離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開府范奚永安後主失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開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四而歸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七

高保寧

高保寧代人也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周武平齊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保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保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保寧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陽斐

陽斐字叔鸞漁陽人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請斐詣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侃來已久經貴朝還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

日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梁武親謂裴曰偏極願相見今三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裴終辭焉除廷尉少卿東郡太守裴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壘以爲公家苑囿裴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宜輕徭薄賦勸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裴監築長城卒贈中書監

盧潛

盧潛范陽人文襄引爲大將軍西閭祭酒天保中除揚州刺史在淮南十三年爲陳人所憚陳主與邊將書曰盧潛在壽陽聞其何當遠北此人不死方爲國患宜濫備之武平中徵就煩難高元海執政漁獵人家百姓嗟怨潛隨事撫慰因得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手

寧靖復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圍壽陽詔王長春爲都督南討長春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城陷潛及巴陵王王琳等皆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問之潛曰潛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陷陳者唯潛鄭伯偉二人耳李駒餘將逃歸要潛潛曰我如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地死生已定卿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遠言吾夢汝以某日得惠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

歎曰壽陽陷吾不難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在首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尚書左僕射潛爲行臺慕容德所重恃德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與我如昆弟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停不動巫祝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管福事

盧叔虎

盧叔虎范陽人爲賀拔勝長史勝奔梁叔虎歸涿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至天保初復徵不得已事裘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手

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虎勸計關西蓋地陳兵勢曰夫人衆敵者常任智謀倍者當任勢力故強所以制弱富所以兼貧今大齊之北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不併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開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處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爲艱難與我相持農作

此策真可
以制西魏

其廢不過五年。彼自破矣。帝遂納之。叔虎願自居平陽。成此謀。上令元文通與叔虎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合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虎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今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子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貴。叔虎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僕從亦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城陷。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名德。收而葬之。

陽休之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

幸

陽休之字子烈。固之子也。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詩能賦。陽休之爲州主簿。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人奔青州。爲榮寇。亂河北。流人多聚青州。休之知有變。請族叔伯彥等曰。主客異勢。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宜潛歸京師。避之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伯彥等爲土人所殺。文襄以爲郎中。神武幸汾陽。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密問休之曰。此何義也。對曰。六者。六王。三。河洛伊洛。爲三川。此大王受命之符。於天池得之。可謂天意。神武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封新泰伯。除中書侍郎。有士人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周書
之書也

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承盧斐。遂停。武禁正。曾救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休之衣兩袖甲。手持白楮。還收爲中書令。朝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載蟬冕。今處驍游。身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藏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爲太守。立制監臨。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以爲非。及至。復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體。今日行之者。欲自避嫌。豈其夙心直處世難爾。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及魏收至晉陽。經紀喪禮。既至。言及喪事。收掩泪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楊愔曰。昨觀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知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諸悉氏族。凡所選用。才地俱允。性簡率。不樂煩職。典選既久。非其所好。謂之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平六年。除尚書左僕射。初文襄時。尚書僕射崔暹任事。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年十餘。能作詩。時梁使在館。暹持達。率數首詩。示諸朝士。欲示梁客。休之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晚節說祖。延孫。御覽書成。加特進。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遷校。封休之燕郡王。謂所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

幸

親曰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為識者所護周武平齊封贈
澤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
開皇二年卒弟俊之尚書郎作六言歌辭淫蕩而俗時相流
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俊之過市見其字誤取而改之
賈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取輕賤論俊
之大喜待詔文林館自言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袁孝脩

袁孝脩字叔德驥之子也天統中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
為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建縣寡皆得其歡心御史
過諸州悉有舉劾惟不到信州及還京州民鄭揚宗等七万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餘人請為立碑敕銀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
紀功德教許之除都官尚書為益郎十年未曾受升遷之
尚書那那與孝脩舊款常呼孝脩為清郎大率物以類聚少
卿出使還省歷充州時那為充州刺史別後致書并送繭素
事情不受與那書云今日相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
慎願得此心不貽後責那報書云繭素之贈率爾不思教承
來旨吾無問然那昔為清郎今復作清郎矣某吏部尚書時
政塞道衰連忤要勢禍不旋踵率爾雖清白自守猶不免
為之累齊人入周投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隋開皇初除
都官尚書出為熊州刺史卒

李幼廉

李幼廉高邑人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
嘗以金寶投之不取強付之輒都於地以幼而廉故名曰幼
廉聰敏好學為世宗長史世宗薦之遷瀛州長史高祖經冀
州總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
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幼廉應機立成恆先期會為諸州推
的神武貴人曰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席指不高祖還
并以告世宗世宗喜曰吾知人矣世宗嗣事謂杜弼曰并州
王者之基須好長史時舉者多不允世宗乃曰我諸君好長
史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辛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衛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衛及政
刑寬猛帝意從文峻法幼廉以為非帝不悅除濟陰郡守還
大司農卿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寶盡傾幼廉高揖而已出
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恃官暴橫前刺史不能禁幼廉收
繫之乾宿疏奉黃金百挺妓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代還
祖親執政求紫石美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有
同請乃市二兩與之喪不能平或以告之幼廉曰李幼廉結
髮從官誓不曲意求人假欲挂領不過還向并州耳時已授
都官尚書幼廉表辭遂發教遣之齊宋官三品悉加儀同幼
廉獨不在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宜為榮卒贈吏部尚

書

許惇

許惇，新城人，為司徒主簿，明斷敏速，時人號為「人鐵主簿」。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貴賁，勳貴屬請惇御之以道，政為天下第一。詔圖形於闕，頒示天下。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髮，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因不復敢長。又號齊鬚公。歷尚書右僕射，特進，封萬年子。惇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說經史，咏吟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杜口而坐，或隱几而睡，不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為勝流所重，致仕卒。文學政事各有其長亦不勝

源彪

源彪，字文宗，樂都人，為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為鄰境所欽服。前被抄掠者，多放還。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道，源涇州來，爪步真可謂通和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等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彪計捍之計。彪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復不可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為彼餌，尉破胡進既未得退，又不能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視失淮南，同于蒿矢。如彪計者，宜專委王琳。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且琳於墨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

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事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實良圖，但口舌爭來已十餘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拜官州刺史卒。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七

七

史料卷一百五十一

北齊書六

列傳

儒林

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因魏氏喪亂之餘，屬余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盡，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醫，願盼斯在，猶且提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窮名教之地，愴仁義之風，與屬疆揚多虞，戎車歲駕，靡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形諸心慮，觀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卿，起遼高

史

卷一百五十一

祖免其罪，置之賓館，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隆卒，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並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摩虎，石碣，渤海李鉉，刁柔等，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軍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委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自餘多驕恣，微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鎮米雕朽，迄用無成，夫帝子王孫，秉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親賢，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稱山竹箭

加以括利，黷亂皇猷，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實熟習，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趙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從訓，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多被州郡學使，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學生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尤異者，抽掇之，今取其通顯者，列于儒林云。

李鉉字寶鼎，渤海人家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諸經義疏，用心精苦，曾三冬不就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至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鄉里，生徒數百，蓋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來秀才除太學博士，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妙簡碩學，以徵諸子，世宗為之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綽，北海王暉，清河崔暉，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乖謬，喟然有刊正之意，於教授之暇，遂覓說文倉雅，刪正經注，中課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鉉與殷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二

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廢帝在東宮顯祖詔
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遣王人將
送儒者榮之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見者肅然敬憚閉
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單思無所不通
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辭疾
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使星馳報之縣令爲整冠履不得已
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而之賓館其見禮
重將舉充秀才固辭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
贈遺甚厚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親至其

史壽 卷一百五十一

門歲時置羊酒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東
俸食舉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時字士變河間人天保初舉孝廉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
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尉宰進食有菜曰邪焉時令
去之曰此菜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被
褥繡纈拜國子博士除將河太守有惠政謝病歸

劉璽字孔昭阜城人舉秀才不第乃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名六合自謂絕倫以呈觀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
六合已是太愚文又甚於六合四體又甚於文畫不服以示
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騶駼伏而無賦媚畫容止舒綈舉

此語有符

不得於生
而得於死

動不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換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李
與欲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相語河南
王孝瑜聞畫名每見輒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至使且在畫
坐畫徑去追謝要之終不返孝瑜卽位好直言畫聞之喜曰
董仲舒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書言雖切直而非世要不見
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篇畫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補
交州典後令俄卒死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
用爲典後令得假暫來辭別云畫有石鏡子新論全
馬敬德河間人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
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畧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

史壽 卷一百五十一

舉送之至京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國子助教
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後主既不
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武平初以師傅之恩拜國子祭酒卒贈
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
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封敬德廣漢王子元熙襲武平中
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有
文學可令教兒於是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之元熙性
和厚甚有名譽皇太子親敬之隋開皇中爲秦王文學卒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
世宗引爲賓客教授太原王紹德書除參軍後主在東宮世

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通婚朝士爲其兄子取景仁息子瑜之子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病道徐之範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開府儀同三司文林館立中人鄧長順布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中書監卒贈齊濟等五州刺史景仁出徵寒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何莫知氏族所出音容庸鄙既爲王妃與公主郡君同入朝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六

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衛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若顏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字正理河間人郡貢孝廉策居上第除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其敬重之暹欲薦會爲諸王師會不慕榮勢固辭徵修國史性懦弱似不能言臨機答難酬報如衡貴遊子弟慕其德義或就其宅或宿其家晝夜承閑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都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輒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亦不以此術教其子曾令家人遠行久而

此
馬

史

卷一百五十一

六

不反及還垂將至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使人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占然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占卜之屬都不經目會本貧生無僕隸被佐助教乘驢上下助教職事多非晚不歸曾獨夜騎驢出東門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回動輕漂有異恒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墮驢迷悶至明始覺墮驢之處去家數里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口不能言遂卒年七十六會生平畏馬果以此終張雕虎北平人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世祖卽位除通直散騎侍郎入授經書加國子祭酒胡人何洪珍與張景仁爲婚媾雕虎與景仁同宗自託於洪珍公私之事雕虎常爲指南機提婆韓鳳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虎爲洪珍謀主甚惡之雕虎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屬匪躬之節論議無所迴避數讓切寵要獻替帷幄上頗委以朝政雕虎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虎不如也若致君亮舜則也不如我鳳等陰圖之會雕虎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鳳因譖之詔誅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

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掩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歟歟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之于德冲爲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在殿庭執事頽絕於地久之乃蘇與諸弟徙北邊石蠟中山人爲黎陽郡守居官情儉兗州刺史斛律武都皇后之兄也性貪暴所過郡縣歛絹數千足以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曜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須出於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曜絕備清素笑而不責終譙州刺史

文苑

史纂卷一百五十一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迷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寶飛聲若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翅露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與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青懸解天縱多能摘韞囊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卿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同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

縱其情思底滯開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騁勝流周旋益友夙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縉飾以丹青雕琢成其需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者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殺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乎齊自劉圖云啓廣延覽偶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霧集河間邢子才邢子明鉅鹿魏伯起魏季明范陽盧元明祖孝徵清河崔長孺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南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暕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給誥其李廣樊遜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肅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間杜臺卿劉遂魏壽亦參知詔誥自李愔以下在省唯撰建除官詔旨其闕涉軍國文翰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隋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詩賦因畫屏風教通直郎蕭放及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詭諸詩以充圖書帝愛之復追齊州參軍蕭繇趙州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之推欲更廣其事祖英輔政愛重之推託鄧長順說後主屬意斯文延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延又

人而書之

史記卷一百五十一

九

奏操御覽詔廷及特進親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虎中書監陽休之監撰奏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又等人館撰書并敕放懸之推等同人撰例復命特進崔季舒等續人待詔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前濟州長史李肅等竝入館待詔御覽成後撰錄之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文學庸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論其才性入館諸賢強半不逮之也自那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別傳或附其家世或各存後書輒畧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焉

祖鴻勳范陽人爲州主簿魏臨淮王或薦鴻勳文學除奉朝請鴻勳不謝或喜曰吾得其人矣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參軍鴻勳至徽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高祖徵至并州作晉祠記除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餓卒官李廣范陽人爲侍御史顯祖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徵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徵早朝未明假寐忽覺驚聞其妻云吾向似睡見一人出吾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卒

史記

卷一百五十一

十

樊遜字孝謙猗氏人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少從學其兄仲以造禮爲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受安逸能不愧於心乎欲同作業母馬氏曰汝欲謹小行經上進耶遜遂專心典籍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爲僕射遜過客還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在坐言欲命府僚遜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曰家無餘第不敢當此梁州舉遜爲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勅在虞書省方之義若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判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軍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振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煩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籙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薄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聖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欽

吞巴蜀而歸嶠南，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傳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開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鼎，楚攻鉅鹿，在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之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按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征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雕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鹿，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容相非毀，肥遯之與賓王，難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行禪受，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

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素，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藉首天師，方開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王符，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議，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諸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無稽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復，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移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貴，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業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見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棄王嬌軀波斯瀝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官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錦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春言萃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公章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史書

卷一百五十一

書

又問刑罰寬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資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哀吏到門無求而不可肯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讓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典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甯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淡文臣實未悟何則人

育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順存擾則國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奔舉阜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寬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尚書掇第以通為第一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選與冀州秀才高乾和水曹參軍周子漢等十一人共刊定秘府書籍時統緒者多遜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

史書

卷一百五十一

書

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管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籍案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稚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始無遺闕陸探伏潭卒楊愔使選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

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並員外將軍天統元年加員外郎行過轎車頓肩下泪指方相曰何日煩君一到數日卒

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理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曾有事入奏值世祖在庭因左右傳通傳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歎笑後主即位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齊滅年卒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釋道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書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行發郎中王則救之獲免景平還江陵釋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送行弘農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之推具船經砥柱之險將安子來奔顯祖悅之除奉朝請內館侍從從至天池授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教書示之之推于管外飲酒孝信以狀聞顯祖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開明大為祖延所重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帝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京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

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遇為勳要所嫉欲害之崔季舒等入諫之推取急還不連署亦被喚入及勘無之推名方得免禍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鄉窘急計無所之推因宦者鄧長順進奔陳之策募吳士千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那肱等不願入陳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以之推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濟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卒有文三十三卷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嘗撰觀我生賦其末有曰予一生而三化備茶苦而夢辛嗟宇宙之遼闊愧無所以容身遠絕聖而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棄智妄鎖義以屬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遵譽以求申既衡石以填海終荷戟而入秦向使潛於草莽之下甘為飲獻之人委朱綬而樂曉醉白璧以安貧亮舜不能榮其素樸策封無以汗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嘆風而泣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為序

唐書本傳

蕭慈字祖仁梁上黃侯暉之子天保中入周官太子洗馬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循吏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爲大丞相府屬周文據雍州高祖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明公憂爾關右便自隔絕華原銜旨相喻明公不思改圖轉禍爲福乃欲相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不返每嘆息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封新城公除兗州刺史人懷戴附盜寇寢息州

宋華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獄有繫四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數十人華原悉遣歸家期五日還獄依期畢至州境數有猛虎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駃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卒贈司空

宋世良字元友并族子也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魏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河州刺史梁景獻抱罕羌首侍遠不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爲送表賀正世良並奏科其罪帝謂長孫承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捕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大

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時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皆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樂援涕泣有老人丁金剛曰金剛年九十記三十五郡主府君善政其清徹底今失賢主人何以濟爲東郡太守卒贈信州刺史弟世軌天保初拜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之爲反數年不斷世軌判爲劫唯殺魁首餘悉舍之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稱寺中二絕及卒諸繫囚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族子欽道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州府佐吏使人問者先酬錢然後敢食時稱嚴整遷侍中與楊愔同死贈吏部尚書孟業字敬業鉅鹿人定州刺史彭城王元韶神武之婿也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仁之入爲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執業手曰我去君失

援恐不自保全願君勉之業有一馬瘦死留以養貧令州府
官人同食馬肉欲厚相饋業固辭館戲業曰卿選名人也對
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思無方便耳今喚酬值
恐損聲名仁之為西兗州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正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後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
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答曰業唯自修無他長也司州牧
清河王岳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之笑而不
言後謂業曰卿斷決之明有過驅貌之用遷東郡太守以寬
惠著孝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加
衛將軍卒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北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為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為伯
謙舊寮非吉齒未嘗造請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公田肥沃
伯謙易之以給貧民輟用熟皮為之示辱而已有朝貴過郡
境問太守政治何如對曰府君恩化自古所無因陽民歌曰
府君政莫之先退良田易皮鞭布威德人無冤客曰既解恩
化何復布威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象其恩惠及徵入百姓
號泣遮道除南鉅鹿太守民有爭訟其貧弱者曰我自有白
頭公不慮不決拜銀青光祿大夫卒族子叔寶性好直言其
妻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親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
寶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屬當今外築長城

內與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陵之擢其髮以澗汁沃
其頭史以山廢頓久之為平陽太守卒贈本州刺史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父備魏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謁東荆
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
異之署為參軍文襄引為刑獄參軍并州有強盜參軍張龍
推其事賊徒已拷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得
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妄引者曰爾輩若不遇
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盜止
息零陵縣人魏雙成在處與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于
官列送至郡瓊一問知實非盜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羊

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答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
收云但付府君郡郡富家將財物寄界內以避盜釋縣富
人成氏為賊攻急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祇賊
劉黑狗構結徒侶瓊所部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郡中舊賊百
餘人瓊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
性清慎不發私書濟州沙門統道研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
請郡縣為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玄理研無由啓口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
上事遂焚券郡人趙穎為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
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瓊致於廳事梁上竟不測人聞瓊受趙

和內本通

類餉瓜競貢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乙普明兄弟
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現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
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於心何如因下淚眾人莫不泣
泣普明兄弟叩頭求出後遂同往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觀時
田元鳳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
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儉而衷禮蠶月預下綿絹度
樣於部內兵賦次第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他郡遣
人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集郡中有
梁家自從貸粟以給饑者編紀白瓊曰雖矜饑民恐累府君
瓊曰一身獲罪而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民庶無一人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經州相訟政為諸郡之最裴獻伯為濟州刺史肅於用法瓊
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
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民譽者非至公延祐曰若爾
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有敕州舉清能獻伯竟以瓊應舉遷
三公郎中前後告謀反者付瓊推檢事多中雪尚書崔昂曰
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怒
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賜爵安定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
鄰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瓊曰但
且還寺得像自送汝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贖處所遣人收掩

悉獲實驗道俗嘆服遷大理卿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路去病平陽人為咸安令京城有鄰臨漳咸安三縣輦轂之
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諸屬百端
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下至厮養莫不憚其風
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為稱首
房豹翼之子也為慕容紹宗主簿紹宗自云有水厄乃於戰
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翼以厭當之豹曰夫有命在天豈人所
能為公若實有災厄非禳祥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
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遵命任理方乃秉帑入水以厭災
咎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
史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耳後紹宗竟遇溺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郡頗稱水陸賦苦
豹擊井遂得甘泉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遷都頻復四節
終於家

酷吏

宋遼道廣平人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遼道
魏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尚書令臨淮王琰族私譴責之遼
道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驥不謝王理即日上書曰徐州刺
史元孚表云偽果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平宗
室重臣告諸應實所以量察給武官千人乎今代下以路阻
自防遂納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

此言那州
不怨

漢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或乎之兄子造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案乎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合科其罪或召臣於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願屬溢口不顧朝堂右僕射世隆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顧貴賤比自元顓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廷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怒更甚臣既不佞于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臣系官百寮遂使一郎擡挾高聲肆言頓挫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一

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河橋遊道於幕下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宋遊道耶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還別為神武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情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辱以為中尉文襄請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威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

明則不慈
惡則不剛

令司馬子如奏駁尚書遺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高隆之與左僕射裴城王旭上奏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判聽宋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官格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據律處死朝士皆為之懼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謂楊情曰此大剛惡人情曰譬之畜犬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文襄謂之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以為司徒左長史文襄繫黃門郎溫子昇於獄餓死之素寢路隅遊道收葬之文襄曰卿真重義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是也人代卿情是不知吾心也除御史中尉王道習奏御史遊道限外投狀遊道與道習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悉收遊道付獄吏欲為脫卿遊道不肯曰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天保元年兼太府卿與少府覆檢主司盜裁得鉅萬計奏更反誣之下獄尋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諡曰貞忠遊道性剛直疾惡如讐同獄嚴酷犯罪者皆欲殺之極法彈糾奸察陰私兗州刺史李子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將舍之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襄遂獲殺子貞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肖像題曰忠清君遊

非道人語
此乃謠言

道一日効吉寧等五人同死有喜色朝士甚鄙之然鴟交遊重然諾時人語曰遊道獼猴而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開貌何謂隗者必無情遊道常會客李構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宜迎接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大怒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通為博陵王管記與典義誣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之士通寢臥夢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通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子士素貴門侍郎士約尚書左丞

史事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畢義雲眾敬曾孫也為尚書都官郎中性嚴肅事多幹了文義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義雲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大起怨謗司州吏訟其減秩并改換文書文義以義雲奉公取怨並無所問拘吏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咸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還御史中丞繩劾更切頗被怨訟與高元海淡相依附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鄴武成猶疑惑元海遣懷車迎義雲入北宮參署義雲與元海等勸進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得意義雲銓衡進許引接言離別非久州先有錢吹按部行遊兩部並用除七兵尚書閤門積雜與左丞宋遊道因事忿競遊道延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不能答辭最殘忍非人理所及居家尤甚子姓僕隸皆受其辱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抄掠無數首者龍頭禁之庭樹食以飴殊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得遺刀於庭善昭所佩也善昭聞難奔哭家人以佩刀示之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縣令武成命令人蘭子暢推之義雲新納少室盧氏有也貌子暢疑盧氏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氏具列之乃收捕善昭解府漳欲將斬之邢邵言此乃大逆義雲貴臣不可宜揚乃斬之於獄渠尸漳水

外戚

史事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胡長仁安定人武成皇后之兄也歷位尚書令武成崩預奉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郎孝祚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祚必方駕而來省署既繁簿案堆積令吏諸都坐者日有百數孝祚每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在公事停隙時人號為三俊長仁私遊玄密處與孝祚孝祚勸其求進和士開漢疾之除孝祚為章武郡守元亮進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祚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害因而殺之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從孝祚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求為領軍善相文武以主上實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抑而不許出為齊州刺史辭於昭

列仗引見長仁無所言唯涕泣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屬不
爲奏長仁怒憤謀令李楷培刺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
與祖廷議延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國範
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相賜死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
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歎歎流涕不自勝後主新長
仁女爲后長仁子君璧等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稍稍退
焉長仁從兄長榮爲黃門侍郎後主踐祚敕長榮與黃門
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
彥深和士開高文通領軍婁建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
朝政時人號爲八貴後定遠支通被出唐邕專典外兵建猛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那肱別總武任長榮常在左右宣詔令後主富於春秋廢事
皆委長榮長榮盡心職奉甚得名譽長仁欲入處機要之地
執政不許疑長榮之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廢其陰私出之
後主不得已除趙州刺史及辭長榮流涕後主亦惻然至州
卒

方伎

由吾道榮瑯琊人少爲道士開晉陽人某明法術往尋之是
人爲人家備力無識之者久乃訪得其人符水禁咒陰陽曆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悉以授道榮咸餘謂道榮云我本恒
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終

在軍中
自必領子

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是人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
河流便絕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
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其驚異之如此遂道
榮所不得也道榮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木茯苓修長生之
秘善洞視驚輒敗於江南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從役得歸
若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文宣召往晉陽道榮恒
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有猛虎去馬止十餘步後人驚
怖將走道榮隨以杖盡地成火坑猛虎遽走道榮至文宣見
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諫議大夫沐陽公
從晉王平陳還辭歸卒又有張遠遊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

卷一百一十五

末

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食世間作業不能即上天待
臨死時取服臨死時可不脫也
王春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
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
叩馬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春縛其子爲質云不勝請斬之
俄而賊大敗後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安
夷公卒

信都芳河間人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之玄妙
精微我每沉思不聞雷霆之聲爲魏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
家有群書欲抄集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歌地動銅

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國書為器準。令芳撰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復撰史宗仍注之。又注董若勾服。令數十卷。後魏於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召之。保樂弟紹宗薦之。神武為館客。授田曹參軍。紹宗給以驛馬。不肯乘騎。夜遣侍婢試之。芳忿呼殿舉。稍介自守。無求於物。丞相舍曹祖延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謂意十數日。報延云。吾得之矣。然須河內茂草。灰後得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非時所重。竟不行。此法遂絕。客曰。卿天覆觀。以策意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

史宗

記

以期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素。廣宗人。明於陽律候之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景素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景五月。聖人君。天與是年。南東北水中。庚人王。高得之。建業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鄒至平。鄒城諸大臣。同謀。將還。賈拔仁云。景素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素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素筮。遇乾之鼎。景素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云。

亦朱必

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素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其驗若神。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當貴。不積死。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芒陰之役。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陣。我為火陣。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記室。岳封王。以背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渡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未至而喪。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

史宗

手

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子驥欲學術。數違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芒山之戰。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時有基母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精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有端端密善算術。在晉陽館庭中。一聚樹。令其布算。客云。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割數之。唯少一千。客曰。必不少。但更減之。果落一算。榮陽趙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卜。三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

煙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果如緒言。

吳遵世，渤海人，避京洛，以下筮知名。文襄引為墨曹參軍，從避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劉李業與云：「坤上艮下，艮為山，山山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上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令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遣詔徵武成，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之。遵世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起叫而舞，後預慰進，迴亂死焉。」籍之

趙輔和，臨漳人，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主

有日矣。文襄令文宣擇地，得一所，命筮之。過華，咸云：「不吉。」輔和少年，在眾人之後，進云：「華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用此地，即義平陵也。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文宣以帛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口。」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李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聞玉為諸王相，心不悅。王謂其妻曰：「殿

上者，不遇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徵召玉。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同若得過午時當活。」及至，遂斬之。時正日中，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問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曰：「我家奴猶祿普兒，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巧速，非帝王相也。

張子信，河內人，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承洛與子信對坐，有鸛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幸

鳴於庭樹，闕而墜焉。子信曰：「鸛言不善，向夕有風從西來，歷此樹拂堂角，主不善事，今夜有人喚當以疾辭，雖救亦不可往。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召承洛，且云：「敕喚承洛欲起，其妻苦雨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果詰朝而難作。」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那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之診脈，退告楊愔云：「那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當死，未卦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浮醕中，石自成屑，燒至石盡，取石屑，膠乾，持徒和醋

以塗腫上無不愈除通直散騎常侍

恩倖

和士開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士開幼而聰慧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加以傾巧便解大見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相愛重如此文宣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徙之長城王請之赦還還武成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御史中丞畢義雲俱疾士開將出之士開奏元海等支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廣陵

史

宋一百五十一

卷

太守敬長瑜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劾之以貨事士開士開書屏風詐為長瑜所獻武成大悅駿表至遂不同焉天統元年加士開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真定伯追母憂帝悲悅遣武衛將軍侯莫弼詣宅晝夜扶持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救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浚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還韓寶業以情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并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四年遷尚書右僕射帝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泣下獻歡不能言帝曰此是卿不言之諫因不飲酒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與士開相離或累月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候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前後貨賜不可勝計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設帝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快活即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處不辦無為自勤苦也帝大悅於焉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畧無一言

須臾罷入帝親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局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漢委任之又得幸於胡太后猶見親

史

宋一百五十一

卷

密題即王叔與妻定遠元文遠謀出士開引任城馮弼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謀為太后駕朝臣於前殿殿而陳士開舉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官掖臣等義無杜口日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叔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叔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叔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遠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使胡長樂傳太后令曰梓官在殯事太急速欲王等更思量叔等拜謝太后及後主以告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大臣皆有觀

太后亦來

太后亦來

珠履猶足
也美人則
何如

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叔等云文選與臣同任事豈
得一去一爾可竝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叔
等謂臣真出必心喜太后告叔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
史文選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叔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二
美女一珠簾及諸寶玩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
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聊獻微誠定遠大喜謂士開曰
欲還人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作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入見
士開曰先帝登遐臣魏不能死親朝黃意勢欲以陛下為乾
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畫

主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
敷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黃趙郡王叔以不
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賜以珍寶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錄尚書事初武成帝
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是彌自放
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
書御史王子宜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千秋門外不
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
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畧不在意及旦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還

供用人以
為其者多
矣其人以
為女其

軍士防送禁於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斬之簿錄其
家口先是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帝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贈士開右丞相太宰司徒錄
尚書事士開自天統以後威權轉盛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
附會甚者為其假子有一士人謂士開值士開患疾醫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請為王先嘗之
一舉便盡士開為之強服遂得汗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
營救既得免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
非直道云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美

庭提婆為叔後主在襁褓中令營鞠養之謂之乾阿彌呼姊
姊為太后所昵愛令營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官掖之中獨
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義子天統初引提婆
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寵養無所不為寵任尊
隆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封城陽王令營伎媚寵昭儀養之
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營稱曰太姬此齊朝
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以
來令營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賜與動傾府
藏令營則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邑之徒皆重跡
屏氣提婆嘗有舉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

謂提婆也。斛律皇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詞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胡昭儀。每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以穆氏有子也。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後主漸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胡昭儀。別造寶帳枕席器玩備盡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請大家看之。及見昭儀大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遺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黜胡氏以穆氏為正嫡。引祖奭為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

史

卷一百五十一

羊

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而性和善。不甚傷物。未嘗毒害世人。耽祥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晉州軍收後主還都。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因此見害。高阿那肱善無人。天寧初。除武衛將軍。那肱工騎射。便辟善事人。諂悅和士開。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封淮陽王。除并省尚書令。武威令在東宮侍衛。後主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郎中源師嘗語肱云。龍見當雲。肱驚

史
卷一百五十一
羊

喜。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臾祭非真龍見也。肱云。漢兒強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嘆曰。國家大事在祀典。戎禮既廢矣。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還司徒右丞相周師。過平陽時。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向暮使至。云平陽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即欲引軍。救妃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家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

史

卷一百五十一

羊

未央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舉軍還來。我何為守。歷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使內參讓那肱曰。爾富貴惜性命。即後主與穆提婆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傳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妃奔高家橋。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事。今眾全殲。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曰。軍尊收。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覲。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軍士雷相告。那肱私遣人招引西軍。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

以那麻該將

反又以爲妄斬之帝很恨還鄴侍衛逃散唯那麻及關寺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河令那麻以數千人投濟州關覬覦周軍那麻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至關那麻遂降時人皆云那麻表款周武必生致齊主故不報兵至使後主被擒那麻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隆州刺史大衆未至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恩僧充師於路中大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環終被你國時端端主阿那環在塞北強盛帝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高阿那麻遂亡齊云雖名麻世人皆稱爲環斯同亡秦者胡益縣定於蜀實也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

元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數與共戲及卽位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云強弓長箭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乎鳳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謀解律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說之後主數日不與語後乃復舊封昌黎王領軍大將軍子寶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公主生男滿月爲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喚入顧問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遊戲射獵皆在御傍每賜與動至千萬與高阿那麻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國害政日

何處何不

滋月甚書陽陷沒報至鳳與穆提婆擁禦不輟日他物從他去帝使於黎陽臨河築戍曰急時且守此鳳作龜茲曲云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鳳帝刀走馬未曾安行與口張拳勢欲啖人二子寶行寶信弟萬歲並開府儀同寶信復尚公主駕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官從嫁也奏遣孝官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官役官夫匠自營宅及爲鳳穆提婆造第德信以聞及幸晉陽鳳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怒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罪命毀其宅公主離婚後主晉陽走還詔復官爵從走度河到青州爲周軍所獲鳳忌嫉人士朝夕譏私唯相譟訴惟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

早

李紆等死皆鳳所爲也意包服屬未嘗與人相接朝士路事莫敢仰視動致叱咤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屬養未品亦容下之仕隋爲龍州刺史卒後主左右有開府薛榮宗自云能使鳳及周軍之過言於後主曰臣已奏還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後問林宗是誰行恭云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裳靴掛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華安多類此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五十二周書一本紀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一百五十三周書二列傳	
后武帝皇后阿史那氏	宣帝皇后楊氏
宗室幽公導 <small>亮</small>	晉公護
太祖 <small>周</small> 王齊王憲 <small>亮</small>	衛王直
趙王招	代王達
李弼 <small>亮</small>	于謹
獨孤信	侯莫陳崇
若千惠	劉亮
王德	
卷一百五十四周書三列傳	
王熙 <small>亮</small>	王思政
達奚武 <small>亮</small>	豆盧寧
宇文貴	王雄 <small>亮</small>
賀蘭祥	尉遲迥
馮景	楊寬

柳慶 <small>弘</small>	蘇綽
李遠 <small>弘</small>	
卷一百五十五周書四列傳	
長孫儉	長孫紹遠
斛斯徵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田弘	梁臺
宇文測 <small>深</small>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王勇	耿豪
高琳	李和
侯植	竇熾
于翼	韋孝寬 <small>亮</small>
申徽	盧柔
趙剛	
卷一百五十六周書五列傳	
王悅	趙文表
楊斛	裴寬
崔謙	崔儉

世紀

唐華原令 魏徵 撰
清晉江 陳 修

太祖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炎帝神農氏之後也。黃帝既取天下，炎帝子孫遷居朔野，有葛藟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以為王。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裔孫曰普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

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勇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兒所滅。其子陵，仕燕，封玄菟公。慕容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道武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徙居武川，陵會孫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偽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糾合鄉里，斬可孤，後陷於鮮于修禮，為定州軍所殺。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少子也，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身長八尺，方頰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畏之。少有大度，輕財好施，爾朱榮定河北，忌太祖兄弟雄傑，託以他罪，誅太祖兄洛生。太祖以家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為別將，

從賀拔岳討元顥於洛陽。孝莊反正，封寧都子。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行原州事。關隴寇亂，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蕭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心異之，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問計於太祖。太祖曰：「今天光在，還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進失天光之期，退恐人情變亂。然後以此說悅，事無不遂。」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為先鋒。顯壽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岳為關西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二

工

大行臺以太祖為司馬，事無大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破，爾朱氏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齊神武見太祖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太祖說陳忠款苦求復命，遂倍道而行。齊神武果追之不及而返。太祖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凡欲立大功，未有不因地就總英雄而能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庸材，圖之不難。今貴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侍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擊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

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次平涼。表太祖爲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貳於齊。岳欲討之，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遂與悅討泥。果爲悅所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寇洛收集將士，返至原州。洛最舊者，爲衆所信，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固辭。趙貴言於衆曰：「今欲復讐雪恥，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宇文夏州英姿俊談，遠邇歸心。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濟矣。」諸將稱善，命赫連達馳告太祖。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曰：「聞悅今在平涼，去平涼不遠，且已害賀拔公。」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三

之實難，請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撲平涼，而反越趨屯兵平涼。吾知其無能爲也。」遂率懷下輕騎馳赴之。太祖至平涼，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齊神武使義寧太守王基勞太祖，太祖不受。基還言太祖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不以爲然。時魏孝武帝欲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岳軍，追還洛陽。會諸將已推太祖，太祖表於魏帝，辭以高歡已至河東，候莫陳悅猶在平涼，首尾受敵。且軍士多是關西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乞少停援。因與元毗利往盟誓。同樊王室。魏帝詔太祖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太祖遂引兵上隴，責悅以殺賀拔岳。

悅遁走。太祖令原州都督宇文導追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豪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甕歸。太祖知而罪之，卽剖腸將士。衆大悅。太祖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蜉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遣使於太祖，深相倚結。太祖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禦遂入雍州。魏帝遣太祖侍中、關西大都督署陽公承制封拜。於是寇洛爲荊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張獻爲南岐州刺史，魏帝方圖齊神武，遣使徵兵。太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四

祖遣大都督略超率兵赴洛，進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太祖乃傳檄方鎮討歡。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欲入洛。吾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擁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以相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驅之執。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稱善。七月，太祖發自高平，前軍至弘農。齊神武逼京邑，魏帝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高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

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遣大都督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帝遂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罪。奉帝都長安。加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郡公。軍國之政。咸取決焉。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公主配太祖。未及結婚。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進軍討瑾。斬之。虜其卒七十。還長安。進位丞相。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討曹泥於靈州。泥降。遷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五

其豪帥於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遣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安定王。太祖固讓。乃改封安定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同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黑擊走之。太祖爲新制二十四條。奏魏帝行之。二年。秦州刺史万俟普。率所部叛入東魏。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寶泰趣關。高昂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南諸將曰。賊將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必度。是欲緩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不可。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日大來。謂吾但自守耳。玆於得志。有輕我之心。擊之必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比五日中午。吾已取寶泰矣。太祖率騎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潛出軍至小關。寶泰卒閉軍至陣。未成。太祖縱兵擊之。盡俘其衆。斬泰。高昂聞之。焚輜重走。神武亦撤橋而退。太祖還長安。七月。後兵會咸陽。八月。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遣于謹徇地至槃豆。降之。攻弘農。虜其將高干。及刺史李徽伯。戰士八千人。宜陽郃郡皆降。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歸。齊神武懼。率衆十萬趣蒲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六

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聞齊神武將渡。乃引軍入關。神武逼華州。刺史王黑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未至。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至咸陽。人情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候騎告齊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遣軍

渭曲背水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令將士皆偃戈於
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暉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銳馳而進
不爲行列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軍
與之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斷其軍爲二大破之斬六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
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皆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
長安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
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太祖遣馮翊王元
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
李頌趨荊州賀拔勝渡河圍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畧定汾絳獨
孤信入洛陽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梁陳以
西降者相屬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東魏將是云寶殺其東
揚州刺史邢椿以州降四年三月太祖入朝禮畢還華州七
月東魏將侯景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
穀城斬其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進軍潁東景夜
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至河上景北據河橋南屬邙山
爲陣與我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
下馬援太祖軍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昂李猛等虜其甲士一
萬五千赴河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等
居左戰失利不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而歸開府李
虎念賢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太祖乃班師洛陽失守
弘農守將棄城西走降卒在弘農者因閉門拒守進攻拔之
誅其魁首數百人太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兵少東魏降卒謀
爲亂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百姓相剽劫降人
趙青雀據長安于城雍州人于伏德據咸陽與太守慕容思
慶拒還師長安大城民拒青雀每日拒戰魏帝止閔鄉遣太
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
公華州刺史宇文弼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八

太祖會攻青雀破之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自襄廣以西
城鎮復內屬五年大閱於華陰七年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
百官不勉於職事下令申明之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
高慎降太祖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潁上
以引之齊神武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騎重
於潁曲軍士銜枚夜登邙山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
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軍悉虜其步卒
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軍復合太祖夜引還人關屯
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

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魏帝以太祖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命尚書蘇綽損益之爲五卷班於天下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百姓便之十二年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傷者多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與其大行堂侯景有隙景舉河南六州來附文襄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遁走七月侯景謀附梁太祖知之悉追還前後所配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春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二

九

魏帝封太祖長子毓爲軍都公五月進太祖太師太祖率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山安定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乃還及至帝疾愈於是還華州東魏遣其將高岳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率軍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梁竟陵郡守孫暉降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攻之楊復降仲禮太祖大怒遣開府楊忠討之克隨郡進圍安陸盜殺齊文襄其弟洋嗣事十六年正月楊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擒仲禮其長史馬岫以城降魏帝封太祖第二

子震爲武邑公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山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于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涼州刺史蕭循降侯景克建業自立歲餘梁湘東王釋討景擒之遣舍人魏彥來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

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二年正月魏帝詔太祖都督中外諸軍事三月太祖遣大將軍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方物七月太祖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迥克成都劍南平十一月誅尚書元烈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太祖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魏恭帝元年夏四月魏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帝之嗣子年七歲

文帝託於公曰。是子也才。出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公而誰。太祖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曰。維文皇帝以機祿之副。託於子。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子嗣能革變厥心。庸冀乎歷歷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于其焉避。惟子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子為口實。詔封太祖子。邑為輔城公。還為安城公。梁元遣使。請據舊國。以定疆界。連結於齊。言辭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遣柱國于謹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師濟於漢。中山公獲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一

賊下。據江津以備其逸。詔至江陵。利管圍守。進剋其城。擒梁元毅之弟。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督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子方智為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為九十九。姓後所統。單人亦改從其姓。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命蘇綽。盛辯依周禮。改創三年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為太師。大冢宰。四月。太祖北巡狩。魏帝封太祖子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令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祖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

行紀年表
北魏元年

年五十二。葬於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思信被物。咸思用命。所獲囚俘。以充戰士。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命為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魏帝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於帝。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魏帝遜於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樂燎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二

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為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云。帝王之興。岡弗更正。朝明受之於天。華民視聽也。惟我文王。誕立氣之祥。有黑水之讓。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壬寅。祠國丘。詔曰。子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遠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祠方丘。祭太社祠太廟。除市門稅。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有差。詔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民得失。禮像高年。恤于鰥寡。立皇后元氏。太傅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賜死。浙州飢。郡

周文終身
事魏李固
十六安葬
事由於護
既見碑代
之場不能
護其地
官其地

租輸未畢者竟之其窮餒者加振給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
死罪以下各降一等詔二十四軍舉賢良其不稱任者所舉
官司治罪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專政淡忌之司會李植軍司
馬孫恆與官伯乙弗鳳賀拔提等請誅護帝許之引官伯張
光洛同謀光洛以白護護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
鳳等不自安奏帝召羣公入因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
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執送護
第誅之綱罷散禁兵帝無左右令宮人持兵自守護遣大司
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以獄崩時年十六植恆等亦
遇害及武帝誅護詔太師迴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

史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庶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公孝
閔踐祚進柱國岐州刺史及孝閔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
州九月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
即天王位大赦天下十月陽平公李遠賜死梁相陳霸先廢
其主蕭方智而自立十二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復有況
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沒入為官口者
悉宜放免二年正月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立王后獨孤
氏三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降四月以太師晉公護為
雍州牧五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恤孤寡掩骼埋

史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帝七月順陽獻三足烏羣臣上表稱慶大赦九月封少師元
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
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涼晚菊寒井落
疎桐舉盃延故老今聞歌大風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太廟成
以琅邪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大赦武成元年
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
攝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五月詔有司造周曆聽訟於
正武殿詔曰比屢有紕弊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
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
徒有司勿為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共之漢帝有云朕為
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自周有天下以來
雖經赦宥但免其罪僕微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
吐谷渾遁走六月大雨霖詔公卿士庶上封事言極諫無
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修列以聞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
為帝大赦改元十月齊文宣帝殂二年夏四月帝因食過毒
口授遺詔曰朕子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
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辛丑帝崩年二十七葬
昭陵帝寬明仁厚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
及即位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提
採衆書自魏興以來訖于魏末序為世譜凡五百卷所著文

章十卷

高祖武皇帝諱邕太祖第四子也生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武成元年爲大司空封魯國公領宗師世宗甚親愛之叅議大政漢沉有遠識非顧問終無所言世宗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二年四月世宗崩遣詔傳位於帝壬寅卽皇帝位大赦十二月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保定元年春正月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祠圓丘方丘太社太廟親耕籍田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有差二月遣大使巡察天下朝日於東郊省舉益去百戲改八丁兵爲十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使於陳七月旱降死罪以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金行十一月陳遣使來聘齊孝昭帝殂弟長廣王湛代立二年春正月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送陳主弟項還江南三年正月太保侯莫陳崇賜死二月初頒新律詔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宕昌國獻猛虎二詔放之南山四月幸太學以太傅子謹爲三老問道焉禁天下報讐犯者以殺人論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也甲戌雨八月改作路癸九月自原州登隴山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

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四年正月楊忠破

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三月初令百官執笏九月皇伯母閼氏至自齊大赦十月詔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山潼關大將軍推景宣出豫州少師楊樹出枳關帝幸沙苑勢師十一月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降齊師渡河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引還庸國公王雄雉戰死之楊樹於枳關戰沒權景宣棄豫州而還宕昌羗王彌定引吐谷渾寇石門戊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貴如突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厥逆女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詔公私奴婢年七十者所在官司贖爲庶人天和元年正月路寢成令羣臣賦詩京邑耆老預會焉頒賜有差大赦改元二月詔三公以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闕光遂微日裏鳥見四月陳文帝殂子伯宗立五月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涇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喪弘表昆吾之志杜預有揚解之文自世衰亂禮儀索毀此道茫然已墜於地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秋七月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置軍人詔諸胄子入學不勞釋奠學成乃

行釋奠之祭八月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可稱揚者官司隨事上言加弔勉以屬薄俗十月初造山雲餅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行幸武功等城二年三月初立郊丘壇禮制度四年省東南諸州六月尊所生妃奴氏爲皇太后四月陳州刺史華皎降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大將軍元定率兵援之因南伐秋七月梁州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九月衛國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於沌口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渡沒於江南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大赦天下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有差齊人來聘請和親詔軍司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史

馬陸還報聘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臨禮記十月上講武於城南觀者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陳安成王項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齊武成帝殂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殂故也遣河陽公李繪會葬於齊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講論釋老義五月帝制象經成集百寮講說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遣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五年三月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遣大使巡行天下十二月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雋置西寧州齊將斛律光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太

六年春正月詔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光三月齊國公憲自訛門渡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四月陳國公純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五月齊將段孝先陷汾州九月省掖庭四夷樂後官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建德元年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以下並宥之三月誅大冢宰晉國公護護子譚國公會柱國侯伏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以尉遲迥爲太師實爲太傅李穆爲太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羣民爲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朔以外無妄徵發夏四月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代公達使於齊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斷四方非常貢獻追尋曷陽公爲孝閔皇帝立魯國公賁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月大旱帝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武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七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遣小匠師楊龜使於陳十一月上講武行幸羗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十二月行幸斛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幸道會苑

以上善殿壯麗命焚之二年二月詔皇太子養無憂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六月皇孫衍生文武官皆加一階大遼諸軍將帥帝御路寢集諸軍將帥以戎事自春末不雨至於七月帝集百寮於大德殿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兩九月詔曰政在節財禮唯率餼項者婚嫁就為奢靡年羞之費窮竭資財有司宜加宣勸使遵禮制納皇太子妃楊氏十月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一月帝講武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十二月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陞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釋教為後聽訟於正武殿三年春正月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冊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燕國公儉陳國公純趙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迨金進爵為王詔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無算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為財幣稽留丙子初服短衣辛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橫盡數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盡糶二月令六府舉賢良清正之人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殊世異時莫不無以隄防示之禁令朕恐振綱網納之軌式此因犯罪與衆棄之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變衆之弊反本無由所在羣官有德過者咸聽首露輕重畢陳纖毫無隱加

與斯民蕩滌更始可大赦天下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養總庶政夏四月齊遣使弔昭會葬五月葬文宣皇后於承國陵帝祖妣至陵所詔曰齊斬之情經籍葬訓近代沿革遂於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葬慕几延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遂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備不得全制軍國重務庶自聽斷縶麻之節苦慮之禮率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陳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二人學士六人詔故晉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公護及諸子金復先封改葬加蓋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金令還民禁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六月集諸軍將牧以戰陣之法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秋七月行幸雲陽宮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蕭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車駕還自雲陽宮八月擒直於荊州免為庶人冬十月詔蒲州民遭飢乏絕者令向郡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行幸蒲州曲赦大辟以下四年春正月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教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事非急要金停至秋無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

賑卹連租懸調兵役殘功金宜獨免四月詔上書者金爲表
皇太子以下稱敕七月帝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日往以
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關東討惡衣菲食繕甲
治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
斯實其時羣臣稱善乃下詔暴高氏過惡以陳王純爲前一
軍榮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趙
王盛爲後一軍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趙王招爲後三
軍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隨國公楊堅舟師三萬自渭入
河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衆
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上親率六軍
東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
從事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
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李穆等所在克捷
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
正守之正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代冬十月詔州郡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廢布泉錢令鑄錢爲首
者紋從者遠配二月遣皇太子贊討吐谷渾文宣皇后服再
期戊申祥四月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
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八月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
城而還九月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復論羣臣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三

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不獲冠平通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
視彼行師殆同兒戲但往年出軍河外雖撫其背未扼其喉
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
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行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
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也若有間沮當
以軍法裁之帝總戎東伐以趙王盛爲右一軍杞國公亮爲
右二軍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燕王儉爲左一軍大將軍竇
泰爲左二軍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
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
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
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鐘鼓鎮涼
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各攻
齊汾州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內史王誼監六軍
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拔之虹見於晉
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自汾曲赴城下親
督戰城中惶窘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齊晉州刺史崔景
嵩守北城夜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登城鼓噪齊
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以
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以鎮之遣諸軍徇齊城鎮
金相次降十一月齊主自并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三

赴之詔諸軍班師道齊王憲為後拒齊主閉晉州齊王憲屯
涑水為晉州聲援帝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放齊降人還帝
復發京師十二月大晉州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
餘里帝乘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勞之
將士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
初齊攻晉州恐西師卒至於城南守斬齊主於城北列陣申
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
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
山積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
若疑朕當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二

高壁帝應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棄降
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
走鄆詔諭齊王公以下示以勝敗事勢順逆禍福自是齊之
將帥降者相繼高延宗偕位軍次并州延宗擁兵四萬出城
拒戰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勢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
子城諸軍統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眾排陣而前城中軍却
人相蹂踐帝為延宗所敗千餘騎死傷甚盡齊人欲開門門
下積尸靡不得開帝從數騎冒險僅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
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官
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帝率六軍趣鄆以陳王純為并州總官

六年春正月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自號太上皇帝至鄆齊
王於城外掘塹豎柵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大
破之遂平鄆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率數十
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獲其齊昌王莫
多婁敬顯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鄆携妾棄母是
不幸外為偽主戮力內實通敵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
兩端是不信如此用心不死何待遂斬之甲午帝入鄆城齊
任城王湝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傳國璽
禪位於湝孝卿未至被執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
赦何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詔自出師至於平鄆身殞職廢
已終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二

者其子即授父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詔曰
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斛律光
偽侍中崔季舒等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
除內暴表開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并加密措其見存子
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并還之詔偽齊東山南園
及三臺金殿撤瓦木諸物並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
月論定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齊主
至帝降自昨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潛冀州擁兵未下遣
齊王憲與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
義走入突厥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

故西院平
官南院
立其賢士

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
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
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六府官詔河南諸州之民被
掠為奴婢者不問官私並放免之其住在淮南者亦聽還願
住淮北者隨便安置瘡殘孤老不能自存者所在存濟三月
詔山東諸州各舉賢士夏四月帝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
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其後大駕布六軍備
凱樂獻俘於太廟京師觀者皆稱萬歲封齊主為溫國公太
會草臣及諸蕃客於路寢祠太廟詔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
風省俗大饗於正武殿以報功也詔曰往者家臣專任制度

史華
卷之十一百五十二

五

有違正屬別發事窮壯肥非直雕鵠峻宇廣戒前王而繕構
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
率先海內宜自朕躬始其露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
殿農隙之時悉可毀撤瓦木之物並賜貧民詔曰京師官殿
已從撤毀并第之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
革諸堂殿宜除蕩覺宇雜物分賜窮民六月御正武殿祭
四徒帝東巡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而娶妻買
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以後不得娶母
同姓以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亦令改聘七月詔山東諸州
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論治政得失八月定權衡度量頒於

既月之明
不必言
世自其
之可也

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停之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
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惡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
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
鄆州獻九尾狐命焚之九月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以上
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十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吳
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陳將吳
明徽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戰不利退守徐州遣鄆國
公主執率師討之詔自平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免
為民伍若無所歸者聽舊主人留為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
於中有聖通典贊文相華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

史華
卷之十一百五十二

五

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過於生民命秩方於
庶職椒房丹地東女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
運當燒季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
三人御妻二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初行刑書要制十二月
東寺陽上人反率眾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神舉破平
之行幸并州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廢并州官及六府
是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宣政元年春正月吐谷渾
偽趙王他婁屯降行幸鄴行幸懷州詔於懷州置宮三月於
蒲州置官廢同州及長春二宮突厥遣使獻方物初服常冠
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方今之折角巾也王軌

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突厥寇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帝總戎北伐遣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帝不豫止於雲陽宮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領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蕩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毛

軌今遭疾大漸氣力衰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寮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費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吉即葬葬即公除四方庶士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葬孝陵帝沉痾有智謀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謀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勞謙接下用法嚴整羣臣畢服性明果善斷大事立懷制行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疑布被諸宮殿華綺者徹毀之土階數尺不施楹栱雕文刻鏤錦繡禁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以海

內未康銳情教習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伐齊時見軍士號行者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洗盃勸酒手付賜物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宣皇帝諱贊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四月高祖親告廟冠於陣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諱問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誅上柱國齊王惡立妃楊氏為皇后以隋公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尊所生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毛

李氏為帝太后大成元年春正月立晉王衍為皇太子行幸洛陽二月發山東諸州兵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徐州總管鄴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突厥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行大赦改元大象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見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行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邁之戶金聽還洛州此外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毫青徐各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至自東越大陳軍伍帝親懷甲冑入

自青門皇帝行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時驟雨儀衛失容四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遣使簡觀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納大後承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后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爲刑經聖制其法漢制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九月以韋孝寬爲元帥率總管杞國公亮鄭國公梁士彥伐陳十月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元

十一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韋孝寬授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江北盡平十二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殿見百官遂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殿乃遷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縱初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行幸洛陽帝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二年正月帝受朝於道會苑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改制詔爲天制詔勅爲天勅有黑龍與赤龍鬪於汴水黑龍死三月詔封孔子爲鄒國公立後承業於京師置廟以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平

祭享杞國公亮舉兵反元帥韋孝寬殺之行幸同州時侯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僦伏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四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五月帝不豫詔隋國公楊堅入侍疾後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已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御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年二十二葬

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殷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尊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北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冠通天冠加金附蟬帶綬上公侍臣綬及金蟬並令去之不許人有高大之稱姓高者改為姜高祖改為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為長大宇亦改之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帝之從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飲之以酒通而淫之溫反伏誅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為妃尋立為皇后今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每挫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內外恐懼人不自保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史臣曰高祖議嗣子之非才顧祖宗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橫楚則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帝之事身沒為幸矣

靜帝衍後改為閼宣帝長子也太象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路門學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上天元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

后李氏為太帝太后天元太皇后楊氏為皇太后天太皇后朱氏為帝太后其天中太皇后陳氏天右太皇后元氏天左太皇后尉遲氏金出俗為尼以隋國公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丞相罷入市稅錢六月復行佛道二教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以荏孝寬為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七月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遣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以隋公楊堅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邳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王誼為元帥率軍討之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八月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以梁睿為元帥率軍討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剋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之司馬消難以魯山饒山二鎮入陳遣宋安公元景山率眾追擊邳州平楊素破宇文胄於榮州斬之九月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以楊堅為大丞相十月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楊堅加大冢宰梁睿破王謙於劍南斬之益州平十二月詔諸改姓悉復舊大丞相楊堅進爵為上代王達滕王迥以謀執政被誅以長寧公楊勇為大司馬大定元年春二月帝遜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

帝葬恭陵。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宰衡扶轡，馬之詐宗，藩無齊代之疆，本因戚屬，遂遷鼎祚，雖復喉咽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頌，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逾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矣。
也。此齊魏之勝之。

史記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二

史記

史記卷之一百五十三

周書二

列傳

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後，盡有寒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爭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旣而悔之。高祖卽位，累使人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貴、神武公寶、南陽公楊、鷹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純等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一

在彼累載，不得反命，論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壞其穹廡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備禮送后。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安親，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大象元年，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冊曰天元皇帝。臣贊奉，願綏冊，謹上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附葬於孝陵。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聘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爲皇后。帝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

后尋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二年詔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又立天中太皇后與后爲五皇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咸愛而仰之帝皆慕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母獨孤氏請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行此詔心甚悅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心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殂隋煬帝有司備后禮祔葬於定陵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宗室

商公導太祖長兄邵惠公顯之子太祖討侯莫陳悅悅敗走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授車騎大將軍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趙青雀于伏德作亂導自華州率兵擊之擒伏德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封章武公爲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導性寬明善撫御凌爲吏民所附薨於上邽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域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相率負土成墳高五

十餘尺周圍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贈太師柱國幽國公于廣封天水公除秦州刺史會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保定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納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父導贈幽國公詔廣襲爵廣母李氏以廣患病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病既篤遂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以慈孝幸於一門贈太保弟亮爲太祖次兄杞公連後遷大司徒大象初詔亮爲行軍總管與鄧國公韋孝寬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軍還至豫州亮謂長史杜士陵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孝寬并其衆鼓行而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注

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亮因官茹寬馳告孝寬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晉公護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太祖諸子幼委護以家務不嚴而肅大統十二年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擒其候騎徑進江陵城下遣騎斷江津收舟艦大軍至遂克之襲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師還護討平之太祖西巡遇疾馳驛召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必不濟諸子幼小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羸寇在近人情

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拜柱國太祖山陵畢
護諷親帝行禪代之事孝閔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
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誅之拜大冢宰司會李植軍司
馬孫恆久居權要見護崇政密要官伯乙弗鳳張光洛等爲
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
大小政事皆決於護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且護每云我夾
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
陛下豈能七年若此乎帝然之數於後園習武士護知之出
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帝思植等欲召之護曰天下
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構隙他人何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

史

卷之七十五

四

春秋願命託臣以後事臣情兼家國願竭股肱若使陛下親
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
得逞其欲非惟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伏願陛下無惑護
人之口因涕泣久之乃止帝雖不召植等而心忌護鳳等謀
召羣公入譏執護誅之而光洛中變以謀告護護召柱國賀
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告之祥等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
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幽
帝於舊邸召公卿畢集護流涕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
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
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觀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以來

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
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
負累陽不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
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
於是斬鳳等并誅植恆尋弑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拜太
師賜輅車冕服金石之樂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武成
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
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
夫護密令安進飲食加以毒藥帝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已以
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

史

卷之七十五

五

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官
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
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
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
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詔及百司文書金不得稱
公名以彰殊禮初太祖與突厥和親謀爲犄角共圖高氏是
年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
更舉齊主大懼護母閭姬與皇四姑及諸戚屬金在齊被幽
禁護每遣人尋求莫知音息至是許還朝以求好四年皇姑
先至齊主以護當權留其母以爲後圖令人爲閭氏作書報

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信斷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視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濟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紆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復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松長悲豁然獲展仁伴造化將何報德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曰吾國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

史華 卷之七十五十三

二叔母賀拔及兒元寶三叔母乾于及兒善提并吾與汝大人同被擒投入定州城未幾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乾于各別分散賀拔軍管在唐城內經停三日所掠男女婦孺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根家茹奴奴望見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汝叔將兵遣截吾及汝還營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金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封

止說小兒
婦人不許
出關也

凶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當迎汝及盛洛等汝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纈成額通身袍黃綾裏金乘驛同去汝等三人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常分明記之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蟲魚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於旦夕不得一朝覿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

史華 卷之七十五十三

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者先繫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信常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欵實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孝得書悲泣不能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謹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于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眠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與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

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
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
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
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官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鄒
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痛伏讀未周五情
詞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
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
破敗之日陸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
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經心腑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
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
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
心情斷絕何顏履戴負愧神明霽然之恩既已霑洽禽魚有
心草木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
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私願生死肉骨豈過今
恩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賜許奉
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
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忍死拜見知復
何心齊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
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

大赦天下護與母聯隔多年一旦聚集資奉窮極華盛每四
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
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眾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其親未欲即
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
右廂散練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眾二十萬人帝於廟庭
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
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炯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
弘農迥攻洛陽齊憲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無戎畧此
行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令塹斷河陽之路
迥其救兵然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為齊兵必不
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
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
全軍而返權景宣克豫州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炯於軹
關戰沒護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
母卒詔起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詔
賜護軒懸之樂六份之舞護性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
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係屬縱逸恃護
威勢益政害民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
護自同州還帝御天安殿見護訖引護入舍仁殷朝皇太后
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

有臣生
立之理

待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喜嬉之問時有乖輿比雖屢諫未蒙垂納願兄更啓請因出懷中溺器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讀奏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所不能傷衛王直匿於戶內遂出斬之召官伯長孫覽等令收護子譚國公會莒國公至等并柱國侯伏大將軍劉勇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殺之齊王憲曰李安唯典庖厨既不預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世宗之崩安所爲也詔暴護等罪惡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遣趙國公盛往蒲州賜死護官屬及所親任皆除名字昌城公澄使突厥

史書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十

遣開府宇文德海壁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封改葬之謚曰謫

太祖高祖諸王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世宗即位授大將軍益州刺史封齊國公太祖平蜀以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獨問高祖以下誰欲行金不對而憲獨請行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而授當歸兄輩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而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接留心政術辭訟輻奏聽受不倦蜀人懷之立碑頌德保定中拜

雍州牧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王雄軍於邙山齊兵數萬屯山軍後諸軍恒戰各退散惟憲與雄軍衆拒之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晉公護執政甚相親委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山宜陽蔡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光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光遁走光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銳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遣憲率衆出龍門齊新蔡王康德宵遁憲渡河攻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光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見圍日久糧

史書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十一

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果餽之憲自兩乳谷襲克相社城使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乃各收軍而退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以憲爲大冢宰初憲爲護所委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聞其間或有不可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然以威名過重雖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事應

此武帝所爲實主

宣帝所以
爲暴君也

晉書兩得

其不可及

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
哲經緯屬便禮若君臣此乃亂世權宜非經國之術詩云風
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
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親以正道勸以義方
韓維我君臣協和我兄弟無令骨肉自致嫌疑文舉拜謝出
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
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
之休徵後以箴上高祖高祖方裁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
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畧五篇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
祖幸雲陽宮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曰汝爲
前軍吾當續發直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入謝高祖
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使兄弟親睦
干戈於我爲有愧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
每加友敬晉公護誅直固請誅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
之不可更有所疑文宣皇后崩直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日
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故祖括是同
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無假說人四年高祖將東討獨與
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也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乃告
之憲贊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資不納而以
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乎詔憲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七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七

爲前軍趣黎陽高祖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陷
其東西二城高祖以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圍晉州憲進兵
克洪同永安二城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嘏
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樓原大將軍盛守汾水關金受憲節
度憲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
柘爲巷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向千
里徑又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盛馳騎告急憲自救
之齊人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所斬獲俄而椿
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椿被勅追還齊人謂柘巷爲帳幕
翌日始知軍退時高祖去晉州留憲後拒阻水爲陣齊領軍
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
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姓名
憲曰我齊王也暢鞭馬而去憲命旋軍齊人追之戈甲甚銳
憲與開府忻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百餘人齊
衆乃退高祖令憲援晉州乘輿次高顯憲率所部至晉州明
日諸軍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
返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
主遁走齊人收其餘衆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
破之齊主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高祖進圍其城憲

攻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獲之。詔憲先驅趣鄒進克鄆城。齊任城王浚廣寧王孝珩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令齊主手書與浚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無不優待。浚不納。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浚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為候騎所執。憲集將通示之。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浚書曰。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支大厦。三謀可逃其身哉。且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匹職。家破身殞。為天下笑。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匹職。家破身殞。為天下笑。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殲甲。

史記卷之七十五

可憐可恨
使人髮指

智察其動靜。高祖山陵還。帝命智就宅候憲。智因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任重。非所敢當。且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復來曰。詔王曉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伏壯士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證。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留茲遺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繼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帝既誅憲。無以為辭。託安邑公王興。開府獨孤熊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寃之。咸云。仲憲死也。憲母遠步千氏。茹茹人。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憲永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憲六子。長子貴始。讀孝經。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四年。為幽州刺史。舉出自濠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常道達二人。謂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便說其姓名。左右莫不嗟伏。自虎烽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來奉。貴問曰。商人燒烽。何以私放。烽帥愕然。即首服。其明察如此。卒年十七。餘子皆被誅。史臣曰。齊王以介弟之親。居上將之重。智勇

世攻戰如神。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而扶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可謂賢矣。

衛王直，太祖第六子，高祖同母弟也。封衛國公，為梁州總管。與陳將淳于量戰於沌口，不利，坐免官。直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見免黜，又請帝除護，冀得其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護誅，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乘本望，請為大司馬，欲總知戎馬，得擅兵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兄弟長幼有序，汝寧可反居下？」列以直為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高祖以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摩陟吧寺，欲居之。齊王憲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福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之。直嘗從帝校獵，亂行，帝怒，對衆撻之。憤怨滋甚。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蕭瑀門司武衛，遲遲閉門拒守，直不得入，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為庶人。囚於別宮，復有異志，遂誅直及其子賀等十人。謚曰剽。

趙王招，太祖第七子也。保定三年，封以洛州，邑萬戶。為趙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摩五王赴闕，招等至，帝已崩。隋文帝帝輔政，將還周鼎，招欲圖之，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廣堂，第

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在閣外，惟楊弘元、胄、元威間徹坐於戶側，招以佩刀割爪啖文帝。文帝不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以大觥親飲胄酒，命胄向厨中取漿，胄不動。滕王迥後至，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迥就坐，須臾辭出，事覺，陷以謀反。誅招及其子員等五人。

代王達，高祖第十一子也。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為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熟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乃令有司加按劾密表奏之事，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性節儉，食無兼席，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不營資產。家無儲積，左右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淑妃馮氏尤為齊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遇聲色，特以賜之。隋文帝執政，害達及其諸子，周氏子孫少有遺者。

李弼

李弼，字景和，襄平人。隸侯莫陳悅為大都督，及悅害賀拔岳，太祖討悅，弼知悅必敗，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畧冠世，侯莫陳氏智小謀大，吾等若不為計，與之共滅矣。」太祖兵至，悅棄

史記卷之十一

秦州南山據險，蜀送款於太祖。至夜，蜀勒所部云：公欲還秦州，命皆束裝，蜀妻悅之，故也。為悅所親，委衆信之，爭趣秦州。蜀慰輸之，遂擁衆歸。太祖悅，由此敗。太祖謂蜀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定也。拜秦州刺史，進驃騎大將軍。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沙苑，蜀居右軍，而左軍為敵所乘，蜀率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封趙郡公。大統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蜀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殺城蜀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蜀追之，斬貸文。翌日，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漢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蜀佯殞絕於地，守者稍解，蜀脫其傍。

史記卷之十一 五十三 上

石馬因躍上西馳，得免。還太保加柱國大將軍，六官廷拜太傅。大司徒孝閔踐祚，除太師，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累巨萬。蜀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性沉雄，有漢識，故能以功名終。卒，諡曰武。配食太祖廟庭。次子曜，尚太祖女義安公主，送以為嗣。長子輝，既不得為嗣，朝廷以蜀功重，乃封輝那國公。位至開府，蜀弟樹長不盈五尺，有膽氣，為太祖帳內都督。從破沙苑，樹跨馬運矛，銜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還此小兒。太祖問樹：曉得未見其能，至是嗟嘆之。日，但使膽決如此，何須八尺之軀也。進位大將軍，汝南郡公。延州刺史卒。

于謹，字思敬，洛陽人。沉深有識量，屏居閭里，或有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歸，台鼎之位，須待時來。是以優游卒歲，非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破六汗拔陵作亂，引茹茹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辟謹參軍事。北伐茹茹，逃出塞，纂令謹率騎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騎，使置叢薄間，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恃衆徑進，軍逼謹，謹常騎駿馬，一紫一駟，乃使二人各乘一騎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謹乃率軍擊之，賊遂奔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淵北伐，引謹為參軍，特相禮接。時羣盜蜂起，謹請慰喻之，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金降廣陽王與謹，至折數嶺，迎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歸附，必欲要擊。今以也列河何之當競來抄掠，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謹伏兵發，賊大敗，悉收回也列河之衆，會章武王為鮮于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待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受律專征，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太后於尚書省立榜，募能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心腹。廣陽許

史記卷之十一 五十三 上

之謹遂到崩下曰我即于謹也有司以問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遂捨之仍加別將孝莊卽位拜征虜將軍從余朱天光破方侯麗奴天光敗謹遂入關太祖以謹爲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陳懸誠請都關右帝必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千載一增也太祖大悅會詔謹爲關內大都督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西遷從太祖征潼關破邕洛城授北雍州刺史大統元年大軍東伐謹爲前鋒拔弘農擒刺史李徵伯齊神武至沙苑謹從太祖力戰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三

主

破之進爵常山公邕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亦收兵於後奮擊齊神武軍亂以此周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曰侯景少習兵情實難測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遣兵戍爲不可太祖不聽命謹率兵鎮潼關加華州刺史賜租邑一畝主贊副焉拜司空十五年進柱國大將軍除雍州刺史梁元帝平侯景於江陵嗣位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兄子岳陽王譽以元帝殺其兄譽據襄陽來附請師令謹率衆討之太祖伐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計將

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爲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釋懷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應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而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三

主

銅表現相風銅鳥蟠螭趺大玉徑四尺闊七尺及諸樂舞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譽爲梁主振旅而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諸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謂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慮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恩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諫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

魯道齊話
謂不知之
在何行何
如耳

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何敢有辭。護既大祖等夷。護每中微禮。至是謹起而言曰。公既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與李弼侯莫陳崇。參議朝政。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施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三

至

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階正。皇帝升階立於旁。庠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和。勅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酬有司。敬訖。皇帝北面而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朕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詢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定。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聖人云。去食去兵。無信不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國之綱紀。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

陛下慎思而言。熟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晉公護東伐。請與同行。詢訪戎畧。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賜安車一乘。授雍州牧。卒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燕王儉監護喪事。賜綵練千段。粟麥五千斛。贈太師。雍懷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軍國之務。多與決之。謹竭其智能。竭諸帝室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進退。年齒退長。禮遇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三

至

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子實嗣。拜大左輔。隋開皇初卒。贈司空。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本名如願。余朱榮以爲別將。從征韓瑋。信死。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轉驍騎將軍。賀拔勝鎮荊州。表信爲大都督。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友善。相見甚歡。尋徵信入朝。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渭河。孝武歎曰。公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忠良。豈虛言哉。封浮陽公。時荊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朝。乃除信東南道行臺。荆

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弘農郡守田人能拒信於浙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擊齊民敵人謂我退走必來要截不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之齊民亦潰乘勝襲荊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懷信惠愛信喻之莫不解體因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都督楊忠追斬纂遂入荊州東魏將高昂侯景率衆奄至信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許信還時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上書謝罪加侍中開府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額豫襄廣陳留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信

相繼欽附東魏將侯景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太祖至邙東信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在州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賜名爲信邙山之戰大軍不利信收散卒自後擊之齊騎驚亂諸軍因此得全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衆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戶送於長安拜大司馬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魏寧公第三子穆文侯侯第四子藏義寧侯第五子順項城伯第六子

隋建忠伯贈信父庫者司空母貴連氏常山郡君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祚遷太保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與趙貴謀殺晉公護貴伏誅護欲殺信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太祖初啓霸業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東魏侯景之奔梁魏收爲檄梁文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欲以威衆人其爲鄉境所重如此信在秦州出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民咸慕之而側帽焉長子羅在東魏及齊平羅至嗣爵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唐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有也隋文帝踐極贈太師諡曰景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信

侯莫陳崇

侯莫陳崇武川人除建威將軍從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賊徒悉逃散封臨涇侯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迎太祖原州刺史史歸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應崇中外鼓噪伏兵悉起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遷驛騎大將軍封彭城郡公除雍州刺史進位柱國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祚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大司徒保定三年從高

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衆竊怪其故崇曰吾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忽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高祖召崇責之崇懼恐謝罪其夜護送兵逼令自殺禮葬如常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授上柱國拜大司馬初魏孝莊帝以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死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復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與太祖爲八柱國太祖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

史華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主

魏廣陵王欣從容王朗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常爪牙禦侮之寄共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國兵是爲二十四軍每一國儀同二人共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陞執警巡夜十五日下午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聚戈鈔金資官給此本問之

若干惠

若干惠武川人太統初拜儀同三司七年高慎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邙山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兵乃幸於左軍軍將趙貴戰不利退會

日暮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兵復來追惠惠徐下馬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建旗鳴角欲向齊軍齊疑有伏兵不敢過乃收軍而還至弘農見太祖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歎歎不自勝太祖壯之遷司空侯景內附令惠鎮魯陽遇疾卒惠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常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太祖問之卽日以堂爲惠宅其見重如此及卒爲之流涕喪至親臨之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尚太祖女錄惠佐命功封徐國公拜柱國

劉亮

史華 卷之十一百五十三 主

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太祖誅侯莫陳悅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靈等州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太祖使亮襲之定兒以兵猶遠不爲備亮將二十騎登巖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應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還指城外肅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惶懼一時降服諸州歸款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爲騎將進軍騎大將軍封長廣郡公亮以勇敢爲時名將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爲東雍州刺史卒太祖泣曰朕臨喪矣腹心何寄贈太尉謚曰襄後配享太祖廟庭于相

尚太女西河公主位至柱國泰靈三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

王德

王德武川人以孝悌見稱除討夷將軍從賀拔岳討万俟侯奴侯莫陳悅岳德與寇洛等胡賊太祖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大統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府侍中封河間公除涇州刺史卒諡曰獻德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于慶小名公奴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遭兵亂不復相知及

德在平涼得之因名曰慶之

史籍卷之一百五十四

周書三

列傳

王褒

王褒蜀城人剛直木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鎮梁州討平叛羌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謂之曰西河大拜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無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除荊州刺史梁遣曹義宗圖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內外多虞未遑救援城中糧盡無煮粥與將士分而食之每出戰不披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賊箭中王褒不爾王褒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歷三年義宗方退封霸城公太祖徵兵勸王褒請前驅效命拜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褒修城梯在外齊將韓軌從河東有濟襄縣乘梯入城褒尚臥未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便起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敵驚退至東門左右合戰破之軌泉遁走關中大飢徵民開穀食以供軍費隱匿者令相告多被笞桎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謫少苑之役齊軍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褒令加守備褒曰老

黑龍道臥斃于安得過齊神武至城下謂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攻封扶風郡公移鎮河東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其有固志黑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王師敗績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欲他適亦可任意如有忠誠能與王羅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拜雍州刺史茹茹渡河南寇侯騎至幽州朝廷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整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黑議之黑臥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王羅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

史記卷之十王十一

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黑輕侮權勢皆此類也還鎮河東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黑為設食使者裂去餅線黑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溲春覺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慚又與客食瓜客削瓜侵肉黑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就取而食之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黑不暇命杖手自取鞭以擊之每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雖其鄙碎黑安於貧素不營生業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將當時伏其清潔卒贈太尉諡曰忠孫述幼喪父黑卒居喪會葬時東西交爭羣官遭喪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

終禮制備鮮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見其衰毀乃特許之葬扶風公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忤預定策功封新侯齊神武有異圖拜思政中軍大將軍總宿衛兵思政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十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泰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徐復舊京此長策也帝然之及神武兵至帝西入關進爵

史記卷之十王十一

太原公太祖秉政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扇後絹數千段命諸將將蒲取之物既盡太祖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過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敏容跪誓曰王恩政福旅歸朝榮幸相國士之遇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心果忠誠願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當明之當殺身以謝辭氣慷慨一坐盡驚乃拔佩刀橫於膝上捫捋蒲拊髀擲之太祖急止之已擲為盧矣拜而受帶自此太祖寄任遂深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

軍旅每戰著被衣弊甲，敵人以非將帥故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蘇制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險，請築城移鎮之。東魏來寇，卒不能克。除荊州刺史。思政命都督蘭小歡繕治城壘，掘得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衆代已者。思政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其知人。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政入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密送欵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太傅、大將軍、中書令、河南

東魏

卷之一百五十四

四

大行臺河南諸軍事、授思政。思政不受。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率步騎十萬來爭潁川。嶽恃其衆，四面鼓噪攻城。思政還城中，驍勇開門突擊，嶽引軍退。乃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作火發，因迅風投之。土山又以火箭燒其攻具，募勇士縋而出戰，衆披靡。棄土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汴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忽大風暴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中，焚而斃。生擒永珍。思政曰：「僕被囚在曷刻，誠知殺卿無

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豐生屍，以禮埋瘞。齊文襄率步騎十餘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崩。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及見辭氣慷慨，涕淚交流。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過半。及城陷之

東魏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五

日存者纔三千人，無有叛者。思政不營資產，所賜園地，家人種桑果。思政出征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金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思政陷後，謂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以子康襲爵。當時爲衆人所止，不得引決，固也。後

達奚武

達奚武，代人也。太祖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齊侯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

軍號上馬歷營警夜有不如法者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遂破之拜車騎大將軍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爲前鋒斬其司徒高昂還侍中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道循固守南鄭武聞之循請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救循循更據城不下武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備精騎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陳俘數於城下循知援軍破乃降自劍以北悉平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開帝廢祚拜柱國大司徒轉太宗伯封鄴國公齊將斛律金侵汾絳武禦之金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守之趙太保從晉公護東伐時尉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遲迴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可得矣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居車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從者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書掩一扉或曰公寇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時昔且天下未平安可遇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在同州屬歲早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災蝗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祈禱必登壇遙極華其靈輿華岳高峻千仞壁立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攀援而上稽首祈請遇晚即

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益用祿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遽近霑洽高祖更書嘉勞賜雜絲百疋武性貪悋爲大司徒庫有萬釘金帶賞時寶之武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卒贈太傅子震嗣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太祖於渭北校獵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震震足不墮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額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此非父不生此子賜雜絲一百段還車騎大將軍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胥吏頗有治術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太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隋開皇初卒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賈盧寧

賈盧寧字黎人本姓慕容中山之敗白燕歸魏北人謂歸魏爲賈盧因氏焉寧善騎射以別將贈余朱天光入關授都督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懸彩草百步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以功封楚國公卒贈太保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勛及生子讚親屬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勛爲嗣世以此稱之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周宗室也陰武聘常侍從源子雍計葛榮子雍奔鄴爲榮所圍賊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國

久不解。貴於地道潛山北見。余朱榮陳賊勢。因與榮擒葛榮於滏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公。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甚委之。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領川刺史賀若統據領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貴率衆二萬攻領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領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與雄合。諸將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由預觀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堯雄等以領川孤危。勢非其敵。悉力攻之。必指掌可破。既陷領川。與任祥軍合。爲害更甚。吾屯兵不進。便入其計內。今進據領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人

進退狐疑。吾盡力擊之。可破也。遂入領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走。趙育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會儀同怡峰率騎五百至。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貴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危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石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羌酋傷乞鐵忽據梁株川。扇惑諸羌同反。太祖令貴與史寧討之。貴擒斬鐵忽。寧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置帳州於梁株川。詔立碑以紀其功。拜益州刺史。蜀多劫盜。貴召任俠健健者。署爲二十四部遊軍令。其督捕由是衰息。孝閔

賧祚進位柱國。歷大司徒。遷太保。卒。贈太傅。子善嗣。

王雄

王雄。太原人。孝閔帝賧祚授柱國大將軍。封庸國公。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光接戰。雄馳衝之。殺三人。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曰。惜不殺爾。但生將爾見天子。光反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卒。贈太保。諡曰忠。子謙上柱國。益州總管。隋文輔政。以梁睿代之。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驍突基。勸謙據險觀變。隆州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九

刺史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順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奈用其中下策。梁睿將至。謙遣兵戍始州。隋文以睿爲元帥。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悉乙弗虔。衆十萬攻利州。開睿至。衆潰。睿乘勝深入。基虔密使請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其反。已令守成都。謙無等畧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計無所出。乃自率衆迎戰。以基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基虔以成都陷。文以其首謀斬之。阿那肱亦被誅。阿那肱亦被誅。

賀蘭祥

賀蘭祥武川人大統十四年除荊州刺史祥嘗行荊州事有惠政至是重往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欽附時夏旱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令所在收葬之即日謝雨歲大有年祥性清素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時與梁通好百貨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席易王蕭譽欽其節儉以絳絡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受而付諸所司太祖益以賜祥拜大將軍命祥修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民獲其利拜尚書左僕射進位柱國遷大司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

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皆與祥參議祥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卒贈太師

尉遲迴

尉遲迴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迴聰敏美容儀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還尚書左僕射拜大將軍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大懼遣使請救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迴以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有征無戰太祖曰伐蜀之事一以相委令迴督開府元珍等六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一

甲士一萬二千騎萬世伐蜀自散關山固道出白馬趣晉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梁州刺史楊乾運降迴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瑒嬰城自守進軍圍之渤海李棠應募入城諭降蕭瑒問軍中委曲棠不對瑒苦笞辱之瑒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贖顧我王臣有死而已瑒遂害之紀至巴郡聞迴來伐遣譙淹回師為瑒外援迴遣元珍破之淹降瑒屋為迴所破乃與紀子宜都王肅及文武官屬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吏人各令復業收儻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白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迴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之迴性孝身雖在外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母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在京師時每退朝恭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為之和顏進食以安其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迴入朝遣大鴻臚郭芳賜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問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封蜀公邑萬戶宣帝即位除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輔政以迴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令迴子魏安公惇齎詔書徵迴會葬以郎公韋孝寬代之迴以隋文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又使侯正破六汗京詣迴喻旨密與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迴殺

引及哀集文武士庶而令之衆咸從命自稱大總管承制署
置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趙奉以號令趙弟于勤爲青
州總管初得趙書表送之華亦從趙趙所管相衛黎毛治貝
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
史宇文弼中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
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趙趙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
人許割淮之地隋文於是徵兵討趙以韋孝寬爲元帥趙
遣石惡攻建州刺史宇文弼以州降韓長業攻昭潞州執刺
史趙威赫連士散攻晉州據小鄉城紇豆陵惠昭鉅鹿郡送
關恆州宇文威攻汴州烏丸尼閣沂州檀讓昭曹亮二州席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三

毗附昌慮下邑豐縣李惠攻永州宇文弼軍於洛口梁子康
攻懷州停軍於沁東孝寬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遣高穎馳
驛督戰停布兵二十里鹿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
寬因其却鳴鼓齊進停大敗孝寬乘勝進鄴趙與于謹祐等
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趙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
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趙以三千騎先到趙素得軍旅
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
敗鄴中士女觀者數萬人高穎宇文忻謀曰事急矣當以權
道破之乃擊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傳呼曰
賊敗矣衆軍復振因急擊之趙大敗官軍入鄴趙走保北城

孝寬縱兵圍之李詢以其屬先登趙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勒停東走追獲之隋文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趙末年衰老
惑於後妻王氏諸子不睦以崔達孥爲長史達孥文士無籌
畧不能有所匡救趙自起兵至敗凡六十八日

馮景

馮景河間人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爲都令史及寶夤敗
還長安武議歸罪關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
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還洛朝廷問景有諫言故
不罪之後爲賀拔岳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
武問岳使至其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三

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歡喜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
無私盟吾料之然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繼
侯莫陳悅及爾梁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
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後周文使景於京師帝有西遷意
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封高陽伯行涇州事卒

楊寬

楊寬字景仁華陰人以都督從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那某師
未還屬元顥入洛孝莊由居河內天穆集諸將謀之寬勸天
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趣成臯令寬爲後拒以衆議不
可同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

今不來矣。天穆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語訖，外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與天穆謁孝莊於太行，從平河內，進關北中。梁將陳慶之為顓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關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曰：賢兄撫軍在此，願欲相見。寬曰：僕兄既力屈，內咸淪淪，適蒙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彌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封澄城伯。余朱榮被誅，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上黨相知之義也。寬曰：上黨見愛，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大節。余朱榮陷洛陽，執孝莊帝，寬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被弑，寬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五十四

發京盡禮。梁武義之禮送還朝，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公，除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保定元年，除總管梁州刺史卒。

柳慶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年十三，因曝書，父僧習於雜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遺漏。由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其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叔物故已久，情事不追。豈容降尊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塊終喪。觀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

奉迎，與駕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荊州地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人關。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親之，銘親其甥。孟氏屢為內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將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慶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便督殺之。貴戚斂手，有買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符，無何，絛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五十四

之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曰：恆自帶之。慶曰：卿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伙乎。曰：曾與一沙門再度謝宴，醉而盡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之。沙門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多被四繫，慶以賊徒既眾，必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遍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而縛，自告：勝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開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月清河男兼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

罪朝臣莫敢諫。慶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曰：「王茂當死，卿乃云無罪，亦須坐之。」命執慶，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竭愚誠，不敢愛死，但惜公之不明耳。」太祖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轉左僕射。孝閔帝聽祥，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公。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件護意，又與楊寬有隙，及寬任事，出慶宜州刺史。寬同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保定三年，入爲司會。慶兄椿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後寶率其所部歸長安，椿子雄亮手刃寶，晉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護怒，讓慶子弟擅殺人。慶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以此見責乎？」護愈怒，免慶官。雄亮待罪闕下，武帝特原之。入隋，爲給事黃門侍郎。慶子弘，御正上士。陳造王，僭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僭民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齏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爲追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僭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僭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卒。士友痛惜之。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

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贈晉州刺史兄子帶韋，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漢人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取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傾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幾迷以勸力攻，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遺體，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乃降封康城男。大軍東討，爲齊王憲長史。齊平，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諡曰愷。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薦綽。太祖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之知也。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

請出外議之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
善問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
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
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召問之綽具以對太祖大悅因問
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太祖益喜與綽
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間以治道太
祖臥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
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
奇士吾方任之以政拜大行臺左丞泰典機密寵遇日隆綽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四

始制文案程式朱由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
武三道入寇諸將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攻
寶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伯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年授度支
尚書領著作太祖欲革易時政行強國富民之道綽盡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立二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
奏施行之其一治身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
臨下國論其尊貴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稱共治天下
者唯良守宰耳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
守宰之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
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
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但不貪貨財也
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
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
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乃百姓之
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
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
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
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
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四

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
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
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
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
者衰敝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衰敝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
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由於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
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可述唯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前師旅困之以飢饉凡
百革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
賦差輕飢寒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

意上承朝古下宣教化夫化者貴能變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誠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蠢蠢日遷於善邪偽之心皆欲之性潛消默變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治者莫不由之此之謂要道也其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也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

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明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耨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授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

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絕民之命驅以就死其卑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若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列國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

理百世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金不問志行夫門資者先世之爵祿無關於孫之愚賢刀筆者身外之末才不與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之末才不與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驢是則土牛不可以引重木馬不能以致遠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持夜光而易連城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尺絲不能以爲衣尺木不可以勝棟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廩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

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受世及之傳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入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今之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非適理之論亦未之思耳古人有言明主事興不降佐於吳天大人基命不遷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郡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四

至

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美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邪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但能動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譽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馬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當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太公望之格釣百里奚之飯牛甯戚之扣角管仲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於是後世稱之彼瑣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

千載無太公必待管子而後任是百世無管子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而致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而事無不理官煩則難不善之人難不善之人則政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如此輩悉宜罷黜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四

至

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郵獄訟日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本皆善情流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視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大小加刑輕重赦過於惡得情勿喜復能消息情理對

前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守非一。不能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虐。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勸於中。科而募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政。先王之制。日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濫文巧劾。寧失於人不失於出。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害人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一死不能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可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呼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有濫殺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殲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

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徵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緜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復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撻交至。取辦日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敝矣。輸稅之時。雖有成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常置諸座右。今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推心委任。嘗山遊。暑空紙以授綽。若有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母。訓民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詔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所以詢於諸公。」尚書令史麻瑤越次對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髻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葬，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所為，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李賢

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群慟哭，不覺失厄於手。至葬日，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祭文，後配享太祖廟庭。

李賢

李賢，字賢和，成紀人。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後隨魏南遷，復歸隴西。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為原州主簿。賊帥達符顯圍州城，賢問道赴雍州，請余朱天光請援。賢返，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覺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賊

聞大軍將至，即散走。投安東將軍大統二年，原州民豆盧狼害郡督大野樹兒，據州反。賢招集豪傑，謂之曰：「賊起倉卒，殊二將驕矜，自得唯以殘剩為業，夫以羈旅之賊，取烏合之衆，勢必離解。今若擊之，指掌可取。」衆從之。賢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除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叛，賢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合一陣，併力擊之，彼必總萃於我。今若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李賢

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其心解矣。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率數百騎，徑進後熾營，收其妻子輜重。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遁走。授原州刺史。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讓商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太祖復至原州，今賢乘轎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頒賜親族，進爵河西公。高祖及齊王憲在襁褓，以避忌不居官中，令處於賢家。六載，乃還宮。賜賢妻姓宇文氏，為姪女。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大將軍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

委居朕輔導幼年念其規勸功勞甚茂今巡撫至此不殊代
已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
乃至子姪可金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憶往瓜州降
璽書勞賢賜衣服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鹿馬
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中國公穆亦
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
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普經侍奉者二人投大都督四人授帥
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投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
備釋放之四年授河州總管賢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片
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欽述徵拜大將軍卒高祖親臨哀動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宋

左右贈柱國大將軍謚曰桓弟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戲爲
戰鬪指麾部分有如陣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
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向陣意氣雄壯郡守曰此小兒必爲
將帥非常人也仕魏爲高平郡守太祖令居麾下甚見親遇
孝武西遷授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有臂
豈可暫離本州之榮乃私事耳於是令賢代行州事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慎請舉州降時齊神武屯兵河陽諸將以慎所
據遠遠憚於應接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
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
意事或可濟如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遠所

言差強人意投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潛
師而往援慎以歸投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
善接畧有幹畧每厚撫境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
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沙柵見石於叢蒲中
以爲伏兔射之獵入寸餘太祖聞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有
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耳除尚書左僕射遠辭曰遠
秦隴匹夫平生志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至於此僕
射任居端揆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
祖不從太祖以第十一子代王遼今遠子之時太祖嫡嗣未
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閑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羣公謂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元

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獨孤信明帝后父
也衆未有言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
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新信便拔刀而起太祖遽曰何
至此信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盡從遠議遠出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孝閑踐
祚進位柱國大將軍遠子植太祖時爲相府參軍掌朝政及
晉公護執權欲誅護謀泄護出植爲梁州刺史廢帝召植還
朝護謂遠曰公兒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
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
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誦護護謂植已死左右云植

在門外護大怒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復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及護誅詔贈太保諡曰忠植弟基尚義歸公主封清河公太祖威權震主魏廢帝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哥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孝閔踐祚除海州刺史以兄植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李父穆請以子代得免史臣曰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

史記卷一百五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十五

周書四

列傳

長孫儉

長孫儉洛陽人本名慶明少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相見荆襄初附授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非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有犯者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與儉書曰近聞公

史記卷一百五十五

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愛公志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儉清正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刑罰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耕桑習武事邊境無虞史人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敬畏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食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復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梁岳陽王蕭察內附遣使人朝至荊州儉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



如錦爲鮮卑語。遣人傳譯各問客情。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葛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有章。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好。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曰。如公言。吾取之。梁遣儉還州。密爲之備。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不以儉元謀。賞叔婢三百口。命儉鎮江陵。封昌寧公。遷大將軍。總

身錄 卷之十 百五十五

二

管五十二州。儉嘗請開奏事。時大雪。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無情容。及卒。遺啓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賜宅。還官。從之。追封鄒公。荆民趙超等七百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許之。詔曰。儉以賜宅宏麗。請以還官。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術曩哲。言尋嘉尚。弗忘於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別給。今還其妻子。

長孫紹遠

長孫紹遠。字師洛。陽人。聰慧過人。父稚。作牧海春。紹遠年十三。稚嘗記王頌文學士也。聞其盟記。自稚請試之。於是試以月令。紹遠讀一徧。誦之若流。頌歎服。親孝武初。遷錄尚書事。

太祖謂羣公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孝閔踐祚。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鐘。其音令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

身錄 卷之十 百五十五

三

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亦猶天子端拱。羣司奉職。爾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十一月調用六月之均。是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漢非至理。紹遠曰。按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體。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爲至理。無乃不可乎。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

奏黃鍾下
應有作黃
鍾三字

臣以祝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
 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
 冬之調又曰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
 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
 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
 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
 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為正謂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
 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
 且調妙合真體然八章平濁有何足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
 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
 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
 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者所不取也於是
 遂定以八為數焉後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
 欲廢八而舉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
 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
 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
 高祖竟行七音屬紹遠適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違損樂器乃
 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議欲廢八舉七夫天子舉八有自
 來矣古先聖王殊途一致遠武周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
 事垂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

奏周用七
音律何以
八百亦不
在此

周代以本
平其受七
調律取之

耳乃黃鍾
武王過矣

荀彧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紹遠疾篤謂其子
 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
 廢去正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
 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疾
 其乃上遺表曰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
 縣八惟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
 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推而言足為龜鏡
 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泰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
 武有事于文臣獨辭之而況陛下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
 願撫御萬機不勞收八從七帝省表涕零贈柱國大將軍
 解斯微字士亮椿之子也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盞米遇
 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選精諸典故創
 新改舊方始備焉樂有鐸于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

解斯微

莫之識微見之曰此算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簡持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遂取以合樂焉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帝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咸服背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太宗伯封岐國公高祖崩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同請依禮七月帝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官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除名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其委任之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今與徵議之徵駁奏曰禮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性情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按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譯之笙管竊謂無用帝納之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開樂不樂開尚不樂而况作乎鄭譯曰既云開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帝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備位師傳上疏極諫

帝不納譯因請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以佩刀穿獄墻送之出元被拷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卒隋文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帝未出徵怒遂還北出候徵已去久矣隋文以此恨之至是詔謚曰闇

赫連達
赫連達盛樂人勃勃之後也從賀拔岳征討有功遷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明畧過人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用也謀遂定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而赴平涼令達據彈爭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軍士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受制於賊今若掠之何謂義師遂以恩信民皆悅附太祖嘉之悅平封魏昌伯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驪侯蕭循拒守積時夜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請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食其財帛窮兵極武也彼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况因獸猶關成敗未可知乎武遂受術降師還加侍中遷大將軍夏州總管性廉儉胡民有微羊者達欲招納異類

報以糧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尉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出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進柱國樂川郡公卒

韓果

韓果武川人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遷驃騎大將軍褒中郡公拜少師進位柱國卒

蔡祐

蔡祐陳留人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太祖太祖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召元進等入計事太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五

八

祖目祐祐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斬之一坐戰慄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謂祐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封其鄉伯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率左右十餘人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不富貴耶祐罵之曰吾取汝頭自當封侯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令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慮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乃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

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守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授京兆郡守太祖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鐵猛虎也皆避之進懷寧公孝閔踐祚拜少保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泣諫不聽尋而帝廢世宗與祐相友昵卽位禮遇彌隆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之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婚姻不願結勢要出鎮原州卒祐從征伐常資困陷降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言太祖歎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諡曰莊祐弟澤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田弘

田弘高平人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曰天下若定還孤此甲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授車騎大將軍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百餘傷被骨者九馬被十創朝廷壯之孝閔踐祚封馬門公除岷州刺史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濇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進位柱國大將軍拜大司空少保出爲襄州刺史卒

梁臺

梁臺，長池人。保定四年，拜大將軍，中部縣公。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憑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臺數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拜鄆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流民以仁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隨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踣蹠，馳射弋獵，矢不虛發，以疾卒。

宇文測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族子也。尚魏宣武女平陽公主，拜駙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

都尉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令密為之備。孝武西遷，測從之。封廣川公。太祖為丞相，以測為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今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驍騎大將軍，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掠，有為汾人所獲者，測命解縛，置之賓館，引與相見，為設酒食，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問我骨肉？」命斬之。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先是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多積柴，

所謂知彼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一

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速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請置戍兵以備之。拜太子少保。卒。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日，曾被竊盜，失其妻公主衣物。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盜坐死，乃不認之。盜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艱狃，此人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年數歲，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為軍陣之勢。父永見之，喜曰：「兒後必為名將。」大統元年，為丞相主簿。齊神武屯蒲坂，遣其將賈泰趣潼關，高昂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難之。深曰：「賈泰，欺之驍將也，頑內而勇，戰勝而輕敵，數每仗之以為禦侮。今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賈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銳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恃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既虜賈泰，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說太祖進取弘農，克之。太祖大悅曰：「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率大眾渡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太祖問其故，曰：「高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圖也。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賈泰，復謀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敗也。請假深一節，發王屋之兵，邀其走路。」太祖然之。大破齊軍，拜吏

部下大夫孝聞受禪進驃騎大將軍封安化公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奇諫好讀兵書在近侍每進籌策及任選曹頗獲時譽從弟神泰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卒贈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子孝伯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弟內及長與高祖同學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獲弗之請入為右侍上士侍讀賜以十三環金帶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機務皆預焉高祖將誅晉公護孝伯奏密議護誅授東宮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高祖曰皇太子德粹未聞臣泰官官實當其責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訓護聖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士

賢不然悔無所及帝敕容口卿所言可謂鯁直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深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前選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嘗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否答曰皇太子比體天成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嬪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為此言公得無誑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添戰功加大將軍進廣陵公賜金帛及女伎等車駕巡幸常令居守高祖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

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授總宿衛兵馬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忌齊王憲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復顧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憚乃與于智鄒譚等圖之令智告譚譚遂誅憲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譚預焉軍還孝伯王軌以白高祖高祖怒捷帝數十除譚名譚既被親昵帝追感被杖問譚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譚曰事由孝伯王軌譚因言王軌將嬪事帝誅軌尉遲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士

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先帝為臣為子將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和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可各行其志運求出為秦州總督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屢諫帝愈銜之會稽胡反以孝伯為總督討平之軍還帝欲殺孝伯責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曰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又何言且先帝囑臣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慚愧首不答命將出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隋文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令收葬復其官爵高祖曰宇文孝伯實周之

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敬嗣

史寧

史寧建康人賀拔勝爲州刺史以寧爲軍司東魏遣侯景寇州寧隨勝奔梁梁武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嘗使卿衣錦還鄉寧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倘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游注橫流梁武爲之動客在梁二年寧謂勝曰朱異旣爲梁主所信請往見之寧與勝見異申以投分之言徵託思歸之意昇爲參閹梁主許勝等歸大統二年歸關除涼州刺史宕昌羌獫狁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連結傍乞鐵忽等詔寧與宇文貴討之寧進兵破其柵獫狁將百騎走投生羌羣康王彌定得復位寧以未獲獫狁密圖之乃揚聲欲還獫狁聞之復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將軍功已立矣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獫狁斬之并執羣康王送關所得軍實分賞將士無所私焉封安政公就拜大將軍寧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賜寧謂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

史寧

卷之一百五十五

古

史寧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三

之曰此中國神智人也被徵入朝屬太祖崩懷悲慟不已請赴陵所盡哀孝閔踐祥拜荊州刺史卒子雄尚太祖女永富公主

陸騰

陸騰字顯聖侯之後也慷慨有大節遷通直散騎常侍魏孝武西遷騰留郡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城陷被執太祖釋之與諸騰盛論東州人物敘述時事辭旨抑揚太祖歎曰卿真不肯本也拜帳內大都督授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謂之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憑據巖險騰多遣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

武於鼓下其黨任公忻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是墮軍實而長寇讐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陵州木籠獠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乃於城下設聲樂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棄兵仗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縱兵討擊盡殺之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騰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三萬戶信州蠻獠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詔騰討之騰沿江南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巴蜀悉定詔樹碑紀功焉前後賞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遷江陵總督陳將章昭遠圍江陵李遷哲守外城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七

陳將程文季夜來掩襲遷哲營虜開門奮擊大破之加位柱國封上庸公拜大司空卒

賀若敦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為東魏潁州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賜爵當亭公除北雍州刺史卒贈司空敦少有氣幹統之謀執迅也應事不果沉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曰大人往事余朱氏禮遇獨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放以天下未定且相委任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大寬山賊張世顯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

悅謂左右曰我小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言於太祖授都督封安陵伯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怒圍內唯有一鹿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乘馬步逐至山半墾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資加驃騎大將軍開府進武都公陳將侯瑱圍湘州退絕糧援令敦渡江赴救敦被之乘勝徑進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瑱援既絕敦分兵抄掠以克資費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人各持囊若欲給糧者因名側近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七

村民陽訪問之令於營外遙見之瑱以為資敦修營壘遣使示以持久湘羅之閒遂廢農業土人常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敦乃別率一馬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遂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艫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殪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命者瑱謂敦之詐反擊之相持歲餘瑱無如之何求以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為爾去瑱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

百里敦徐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建德初，追贈大將軍。

權景宜

權景宜，天水人，爲外兵郎中。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宜率徒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景宜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畧盡。景宜投民家自匿，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召募得五百餘人，保宜陽驛。有大軍，績至，東魏將段琛率衆至九曲，憚之不敢進。景宜恐琛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太

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西遁，與饒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皆降。太祖留景宜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授大行臺右丞，進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封顯親男。除南陽郡守，郡降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景宜並除之，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安業。百姓立碑頌德。除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屢來攻逼。景宜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敵兵退走。進車騎大將軍，鎮荊州。隨州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聚衆爲寇。景宜與英書稱道玉凶暴，歸功於英，英信之，率衆而至。景宜執而戮之，進拔應城，獲夏侯珍洽於

是應澄安隨皆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授并州刺史，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降。天和初，授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降，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宜到夏口，陳人已至，景宜以任遇隆重，遂自矜伐，受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艫器仗靡有孑遺。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宜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特赦之，遇疾卒。

郭賢

郭賢，陽州人，以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陷夏州，太祖慮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元

其南下，賢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卒，關中振駭，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與駕西還，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果退。進車騎大將軍，饒同三司武成二年，遷安州刺史，進樂昌公，卒，贈少保。

王勇

王勇，武州人，本名胡仁，除衛大將軍。邠山之戰，胡仁率敢死士三百人，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

常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有殊功。太祖賞帛二千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封新陽公以討茹茹功，別封永固伯。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進位大將軍，勇性雄猛，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柱國侯莫陳崇勸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問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疽發背而卒。好勝者必遇其敵

耿豪

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拜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封平原公。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戰數合，殺傷甚衆。豪謂左右曰：「吾堂堂役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當時咸謂已殺俄奮刀而還。拜北雍州刺史，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豪性驕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與豪同時開府，後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開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蔡祐李穆丞相臂膊，王勇耿豪丞相咽喉，咽喉在上，故爲勝之。」十六年卒。太祖痛惜之，贈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足以及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封平原公。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戰數合，殺傷甚衆。豪謂左右曰：「吾堂堂役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當時咸謂已殺俄奮刀而還。拜北雍州刺史，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豪性驕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與豪同時開府，後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開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蔡祐李穆丞相臂膊，王勇耿豪丞相咽喉，咽喉在上，故爲勝之。」十六年卒。太祖痛惜之，贈

朔州刺史

高琳

高琳，其先高句麗人也。琳母嘗被襖酒漬，見一石，光彩潤澤，遂持以歸。夜夢見仙人謂曰：「夫人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累遷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曰：「公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瘡而遁。謂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車騎大將軍，封健爲公。明帝宴羣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漢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尚未欽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副衛公直鎮襄州，進位柱國，卒。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李和

李和，本名慶和，狄道人。賜姓宇文氏。太祖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瞻，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封德廣公。爲洛州刺史，和仁恕訓物，獄訟簡靜，隋開皇初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賜名。朝廷已華慶和父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爲名。卒，贈司徒。侯植，上谷人，從于謹平江陵，拜驃騎大將軍，孝閔踐祚，封沂

侯植

源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諸宿將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尚憂不濟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不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天子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此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與龍恩言忌之植憂悸而卒贈大將軍諡曰節子定嗣及護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萬壽金預其禍高祖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注

賈熾

賈熾字光成平陵人漢靈帝時屬門太守統選實武之難人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徙家於代熾以功拜武厲將軍魏李武卽位茹茹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知熾善射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命射之賜應弦而落諸蕃人咸嘆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帝西遷熾及兄善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四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卽山熾下馬背山抗之俄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破壞熾乃總

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殺傷既多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授大將軍原州刺史城北有泉水熾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封廣成郡公孝閔爲造第熾辭以干戈未假不宜輒發徒役進鄧國公大宗伯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耻其不及因以爲嫌熾以高祖年長勸護歸政護惡之左遷宜州刺史及護誅後太傅帝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陛下誅前鯨鯢廓清寰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注

宇有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以熾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眞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贈帛千疋進上柱國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營作大監隋文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不肯著歲時人高其節隋文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卒年七十八子茂嗣

于翼

于翼謹之子也尚太祖女平原公主封安平郡公謹平江陵所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待

遇之太祖聞之賜奴婢二百翼不受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高祖以翼有人倫之望皇太子及諸王相傳金委翼選置時稱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心腹內懷猜忌轉小司徒加柱國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誅護帝遣翼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家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餘孽皆陛下骨肉臣聞疎不問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異姓竊所未安帝乃遣趙王盛代翼齊陳二境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高祖將圖東討詔邊城益儲儲加戊卒二因亦增修守禦翼曰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城防戍繼好息民敬待來使彼必喜於通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勳進并請入朝許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拜太尉三年卒

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以字行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遷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瑛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恒屬誘過人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道恒手述令善書人偽作道恒與孝寬書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謀送於瑛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瑛轉晉州刺史鎮玉壁齊神武領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縛木接之令極高多積戰具以禦之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舍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守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灼爛城外復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排薪莫之能抗孝寬縫布為纆隨其所向張設之布懸於空中車不能壞城外縛松於竿灌油加大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鐵鈎利刃火竿一來以鈎刃遙割之城外四面穿地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崩壞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橋以

杆之敵終不得入神武遣秦軍祖延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延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軍士何事相隨人湯火中邪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公邑萬戶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在山東被鐵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殺之孝寬慨然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死傷者半智力俱困因發疾夜遁遂殂授驃騎大將軍封建忠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兩輒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美

受孝寬勸部內當據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太祖見之曰豈得一州獨爾今諸州夾道一里植一樹十里植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僕射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母在彼因其請和或可致之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接對使人兼諭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甚悅時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放還致書具陳朝廷欲救鄉好齊遂以禮送護母還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主帥許盆孝寬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汾州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北隴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患之而地入於齊欲常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徙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築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稱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未進孝寬令汾水以南傷介山覆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晉公護將東討孝寬啓陳不可護不納大軍果不利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勢師數戰彼有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連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國之寶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不從天和五年進爵郡國公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築城汾北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債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債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猶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知卜筮謂孝寬曰來

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傳之於燕庭與光有隙問而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往歲出軍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之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豈有毀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今廣州義旅出白三鵠山南號銳沿河而下復造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各募關河之外勁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機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金趙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禹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有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惟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閻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觀之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三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昔席卷之威持

建德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兪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畧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燄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邊養且復相峙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併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衡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及帝凱旋幸玉壁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上柱國除徐州總管遣孝寬率衆攻壽陽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密送誠款五門陳之險要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遽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夾堰已無及於是退走江北悉平宣帝崩隋文輔政尉遲迥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以此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起鄴孝寬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胄書來候孝寬與貴語察其有變遂稱疾徐行遣人至相州求鑿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達長文奔回孝寬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輒停留由是不及咸謂孝寬曰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鮮卑迥若先據之爲禍不小孝寬乃入保河陽城內有鮮卑八百人家在

鄉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迴孝寬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道鮮卑
 詣洛受賜既至洛陽金留不遣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
 東伐軍大河陽迴儀同薛公禮圍懷州孝寬擊破之進次懷
 縣城既要衝雉堞牢固迴兵掠之將士以此城富路請先攻
 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
 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武陟破迴于悻悻奔鄴軍次於鄴迴自
 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關東平凱還京師卒年七十二時
 太傅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戰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
 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
 晚有眼疾猶令學士讀而聽之于總為京兆尹帝嘗戲總曰

其不情于
此舉非義

仰視其堂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凶獲
 不悅陳蓮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曼名請與相見許之弘正
 造曼談論盡日恨相遇之晚武帝嘗與曼夜宴大賜繅帛令
 侍臣數人負送出城曼惟留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
 孝寬為兖州總管曼至州與之相見將經孝寬以所乘馬及
 鞍勒與曼曼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素道
 弊歷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捨舊錄新非吾志也於是
 棄舊馬以歸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曼辨其優劣曼以
 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淺淺其理實無優劣乃著三
 教序奏之帝稱善宣帝在東宮遣曼書并以所乘馬迎之問
 以立身之道曼曰傳云儉為德之基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曼于豫州刺史病故
 孝寬子總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並至家人悲慟而曼
 神色自若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柔如舊曼雅
 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善可稱皆接引之與族
 人處玄安定梁驥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老來感
 削其髮預戒其子曰吾死一日可斂以舊衣使棺足周屍填
 高四尺橫廣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望一奠勿設牲牢
 親友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汝輩勿違吾志也卒年七十七

申徵

申微字世俊，魏郡人。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僭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杖彥刺史，頻微不奉詔，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眾，以微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微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微單使，不以為疑。微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微復使贊成其住計。彥從之。遂來至館。微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微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義，不恭官職，毀辱使人，輕忽詔命，罪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恨不得申明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城

史系 卷之一百五十五

重

內無敢動者。使還都，官尚書。大統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肅請刺史以微信洽西土。拜瓜州刺史。微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安之。微兼尚書右僕射、驃騎大將軍，封博平公。微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吏不得為姦，由為製州刺史舊俗。官人皆通備遺微，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申使君手迹，竝寫誦之。」天和六年，致仕卒。

盧柔

盧柔字子剛，涿人也。質拔勝，牧荊州。以柔為行臺郎中。孝武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欽梁國，可以庇身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還，東魏遣侯景襲豫城，勝敗。遂南奔。柔從之。勝類長梁武求歸關中，梁武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勞問，并遣繒錦，後與勝俱還。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棄船山行，羸羸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大半。至豐陽界，遇雨失道，獨宿偃

史系 卷之一百五十五

重

木之下，水濕寒凍，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客城男。太祖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太祖知其貪，解衣賜之。進中書監卒。

趙剛

趙剛洛陽人。父和，魏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還。」罪數死無所恨。言訖號慟。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卒。剛為魏孝武閭內都督。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馬景昭率兵赴關，未及發，而孝武西還。景昭集府僚議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神武，剛抽刀砍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遂率眾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起兵應景，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勅令歸關西，魔憐然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齋書招魔憐，剛還仍說魔憐斬祖歡，以州西歸魔憐。使剛入朝，剛見太祖於勦上，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臨汝伯，賀拔勝獨孤信並流寓江左。剛言於文帝，請追復之，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齋移書與梁梁州刺史杜懷寶論鄰好，并致請勝等移書懷寶與剛盟，歡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尋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還。除荊川郡守高慎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詩

惜樂君臣
不聞此言
所以貽笑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六

周書五

列傳

王悅

王悅字樂喜，藍田人。拜大行臺右丞，侯景據河南來附，請兵為援。太祖遣韋法保質輔順德帥眾助之，悅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為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百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理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鄙小嫌，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乃遣行臺郎中趙士遷追法保等，而景尋叛，殺孝閔廢祚，拜驍騎大將軍，大都督，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封河北縣公卒。

趙文表

趙文表其先天水氐人也。保定元年，拜車騎大將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為變，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可乎？莫緣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進位大將軍，封伯陽公，拜吳州總管，時于顗為吳州

刺史隋文執政尉遲迥舉兵人懷異望願自以周家肺腑
文表圖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迥遂手刃文
表因云文表謀反隋文恐迥為變授頭吳州總管以安之後
知文表無異志聽其子仁海襲爵

楊樹

楊樹正平人豪俠有志氣余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
元徽逃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徵乃出由是樹以義
烈聞拜伏波將軍元顥入洛余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樹具
船以濟王師封肥如伯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太祖攻拔弘
農河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郡郡白水令樹與豪右相知

史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二

徵行詣郡郡舉兵遂與土豪王覆憐等內外俱發拔郡郡
守程保斬之表覆憐為郡守以樹行正平驛事東雍州刺史
司馬恭泰城近樹遂據東雍州太祖表行建州事東魏遣太
保尉景攻陷正平樹以孤軍無援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乃
偽為太祖書遣人若從外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又分土
人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樹遂於夜中拔還郡郡東
魏遣薛榮祖鎮正平樹謀取之乃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盡
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樹從他道濟襲赴之進驛尉
將軍正平郡守保定四年加少師樹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
齊人戰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樹渡入敵境又

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之樹遂降齊樹慷慨壯烈及軍敗遂
為降虜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令其子襲爵

裴寬

裴寬字長寬聞喜人親歿撫弟以友聞鄭孝穆常謂從弟文
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
之遊處除員外散騎常侍魏孝武西遷寬謂諸弟曰權臣擅
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不能對寬曰君臣逆
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
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之汾州刺史韋子粲降
於東魏兄弟在關中者咸從坐其季弟子真在洛窘急投寬

史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三

寬納之獨孤信聞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相負今日獲
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得不坐投都督從防主筆法保向賴川
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以事計未成軍中將帥必躬自造尤
親附法保寬謂之曰侯景役帶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
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日不然便須渡加
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寬與東魏將彭樂
相戰於新城被擒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
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勿懷異
圖也解銀付館厚加禮遇寬執臥體夜縋而出因道遇太祖
爾諸公曰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厚遇如此乃

冒死歸我，雖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署寬都督，封夏陽男。賜衣馬，遷河南郡守，鎮孔城。齊伊川郡守梁鮮常在境首抄掠，太祖命寬圖之。鮮行過妻家，惟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偵知，遣兵襲斬之。加驃騎大將軍，除沔州刺史。州城卑狹，寬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白襄州總管請移城於羊蹄山，不許。寬乃度量常年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敵船。陳將程靈洗來攻，會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即時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上城，短兵相接，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城陷被執，卒於江左。子義宣從御正杜杲使

史籍

卷之七十五十六

四

崔謙

崔謙，字士遜，博陵人。賀拔勝鎮荊州，以謙為行臺左丞。魏孝武帝將備齊神武之逼，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將旋所鎮，謙謂勝曰：「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實忠臣効命之時。志士立功之日，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奮？宜倍道兼行，謁帝關右，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誅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捨此不為，恐人皆解體。」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川還，未至州，州民鄧延引侯景軍奄至，勝戰敗奔梁。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許其還國。乃命謙先還，通鄰好。魏文帝見謙，甚悅，謂之曰：「卿得生還本朝，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男，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加大將軍，進武康郡公。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謙外禦強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謙隨賀拔勝在荊州，未幾遂踐其位，時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共立祠堂。四時祭，娶子曠嗣。

史籍

卷之七十五十六

五

崔猷

崔猷，字宣猷，博陵人。父孝芬，吏部尚書，為齊神武所害。猷遭家難，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封平原伯，加車騎大將軍，侯

景祿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以思政舊曰崔宜。故皆明曉。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其可否。思政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為行臺。遣魏仲啓陳之。并致書於陳。論將移之意。陳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阻。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領兵襄城。為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道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無異心。縱有不虞。豈能為患。太祖遣仲還令依陳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陳遂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已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乃許之。及潁川沒。太祖深悔焉。太祖欲開梁漢舊路。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命陳仲儀同劉道通等開馳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以陳為梁州刺史。世宗即位。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遵年號。陳以為世有流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廷從之。世宗崩。遣詔立高祖。晉公護謂陳曰。今奉遺遺旨。君以為何如。陳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陳特華駿來附。晉公護欲欲南伐。公卿莫敢言。陳獨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重其贖負哉。方今陳氏保

境息民。敦守鄰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護不從。其後果敗。開皇四年卒。

裴俠

裴俠字嵩和。解人也。年七歲。猶不能言。後見羣鳥蔽天。舉手指之。而言。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正光中。拜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就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國歡有立至之憂。西寇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遣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還。俠將行。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鳥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之祿。寧可以妻子易國。遂從入關。賜爵清河伯。除丞相參軍。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周文帝嘉其勇決。曰。仁者必有勇。因名為俠焉。進爵為侯。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舊有獵獵夫三十八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不以入私。收庸直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齊周開國
二諸侯

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俠齊與諸牧守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
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無敢
應者太祖乃厚賜之朝野歎服號爲獨立使君俠撰九世伯
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自潛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
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從弟伯鳳世彥金爲丞相府佐笑曰人
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濯職
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吾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
沒流芳於典策今俠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
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孝

薛端

薛端字仁直薛六世孫遷吏部郎中每啓太祖云設官分職
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官太祖深然之魏帝廢近臣勸

太祖踐極太祖召端問之端言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
以不廣請待龜蓍僞然後俯順樂推太祖撫端背曰成我
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以
賜之賜姓宇文氏進吏部尚書端久居選曹雅有人倫之鑒
擢用咸得其才封文城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不
可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卒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
州里弱冠爲丞相參軍事京兆韋良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
數候之談宴終日良以從孫女妻之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
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棲遑徒勞苦
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
其樂也裕曾夜飲良家後庭有井裕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
裕便却行遂落井坐中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有不測
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小事耳方當逾於此也人
問其故裕曰近夢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
太祖惜之贈洛州刺史族孫善爲秦州別駕齊神武敗於沙
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
善與從弟慎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善以背
逆歸順臣子常情登答國門俱叨封邑遂與弟慎固辭不受
晉公護執政僕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
在權門善白之護殺軌遷京兆尹及卒武帝以善告齊軌事

謚曰繆善弟慎丞相府掾曹泰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
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
經後子史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彥等十
二人應其選以慎爲學師考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併簡
名僧識玄宗者於第內講說命慎等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
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出爲湖州刺史州界雜蠻夷以劫
掠爲務慎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令首領每月一參或言事者
不限時節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
諸蠻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極負而至者千餘
戶蠻俗悍戾之後父母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
民者也豈有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唯民俗之失亦是牧
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併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
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狀聞詔獨
其賦役風化大行以疾去官卒

段永

段永匹碑之後也爲平東將軍封沃陽侯賊魁元伯生率數
百騎西自峭濱東至華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京
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曰此賊既無城
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
今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稍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微兵而後往

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
永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平之帝西遷永不及從乃結宗人
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除北徐
州刺史進爵爲公拜大將軍卒

令狐整

令狐整燉煌人孝武西遷河右擾亂邪彥竊瓜州拒不受代
整與開府張穆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
表爲都督城民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
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爲
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殺整以整人望外加禮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上

內甚忌之整爲相親附而密圖之今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
結爲唇齒今東軍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禍
必相及宜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東軍可破然後保境
息民計之上也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
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整兼資文武才堪統
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從其計以整家在城中弗之疑也
遂令整行整至王門召集豪傑陳保罪逆馳還定晉昌斬呂
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棄保來附保奔吐谷渾衆議
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
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凶若其自相推薦復恐效尤致

嗣於是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以狀同紹以申徽為刺史徽整赴關授壽昌郡守封驍武男太祖謂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實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除撫軍將軍整以國難未寧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士眾忘羈旅盡其力用太祖從容謂整曰卿遂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世濟其美者也整遂祖漢建威將軍邁不屈於莽其子避地河右云除驍騎大將軍加侍中進彭陽公晉公護執政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護以此疎之卒諡曰襄整弟休樂曹參軍時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功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無容遠出乃以休為煥煌郡守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三

司馬裔

司馬裔楚之曾孫也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於溫城送欽授北徐州刺史河內四千餘家歸附並裔傳命領河內郡守安集流人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眾入關者加重賞裔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皆誠心內附裔能率之乎今乃封裔是賣義士以求榮也太祖從之拜其妻元氏為襄城公主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人遣使宣示勸解裔冉三公等三

十餘城皆降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裔晝夜攻圍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力屈乃降出師再期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遷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裔清約不事生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界廬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

寇僞

寇僞字祖僞昌平人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利得絹五疋僞後知之曰豈本之陰不可暫息益泉之水無容悞歟得財失行吾所不為諫其主還之為司空府主簿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眾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三

史籍何乃

田給椿僞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今損不足以給有餘欲使需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魏孝莊嘉之拜司馬出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僞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將曹瑛之領興與屢殺戰場僞遣長史杜休道攻克其城擒瑛之在州清苦秩滿兵于徒步而還大統二年東魏授僞洛州刺史僞因此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秘書監封西安男除車騎大將軍僞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觀世宗欽重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僞不得已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僞身長八尺鬚髮浩然容止端

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僞辭還帝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山帝顧左右曰此唯積善者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於後時人榮之卒年八十二贈冀州刺史諡曰元僞篤於仁義期功孤幼者衣食之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勗與僞結友僞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重僞業行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僞譙語彌日恆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遺其為通人所重如此子奉位至大將軍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順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官大將軍護澤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南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陽人避地於夏州太祖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賓禮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請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此天授也復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不棄勝進取平涼反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往必擒之太祖為丞相引褒為錄事封三水侯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金豪右所為而陽不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寒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董

於是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劫皆某等為之列其徒侶姓名亡命隱匿者悉言其所在褒乃取名簿藏之大牌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一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告者旬日之間諸盜悉首盡褒取名簿勸之一無差與金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除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富豪富豪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日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獨免徭賦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加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出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齊寇數入民廢耕桑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曰汾州不覺吾至未集兵必不能追蹙由是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金送京師褒來日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以少保致仕褒性長厚歷事三帝高祖以師道處之每朝見必詔令坐與論政事卒諡曰貞

郭彥

郭彥太原人為澶州刺史贊左生梗不營農彥勸以耕稼民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澶州糧儲乏少每令

荊州遞送自彥游職合庚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來送款其衆不知之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獲之以南安無備引軍掩襲夜至城下詐稱顯歸門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封懷德公從弱遲廻攻洛陽軍次豫州彥攻之刺史王士良出降以彥鎮豫州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卒

裴文舉

裴文舉聞喜人爲益州總管府中郎加車騎大將軍蜀土沃饒有勸文舉營利者文舉曰利莫若安身非貨之謂是以不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十

爲非惡財也除南青州刺史卒

柳蚪

柳蚪字仲蟠洛陽人天下喪亂蚪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微蚪爲行臺郎中裴諷爲都督府屬金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諷南省柳蚪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入朝太祖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丞相府記室封美陽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

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

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

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

惟陛下則天稽古開誹謗之路納忠諫之言請史官記事者

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是非明者得失無隱

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除秘書丞秘書雖領

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永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時人論

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七

論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蚪脫畧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疎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卒謚曰孝

李和

李和虎之孫也爲黃門侍郎太祖謂之曰卿祖在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不墜家風孤以中尉卿勅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然無以易卿乃奏和爲御史中尉太祖之世詔冊之筆皆和所作和嘗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了無藻華唯留心政事而已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以此稱焉

辛昂

辛昂，狄道人，爲小吏部。陸騰討信州蠻，詔昂運糧饋之，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圍郡城。昂謂同侶曰：「若待上聞，旬月方至，孤城無援，必淪寇賊。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大軍赴援，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拜渠州刺史。

杜杲

杜杲，字子暉，杜陵人，爲司命上士。陳文帝弟安成王瑱爲齊於梁及江陵，平瑱遣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命杲使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六

爲陳文帝遣使報聘，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杲更往分界，虜人以魯山歸我，帝拜瑱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曰：「安成之在關中，雖咸陽一布衣，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思繼鄰好，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止俾魯山固當不食，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乃本朝蕃臣，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問諸朝廷？」文帝漸久之，曰：「前言戲之耳。」接遇有加。杲還，引升殿，文帝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小納言，及華峻來附，詔衛公道都

督元定援之。元定陷沒，自是連兵不息。武帝授杲御正中大

大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執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在吞隲，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旣以爲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七

曰：「元定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戾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言和通之便，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等雖築館處之，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遣人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曰：「合從圖齊，豈唯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又使於陳，時

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果受之以歸。還溫州刺史封義興伯。隋開皇元年，進爵為公，除西南道行臺尚書卒。

尉遲運

尉遲運，魏之子，為右宮正。武帝幸雲陽宮，令運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衛尉王直作亂，襲衛尉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恐火盡，賊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几益火，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衛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而走。是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六

手

夜徵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不可勝數。拜柱國，進廕國公，卒，贈大後丞。

王軌

王軌，太原人。武帝即位，拜上大將軍，封鄜國公。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退保州城。明徹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以軌為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置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船路，乃決其堰以絕之。明徹破堰，遠退。翼乘決水之勢，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潤，水勢亦衰，船礙於車輪，不得過。軌因圍而蹙之，唯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

與此處可
情同一否
心本不虛
耶何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主

三萬餘人，金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柱國，拜徐州總管。武帝命太子征吐谷渾，令軌與宇文孝伯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得幸於太子，太子在軍中，頗有失德。軍還，軌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遣太子除譯等名。軌與小內史賀若弼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奏曰：「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而弼比者對臣，漢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謂弼曰：『卿何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

本謂公密陳，賊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圖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言之，良為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武帝嬪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感其言，但以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金幼，故不能用。其說宣帝即位，復以鄭譯等為近侍，軌自知必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羅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君，便欲背德於先帝？止當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大衆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

帝不納遂誅之執立朝忠恕兼有大功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宇文神舉

宇文神舉文帝族子也父顯和魏安喜侯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在蕃時屬多難問計於顯和顯和請杜門靜述相時而動帝深納之及即位拜閭內都督齊神武專政帝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難全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改容曰卿我之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主

王陵也從孝武入關封長廣公進車騎大將軍卒子神舉襲爵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刺史州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公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神舉討平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在反中見獲將解衣伏法神舉釋而禮之令草露布還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預焉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范陽之役威聲甚振帝忌其名望兼以宿憾使人齎詔賜之子同嗣位至大將軍

顏之儀

顏之儀字子升之推弟也之儀博涉羣書好為詞賦江陵平之儀遷長安世宗以為麟趾學士遷太子侍讀太子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坐不能匡弼獲譴唯之儀以累諫蒙賞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封平陽公宣帝崩劉昫鄭譯矯遺詔以隋文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昫等草詔署訖過之儀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昫等知不可屈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主

之儀因難
文帝本義
所謂為天
主欲其死

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隋文大怒命引出將戮之以其民望乃止出為西魏郡守隋文踐位徵還京師進爵新野公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文帝望而議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於卿見之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

樂運

樂運字承業清陽人年十五江陵滅遷長安親屬被籍及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孝謹梁故都官郎

王澄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授諸門學士高祖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謂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運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豈黎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太子聞之甚不悅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也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

而皆暴滋其運乃與視諸朝堂陳帝八失一口內史御正職在焉諸皆須參議共治天下至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亮帝大聖尚資輔弼至尊未為聖主豈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至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賞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諸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肝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至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因國之微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政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制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制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以茂章疎而祚永請遵輕典金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犀為模本欲傳之後世至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諒以軍國之要不敷

臣勞登客朝夕微求唯俱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
祇財力俱竭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金停罷七日近詔上
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誠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
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
鋒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錯口至
尊職不能採誦諫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諸停此詔天下幸
其八曰昔秦殺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象垂誠此乃仁愛
之意至尊雖減庶幾懸未盡銷遣之理誠願諸善道修布
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
革茲人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特戮之內史元巖曰
史載

王褒

王褒字子淵儉曾孫也褒識量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

史載卷之一百五十六

宋

史載卷之一百五十六

宋

笑聞覽史傳工屬文褒姑夫梁祭酒蕭子雲善草隸褒相模
範名亞子雲梁武嘉其材獎以弟都陽王恢之女妻之裴南
昌侯遷秘書丞拜安成郡守侯景陷建業梁元嗣位褒將家
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其歡拜侍中遷吏部尚書左僕射
褒世曾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旬月之間位昇端右
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建業彫殘江陵
殷盛故府臣寮皆楚人願即都荆郢元帝召羣臣議之領軍
將軍胡僧佑等請都江陵元帝謂褒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
謹慎知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惟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客
謙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欲從僧佑策乃於
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
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復言大軍征江陵城
陷元帝出降褒與衆出見柱國于謹其禮之褒曾作燕歌行
妙盡閑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金和之競為凄切之詞
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效宗僚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
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
可謂過之矣謂褒及王克曰吾王氏甥也卿等金吾之舅氏
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投褒克殷不害車騎大將軍
從容上席資饒甚厚金荷恩盼忘其羈旅焉問帝踐祚封褒
石泉子世宗即位篤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

帝每邀宴命張等賦詩談論加開府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張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乘輿行幸張常侍從張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張等通親知音問張贈弘讓詩併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銑述幽蹤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慕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客髮衰謝共其

史

卷之十一

天

黃矣不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榮總集觀陰陽日猶趙孟之租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羣羣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遑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其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縢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麻江南煥熱楠楠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美離折二仲不歸廢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

求極為探擬昔吾壯日及第當年俱值邑照金歡衛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瑟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與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惘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大房遊魂不反遠扶二產骸軀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與蒼鷹類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于澗于澗長為別矣擬管操觚解渴俱咽為宣州刺史卒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徐摛為左

史

卷之十一

天

衛率滿子陵及信為抄撰學士父子金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比文詞綺麗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侯景作亂梁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景至信先退臺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除御史中丞封武陵侯加散騎常侍來聘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車騎大將軍孝閔帝既許遣驛騎大將軍義成侯洛州刺史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



ZW 21181886514331

全明大
即此意

等十數人高祖放王克殷不害等還留信及王褒不遠世宗
高祖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趙滕諸王周旋欽至若布衣交
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信雖位望通顯常有卿閣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
象初卒隋文帝深悼之贈荆淮二州刺史于立嗣史臣曰周
氏創業築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綽盧柔之徒
咸奮辭翼白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獲批魏晉靈
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
焉既而革車電邁清宮雲散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
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羊

世主王公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士聞問
之人莫不忌味於遺韻駭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
之宗漢渤也然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
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適於
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
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
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鈔銘
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端莫若以氣爲主以文
傳道考其殿最定其區域蓋六經百代之英華橫展宋卿雲
之靈其詞也尚遠其旨也在遠其理也貴當其詞也欲巧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羊

於後璧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
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
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觀矣士衡所謂難
能足以達意矣